四書周莊合解

學庸



四書周莊合觧序

嘗謂同志合詩同調合歌同道合謀故書曰同寅易曰合簪皆此意也余嘗妄想恨不見臏起合兵儆般









合巧秋社合奐夫精神相
遇則愈王情與相洽則愈
酣由此言之是數君子者
非幸而不遇其敵以獨擅
其名亦不幸而不得其偶

以各出其奇耳今玉繩周
君見微莊君地之相去千
有餘里風馬牛不相及也
剡莊君雋鄉薦於丙午周
君雋鄉書于壬子上公車

之後先又七年所失其合
也不亦憂〻乎難哉庸鉅
知豪杰之與共應風虎之
會癸丑一榜而二君並響
先登嗟〻孰謂丁淵不兩

竣耶且同事翰苑值公餘
各舉學庸論孟四經紬繹
討論若庖丁解牛批其郤
導其竅奏刀於族快耿焉
或各出一見而不嫌異或

共成一議而不嫌同此
輸寫期于傳四經之脉而
止故其揮毫成文出自天
然其取精于四經者多也
毋怪乎俱少年擬巍科若

拾芥耳他日同居呂閣都
俞吁咈于
明天子之前余于斯合觧
一帙卜之也但帙內間有
貂不足余因為之狗尾續

二君共以狗尾視余也唯
命屏扶黃汝亨貞父甲寅
夏四月叙也

叙畢



新鐫黃貞父訂補四書周莊合解大學一卷

補　虎林黃汝亨貞父先生　著

狀元周延儒玉繩先生
榜眼莊奇顯見微先生

大學

莊曰、學何以云大、且此章歸重在何處、血脉照應何如、周曰、此是千聖大成之學術、所謂盡己性以盡人性者也、全章只一個明明德、知止盡之、新民止是明德中事、不作兩層、止善止是明德一事、不作三層、明明德下手工夫、在知所先後、而修身就是明明德、何况分綱領條目、許多支離、須知大人者、以萬物一躰為度、身載天下國家、而成大身、二合心意知、而虛靈烱然、無一毫障蔽、而成真身、故末以修身為本結之、

續遺

有以明德是有体之學新民是有用之學有以明明德為天德新民為王道止至善為天德之精王道之粹雖便作文却不是本書大意

黄貞父曰通章總是重本之意。舊以前重序後重本若非

明德

周曰、大人正已而物正、所謂大學、是人世間一種大學問。莊曰、道字作方法看何如、周曰還作道理說是吾儒所當盡者、明德此心之虛靈也、心靈本來自明但氣拘之有偏全、故物蔽之有輕重、明明德、是以、工夫還其本体、之虛靈也。莊曰、親字、即作親字、謂大人視吾民、皆我一體、如何不去親他、況書曰百姓不親、與孟子小民親于下、皆親字一証、佐周曰、此說親字極痛快、但看傳內日新作新維新之說、則親字作新字看更要。須知此新民、只明德中事。民本初與我同明只為舊染汚却。便不能新。此便是有我之私間隔于中當為重新洗刷一番。此主。上六。根民育德。說若取必民新則堯舜在上。下有朱均。何

摘粹

靜定安慮与止水甚相似不流動是定也不流動居

能必也。莊曰、止至善是甚麼工夫、周曰、此統在明新裡面事、非謂做明新之工夫完了。又有所謂止至善也。至善是心之本體。止只完全此本体也。增不得一毫、减不得一毫之謂至善。不增一毫不减一毫之謂止至善。莊曰、註止者必至于是而不遷之意、不遷二字、怎麼解、周曰、不遷只是上必至于是意。言止在此處更不走差別處。猶云知而弗去是也。不是既至又當不遷。莊曰是、

黄貞父曰說個大學便有個物我大同的光景說個在便不是虛無寂滅之說註中三綱領三字不可用

知止

周曰知止頭上已有功夫、知非淺淺之知、一到知止田地。便到能得地位。一了百當。中間靜定非有次第。句句要根知字來。知止者、便于

波便不起是靜也風波不起便無怒濤不傾瀉是安也平流安波萬川月映皎皎潔潔可燭眉睫可別妍媸水的本体乃見便是慮的妙景即此定靜安慮是之謂得所止都是知止中妙境

無過不及道理知得十分透徹、定者心居一路之謂、心原無不定〻對私意說、勿貳以二、勿參以三、便是定的光景、靜者心不妄動、念之所起、只在至善、故其動不安、莊曰此止是人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〇故程子以為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〇安註謂所處而安、分明能外面說了、周曰此句註要善看、謂隨其外面所處而心自安也〇慮非經營商度之慮〇乃靈明中活動精爽開通處、即止定中慧照也〇心體本含自然靈妙〇復其心體靈妙〇臨事時此靈明自然能應、而至善自我得矣〇理得于心、復其本體曰得、處而後能得、不是又一番研審只說事到面前〇一籌度便得了〻

黃貞父曰愚見靜定安慮四字還根看止字看定者止而不他移之意靜者止而不妄動之意安者止而不危疑之意至于慮則如止水之能鑒物至于得則果與至善相實合而驗其止之寔也得維頂慮字說寔根知止來俱是心上功夫不可尋把能得為行以上為知也須知〻行原不相離知止內就有行在其中便有求止功夫非徒泛〻知也

續遺　一說此非結上乃以起下修身為本所謂本也舉此以措則為齊治平所謂末也起於格致所謂始也近於治平所謂

本末

莊曰有以明新分貼本末者何如周曰、物有本末、要說得渾融〇不要直指明德為本新民為末〇亦不與事有終始對〇事即隨物而應的工夫〇如云這明明德道理、中間包羅人己物件、自有個本末、而中間應物功夫自有起頭結尾、此先後之序也〇知所先後非徒知得便有進為工夫了、只要知本始之當先而先務之〇而末終自舉、是為知所先後也、通即是大學之道近、對止看論大學之所極到處即為止〇所漸

也亦先字後字所謂先後也亦可

到則曰近也。

黄貞父曰上二節只形容止至善之訣境至於下手工夫全在知所先後一句物有本末二句不過提一本始字以明其當先不可以二句相對亦不可以本宜始末宜終分柏蓋人已總是一個物事即物中之事如云世人所以不得所止與道背馳者以迷惑本末顛倒終始而為事物所亂豈知物有本末如根達於葉事有終始如尾起於首知所先後循物習事則明德不昧而去道不遠矣必曰近者洪入道之門言而道無本末終始可言也

平天下

莊曰、夫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于天下何也、周曰、此正見明德已與天下所共有的、必新得天下之民、始盡得明明德分內事、可見明新非兩途、莊曰、國何以言治、周曰、治對亂看、合國方成天下、輦轂錢內、漸染乎化尤遠、若是人各一心、奸宄百出、絲絲亂襍不治、何以平天下、故治中包傳內、立標準、胥教誨、如興仁興讓之類、此正明明德于國也、莊曰、家何以言齊、周曰、齊者對參差言、家內以情勝、尤不比國人可以法令整頓者、故齊則必內外嚴肅、尊卑截然、無有異志偏向、如正倫理、篤恩愛、孝弟慈、以教家之類、此正明明德于家也、莊曰、脩身工夫如何、周曰、此脩身工夫、尚有下面格致誠正的工夫未好說出、只對家言身、對齊言脩耳、身有內身有外、身稍滲漏便不脩完、稍汚濊便不脩潔、脩者省察克治、如好惡不偏、舉動以理、如傳中好而知惡之類、此正明明德之所具、而家之本在為、故先脩其身、心為身之主、正明德之溢處也、若心一不正、則百骸四肢、六欲七情、沒個

續遺

張主、便不成一個身子、故正心者是完我虛靈之本体、以主于中也
敬以直內虛以應物方是正心、意是心之所發、正明德之發處也。雖
不得分為兩件。但心是靜體、意是動機、心是有善無惡本是空洞明
淨。吉凶悔吝生乎動。一着乎意、便有誠偽兩端、理欲兩念、紛紛競起、
人或昏於氣稟奪于外誘、便為善去惡的念頭、竟成虛沒了。所以必
寔之而後可。此意字單着好邊說、意無有不善。但不誠即有不善耳。
故以意為誠偽分路之始則可、以意為善惡分路之始則不可。此正
心所必先着也。知則此德之有覺而本明的根子。即是良知不慮之
躰。故誠意必須使心慮澄澈、還我良知之本体、便是致知。莊曰、格物
向、時說不同、有作格物有本末物說者、有作格去物欲之物說者、何
如、周曰、只依註訓便好、如云人心良知、雖醞于無聲無臭之中。却不

講粹

大學首不專在天子上說是泛論天道王道之理若只以有位為重何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外于萬事萬物之理。但氣拘物蔽、或反以在外之物、而蒙其本體之
知。必推而極之。無纖悉幾微不窮其恰當之處。若一一親履其地、而
自見之然者。所以為格。物無不格、即是知無不致。故只用一在字、格
物到盡頭處。則古往今來千態萬狀、足以觸發吾本來之虛靈知慮、
日擴、知慧日開。不是外邊格止這一物、吾心增止這一知也。○莊曰、
物格節、七個而后字同否、周曰、物格而后知至是一件事。一層工夫。○
下面幾個而后俱諉下一層、然此節只把而后二字、來申明上節先
字。其寔無工夫也。莊曰、不曰知致而曰知至何也、周曰、物格即知自
到、物格之外、再無致知工夫。○莊曰、自天子二節總結上兩節之意、
自天子節是指出脩身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不可以脩身為格
致誠正之本也。如云天下之人、無論貴賤尊卑、皆是具明德于身者、

皆當脩此身以明其明德而為新民之本也重在天子邊周曰又言庶人者何也莊曰自天子至庶人中包得公卿大夫士在內寔見得大學明新之道乃是人人可學而非專為有位者言也本亂節重脩身一串說下其所厚二句正串上一句意以身對天下國家則身為本天下國家為末以家而對天下國則家為厚而天下國為薄可見脩身為本合齊治均平都只完得脩身脩身又完得明明德三字明明德全在致知此見得聖賢的道理一毫欠缺不得他說脩字正在齊治等處一一計議得周匝若少兼總不到便是閉目趺坐之脩便是良知處遮救如何叫做明德此吾儒異端之別也

黄貞父曰以上四節總是一個知所先後之功夫不是以古人為準則先治其國以下正推明所當先寔落下手條款知至而后意

孔子以匹夫而直任之至于老安少懷綏來動和獨非是新民獨不是完明德之事乎故大學全章孔子說自家德貫百王挙超群聖大体段而一生做不盡的工夫摠之是完虛灵之心体又不好分明新為体用為內外故全章脩身與明德相照應血脉連貫須

細味之

誠節不過乘上文以推明所以當先之意不可以上節作知所先次節作知所後遂分對也即此觀之可見天下國家總是一個身總是該知其所當先而不可不脩身不肰昧於先後便亂乎本末近道者可不知所先後哉

康誥

莊曰此章有言文得傳於湯湯得傳於堯又謂湯文有功夫堯無功夫何知周曰其寔非遡道統亦非評品帝王也須知文湯堯三聖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但據三聖所學皆自明己德如己本有德也文克明之無畔援欣羨于本明處獨伸其能明之辭矣德之明也原命自天惟湯顧諟之莊曰顧諟是甚麽光景周曰顧諟非真有個明命在那裡而常目在之也須知明命即心體也吾內省此心體念



德無昏明人有供否則衆人之所同克則文王之所獨文王之心渾然天理無待于克之而獨明然猶云不着見其獨

能明之也

念不忘便是此非顧在天之天乃顧在我之天也此明德之辭擴之
而無所不包而虛以具衆理充之而無所不缺而靈以應萬事明處
自是大大處自是明惟堯欽明之精無不渾全焉或止言德或推言
命或極言峻德是此明德而曰克明曰顧諟德之明此明德乃湛三
書而斷之曰皆自明也莊曰自字與爲仁由己之意相合否周曰不
相合此自字喫緊正着古帝王皆只自己身上明明德便一了百當
可見脩身爲本之意說者不體貼等閒說差了

黃貞父曰此引書與別處不同逆遡而上由周商而唐煞有意義
見得本朝文王人共見聞不獨文王爲肰商唐皆肰萬古此明德
萬古此明明德之功也不可如舊說添自堯而湯自湯而文若此
顛倒

湯以日新銘盤若以盤之爲器日用之又日用之者也苟字極有精神凡人昏迷最難覺悟積習中最難振拔一日之間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便當乘此興起來此根基一頓向前做去故要

盤銘

周曰此章有以自新新民乎說者有以自新以新民爲極新民以新
命爲極何如莊曰非也此章是釋在新民當以第二節作新民爲主
而首之以日新乃新民的始事繼之以維新乃新民的終事蓋欲作
新乎民必先自新于己而民俗既以作新則邦家自是維新總是完
成一個新民的事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亦專自新新民之極上論而
自新特帶說苟日新日日新三語文勢甚急不得中斷如欲斷之則
只在首句畧頓一下而下二句急急一連方見是不間斷之功首句
苟字有个肰有覺之意二句日字有油肰有恒之意三句又字有毅
肰有守之意周曰時說謂日日新又日新是照苟日新常如此是否
莊曰看來却大不然學問須一日長進一日故日日新比苟日新又

日日新又日新也

別又日新比日日新又別乃是一日新一日也若謂日新又新只照前常如此則不消不長有何精神且學問不長卽消豈有中立之理黃氏謂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歲不同得其旨矣○莊曰新字屬民〻曰新者蓋民雖染紂悪尚有自新之機作之者與以爲善之利施以振德之方也○周曰舊邦卽時以爲始受天命而有天下爲命之維新但看来天命不可以言新舊而膺命之說且起人徼福之心玩其命兩字卽指舊邦之精神命脉言也蓋國運民心正相關以爲汚隆民心翕然歸化而皆新則國家自祖宗以来相承之命脉于此振起而改觀故曰其命維新莊曰此新字全在民之新上看出極有理但金仁山曰文王新其德於上而天下之民自然被服其化宮庭之內若此雝〻朝廷之間若此濟〻田野郊閭之內若此遜行遜畔

當時氣象直是日新月盛卽此便是天命之新更妙可湛○周曰極字註解至善是否莊曰是但不可露出至善字有碍下章此節專重新民上論極但極字〻要根心極以立民極說如古之明〻德于天下者也當云合詩書而觀之自湯以至文武皆新民之用其極者也是故君子有新民之責者當以三王待其身而以三王之民待其民注意民瘼曲加陶成雖未必帝眷戎綏而所謂鑪錘一世者何可不發其分量也新民者當如是矣周曰湛来無此透露是莊君縣會處

黃貞父曰此章見古来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處非遺民而爲言也但各舉一事湊合成章總之說是新民之極無不用極猶孟子謂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皆形容徹底之詞用字可味

邦畿

莊曰此章總旨時說以首三節分上是引言當知所止而以文王示之準下二節是止至善之實以明德新民平看何如周曰此是正大議論但末二節不可以明德新民並重須要重明德止至善蓋新民亦明德中事原分不得兩件玩末節此以沒世不忘句分明申上盛德至善不能忘之意莊曰玅翁命此兩節題的確要依此做

詩云

周曰大學工夫只在止於至善而止至善者先於知止道理到極至處生人安身立命不能外焉與千里之邦畿為民所止一般然人未有不知所止而能止所止者黃鳥之止丘隅知其可止而止之也翁人于安身主命之所懵〻然〻現前不覺便是人不如鳥可以不如字重醬醒意翁寔作駮人不如鳥則是絕人矣如字當像字看字當像鳥之知止不可訓作及字周曰穆穆節舉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立至善之極不重文王能止上穆穆深遠之意此贊其德性也莊曰緝熙敬止說者謂緝言其敬處續續無間也熙言其敬處惺惺不昧也是否周曰緝熙二字不平熙者明也造其德之本明處言也惟緝續其明不至於昏昧故所以欽翼常存自無不敬而安於所止也下五者乃其無不敬而極於至善之大處莊曰仁孝五字看法如何周曰此五字須要看得深如言仁者君之道為人君則止于仁而非徒煦嫗以為仁也敬者臣之道為人臣則止于敬而非徒承順以為欽也孝者子之道為人子則止于孝而非徒劳力以為孝也慈者父之道為人父則止于慈而非徒撫育以為慈也信者交之道與國人交則事使之際止于信而非徒約誓以為信也凡此五者文王以

摘粹

恂慄是個惺惺之心体盖敬盡理還心体遂現亦不必矜持亦不

一敬流通其間而所止者莫非至善如此是皆吾人所當止之則也

註曰此說得是看將文王事寔填入便非本旨

黃貞父曰首節借居止之止以說個止字尚未責及於人之知止

二節借鳥之知止儆人尤當知止尚未曾論至善之當止者何如

三節引文王之敬止而君臣父子交遊間皆得至善之理正物之

所當止而人之所當知者此亦只論個至善所止之則是如此尚

未曾說君子所以止之之事

瞻彼

註曰此解詩與他處同否周曰不同他處只解什文義此乃從詩句

中原出所指之意耳詩文要輕輕叙過註曰道學自脩時說以知行

分貼者肰否周曰知行原分不得況道學工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必將將檢束而自然精精明明如臨上帝如臨深淵如對三軍如履虎尾尸居龍見淵嘿雷聲過闕則下過庙則趨見堂下之牛而惻隱見入井之孺子而惻怵自有一段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的妙境常在于中

篤行一切俱在其中但克己最難必千磨百鍊真性始顯故此兩句

是由粗入精一步密一步的工夫不可平對蓋學是去學克己復禮

以完此心體此剖判理欲不過開個門路做個粗坯子還未精細光

潤故又以自脩繼之自脩全在心上刮去理中之欲到極淨極微的

地步造到一私不容萬理明淨而後止故曰自脩都重所謂愈精而

益精意此則私欲分毫入不得所以瑟肰而嚴密分毫挠不得所以

僩肰而武毅真念惺惺直為是處惕而已殆恂慄也由是見諸於外

自肰心廣体胖所以謂之赫喧此威儀帯在恂慄上看註曰盛德與

明德同否周曰盛字當不得明字明是本體盛是自其學脩之後克

養盛備止至善者蓋謂用明明德之極功而至於恂慄赫喧則德之

盛備者已止於至善也民不能忘不重民上只重至善上蓋明德人

續道

有謂賢作道統親作治統然以富貴王業貽自己之子孫何以爲親民也當知明德之修是君子之賢處後之君子並倣其所明之德親民之治是君子之可親處後之君子亦体其及民之意而親之至于爲小

所同具以心契心民自不能忘此秉彝之真性不容強迫者與下沒世不忘俱重君子身上湏是一個明德不可忘不必硬以上不忘分德下不忘分疏莊曰肰

於戲

莊曰賢親樂利俱重下半段字面歸重前王上賢其賢者遵其心法守其身法也以道統言親其親者保一統之業撫維新之命也以治統言樂其樂是太平善政老安少懷含哺鼓腹便是如王民皡皡不怨不庸之類利其利是恒產廣被耕食鑿飲田里樹畜家給人足之意親賢以德業分樂利以安養分總是明明德于天下故後世之民遂其為善之願無一民之不親矣此所以後世不忘也此不忘正應上節不忘

稽古

如虞芮二国爭田一入文王之境各自知其不是而不復爭所謂畏也

黄貞父曰此節只申上民不能忘意無一時後世而層親親賢賢樂樂利利只就君子小人相忘大化說自見前王妙處

聽訟

周曰此章重在末句首二句是引夫子之言無情句申上無訟字大畏句申上使字莊曰此向時用刑威之畏畏于外其畏小德威之畏畏于內其畏大二語何如周曰此是正竟話但有謂只作容易之地有大整頓有大嚴肅以溪入於民之肺腑焉亦可此句須重在上之人大有所以畏乎民者徒取於民之畏則堯舜在上四凶梗化文武迭興二叔畔德安能必民之盡化哉莊曰此謂知本指夫子之言說然否周曰非也此本字即經文物有本末之本知字即知所先後之知當云即此大畏服民處便是感通天下國家之樞紐整飭齊治均

平之要機明德為新民之本可知矣故曰此謂知本不必添出末字
來
黃貞父曰聽訟者讞决公明使是非曲直各得其理而民猶得逞
詞以辨為無以服其心耳至于無情不盡則抱虛情而來吐實情
而出訟而無訟之心者也若曰天下無是非曲直雖聖人不能

格物

莊曰格物是學者打頭用工夫處故象山失之牽流為禪韓子遺之
謂之無頭學問余想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日
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如何能照古人之格
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

誠意

誠意時節尚欠正心脩身的工夫何如試說德字須知此章合前今後有三個關前面格物致知是夢覺關過此關就曉得為善去惡以誠其意了下面正心是黑白關此關覺又淺些只是略辨得明白便是有白無黑而心可正獨是此

周曰此章一個毋自欺即盡了誠意挈出慎獨正是完毋自欺指出
不慎獨之小人以見獨之必當慎而獨之機甚嚴末後繳轉能慎獨
則意誠而有德充之符是以君子慎獨而戒欺求慊以必誠其意也
莊曰如此看來通章只重慎獨二字周曰然
莊曰首節徃說以毋自欺為功自慊為效慎獨為要然否周曰大不
然誠意工夫只是一個慎獨慎獨便自慊而毋自欺便是誠意了並
無三層意如云意之萌是自已獨知的念頭欲誠意者必於此念頭
上禁止其欺妄之私而使其念之所發至真至寔就有如惡臭之惡
好色之好自家更無欺瞞的意思此之謂自慊意慊是意之誠矣而
由于不自欺其獨知之念來然則此獨知之地君子安得而不慎莊
曰此慎字只是個持敬慎之心否周曰此慎字不但持個敬慎之心

童是一個人鬼關這個關極難過能過此關便是離了鬼成了人便可為聖為賢即㴱明明德之本体故能誠其意就是好人一邊故末節用一德字

有檢點關防勿令一毫虛假之私潛伏於冥冥之中所謂毋自欺者正於此慎字大浔力故毋自欺四句一直滚下不可令斷

黄貞父曰二自字要重看即獨字也蓋欺在隱微之中慊亦在隱微之中皆意念上工夫須認此等字面

閒居

周曰此節後提出小人心勞日拙正形容獨之中不容自欺處莊曰小人閒居為不善二句還作日用事上看還從心上看周曰舜跖之分辨于鷄鳴王伯之辨由于心術此二句只形容他孳孳繼欲的念頭不是在行事上淺看也莊曰既是無所不至作心上看幽隱雖明鬼神莫測緣何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周曰此見字在揜著上見比如其顏有泚色取仁而行違心迹之間自有滲漏處故徹底徹面無不透露故曰如見其肺肝入字作誠意的君子看則何益矣畢竟作無及二字為透惟無及正見幽獨不可為惡以啟下文慎獨字有力如云悔之已晚獨可不慎乎莊曰誠中形外作小人寔為不善說何如周曰亦好但看來此是見成語不可看不善亦不必着善只虛虛說個中外相因之理誠形必露之機便了莊曰君子必慎其獨與首節必慎其獨有分別否周曰此只重誠中形外來與首節之慎獨在毋自欺求自慊不同須知君子慎獨出乎本心豈怕人見其肺肝始去慎獨註重以為戒是就君子自家心裡說不以鑒小人言莊曰極眞

黄貞父曰誠中形外如飢人菜色飽人腴色九虛雖瞞一寔惡無訓誠之理中亦不立善字總此一眞分頭要見意周毫不可假獨

亦毫不可匿故必慎之

十目

莊曰十目二句有作反覩內照何如周曰此節是形容誠中形外四字○以明幽獨至嚴不可不慎之意○反覩內照意說不着須看二所字○欲入勿視莫若勿爲欲入勿指莫若勿萌指視雖在昭彰之地而究竟已在一念之始是即此一念之發乃十目十手所交集處也○無形之指視在我有形之指視在人自欺之人皆不可得雖欲不畏有不得不畏者凜凜不寒而慄故着其嚴乎三字○

黃貞父曰指視不分善惡言然向惡意多如見肺肝豈不是十目所視

富潤

潤屋

惡積而不可揜至於肺肝之如見善積而不可揜至於心体之皆舒○心非擴之使廣侈非持之使舒也只還知其本來之初而止矣

莊曰潤屋是峻宇雕墻之說否周曰此亦說得但看富厚之家其屋宇自有光潤貧窶者便枯槁不單以雕峻爲潤潤更該飽滿快足乃謂之德○蓋其德存於中則心廣大而無一毫愧怍是以施於四體自然舒泰而胖也○心體一直看只就形外說且不作效驗故君子緊頂心廣句來故○君子欲求心廣而正體胖而脩必慎獨以毋自欺而先誠其意爲效之也○方與必誠其意有下落○

黃貞父曰潤身只是体胖而心廣則所由以發于外之端入心念頭真確定有是善則心無愧怍身自安閒若念頭上打不過必舉動忙錯形之體貌自然蹐蹐如枯瘦然者胖訓安舒乃中心坦然與天地萬物同体非誠意者無此一段粹面盎背之態君子必誠其意只知誠之必形故耳

續遺　身字不是心字就是身字身字下得極妙心是空的如何有所迸開喜怒哀樂從身上起有身則喜怒哀樂有所好樂云云忿懥等字亦須認得忿者怒之發懥者怒之留恐者懼之端

正心

莊曰有以首節作心不正次節作身不脩然否周曰此章緊要只有兩個字心之本體只有虛靈上節有所是不虛惟不虛故次節不靈俱看心上說不宜以首節為心不正次節為身不脩也莊曰有所二字時以未至而將迎既至而執着既往而留滯發之何如周曰不必用這等語來牽纏只是說人心如太虛原不着一物未發是中之節為和空空洞洞不偏不倚心體原無不正安得着一個所在一着有所則意必固我皆人欲之私心非空徹之本體故不得其正註說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非是須于有所二字發得透下面四段輕輕遞過為得體

黃貞父曰看來忿懥四者即喜怒哀樂人情必不可無不必作不好說如怒而誅四兇誅少正卯喜而封有庳與物俱來隨物俱往情應萬事而無情心感萬物而無心這樣雖有忿無雖窒忿虛故曰無為而治非真無為也

懼者恐之寔好者樂之始樂者好之深憂者患之先患者憂之積四者皆下字深于上字

視而

莊曰心不在焉有說牽引于外紛馳于內為不在何如周曰不必說到外出內馳只是云着于有所則不在矣莊曰視而不見三句是甚麼口氣周曰不必深講總是心不在三字蓋心既不虛自然不靈凡視聽食息之間昏迷錯亂如仰面看鴻雁回頭不見人如倒執手板當食失筯不必說到失其視聽食之正理只以淺淺摹寫不在的情狀為得故此工節總是借個常人的情狀以形容身心最相關處非謂正心工夫專在忿懥等項上用脩身工夫專在視聽飲食上用也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教人于動處用功而不失其本然之體不是將此一心正彼一心只心無偏在而若有定在忿懥恐懼四者自來牽纏不得

黃貞父曰不知味下要看進一步說當云心一不在而視聽飲食且無所檢劾天下國家之有大於此者安可以不正之身修之也故謂修身在正其心

修身

摘粹

有所而不得其正則之其所而辟矣惟心不繫所故知惡並觀鏡不繫形故妍

周曰時以首節為身不修引諺作家不齊蓋訓子務農亦齊家緊要事故末以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承之此說何如莊曰引諺正以証好惡之偏迷不宜作家不齊不齊意須補在言外方好若又有謂家不齊意當在上二節身不修內見得不必外補卻不然周曰上章先說忿懥此章先說親愛何也莊曰蓋在己身上惟怒為難制故欲修身以忿懥為先在人情惟愛最易流故論齊家以親愛為先各舉其所重耳大凡人情惟好惡之念易于偏倚而不得其平故往往至于殘倫傷化其病在辟而病根起於此心昏蔽而不自知故好而知其惡二句極重此兩知字與下面兩莫知字正是推原辟的病根故引諺來借莫知子與苗以証上面兩不知的字樣提出兩個溺貪字來以形容不知不兇重謫即在好而知其惡三句內而見了不可分上為偏次為害也蓋好惡一偏中閒愛不能割好不能捨則奪嫡踰寵倫紀大乖何以使內外肅然尊卑儼然用恩用義截然秩然而不可易也故曰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不齊即在不脩內不作兩層看○之字作向字往字看如先生將何之之字只向那一條路走故曰辟

周曰親愛等字分析看何如　註曰若分析便爲十件矣親愛而辟如愛不能勞不能正義方之類　畏敬而辟如陷義不親不能幾諫之類　哀矜如縱賊護奸皆其辟　賤惡與敖惰不同賤惡如奴隷下人分之最卑者敖惰如左右近臣朝夕褻狎玩弄不必加敬者此五句總是好惡兩字

黄貞甫曰或謂旣誠意而復有所忿懥非惡也但發之不得其當耳旣正心而復有親愛之辟非不當施也但施之過當耳此說何其泥也大學即說格致誠正等項乃一了百了工夫非眞謂誠意後方去正心正心後方可脩身也癡人前不得說夢

治國

註曰通章大意依註釋何如　周曰不然首節次節還依得註若三節有作亂一邊如何說得教成于國之效　四節有桀紂一邊如何說道承一人定國而言　須知首節見理之相通　二節見一誠心可以求相通之理　而且出於自然　三節見理之相通其機又甚速　又指出堯舜四句作一樣子　是故句緊頂從不從之機來　見君子有恕道　末又反言見不恕不能強人從也　故欲治國者先齊其家　引詩以証家國相通之理　然而后二字正打着先齊其家的先字　註曰時開口說不出于家　而自然成教于國　此理通否　周曰必無此理　治國如舜亦要恭已正于南面　安有不出家而可成教乎　當之君子不出教家之理而成教國　乃自然之功用也　孝者三句不是推明上意　乃一直說下言不出教家之孝　而即得國之所以事君者　不出教家之弟而即得國之所以事長者　不出教家之慈　而即得國之所以使衆者　以此事父

續遺　机如箭鋒迅發、穿札破的。信乎而發應弦而倒、豈彼此相待而成哉。真心流通、此感彼應。

則為孝、以此事君則為忠、其實一理也。非移孝作忠之說。下倣此。過下節當云、何以見家國一理之相通、即康誥所云如保赤子、如字當重看、見得保民但要如保赤子。此赤子之理、可通於保民。恐可以使衆信矣。則孝弟慈之相通於國、信不誣矣。

黄貞父曰、赤子有欲不能自言、故須求而心誠求之。非必着意求也。誠是心中真切處、只是自然而然所謂根於誠之不容已也。

一家

周曰、此節承上來、惟其理之同。斯其機之易。故身能仁而教家以仁、國便興仁。讓字例此。若一人貪戾、而不能仁讓、一國便作亂了。僨事二句帶過。莊曰、仁讓泛說、何如。周曰、仁即孝弟慈之真切處。讓即孝弟慈之秩然處。家上補出身來。言仁讓則必曰一家、言貪戾則曰一

稽古　恕以如心為義、故但可施於人、不可施于己。光武謂郅惲善恕己量主。范堯夫謂以恕己之

[illegible]其然而

人。蓋善難而惡易也。僨事不專指貪戾、定國不專指仁讓、總見得機之速耳

黄貞父曰、以三字分言、曰孝弟慈、以二字聚曰仁讓、以一字括曰仁、凡計利近名占便宜之心、皆是貪。凡任意爭方矯情泥古、皆是戾

堯舜

周曰、堯舜四句、若承定國來、則桀紂句、又何所承。此朱註之不通處。此只是說個治亂之機樣子。下文疊疊相承說去。堯舜帥天下以仁、通節皆是仁讓。帥字即帥字、將坐帷幄之中、而功成千里之外、總是一個機括運用。不專恃號令以成功。堯舜仁而民仁。此心同也。同故可以誠感。若令以堯舜之仁、而好以桀紂之暴、民且必無從之理。莊

心恕人皆錯認了恕字

曰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豈人盡桀紂乎周曰非也如狂風動樹如濁水擾魚上暴則下不得安其性而亂生矣君子通國人為一己禁人惡勸人善誰能廢令但好者身之所藏令者發出來條教宣洩便有不是身之所藏意有國者求人以善〻求以己之所有非人以不善〻寔〻非以己之所無其身所好在主宰中若有隱而不見者故曰藏民不見君子之身只見一個藹然慈祥惻怛光景自然感動其良心故曰喻〻者默喻之謂心知之而口不能言者也人主以仁帥天下恕正其求仁之方故治國在齊其家合上文而通結之此只是傳者意若還結經文上去則章末此謂二字將何著落耶

桃夭

莊曰三引詩是証齊治之理否周曰只是反覆咏嘆以明機始于家

宜家人者無並后匹嫡之孅而閨閫肅雍宜兄弟者無少陵上逼之紊而同氣藹如

法由于身意味深長治國者當興于詩也引桃夭一節即在夫婦上論言唱隨洽于家而後可以議刑于之化也蓼蕭一節即在兄弟上論言友恭序于家而後可以著克諧之風也鳲鳩一節即指父子兄弟上論言表儀足法于家而後可以基刑儀之治也但桃夭云宜家人止在一室之內至蓼蕭宜兄弟較之夫婦更濶矣至鳲鳩兼說父子兄弟則全矣莊曰其儀不忒儀是威儀之儀否周曰此儀以身法言父子兄弟足法正是儀之不忒處而後民法之乃正是四國也莊曰父子兄弟足法還是怎麼解周曰言我之為父慈為子孝為兄友為弟恭皆足以法于家人所謂其儀不忒也此儀字即上段帥字好字此法字即上段之從字喻字興字合三詩皆見家齊而後國治之意故末句即從三詩所詠而結之也

摘粹

曰慎德忠信者此章之筋骨也曰絜矩而同好悪者此章之周流血脉也曰用人理財者此章之運用肢節也而理財之中又貫用人用人又切于理財者乃此章之相傳經絡也彼滑其道而称父

黃貞父曰引三詩有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天下未易化者婦人〻情寂易失者兄弟故特先之

平天下

莊曰此章大旨何如周曰全是平天下在乎平君心以絜矩為一篇大頭腦而好悪為一篇血脉分截總作五段看首二節平天下在絜矩樂只三節絜矩在公好悪先慎乎德九節公好悪在散財秦誓五節公好悪又在用人而歸本忠信之心生財五節理財又本于用人以見好悪之當公而矩之當絜者正在于此〻君心平而天下之心始平天下之心平而天下自此可平也莊曰此分截從來久矣但亦要看命題何如不可板〻執死譜子周曰真

黃貞父曰周君分截甚悉但看來民之所甚好者財而甚悪者在

毋苟人土發身而守財者是筋骨強固血脉流通而肢体俱適者也失其道而為傈為争為散為攵為害者是筋骨枯竭血脉壅閼而肢体盡瘁者也

補遺

獨言孤者在幼中尤宜憐恤尤重以見輕也

于奪其財故朱傳与民同好悪而不專其利便盡此章之旨惟濟德然後知民之好悪何在而公好悪於財貨又在用好人故有秦誓數節然財亦國家之大計而上面每〻說散財說外財故復揭生財之大道夫生財既有大道又用此聚斂之臣做甚麼

老老

莊曰上老老三句舊作國之心無異於家則知天下之心無異於國何如周曰不必如此通章如有國者得國此謂國都說一個國而合國便成天下故此三句只形容人心之同然便了是以君子即此同然之心上尋個處〻之法要使長短廣狹不差尺寸方合天下分願而天下自平矩即吾心即下文吾所好所悪之心是也道字內有經綸注措即下文用人理財等事是也不在虛處游衍

所惡

周曰此節着明絜矩之義乃是畫出個絜矩圖來六個所惡即矩之所在、六個毋以即是絜矩必須合上下左右前後四面皆絜以所惡之心而勿施始成得個四方而更無有一方缺陷不平處此方是絜矩然此只是絜矩的樣子原非定着在平天下身上論但自上下所勿施之心而充之則塞兩間之道即此義自四旁所勿施之心而充之、則加四海之道即此義如此講方完莊曰註中無禮不忠是以上下泥作君臣殊欠渾融余看上下字與前後左右自是一類字義何如周曰真

黄貞父曰此上文謂有道以遂其與趣之分願乃是体民心之所欲意而此單以所惡勿施言之蓋惟勿施以所惡方能遂其所欲

也故下文遂兼好惡而言

父母

周曰好之惡之非徒空有此同民的心思乃是與聚勿施的實事莊曰好惡為民之父母者何也周曰父母愛子必置之生全而不忍傷我為民興利除害非生全之父母乎註民亦愛之如父母不必添出莊曰時說以不可不慎不必承好惡恐碍下文慎德何如周曰說出無妨有國者即指有天下者言承上云夫為民父母在于同民好惡則有國者一好一惡乃民具以之瞻依而焉可不慎不慎而至於辟民好不好民惡不惡則為天下僇而又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得衆

莊曰文王詩只就未喪師說而暑帶喪師則道得衆二句亦宜側看

【續遺】為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

得衆得國還是釋詩未補云由此觀之夫為民父母是得衆而得國
可知為天下僇是失國而根由衆之失來故知衆心之得失關乎峻
命而好惡之公私尤關乎衆心而有國者於此誠不可不慎也

先慎

周曰此承上云慎乎好惡此主道也而主道本乎天德而慎之莫先
慎德莊曰慎字是甚麼工夫周曰慎直從念頭隱微處收攝而操其
絜矩之心以為同好惡之原也莊曰慎德如何便有人周曰慎德則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所以民戴之為父母而有人也有人
是得衆遂因而有土是得國也有土則不患無財用矣莊曰平天下
君子原是天下人皆吾人天下土皆吾土其曰有若何也周曰此只
是人民土宇戒能寧固之耳莊曰有土有財是任土作貢在賦稅上

【稽古】財聚則民散

看何如周曰不但此也凡如天地之所生山海之所藏皆是財有
用二字作是用字看方得德者二句只輕搭過以起下此本末意二
字實從經文物有本末之義而發之於此德可以有人此見明德為
新民之本財則因有人而得此則新民以後之　末事也至外本內
末爭民施奪則所謂本亂而末不治者也外本者以脩德事置之度
外若不切已事踈而不理也內末者以聚財事存在心裡當自家切
已事日營營而不舍也莊曰爭民句註訓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刼奪
之教是否周曰此句大不通只是說人君以德為外而暴征橫歛便
是爭民之財矣但財為人之所同欲上既爭民之財民亦起而奪之
矣奪直指君之倉廩府庫與後面未有府庫財相照莊曰財聚則民
散二句平否周曰只重上句下句不過證上句耳試觀財散而民無

紂積鹿臺之財而前徒倒戈是也財散則民聚武王發鉅橋之粟而萬姓悅服是也

不聚則財聚民散亦可見矣下節又以言之出入例之試觀在上有逆命則下有逆詞而一一不爽如此况財乃民有之以為命者乎則財散之機益可決矣

黄貞父曰言悖二句擬或問作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詞第恐民之于君未必敢以悖逆之言入也但此二句輕看只是起下貨悖二句宜從說劉助曰並詞相諧者是易口而自毀也交氣力爭者是賊手而自賊也悖入悖出直一間而已矣

康誥

周曰道善得之二句串下方見不常且善不善不是作兩個人看統如一人而始善終不善一念而倏善倏不善則轉盻即移去留靡定故曰不于常○註曰善字有指散財言者何如周曰善字即上德字不

【楚書】國語楚王孫圉聘于晉趙簡子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對曰楚之所寶者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又有左史倚相能通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此楚國之寶○禮記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

必以散財為善聚斂為不善牽來纏擾

楚書

周曰此兩段承上起下之詞以兩個寶字是上財貨主意以善字仁字起下用善人之說何如莊曰此亦說得但還要看出題

黄貞甫曰亡人無寶而言便是文公成伯的根基蓋此時若依人得國後來終為人制縛何由主盟中夏故戰國諸侯畧々帶一分王道的意思便能制馭群雄

秦誓

周曰引秦誓正見要得人若有者重之之辭一个者難之之意斷々者絶也絶不露才技之狥休々者息也息去私欲忮忌之私莊曰如有容舊說如物之有容是否周曰只休々然安閑寛大難以名狀不

子壹耳且曰亡國恒於斯滑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舅犯曰亡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天下其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續遺 心之所好口必稱揚之但心之美慕已

滑已而強以有容狀之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要說向心上去不要說在外面去與不啻口出作一類看以能保我子孫以字亦不可放過玩尚亦字黎民當另說益容賢利國之臣不惟保子孫而抑且福黎民妨賢病國之臣不惟禍子孫而抑且殆黎民則是黎民所共好者在此休休一個臣而其所共惡者在此娼嫉之小人矣故仁人必放流屏逐以保全善類爲此豈非絜人心以爲好惡者乎豈非絜人心以爲惡而能惡人者乎講能好能惡全要本絜矩意發之莊曰見賢節註說君子而未仁是否周曰非也此節與上節意當說滑串貫呂以愛惡二字接聯翻衍便是如云所謂能愛者非徒曰能見一賢而舉已也便能衆多人而不能先猶是慢賢不滑謂能愛所謂能惡者非徒曰見一不善而退已也便能退矣而不能遠猶是姑息不

擬口亦形容詩多不盡故曰不啻若自其口出

續遺 絜忠信便自滑大道是一時事

滑謂能惡也言此以足上一節之意耳過命只在不能先不能遠上見這點過命念頭浸淫日甚必至惡人所好好人所惡拂人之性而止此好惡必如仁人之獨斷然後爲能好惡好惡情也不曰拂情而曰拂性性者情之根拂人之性豈惟天惡之人亦惡之故災必逮夫身

忠信

莊曰絜矩謂之大道者是平天下大道理與私智小數者不同道大則所關係于人心亦大故必大其心以談之又必小其心以運之周曰忠信註中發已循物用滑否莊曰不必以發已循物分看忠信只是一點真心有此點真心視天下有不滑遂其分願者真如疾痛疴癢時刻不能去心必思所以曲處而安全之故大道以之滑一有驕泰之心則傲然自放視閭閻疾苦漫不相關一膜之外便爲胡越豈

摘粹

後世生財不過兩件一則橫征暴歛以剝斯民之命一則巧取陰奪以傷天地之和此皆所謂私智小術而非大道也生衆而食亦衆則生不足以供其所食為疾而用亦疾則為不足以供其所用舒者緩也乎日所歛之一日所耗之其出而流不可謂舒舒勁緩急之謂舒

能處置得盡故大道以之失首言國之得失以民繼言命之得失以善終言道之得失以心言愈切而意愈嚴矣

黃貞父曰自樂只至灾必逮身其言絜矩之得失已盡此則言其所以得失而已故得失字輕而以字重

生財

周曰大道即上大道中一端生財有大道為天下也是民間之財也為天下故其道自大若桑孔等只區區足國欲經費無缺而無天下一家氣象其道不免小了生之衆民自生也食之寡上不以冗食耗民也為之疾民自為也用之舒上不以冗用疲民也莊曰則財恒足矣還主國用說周曰宣根着民來正是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恒字亦可玩蓋聚于上而足者倖入倖出足而不恒阜於民而足者有土有財用而恒足即此是財之大道專在為民而不在為身此便是仁處仁者循此大道以生財而不為利身之圖率土之財散民聚身享尊富而發身矣若不仁之人正外本內末不循大道則始而爭中而散終而出蓋拂民之好惡而身為僇矣如紂聚鹿臺之財以亡是也此二句串說當重仁者上不仁只帶言莊曰未有節應謂仁是天地父母之仁義是愛戴歸往之義其事就力役說是否周曰非也通節只在財用上說務本節用不橫征以傷民之生為仁一切貢賦知其分之當然為義以時輸將不敢急緩便是終事未有府庫財非其財則相率而守也莊曰然

黃貞父曰道者上下共由之道有大道以生財而不為聚歛便是散財非既生之又散之也

稽古

伐氷斬氷也言喪用氷槃以寒尸祭用氷鑑以寒味皆食祿之家用之

獻子

注曰、此二節總承上意而言、此大道惟仁人能盡之不可用小人以壞之、〇故引孟獻子之言而發其意畜馬乘二段引起下段重在點利臣上盜臣聚歛之臣二者皆不可有、與其寧有甚之之詞、此二句雖是釋孟獻子之言、當挨開在平天下身上說〇義字、只自人君公利之心言、聚歛掊尅之法行、則以利為利而害乎義、輕財薄歛之政行、則義即利、而利自致、故平天下者不為彼而為此也〇此處、且純道理言、況以利為利〇又有其害、故下有長國家一段說話、小人之媚君者多倚財利以逢其欲、故曰必由小人導之、然小人豈能遽投其隙而貽害於民哉、其原皆由於人主不察、以為有利于國而善之耳、彼指君言之、指小人言、人主善之、則必使之為國家、於是為之頭會箕歛盡

續遺

菑害之辨菑必逮之菑以身被囯亡言此菑字如日食星変水旱蝗疫山崩川竭皆是〇害如民心怨叛故賊姦宄共戈变乱皆是

物生之力、此便是失人心〇而干天怒、其禍至於天災人害維然並至、此時雖有慎德君子〇無能解救〇夫禍國之謀、寔出于小人、逮禍中于國、而人主自當之、此謂長國家者、不當以小人聚歛之利、為利〇而啟菑害之原、惟當以仁者散財之利為利〇而收發身之效也、此承上求利之害而反言以結之〇有天下者誠知義之為利、則必〇同好悪於民〇而不專其利於已〇上下四旁各得其分願〇而天下平矣〇

黄氏曰仁人惟能愛能悪故能屏去小人親敬善良不專其利而與民同好悪此絜矩之道得而孝弟慈之願各遂天下不足平也然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祓除利根故小人自不能入害種自不能伏新民新命一以貫之此絜矩之道也

刻周註合解大學一卷終

新鐫黃貞父訂補四書周莊合解中庸二卷

補　庠林黃汝亨貞父先生　著
狀元周延儒玉繩先生
榜眼莊奇顯見徵先生

中庸

周曰中庸通前後作幾段看、莊曰作五段看、總在首章之內、蓋天命全章、是一幹、論道體與體道之功、君子中庸十章是一枝、明首章體道之功○在知仁勇、費隱以下九章、又一枝、申言道体及推其功、歸到告哀公之誠上去○誠明以下十二章、又一枝、申言体道而極贊其功、總發一誠字○末章合一幹三枝而約言之、所謂一部小中庸也、然末章正與首章相應、首章重論道体、先從天命說起、而後及功化之盛○末章重論體道、先從始學說起、而後歸于天命之極、終始不出一天

字而脩道之教總不外一誠字此其大槩也

黄貞父曰余看来一部中庸實天命之性一章括盡無遺如下面維天之命上天之載天之道也浩浩其天知人知天德等語皆應首章一天字如性之德也至誠爲能盡性誠明謂之性許多性字皆應率性之性字如道不遠人大哉聖人之道君子之道費而隱許多道字皆照一道字如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無聲無臭等語皆應不睹不聞夫微之顯知微之顯費而隱闇然日章等語皆應見顯隱微字君子中庸用其中中立而不倚和而不流等語皆應中和字辟如天地無不持載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与天地參皆應天地位萬物育字故解中庸須以中庸來解爲妙

天命

莊曰此章以心字作主又或以天字作主二說何如周曰俱說不着還是以道字作主蓋子思時異端蜂起大道失眞故子思作中庸以防之通章只重一個率性之道言天命之謂性以尋其所從来言脩道之謂教以示其所依據言道也者二節示求端用力之方言喜怒哀樂節示君子會道之妙言致中和節示功用之極致處而非高虛無所歸宿總之只成一個中庸莊曰命字註訓令字往說遂作錫予看此說然否周曰此天命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之命蓋天之命脉是人之性眞天命即性須打成一片非既命而後有性也且註中令字加猶字未便是錫予之說大凡天人一理在天爲元亨利貞在我爲仁義禮智在天爲易知簡能在人爲良知良能性非天命而何莊曰率性率字是用力字否周曰率者循性而出之謂率字不是用力

續遺

異端之徒亦各以道立教亦各言性不知離天無所爲性離天命之性無所爲道而離率性之道無所爲教故下緊接道不可須臾離

字只循吾本肰之性便有許多道理不在事爲上周旋不在人情上打點此性發然流行無斷無續不須安排打疊色色任他本來當惻隱便惻隱當羞惡便羞惡當應事接物便應事接物信手拈來頭頭是道道猶路也以其蕩平之途非邪僻之經故曰道但人多錯解章句認道屬事物不知只據吾性所發一一有個當肰不易之理在蓋只觸事物以見道道初不屬事物也莊曰道在率性人人完具本無過不及何用脩得周曰道一耳而氣稟氣習損壞甚多如賢智以意增愚不肖以意減故有缺著須脩補偏著須脩全但世有以禮樂刑政作教者亦覺迂遠蓋禮樂刑政只是法不是教脩道不分人己脩己之道亦是脩物之道身之所履即是模範即是準繩非脩道之外別有道以率人而爲教也仔明識謂之教此子思自家註腳何必指儀

人而言下戒慎恐懼正所謂脩道也即所謂教也莊曰此說教字極精但舊指定聖人立個大中之極使過者俯就不及者企及作教入說亦可故仲尼耑世立教師世淑人獨非教乎

黃貞父曰天命二句連說言天命爲性而性中已自肰完全故率性即爲道也彼教不過因其本來而畧脩之耳開口便說道字正見道不是隱怪意思此句極重

戒懼

莊曰此二節俱是體道之功上節已包下節而下節特揭其工夫之最要者尤在于獨而君子尤當謹也有說下節只是申上節意如云不睹不聞雖若隱矣而天下之見皆根于隱不睹不聞雖若微矣而天下之顯皆根于微惟其見顯皆根于隱微此君子所以戒慎恐懼

摘粹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治時時刻刻與道相凝合分明顯出一段須臾不離道光景但不睹不聞之体空空洞洞如何着得戒懼須知不睹不聞

也○二說何如、周曰二說俱好、但從後說着更多、須知此二節只好用存養省察字面、不可以動靜分兩腳○為不可以上是存理、下是遏欲也○道如何離不得、莊曰、道是人的性命、自一身言、凡舉動食息都是性命、一身之外、天地萬物、何處不是我性命流行○如何離得、譬如離了仁便無父、離了義便無君、離了幾希便是禽獸○禽門聖門之關上達下達之介○皆係于道、故曰不可須臾離○不可離畢竟說道與人離不得、若籠通說、一段道不可離之語、便非○若是可離、必其非天命之屬于我者、必非吾性之率、以為行者○此句乃反言以決其道不可離意耳、是故君子以下、正說脩道工夫、周曰、不睹不聞、蓋就耳目言何如、莊曰、非也、不覩不聞、是無聲無臭的道體、所謂不落色相、太虛無形者是已○戒慎恐懼、不是有心去着力把捉、只是守惺惺法、不過

所戒懼是淵默之地常自靈明豁醒戒懼于不睹聞是靈明豁醒之机依然淵默先儒謂不睹不聞是本体戒慎恐懼是工夫工夫不離本体本体不離工夫乎曰做得工夫之妙是本体合得本体之純是工夫

一個敬字、精神無些放泄、意念無些走作○此心常虛常湛、靜中的意體完完全全○不息不已、常與天命相往來、所謂存心養性以事天也○周曰、隱微總是念慮萌芽處○但以地言之、則隱、以事言之、則微○莊曰不入地事字面更好○只言心曲之中至隱也○一念之動至微也、而以自家一點、虛靈反照、自家念頭動處、毫髮不可掩護○理欲、公私、從此明明白白分分晰晰○有着見、明顯于此者○此獨知的真境、故君子必慎之○註中尤加謹三字可玩○看是天理便從此擴充、是人欲便從此遏絕也○

黃貞父曰、君子戒慎以下、正說脩道工夫、人性上不可加一物、戒懼則乘自然之體、縱任久熟、入道之門、故欲戒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蓋着力於不着力之中也、蓋天之所命、本無聲臭、豈有睹聞於此

續遺

未發已發不可分寂感對說未發之中即節之所從謂和中節即是合中更無先後更無內外大本達道不可分体用

戒惧便不落方所此子思特就根塵不及處指出一線之萌兆有空寂可棲托也若以耳目就聲色不交至靜無感之時看余想耳目豈有不睹聞之時如開眼見暗有物見物無物見空總之非不睹也如打鐘時聞響不打鐘時聞寂亦總之非不聞也不睹不聞决當從道体上看

未發

註曰此節周先生說是君子會道之妙極有理人惟常戒惧慎獨則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本無意念寧復有意念之偏倚乎謂之中者非立于不喜不怒不哀不樂之中也聲塵不染萬象俱空渾然在中不著應迹而得名全在天命渾淪處總方見得一中物外景象此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言無過不及之名何緣而立發而皆中節者中

對說大本即是達道之本達道即是達大本之達出來

摘粹

此節在天地為慘舒暄肅在萬物為榮瘁開落在人心為喜怒哀樂

其中也人心上自有一個肯綮中節者適中人心之肯綮故曰和喜樂順境也固云和須知未發之中則性也發之和則率性也哀怒逆境也然當逆而寻之以道亦不失為和蓋此心之安處即是和即不失其中者也天下無常為有之君静常為動之主無喜無怒無哀無樂而可喜可怒可樂之理俱不能外焉故中為天下之大本蓋不變不化之中而千變萬化靡不翕受于此資始于此故也達道即大本之流行處一人之喜怒哀樂則情千萬人之喜怒哀樂則道謂之達道者通達無碍可以一念而為萬念之券者也天理到極致處則人情不能外焉

黃貞父曰此一節正是根慎獨戒惧工夫到家處所以此心常空常湛見我未發的本体是個天命之中空空洞洞無些染着無些

倚靠發出来恰當工好處合着本体便是和若以性情貼說者不
是大本達道亦不外一中字比如任一偏性陳仲子以不食不居
為廉伯夷以餓死為清孝子以割股廬墓為孝這個只好一個做
别人都做不得便不是通達的大道雖惟不失中的本体無乖無
忤順理而行不拘不局雖聖人不外此條道雖愚夫愚婦亦不外
此道蹈合古合今合聖合凡念念可通人人可到如此以為喜怒
人亦共喜共怒我以為哀樂人亦共哀共樂不為天下之達道
而何

位育

周曰、致中和、說者紛紛有謂上面戒懼慎獨、中且和矣、何以為致、致
非約而精之○推而廣之也○中和在心性則為一身之中和在政事

講釋

位育是君子之太和、寒而間見中節之用、廣而本中以達和即同天命之一中分造化盡見未發之非空

則為天下之中和由吾身心舉而措之政事以範圍天地、則天地中
和、以阜成萬物、則萬物中和、此道化之極○非感應之驗○又以為不必
推到政事上去○只此未發之中、已發之○和、大本立○而達道行、便是致
致者至也、至中至和、却不是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此二說孰是、荘曰、
二說雖有意見、但推到政事上去、孔孟不得位○雖道中和致不得若
說至中至和為致、竟是無工夫、是見成話、註中緣何說個推而極之
又云約之精之、蓋推而極、不是推到政事、亦不是戒懼慎獨之外○又
有一層約與精之○工夫○此只是純那戒懼慎獨之工夫、終始無間不
增一分不減一分○完得天命之本體○故曰致即是率性之率字○此是
性體自有一段光景出来○景星慶雲、光風霽月、川渟嶽峙、如孟子泰
山巖巖的氣象、程子吟風弄月、傍花隨柳、曾點春風舞雩、童冠皆遊

民吾同胞物吾同與如孔子老安少懷與日月同其德四時合其序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只是全一個性體立一個心極而三極無不種種具在吾說到日月不薄蝕山不崩川不竭卵生不殈胎生不殰方為天地位萬物育這樣畢竟是帝王做得來都在外面看得性體粗淺了然則仲尼之春秋不得為位育而堯舜之水旱不得為中和乎此只是泛論道理如此不管有位無位都做得來斷不可以位天地為中育萬物為和亦不必把註來纏擾

黃貞甫曰莊君辯論極是但余想中即禮和即樂人能致得中和何難位天地而育萬物此禮樂足以召祥消戾變災為祥的確是實事

君子中庸

續遺：首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已叫明中庸之道而隨云君子戒懼君子慎獨則着君子所以盡中庸之道也故此章即領之曰君子中庸

莊曰袁了凡云中庸二字不平中是未發之中人能脫得情識盡時一切便是平常事即聖人也還不得一分精采此唯君子為能故曰君子中庸小人純是情識用事只要熱鬧處馳求故曰反中庸何如

周曰此亦有見解但是君子中庸與反字還欠透看君子是一個血肉之軀中庸是一個太極君子中庸分明是耳目肝膽身體髮膚竅竅是太極流通種種是天命流行血肉渾是天理臭腐盡化神奇分不得君子是軀中庸是道道合于軀軀含于道故曰君子中庸蓋君子渾是一個中庸也小人亦不是下等小人如下文賢智之過亦資質高明者他弄資質逞意見把一段天命之本體一一反亂故曰反中庸

莊曰次節兩個君子一樣看否

周曰一樣看君子小人只以人品言不可謂德与心若說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處中有小人之

心而又無所忌憚吾不知隨時處中之外又何以為君子之德無所忌憚之外而又何者為小人之心耶此朱晦翁之不通處當云君子之中庸君子知時知是理如是而因時順理不着一點意必固我無可無不可感來無感應時無應內無成心外無定迹不倚着思慮情識故謂之時中〻〻即是性體斷不是應迹不膠之謂也若小人之中庸也小人不知有時不知有理而任意妄行故謂之無忌憚莊曰如何為無忌憚周曰大凡人為不善竊〻然恐人之議其後是猶有忌憚也若小人反覆播弄目中無人全然不顧天理此之謂無忌憚

黄貞父曰要看二節君子之中庸添一之字與小人之中庸用一之字便与首節不同首節君子渾是一個中庸是中庸即是君子不分而截此處下一之字見得君子遠個中庸只是時中〻〻在心

摘粹 至著愚夫愚婦所共有天地聖人不能外上天之載無声無臭至也而天命之性不睹不聞至也

上看不是迹上看小人之中庸不可說反中庸盖小人也總是一個中庸只是無忌憚

鮮能

莊曰時開口便說無過不及不知無過不及只好形容得中字若至字又要推開無過不及說至即至善之至不增不減至精至粹意見不着情識不庸人〻共由世〻無數故曰至唯至故民鮮能即行之不着習矣不察之意下文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正發鮮能字

黄貞父曰看下章許多能字方見子思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知者不能朞月守是不能行者中庸不可能非義精仁熟者不能唯聖者能之是言聖人獨能至於人一能之己百之是百倍其功則能至誠能尽其性惟至聖為能聰明睿智惟至誠為能經綸大經

是能知之盡能行之至此處子思添一能字固有旨哉

不行

續遺

天命之性一也而何以有智愚賢不肯耶宋儒因是遂分別天地之性氣質之性氣質特性之所附麗處耳烏可以言性氣有清濁因有知愚而要其良知之性無增減也質有厚薄因有賢不肖而要其良能之

周曰此承上章民鮮能之意來時說上節是說知愚賢不肖生稟之偏下節是說他不能自察之弊分兩層意思何如莊曰余看來無兩層意只是上節言道之鮮能下節不過統咏嘆上說不必添一察字大意云道之行也如江河之流于地利用往來無不是道極是現成其不行者只是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明也如日月之麗于天皎然當空不待磨擦其不明者只是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周曰賢知如何過愚不肖如何不及莊曰知者是了悟的人其知解伶俐似于道儘能分曉但認它了悟處便是道看得平等道理忽為卑近此其于道不是不明却是不行至于愚者雖無此病又看得鶻突縱

性無與愚也率性之謂道矣近不率其良知良能之性而惟恣其智愚之氣質不肖之質則必不免失之過失之不及而道何從以明行也

說破也雖曉安望其有為也賢者是高曠的人其操持嚴毅似於道儘能行得但認定高曠處便是道看得篤寔辟段過于狹小此其於道不是不行却是不明至於不肖又放縱無忌憚又不及把守又安望其有所知也可見此道鶻突不得知解也用不得放肆不得執着也用不得高遠不能使之加卑近不能使之聚柰何夫人終日在道中而却不行道終日在眼前而人却不明正是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此于飲食不作寔去不作虛去不分如何為過如何為不及只是慨嘆人自離道便得其旨周曰然

黃貞父曰此章味字要細玩這個道味原最至味把這味字應中庸其至至字方妙

道其

續遺

時講俱泥註以為中庸之道必得舜之智始可行回之仁始可明矣子告子路之勇始可以明可以行然

周曰知行本來原是合一道之不行只是信不及若見得識真則着衣喫飯待人接物頭頭是道然則道之不行非道之故也人自不行耳莊曰本文乃孔子平日之言本該得智愚賢不肖在引來則偏重知愚一邊

黄貞父曰愚見講中只好純行過不及說註中由不明故不行當作子思口氣補出

大知

莊曰時說以自用則小用人則大故曰大智哉與周曰非也此是賢人之知非聖人之知也大智是良知全體流通于天地萬物無我見人見絕無間絕人只不虛不公便自狹小舜惟不矜損其全体故曰大智若說用人則大便是有心去求知矣蓋舜之大知純是虛體一生受用處只是舍己從人故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揚善乃是道理合當如此亦不是聖人有意而然二好字從性中流出隱惡聖心純粹纖欲不留見惡便化了連胸中亦無停蓄不是恐阻其來告之路而然揚善章明其事或顯用其人皆是好與隱揚皆自人所見而言舜未嘗知也總只是求個天理恰好故曰執其兩端兩端只是善一邊耳理同則一不同雖有百千萬億只謂之兩兩者不一之謂猶言執此不一之論酌量而參詳之也執者欛柄在手惟吾操縱眾人陳之則有兩聖人用之只是中耳莊曰用中于民舊說用民之中何如周曰非也是將此中用于民正是措諸經綸事業正行之 極至處若說民自有中聖人兩端之執又何為乎其斯以為舜言這個便是舜之完全本原心體處非謂舜之大知在此也好問則格非所以律舜

玩各章文意章章有擇守章章可以兼明行舜察邇言執兩端即之擇也用中於民舜之守也擇乎中庸回之擇也服膺弗失回之守也至于不流不倚不變則全着擇守而言強也此俱能明道行之而無歎于中庸也不必牽纏知行之過不及意來相形更妙

摘释

罟擭陷阱皆擒取禽獸者餌誘之也禍機皆陷人者利昏之也隱怪之道皆誤人者理昏之也隱怪者道中之罟擭陷阱也

黄貞父曰聖心與道為一間察之好出自中無一毫勉强有精乎契欲已而不能已意中字由執而端來是從聖人權度精切中出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也

予知

莊曰大凡害道者不是愚不肖偏是賢智自任私識便䟦越新奇往往失其故步故陸象山曰此道與溺于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譬如世間機関計較夬精美巧此便禍機所伏便是罟獲陷穽上智入不肯為下愚入不能為一等小智人便自以為是作聰任意入此坑塹此自知之道意見害事也彼擇乎中庸不是十分見得明透他自任私智便覺一種玄妙道理非此不足以見奇却向那隱怪一途上馳馳逐逐不自知其入於邪道之罟獲陷穽矣周曰擇乎中庸近說謂中庸只是一理安得有衆理不是別辨衆理之理莊曰此正在衆理上辨別以合于中庸之本體耳但此擇字不能擇得真明故不能朞月守也

黄貞父曰舜惟不自以為知乃其所以為大知誤處全在入皆曰予知五字上孔子當時立言之意上段止不是喻罟擭陷穽只是險處君子居易一切俱是坦途小人行險終日隨罟擭陷阱

摘释

膺者胸也胸即心心即中也服者依也

回之

周曰擇乎中庸與前章同否莊曰非也此全在回之為人上看出顏子一生只是博文約禮擇乎中庸乃博求此禮于視聽言動間也得一善這個是約我之禮見得善雖散於萬而合之為中總之為一曉得一的本體不在外邊只在心上故曰拳拳服膺而勿失此欲罷不

即依乎中庸之意也拳者一掬也即不盈一掬之義也拳〻服膺謂不出此一掬內而依此中而勿失也

能。無言不悅語之。不惰之時也。若解作奉持着之心胸之間則思誠為執着之心矣。須知曰拳曰膺。總應博我約我之我字。

黃貞父曰聖人言善而歸諸一何也蓋一者不二之名一對擇看擇非合理欲而擇之也只就天理中同源而異派毫釐而千里者其蹊徑甚難如楊朱之義墨翟之仁都是正路上錯了脚所以要擇〻之既精盡去其所為千蹊萬徑者而獨見此堂〻正〻大路所謂得一善也

稽古

可均可辭可蹈只是倚着一偏謂之可耳如管仲之治齊蕭何之治漢謂之可均如季札之讓位務光之辭祿謂之可辭如召忽死子糾子路死衛君謂之可蹈若律之以中庸則不可矣

可均

周曰、天下之事、凡靠着精神發揮氣魄支撐皆可着力人皆可能。惟中庸之道擬議即乖。趨向轉背。非精神氣魄所能與。所以不可能。註無一毫人欲之私。不但是私欲。纔着意見。纔動意氣。即是私。不必以仁知勇分入。註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何人無道。夫婦之不肖。可以與能。豈中庸終是不可能乎。須知此是聖人恠而驚之詞也。蓋謂世間不少才智廉勇之士。誠反而求之于中庸。則中庸之道固在我而無難矣。要得人之不能中庸。非是說中庸之難能口氣。周曰、從兄議論極快、

黃貞父曰中庸不可能也乃反說之詞言以三者之難而有能之者矣若中庸之道至易至簡而乃不可能非聖人寔言難以阻人之進也上言民鮮能則非絕無下言惟聖者能之則非中庸深不可能矣

問強

註曰、強字、註訓勝人為強是否、周曰勝人是聖門太病痛須知此強

【摘粹】南方偏柔北方屬剛果天命的性体得無以方偶差乎須知人初生時渾然赤子俱未發之中的景象第生而入俗之而易性逐相習而有偏柔偏剛之象故曰造化無偏剛柔人心自成南北

字、即雖柔必強之強是習到牢硬處〇站得脚定〇不委靡偃仆也〇子路問強、毋乃自矜其勇、夫子不憂其不強憂其強而屬于血氣故舉南比君子之強告之莊曰、此三句作詰詞何如、周曰非也、此三句正是令其收攝本體之剛〇歸到本來面目上去〇不宜走錯了路頭〇不是聽其自擇也、須得口氣如言汝有志于強、吾試度之、還是南方、還是北方、柳亦自有文〇所當強者在意〇全歸重末句〇南方之強只重寬柔二字、他不憤亦敵〇有挾亦答〇教人因是寬柔〇即無道不報、亦是寬柔處註中含恐二字極得力〇須知不報亦未至以德報怨、只是不失為忠厚之道、故君子居之〇柱者習而安之、與枕戈相似、死而不悔亦是平時自負如此〇与上衽金革一氣說來〇莊曰、看兩個居字、便根方字來言居便有囿于方所之意〇

【稽古】唐詩云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為醒此倚之說也

【續遺】人生涉世之道盡此四項可同可異可窮可達豈是

黄貞父曰南北之強亦是南方北方有定見定守者不是南北的人人皆然但學問尚少終為風氣所囿耳

不流

周曰、此節說者紛紛、有不流做不溺于和、不倚做不倚於中立看又有和不流做達道之和、中立不倚做大本之中看、不變塞至死不変、做不變此中和看、又有謂不流不倚是性命實學有道無道俱不變此性命之學看、說来說去何如、莊曰、看起不如註穩、和不流只是與衆無忤不至隨風逐浪的意思〇中立不倚、只是遠衆獨立〇不至偃仆倚靠一邊的意思〇不變塞只是不變未達之所守〇達不離道〇的意思死不必專泥着死生之際刀鋸在前、鼎鑊在後時節、至死者、終身之謂、就是窮約終身、畧無怨悔亦是至死不變的〇有道無道分窮通却

矯拂勉強可能不泛學問充拓來

不妨。周曰、此四段依註發揮、自是明白、但梅林云、中字乃大中正〻之中、不倚者、謂心中渾然一理、非倚着意氣一偏之私也。此說亦細心可泛。莊曰、是四矯字與四不字相應、正見他用力自制、故各以強哉贊之

黃貞甫曰、余看周君問和不流做達道之和、中立不倚做大本之中、不變做不變、此中和看。此說更藤徐自溟、曾有此意、丘毛伯泛之。余因録焉。發皆中節謂和、倘流便非節矣、和而不流、此是有得于慎獨內而獨持其節、以與天下交通者、于達道之用沛遙常伸、故曰強。未發之中原立于四虛而無倚、中立不倚此雖當萬感紛紜而常竪起這点未發之精神、于不睹不聞中真能立天下之大本于莫搖、故曰強。這中和原是天命率性之理、不可須臾離、如何

以有道無道變得有道不交致中和而位育之化、行無道不交致中和而位育之体格此真令暗開隱微而能不須臾離道故曰強

素隱

周曰、此章書看來、見得中庸之道。易知簡能、人或失之高、中庸之道恒久不變。人却或失則止、惟聖人纔能中庸、是歸宿也。莊曰、註中知行強用得否。周曰、智仁勇、乃子思作中庸之意。講中不必用、只照本文形容得一、個中、庸出、便是。莊曰、隱字註訓偏僻是否。周曰、隱不須說僻、隱顯同源、一有素隱之心、則眼見所失者多矣。庸德在人、至于平易、怪即不庸矣。此正是小人反之之事。幽微之見、奇特之行、乃是後世好高慕遠者之所喜。故後世有述焉。聖人則不以是為貴、豈肯為之哉。莊曰、遵道而行、已在路上了、何如又半途而廢。周曰、此半塗

摘粹

中庸対看上隱怪蓋中庸之義平隱怪之義奇也依字対看上遵字蓋遵字之義淺依字之義深也遯世不知対看上後世有述蓋有述則見知于人不知則無述于世也悔字対看上廢字蓋廢由于心之悔無所悔自無所廢也

而廢非力之不足乃志之不堅也觀肴尾兩節述者歆慕而不廢依者不知而不悔大抵半塗而廢是因人之不述而棄悔者也若聖心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雖欲已何能已得惟依乎庸者則身與中相粘貼而所粘貼處即為中不在無關上馳求不在濃艷上着脚綿綿密〻與中為體非以我體中也遯世不悔是確乎不可拔正是能依處把得喪怨尤與世相忘的境界全要看一遯字蓋人有身不遯而人知者亦有身遯而名愈彰者此等皆好名者耳之若是身與世遯而名與身湮此其不悔全是養得純全性體係得精一毫不在世味塵情上爭此子意氣加一毫情識故曰惟聖者能之而智愚賢不肖當瞠乎後矣

黄貞父曰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稽古

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〻不大耳凡所以求容于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〻何為焉吾弗改矣此不見知而不悔者也

續遺

當時索隱者舍天地閒着察之理必至

夫遯世而悶者為富貴利達者也不足言也若身遯而名猶彰彼好名者猶然非之惟夫身既遯人又不見知此乃人之所甚不堪者而能無然悔安其所為日有孳孳而無已此正所謂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非聖人其孰能之子不云乎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若是而已矣

費而隱至雖柔必強

莊曰數章大義何如周曰前一支既從中庸之道說到從進去的門路了此一支復自道之不可離處說起一個費字旋即約之人身由日用素位家庭孝弟之常貫乎微顯而推至聖人格天繼述之事帝王人存政舉經綸之業正見自邇至遠自卑至高道之費者可全體矣此一支大義也

幻鳶魚矣夫婦能知行而求之于圣人所不及之外尚奚之以為道哉小人之无忌憚大反中庸

費而

周曰、此章大意子思因當時求道者往〻求之寂滅荒唐以為道。于平寔簡易之理反置之以為平常故特揭而言之曰、君子之道非隱而隱也乃費而隱也言夫婦言天地言聖人言鳶魚皆指其明白可見者以為道察字正與隱字相反求道者求之費足矣孰謂道終隱乎哉大段分截着節言斯道之費、而隱重一費字二節言道合小大而無不在三節引詩以足其意須知此三節總是明其費也末節言君子體道之功莊曰有作結語看者何如、周曰、若作結語便體無味矣莊曰、眞、

莊曰、費隱有入體用有無字面者。又有以費隱平重者又有說費又隱是費外別有隱也只有說費原于隱則又似隱而費了諸說紛〻

摘釋

天地間一種眞常之脉每合于混沌氾識之人而坏于奇智多事之人故率夫婦以知能則不失其在夫婦猶可嚮之

何如、周曰、皆非也、此只是言道之費言隱者正見其費之妙也全從道也著不可、須臾離發根正所謂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章註此二句想亦暗摸費字意思耳常云君子之道則時〻有用時〻無用時時有感有應時〻無感無應即章而萬象森然不見而章故曰費而隱

夫婦

莊曰、愚夫婦與知不肖夫婦能行說者以為此指日用治家之事言又或為指交感媾精之事言是否、周曰、此皆褻陋無當不知舉夫婦則盡天下人矣天下只有男女兩樣人凡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盡是夫婦之人也君臣相臨父子相生兄弟相序朋友相交這個道理行出是庸德言出是庸言那個夫婦不可與知不可能行也莊曰、及其

至聖人若欲盡聖人之知能則求以肖聖人反失其爲其夫婦

至〻字、怎麼看、周曰、至字不應就隱上說做玄妙看。如無聲無臭不覩不聞性命本体之妙、此處有未知能、豈是聖人。分明是就費上說去猶論到全盡處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總是論道之費、不可以知能盡的意思天地之大以德言、不以形體言、有憾不可謂戢司之偏、然天覆地載乃是一定的、只是憾雨暘寒暑之不時耳須知此濩聖人推上一層非責天地以體道也。大莫載合言之雖承天地聖人來而夫婦亦包在中小莫破分言之雖承夫婦來、然不出聖人天地之中此二句雖對言而意寔不平莫能載的就是莫能破的莫能破的就是莫載的總是一個莊曰、本文雖說語大語小看來道原是無小無大若說有大的便可破得若說有小的便可載得此說莫能載莫能破便是不可以小大言也周曰、是

精粹

道本流動之物惟物之流動者能見之上之有見於鳶飛下之有見於魚躍浮空而翔躍也而雖何處不是道故謂之察上下凝晖即是觸物即呈無處不彰明較著于其間也人心靜中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即是鳶魚動時喜怒哀樂發

鳶魚

周曰、上節論道之費可謂盡矣、而一種活潑流行々妙未獲得、故復引鳶魚一節非另是一意也。須知鳶魚即是道鳶魚之飛躍即道體之活潑流行處初非二物、故着言其上下察也一句察是昭着無秘藏意昭著於上下無秘藏者此其妙真個是活潑地無一物不有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流

造端

周曰、此節斷作體道之功言造端者其功也言其求端用力之始也下手工夫不外夫婦與知與能以求之耳及其知能之至即昭察乎天地之間而化育之大皆君子之道所充塞也此見得夫人不必求道乎隱而高遠爲也莊曰、此及其至當與上兩及其至句作一樣看

而中即光景即是飛躍若説飛躍者鳶魚而所以飛躍者道則道与鳶魚為有二矣

續遺

因之曰此章為遠人而為道者發明發

但此節周先生既作辭道之功畢竟當依此知能之至言方合指

黄貞父曰集註謂後八章俱釋費隱若如此説中庸一書盡不可言費隱何獨此八章耶易大傳云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君臣可見夫婦五倫之首故此章提夫婦先説而次章即説子臣弟友四倫至後行遠自邇章復將妻子兄弟父母結之禮云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十五章説鬼神便埋下祭祀根子至下文説許多制礼作樂而終以祀帝祀先結之此數章相承脉絡也

不遠

周曰舊以首節作主以下三節依張註分作治人愛人脩己三平看何如、莊曰、非也看来張子原非正解此書、特来夫子因其有合而記

處全在一個人字道者人之為之道者亦為其人之道也故以即兩個人字三即人己字四即子臣弟友字皆所謂人也道不遠人遠人非道故君子必以人治人而不過求于人之外為此忠恕之事近道之方也故聖人于子臣弟友之常道必以之而自責為自

之也須知此章盖因前章説個君子之道費而隱謂之費便疑于廣遠謂之隱便疑于刻遠殊不知此道非遠也惟在人耳故劈頭説個道不遠人次引詩伐柯之詩見道具于人之身而不必遠求也求之忠恕而道不遠矣道果何在在子臣弟友是已求道之功何在由言行之際会此子臣弟友之道是已如此發揮周先生以為何如周曰然但近以忠恕二字貫講知云道不遠于人情外忠恕而求道便是為道而遠人能改即止便是忠恕夫子自責自脩亦只是忠恕此説是否莊曰還當看命題何如以忠恕貫方妙若通章重忠恕尚覺牽強周曰真

莊曰道即在人身上初非有遠于人若人之為道當自吾身上求若舍人之外別求個知能便不是本来面目便不可以為道此三句乃

慚焉諸子臣弟友全要見得所求乎人者皆是求之以彝倫日用之常意

是一章的血脉本文一人字極重詩言伐柯本說不遠而惟有兩柯便岐爲兩則雖在眼前猶煩睨視是不遠而猶遠也若人之則即在人之身乃可爲眞不遠耳註各在當人之身就指那人說若說以我去治人便仍是執柯以伐柯矣須知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做君子不是將別底道理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周曰改字之義如何解莊曰只是斯人能知所當知行所當行就是改止者即不以高遠難知行者而責之也

黄貞父曰以人治人是聽其自治也亦治之以不治也人而能改則是人之所以滾還其爲人處人已還其爲人矣將亦何求于人故自不容不止但近有把治人做自治看言以人身自有之道自治吾人之身改其不善而止于善也喻之

稽古 范忠宣公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受用不盡

忠恕

周曰舊以道是太公之理而忠恕之心正撤人已間隔之私而至于道何如莊曰此說亦切還宗但看來還身承上言君子治人而必以人者良以人同此心心同此道也只以心字貼說漸漸推心即漸漸復其心之本然与心之同然豈不是道彼以公私安勉說者皆似添入觀曾子以忠恕即一貫之道其義自見施諸已二句雖是恕之事然玩勿之内亦見得忠須云人已是個滯迹而以顧欲流通于其間則滯迹亦眞機也施受是個人情而能通人已以畢其化則人情即天理矣此忠恕之所以違道不遠也

道四

摘粹

庸德庸言愚夫愚婦可能孔子犹曰不敢不勉曰不敢尽此是圣

莊曰、此節在未能也分上是自責、下是自脩、末句是脩之極是期其成功耳、須知此子臣弟友之事、即是不須勿施之寔用力處、有此須即有此求、求者求慊其願也、吾所求于子、即吾所願于子者也、以事父未能、不是謙詞寔落見得有難盡處周曰、所求乎子、不做求諸人看做求乎己之為子為臣看此說甚好、以此事父事君、事兄交友便是孝弟忠信之寔心、故曰德、謂之庸德之行、須是從心上行將出来今人所謂謹言者多是去其巧言妄言而已、今謂之庸言、乃是倫理中之好言語而亦欲謹之德曰庸德、言曰庸言、無有非常可喜之奇人人可能人人未必能者也、惟行然後知不足非待其不足而始勉惟謹然後知有餘非待其有餘而始不敢盡味兩不敢字何等警惕無此不敢之心而言與行兩病矣須言須行、俱從不敢字生、精神来

摘粹

人能惕然若書讀之學只是一敢字便了了

素位而行二句最是勘破世故人之一身今日只了今日事明日

凡人心之精神皆原于目、須者回光反照之謂言須行是言之精神全在行處行須言、是行之精神全在言處慥慥篤寔庸故篤寔不庸則不篤寔謂之慥慥者真純無一毫虧欠無些子虛妄之雜矣此之率性依着本體而行為道不遠於人者也

黄貞甫曰本講以不足貼行有餘貼言亦是但看来有餘不足之病言行內俱有只是精神放肆便于言行上照顧不来故曰不敢不勉曰不敢盡

素位

周曰、此章以首節為主、下二節詳明其素位不願外之意莊曰、此二節舊依註素位願外分對何如、周曰不然看上節無入不自得、便是不願乎外下節在上下而惟正己便是素位而行矣此正是分而未

之事不可期明日只了明日事後日之事不可期也識破此理可以養德可以養生

稽古

素富貴如舜之被袗衣鼓

嘗不合、也四節說自君子居易以俟命正是素位不願外意小人句只帶言末節引夫子之言以結之當依夫子口氣講完後方補子思意

莊曰、素位不願外、舊分事與心是否、周曰非也、其寔事在此心亦在此只一滚說人只有過去未來見在三境過去心不起未來心不起只因見在所居之位而行何等省力、君子唯盡其分內當為之道事事反求自責那得工夫常外而不願只是無歆羨畔援之意莊曰素字時有作素恭淡素說者何如、周曰此是時秕口嘴、不是正訓只依註見在說為妥據下文素富貴四句把見在來說何等曉暢莊曰、真

素富

周曰素位之行、不雜乎得意之鄉而雜乎拂鬱不得意之境、據本節

琴二女果若固有之是也素貧賤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是也素夷狄如蘇子卿十九年匈奴不屈之類患難以處故言如文王囚羑里而畫易孔子阨陳蔡而弦歌是也

摘粹

君子一味正

所稱自素富貴外、曰貧賤、曰夷狄、曰患難、都從失意邊說、惟失不見失而常々自得方是素位不願外矣、莊曰自得、是得個甚麽、周曰、得者、無所不足于心、正以其道之所在而安之、吾何憾乎哉、莊曰、根道字最真、

黄貞父曰得志澤加于民行乎富貴者也不得志脩身見於世行乎貧賤者也言忠信行篤敬行乎夷狄者也內文明而外柔順行乎患難者也

在上

周曰、君子所居之位雖多、只上下二位盡之、正己即素位而行之功不求於人、即不願乎外之事、無怨、即自得之徵、有所不得、稍委之於命、即是怨天、工夫便放寬了、稍有一毫是己非人處、便是尤人工夫

已而無求非惟不受世網之羈縻亦且不受造化之陶鑄是何等様胸襟

便辦急了故不怨不尤是君子為己之實學陵是作威援是附勢此
總謂之求蓋陵求其順我援求其庇我也無怨即因不陵援而無々
兩層

黄貞父曰素位不願工夫從正己来分明是正己之功方能有素
位之行正己不應粘帶上位下位説從君子平日學問工夫上看
己即下文反求乎其身之身字吾身本來自有天命之性率性之
道平々常々何等至正々也是戒愼謹獨君子完天之命盡人之
性自家心性上本体完々浄々活々潑々了無偏駁了無欠缺中
和位育性情之正也鳶魚上下知能之正也

居易

註曰易字就作位看是否周曰易與險皆就心上説君子存心於易

所遇皆坦途小人則平地起坑塹矣居則隨遇而安行則常不安矣
俟命雖終身困窮可以安命徼倖雖命所當得亦幸也

黄貞父曰居易未必不得故窮通皆好行險未必常得故窮通皆
醜康節先生詩曰面前自有好田地世上豈無平岐路之居易之
意

續遺

正是小鳥爾雅之最疾者鄉射謂畫之於布曰是大鳥禮射則棲之于丈

射有

註曰此即射以形出君子反己非把射与君子兩邉比對之辭雖就
射言隱々要把君子做主蓋謂君子行己每到失處倍加斟驗此点
心孳々無有能似之者惟射者有似焉失諸正鵠之失与自得之得相
照應射者必反身非只空々不尤人而已素位必盡道非只空不願
外而已周曰然

摘粹

家庭之閒曰宜曰樂曰順此中有喜怒哀樂中節中和氣象亦即有天地萬物位育氣象

行遠

周曰道字徃作序字看近以道字泛言無遠近高卑道字下面添進為之序何如莊曰此說有理蓋此章全玩一個自字大凡人情以庸為尋常而輙遠人以為道失其自矣不知庸德庸言之内大本達道中和位育那一件不自此出如夫婦察天地盡性賛化育遠者高者未有不自卑近起脚故曰辟如云云下面賛詩只見一家協于中和而天地萬物之化與夫帝王風動之休皆起于此父母之順都作卑近看不必以妻子兄弟為近父母為遠也

黄貞父曰道一而已安有遠邇高卑之别故不可謂自邇處以行至于遠自卑處以行至于高也乃謂行遠只自邇處行之也登高只自卑處登之也觀下文只言妻子兄弟父母之事可見

摘粹

須之而無疑者鬼神之理夫子之不語者鬼神之妙祭祀之可格者鬼神之关

鬼神

莊曰此章只依舊講大意首節言鬼神為德之盛次節三句須一氣下正是發明其盛三節以祭祀之時鬼神騐其盛又引詩徵其盛末節点出鬼神之德由来太極之妙無一毫虚假惟誠故其盛如此也蓋世之索隱行怪者往以鬼神淤于虚無而不寔不知天地間合大合小那一件不是陰陽二氣鬼神能嘿運是氣者如晦明寒暑生長收藏与人身之動止呼吸萬物之聚散榮枯種種色色何者非鬼神所為總之不是窈寞的事故曰盛鬼神之為德猶言鬼神之為鬼神也周曰次節有專以体物不遺為盛何如莊曰須把三句合看為盛大凡物可見聞者已著形殻則止于形殻而已鬼神不可見聞則出於形殻之外無物而能幹物故見其盛惟天下之至無為能有也周

鬼神在廟未常施敬而人自敬羅過長

曰、體物不遺、是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乎、抑或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乎、莊曰、非也、只是說萬物之體即鬼神之體、鬼神借萬物為形色、萬物得鬼神為骨子、雖欲遺之、詎得而遺之、周曰、註終始二字有專依生死字看何如、莊曰、非也、如日月寒暑、亦是物、其相催相禪、皆鬼神所為、即如人身語嘿動靜、亦有合散、推之何物不然、終始字只是謂自始至終皆體也、齊明節、是就鬼神中指出一箇靈驗能動人的來說、會得時、真有躍然心目、不由你不戒懼意、劈頭說個使天下之人誰使之也、乃人心之精誠自不容已、所謂若或使之也、若謂鬼神之靈有以使之、則陋矣、齊是齊肅、明是潔淨、連那齊明盛服、亦是驗鬼神不遺處、此只重鬼神自然見昭著、若說推其誠敬如此、故洋洋如在、便差、周曰、如在其上二句、是甚麼口氣、莊曰、言在上又在左右、洋

續遺

中庸言誠有以室心言者有以寔理言者如徐仲車云不欺之謂誠只說得個寔心至程子云無妄之謂誠使天地鬼神都包在内

江熱心當影向彰自當此可以識使字之義

塞滿、都是鬼神、不是或在上、或在左右、周曰、詩曰節、時謂引來為祭祀之証是否、莊曰、還是泛〻証其盛、為得旨、不必以上句為串洋〻二句、下句為串齊明盛服之意、末節誠字、畢竟在寔理上看、夫微之顯、即上三節意、蓋微的必不能顯、〻的未必其微、今不聞不見微乎其微、而中間包藏許多變化、不測之妙、此正是太極流行、寔合寔散、微原不微、不墮空虛、不淪滅寂、故體物不遺、而顯之不可揜如此〻二句一直說下、不作推原、亦不必用過語、如時說所謂微而顯則不可揜矣、而所以然者何也、以其誠也、又覺費一番轉折、蓋上句已包下句、下句不過贊美之、誠在微中、非兩層也、末補人當誠身以無愧於鬼神、誠字斷宜在鬼神上看、周曰、莊先生議論、何等曉暢、若作人心之鬼神看、縱有長舌、終不剔透、

黃貞父曰二公辨開晃已但愚意首節鬼神就作人所當祭祀之鬼神看如山川社稷五祀之屬鬼神之為德二句是一章骨子何以見其德之盛視不見聽不聞然却体物而不可遺者即如舉頭三尺有神明之說葢鬼神無在而無不在只是人未嘗致誠故看有無耳假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致誠如此則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故詩亦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不見不聞微也如在其上其左右顯也夫微之顯乃人心之誠聚為有象不可揜如此夫故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中庸一書本從礼記抽出所言鬼神祭祀之鬼神也

大孝

周曰此章首節至末總在重大德以受命一句首節雖是德以顯親之孝學是尊親之孝富是養親之孝宗廟是報親之孝子孫是衍親之孝但玩文法德為尊為介明是以大德而受命為天子所以有四海之富而宗廟饗子孫保則還當重德為聖人句故末節復言大德者必受命二節承舜泛言有德者必獲福三節四節即天道以明有德獲福之必然勿對看末節中結之莊曰孝本庸行然孝到舜方能盡其庸行之極處德為聖人接羲皇以上之心傳而文明獨倫集陶唐精一之道統而濬哲獨昭故下面為天子父以天下養而以尊富隆其親光前裕後而以享保惇其親其根脉全在于此不可以德補平看周先王重德為聖人句極有理二節四個必字只是論大德之常理大德中有尊崇道理便是位大德中有安富道理便是祿大德中有榮施道理便是名大德中有永長道理便是壽必之以理非必

宗廟二句要入寬來諸方与武王有別獨之如綿黃事而郊礐祖顓頊而宗克是也保之是全其雲仍之遠者言如全夏之時封虞思于虞以續商均之統至周之時封胡公于陳以開田齊之傳是也

之以應也以應則有不可必者矣若時說以此扼定舜身上說若非是故天之生物節又發明必得之理曰生物而不言殺物重發育一邊曰篤而不言薄重加厚一邊天以生物為心無一物不欲長養加厚但和氣流行常與物之好者相輻輳是謂因其可厚而厚之也非有心於生根脚好的只管長將去恰似扶持他不然只管消磨去亦是自家根脚不好若似於摧敗耳總是無心中見一個有心謂之篤嘉樂之詩亦是証栽培之意德是以宜乎民人則天命必歸之又以見天人合一之理故大德句結上文受命即受保佑之命如云君子以令德而受天之保佑命矣然則舜以大德而受為天子之命豈不可必哉此處只好入尊富享保說不可入祿位名壽不然二節既是泛言此又說祿位名壽前後不相矛盾邪周曰極是極是

稽古 蔡叔以文王為父聖父也以蔡仲為子賢子也豈便得無憂哉可

無憂

莊曰通章有作三平看者謂周家父子三人一時遭際不同各人鈴一件事亦自不同但俱是時中道理故夫子称之何如周曰看来前後兩章之意一述舜之大孝一述武周之達孝則此章的重文王無憂上講方得旨首節言文王以述作得人而無憂下詳言其善述如纘先緒成先德俱是子述之事而父作之紫益光正文王所以無憂也莊曰不有把武王事根子述来周公事根末受命来是正旨周曰亦要隨題立意耳

周曰首節時說開口說文王前賴有賢父後賴有聖子故能無憂者然則文王特一無用之人靠着前後之福耳莊曰所以無憂要看得好須知前有賢父自家一毫欠缺德便不顯後有聖子自家一些失

見文之無憂在文之克盡其道也

續遺

有說作述還要就基業上說但語要斟酌如云文王非有心以與父之開其業而副期以王季則其所開剏者自弘故曰作文王述者心以期子

錯便不足以盡範安得以無憂也惟文王本身上克盡其道能以王季為父文王必有所以承之能以武王為子文王必有所以授之者二以字須重看此二句且慢說出無憂末二句纔見無憂也作述舊在王業上說何如周曰就王業說恐碍文王之心只就脩德行政積功累仁之事上說便妥故太王王季文王不曰業而曰緒緒即頭緒之緒纘緒亦不是繼其業正是繼相傳積功累仁之舊緒者也夫太王王季以次相傳本不期於有天下也奈紂惡貫盈武王不得已而一着戎衣便有天下此是會朝清明不勞再舉之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根應天順人救民水火來尊富享保與舜不同舜自匹夫有之武則由侯而王化國為天下也舜但祭先封後武則享以王禮保以王業與前侯礼侯業不同此四句總重在為天子上

之大其統而隱阴如武王則其所承紹者自備故曰述

稽古

周礼祀先王以衮冕祀先公以鷩冕則祀先公依僭用諸侯之礼益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也○宋太祖始享太廟見所陳籩豆簠簋曰吾

黃貞父曰人徒知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乃夫子之称贊武王不知此正春秌之書法也夫天下而以戎衣有之視堯舜禹為何如故顯名不失而保之身則身榮而心未必無慚矣顯名而曰不失則又几危矣哉

末受

周曰大德者必受命而武王末受命則有大德可知玩一末字便見武王未嘗有利天下之心而急於伐商也惟末受命則制禮作樂欠缺處尚多但無人成之文王子述之事未竟亦二后缺而不完之德故因時合道而成德在周公成德指孝之理說言制為典禮以成就文武做箇大孝追王二句是成其以孝事先人之德斯禮以下是成其以孝治天下之德大王王季有號而無謚則禮殺於文王盖王迹

祖宗寧識此尊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夫富有天下使祖宗享生前未王之礼此孝得無失乎

之所由起与大統之所由集者不同、先公有祀而無廟、則制略於太
王王季、蓋世近而功德大、與世遠而功德淺者又不同、此可見禮制
之盡善處、達乎諸侯大夫、使之因分盡孝、不是個個行天子之禮、是
達其禮意耳、父為大夫八句、是葬祭之礼達於天下也、期之喪以下、
是喪禮之達于天下也、俱是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之意、莊曰、葬
何以死爵、祭何以生祿、周曰、葬者藏也、藏欲其安於地下、而不困分
則何以慰於九泉、祭者繼也、物以繼吾孝思、而不盡祿、則何以顯乎
不僭、此父為大夫八句、亦設言其大槩耳、非泥定士大夫耽也、又要
曉得天子諸侯不服諸父昆弟之喪、以親不敵貴也、父母之喪則天
子諸侯皆無降殺、以貴不敵親也、

達孝

周曰、首節贊二聖為達孝、中四節詳達孝之寔、末節又言所制之禮
而贊其妙、益以見其善繼述、而得為達孝也、莊曰、達字有謂天下之
人通謂之孝、有作達乎諸侯大夫之達、又有謂作通变達權之達、將
何折衷、周曰、還作達權不拘泥為是、如云武周隨時变易而制作、不
悖于先王、非僅僅守成之孝也、莊曰、志事平看否、周曰、志在内、事在
外、有此志、便有此事、善述事全在善繼志来、蓋事多有所難通、而惟
志可以曲体、惟曲体其志、斯能旁通其事也、兩善字、止主变通言、須
知此節承上接下、只是泛論個孝之道理、必如此始為達、而武周志
在言外也、看本文只說兩個人字便見、又要曉得不曰夫達孝也者
而止曰夫孝也者、則知達之意落在兩個善字内、故首句只以達字
還之、不必添出達字、

稽古

按文王曰穆考武王曰昭

春烝宗廟

周曰此兩節或以上節為祀先之礼下節為逮下之礼判然分作兩項又或以上節為時祭下節為祫祭二說何如莊曰皆非也須知此總是所制祭祀之禮皆為祖考而設但上節見其祀先之謹下節見其待下之周而待下之周亦是孝于祖考也此是一時事但祭有脩廟等項便有序昭穆等事相承說去不可平對四時皆祭舉春烝以包冬夏春而雨露既濡孝子履之有怵惕之心焉秋而霜露既降孝子履之有悽愴之心焉脩祖廟者思其所居也陳宗器者思其所樂也設裳衣者思其所服也薦時食者思其所嗜也皆祭如在的意思周曰依愚見此節以脩祖廟作至陳宗器三項皆祖廟中事莊曰好宗廟節即在上條祀先內抽出言之非另一意本文序昭穆以下等

考左傳云管蔡郕霍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蓋文王為穆其子當為昭是昭出于文故曰文之昭武之為昭其子當為穆是穆出于武故曰武之穆

摘粹

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親

言註中左昭右穆以宛著言昭取光前之義穆取承欽之意宗廟即祖廟禮指子孫之班列各有定位言周曰此句書時講都不透當以宗廟二字一斷然後講礼字方明如云家廟之中準廟制左右之次以列子姓兄弟之位斯禮也果何以哉所以序其何者為昭而与昭齒何者為穆而与穆齒也莊曰然序齒是以同姓異姓中列官而定次序事是于同姓異姓中選賢而任事辨賢者賢之中有大小而事之繁簡因之貴〻則賤者若在所遺故制為逮下之禮旅酬下為上註各舉觶于其長非是各勸其長飲也只是執事者洗盞更酌而歸於其長其長則將此觶往勸他人耳辨賢則老者若在所遺故制為燕毛之禮燕是同姓燕飲于寢廟燕飲之時宗人甚多每以毛髮之色別為坐次亦是在同輩中別之非昭穆中相混而別也亦非只辨

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故燕飲時統論齒而不論爵此周家行葦之忠厚也

毛色而全不問年齒也盖有是年齒則有是毛色槩舉其易見者耳雖道弟之髮先白即序于兄之上也故曰所以序齒

黄貞父曰序爵莊君無同姓異姓說有理所以周時尚親故也辨賢只就賢一邊說不是辨其賢否人非辨其賢之大小也辨与擇字不同若臨祭時方擇人恐無此理只是人之賢因序事而彰顯即可辨別他出出來

踐位

莊曰此節承上二節而斷其為孝也過云武周制祭祀之禮如此不可以見其繼述之善乎由是主祭者踐其天子祭祀之位行其天子祭祀所行之禮奏其天子祭祀所奏之樂敬其天子祭祀所當尊者愛其天子祭祀所當親者以其祭祀之位用其禮樂盡其愛敬則事

不言享于天地而曰事上帝凡神之成象成形者皆地氣之所為也各有主宰焉皆謂之帝合而言之總謂之天盖地雖与天為对而主宰乎地亦即天也不言后土非省文

死而事生事亡如事存信乎能達善繼善述之孝而孝斯極其至矣舊說其字作先王看不通又以祖考為敬所尊子孫臣庶為愛所親不知尊親要涵下節事帝事先之祭祀言故下節只就愛敬二句来盖何為敬所尊者尊莫尊於上帝故武周雖原有社祭今郊祭之禮浔以與社禮而並舉者其禮正所以事上帝而敬其所尊也何為愛所親者親寔肇於祖先故武周雖原有嘗祭今禘祭之禮浔與嘗祭而並行者其禮正以祀乎其先而愛其所親也此郊社禘嘗之祭正武周斟酌當然之礼因時制宜之義而達乎継述之孝者也能明此礼義則治國之道總不外此礼義其如示掌之易見矣此三句只是說治國之理易明以發明意義之深遠也只重一明字用誠意不宿不着周曰如何明乎礼義便見治國道理莊曰天地祖宗民物本同

一氣只是見得不明一身之外便隔形骸一家之內已若胡越若明禮義與仁人孝子心腸一般自然見得民胞物與道理故云然

黄貞父曰予想周衰礼廢国因不治夫子思周子振䓁能以述者之明追作者之聖則天下事無難為也奈何治如在掌而覿面失之也殆与論諸嘆禘同意

哀公

荘曰全章大旨何如周曰全分四股看以誠身為主首二句人存政舉四字為一篇之綱自為政在人至治天下國家矣說人存而政舉在其中凡為天下國家至一也說政舉而人存在其中凡事至末總說人存以舉政皆本于一誠以應上面兩個一也之意蓋問政在治人夫子撫非故之以治也

稽古　蒲盧乃胡盧之細腰者

人存

周曰三代之法至周始備正是祖宗家法故示以文武之政是夫子夢寐東周憲章文武之本意是以法祖進之也人存人字即以君臣言荘曰雖無君臣須抑揚專重君上

黄貞父曰人存非言文武之君臣尚存君臣盡道即是文武之君臣存也近說人字不兼臣言單指君說者終未安

人道

荘曰特以人道二字多忽過不知明良會合方成個道道字不空設周曰敏政政々字便指文武之政言荘曰看来上政字還是泛論而下政字始指文武也蒲盧只在敏樹中抽出来以見其易之甚無兩層意周曰為政在人人々字與人道之人人々存之人何如荘曰上二節人

續遺

脩身以道二句初无先後一身的舉動都是綱常便是道綱常倫理之間都是實意便是仁

字重君上看此節人字專在賢人上看與下不可不知人之人同取人以身不專是藻鑑明而取舍定之說大凡身是規矩準繩人是個方圓平直身為聖帝則帝臣至為明王則王佐至為英君賢主則什已百已者至不然則逢迎諂諛不吝已者至取字不作旁旌聘召之說只是聲應氣求之意故曰取人以身ゝ何安頓ゝ在人倫上完了五倫就完了身子故道即五達道也以身去體道使身在道中則身脩故曰脩身以道五倫間若無慈愛惻怛ゝ懇到貫徹其中如何成個道理必須一點真心流貫之故曰脩道以仁總之是一個脩身也周曰仁者如何是人莊曰人只曉得人是血肉是死的把仁認做空虛的天理遂分兩樣看不知仁就是人其一點生ゝ之理到處流貫一身之血肉一身是天理故曰仁者人也蓋人從何處來身從何處發來有合一本而別盡倫理為仁者故曰親ゝ為大非是胞与合愛仁民愛物在施由親始之說也義在心不在事在內不在外事到面前即之心而安者便是宜的便是義所宜之中惟尊賢為大為其可以講明親ゝ之理而輔此仁耳但親有九族有一本是殺也賢有小賢大賢是其等也等殺就是礼ゝ所生是礼所發生着見於此作一層看不可說禮在性中而生出等殺来宋補礼以節此仁義以宜此仁而脩身之要盡矣周曰不可不知人時說以知人ゝ字應上人存人道仁者人也之人知天ゝ字含下天之道盖事親之理乃人道之當然天道之自然者又云知人此人當做人看何知莊曰非也還宜隨註解本自明白但此節亦重脩身上事親即上親ゝ之仁知人即上尊賢之義知天即上礼所生之天理此只是總繳上二節意不

續遺
有說不必入知此道倖此道強此道只虛々請個知是此心之明竟仁是心之仳棒勇是此

必好異達道節、詳脩身之寔○上言脩身以道未及君臣父子等件上言脩道以仁、未及知勇故于此盡言之道而曰達人々有分處々通行根于喜怒哀樂中節之宜即所謂天下之達道也但此道有所以行之則通無所以行之則或通而或闕三者正所以行之而不闕者也五達道皆本於身、々之相生而為父子身之相臨而為君臣身之相配而為夫婦身之相叙而為昆弟身之相交而為相友闕一則不成其為身周曰朋友說一交字何如、莊曰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婦隨、各有其道而不相離朋友一倫是散漫不相統攝者著一交字見同一道以相交也道雖人所共行、然知不足以及之則道以惑於真似而不行人不足以守之、則道以奪乎私欲而不行、勇不足以強之則道以搖於疑惧而不行、故知仁勇皆所以行達道者、兩言所以行之、總是行這達道言行之雖有三、究竟只得一、一對三五而言、但所指是誠所以行之者一○稍有虛妄參入其中這妄機便與天理相對成二、謂之曰一者、言知則烱然于天理絕無狐疑于人欲者相對而為二○言仁則澄然于天理絕無間絕於人欲者相對而為二○言勇則挺然于天理絕無屈撓于人欲者相對而為二也周曰、所以行之一也新說係々、還是莊先生此說依註為妥

黃貞父曰此與上四節總是一個脩身以道以發人存之意蓋為政一節是取人本于脩身不可不盡其要天下之達道節又申明脩身之要在于一誠也

或生

莊曰、此節往以德行道之事言、下節作求以入德之事何如、周曰、非

摘粹

聖人這點美理之心与常人一般只當也氣稟清明不起譬如一顆明珠不曾落在塵埃中不消洗淨自是光瑩逼人若常人為氣負所蔽這点心却必埋沒須着實洗淨乃能復見本來面目

也、此即泛論到底合一之理、以成功言。下即以初用功言。非困勉之外。又另有一等人也。須知不學不慮、是良知良能、則生知安行、原是人人本来如此。非絶德也。只習染有淺深。拘蔽有厚薄。舉其大端、有此三等耳。生知、是說人生下来便知、若不起知于思慮醞迸於闢見者。非不事思慮闢見也。即不思慮闢見、而知其生成者耳。循此而動不煩造作、不費磨煉、這便是安行、有一毫安排布置。便不安矣。既不能生知、須用學以復不學之体、分明是湯武反之的工夫、困者塞而不通之謂、人之精神不塞則不通、不飲則不達。故學而未能知者、須用困的工夫。學則必利。困則必勉。他肯得世上只有這條路訣。莫得只這件工夫有益。故專心力好之。夫是之謂利行。力量有所未及不敢自諉。工夫有所間斷。不敢一不勉。夫是之謂勉強。到得成就時。那

生知安行的聖人也到這裡學利困勉者也到這裡無二無別在上智亦不於分外逞些精采。在下愚亦不少却些子。故曰知之一成功一也。

黃貞父曰生知安行的人學利的工夫也有時用得着聞念作狂聖人不免孔子生知之聖嘗自謂好學皆是實話學利困勉的人亦有生知安行的時即譬如極忍的人乍見孺子入井又有怵惕惻隱之心何須用學何須用力所謂本体未嘗息者若非天分上原帯得聖人本段来則雖困亦不能通勉亦不能到矣安能一卯此自不明識世學者永無入聖之路爲世而下亦更無生知安行之人矣

近知

續遺

人老天分都好只消用個捷徑方法有何難知只為有等昏弱的人故須知此三近俱遍得

周曰三近重好字力字知字上人之精神嘗聚於所好聚久則蓄銳而通故可以破愚力著竭吾之所能勝之謂無絲毫造作私意自容不得故可以忘私心中真知得羞愧自不得不振作自有歇手不得處故可以起懦用功雖十分真切終是有求有作之方非究竟無為之首與天德尚隔一塵故曰近莊曰看来其寔知之一成功一做到熟處就是本体近字須輕看與則近道矣違道不遠類看

知斯

周曰脩身与治人並重否治人与治天下國家作两層否莊曰非也三知字非聞見之知但在行上看知斯三者便知以達德行達道統是以道脩身故曰知所以脩身要知人已非二物明新無二理這個脩身之道德亦是人天下同有的我能脩身便能以身取人以人立達

續遺

德[illegible]處[illegible]將動神撥的道[illegible]知所以修身全要在三近上看出五所以字俱有工夫在

遠人乃商賈賓旅皆是離家鄉而來須寬恤之若謂四民不應在諸侯之上

使人〻脩道迪德即下文九經之類無不可舉畢故曰知所以治人中間亦有知明處當之功夫但不必透露只在脩身中發来便是

九經

莊曰九經重序否周曰非也此以目為主而序只帶言之九經者治天下國家之大經〻者常也即所為庸也因其理而為之肰為之以不為也知所以脩身在天下國家之前九經又從身起可見功夫一本諸身賢是論恩救沃之賢尊非臣之〻謂禮所謂當其為師則不臣者也大臣近而易褻故言敬群臣卑而易疎故言體視群臣皆吾体視百姓皆吾子即心誠求之者也以道而招集之曰来順而不拂治之以不治曰柔愛念而保護之曰懷此皆有藹肰惻怛之意正聯屬天下以成其身分明一體氣象

摘粹

多言乱視多言乱听若小臣製訟盈庭而無一人主張其間爭安得不眩

道立

周曰、有說此節不可作九經之效只是以脩身則道立為盡人道下八段正言敏畋是否、莊曰、亦不必如此艱澁此只言有大規為必有大效驗故先言其效以歆君耳。須段段重下半截道。道即達道之道前說脩身以道。此說脩身則道立。以此脩便以此立。工夫便是效驗。以刑、九族。以式官聯以法萬民百辟。總是此道。不惑者不迷於理是非可否之故。非然自明不眩者不疑于事、信任既專。遇事不至搖奪。而國是可定矣。周曰、看來不惑不眩俱指心言、而又有理事之分何也、莊曰、先事辨明謂之理臨事區處謂之事、其實總是一般、若視臣如足則臣視君如腹心。臣之報君比君之待臣更隆。故曰重百姓勸者出財為以敬君若交相激勸者然為君有推心置腹之誠故相為奮動如此。周曰財用足。有單就國用說何如。莊曰通國與民言。凡百工做出器具皆謂之財。皆上有資于國用下有資于民用者也。如織絍可以足布帛。二匠可以足器皿之類。註農末相資、勿泥可也。四方歸、註雖訓旅願出塗看來還寬說更好。天下畏、是強國請命、弱國來朝畏不義以負其上。不是畏我震疊之威。蓋德威之威。甚于征伐矣註中德之所施二句須串言。

齊明

周曰、有大效驗。必有大設施。故此節比上二節須重看。段段重上半截。莊曰、齊明二句、有分心身。又有分動靜。看者何如、周曰、須一氣下來、重一禮字更妙、蓋禮者吾心之本體、一毫懶散不得、亦一毫夾襍不得、故齊齊一也、明虛明也、齊一其念慮。而不容妄發。正所以存主

其虚明而不容有蔽。以此齊明一念裝為恂慄威儀則盛服正是齊明裝露出這個總是一禮字、二句一正一反。此心檢攝得純一、端肅々、總是齊明而不敢有非禮之動。是盡礼即是脩道々即是脩身。故曰所以脩身。讒間遠色亂德、貨累遠、三者盡去而心始純、故所以勸賢、下面数個勸字、俱重我去勸他。不重人、看。人主只為勢位間隔情意不通。便骨肉眞恩尊位是成材則官之重祿是無位者亦有之、同好惡不是使之干預朝政、只是肫々與之情乎意契、而不必牴牾便是同好惡了。官盛任使、是優礼大臣之典。不以瑣屑煩之。令他一心調元賛化以道事君。是養相體即所以為勸忠信以結其心、不至有猜疑之隔。重祿以充其養、不貽以内顧之憂。故士之報礼不重乎、時使是不盡其力。薄歛是不盡其財。故百姓不勸乎、每日督察之。又

稽古

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鄙野之委積以待羇旅。○繼絶如武王立夏商之後是也。舉廢如齊桓之封衛是也。

月加考校之。不是專要防其情。亦恐其作淫巧。以為無益耳。工程多者多食之、工程少者少食之、內食曰餼粮食曰稟。称事者食之多寡、称事之煩簡也、如是有利其食者、樂于業、而圖其称者、益勵于勤矣。故曰勸百工。節即路節旌節也、少曰委多曰積、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往者患於關津道路之多阻、故授節以送之而來者又患於無資、故豐委積以迎之、嘉善者因善而授之任、矜不能、是不強以所不欲乃罷使不求備之意也。只作一人看便明、送往兼朝聘及商賈行旅、嘉矜專指遊士言。絶世有國無人、則取旁支継之、舉國有人無國則封建以復之、亂以紀綱言、治者、令上下相交也、指本國言、危以社稷言、持者、令大小相恤、指隣國言、朝聘以時、而不勞其力、厚往謂燕賜之厚。皆天朝所以隆恩賚。至於納貢、則非甚土之所生、物之所產、

天子不享其贄、所以寬群侯之財、合之皆怀諸侯之事。㊀莊曰、所以行之一、与上同否、周曰、俱係數目言、對九字看、所以一者是個誠:。不在九經之外。只此:皆寔心寔意做出、便是誠上、行之一、是天德之寔、此行之一、是王道之一、總見寔心不可無、而道德尤為九經之樞紐也。

黄貞父曰、時說達道處是、遠道九經處是九經、有許多頭緒、並不相貫、余合而論之、如賢与大臣群臣、非君臣內事乎、諸父昆弟、非父子昆弟內事乎、舉親欵体恤其類、又非所以交朋友乎、固知達道內含得經世道理、而九經未始不從達道而出、總之共此一個理、盡此理、固可以備此身、所謂以達德行達道者也、而備此身由是可以行此理、所謂以九經為天下國家者也

凡事

周曰、時以豫字作豫定乎誠、何如、莊曰、豫字旦泛:、寬說為下文推到誠處、張本耳。非豫定一個誠也。下面幾個前定俱各就本句說前定個言行事道之理。不必說前定個誠、直至下面誠身處、方明白。歸着在誠上。路是踐前頭後、如狠行之踐處也、前或說得去、後或說不去、沒頭腦、沒收拾、皆是言之路頭也、困是困屈不能通達、直使通之天下而無弊、不疚者、無愧無怍也、不窮者、左右逢源也、道即天命率性之道、不是專指達道言、

黄貞父曰、前定非先時料理其言、先時經畫其事也、凡事皆在外而理則在心、先明乎理、而養之未發、謂之豫、容感未形、而此心確有真宰、爲发不搖則謂之前定、前定即豫也

下位

莊曰、時以逐段入個豫字、謂獲上在豫于信友云云、是否。周曰、此章說話、大亥本旨、盖本旨乃以下位之獲上治民、順親、信友、而要本于誠身、見人主之為天下國家、必本于明善以誠身也。明善者、洗垢此心、絕無一毫私欲之蔽也。所以去其妄而歸于誠、明善即是誠身、一件事、不是兩節工夫、盖身上渾是一個善、只為私欲襍了、便不明淨、便是不能誠身了、故明善者、揀退人欲、瑩瑩淨淨、無一毫夾襍、此即明即誠、故明非明曉之明、乃明淨之明、若作明曉之明、則向事物上研窮、而求知於耳目、則分知行為二矣、非也、

黄貞父曰、信友非要結之謂、過從積厥、貂友自然信之也、友信則名譽自然上達、非賴友荐引之謂、要者一身字、順者心与之一而

續遺　從容中道、此道即天道也、天道原自從容、太極之流行、萬古不息、而其間節度、自然悠湲舒徐、春了錢夏

未始有違、耳目手足、皆吾親之所畀、不善事親、若求諸親、即愉婉而親我、愛身猶偽身也、親与我二、非順也、善事親者、求諸身、即游游而親我、勞身是真身也、親与我一、是順也、反身不誠、非有事親之名、無愛親之實之謂

誠者

周曰、承上云、然人之身、其原頭果是何理、其責成果是何功、而遂當明善以誠之也。盖誠之理、原是天命無妄之精、付在人身上、是為天之道、人身既禀受此理、其工夫責成、即當盡此道、以完其在天、是為人之道、天下惟聖人之道、不待于脩、故聖人之身、自無不誠、不思而得、智自足以知道也、不勉而中、仁自足以行道也、中道而不事于脩道、從容而無事于勉強、是人道、即合着天道、故屬之誠者、若非聖人

夏了換秋、秋了纔冬。何差容即若參錯。無停便不差容。春間忽驟熱、秋間忽驟寒、乃是春行夏令、秋行冬令。時既失令、不得謂之中道矣。聖人与天地合一、只是純亦不已。其純亦不已者、莫非從容也。擇善固执者、自上智大賢以下、不免天理錯雜在人欲中、故要

必須擇善以明善。而隨固執以誠身者也。此未能純乎天之道。而必盡乎人之道。肰則所謂脩身以道者。正以是擇執而脩之者也。莊曰、擇善固執、時以求明求誠兩平說。何如、周曰、不肰、擇善亦是求誠處。故總之曰誠之者。

黄貞父曰此節為哀公而发重人道与擇執上天道為人道張本見人當求復夫天道聖人為賢人樣子見人欲求至于聖人

博學

周曰、此節是擇執之目、不可作學知利行看。莊曰、學問思辨与篤行、分知行對否。周曰、非也、此只重一學字。問思辨行都是學。天下未有不行而可言學者。如學射便用操弓。學孝便用溫凊。豈是學是學、行是行耶。蓋善有未明須用去學、不止于博覽群書、凡自家本肰之

擇利守之固執是行；付求久不失、聖人便從亦不已、不待存矣

摘粹

明者同之中辨其異、且其異之中化其同、蓋以寬悟起于其疑之中

續遺

有弗學只與起之詞、非謂可不當學者、亦非不學弗可之謂

善。須一一辭會。學肰後知不足。而有間又須是詳審不可粗浮。問而不思、終非已有。故用思、而思又不可泛。不可鑿不可僻。須用慎。思之既得、更須辨驗一番。把本來善辭、不至乎毫厘之差。故又須明辨。篤行、是于其所學。者而敦篤于不急。寔辭于不息者也。莊曰、有弗學節、舊說上是志、下是功何如、周曰、否、人一四句、統在上面立志上見。打成一片滾下。何嘗兩層。此極言擇善固執之學。不可一時間斷。不可一息回循。欲哀公之進事於此。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正是弗能弗措之意。人若泛對已而言、不必拘學知利行、蓋天地限人以質。而不能限人以功。能奮勵何功不成。何善不復。故曰已百已千。此總是一個百倍其功。不必拘泥對也。莊曰人一能之四句、說百倍其功是已。若肰只消說人一能之二句便了、何必又云人十能之已千之乎、須知

稽古

果能二字是哀公頂門針漢董仲舒之告武帝曰事在勤強而已勤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勤強行道則知誠起

遇道理有易會處則人以一而能已則百以求其能遇道理有難会處則人以十而能已則千以求其能也如此說覺有分曉周曰肰果能此道果字作果敢之果大凡人情為積習所染便不果為私欲牽引便不果々者斬々截々不為私累不為稟拘不為隱怪岐踏所昏蔽心上只曉一個善的本体舊迅直前毫無退怯人一己百人十己千這個方是果々則人欲的延蔓斬斷便是強私意的昏蔽光明透徹便見明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是及其知之一及其成功一總是完得誠的本体人道歸天道而身誠矣身誠而道德九經一以貫之矣何人之不存而政之不舉哉總是完人存政舉之案而總歸于寔心

黄貞父曰詩學三節不可分學知利行困知勉行總是擇執下手處工夫全在己百己千正是一個果字此三節正應好學近乎知三句末二句正應及其知之—成功—以回頭—個脩身及人存字

而大有功亦此意也

稽古

楞嚴經有妙明明妙說其註云即寂而照曰妙明即照而寂曰明妙即此可以識誠明々誠

自誠

周曰自此至經綸章是中庸第三支乃子思承上章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莊曰此章大意何如周曰此章上二句別誠有性教之異下二句要其理之一也若舊以下二句作聖人誠中有明賢人明後復誠將于本文二則字看作兩樣意義猶嫌余看此誠明遂上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来言明誠遂上篇明善誠身来言蓋不勉而自肰誠身不思而自肰明善此全是天命自肰之本体非性而得者擇善以明善固執以誠身此全是脩的工夫非教而何又恐人泥性教之

逐而遂疑此誠有兩樣的誠此明有兩樣的明故復合而言之謂此誠字明字共是一個心体自其一眞自如處言為誠自其萬理澄徹處言為明自如處便澄徹澄徹處即自如自誠明是鏡子空虛而無塵障也自明誠是鏡子去塵障即自空虛也究竟誠明只是一件非有兩事二則字俱是即字意的無先後正是成功一也之意莊曰眞

黃貞父曰中庸前一半多說個中字後一半多說個誠字求道於中則無實体求道於誠則有實功故曰精一執中精一則誠也誠固所以為中也

盡性

莊曰性者心之生理天地間只有此生理充周盡此生理便是盡人

稽古

子產衆輿濟人但能惠人不能教人之性齊宣以羊易牛但能愛物不能盡物之性史稱女媧補天亦贊化育之謂也而後世惑于煉石之說遂神其事則非矣

物便是位天地便是造化在手周已人物之性錯雜不齊何以盡得且時講只說個一体無間意思是一否莊曰非也此必實有功業施及民物上如生聚教訓以遂民厚生正德之性方是盡人如樽節愛養以遂物生長收藏之性方是盡物此等功業處皆從吾之性上運用而吾性運用處皆是誠之至極主張其所以為民為物者俱實心實政尚安有寘民物于失性者如此看方見吾儒實用方見是我盡民物非民物感我贊者助也天地之氣機自有而無之謂化自無而有之謂育其一闔一闢元与吾性相為通復人生天地間雖只是一理然亦有人力所可為天功所不及者至誠裁成輔相可以回造化之亨屯斡氣機之順逆非贊助而何參之為言三也天施地生天地有天地事生施所不全者聖人有聖人事並立為三一個少不得故曰

摘釋

形著明皆是発皆中節的景象是本中而達和的機見于動変

參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也

致曲

周曰時說以曲作曲折之曲如學問思辨了又要尊德性一節如此許多曲折又有以曲作心曲之曲二說何如荘曰皆非還是以善端一偏之處為曲須知曲与誠共是一理誠之全處而偶露其偏則為曲自曲之偏處而寔念其全則為誠致曲者就一念而推致之以極于萬念務令悉歸于充寔而真寔之性体能底于完全故曰能有誠能有二字宜玩所謂有諸已之謂信也功夫只在致曲中恭其所未形者而形者益彰恭其所未著者而著者益顯則至明著動變自不能已益一曲之中有此端倪自有此呈露有此呈露自有此光輝有此光輝自有此鼓舞有此鼓舞自有此靈変有此靈変自有此神

則民勸民威天下平所謂天地位萬物育也然勸威不賞不怒天下平而篤恭則是変之化也

化一了百了一到百到如火燃泉達静不能已此亦句須如此一滚說周曰如此說固是但看来由身說到物上去分人已不妨况淅江程墨上三句亦主驗于已者言也動自我感彼言變自彼應我言化則我忘于感物忘于應耳致曲者至于化則與至誠何異化還是功用就能化見至誠之妙則可謂能化即至誠之妙則不可惟天下至誠有能化之德斯成能化之業今致曲亦能到此妙境又何人道之不為天道哉末句只重惟能二字子思特為誠有未至者開方便門非徒贊至誠之化也

董貞父曰惟天下至誠句周君做兩様人看是已但愚意此只重在致曲不宜分兩様人須云最難造者化境致曲之妙至于化其誠亦至矣爲非誠之至何能化哉此意周君以爲何如

續遺　知非從曉得便了却有保持積救实事在致福于無畱沭禍于无形也不然何貴于前知

稽古　禎祥是龜龍麟鳳景星慶雲之類妖是衣服歌謠草木之怪孽是禽獸虫蝗之怪四体之動亦見祥所乏雖已有不自

前知

周曰、不曰至誠之人前知、而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其旨何居。荘曰
葢言人則至誠之造。非聖人不能當言道、即匹夫匹婦。當其一私不
着。便是至誠。便有可以前知之理。正是不識不知。天下大知所由涵
也。周曰、此章近来看法不一。當何説之從。荘曰、當依紫溪先生之説
曰、至誠之前知、〻其理也、善即理、不善即非理也、今夫造化之有禎
祥妖孽也、蓍龜之有吉與凶也、四體之得與失也、皆禍福之數、有兆
而可徵者也。而所以主是數者。理也。合理而善。則雖禎祥未至、蓍龜
之吉未昭、四体之得未著、而先知其必有福。悖理而不善則不必妖
孽與龜体之形。而先知其有禍。此之謂前知。故曰如神。謂與神之福
善禍淫一也。善不善二句、如大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書之惠迪

知若如疑得疾食宵有佳夢卜告之也凶禍消至其事未發先惕惕不寧亦神啟之也

吉湛逆凶之意。舊説以禎祥妖孽為善不善大謬。且蓍龜四體不必
着興亡上看、須散〻泛説。葢吉凶之数、豈可以理言耶。山崩川竭周
之太史能言之。蓍龜之兆、卜筮之人能言之。魏玉高卑、賢人能言之。
何待至誠如此為前知、則一術数之士而已、此説甚有見可湛
黃貞父曰、神字即在人心本来之靈机上看、人心自有神靈、但為
私欲則神迷、今至誠如神、却完全本来的心体、正是清明在躬志
氣如神之謂。若説与神之福善禍淫一也總差

自成

荘曰、此章曰誠、曰道、曰仁智、曰性之德、曰合内外之道、最為錯雜、要
一〻理會、天命之實理曰誠、由實理而之焉曰道、仁言乎實理之純
粹。知言乎實理之昭明、此皆天命無妄之本体。故曰性之德。總之只

續選　黄貞父曰自成自道本大用一而字樓下氣脉甚緊言誠非小可乃是自成其人而道非人所當自行者乎只把自成說重自道意便了肰

一誠字包盡了。周曰、此章大旨何如、莊曰、首節言誠為自成而行是誠者、乃吾人之責、見誠切于人。是開〻論。二節則着實責人之体誠者、物之終始、只要起不誠無物句。不誠無物、又只起個誠之為貴。全、是責、望君子自、誠意、三節言誠已自肰成物、見能誠之妙。言誠而道在其中。此章書時說修〻、余遂發明于后、子思言人道也、曰寔理之具于心者誠也。肰非外鑠也。是吾人得之以成身、本之以成性。而成其為人矣。若是誠而散見于日用之間、謂之道是道也、是吾人以脩此身、以盡此性、所當行之路者也。故謂之曰自道。此可見誠之切于人矣。盖使天下之物而能離乎誠、不誠而可以為物、則誠亦奚足貴者。豈知誠者事物之所以終始者也。則有此寔心、斯有此寔事若不以寔心處事、則諸所作為皆虛也、豈得為事之終始哉。是以君

凡人做事自首徹尾徧是一個真寔心方有此事若寔心間断雖做此事如不做一般

摘粹　此章始終論誠末更突出一時字時者

子欲終始乎事、以自成、則擇善固執、以誠為貴焉。夫誠之為貴、則自道者盡自成者全、固有以成己矣。肰已非形骸之己、合天下萬物之為真己。故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自肰有以盡物之性、而所以曲成天下萬物者也。肰成己之可以成物者何哉、亦以其理之一原耳。盖仁渾肰無私、成己則絜凈當徹、絕無私意、即是仁也、智燦肰畢照、成物則知明處當、絕無間隔、即是智也。肰是仁智也、非因成己成物而始有、乃天之所以与我、而我之所得以生者、是吾性中固有之德也。惟其為性之德、是以由此性成己、自通于其物。由此性成物、始全其為己。乃合為一致之道也。若以仁知為有內外、則亦以性為有內外乎。惟仁知為性之德、而無內外之殊、則取之性中、發見于日用事物之間者、以時措而皆得其宜。豈止于自成而已哉。是知誠一也、究其

誠之実際也總不合時便是己私便是不誠且不能成己又何成物之有曰君子而時中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非時而言中則小人之无忌憚也非時出而言溥博則佛氏之山河大地也非時措而言誠則無妄之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也時之一字中庸大旨盡矣

物乃自成。而要其趣無不成。則誠之之功。信不可已也。若此發揮何如、周曰、首節兩句不板對、自成、訓作成身成性最為切寔、中節二物字訓作事字、何等明透、舊說作鼓物之出機入機云云、太泛、末節循常議論么醒、但愚見要重仁一邊、不與知平對、如云己不是血肉虛發之己、處處節節皆是天理流貫、仁是己之生機生理、無了天理、舉視聽言動。身心性情。便不免流于禽獸。不免為鄉人。何以頂天立地。戴髮含齒。成一個己。故君之真己不毀不滅不虧。不損。完完全全成一個己。正是純然不雜之所在。不是個仁。即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真己明淨處。照見一體血脉。然並無滯。把人情世故。透透徹徹。皆是一點真意、惻怛流貫其中、這個成物。不是知乎。物。即在己中照出智即在仁中流出。莊先生以為何如、莊曰、然、

續遺　不息則久非逆不息德美

黃貞父曰時措之宜近有推開說如位育參贊之化高明博厚之動以至典亾禍福之知上下語默之當聰明睿智之施容執敬別之出皆是時措之宜与上文仁知人己覺分為兩層畢竟以成己成物言為要須以己与物串看重己一邊為當

無息

莊曰、此章言至誠又言天地、並重否、周曰、總是一個至誠無息、在無為而成分、下以天地形之、非並重也。上六節至誠功用出于自然、下天地三節形其盛、末節贊其同天之妙、莊曰、至誠無息至無為而成血脉何如、周曰、俱是誠貫到底、故字承上節造至誠之地。妙時措之宜來。至誠便無息、了無息便久了、不作兩層、大凡人心為私欲間斷、真機便作歇息、而不能久、至誠純懷的本体、引之無始推之無後、何

見他久即不息就是久了凡物有断绝曰不長有衰謝曰不永無断绝无衰謝此真既復一息萬年何消積累何有漸次

嘗作輟又安見其倏合而倏離是即成性存々亹々不息之意不是久方徵々不是徵悠遠方後博厚俱在至誠二字一時俱有無漸次無先後既久于中必徵于外是暢于四肢發于事業也徵字重看下面同天地不見三句總是一個徵字徵者必睟呈露的妙境雖在德澤与民物上看句々歸到至誠本体去悠遠博厚高明撮々發個徵字非是悠故博遠故厚也非悠遠故博厚無次第相承不必拘泥東傳也盖四誠是天地生々之理生理在人心最活潑靈妙故其体不息而常徵驗于外舒徐而不急迫曰悠常永而不淺近曰遠不比伯者躁率揮霍僅塗耳目於一時東漸而被無不周到而博淪肌浹髓無不滲漉而厚不比伯者止衣一人之寒濟一人之飢其氣象掀揭於天壤間上凌千古跨五咸三下照八極文章彪炳不比伯者畢

通相合則有配功相成則有配如夫婦相配必一個不得故曰配地配天

瑣幽暗汶々不克自振何高明如之都是滿腔發出來妙境寔理醖積的真挽以之容保而民合載以之怙冒而民合覆以之久於道而化成而在朝化成在下成俗立之成身道之成性故曰博厚所以三句此皆聖德之用句々有制田里教樹畜謹庠序申孝悌之意在其中不單是空々論個理不必用註同天地之用等語盖此節無天地字面至下節方用之且用即体中之用原不可分只渾々說去便得之矣下一句云至誠之覆載萬物如此而不有以配天地乎地惟博厚故能載物聖人之博厚不配地乎下二句一例已上總是一個誠之所徵功用之盛如此而豈有心運量于其間哉凡此皆是誠精而明誠應而妙雖施之政事有許多經濟總之情應萬事而無情心感萬物而無心故曰不見不動無為章如禮樂昭著治化昭明是也無

象而萬象朗然無形而萬形畢著渾是一團精光透露故曰不見而章如家詩户禮、易悪至中是也不起一念、而念〻推移、不離一處而處處於變、盡是一點神機往来故曰不動成如治定功成、風俗化成是也、而不宰不倡、因物付物、篤恭而天下平、故曰無為總是自然之妙似不可以配天配地而脊註曰、然、

天地

有說貳字不作二字看二是数目此貳字是不純一之意如人心不誠謂之貳心貳即妄也

莊曰、此以下五節是借天地以形容至誠其義何居、周曰、總是其為物不貳、莊曰、時以一言一字、不作一個字看、何如、周曰、非也、盖以陰陽剛柔論天地、不免着于氣着于形着於形氣就覺二了、不知陰陽剛柔總是一個太極天地乃是道中之物這個物是不二的一個純是太極之理不落形氣故曰其為物不二不二即是誠但不露出為妙惟不二、故生〻不已化〻不窮天大生地廣生功用不可限量曰不測非朕兆莫窺之謂也博也一節、根不二來惟天地之道、本于不二是以廣運無涯而博也深入無間而厚也是地之運于四海九州、無處不遍而深入不窮也運于太虛而高也照乎六合、而明也是天不囿于形氣而玄機發露四時行、百物生不能掩藏也且氣序推遷於不息而悠也陰陽混闔于無端、而久也是天地循環有漸始而無始終而無終之意俱不、在形跡言須在道、上說天地惟其盛如此而生物之功詎可得而測耶今夫天一節、抽出山水之生物、以形天地之生物為至大盖舉天地中之山水舉山水之生物何一物不備天地之理其生物孰得而測之此節雖形生物句〻須根一誠字来節引詩以賛至誠合德于天之妙盖二光之係、萬物之覆、但可言天非

凡言覆載振生居與殖俱當先提天字盖言天能繫乎日月星辰不可言日月星辰係于天之類

稽古

文王純亦不已故其治至淪其肌膚浹于骨髓而其究至卜年八百卜世三十彼伯者見小欲速而宋齊梁陳隋梁唐晉漢周其初原无高厚之業何以能享太平有道之長哉

所以為天、天根默運無始無終此寔天之主宰文之著見如上文曰章曰變與徵出來的博厚高明等事皆是粗迹非所以為文處唯不顯而純一段隱隱不睹之天真乃是炳耀天壤的大根柢故曰所以為文蓋獨舉文字、正對上徵字而說、欲歸到闇然的本体來故引此詩純亦不已、須從合理紵乎中自然無出入存亡無二三作輟故曰不已、不是文王之純亦如天道之不已也此意須請末補之純亦不已即是至誠無息而上面博厚高明悠久原是与天地高明博厚悠久同一機局同一本体豈有二乎哉而功用之盛有由然矣

黃貞父曰此章兩段文義中間語意各各相承自有脈絡請言其畧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言德之蘊也久則徵徵則悠遠則博厚則高明言德之著也載物覆物成物言德之著者其用乃如此也

配地配天無疆言德之用廣運如此則同乎天地也不見即乃贊辭也蓋贊其神化之妙不見其迹不知其然者也至此而聖人之能事畢矣下文則言天地之道以見聖人所以同天地之意天地之道即此天地之至誠久則徵也而聖人之至誠無息久則徵者可知矣博也即此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也而聖人之博厚高明悠久者可知矣覆焉載焉生殖焉此天地之覆載成物也而聖人之覆載成物者可知矣天命不已此聖人之同乎天也而配地配天無疆者可知矣如此者皆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者也

大哉

周曰、此章所重何在、莊曰、只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已括盡通章之

續道 發育只好說生長莫說收藏則与發育何干

旨盖首五節是聖道必賴于聖德尊德性一節正是脩德以凝道的工夫乃其下手處末節不是效驗隨處發見皆是道体乃脩凝之妙用也天下惟性為大惟天為大故曰大哉聖人之道此只統道言聖人二字不必泥周曰但余看来中庸前半篇自入德而言則名君子之道自其公共者言也後半篇自成德而言故皆言聖人之道盖能體此道者聖人所獨也莊曰是發育二句串說盖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無非是陰陽發生萬物其峻直通于天不是說道之高只是盡俯仰之間無不充塞由下而上直到于天何物不有何處不流總是形其無外之體周曰優優節与上節分大小對看否莊曰中庸明言大哉聖人之道又曰優優大哉且礼儀威儀何以至小何以入何以無間盖言道之散見於人倫事物之間者廣博周徧充足有餘若此

稽古 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礼制行焉則知優優節是發育峻極之充滿処

續道 是謂積于身直与我渾合而為一塊我即道而道即我就是凝道而行也不叫疑

乎其優優大也非可以小言也三千三百總言其多無一件不是莫性所形無一件不是道体不必說道貫徹于礼儀威儀也盖礼儀如君臣父子之大經威儀即礼儀中之升降進退周旋曲折之條件須串看亦不必拘千百之數目耳周曰進以待心体弘大之人而後洋洋者行待學術精微之人而後優優者行至下節則云心体不弘大不足以凝無外之道學術不精密不足以研無間之道如此看是否莊曰此皆照下分存心致知兩項說之也殊不知洋洋優優總是道之大惟聖人以心之大斯能体這發育峻極之精以經制乎礼儀威儀之極必其人而非至德則心与聖人異矣又何以會得聖人之道而凝聚于身必心体純全則斯道可貫之天道之大者在我人道之大者在我不失性中萬物皆備之体

黃貞父曰至德是工夫已到行道而有得於已也既得於已則凝聚在身而斯道之大成於我矣初非道外另有至德先能脩其至德而後凝至道也此意須識得

尊德

注曰舊泥註以尊德性為存心以道問學為致知以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貼着尊德性為存心之事以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貼着道問學為致知之事何如周曰非也此論正是脩德之功道問學正是脩德工夫當云人性獨超于萬物之表有一物以加之便不尊了我尊之使常伸于萬物之上而無一物以屈之狀必須由問學以尊之注曰問學是甚麼工夫周曰亦不外于問學思辨篤行之事盡乎人而後可以完乎天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新厚礼都是我家

摘粹 講說第二叉

內止見此中庸二字不可混看斷內數語皆是道中庸知廣大乃中庸之齊乎天也精微乃中庸之超于暗闇敘与學乃中庸之可与知与能新乃中庸隨時之妙用礼乃中庸要緊之自生接高明所以道中庸道中庸所以道學問而尊德性此說亦玄妙

德性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知敦崇八字乃是問學德原廣大原精微但有些私欲填塞在內便不廣大必致之使還其廣大之本体然廣大中自有精微之妙理不盡之則廣大為空踈矣必盡精微要之致廣大盡精微無兩項工夫廣大在這邊致精微在這邊盡耳德性本高明本中庸有些私欲蒙蔽便不高明必極之如其本体然高明自是中庸不道之恐玄虛故又道中庸中庸亦不得從來古時只有一個中庸字是子思恐把這中字看得玄遠故說個庸字出来見得中字平常得緊天命之理得于固有即故也而故之中自有生發便是新溫故使其理常含于一掬然生心之義理自有日新一日的故曰知新溫故即月無忘其所能知新即日知其所無意以上三句用而字都是有一轉的敦厚下個以字是一直說去的厚者吾性之良能一

毀醇朴真純未雕未琢敦是蓋培其厚不澆醇散朴以入於漓此便是忠信無体之禮也莊曰敦厚如何崇得禮周曰厚既敦自此發揮出来有個節文處便是禮這等礼不墮象数不落形器分明是發育峻極的本体雖在日用應酬之迹却超乎象数之先故曰崇礼莊曰是

居上

莊曰此節只作道之所行看為妙不驕是在德性問學中消鎔其凌厲高亢之氣故能然不倍是在德性問學中素熟于忠愛順逆之理来故能然周曰有道是與註訓興起在位是否莊曰此又在爵富貴上論非也須知言之所出皆道之所宣洩是以轉移世教興起至治此亦從德性問學中發揮得来容字亦不是退藏渝生之意還是不輕出其言不肯輕易小試其道而一念淵涵之中自足以包容那宇宙民物之理非謂世之能容我也乃我之能容世也此非德性問學渾成田地何以能然周曰明哲二字盡以明則在道理上見得真哲則在事几上見得透是以無往不利以保其身其即脩德君子隨所處而無不宜之謂與如此說何如莊曰此亦說得但仔細看来明哲二字俱要就德性虛靈之本体上論而君子盡了問學之功以完了德性之本体則本此虛明靈臺之衷以觀上下治亂皆吾道所運用之境尚何身之有不可保周曰本說行道而乃說保身何也莊曰道在人身上言故身之保處即道之行處

黄貞父曰保身只是形容凝道二字明哲是德性之明透處非是詩所謂明于理哲于事保此血肉之軀已也如前章所云善明淨

了就是誠身德性明透處即完成天地萬物礼制之本体而謂之
保身○通章有重一禮字者蓋天地萬物總是礼制流行如高
明廣大等俱是虛字只有礼字是實字自發育峻極以至尊德性
等事俱是崇礼的工夫不驕不倍是興是容只是順此礼行將去
耳此說亦下若命題自優々起至以崇礼止的宜從之
愚而
莊曰舊以首節引夫子言為下倍上之不可二節承夫子之言而申
其故見為下者不宜制作而以今天下節證之總見不可自用自專
生今而反古也四節是承言愚不可以自用賤不可以自專引夫子
之言以見生今不可以反古也又有以雖有節做愚而自用賤而自
專末節做生今反古覺得零碎了要把愚賤內亦說個反古反古內
亦要說愚不自用賤不自專此二說何如周曰似未然通章大旨只
在發明為下不倍意當重在位上說而德与時因孔子愚与生今向
生來不重今天下三節總是一意見得貽代制作居下者皆從其中
無德者固不敢作無位者尤不敢作即德如孔子以無位而不敢違
周以從夏商也首節重賤而好自專向但夫子平日卻非為々下者
而發特其中有賤而好自專向故子思引來以明為下不倍統連那
幾句話并言之今只依夫子三平口氣輕々敘過至末方繳出為下
不倍意如云即夫子賤而自專必裁及其身之言觀之則為下信不
可倍上也故次節遂承之曰非天子云々雖有其位節要重下半節
引聖言又証賤而不敢自專如此看則為不倍之旨始有發明
黃貞父曰人將首節看做三項便增許多葛藤不知自用自專之

補註

三蕃之後井田房屋之用車戰王安石之変新法是反古之道者也○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制轂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廣狹如一古語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也○蘇東坡曰書至

外亦無生今反古之人若欲總自今之下至未決當以孔子尊周

發揮

周曰愚不是全無智識學不貫天人皆曰愚賤非是士庶之賤位不登九五皆曰賤生今反古是奏書契而求結繩之類禮字包涵廣凡親疏貴賤相接之体有不容毫髮僭差皆礼也議之云者斟酌以求合乎天理之正也度兼器數器物衆也如宮室車旗服色之類數多寡也如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天子之冕十二旒諸侯九之類凡此皆有個品式制字有創造之意文書名如天字之形是書讀之曰天是名考稽訂之也文有散点畫止其聲音点畫則為考文矣此皆統一天下之大綱紀大權柄孰敢妄之而私越之故曰今之天下文武成康之遺澤ゝ猶在法紀昭於日月那個敢越度[illegible]紀者即有位無德者不敢有德無位者不敢縱如孔子亦不善乎夏商而為今時所不遵則憲章文武夢寐周公雖周禮之從而不敢何常有為下而倍上也夏礼曰說以無徵而學也殷礼曰學以宗存故也

補註公亦但以當從言之度下所上点所制當時未從同也故同君子降為從業從之從在言每為沙仔中之疑古顏章讀貴之公之音辨毋讀王君之家說

黃貞父曰子思欲贊揚乃祖高處所以先說個制作之難見仲尼斷於時位不得如堯舜湯武之大有與創以闡治六合然其道則無帝王天地而有之也

三重

周曰蘇紫溪云三重非議禮制度考文也即德位時三者王天下者有出治之本而德重有出治之權而位重有出治之會而時重無此三者而與道致治則盡善盡美無偏無黨其寡過矣乎寡過就君說

續遺

寡過是相應下大順大化之中海內氣象自是如此

不就民說何如、莊曰、看下本諸身、則寡過着君說亦有理但德位時的確在王天下上見三重遂談着禮度文三者言不然下面本諸身、考建質俟將以何者而考之建之質之俟之也○至於註中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寡過畢竟在民看爲是、但根王天下者言不宜專在君看也、蓋與章書總是王天下有三重與寡過一句、須在首二句分上爲者至知人也、應王天下有三重、世爲天下道節、應寡過向末節總承未有不如此應上本諸身二節、登有譽應世爲天下節、總是王天下有三重而寡過之謂也○全章須重三重而尤重本諸身一節○宜以本諸身貫周曰、王天下是創業之君、不指繼體守成者言王者以禮度文之制作○飭服天下更轉徙移動不得、故曰重○立此重典令人人畫一守之故曰寡過不然法輕而民玩○人私所見各爲制度立

摘粹

此節須重一道字有得于道則可以繼

不多○莊曰、寡過就民言的確

黃貞父曰只看非天子不敢作礼樂便知三重是指制度議礼考文君非禮度文君子之本諸身者何物且把何者去与民法則畢竟無着落處

雖善

周曰、上焉者一節止發德位時之意玩雖善無徵與雖善不尊口氣三者中又以德爲主也、故下敘本諸身一句在前、本諸身其道皆根身而出、徵諸庶民、則謂推此德而設施三重以治民也、卽如久則徵之徵、不作徵驗言、莊曰、考諸三王因句、在那裡說、周曰、俱在心源理趣上說○須知君子未嘗襲夏后殷周之舊跡、然使三王起而治今之天下○大約亦因其時以立其制○是三王爲已往之君子至今日已無

往亦可以書後可以移上下可以貫幽明義迹雖不同而道則同亦不害其為同也是故論道不論迹則雖變通更易君子不謂之異也論迹不論道則雖牽比附會君子不謂之同也

徵。君子為繼述之三王視昔日而無忝此考之而不謬也君子未嘗摹乾坤上下之粗迹。然據天地閒之理以行天地閒之事。凡所當創者天造地設而不可易。在域中之造物為無心而成化。在心上之經綸為有心而成能。此建之而不悖也。明有礼樂。幽有鬼神。總是一理而運者君子体二氣之良能以顯為制作。其張弛闔闢與鬼神之聚散屈伸同一機軸。故其質之也有何疑。前為先聖後為后聖。原是一理相傳者。君子先得后聖之心。以創于今日。諒百世之下其因革損益不能出于今日範圍之外。其俟之也有何惑。註曰知天知人。舊作推原說何如。周曰天人二字是中庸大頭腦。至此特點出來。不必作推由說。只是言天之理盡于鬼神。故質鬼神無疑便是知天。人之理盡于聖人。故俟后聖不惑便是知人。惟其知天知人。君子本諸身之

德神矣由是而徵諸庶民。一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世字包見在後來的說。有望不厭。又咏嘆此三句。遠近字也統世字中看出。遠之則有望。欲遠卻王制則仰望不能已。近之則不厭。欲近雖王制又習服而不厭。人情未有遠之而不思輕去。近之而不生厭斁者。王制卻遠他不得。近他又不得。所以為世世道也。遠近不在地上看。只人心企愛之無已。下文所云無惡無射是也。蓋君子之道本不期于譽也。自然有譽者。乃本諸身之驗。蚤有譽即聲名之洋溢者。蓋尊親之本也。詩言終譽。言其久。子思言蚤譽。言其初。不如此只是不本諸身者也。無本之譽世必無之。故君子道本諸身。

黃貞父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句極重中庸首言中者天下之大本

和者天下之達道達道謂大本而出君子尊德性道問學此心即天命人心之本体經綸制作即天命人心之作用世道世法世則有望不厭即謂大本而見之為達道者也不可以世道世法世則為後世有望不厭為當世校〻平對只以道法則有望不厭并天下後世打作一片即上篇同軌同文同倫之盛也世字只作本朝後世言者作異代忽識非時世道三句閒看為的動就一身舉動言不兼言行說行是說施措注言是歸令文章

祖述

周曰有以首節是仲尼之大下二節又推其所以大另有一個大小之德又有以首節是仲尼之道下二節是仲尼之德何如蔡曰非也首節是仲尼集大成中間已有大德小德所以大的妙處在其中下

徐儆非有心只是妙理自相符合益以於律〻之以不襲〻之也

二節不過借天地以形容之耳周曰何以因祖述憲章說曰仲尼二字須一斷如云仲尼之道祖述堯舜云〻祖述者是以堯舜為道之祖而心源相為紹述允精一執中之統無不有以傳述之如以誦述典謨言淺已憲法也章表章也以文武為法表章之如陳方冊以志其盛假筆削以維其衰非僅〻守法之迹而已法律曰律天之陰陽迭運一毫不爽若有成律之可遵仲尼隨時湛道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便是律重衣曰襲水土之流行坎止若有定理之可因仲尼如行乎不得不行如水之流全無凝滯止乎不得不止如土之静全然不動故曰襲此四句自合處說只是通古今合上下之理無不備之意自分處說則遠既不遺近又不悖上既同天下又合地總見仲尼之德之大也

黄貞父曰此節見一部中庸仲尼無盡之仲尼不為隱怪而大知
大孝獨稱舜不為賢知愚不肖之過不及而獨会精一執中之傳
是其祖述堯舜也道德九經獨宗文武是憲章文武也這個都是
君子而時中故時措之宜非上律天時乎合為溥博淵泉之妙非
下襲水土乎故曰孔子之謂集大成又曰孔子聖之時

辟如

周曰此節重那一句蒙曰須重首二句言辟如天地之盡覆盡載形
容仲尼之德已盡四時日月即在天地中納出言之易曰寒来則暑
往暑往則寒来寒暑相催而氣成焉此錯行之旨也日往則月来月
往則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此代明之旨也末節明天地之大以
見取譬之意周曰萬物並育二句就那裡說蒙曰就道說小德二句

稽古
川流敦化先儒有水銀之喻水銀一大塊象圖作乎

特推其所以然耳愚只乎會的非前二句在形上說次二句在道上
說也若在形跡上說則強淩弱衆暴寡虎狼之吞噬鷹隼之搏擊萬
物之生焉得不害惟以萬物之性說則飛潛動植各不相犯如羽毛
不入鱗介一人不妨千萬人是並育而不相害也不相悖者如寒遞
暑夜繼晝循序迭更不相悖戾而無序也周曰小德大德之說何如
蒙曰小德是各具一太極大德是總体一太極大抵天地間造化不
分便至於積不合便至於離日月四時萬物都是氣氣中都是理所
聚以運行故大極分布如川之支分派析而往過來續流而不窮曰
川流至於大德即小德之統會處非小德外又有一個大德化者造
化也如萬物四時日月不過是氣化形化合將來總是一個造化這
個造化太極中包含甚富醞釀極隆深深本本最為敦厚故曰敦化

勤小與亦賴賴看員君合之則又想是一大規月映萬川亦此意

須知不害不悖、就是小德川流、並育並行。就是大德敦化。看作一件方是、天地之所以為大、只是一個太極。仲尼之所以為大、亦是一個心極。心極立而天地廣生不能外矣

黃貞父曰末節只借天地以形出聖德究竟不重天地上此天地之所以為大々字極重言惟是這等樣所以天地是極大的聖德與之同流大何如哉○小德指理之分處言太極分陰陽陰陽分五行五行分萬象愈析愈細是謂小德川流如川之流支分派衍流行不息也大德是就理之合處言萬象一五行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統有宗会有原是謂大德敦化敦厚也謂含蓄渾厚也化者融也敦化者如紅爐鼻火凡釵釧鐶鍾無不融化而歸乎一也

續遺

聖通明也人心本通明一為私欲所累便不通明不能全此心之本体唯天下至聖一私不累常通常明故此五者總下個為能二

至聖

莊曰、此章書、首節即至聖全德而裕應用二節即首節意三節即二節意。總是詳𦣇中發外之妙。末節即極言聖人德所及之遠。周曰、首節五[illegible]分質與德何如、莊曰、此五段都在心上說、不分更好。註中生知之質、不作資質之質、乃心之本質、即心体之說、至聖統天治人為華衷主。獨持此心。與華衷相嘗揖。故吾心先天本体、不損壞、不污染、一私不累、而一真常明。吾心有真聞有真見、是其聰明也、不以耳目言通微為睿、藏往為知、是其睿知也、睿知畧有辨、知是本体之明、睿則思慮貫徹乎事物之微者、不足以有臨乎、惟吾心之本質完則仁義礼智之德亦完、不作兩層。周曰、寬裕溫柔等字、俱要挑剔。莊曰、是寬者不隘、裕則優悠不急迫、溫者不刻、柔則柔順不乖忤、總是一個仁

字

續遺　溥博是橫說言其廣闊淵泉是直說言其祕[illegible]深注中

之全体發強与剛毅相似但發者奮發而不廢弛強者不委靡也剛
者獸立而不撓屈毅則不歇息也齊者純一而不雜莊者端嚴而不
懶散中則不倚正則不偏文理密察四字雖看萬理粲然於吾心是
文章也燦然之中條理不紊是理也各條理之中又無忽畧是密也
決是非於疑似辨可否於毫釐是察也周曰何謂容執敬別莊曰容
如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孰如去奸華弊鋤暴誅亂罰不避親賞不避
仇斷然必然毫無搖奪之謂敬如敬天勤民陟降嚴于上帝匹夫禀
于勝予別如用人立政四海利病邪正得失大斷大疑無不立剖之
類周曰五是以字統應用上說是否莊曰否只是言應用之理具足
于心耳如是心体中完完全全一天命之本体自可發於經綸政治
之間故蒙承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淵泉不分項聰明睿知五

靜溪二字極妙不靜便不能溪此俱是心体中所積蓄之盛耳此就是萬物皆備于我中者天下之大本兩句更无他說

段而時出之不分項是以有臨五段五者完全於此心渾涵處極周
徧極廣闊含蓄處盡靜盡溪由是觸机以動靈明活潑天機呈露有
莫知其所以然而各盡其妙者故即溥博之無限量便如天一般即
淵泉之無紀極便如淵一般而出之為見為言為行民便莫不敬信
悅此通形容至聖之心觧合人之心体以見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妙
非有二層義名即在敬信悅生來舟車以下蓋極言盡人去處總不
出此中國蠻夷之外凡有血氣者必有知覺有知覺者本同心体故
觸之即應感之即通乃必然之理尊親就道理言不就勢分說尊者
崇其道也親者親其光也配天亦以心体言至聖之心体通明無障
隔本与天同其大至此始無遺歉耳故此章總是首節盡之下而轉
展形容一個心体非溪一步意思

黄貞父曰旣曰凡有血氣則蠢動合靈皆在不止人矣而何以曰莫不尊親蓋聖人与物性一而類殊分之雖有萬形合之原自一体故以一聖人攝衆有情而物無遺類以衆有情歸一聖人而聖無遺澤即如聖人在上能使鳥獸魚鼈咸若則凡有血氣豈不同遊於聖心化育中所称尊親之實莫踰此矣以上則莫知其功以下則莫知其賜謂之配天固宜

經綸

周曰、經綸三節作三段看是否、莊曰、非也、總是一個至誠盡之蓋首節至誠功用之盛次節申其盛末節贊其妙把至聖來形容至誠見得一個誠字就倫聰明聖知達天德了故曰為能云云為能二字貫下三句、大經是五倫也、人倫萬世不易故曰大經云云綸二字是借字

眼以明分合兩字之意如君止仁臣止敬是經以分之也合之為君臣之義是綸父止慈子止孝是經以分之也合之為父子有親是綸夫婦朋友長幼皆然皆在至誠身上看都是一點至誠惻怛恩意周流處周曰大本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否莊曰然也大本是仁義礼智之性体即是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事事物物皆由此出之不窮取之不盡故曰大本人只為私欲埋沒了便本根即仆而不立至誠无一毫私意損壞他一點空明中件件完倫色色取是不為立天下之大本乎然性真又自天命來正惟至誠无息之本体与天地之不貳不息者相寔契也蓋完全了天命所付的性便是知化育若於盡性外求為知化育不无此理惟盡倫盡性之功用通極于天則純是天道而無假於人力尚何所倚之有渾然一至誠矣周曰夫焉有所倚

稽古

至誠德極其寔且其渾身都是造化形迹之外意象之表自有渻字胸合處故曰知化育言至誠即化育耳知孔子隨三都誅以正

卯化育之肅殺也綏来動和絃歌礼楽化育之陽和也居睿逵㨿居宋章甫逢々去睿接淅去斉化育之推移迁轉也都实際求莫作玄虚看

單承知天来句、㳂見極為有見肫々，節、要得賛美口氣、如云經綸大經是仁也、他這仁是肫々而懇到的。大本處是淵、是淵々其淵也、淵静深也、惟静有深、化育屬天、是浩々其天、浩々廣大而不測度

黄貞父曰經綸是盡性作用處立本是盡性停蓄處知化是盡性玄妙處總是一盡性便了夫焉有所倚性本空虚无物无形迹無方所聖人經綸立本知化只湛至誠中不覓眞机流出全無一毫倚靠率其自然順而行之无声無臭至矣肫々以至誠之眞切言淵々以至誠心体之凝寂言浩々以至誠心体之廣大言總是形容至誠之道理

苟不

固曰、此節不重至聖之知只重至誠之道之妙。所以深賛之也莊曰、

續道　庸作聖々智即庸知也、

固字有作完固之固何如、固曰、還作寔字看寔有是天質之美也、達是通達無間天德還指仁義礼智説更妥、又要曉得、聰明聖智達天德者亦是經綸立本知化育的人。故能知得經綸立本知化育之妙耳。若認至誠至聖作兩項人看非也、須知聖以德言。誠即所以為德也

黄貞父曰時以此承大德句以至聖章承小德句来盖小德大德是言天地之所以大以見至誠此又何以至聖至誠分小德大德也断不然矣即晦庵先生在今亦未有不首肯而心服者矣

衣錦

莊曰中庸論君子之脩道、而推極於盡性至命至矣。此復自最初發念言之。見下學上達同一机括、未有其初只在見聞形迹上着工而

其究乃能底於性命渦微之極者也故劈頭一個闇到底一個篤歸宿一個無聲無臭總只是真性命的消息非有二也首節至天下平推下學之極功末節賛其妙此所謂一部小中庸也周曰通章歸重何如莊曰通章以德字為主天命本无聲無臭是德的原頭惡文而闇然之心是入德立定的主意近自至微之境是闇然用功者的寔地省於不見存於不動正是闇然於至微處所用的工夫至於不賞不怒而極於不顯是工夫已盡而德之極至田地到此便還了天命之本來故与無聲無臭之天合也

周曰尚絅節無以闇然到溫而理作為己知遠三句作知幾乎重何也莊曰否此兩段須一氣滚下去闇然者曉得天命之妙原是无聲無臭故不在外面炫燿寔寔密密把一點性地收拾到裏去是近裡

惡其文之著不應做惡文重[illegible]看重着之說与此章不相干文字不是好字不好處迈是著字著則精神一洩而无餘故惡之

着己的念頭下文知遠三句正是闇然為己真切的工夫淡而不厭三句乃形容闇然之妙處小人所以不能闇然只為世味濃郁郁不能淡君子一切嗜慾俱却只見那本体性真庸庸常常不奇不怪何等平淡這個淡裡邊是我未發之中已發之和中和至味愈隽愈長那見得可厭不是人不厭他只是獨嗜之不厭也學問只要減不要增真心直事不用許多嶺文何等簡易然寔理著見自有一段斐然之章誠之不可掩不見之文其文自覺炳朗故曰簡而文與時偕行渾然不露圭角何等溫和渾厚然是非可否寔心中朗朗分明何至混雜故曰溫而理此三句統傍人形容君子非君子要如此淡如此簡如此溫也以此為己之心而下手進步從何處用工則在三個知字上須認此三個知字俱要着力不徒空空知也周曰知遠之近舊

以己對物言、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
得失、由其心之邪正、微字只承一自字顯則兼遠
近風來何如、莊曰、非也、看來近字都從心上看、放之六合是遠、卷之
方寸豈不是近著之戲、為是風、本之潤裏豈不是自、知微之顯、即莫
顯乎微之意、顯就在微中、勿說外邊之顯、知遠三句、都是欲抽個微
字說出來、以見為己工夫、都只從微中做、下文潛伏是微孔昭便是
顯、入德工夫、只是由微上做、須知入德直入到無聲無臭地位、下文
引詩四節、正言入德之事、不應把入字泥看、看只做初入頭、而淺
言之耳、

黃貞父曰、德在自心自性、即無聲無臭之本体、君子不向世味中
醲忘、不從人情上裝點、一種平實之趣、惟從自心尋索、如回足歸

摘釋

由闇然之真心以致力于近自微之地緣可与入德則德之入也尚豈在昭著言動形迹之間哉必于潛伏内求不疚由不疚以入至不言不動不愧由不愧入至不賞不怒由不賞不怒入至不顯潛伏之省察

家二步近一步故曰可以入德

潛伏

周曰、此二節近有以敬信申上節、總作人之所不見下節不動而敬
不言而信、方是無惡于志也、此說何如、且又以內省不作工夫、工夫
在內省之上、人有以人之所不見重諱作君子慎獨之工夫在此句
者、此說可用否、莊曰、俱非也、這兩節謹微之功以漸而密、上節是莫
顯乎微、而必慎其獨是謹于人之所不見而下節又比上節益密于
微、即己之所不見無不謹之、即戒慎乎不睹不聞之意、畢竟分作兩
層、蓋這兩節正是入德之功、須知慎獨之功、全在內省兩字、何以曰
內、志者心之所之、乃念慮發動人所不見而已獨知處、曰內省者省
察之省、遏欲存理以養天命率性之本体、關係正在此、々中一塵不

壓爲之有券
表於之感通
俱是步步從
入處尚未要
言其德至篤
恭則德入至
乎此乃是不
顯惟德而天
下所以平也
故下遂須臺

染。空空洞洞便不愧不怍而無疵了。無疵即無惡矣此不可分兩層
工夫的在內省中斷不可作見成說末二句不過找上文之詞不甚
重所重在內省二字也然省乎人所不見雖微矣而猶未密也不動
不言分明是百爲退聽籟響寂然境界盡動幾着個敬言幾着個信
不言不動從何處着力心体自惺惺不昧敬信只是常惺惺法完養
此心体耳即頓說天之命一般此以微會微者至精至密工夫至此
極矣

奏假

周曰有謂此二節是德之已成而民自化無工夫之可言矣是否莊
曰此兩節言入德之妙不可作入德之效此處雖不着工夫却雖說
是敬信之乘於此便不必存也但至此則皆忘其皆存忘其存自己

泯其矜持之爲。而斯民亦潛孚默化於其內觀本文不曰勸民威民
乎天下而此民勸民威天下平可見君子於此處無工夫但不說不
恭而曰篤恭則德化之不章處雖達於自然而德意之闇然處豈遂
於放他

黃貞父曰不賞不怒四字重就德上看分明是敬信功深之後情
識不行之地未發是中已發是和平淡簡溫之極不見不喜亦不
令人喜是忘喜也位故曰不賞不見可怒亦不令人怒是忘怒也
位故曰不怒民勸民威不重民之象拍直是即民之勸懲益以見
其至德無爲之盛耳篤恭闇到極處便是篤篤者敦篤篤厚篤寔
收斂何裡之極純意亦只是復其本心之初而已何也本心之初
只是闇然即人心本初亦只是闇然德到盛處而入於化則人亦

稽古

漢成帝臨朝穆神无救漢祚之衰則知色不足以化民也唐太宗神机天辨衹取刻泊之訊則知声不足以化民也胡五峯曰子思看章言中字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末約而歸于無声无臭即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又曰敬若聖學之本所以慎独戒惧始終焉

以其心之初德之便是太平氣象所謂出作入息不識不知帝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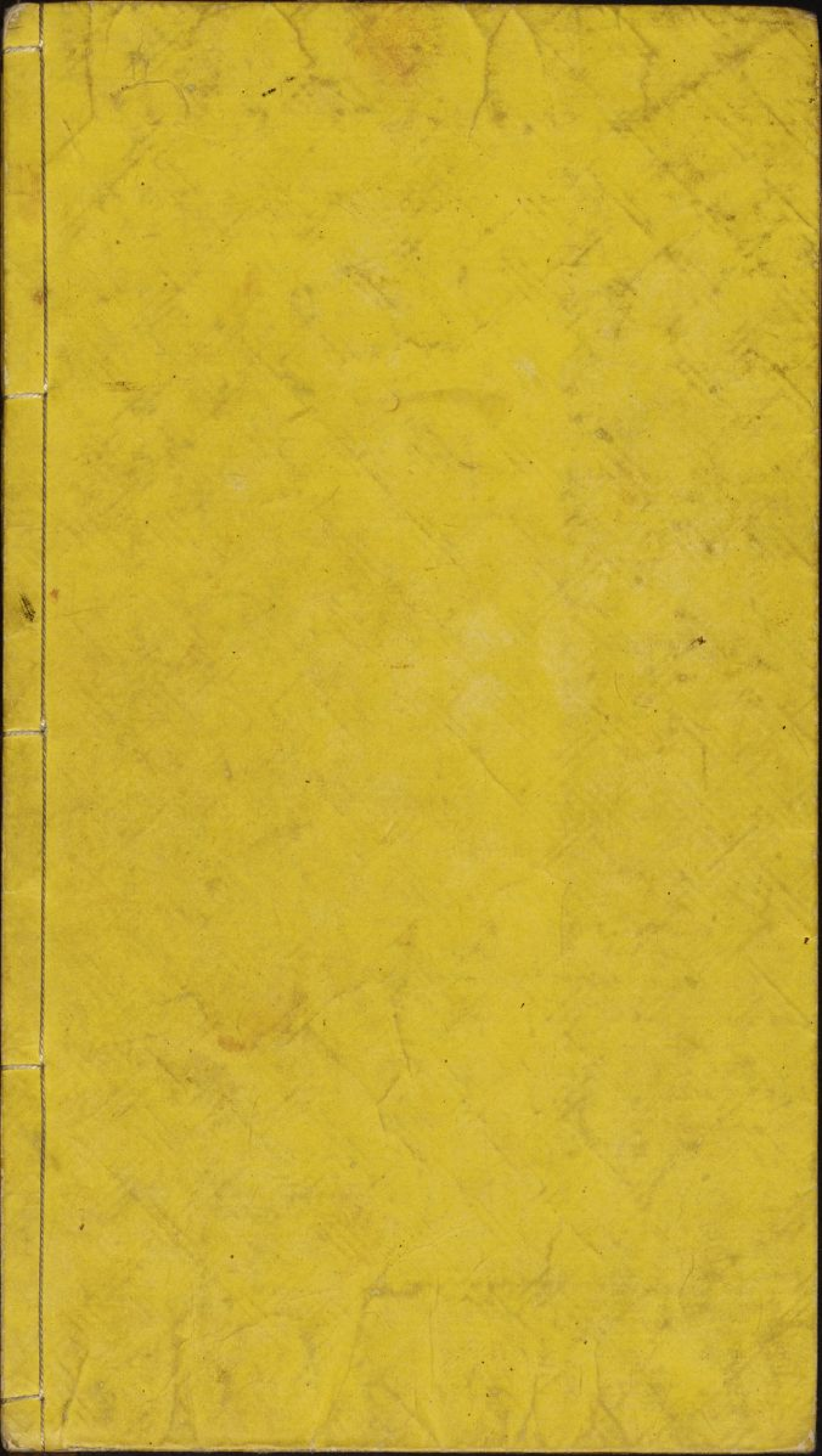
何有於我哉之如也

予怪

周曰此節時俱看至字不透、不知至非擬議形容之至之謂蓋聖与天原共一理非可比喻也。大意云、德而至於篤恭不顯、則是湛天命本原上會得那不睹不聞之真体。謂之聲色。則淡睹聞上用事。故以為末。而非本体之真也。且德湛天來。即敬信恭、亦是強名。又安有可倫之處。故如毛之説。猶有倫也。謂之有。固是着於有而非化於無。謂之不大。則欲求其無。尚未離其有。總非德之至。惟質之天載於聲臭之至微。而猶曰無之。則是渾然与天合德。斯為至德。蓋共是一理矣以此理默運于冲漠。則曰無聲臭。聖以此理默會於神明。則曰不顯。天之無聲臭者。乃天之於穆而不顯也。聖人之不斷者。乃聖真之所睹不聞而無聲臭也。此至字乃贊其不顯之能合。天而至德豈謂是形容之至哉。莊曰、至字名家亦有是説、俱不能如周先生透澈。敬服、敬服

黃貞父曰無聲無臭渾是太虛之体太虛之中本無加减本無搖動雷轟鼓沸而太虛不喧萬籟俱寂而太虛不靜沉檀香滿而太虛無受處羶惡腥聞而太虛亦無染處吾之真性亦是如此言思說盡作用俱虛自然處處皆通事事無碍至矣哉聖德之化

周莊合解中庸二卷終



四書周莊合解 論語上

續遺

聖人一生只是箇學而不厭學則那有盡頭特為世人苦難而無自得之趣故說此悅樂不樂境界以鼓舞而歆動之只玩本文三不亦字便見想他循循善誘之意

新鐫黃貞父訂補四書商莊合解上論三卷

狀元周延儒玉繩先生

補　虎林黃汝亨貞父先生　著

檇李莊奇顯見嵒先生

學而

周曰、此章是三疊語非三平語、須以時習為主○以悅字為脉○以君子為竟蓋時習乃一生得力處○悅乃一生受用處○莊曰、下二節與首一節有淺深次第否○周曰、學至時習而悅則無進步處○只是性中之分量一時形容不完故以朋來足之○性中之境界不從閱歷不見得無罣無碍之妙故以不慍形之○若以成己成物成德說者、急宜塗抹○莊曰、聖人開口說個學字、是所學何事○周曰學者復性之要路學從心解上用功夫○總不外于擇善固執時習者、有日新又新、勿忘勿助

摘粹

朋是同志人是衆人氣味相投則千里相契形骸便隔則白首如新何怪之有

稽古

朱子曰為學是自己當然之事如喫飯要自家飽既飽何必問人知不知

之義。所以心與理會以性復性之妙境其悅也何如。莊曰、朋来而樂是處吾道之廣其傳否。周曰、非也道原與人已同有者朋来是得人以共學得人以共習有以遂其一體大同之願而性分内事始完豈不樂。莊曰、人不知人字所包甚廣、周曰、所包雖廣要領上言朋来圓樂矣如或人之不知所遇甚泥亦惟知偕吾之朋學習如故畧無一點含怒之意樂至於此學之真也悅至於此悅之馳也習至於此習之忘也學至於此學之純也所以為君子君子句只承本節贊之而悅樂意未嘗不在内。莊曰、慍雖訓含怒意但細心會来以理論、則成德君子何怒之可含以字論、則南風之薰兮可以觧吾民之慍兮天暑何嘗怒他只是令人悶耳。周曰、亦有見、

黄貞父曰此夫子開口便指點一生受用處是洙泗之家風也後面著許多為聖為賢的弟子都從這裡過學問妙處全憑心裡体貼出来若肯時時不放過自然有得于心豈不悅至如朋来此正學者之樂地至如不慍此正學之火候已到纔是君子亦即明道先生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意

摘粹

事君不忠非孝朋友不信非孝即斷一木殺一獸不以時亦非孝故凡事皆本於孝弟來只

為人

周曰、此章有子欲人務孝弟重孝弟上講。莊曰、看来還是有子直指仁體欲人務孝弟以行仁也。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為人處只求所以為子所以為弟人能事親敬兄便是能全此一點良心而仁矣。又豈有犯上作亂不仁之事哉。周曰、良心二字用得極妙本字就指良心言。若說凡事都尋一個本本一而已、那得這個多本務字就于良心上栽培蓧養勿使斲喪如此則千変萬化皆從此良心發出故曰道

為仁以孝弟為本

生莊曰、仁字怎麼看、周曰、仁字只䋲愛之理言自親々長々以及仁民愛物、皆所以為仁也、惟能孝親敬長、則真愛溢此立遇民便仁遇物便愛、所以謂孝弟為仁之本、須知為字有許多運量推致工夫、不作閑字看、

黃貞父曰學者但要將不好犯上作乱意思来想個為仁之用將孝親從兄意思来想個為人之原本自可立道自可生

巧言

莊曰、巧令是甚麼樣人、周曰、巧言亦非利口小人、令色亦非卑諂小人、只是在外面粧飾粧點的人、故失却此心之本体、而鮮仁矣、莊曰、看木訥近仁則此章之旨了々矣、周曰、然、

三省

此章首二句自反而常惕乎不縱處忽是曾子自慊而猶恐于不慎處

續道

首猶二道字便見治国以道不可以術也次就講一敬字便見敬

周曰、吾人出而對天下多人、而對此心、雖曾子只是默地裡求當務此心無非是誠意慎獨工夫、三不字、三乎字、有歎心、有疑心、有惧心、莊曰、不忠不信不習、須知如何看、周曰、要看得細、心有一毫不盡、便不忠、心有毫髮未孚、便不信、心有一毫不融洽、便不習、若以欺人欺友欺師立說、則是為人、而非曾子為己之學矣、莊曰極是、

黃貞甫曰註中有改無勉、止發曾子檢身若不及之誠、若省而無失、輒爾優游、則三失滋滋、又不可保、故改之猶易、而無則加勉為難、但此是心中意不是口中語、觀者議朱註為非、可謂憒々

千乘

周曰、首怎麼不下個別字、下個道字、莊曰、言治千乘之國、有一個道、道在何處、道在敬事而信、道在節用而愛人、道在使民以時、周曰、此

看帝王相傳心法之要但敬事不是一心在事上只是心常存而事不苟耳君子因事以治心亦嘗從心以應事

續遺

存說通章以敬信二字貫串節用是使不慮不至之知能而云行之謹亦自

五者在那裡做工夫莊曰、五者皆心上工夫敬是心之統紊信是心之誠懇節用是惜財惜費之心愛人是父母惻怛之心時使是愛養民力之心

黄貞父曰玩本文而倘而字数事二句要得相兩意方妙敬事若一念不敢慢之心若無信如何做得事又要一念不忍欺之心方民相為固結雖事勢之窮而至誠惻怛者常貫爲是之謂信非止信于號令之謂也節用愛人凡國家有重費者必有重歛有重歛者必有重法一重而人莫必共命矣故愛人塞根于節用

弟子

莊曰此章弟子二字極重先力行而後文學合來總是收歛其放心以成個弟子講中須說得淺方切弟子身上又孩提時孤嬰知識只是愛親敬長出入起居皆有常度不敢放從是敬慎意信只不誑謊意人自當愛如群居無有占便宜之類親仁只在行輩中看有立心造行強似衆人者則親敬之學文正以涵養赤子之良為聰明開發之資耳周曰餘力怎麽看莊曰行此數者有空閒處即是餘力非謂候此數者做完了然後去學文也周曰然

黄貞父曰莊君雖說先力行而後文學但看來知行原無先後玩則以二字只竄甚緊夾不令有一刻放空

夢須解說之節上論也云言之信亦自父兄應對之言上論也云汎愛親仁亦推親親長長之證也云學文亦猶充不盡處不學之良也亦妙

稽古

宋劉摯教子孫先實行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忝是此意

摘粹

賢賢

周曰聖門論學原只在人倫日用上做工夫非另有一種聞見之學故人若宣宣能盡倫即此是學更有何學不然而徒負其名雖曰已學吾猶以為未也未學處看只是假設之詞莊曰四段益重一誠字

竭字要說得精力字要說大如奉走于萬里則其筋力竭也如聚順于一堂則其精力竭也如繼述于百年則其智力竭也

續遺　有說參指參自是的人故第一節要養淂其心要字非小可如中

何如、周曰、是易色不是本初好色而今易之只是慕德之誠不知有色之可好、即好仁無以尚意。色不專指女色、凡紛華盛麗皆是。事父母、除非是力所不得為所不能為者付之無柰。苟可用力必至于竭盡而無餘。是事親之誠也。致身、凡盡瘁效職、而一身之得失利害置之君棄是也。不專說死難言。此事君之誠也。言而有信、是根心而發、此交友之誠也。註曰、發揮甚透。

黃貞父曰遜章以賢賢句貫下。如如云惟其賢賢之誠是以事親求為賢子而竭力以事親事君求為賢臣而致身以事君交友求為賢友而有信即此便是希賢之大學力處。子夏分明以實行論學故其言如此。

不害

肅為恭莊之意也南山一叔不明守之拘慊已亡外之赫喧首何在於不成處學問亦細此時縱極力為事亦不固了故凡養重必淂之有主者多故乘主忠信此時之交必要莊如我忠信如我乃可交之稍有不重不忠信友不如己之類未能淨盡皆過也其容

莊曰、時有重忠信者有重學者看法當何如。周曰、此四段還重忠信一段。學先變化氣質。不重只是他器宇不沉潛不細膩輕儇浮薄淺露的人。不重便不成、便是所學不固。一時似悟出不可分次第也。不是原初素有學問却為輕薄所喪。大抵浮淺之人其中未必有不可說。縱有所深、若存若亡、總是當今輕薄小子。寔學在那裡、或者中無主宰全是客氣用事故至此乎。是以必要主忠信。忠信不必分、是原初赤子不琢之真心本然無偽的根器。主則念念不浮。能不失其初心耳。下面擇友所以輔養此心。改過所以存養此心。莊曰、有說不如己、非燕僻之朋、如同學而志趣有所不如、同行而造詣有所不如是否。周曰、看註無益而有損句、作燕僻之朋亦是、無友只在心上說。過者無心失理、凡過不改、則愈深。若造今便改、則忠信之心自此

可以俾改乎此以不重三學為主而進遷到改過上亦有見録之

稽古

記曰喪禮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凡附身附棺者必誠必信勿至有悔焉言慎也又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志意思其所樂所

而純今人多是憚難過了日子○勿憚者定不干休有背人沉紅破釜之意○

黃貞父曰此章周君重忠信自是一說但玩三節註云學者必以是為主四節註云學問之道無他知其不善則速改通章重學上亦好若作內外人已四項並看便散而無統

慎終

周曰、親務死是終、死久則遠、故有喪祭之禮最發他、故易忽祭最慌惚故易忘慎追二字、註訓極好、厚是民之本性、看見上邊人如此厚、不覺返薄還淳、如人之久出而復還也○歸字最妙、莊曰歸厚課意慎追說何如、周曰、還宜寬說為是、

黃貞父曰終慎遠追總是孝子瀝血苦心處一一寿足以移揚

言止也

摘粹

只一個夫子子貢見得他又溫又良又恭又儉又讓譬如日光觀着貝有五色安有五色

開欧

莊曰、時說求俯已以受人、與仰人以授已、得如鍼之於石、桴之於鼓、影之隨響之應、無俯仰授受人已之迹、而莫知所以然、此說極好、然求之與二句、必用一抑字、何也、周曰、此正子禽輕薄處、只疑夫子為求、若不然、抑豈邦君與夫子而然、與用抑字正甚言以決其求也○故下面借個求字○以形容夫子得之之妙、與字徑不說起、莊曰溫良五字、有以和敬分貼說者、又以五字分開講者、何如、周曰、此五樣一時俱形、太和元氣妙合變化處○令人不可捉摸○自然望之心醉覩之輸誠○彼此不知所以然、而神乎意契○有出於招來感召之外矣○這個方是夫子之求○分明說他說一個求、請字眼以識其議聖之失、而抑揚聖德之神○異乎人之求、只在夫子身上想其神妙莫測○若寔說異他

續遺 道是日逐所行的事不要添善不善出來若添出便有有當改不

人狂惑之求便是以小人形聖人非子貢意。聞改是吾其與聞之聞。有商確謀畫意非傳聞之聞也。不默求與不疑亦甚無謂。

黃貞父曰五德不可作心上說若心則德內時君何由見得故廷云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于人者也在接人上形容極是此分明描一個聖人氣象如坐春風和氣中乃三代之下唐虞景象尤可想見于此所以邦君胸中雖有彼疆此界而一時消融以遊於聖人之天實有不言而飲人以和之意

父在

莊曰、此章還作觀人子之法為妥、背句单講、以父沒句連着三年無改句看、大凡人離了父母的胞胎。其一生趨捺生來便露。故以父在時、看他心向以覘其行。父沒則已得自專行始可見、故觀其行以決其人所行雖善大祇是個好人了。又要統觀其行中。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若三年無改而不忍死其親此誠可為孝子、而為善人無疑矣周曰、的確是這等看。

黃貞父曰三年須活看大不好的何待二年三年三年無改未必十分好行或介於善不善之間者此無改全是一片衷痛心腸傷悲不忍須俟三年後徐議改圖耳

禮用

周曰此章有子立論是甚麼主意莊曰此是有子見當時之為禮者放蕩踰越乃託言貴和而不以禮節所以禮為天下裂也。蹼此正所以維禮也。周曰、時添出辭字來對用字、添出嚴字來對和字。是否。莊曰非也須知禮之貴于和者、自其用處言之也。用乃人心之運用處

續遺

礼即是先王所制、非又引先王作證也。和為貴處、使須點出先王言。若先王制礼爲是如此、此先王之道所以為美也。俗說小而曲礼大而經礼、甚偎小大若事也小事大

和乃人心運用處有自然不容踰越之妙。則即所謂節也。烏得知他處辭用之用、而以用之和、對礼之嚴說也。周曰、和礼節三字、如何分別。莊曰、分不得須認禮即是節、節即是和。禮若天理也。天則也。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皆是天理人情中自條自理、不得增一分、亦不得減一分。這個便是節。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這個便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禮中之和、々中之節。何曾可離得開。何曾可任意放縱得去。大意云、天下徒知禮以和行、不知所以貴和者、特以礼之用處也。有順適而無矯强、乃謂之和、乃為可貴。先王之道、々字作通行之意看、即下面共由字義、猶云先王之禮、所以導行為天下之道。斯為々字、不單指和言、只是贊美禮之用處。又心安意適、此所以為美耳。而小大之必由也。由則無不行也。而復有所不行者、壞在一知字。知節有

事各有經曲

稽古

昔尾生与女子約水至不去抱橋而死此信而不得

心於慕和、而不拘不檢、全無儀則節文、把尊卑上下之分、都脫畧了。故曰不以礼節之也。此以字輕看、不是不以別個礼來節也。既無了礼則恣情狗欲、撞之小事大事皆做不去。須知此非是礼不行、乃所行之非礼也。

黄貞父曰、礼何嘗不貴和、和原是好的、即先王之礼所以通行天天下而不靡者亦此和為之。但徒知和而不知節、所以不可行。只把首句看得語氣飛動、下文遂成破竹。

信近

莊曰、註謹始慮終兩字、或泥作兩時事看、何如。周曰、大非、蓋既約信之日、便已必其可復、不待既復而後知也。下二段放此。不近礼之恭作足恭說、恥辱不可分人己、辱亦是自辱、自辱故生恥、因着時暫而

為義程嬰与公孫杵臼同約而死趙宣之誰公孫死于十五年之前程直待十五年立孤成后而後死之此方是信而近義恭近于礼如汲長孺揖衛青大將軍漢朝賴之為重若丁謂以參政大臣而為欽莱公拂鬚王坦之見桓溫而倒执手板則掃地矣此等致

交淺宗者時久而交深依之為宗主終身儼刑以之矣

黄貞父曰此聖賢迎刃而解學問其實都不是臨時工夫如平日無精義之學到信時安能近義無知礼之學到恭時安能近礼無知人之學到因時安能不失親宗字要著看宗在野則有道德之宗如七十子之宗孔子在朝則有事功之宗如十乱之宗周公

求飽

周曰時以上二句作心之事下二句作心之奮末二句作心之虛是否莊曰心字脫不得宜重敏於事句見無求安飽者正成其敏於為學之心謹言亦是恐以浮詞累其敏學之心尤以所學之事就正於有道如是之真能敏為學之事可謂好學也已有道未必其人皆可面覿就正亦非專主于請問蓋或以自就之則道範在前而吾湛應接之際默默勘驗或以心就之則道法莊昔而吾湛簡編之內念念參合周曰數語極妙

黄貞父曰好字湛求字來凡心之有所好皆起于心之有所求君子不求安飽惟務此不求之心而求于敏慎求于就正遠若如此遑遑求可見其好此遑遑好非好學而何

摘註

人只為窮在貧困上便把真体喪失了學力既到佳分究全知顏子簞瓢孔子疏水眼不見世界心不着

貧而

莊曰時說論學知詩當否周曰詩獨非學乎安得分詩與學莊曰又有論守不如化當否周曰此亦套子話不見切實莊曰然則此章看法何如周曰此全章分明形容道體無窮借貧富之遇一端以明之道體即心體此心之妙活潑無礙不着世味不由把持愈進愈無窮愈湛理欲處剖剖剖愈見真境此子貢善悟而夫子與之非是專重

世味何等活潑何等閑雅○斯字雖指上文而子貢所悟有不盡於是者其斯之云若定指無諂無驕樂與好礼則只是告往何知來之有

處還上非是次節另外見一層無窮之妙亦非是末節專許他可以言詩也只是未若貧而樂二句盡全章之旨未若二字雖看虛字其寔二字極宜細玩道中之道無窮而境外之境盡全在二字看出子貢會得此意故夫子深與之總是論心學何以深入知詩言詩等意註曰樂與好禮何所分別周曰樂是心體本然真機此不是樂貧亦不是樂道心中自有一段好光景與貧俱忘富而好禮亦是樂總是一心一個機局不是樂一樣好禮又一樣但好禮字前於富親切故分言之耳禮即克己復禮之禮念念在天理之中爲好須知諂驕曰無是氣定樂而好禮是神怡一則有心一則無心一則濃淡的世味不使其逸一則無濃無淡的真味自不能逸此吾心無窮之妙境剖破得開磨刮得淨自有此佳趣不專在處貧富上看故下效引詩

以明義理之無窮其斯之謂不是局定處還上只形容道體之妙義理至精至密彌進彌深大抵如此子貢亦本自曉得只要引詩來證明非初不能解而始悟也註曰言詩只重詩上說是否周曰此只重引伸觸類心體不拘滯上看往來字不作已言未言竟以因此識彼字代之方渾融

黃貞父曰告往知来活看前一番爲往後一番爲来如昨日透悟今日又有新得則昨日之透悟爲往今日之新得爲来也今日透悟爲往明日之新得爲来也執着不得

不患

周曰患不知人舊說不知人則誤己之趨舍從違何如莊曰患不患相呼應言且不要欲人知即自己一個本心猶自茫然不知此只就

稽古

邵子曰天無星之處皆辰地無石之處皆土朱子曰天之樞紐不動處在南北之端謂之極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見不隱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經星更迭隱見有似環繞歸向之也

他患上去點醒他若不知人恐誤已之趨舍淺遠還是第二層意

黃貞父曰知人甚是不易假如小人到吾面前雖善覆藏猶曰如見肺肝若彼之學問高我一丈吾便不能測矣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不反躬自責而專欲辨人邪正則方人之學聖門不貴也

為政

莊曰常說皆泥註中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故比辰之譬其無為而天下歸之象是否周曰果如此說則人君之尚德者遂一無所事事而純任空虛以運天下不幾于漆園柱下之教乎須知既曰為政便是有紀綱法度何嘗無為特不尚徒法乃寔以德去聯屬萬民維結四方則四方為民皆在吾德聯屬維結之所譬如北辰居其樞紐之所而衆星共之也此一譬全謂德可建極而總一天下之意不重在說天下之歸也

黃貞父曰夫子說為政以德分明有個為字如何却說無為但德是人所同得以德感孚便不動聲色而人皆默化不見其有為之迹耳故無為不是全無作為仍有政事但其感化不在政事上只在德上

摘粹

人只思無邪即日誦三百而言言皆是會心矣即不誦三百而一念已具有全詩矣

詩三

周曰思無邪還作駉篇之詞否莊曰此章重正人心術上說不必泥是駉篇只是言人心思苟能無邪是美刺所不到之境而吾心先得之也可見詩三百只在人思無邪的心上莫必求之篇什之多哉

黃貞父曰此在心上論詩甚得夫子以經學正人心之旨

稽古

淮南子曰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可見刑不可任礼不可廢也

道政

莊曰、尚法尚道兩乎否、周曰、此章論為治者任法不如任道也、須抑揚重下節、以一恥字作主、恥者人人固有之良心、但不感觸則不發、而愈懾制則愈散亡、故政刑之朝、不過革面而已、必也以德禮乎、則民至于格心矣、須知兩個道字、兩個齊字、有別、莊曰、如何別、周曰、上道字、一下手便要這等、下道字則有倡率意也、上齊字為強制、下齊字為整齊也、莊曰、政與禮何別、周曰、政者官府之治條例也、禮者、先王之教準則也、莊曰、德與禮何別、周曰、德與禮不是兩件、道之以德、如欲民興孝、先躬行孝道以引民、齊之以禮、如民未皆盡孝、又制事親之禮以齊之、使有所遵守也、

黃貞父曰德禮非全然不用政刑乃政刑從德禮而出耳○恥与

格俱主心說、如云傾心以至于善也、格是翻然一變、言非只空空

蓋愧恥而且格矣、恥字亦不可輕

續道

有說聖人一生平力所注只是個天命天命即所具之心也心体有截然之則即矩協乎本心之則即合乎念頭天命之性始所志者存要以此命而從心終所從者則完此命而合志

志學

莊曰、通章以那一個字作主、周曰、以志字貫、志非但有志而已、要見念念在此、為之不厭意、志猶慮到、立卻有寔也、是志之卓然處、立猶拘到、不惑卻甚通曉、是志之靈明處、立不惑猶與人為徒、到知天命、是、卻與天為徒、是志之上達處、耳順從心、都是知命後神化之妙、總是志之融貫處、莊曰、不惑與知命、有淺深、知命與耳順、有廣狹、至于耳順從心、何所分別、且有工夫乎、周曰、工夫到耳順、天理熟爛、俱是渾化無迹了、須知順者心也、而特借耳根為應發耳、此即是大舜聞一善言、沛然若決江河、機括不曰從心所欲、行而止曰從心所欲、蓋

至五則心能自持是持循此命不惑則心漸自朗是窺見此命至知天命則心融合渾原天命果無間矣耳順則齊此心太虚之天呼吸相通矣從心不踰矩則保合此天命而完全此孝矣此說極精錄之

聖人心躰統是矩心躰流動處統是欲即此流動處無不適得其本躰統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要說到行上而欲處皆矩也耳順自外之感上以見心之靜而動從心自中之應上以見心之動亦靜其境界不甚相懸隔而由六十至七十亦着不得甚工夫

黄貞父曰此亦大槩說十年一進的光景不可多生頭腦多分漸次夫子為人用工處須在言外得之此夫子一生行圖也

懿子

周曰孟僖子囑何忌使學禮于夫子則禮所素聞者而事親恐其違何也莊曰當時三家視桓楹而設撥葬禮僭矣八佾歌雍祭禮僭矣夫子欲扶持魯室阻抑三家此心無時不切適逢問孝正欲借他事親之孝以感動事君之忠故以無違規之生事葬祭教他循禮雖在得為而為上看其寛教他不可過分只因他不能聞故因樊遲以發之○無違渾說不可說不違親亦不可說不違理暗起下始終字來

圭不曰理而曰禮禮有品節限制臣子所自律以奉君父者也

黄貞父曰人子自始至終禮之細微曲折毫忽不可假借須以礼字為主

武伯

莊曰要知孝親一守身便盡疾字不專是疾病蓋身有一毫不在名檢上即是病痛處語要隱然警悟三家周曰好

黄貞父曰伯武世祿之子夫子恐其溺于宴安鴆毒之中故以父母憂疾之心動之

稽古

古者孝子不登高不臨深道不經舟不游曾子之教手足樂正子傷足三月猶有憂色此崇

孝者

能善体親心

續遺
有說示親貴敬不敬何以別于今之孝乎更徑直

稽古
古人称父兄皆曰先生曾晳枎曾子曾子注曰先生謂無病矣此

周曰此章是甚麼口氣註曰此章因今人以能養自誇不知推極而
論此正未足爲能也而貴能養又能敬耳倘一不敬而無以別于養
犬馬人子之心何安而可謂之能養乎二能字正相照周曰敬字如
何解註曰敬非儀文度數之謂如曾子曾元可見敬與不敬之別
黃貞甫曰孝言馬周疏云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
前人看犬馬多在人子身上至於犬馬與今之孝者相對是謂能
養與皆能有養相照似註說當從

色難

周曰人子事親愉色婉容亦是易事如何以色爲難註曰念念在親
無時刻放下真有視於無形聽于無聲者而後形乎四體布乎動靜
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也此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故難周曰色

何爲先生之証

橋梓
私字在心上看若說非進見請問之時曰私則退字只矣又添一私字何爲須知燕居獨處之時也有私大庭廣衆之地也有私千軍萬馬之中

在何時形見註曰即服勞奉養時見下二段輕輕挽轉以財力爲易
爲者形容真心之難全
黃貞父曰上四段論孝皆以心字貫上二段正親以禮奉親以養
下二段司孜曰色皆是箴其失而動其良

如愚

註曰時謂此章始疑終信之說是否周曰此後見顏子神於悟道非
始疑終信之謂謂之不違如愚則不違者正言其契合之神處何嘗
是疑其愚然所重又在亦足以發上註曰發是發夫子之所言否周
曰若據它夫子所言者能辭認之然只可言習不謂之發發者即試
之所不能盡者亦其身體之見盡也所以謂亦足以發而由之如愚
者正所謂不愚也上面如愚形容他好處下面不愚斬斬截住一句

也有私々彼也真我畢露之会也如今言真面目一般故曰察其所安々與不安人之私也

稽古
不覌其所由則王莽之謙恭發于周公之吐握矣不察其安則介推之耳焚縣乎宋齋之無

收挽上去不必多講

黄貞父曰如愚不愚不是形容顔子之不事聰明處人但知回之足發而善悟不知如愚而足發老見回之缺處夫子與回言者必是性与天道豈言之所能盡終日言未嘗言終日不言未嘗不言不違如愚將君失江河氣象歛於神明中此悟境之源處也足字對如愚說不对聰明才辨人說

視其

周曰此章論觀人之法時有作三時三事看者何如莊曰覌覌察是一時齊到的方法總此一人、初看其行事何如、又看其從来念頭何如、又細看其心中有勉強與否何如、彼雖不自覺畢竟有些敗露處何瞞得人、故曰人焉廋哉、須知二三節俱承著一邊來君子小人審而直到末節方可用此

黄貞父曰人多泥意字而以所由為涉心此却大謬不知天下有心外之意所由是心之所從来處也所安是心無所勉強處也安者心安意肯之謂須于無意中察之如華歆管寧鋤地得金寧不視歆拾之而擲一見平見而動心此但在無意中分別故察其所安不待其敗露即當平居寂寞之時而已知其伏發節之根矣

溫故

周曰學者開口便云如何為故如何為新肰則有兩樣理、有兩樣學乎、莊曰、故者乃吾德性中之道理、知新亦自溫故中得来溫者亦非空々養得這個德性、如存養省察、溫之々功、詩書事物、溫之々具、如此則性辭究而理障自撤、無限新機森肰勃發矣、非知新又有一樣

摘粹
孟子勿忘勿助長共此溫字形容忘則冷助則熱准

温乃是一團生氣千紅萬紫都向這裡醞釀出來所謂新也

功夫也。周曰可以為師而有作心之嚴師說何如。莊曰亦不必如此只是說故與新相生而循環温與知相禅而互證此心得之學左右逢原。須、是道故曰可以為師。若記聞之學無得于心則所知有限。何以為師哉。但此句輕只是欲人學求心得也

黄貞父曰須識得開見德性原交融而成知自吾心所已知處為故自已知而積及于未知則知自新也自今日知之偶及為新而明日見其為已知又成故也當作如此觀

不器

莊曰不器原在事業上看這有作心體上看二說何如周曰且不器在事業上講事業何如做得全亦不是不器的光景且看君子淺陋了當以太宰章来襯貼以無能可名意立說還就心體上看方妙此

君子是聖人地位。不器即所謂聖之時也。員神變化。無轍迹可尋無才藝可目。安得以器名之

黄貞父曰世人多以不器為無所不能不知君子正不貴多能惟其無能可名故不可以器名故楊慈湖曰有意必固我則器無意必固我則不器

先行

周曰此君子豈是尚空言的只重發先行其言句則而後從之句了然矣不是要言去行亦不是行了便言是君子重行之意周註亦極不可用

黄貞父曰先淡不在言行上看在心上看此一段形容君子重行之心

周而

補註
周比淺接物上見和同淺共事上見驕泰淺處己上見

莊曰周比就與人上說外面都似一樣而心髒上則有別言君子是周不是比力去周而不至於比也下倣此君子之心天地萬物為一髒博愛固周即有所不愛亦不害其為周小人之心一團私欲狹愛固私即朋黨有萬亦終歸乎比要知周比只在心之公私上別不在愛之廣狹上分

學而

周曰學與思可分知行否莊曰知也要思行也要思知行合一為學斷不宜分看其實思只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學而不思只空習個硬套子不見趣思而不學只空見個景象有何憑據罔殆二字光景畧殊總之俱是無實

黃貞父曰學思不可偏廢不可說學了又思思了又學不是[illegible]

[illegible]
陸象山曰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異端何止佛老有人問我異端者我對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為異端

續遺
人謾言知可見李者當知

本旨

異端

莊曰異端只別是一種學問攻即此人攻之也非異端之外另有攻異端之人此病在攻字研求不深肆禍亦淺

黃貞父曰此章淺 太祖高皇帝之說更好謂攻擊異端斯害也止何必謂異端專治乃為害乎

由誨

周曰註子路強不知以為知非是心上曉得不知却強認作已知如此把子路看低了只子路勇者凡事有未明徹亦直鶻突過了不肯細心認理闕疑問辨故夫子誨女知之莊曰此知就那裡說周曰此直指知之本體在心之虛靈上看天下之理有夫婦可與知者聖人

摘註

字不起夫子言知此能自家明白便是知此知之外更別無知矣

亦不能盡知如求之聞見終有知亦有所不知而不得謂之知惟求知於吾心則知吾之所知亦知吾之所不知此心虛靈更無障蔽此便是真知也註中自此求二句便落聞見不必用首句知之下者添之道二字便蛇足矣

黃貞甫曰看来知的曉得是知則易不知的曉得是不知卻難雖賢若亦多錯過如子見南子衛先正名必有個道理在子路本自不知卻便不悅便以為迂此正不知為知之也夫子不能每事救正得向項門上着針曰誨女知之乎謂必於本心知不知處洞肰浸艾子鶴矣乃所謂知之耳

干祿

莊曰子張干祿亦如今人之求功名耳周曰吾子張之學只在多聞

湔所之上最能登八耳目賢人聽聞必觀殺愼言而後寡尤何也莊子曰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人不心服所謂尤也一時憑才氣馳騁豈不快意及馳逞既過嗒焉自想良知不免愧怍則悔亦隨之

多見上馳驚遂謂之干祿故夫子語之闕疑殆愼言行正是藥其失使之由多約入寡闕愼雖是言行上說實都是心裡工夫疑是心中不自信闕者實而不言也殆是心中不自安闕者實而不行也愼亦是心中愼言行多不如寡寡一言便寡一言之尤寡一行便寡一行之悔都是反約沉潛不求人知之學祿在其中正是救他干的念頭為學工夫只是知此祿即在其中何必干祿亦不必知時文中言揚行舉學至君求的話頭一說作性命中之真祿看亦好

黃貞父曰說寡尤寡悔亦盡矣知何又着祿在其中一句這裏頭有個天理人欲在求祿之心不可有得祿之具不可無只一個祿字有其心是謂人欲有其具是為天理曰在其中有其具也全不論得與不得李干祿是患無位患莫己知祿在其中是患所以立

求為可知必有祿在其中一向從見天理精純處故曰理欲同行
異情在寵利場中机關一轉公私內外判于霄壤矣

民服

莊曰哀公問服民而夫子告以舉直錯枉何也周曰譬事非夫子
欲哀公擇一個重一舉字言舉一直則諸枉錯舉一枉則諸直錯民
之服不服係之可見君人者安可輕于一舉此亦要哀公收大權處
黃貞甫曰重舉直句下句反言以見直之不可不舉

康子

周曰此以感民之道歸之於上見不可徒責于民使字未足以病康
子而其昧於所以使處則康子之大病也下臨之以莊三句正言必
先求於已而後可以使民莊曰臨之以莊統容貌上說何如周曰不

[illegible] 康子以竊柄廢命奪嫡自己原不忠不孝況欲殺無道以就有道便是不能教夫子以身化民無非所以箴其失也

稽古 昭公為季氏所逐薨於乾侯六月癸亥喪及壞隤戊

可專自容貌上言宜作制行端莊看民之敬亦非徒望其容而作肅
之意乃民之欽服其所為而無敢肆踰也康子僭濫傲慢甚不端莊
故民亦無所忌憚所以先宜以禮法自處夫居敬于上而後可以作
民之敬莊曰孝慈則忠是孝可為忠慈可作忠話頭否周曰孝慈二
字不可分作兩意則孝是愛親而慈則推愛親之心以愛及衆人所
以衆人沐吾之慈者亦共效吾之孝以為吾報也重在負心相通上
以此心奉其親則為孝以此心逮其下則為慈以此心戴其主則為
忠舉則知慕教則知勵言人訢歡忻鼓舞非必蒙其舉而後勸也

子奚

莊曰傳謂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昭公兄也定公弟也季孫意欲逐其
兄而立其弟孝弟之道泯矣夫子之告或人不獨曰書云而必云孝

辰定公即位又泛季氏之後塹昭公墓道南俾不與魯先君同兆孔子不仕而以孝友荅或人意或在是也及為司寇冬溝昭公之域而合諸墓則初年不仕之意不知

乎云云者重孝也先曰孝乎而曰惟孝友于兄弟便是孝裡面事魯人以弟逐兄之失不言自見能秉孝弟之道以正一家之人則不出户庭是亦為政何必更有所施為而後為為政乎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為政之道寔是如此故曰要之至理亦不外是非國家一理之說也當時魯國之政莫大乎誅季孫而正倫理夫子此言豈徒為或人告哉諷魯君臣之意微矣観季子平死而夫子即仕則今日不仕之意不可諒乎

無信

周曰人而無信何以如車無輗軏之不可行也莊曰輗軏與車一體也信與人一體也信者與生俱生生之於心發之於行而不可解者無信則非人矣無輗軏則非車矣

〔摘粹〕太古草衣木食後面自然別裳玉食從古以來自然少不得有個損益在

黄貞父曰不知其可也只虛虛説個不小可有半吞半吐之意更妙其何以行窒窒然人説蓋以詐遇詐非以詐周窮固是行不通即必詐遇信其詐益窮尤行不去所謂遠不能乎家邦近不能乎州里又近之不能乎妻子如何行得

十世

周曰時説有以禮不作三綱五常作吉凶軍賓嘉者有作所因一件所損益另是一件者所説何如莊曰此説也此章只重一禮字禮非三綱五常而何至於損益是禮中之節文禮雖萬古無弊却因時異勢殊行此禮者不免太過不及故損益之以濟禮之窮通禮之變安得謂損益外此禮而另有一件也大抵子張知來便欲窮其變夫子論禮只是道其常禮者天地之常經亘古亘今百千萬世必不可易然

稽古
百世之事大都起於目前其行有漸其實有微如周末文勝已極秦興必有焚書坑儒之事秦様刻已極漢興必有寬大疎漏之政遞遞相因皆可豫見人傾不察耳

則禮何以看三綱五常曰禮者體也亦理也父子有父子之體君臣有君臣之體此中自條自理皆天理上必不可易的下文三個可知只承損益來更直截繼周不可作易世而繼統者純在文武子孫相繼而起千百萬世不過維衰起敝損益其所當損益既謂不可知乎

黄貞甫曰莊君葢論正大但亟見周末文勝夫子欲損周之文益夏殷之忠質此一章大主意總周渾說不必說當代後代何如

諂也

周曰諂說在祭非其鬼上見主心上說義字說得闊如猶天下之綱常扶萬世之名分皆是見字須看得輕活非真知灼見之謂只是此義在前明明白白彼亦曉得如是為義而乃不為故曰無勇

黄貞父曰非其鬼而祭已是不義如見義而不為又是無勇

稽古
舞必以御八音行八風故天子八佾廟制室外曰堂堂外曰庭庭是他家廟之庭

八佾

莊曰凡人僭名犯分其心必有一段惕然不自安處以大夫僭天子而忍為之則本心昧矣不曰可誅而曰可忍全要發季氏一點良心

莊曰亂臣賊子皆潜忍隱處做出來八佾舞于庭隱然有窺伺意孔子傷之防其漸也

黄貞父曰集註尚忍為之畢竟重僭天子祀說此猶可僭則凡百僭分之事就不可為只一孰字中弑父與君都在但不可執此而輕上僭八佾耳

三家

續遺
上節提出君字是訓其不仁此節提出奚取字是訓

周曰時說以末句頭上直用主祭者大夫助祭者陪臣云云何如莊曰此章只重一取字蓋無論僭竊有罪即論詩之取義亦與時事不

其不知皆是維魯維世的大隊論

惕吾不知祝史何據而陳詞愬當之者有愧色也冷諸説着方淂奚取口氣若明説大夫陪臣反不似説詞

黄貞父曰只把雍詩諷詠一遍以曉之曰汝之祭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事焉取此詩

不仁

莊曰此章欵和字用出不周曰渾説更缺妙如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惟心上天理渾然便與禮樂相浹洽若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自與那禮樂不相管攝便不奈禮樂何

黄貞父曰此章為當時僭禮樂發兩程註為長

林放

莊曰此章俱謂夫子告其返本者其説何如周曰滌也林放既以本

古人制字一在木下為本一在木上為末從儉入奢從奢報到枝葉即此可想本末之義

稽古

夏大也中国曰夏大之也

為問夫子安得不指其本以答之且禮者情文淂中之謂儉者嗇也謂率其真心而嗇於情文耳然情文是本真心以數責者不謂之本如何故又自禮中指出喪禮一件來以見喪以哀戚為本使其徒治棺槨衣衾之事而無哀戚之本必流虛禮耳不若以哀戚之心者為真孝也此真心即本也而棺槨衣衾由此而後盡耳大問者謂有關於世道有係於人心

黄貞父曰儉不只簡約乃朴實悃誠之意戚不只號呼乃哀痛慘怛之意儉戚俱從心上看然為本

夷狄

周曰君只是部落之酋長有君亦只禀其號令約束不敢違畔云耳亡者有而若亡也為君者威福不在己因失其所以為君為臣者自

稽古
礼記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視者視其飲礼多寡

作威福是又不以其君爲君此只是借夷狄以傷中國之詞莊曰有說此是夫子尊周意如云夷狄猶知中國之有君不似諸夏以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反不知有君也觀管仲責楚包茅不貢可見註中夷狄且有君長君長字斷當屬中國說何如周曰此說甚有理宜從

泰山

莊曰季氏祭泰山公然行諸侯之事于邦域之中與歌雍舞佾猶在家廟者尤甚不然救非謂不救蓋言不能開明季氏之心耳但看一救字知泰山尚未旅也周曰末句是把泰山與林放較量否周曰林放意輕只重泰山不享非禮欲季氏之自止也决不可沾〻與林放較量莊曰是

以盈斛器之數

續遺
揖讓貫下始射而升堂既射而復位射畢而飲是三節事

黄貞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内山川只緣他属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属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雖盡其承敬之心亦與神不相干涉

無爭

周曰註君子不與人爭惟于射而後有爭又謂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數語是否莊曰此俱是言君子有爭了說得不要大意云君子於世無所爭也然何從見得他無爭必也於射而見之乎夫射正有爭之場而必爭之勢也而君子處此升降上下猶以揖讓是其勝負賢否之意盡相忘於揖讓中矣如其爭也尚君子乎哉則信乎君子無所爭也

黄貞父曰君子見萬物一体無我無人非特不欲爭原自無所爭

摘粹 絵月者不能絵其明絵雪者不能絵其白絵花者不能絵其馨絵泉者不能絵其声絵人者不能絵其心礼者人之絵也忠信者人之心也故先

所字不宜放過其爭也君子揖雖發揮宜云射似較勝負而揖遜
如此是其爭也全是一片反身脩德的念頭乃所以為君子

素絢

周曰、此章大意全主重質說蓋周末文勝○行禮者皆忘其質謙禮者
莫知所先○夫子欲維之○故無論學詩學禮○而此意寓焉○鮮有能發而
明之○惟商能獨契其旨○故深與之也○須知子夏讀詩時便有禮後意
思了○只疑一為字、以素為絢便無先後次第物理混淆○故夫子以後
素點醒他○見得他天地間、只是太素為根本○便所當先其餘受采受和
皆不是尚此借繪事以形質之獨重○不專重繪事也○莊曰、禮後乎、是
甚麼口氣、周曰、此不是問的口氣、乃是子夏因論繪而自悟之詞也
莊曰、禮後應指後于忠信何如、周曰、禮乃禮文、如升降揖遜之類○礼

子曰忠信礼之薄也

後者、謂禮猶之繪禮之后、猶繪之後也○看來本文無忠信字○還含蓄
不露更妙○莊曰起予、作發吾所未發、朕否、周曰、非也、夫子平日顧湛
先進○他說繪事後素時○亦寓此意○但引而未發○得子夏一言○夫子胸
中十分快暢○故謂之起予○莊曰、可與言詩、與子貢同意否、周曰、不同、
子貢重在觸類○此重在所得于詩者深也○蓋凡詩之言、雖比物連類、
而深探其旨○況有關于人心世教○今子夏即一素絢之詠○而悟到禮
後便深得其止人心維世教之旨矣○何詩不可與言哉

黃貞甫曰唐詩云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正謂不用
鉛華生質自美即質素便可當絢爛了子夏錯認其將素來加絢
故疑只素自好何消又加粧飾乃晴合詩人重質的意思○禮後
乎是大悟之言有禮前一團意思則世間文彩俱是精神若無禮

前一團意思則世間文彩俱是假的夫子胸中原有這段光景觸目會心無非是者被子夏一言打動機關不覺手舞足蹈

夏禮

稽古　杞宋不足徵者杞武王封東樓公之国也至是以小而入于夷宋武王封微子之国也至是維伯而流于蒻

周曰、此章原有謂夫子志述二代之禮與周禮並傳、而慨其不遂是否、莊曰、非也、此夫子追思二代之禮正維周之心也、蓋周原監二代之禮而因革之故欲反今日之趨文必要昭揭先時之禮意庶可以追郁郁之治杞宋何二代之禮雖吾能言之、肰簡編散軼而文不存老成凋謝、而獻不存、無徵不信、徒付之長嘆耳禮指制度文爲、若三綱五常萬古不易何用考証言者、昭揭闡明之謂、莊曰、禮既無徵聖人何以能言、周曰、二代之禮多存周禮之中、聖人聰明博學、因畧致詳、故能知而言也、

黄貞父曰看来嘆文献無徵一不是空空寄慨分明是歎當事者諸植二氏之子孫收文錄献以俟後人故曰足則吾能徵言有能足之者吾便有所取以証吾言噫聖人所望於秉礼之君其意遠哉

既灌

續道　禘者帝也王祭也本不當用之魯但家國之非有難于直斥只借不欲觀三字以嘆傷之

莊曰此夫子傷魯祭之失而深致其慨也須知僭禮意在口氣外不誠意在口氣内可入諦周曰看来一總不入只處處描寫一氣說下更好如云禘自既灌以往凡所以陳俎豆奉詩歌于廟中者不過虛文虛器耳皆非吾之所欲觀也不曰不足觀而曰不欲觀正是不咽不吐之意莊曰妙

黄貞父曰註云以文王爲所出之帝此例天子之礼而臆說也蓋魯只是用禘之禮樂以祭周公未嘗敢祭周公所自出之文王若

摘粹 與其事而曰不欲觀者有所不樂于見意論其說而曰不知者有所不便于言意○指掌謂于掌上指斯禘之無不可運也掌上指斯禘之独有

果推及文王則文王之主當置在何處故知臆說也須知不言禘非禮而曰既灌而往不欲觀者灌為方祭之時以見周公之神必不安此非禮之祭也不徒曰不足觀而必曰吾不欲觀者見其夢寐周公之心與入廟每事問皆以與祭時言

禘說

莊曰、註中仁孝與不王二意平重否、周曰只重不王一邊若論仁孝之意○有何難知第不王不禘魯事蓋非○或人窮究其說即同敗問昭公知禮之意夫子若諱魯若不諱魯第曰、不知也意若曰、先王既立七廟○復有此祭起豪立名○有行得者有行不得者若知得則緣祭以明禮緣禮以定分○遷訛革弊○而文武周公之化復行于天下而天下在掌上矣○指其掌、是門人記的、見得治天下猶運之掌註中理無不

所握也

備古 世傳周平王八歲時問將十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問有神當云祭神々在何用如字裕不能答

明誠無不格、不必用

黄貞父曰天下二字有意味分明見其為天子之事也此鄧語氣散諾須以記事着口氣体貼他便前後融貫

祭如

周曰、上記事、下記言、總見夫子祭祀之誠意○非又引夫子言作証也

莊曰、如在統祖○神来格上說是否周曰、如在總在心上○形容正是有誠斯有神之謂不重祖神来格上○祭先主孝、祭神主敬總是一誠如不祭者、已之典禮心得而攝之已之精神人不得而攝之所歉不在禮而在心也○

孫賈

莊曰、上鄧王孫賈以權動夫子知有已而不知有君、下鄧夫子以天

稽古

礼記月令孟春三月祀戶孟夏祀灶中央土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

析王孫賈、知有禮而不知有勢、問荅只閑、不正意在言外天以理言凡人逆理則必獲罪於天故曰天即理也○獲罪要打他媚字看、不必説太甚、但立心制行閒、稍或回曲未協光明正大處○便是、

黄貞父曰獲罪句本諦固有理但明以禍福言更好若謂逆理便是禍害此恐非賈所及抑反不足折姦雄之心

周監

莊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之説是否、周曰此乃漢儒因孔子贊周郁郁之文而牽合附會、以為言也、不必用、須知夫子從周、是從周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末文勝質之文○不重尊時意蓋夫子因時人多議先進文有未足故言周之文已郁郁乎盛○吾其從周從周所以從文也○便是從先進之意○思先進之文所以傷後進之文也○郁郁

摘粹

曾有太廟周公其衰矣非礼也夫子于此意以為人之行禮者非礼而已之問祀者奉禮之明欲以已之見救人之非特聖人語意自渾只云礼或有失之行事者可以得之空言則行事未必是而空言是也禮有感流于流侍者而可以

只是形容文之盛不可用輝煌字面

黄貞父曰文就制度文為上章夏禮吾言之禮非若禮後之禮以華采言也監是斟酌損益非加增添飾之謂

太廟

周曰太廟二字、便是書法、盖魯禘非禮夫子入廟而委曲詳盡件件究問令人可省可思、仁孝誠敬勃然可動一段委婉衷曲、何等溫恭有恪故曰是禮也而敬謹之意自在其中、畢竟含此意不得莊曰余看來或人譏夫子不知禮夫子不應自分疏我知禮○夫子語意不難我知與不知○只是把禮來説猶云我雖不知禮我問處就是禮○如此看去○稍覺渾融○何如周曰、更好、

射不

貽于講論則流傳處未必是而講論處是也亭于斷礼亦欲與天下共求其是而已矣何悍于一鬨哉此聖人所關之意甚大而所寓之旨甚微

稽古 衤天子命綬曆朔于邦国諸侯藏之祖廟每月朔特羊告廟請而行之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視此月之形謂之視朔其不同如此文公六年始不告朔十六年始不視朔註比而同之誤矣

莊曰、時講此書開口便云射不主皮原為觀德恐以力而掩德此意是否周曰玩本文口氣未曾明露出德字、此處且体貼一主字一為字之意來講而德字宜于古之道句發出古字不必指定是武王克商之後只以古字還他便了、

黄貞父曰一鄉射消了英雄幾多睥睨存了世道幾多湯穆太平之象先王極好的教化夫子此感亦為主世教者言不往解礼意

告朔

周曰子貢欲去羊、不是惜小費或者以貨殖責之徒令子貢抱千古之冤彼蓋有激而言其意謂告朔之禮已久不行而此羊猶供何為不如併去之都是為禮發此議論但不曉得羊去而禮亡矣夫子意思謂存羊即存禮去羊即去禮故曰我愛其禮不消說到典瀆繞此空名存亦是禮猶有存者子貢憤其無實夫子惜其有名莊曰大意了了但愛禮句就與瀆說亦無妨

黄貞父曰此一年也在子貢見以為羊在夫子見以為礼以羊為羊是禮在羊之外而礼亡也以羊為礼是礼在羊之中而礼存也即羊為礼可以知黎瓔矣

盡禮

莊曰、聖人固不說我事君盡禮亦不說時人不能反以為諂但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多少渾厚含蓄夫子此言非為己分辨只是提醒人心處

黄貞父曰禮在心体中流出盡礼正所以盡心

定公

周曰禮忠二字在那裡看莊曰定公為太阿倒持之君故欲防之以禮、三家為尾大不掉之患、故欲教之以忠此禮字當有惜威福正名器之意、忠字當有尊君徇國、不肯凌僭之意、周曰、是、

黃貞父曰禮忠二字是千古定案此有泰交意

關雎

莊曰、此闡揚聖母之德、可以正位中宮、可以母儀天下、故得之必宜於樂、未得必宜於哀、不重詩人情性之正上

黃貞父曰玩詩序之意則謂淑女者乃指三夫人九嬪以下而言后妃不妒忌求之以配君子故未得而憂憂賢女之在下也既得而樂樂賢之同升也故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若謂文王求后妃而宮人歌之淺矣

魯有二社周社者天子木社也亳社者商社也哀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因亳社之災而有所感焉則一語之僕豈不有係乎社稷之興廢乎惜乎宰予之失對也○夏九範曰社祭土神而以句龍配之報其發萬物之功也此立社本

問社

正曰原說先王建國立社以祀后土為民祈報蓋人非土谷不生、宰我宜以此對、庶可興起為國為民之心、以樹木對固非、而戰栗尤啟時君殺伐之心、則非之非也故夫子責之成事不說云云、事已統緒曰成、勢不可挽曰遂、事之已往曰往今日予之對社、是成事也、遂事也、既往也我又何必說之諫之咎之也哉但近說俱謂當時三家強公室弱、魯幾不社矣哀公問社、尚有起救之思乎宰我曰、使民戰栗勸其斷也、不知三家之僭逆、縱勢已成遂矣魯君假借之失亦既往矣、此以禮可以制之若惧之以威、是速禍也夫子責之其意微矣、二說何如周曰、從後說者更多、

黃貞父曰宰我意在起公恩威權強公室意甚可取但不知民為

稽古

主君獻賓賓受爵飲畢反虛爵於坫賓於坫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虛爵于坫上

貴社稷次之等語就不知本了故夫子於此不好明言但謂進言之机已錯我未知之何

器小

周曰器小二字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都盡了孔子說他奢只應或人儉乎之問說他僭只應或人知禮之問非以二事證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但講器小句註中一切不同

黃貞父曰三歸倫官固自說奢隱然亦有僭意

太師

註曰時講可知就樂之節奏條理說是否周曰太師司樂雖道節奏條理尚有未知而夫子稍之乎此正盡美中指出盡善精微的妙處亦可知不在節奏上看只是樂由以生故聲音節奏皆精神心術所

稽古

流貫可知者欲其探本歸到人心去也且純皦繹三字一時俱形來作三件看當一直說下須云以人心之肅肅雍雍者發為純而純中自皦皦中自繹蓋肅雍乃人心之本体互相生相禪的太和互形而不偏交成而無間此一段無斁之大雅流貫發揚動天地格鬼神俱在於此方成個樂方於以字有着落不是一成六成九成之成亦不是作樂之終終字若時文渾渾以樂上講於本旨何當乎莊曰訣

黃貞父曰翕如雖就八音齊鳴言看來還是說聽其聲音覺神氣翕聚無渙散不篩之病純如言其無爭戾皦如言其不混雜繹如言其不間斷

儀封

周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註就得位行道上說又有就刪述垂憲上

後礼有金鐸木鐸鄭氏謂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封人之意正合此

說何如、註曰、看來還以註或說為是、封人木鐸之論只就夫子周流上發、言夫子歷聘列國席不暇煖、都是天意、天見得當時天下無道莫能與易、故假夫子周流去覺悟人、今觀自洙遊三千而外、以至齊魯宋衛之君、及耦耕荷蓧擊磬之徒、與夫互鄉闕党童子之輩、夫子隨處接引、便是隨處覺悟提醒他、豈不是木鐸、豈不是天意封人見夫子不遇、能發此大議論、可謂千古獨見

黄貞父曰、天將句是天啟斯文、使夫子司世教之責、以開斯世斯民之聾瞶、雖阨其遇于一時、寔昌其道于萬世

盡美

莊曰、註中性反禪伐寺語用不同、曰此皆朱子推原意、夫子只評樂非評舜武也、美善只一事、總是將聖人功德之盛、歌舞出來如儀文節奏、極其詳盡、是其盡美處、然仔細想像其所以為容、一邊覺得更有進於此者、一邊覺得猶有未慊于中、着便微有盡善未盡善之别

黄貞父曰、唐虞交際之間、正太和文明之日、而舜則躬逢其盛、商周改革之際、又餘風未殄之時、而武則適遭其窮、此韶之盡善、莫能擬諸形容、而武之盡善終亦不能無遺憾也

續遺　此節總是仁孝誠敬的念頭却為乖戾忿睢所損坏全然不好的人何以觀之哉

居上

莊曰、寬敬哀本也、其本既亡、更無可據依以為觀、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哭泣擗踴之數、皆不在論量之限矣

里仁

黄貞父曰、譬如一篇文字、主意先差、則詞之工拙可勿論

稽古

百金買宅千金買鄰止足也意

續遺

此以一心字作主不仁者失其本心也仁者得其本心也知者求[illegible]其本心也

莊曰、時說俱依孟子註號以上句借言以起下文里有仁厚之俗猶以為美若人擇所利用安身、而不處於仁便是曠安宅而不居、焉得知、此意是否、周曰、此還是示人卜居之意、下仁字、即里仁、不處于此又焉得為知知字因他擇處生來、

不仁

周曰、牛春宇以首二句承上節處仁來總是不能處仁安仁利仁是能處仁者、且安利二字不分淺深仁智總成德之名自純粹無私為仁清明不雜為智、總是一個仁、此意何如、莊曰安利不分淺深終不透徹、但不可說壞知者、須知此章只是貴完心之學○不仁者心德亡矣○故約境主嗇、而不仁者處此約、則馳心於外濫情於中、是處約而心不約、故謂不能長處約樂境主適、而不仁者處此樂則患既得之又患或失心情展轉幾乎夢寐○不清、是處樂而不能樂、故謂之不能長處樂若仁智之人心德已完即不必論外之境遇何如其心境內一則安仁一則利仁周曰安仁利仁在那裡說莊曰純在處約樂之時○心體渾然○不動○凝然○自知正見○安也○利仁是一念好仁之心○極堅極切○處約惟知以仁為利處樂惟知以仁為利也○

黃貞甫曰安仁者是反之几微之內油然自適其本體也豈心安于理之說利仁者犧本心上覓一種趣味津津可悅也豈以心求理之說

唯仁

周曰仁者之心渾然天理理發而為情則情亦化而為理何淺偏私何淺牽係故能好惡須知好中有惡惡中有好不必較較分辯只發

續遺

此是君子小人分路循向東行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的理此意極透

一般字便好、莊曰、有說仁是心、無私好惡即心之所發不必又添個情字、周曰、六經宜

苟志

莊曰、註中說無為惡之事向、用得不周曰、不可用、無惡只就心上言、人只有一心為心之向往處在于仁則滿腔子都是天理那惡念無自而生故曰無惡○

黃貞父曰此節重志字志仁便不為惡俱一串事二句不可作兩層遂分上句是心下句是事今人做工夫不去理會志仁專謂居根器深惡習雖去而欲消磨之此便是無頭學問

富與

周曰、此章議論紛紛還是怎麼主意、莊曰、通章只是無終食之間違

[illegible]

[illegible]貧富貴不、歆貧賤、惡乎成名而曰去仁、惡乎成名、可見仁不在不處不去而在不處不去之真心

仁一句便盡了上二節當富貴、安貧賤亦是不違仁故曰無終食之間違仁○周曰、說從富貴貧賤中說起者何也、莊曰、大凡人方寸間所以僮僮往來不得寧謐者、只為慕富貴厭貧賤之念休歇不下耳○如能打破此關遇好境不欣羨逢醜境不厭棄便是心無一私之累○便是不違仁○周曰、欲富貴而厭貧賤、人之常情○只看道理何如、今人那個不欲處富貴○若不以其道而得縱是身上享用此心常不自安○方寸抱愧有何舒展快樂○故不處耳○但今人那個不欲去貧賤○若不以其道而得縱是眼前窮困○此心原無愧歉○隨分隨緣何必苦求贏餘○反為此心之累○故不去耳○不處不去便是君子○若一為所累所苦○或生厭惡○或生歆羨○便是去仁、將何以成君子之名乎、莊曰、名字怎麼看○周曰、要活看、乃叫做君子之謂、非教名也、若泥定名字、便

續遺　去仁遠仁有別去者全体之背也遠者一毫之間也

是教人名譽上做工夫了、此節承上起下、意不甚重

黃貞甫曰不處不去是從人情中認取天理來有嚼肰無欲淡肰無悪意註中審安二字極細審有両項安只是一帋盖道則處非道則不處是両項也適固不去雖來適亦不去是一帋也

終食

莊曰終食註訓一飯之頃、就可泥定一飯之時言乎、周曰、否、只是借言直一頃剋耳、無違只是此心惺惺常存不放也、純乎天理之謂不可入富貴貧賤等字、莊曰、造次二句是一步緊一步意否、周曰、此是即終食中抽出言之、非另外一層、便作步緊一步之說也、擧造次則從容閒暇之時可知、擧顛沛則安常處順之時可知、信乎無終食之間違仁矣、

續遺　天理人欲勢不並立若好仁之念還虧欠一分那不仁之事便乘那虧欠處沾染一分茲好仁既無以尚矣不仁從何

黃貞父曰凡人存心養性只消一息無間斷便終身間斷能一息無間便無間于終身盖終身者一息之積也故君子之存仁雖終食而不違

未見

周曰、舊以首節作成德之難、併用末節註不敢終以為易等語是否、莊曰、非也、盖夫子不欲阻人以難只宜首節作慨為仁之鮮、下二節說為仁甚易、是激勸鼓舞的意、我未之見若謂不足者未曾見則矣下無不足之力矣、奈何不用力哉、總是深明仁可易為而終莫為也、周曰、好仁悪不仁作両人看否、莊曰、不肰、總是一個人一個心未見云者、正未見其力於好仁者、故說一個好仁者樣子、未見其力於悪不仁者、故說一個悪不仁的樣子、好悪不必分

處根間而入故曰不使加身如瓶水既滿則他水自不能進分明是瓶中滿水拒之不使進一般

蓋所好在仁必所惡在不仁耳。好仁者無以尚之，不是舉天下之物無以尚吾仁，當知是一念之好至真至切，舉天下更無足以尚吾好者。一真為主，萬感皆空，仁之中有至慕，仁之外無餘慕也。周曰、不使加身，時都用祓濯祛除等語是否。莊曰、如此說似身已不仁而去之一般，不使加云者，蓋操持其身為純白無瑕之身，不使一點私意妄念為此身之累，此等工夫極嚴極密。周曰、不曰不使加心而曰不使加身何也。莊曰、仁是本心之理，而不仁乃身外之妄所增加者，況身無妄加而淺心有純仁，此絕不仁正是為仁的工夫，故着其為仁一句，須知無以不使四字俱以用力言。

有能

周曰、此一日與一日克己復禮相同不。莊曰、不同，彼用功在前，此一念初醒悟奮然用功也。一日猶一朝一日之義。周曰、力字應在氣質入明徙等意是否。莊曰、否，仁是心之本體，力是心之運用處也，從本體中生起一段運用是用力也，從運用中便合着那本體便是力之足也。末節二句文氣甚急，提重在下句，不得兩斷，大意緊承上未見力不足來言，縱曰有之，我未見也，直是番跌上文以着力之無不足意。

黃貞父曰、自好仁者至未與一氣說，無以尚不使加便是用力處，用力便力足，我未見用力者歛，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好惡總一為仁，不必分。

觀過

莊曰、註中君子小人等語用得不。周曰、只泛泛說，不必入註，各于其

摘粹
趙不林曰千生万劫只在此生一生百年只在此日一日一信准万劫而不磨一日一疑虐百年而如夢人生难得自性难明珍重當下机緣莫教當面挫过此言極有理

黨就要根着仁字說言過一也有寔悖乎仁而失之亦有本欲行仁特以運用少乖而失之過者其類不既殊哉觀過則知此心之仁矣其一段惻怛真愛自然可知白文只說知仁註兼不仁非是

朝聞

周曰聞字怎麼看註曰須看得深不是淺淺知解之謂如言道者天與我以性命之理常生生而不息者是也人能用力之久一朝之間豁然有獨覺處則有見於吾身皆寄寓吾生皆幻妄而此真性此正命有與天地相終始而不可磨滅者即夕死而安之若飴矣何不可之有周曰可字是甚麼口氣莊曰要看得活非謂必死乃聞道者之心自見以為可也

士志

摘粹
義在吾心純然大中之体着一毫不得不但不好一

周曰中庸淡而不猒方可入德斯道原無着無礙的妙境志道者必須把心体洗滌得光光淨淨一塵不染打破此關方是良知呈露因此稍點撥動他其進自不能已不然障蔽未開何足與議哉

黄貞父曰恥惡衣食只形他欲根未斷志作向字看非十分能立志者註識趋止是志字不作兩樣

無適

莊曰此章原說是君子於天下之事見得事與勢移境與時變千態萬狀不可捉摸故無適莫如此何如周曰此說亦好但近說只重天下三字是以天下還天下手段故打頭說個君子之于天下也甚有意味適莫就心上說人之心體至虛只為添個適莫意思便非自然本體兩個無字只是復還虛空意体耳義之與比比合也謂自然

邉即好的也着不得眼中着不得塵沙可着珠玉屑乎

合義如云廓肰大公物來順應因義以為轉移而不主乎我也○說
適義徙義便是有心而成適莫了
黄貞父曰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無思無為寂肰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君子於天下識得何思何慮的境界則知一切計較
都與天下相遠故一感一應一張一弛皆求慊於吾心而已矣義
不在外而在內人都在事上求義故有格式有方所從行得十分
停當終有適莫之意君子求義於心故變動不拘隨方隨應時行
時止無所執着義之與比非有物也明鏡當臺妍媸自見鏡体不
動是有而不得無者也無適無莫非空寂也但去執心不去應心
是無而不得有者也

懷德

續遺　懷者不是思念之謂思念說是思念安得為懷懷若心念常常在是而不肯些子放下也○有說刑字不作刑罰之刑字看如詩所云尚有典刑儀刑文王之刑字作先王之明法所以束縛身心者

周曰此章有作以心術定人品看者何如莊曰玩本文開口說個君
子小人還是以人品辨心術斷斷昭然謂○述懷德之君子一是懷
刑之君子作兩樣君子小人亦做兩樣是否莊曰此也抵做把君
子小人作一樣看更有理何也君子一生心事只是成就一個德字○
小人一生心事緣不想着德字○只成就一個土字○敗德必至于犯刑○
而遵刑始可以保德故懷德者惺其本來之德性也○懷刑者又借外
來之法制以束本來之德性也○小人更不知德為何物亦不知刑之○
所以懲不德○一味欲計其土之安○既圖安于其土則况溺之以為惠
此懷惠之心○亦只是懷土之心○總之徇欲而失其德也○此以德字作
主○以刑字貼德字○以惠字合看土字○而總及看德字○周先生以為何
如周曰然

放利

莊曰、利專指財利說、周曰、凡有私心皆是利、故無一言一動、不在於利、多字湛放字來、非特受害者怨之、懷公憤者自無不怨也

禮讓

周曰、註中禮且不可為、而況為國、用得否、莊曰、此把為禮為國看並兩層了、不况用須知禮者、非指威儀之禮、乃是指治國之制度紀律、上言也重在一讓字、讓者真實之心、治國者之制度紀律、兩一本此真實之心以為之、則其制度非虛文、紀律非粉飾、可以範圍一國、可以整齊一國、故為國何難之有、如無了這點真實之心、則所衛護的制度紀律、並是虛而無據的、將推之不準也、動之不化也、又何能治國哉、可見不能為礼、即是不能為國、若舍為礼之外、又[illegible]

續遺　位湛德被名湛寔越君子為盡其在己則名位自是有的此何必愁也此乃自信自慰之詞凡論語所云莫患等語皆是此旨

摘粹　夫子言一貫而不明其所

乎、周曰、極真

不患

莊曰、所以立註訓所以立乎位是否、周曰、所以二字、則知立是自立、如立心立躬之謂、非立乎位專以致君澤民言也、莊曰、求為可知句時說謂求為可見知于人何如、周曰、玩註中見知之實二字、此是君子為己之學、在身心之內、實求其無一不可與天知、無一不可與人知、若獨知之歟、即名聞四海、亦屬心疚、若獨知之內無愧、即闇然無聞、亦自是可知、即如此說纔中竅、

一貫

周曰、此章見聖人傳心之妙、上一貫即是下面忠恕一心、但此處且虛看、若實發則下面不消問了、莊曰、有以一字作一理者何如、周曰

為一着何如大抵說至心學處便似參禪一解盡數呈現不滑

稽古

朱子曰喻之喻利只是造

理字大不是蓋此乃是空而實無而若有若著個理字便先實矣

先儒于有矣又何以貫也夫子分明是説一心能貫通于無窮但惟

曾子能默會這個貫之之心而門人尚未知如何去貫也故曾子以

忠恕之心發之心字畢竟直至忠恕內方可指出看郤一貫只宜以

一字還他

　黄貞父曰吾道與夫子之道相照應曾子在事物上求故夫子把

　吾字與化他忠恕便是心而字只當得一字忠恕就是一更無兩

　層一之意蒙猶點灯者即千盞只由一星火心了

喻義

周曰此章嚴利義之辨義字要包得廣不必指實利字亦不止財利

故南軒謂無所為而為者皆義也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有意為善

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户樞

總是利心其與君子天地懸隔莊曰喻字註解曉字是否周曰玩

猶字則不特曉之已也分明是自事為主著以至心術之微無為有

為之間細入毫芒之處都不容自昧是也

　黄貞父曰君子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於利亦為曲

　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混好之一說喻義喻利是別言不是泛言

　蓋君子之造亦有混於利者小人之造亦有竊於義者但其心之

　所喻定自分別不得以泛喻蔫好言亦可

見賢

莊曰此言觸處皆可反求故能一時所見俱不可放過齊曰思省曰

自曰內字字皆是切己工夫非止如所云求益而已周曰但見賢亦

不單能遍上論如求師於同行固為一頃之見而尚論於簡編又為

摘粹

人合者以義故君臣曰信而深諫天合者以情故父子曰悅則幾諫

千古之見賢不賢亦不泥定是兩人即一人有賢處有不賢處亦是且思齊内省亦非兩心惟其嚴於内省乃正以歷於思齊惟其敏於思齊故能内省不疚也莊曰是

幾諫

莊曰幾諫註訓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是否周曰亦是但看來不專在柔聲怡色上微詞以諷是幾乘間而道是幾委曲轉移不令外人知亦是幾總是務欲得親而已幾諫時猶用口舌諍但不敢唐突耳到敬不違勞不怨分明從敬與不怨上感悟親志所謂言諫不可而以心諫者也志是親志父母見子諫得柔微婉亦不好遽直斥顯拒其不從者志耳人子此時亦特不得幾諫直須是敬敬不是外貌恭敬乃自家心裏有一段徬徨不自安的意思父母見子如此心中豈無

稽古

李令伯陳情歸養不顧爵祿之榮狄梁公望雲思親依依太山之巔又如范純仁以父在調

感動此以將順為匡救法其咸父母嚴鋼已甚哉雖不違他他却愁而勞我此時更不必從父母身上規諷只自家身上討罪過依依膝下無些毫怨懟如所謂負罪引慝是也父母見子如此心中豈無感動此又以愛慕為匡救法其於違不怨還進初頭幾諫一步若只依舊如初耳諫亦是不違如此是父母志不從了吾却把前頭話再說一番不但瀆父母且亦濟得甚事

黄貞父曰孝子心事如此豈怕父母有過差

遠遊

周曰此章還作安親心為孝非曲體之義父母在時固人子承懽膝順之日然爲有一個拘拘不出門庭之理蓋云父母之在也人子不宜遠於遊而遊之必以其方耳若以其方而遊則其遊便非遠也在

官皆不赴文正公遣之公曰純仁豈爲重祿養而輕于父母耶雖逝亦不能朝夕在側以終养爲此皆不遠遊之孝思也

稽古

王安石詩云古人一日养不以三公換得喜懼之意

親且以知方而無憂在子可以隨方而即還遊於方之內而涉遊於方之外則雖有遊之跡而無遊之憂此正人子善体親之心處

黃貞甫曰主意只重体親之心上不然雖終日與親周旋竟亦何益余聞其𣻉園云男兒落地便有志四方豈能不遊不遠遊者不無事而遠遊也此說最是

喜懼

莊曰此章欲人子及時以孝養其親知字不徒曉得乃念念不忘耳不可不三字須重看愛親無時不切於中何待年上但這點念頭於老壽時尤爲激切故不可不記念胸中下二句正發明不可不三字喜懼不平重懼邊周曰時諱懼字俱云懼來日之無多惜此日之易過是否莊曰此非人子口中語此懼字只是心中皇皇有不舒

安意

黃貞父曰人生當中年以後一年衰一年數年不見偶一見之不覺其頹貌異昔日而日侍其側者何由得知若用心察察則其盛衰之狀亦有可知者若只父母之生年則人誰不知何消說得

古者

周曰此章是甚麼口氣莊曰須一氣說下如言古人之言再不輕易發出只見他常自恥躬常自恥躬之不逮也不是躬既不逮然後恥也須知此躬是學者生平一大肩任處躬之遠是生平一大操脩處不逮之恥是生平一大憤激處古人心在躬之恥上用不在言之出上用不得以恥不逮看作謹言之由即躬字內不得添行字逮字下不得貼言字

摘粹

如同堂而居接膝而談因隣也而使遠千附好而千里有同志焉

以約

周曰、約統那裡說、莊曰、約統心之收歛謹愼說、為是終日欽ミ翼ミ無敢放肆、以此點心運用出來、則凡所弛張曲折、皆是眞精神所會攝者、更復何失之有。

欲訥

周曰、此章欲字最重、謂君子自家心裡、要如此訥言敏行耳、須抑揚重行一邊。君子欲訥于言、而不放者、正敏于行、惟恐其不副也、須知君子不在言行上用功、而在心体上着力。

不孤

周曰、德字、作有德之人看是否、莊曰、非也、此作虚字、在心體上看德原是獨得的、亦是同得的、此脩於不覩不聞之中、而通於形骸

千里即吾隣也又遠避世不知而千百之後知之千百世即吾隣也甚至人莫我知：我其天則造化即吾隣也君子亦脩德而已奚患無隣哉

續遺

辱疏二字要看得細不是加刑為辱絶交為疏如云事君諫而听便是我榮不

之外、這個是天下大同的理、縱然行高寡和、志不諧時、自然豪響豪傑、一德聯一心、迹雖異而神自交、勢雖睽而識自合、此便是隣儔是不孤、須知不隣即不孤、二句一、氣聯ミ說不可分

黃貞父曰、都有相親附之義、有相夾持之義、凡做李問惟恐孤陋而無友、故夫子謂只怕德之不脩、不怕脩德而無交也

事君

莊曰、此章書人只說數諫不好、自戒言之言固不可廢、數諫亦無妨只是平日以一點精誠感動君友的心、臨事不專以口舌諍、然後言忠聽ミ、必速、君友均愛其相親相愛之榮、不然精意不貫、交淺言深專尚苦口浮談、以效批鱗規過之直、節適足以取疏辱而已、何益哉如此說方得、箇周曰、真

听便是我厚集友言而逆便是我親言而不逆便是我孫

續遺

君子句不可濂詩太高只言其涵養造詣庶几成德

一黃貞父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此爲明案

公冶

周曰此章非特擇配不苟乃是聖人以素行取人也重縲絏無道二句有道是是件說一個遊混於罪之中遂辱而猶榮一個身超於罪之外常常而不辱一個墨吏議不墨清諦心白而迹污一個無罪行併無罪名世亂而身治此均之素行無虧均之稱賢均之可妻若以容蒙妻子長保妻子說者非是

子賤

莊曰子賤能取多賢是正意多賢能供子賤之取是副意若只歸功於魯則子賤之君子全靠別人了

黃貞父曰子賤年最少而德已夙成又其宰單父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二人則獨造之雅不如觀摩之易若人之君子信有自來

地位便是

稽古

按明堂位曰夏后氏四璉殷六瑚周八簋疑瑚商璉註偶誤耳

賜也

莊曰夫子女器瑚璉之答有淺深否周曰無淺深瑚璉之意已具于女器中但上虛下實耳何如之問是問其造詣何如女器是取其材之有用了何器處不必着美惡貴賤等字面末句只以器之不凡形之在瑚璉上影請不可在瑚璉上講當云子貢淘切琢磨以來才可湛政足增清廟明堂之重而文章言語無愧經綸華國之才何等貴重何等華美故夫子以瑚璉器之

黃貞父曰瑚璉之器雖云有用亦局於用其款進之使化意似不可少

續遺

須識開之意不是求信了就要仕他真是見得性分內所重與曾

雍也

莊曰、當時輕仁重佞、其関於世道不小、夫子丹棄、全是維世之意、或人發言主意重在佞上、故夫子末節惟說佞不佞發出焉用意思不知其仁輕特帶言之耳、或人所重在佞、不可把仁字佞字並看、仁是此心本體、佞則壞了心体、

黃貞父曰上焉用佞泛言下焉用佞專論仲弓言

漆雕

周曰、此章書要看得斯字明、要說得信字深、莊曰、斯字註訓此理言、近有謂不宜說出、只渾渾還他一斯字、何如、周曰愚意斯字亦不舍仕单言理、亦不舍理单言仕、猶云吾於此仕之理、未能信於此心也、況要心上無些子疑處方是信、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此是本

體意一般又非深然不願仕者也故曰点開已見大意

摘粹

當時山林可往衛汲可耕洙泗亦可談詩自樂而必曰浮海何也此分明傷天下滔滔江河

儒者之真精神以求儒者之真學術、不特功名之士不得與之較、然漆、即學問之士亦難得如此真真實實專用心於本体處、所以為所悅、

黃貞父曰夫子以仕使開開不以遜於木辭而以未能信辭此僩是識破仕學一理不從施点上討事業從心体上做事業故夫子悅之若只渾渾說箇悅其篤志云云未是

道不

莊曰浮海此舉、子路何以喜之、夫子何以始許之而終抑之、周曰、此節全要重道不行三字、夫子一生只是要行道、浮海之嘆傷其不行者、正以望當世之行也、子路一心只顧夫子卷而懷之、故公山之召、則有末之之阻、陳蔡有慍見之詞、南子有不悅之念、一聞夫子之浮

莫遏其橫流不可抵止而相與共濟者無人抵柱中流無自除非是浮海而去罷了是憤世嫉俗而為此言也

海、適合素志故聞之而喜喜夫子之退藏非喜道之不行也非喜浮海之涉也夫子亦知喜之蘊在乎隱而不知天下終不可棄吾道終不可懷故曰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勇非勇力之勇乃急流勇退之勇無所取材重不能裁度夫子之心還作裁字看不可如時說以大材當大用小材當小用之說亦不是海無可浮之理專在浮海上言

黃貞甫曰逃世意子路識得夫子不肯忘世意不曾識得

武伯

周曰仁道至大至精勇者不得措其力辯者不得用其才善說詞者不得施其辯當時皆不識仁故以不知荅之下與其才正是不與其仁處治賦兼有勇知方剛勇足以振三軍而未必能克一念之欲由曰不知莊曰時說千室單以民之多言百乘單以事之煩言

稽古 諸侯來朝為賓大夫來朝為客

周曰此大不過豈以一邑之中無故事乎宰兼邑長家臣為宰還要兼治民治事為是才藝足以理一時之煩劇而未必理衆欲之紛紜故求曰不知○言字根禮樂素優來即斐然有章不止剛不敢禍、柔不取靡的說華國之文章足以輝藻一時之聽聞而絕潔之美其未必獨完無穀之本体故亦曰不知莊曰不知與未知焉得仁同不周曰不同三子有仁而不能全故渾渾曰不知其仁子文輩不知心事何如故直截以不得為仁拒之

黃貞父曰此章須是問仁寔有動武伯以驟使之意拈出三使字可味

孰愈

莊曰此章是夫子以心學黨子貢也周曰女與回也孰愈是甚麼口

摘粹

皆十以形客一徹盡徹之妙借二以形客為況对待之心○聞一知十无对之知也了悟也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聞一知二有对之知也影悟也所謂億則屢中者也子貢將顔子力自家真面目描出

氣。莊曰、田是子貢素所信服他的。夫子特把這人来較其孰愈、此正是踏動他提醒他。不是尋常話問口氣。只此句便是造純意思了。須知道一而已、何有二、又何有十、其謂知二不如知十、此自子貢較量於多寡之間畢竟落聞見上说勘。故夫子但據其自知不如回一念。還是本体之明、落此本体上反求、以得其致一之妙。即聞亦可绌。知亦可息。又何二與十之足云。莊曰、夫子與弗如、是與其知二可進於知十否。周曰、不然知十總不是盡顔子淡潜學問。諱與弗如處、不必十分牽帶知與聞二與十、只是要子貢把這些名物象數融鑄陶洗、全其貫通浹洽。只畧一撥轉。真齊便是神奇糟粕煨爐。却成玄解。會子由精察而一貫、亦只是這道理。莊曰、註自知自屈、意可用不周固、自知意用滑自屈意不必用。

續遺

始今非兩時循云吾身要如此而今不尔也一串言若以昔字古今訓始字殊為可厭

黃貞父曰、陽明先生謂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顔子[illegible]在心地上用功、故問以敎之、而子貢不悟、仍就聞見多少上較量

又曰、著了夫子氣力、故夫子與之者亦嘆惜之也

書寢

周曰、宰予平日所言必皆志學勤篤之事、今也晝寢、是行之不遂處、故夫子故責其昏惰。滚以行不掩言併責之。莊曰、朽木糞土有[illegible]作宰予說者、是否。周曰、此還是夫子謂予之自棄最可惜、天地間除是朽木、方不可雕。除是糞土之墻、方不可杇、予未便至此、何自棄乃爾、不足責矣。此是喚醒他處。非塞以予為朽木糞土。莊曰、始吾於人四句有作兩件事看、謂夫子是傷今思古意。何如。周曰、傷今思古、與此絶不相干。此四句要暗指宰予說。方中窾、原来聖人之始與人、非聽

續遺

剛就心体上論，若作維名教振綱常等語，此時文的爛調頭，非此題的本旨。

言就信行，今吾于人，聽言觀行，只是婉詞以深譖之。二人字當一人看。始聽言信行，不要鑿寔謂夫子何曾受人欺，且始之人安得言行都相符，若曰吾不忍逆之耳。蓋抑揚反覆以見今之不然也。觀行亦要看得活，夫子亦豈謂今人言行都相悖乎。此只是做宰予，勿以宰予一人波及一世也。

黃貞父曰：看於人二字極有感慨，蓋因予而翻然動世道江河之感。

剛者

周曰：謝註剛與慾相反之說是否？莊曰：不是剛與慾相反，慾正是不剛的病根。剛與慾都在心體上辨，剛是人心本體，從天地至大至剛之氣賦畀得來，唯心體洗得瑩淨，保得完固，方能不媿不怍，獨往獨

人欲[illegible]消得一分便天理之剛長一分，人欲消盡剛德乃完。如神龍之氣非不强，然人得而豢之者，以慾故也。

來，如曾子之大勇，從反身循理中來；孟子浩然之氣，從集義中來。此天地之真剛，夫子所未見，蓋謂此也。但首句只可形容剛者總使得，而以慨嘆意發，不可解作剛之字義，若解明則武人不悉中根矣。

黃貞父曰：根也慾，慾字下面着個心字，極有意。欲念總在心，終身不解，不比外面偶然感觸底，還有個分散之日。故不曰欲而曰慾，言一念隱微之地，多所係戀，多所貪求，而不能決絕割捨，雖欲剛得乎。

戒不

莊曰：此章或以仁恕貼說者，又以上二句只是一個恕之事，其說是否？周曰：此只據本文講，不必添出仁恕字。況子貢却亦不知此是仁者事，只信口說出來，故夫子抑之，正所以進之也。末句不是評論子

稽古

了凡曰夫子教人博我以文又嘗曰文不在玆乎夫子之文章原不是淺淺的

貢之造詣乃是純不欲無加地位論其不可易能黍雜之之辭若靈筋骨言女今日形骸未化物我未融云云便不得口氣

黃貞父曰不欲無加是把此身公共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渾然一体絶不見人己之形學問到此聖人盡性之能事畢矣誤何容易故夫子曰非尔所及也

文章

周曰此章議論紛紜有謂子貢此嘆見識尚滞未見得一貫道理䞈祇見其難易淺深又或者謂子貢此嘆是誤聖道不可得而聞從罷勉求到可以語上地位二説何如莊曰若如此説子貢屈多矣此斷作子貢得聞性道後而嘆之不可得聞正是嘆其美與顔子嘆高堅前後意同周曰文章註訓威儀文詞是否莊曰極是則知夫子一身凡有文而成章皆是不單指言語上説也聞字亦不單指耳聞之聞凡目遇之而成色耳遇之而成聲是也若性與天道則在人生而靜以前乃聲色不到處夫子即有時舉以示人學者都作文章會了所以因文了義終未達天知性子貢獨悟其不可得聞也不然夫子終日所言幾曾離性與天道如無行不與正以性道與人人自不會耳

旧批

黃貞父曰要把文章性天看做一連事蓋道之顯于有迹者為文章而負竅其無迹之本原是為性又究極那性之所從來是為天道如此看來性天又非二道性出于天故着個與字在中看學者離文章性道而二之其於顯微合一之旨畢竟尚隔一層

有聞

續遺

惟恐有聞不是怕聞正是他急急惕然猛赴的念頭恐有聞到又行不得了

周曰時謂子路有聞或力不從心時勢有限而有未能行者是否莊曰非也方才聞善時豈能即便行了而子路之心已恐其有聞矣此是畫出一個急行之心閔閔皇皇直欲耳無留聞行無遺善而后已是何等力量何等善用其勇處

黃貞父曰以及字替能字是朱夫子用意周旋處然未之能行當作心上看子路安有未行特其一念果行之心似有若未能行者耳

孔文

莊曰此章見聖人不沒人善之意據註引左傳攻疾妻遺事文子行誼甚醜子貢分明不足他故疑其不應有此美謚故問之不知文子有勤學好問一段好處與朴野無文者不同謚法便及之但敏而二

稽古

註中都鄙有章是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是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是田邑有封疆溝洫

句不平住一直看惟其好學所以不恥下問蓋欲以其所學擴其識問故以其好心忘其恥心所以問日愈學日富而敏者日益敏即此其博覽英華譙恭雅度蓋誠彬彬文物者是以此而謚之為文也周曰學問就那裡說鑿曰學問就在政事上斟酌講不可說得太深與盡性明倫之學含巳混入之好大不相侔周曰是了

子產

莊曰此章只是見聖人與善之懷二句分上言子產有君子之道四下是詳言其實也此君子只就子產實事發揮行就一身言恭是推賢讓能不以賢智先人如辭邑見稱於子羽為善卒歸於子皮是也敬是捍雜摧郎宣力效忠如始事簡公不懈臣職繼事定公克盡相道是也惠是有德施於人處如田疇之植子弟之教是也使民是驅

之法芦井有伍芦舍也九夫為井芦井有位〻相保之法

稽古

平仲上交齊大夫吳翰下交魯之處士蘇晉天子程齊公孫嬰交之八年以是觀之晏嬰善交可知

稽古

使、猶駕御約束之意。義是裁制經畫、使之不亂、如辨章服以杜公族之僭、正封洫以防國人之淫是也。周曰、四事宜講、固是定說、但看来恐不完密、不如處〻活看更妙。

黄貞父曰恭敬惠義俱是本之心而達之事者若事上不敬則行己之恭為虛文使民不義則養民之惠為姑息

晏平

周曰、善交從久字看来、不專是敬、如此雖舉平仲以維友道之衰亦要看平仲不驕不挾方是大夫之交友。

居蔡

莊曰、此章還是甚麼意思。周曰、此是夫子所以正名器與欽羅鄰同意。蓋夫子有託意。諸侯守龜。大夫有藏龜。以文仲而僭處以蔡

史記龜策傳龜八稱一曰北斗二曰南辰三曰五星四曰八風五曰二十八宿六曰日月七曰九州八曰玉龜〻之文在腹以滿尺二為最得七八寸者亦可寶

稽古

按左傳閭伯比濡于郢子

蔡僭名器矣。是不知君臣無相越之分、天人有不爽之機、妄濟鬼。朕名分之意、尤重山節所以象龜之靜、藻稅所以象龜之潔、正是致諂媚之意、

黄貞父曰余按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抑下惠以也文仲知其賢而使在下位廢六關魯有塞關陽關之屬凡六故法訊而不征文仲廢法以稅行客妾織蒲為席是與民爭利此三不仁也作虛器有其器謂居蔡之室而山節藻稅也而无其位故曰虛縱逆祀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庙坐宜次閔下惟昕夏公弗忌升在閔上故曰逆祀祀爰居爰居海鳥似鳳皇曰止于魯東門之外三日文仲以為神国人祀之此三不知也

令尹

莊曰、今人有些小利害便見於色。子文卻三仕三已、略無喜慍。有些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而子文乃以舊政告新令尹。今人有一毫

之女生子文即夫子使奕之澤而虎乳之仍使收之楚人謂乳曰穀謂虎曰於菟故命曰穀於菟新令尹如子玉昌臣子文之類政如子文傳政於子玉以貽城濮之後即其事也

係累。便脫洒有餘。而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救焚。然此豈易事。夫子何故不許其仁、周曰、夫子以彼寵辱不驚、未必無矜持之意、喜怒不形、猶或有吊蒼之心。不可必其無勉强。安得信其自然。而遽以仁許之。故曰未知焉得仁。此所以不許文子之仁也。

黄貞父曰仁在心上看不在事迹上看子張未識仁体乃以事迹而信其心耳故夫子不肯輕易許他仁

三思

莊曰、有謂三思、三思是三次思、再思是兩次思、是否周曰非也、此是夫子裁文子以断、以為作事之準、三思只是一事在心上、反覆細繹而不能决。再字是個活字、如思之思之謂、不是定作兩番也、莊曰、可字、人皆謂再思淺皆可行、何如周曰、凡事有可有否、雖道思既定而當可

稽古

註成公文公之說據左傳說子莊子之子莊子名速成公幼年甯速實今監于向春秋列国世卿父死子继武子何缘得事安公此考據此甚有道

行也只是詳遠可否。有定見而不差不亦庶乎其可哉更無蛇足莊曰是、

黄貞父曰文子計利害者也故思之不一夫子只要計是非不要計利害故曰再斯可矣此是書旨

甯武

周曰知字註訓無事可見是否莊曰智字、是發舒自見之意非行所無事之謂也。有道之世、事皆可為、而無顧忌。言皆可盡而無所避諱。止君子明目張胆。知無不為之日。雖曰難能。然見理之明者皆能之故曰可及。若止無事可見則庸人矣無道之世、時勢難處。有不可以經行直遂者、武子艱貞沉晦以濟時危於所難處則容致其忠而不以露、於所難言則獨若其心、而不以明然卒妙運於其間而禍亂消

无道總是成公之時有道自復国後説无道自失国時説

消、國家安定、人皆不識其故。此乃用智至深、高出衆人之上者、而後能為之也。故曰不可及。必説保身濟君為不可及、則是以成敗論人。如龍逢比干之愚、雖未得至於成功、亦豈可謂之可及哉

黄貞父曰不避艱險能是愚之不可及處保身濟君是愚者之效也不必分而屬智可及而愚不可及當合看聰明可及有總明而不用不可及盖不韜光則不能濟安不沉晦則不能免患不盡黜其智巧算計則不能捨身以狥君此愚之所以難也老子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亦愚也但不免有算計趋避意與夫子所取稍不同

歸與

莊曰、此見聖人傳道之心也。狂簡二字是一氣的字、勿斷。惟狂必簡、而簡正所以成其狂處。周曰簡字時俱謂略于事是否。莊曰、簡

南齋曰中都是義理惡不爭惡其人是惡其惡耳

味淡泊于事、自簡若略于事是廢事也。孔子何以取之。既略于事、又何謂斐然成章。周曰章字怎麽解。莊曰章字要認得真。盖狂處即是章、非別有文章也。狂者志大、自有一段高明軒朗處。與卑鄙庸陋者不同。故曰章。章成章、即是成其為狂也。裁者、裁過高以就中正、作小子自不知裁。説聖人欲裁在言外。

黄貞甫曰裁者因其廣大使尽精微因其高明使道中庸所以二字當味

伯夷

莊曰、此章舊云以量服人是否。周曰否。盖人有惡彼即惡之、何嘗見容。人無惡彼不念之、何嘗要容。且容惡不足以服人。惟能取善能惡惡、斯足以服人。此是聖人表古人公以服人也。夷齊雖惡惡之嚴、然

稽古

微生高即尾生嘗與女子期于橋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豈惟不直且有信亦不如无信也

可惡而惡何嘗有念於人可取而取何嘗計念於人是以人於惡處亦服其惡人於取處深服其取又何嘗有怨也希字直解作無字但聖人語意宛曲不直截也

黄貞父曰人知伯夷是第一冷面的不知是第一熱心的何也他要人個個做聖賢方歡喜

乞醯

周曰註中曲意狥物掠美市恩用得不莊曰曲意句用得掠美句大刻了直者平心順理以應物者有一毫計較作偽之私便不是直乞隣而與是多著了此一點要周旋人的意思故夫子不取而斥其不直也

黄貞父曰孰謂微生高直就他平日削行上說下言不消論別的

稽古

左丘明人皆為傳春秋者但考之姓名書曰此人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

此據乞醯一節小事便自不直

巧言

莊曰此章戒人立心之不直上段是通論以媚人下段是懷奸以友人總是立心不直者巧言不作三件總是足恭之態周曰匿怨有說包藏鋒鏑暗設陷穽以圖報怨是否莊曰若如此說此奸險之尤也豈止不直云乎只是說匿怨而友乃是面朋而誹心交詭詐甚矣不得為直故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顏淵

周曰此章總見聖賢大公無我之心不必分別聖賢氣象大小莊曰不分大小極是但余細心看來氣象自是不同亦要作學者略略補出在末極中發如云二子之志着一願字不無加此意思所以大而

續遺　顔子克復以後必無矜己誇人氣態特恐凝神歛氣之学少不到心中微有渣滓未化耳世儒把伐字該事爲上說未是

未化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于上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着力然後能之夫子其天乎二子其囿于聖天者也

周曰子路之所願直是他性地高明果決無一毫俗情係累眞見天下之物盡屬身外何有於車裘天下之人皆屬度內何况於朋友雖所願在此然不專指此上此不忮不求之心也顔回之所願直是也克己復禮性非空洞無一毫己私牽絆惟見得天下通理無窮安見己之有得而可以善称見得天下事業無限安見己之有功而可以劳称此眞若虛若無之心也

黄貞父曰此是顔子言無善之可伐非言有善而不伐也言無劳之可施非言有劳之不施也

老者

周曰此節要發得自然須知聖人亦只是老少朋友中人其安之信之懷之不是我去使他如此據眼前說亦得即通天下說亦得但其語意務不張大如云就見在而論無非老者無非朋友無非少者就物各得其所而言老者自安朋友自信少者自懷並生並育無一不得其所我何加毫末于其間哉此蓋不但忘乎人而且忘乎我不但忘其願而且忘其心此所以爲聖人也

黄貞父曰老安三句正是志在上古渾渾噩噩三代盛時的光景故有時見用則功化在宇宙卽卒老于行則宇宙在腔內

見過

莊曰此章是以自新之道望天下非絕望之詞乃警勉人之意內自訟三字不可放過是在人所不見處尋求自己過失就與過作對頭

摘粹

世人莫皆無學只所學皆不從忠信本体上用事而支離膚越隨意為[illegible]獸啟夫子教人為學曰主忠信正欲其依本

不克不已周曰訟字時諸都用如老吏斷獄寃家相見等語何如莊曰刻畫訟字終屬小家數

黄貞父曰內自訟直是心中痛恨之意此乃是一点真心故雖未剗改過時而畢竟前此之有過以此內訟而消淺此之無過以此內訟而得矣此正是改過大關竅

十室

周曰此是夫子欲滿天下都好學也只重人不學上而丘字輕帶莊曰忠信註訓生質之美是否周曰余看二論所說忠信俱就心說何故此獨以質言乎不如就實心言更有見蓋謂忠信之實心是為人之根器好學不過常存此心而不變耳非忠信之外又有窮理之學也凡人不能好學以擴充此心良不惜已

念以為好學之念

黄貞父曰孔子庸德庸言兢兢業業不自滿假至於慥慥而謙慥慥若非於忠信有加也不失其本体而已好學求保任忠信的工夫

新刻周莊合解上論三卷終

摘粹

雍之簡得自先司赦小之意來雍之敬

新鐫黄貞父訂補周莊合解上論卷之四

雍也

周曰此章重一敬字首二節還虛虛說下是仲弓能表居敬之可以自異於居簡之不可此論簡之所以為然而見南面之所以可使也以莊曰南面之使是使他為君乎周曰否只是謂雍也可使于南面之上亦秉鈞握政代天出治之說須知夫子許仲弓其意在居敬之簡上但此處只宜空空說如言靜觀其運化之屬可使者自在也動觀其出治之説可使者自在也仲弓亦曉得夫子許己之意在于敬簡又知伯子之簡與己相似而實不同故問之此亦開其為人何如勿露出簡字來夫子之可太但可其為人之能以簡之道居身亦非謂其簡可居南面也莊曰有說可也只就人品說簡字另讀何如周曰亦

滑自見賓承祭之旨來故能異于太簡如此

通故仲弓以為其人但能簡不能敬因以居敬居簡辨之蓋居敬行簡其事事物物的道理俱屬心上競業籌度而亦太綱太紀無纖毫遺漏是以不自逸之心出之為逸民之政故事不煩而事治民不擾而民安亦不可不要知居敬行簡是一套事謂敬則自簡也若居簡行簡是以畏事之心為省事之舉必至於放逸而不殺事必至於紛錯而莫理寧不太過於簡乎又安可以臨民也

言然

周曰治法尚簡治本尚敬居敬者憂勤惕勵居簡者因循苟且雍一以為可一以為太其言真通達國体于帝王臨民大綱領處說得極中肯綮故夫子深然之也莊曰有單承太簡一邊說者何如周曰終屬偏枯

摘粹

不遷怒是定心法不以物情轉徙于胸中不貳過生一心法不以私意參錯于念頭

黄貞父曰居敬節不可平全重居敬兩個字末節周君揔承居敬即但亦不可極之平說當之世之言簡者皆托玄清以逃寬奔雍獨根住敬字以辨簡之得失此其中寔見得治道之可而理簡之僅可者不得混迹以為害治之端此言之所以為然也

好學

莊曰有說以顏子之不遷不二為成德之事作好學之驗看是否周曰否看兩個不字乃顏子之心學大得力處莊曰不遷不貳近說或顏子之心定不以怒而遷心一不以過而貳其說當否周曰如此看都是欲把遷字貳字看得細故如此說其實不遷怒還是有怒能不遷耳不貳過還是有過能不貳耳可怒而怒怒過即止便是不遷過於心不復過於事便是不貳此全是念念在天理上非好學者而能

然乎故曰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黃貞父曰顏子之好學在此處見得顏子之一間未達亦在此處見得蓋聖人之心則無怒可遷無過可貳矣顏子於不遷不貳上正用磨鍊之工夫以求合聖人之心跡也

子華

周曰天下之人吝與貪者最多人惟惡人之吝與貪也故一見能與者能辭者即以為賢而不察其是否不知聖人自有大中至正之道苟非其道非惟取不可也與亦不可也非惟受不可也辭亦不可也二子倏倏之行正所謂賢者之過故夫子特為裁之而門人合記以示聖人中正之訓耳若俗說謂裁之以義便去遠矣

黃貞父曰不當與而又與之釜不當益而又益之庾恰似聖人

摘粹

夫子以犂牛之子發嘆矣明謂歷俗中之有奇品不能必見知于人世吾惟以之所用于造物而已隱然見俗情不能超物之觀而天地鬼神當有真鑒亦隱君子不

意狥人了然因冉子來請便自有炎通之義在惟不固執以為不可正見聖人之權處○原思之辭非不受祿也辭其多也夫子告以鄰里鄉黨亦自擇其貧者施之非槩與也

犂牛

莊曰此見人才不得以類拘而脩德者當自振拔也○仲弓之事隱之在言外騂且角要看且字重騂一邊合時代之所尚角字帶言之山川其舍當知祭山川者安能舍此牛也就人說若以山川之神不舍至有神吐之說殊為可咲周曰有說夫子以仲弓患焉知賢才而舉之故教之用人如此不然稱其子之賢彰其父之惡豈聖人口吻耶

莊曰亦有理

其心

况求合俗情、惟循完天之原、質賦以還爲天地鬼神用

稽古

真西山云夫子如日月之代明其餘雖非顔子景星慶雲亦非不仁之妖風癘䘮矣

周曰、此見顔子之心、與諸子之心、只在理欲危微之介上分别顔子心依於天理卽間有私欲之萌旋亦化而爲理此危者安而微者著也諸子心蔽於人欲卽有時天理之復旋亦汩而爲欲此微者微而危者危也須知三月大槩言其久非限定三月之內不違而三月之外亦不違也日月大槩言其暫非限定一日之至一月之至也莊曰、至字怎麽看、周曰、此至字非仁之至於心也乃心之至於仁也謂或一日之內、而心在仁上或一月之內而心在仁上而已矣三字、見違仁之時多矣

黄貞父曰日月字作文宜渾融講不可以之分段

季康

莊曰此章是三平衆達藝、就才品上說於從政句方說到應用上果者是資性果決、有風裁者、從政必能決大疑定大事也、達是心胸穎悟、通達高明、從政必能晰機務、鏡群情、迎刃而解也、藝是心思工巧有筭計者、從政必能理盤錯、應繁劇、揮霍裕如也、故曰于從政而三子優々有餘也夫

汶上

周曰、季氏何以使閔子々何以必善辭也、莊曰、費巖邑也、季子欲挾德行高賢以自重孔子相魯必先墮費尤閔子所不肯居者全是一片杜私門強公室的念頭非專是矣爵位爲士苴也下面終始都是決詞特有道之言自是溫婉耳不可分始爲婉終爲決也須知善爲我辭、只是令使者委曲爲辭以達我不仕之意使季氏不再召我非忍激其怒也必在汶上必字重看總是斷然不應召之意看謂去齊

續遺　顏淵之死謂之天喪伯牛之亡歸之於命蓋以顏淵則可以言天在伯牛則可以言命彼不盡其道而死者皆不可言命也

摘粹　不改其樂一其字要体認蓋簞瓢陋巷其境耶其胸中自別有境界者耶飲食起居其境耶其境內自有家爲神情若耶數語絕精

非季氏使命之所及非正意

伯牛

此節不但是永訣之情要見伯牛之賢而欲使安命意

賢哉

莊曰、此顏子所樂、還是樂貧、還是樂道、周曰、若說樂貧則着于執境非也、若說樂道則着于執理亦非也、須知顏子克盡已私全是天理此心與理洽其其如飴自有許多受用妙處心上滋味胸中氣象眼前光景直與造物者游此外面浮游世態何足為累故曰不改其樂改字還他改字如改移遷改之改略不動念也首賢字淺以涵養純粹言、末賢字緊承不改句形之、不可專在安貧上說、

黃貞父曰簞食二句雖是居食而些不必拘之對說只要描寫情景便隹不改其樂視一巷之中有兩間請平氣象視一簞一瓢內無非萬物各足風光

不悅

周曰、冉有說一句悅子之道已不是了、何也、道乃吾人本有之道、安得謂子之道、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宜活看、夫子說我未見力不足者、設使力有不足亦必嘗試用之、至于半塗而不能前進方可謂力不足耳、畫字、如云自立一界限也、畫以心言、力以精神力量言以資稟言者覺未切

續遺　通天地人曰儒堯舜儒而帝三王儒而

女為

莊曰、近日以子夏篤信謹守、未必為人只是規模狹隘、不免失之硜硜、故夫子以是廣之、欲其務遠大者、此說何如、周曰亦有理看來還

王伊周儒而相孔子儒而師不是工夫專是拱守一隘

是進子夏以眞儒也○爲字無爲字、際相叫應二句當一氣勿平須知既謂之儒則所學俱是致知力行等事但心術上有務實務名之別如云均此學問均此脩爲有實心在己上用功此是君子儒有擴取聲華在人一邊用功便是小人儒商也當辨于似是之界爲此而無爲彼也

黃貞甫曰此君子小人全從爲時剖判決裂別眞別僞方復舉世盡然

史記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

稽古

九嶷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才薄既受業退而脩行〻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二百人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武城

周曰得人在得人輔政否莊曰非也得者得以爲資益也周曰余看不徑不入室亦是細行子游何故以此取士莊曰此乃士品之大關節處子游禮樂爲治乃欲正士風抑奔競表勵風俗故特取以標多士所以杜巧利之門也周曰行不由徑時說定作行路言是否莊曰否此自素行言見滅明所行皆正大光明之行無旁趨曲徑之卑故其交於偃也亦惟以公而至若以私至便非不徑之素心此二句不平惟其不曲徑所以非公不至也

黃貞復曰行不由徑乃槩其行己之正爲言溪得夫子命士行己有耻意士大夫居鄉固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或邑中有甚疾苦有司所不盡知而已藏嘿〻即世道何補朱子謂凡一邑休戚所關當告有司者亦是公事據此議論雖若爲后世開一請謁之門而不知眞正存心民瘼者正不必以此避嫌也

奔殿

周曰此全要得策其爲三句心事反之心蓋以爲吾不能主功于境

外而乃論績于敗亡何其可媿乃敢以為功乎若誰有功不居託言焉不進以掩之便非之反之心○軍前曰啟軍後曰殿

祝鮀

註曰此章宜從重佞看若兼重則而有字放在何處大意謂今日之世人皆以佞售○故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亦難免於今之世矣○曰今之世則不但宋衛之人舉世皆然也夫子之言極其傷感周曰此意極是但註中佞色並重之說牢不可破須把不有二字貫下

黄貞父曰此只重慨時尚之非意不是教人求免憎惡亦不是為難免者惜的口氣

由户

註曰首句是借户以形道之甚切不是譬喻亦不可分上句是切乎人○下句是入不由道○必須一直滚下○以誰能不挑剔何莫二字方說辭○見得天下萬事萬物件件打斷道上出去○人何故不由之作驚怪之詞以提醒當世

户二字是聖人言意根子而作東西總是一樣的天下人竟由了這一件丟了那一件這是什麼心腸見識甚寔好古怪分說將謂不必由不能由便是惡道

黄貞父曰道只在尋常日用中不待向外尋求亦無纖毫躲避處舉足便有到處世人只不信這個便是道當面蹉過故夫子發此嘆

質勝

周曰首二句還並重否○莊曰此總是矯文勝之弊首二句也要抑揚看○人只曉得質勝為野更不曉得文勝為史乎○是文之不可偏勝如此○周曰質文純那裡說○莊曰凡持身涉世處皆有質文如朴寔不浮華便是質文是浮華粉飾意若以忠信誠慤訓質不知此是極好處

豈同于野乎。周曰、君子二字。如何下落、莊曰、聖人說個君子字。却自有意。蓋因當時顯以質勝為野人。文勝為君子、故言質勝誠野、而文勝質者、亦不得為君子、必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周曰、彬彬時訓三分文。七分質。是否、莊曰、此只是隨時隨事。酌其宜而用。大槩以質為主。而文。以附之者也。若泥三分七分之說。畢文質有斤兩乎。周曰、然、

黃貞父曰此要識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

生直

莊曰、直字。舊就情上言、是否、周曰、還主理說。兩個生字俱作形氣看如云直者天地生人之理、無偽無曲、人之所以得生者此耳、能完此理。生始不虛。不然生理既亡。徒形存耳。非幸免而何、

黃貞父曰聖人不把義理之性、与形骸之軀分作兩樣看若無義理便不宜有此形骸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如草木生機已絕此根幹必枯此是聖人實際語非徒甚其辭以儆省天下也二生字作一一樣看

評　此夫子極力鼓舞人到絕頂處彷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知之

周曰、時說通節單重一知字、好是知之真切處。樂是知之融洽處。當否、莊曰、本文明白擺着三個樣子。須曉得知燕行、此心已在天理上。好之是懇懇真切。不肯一毫放過矣。已是有得了。樂之則與理相忘。形迹俱化。可嗜之味相為屬饜矣。當如此看方妥、

黃貞父曰徐徽獨云論地位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故造道以樂為極論工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故為學以知為先此是正當話

續遺 上智的人清徹到底一開即悟与之語上如魚得水悠然而逝此以神相授受着下智的人一團濁氣不曾澄清与之語上如夏蟲鼓氷鑰鎋疑日泥迨象滞言詮纏語之無益故曰不可

中人

註曰本文只有語上無語下意當以上字提起○不必添出只可語下、只依本文便是中人上下兼資學言、希專主資說則人有終身不可語上者矣○可以不可以、只說他一個領受得○一個領受不得○教者當語不當語在言外、此總是欲學者勉為受教之地耳○

黄貞父曰上字是神化性命亦非下學之外别有一種上達道理但下學根宗不離于下而寔不離于下即上也

樊遲

註曰、仁智原分心事是否、周曰、不可分心事、俱在心上看為委民字、無人已言、義即民生日用當行之義、務字在心上專力脩為此内己有敬鬼神意渡言之、以鬼智者明有民義○幽有鬼神○明者當致力以務之幽者不當眩心而但當敬之敬亦非諂媚鬼神蓋無論隱顯肰有天鑒之在茲矣若以禍福之鬼神言併其敬亦為非所用而用矣、尚豈不妨於民義乎故務義之兢惕處即為敬之不諂媚處正為務義處洞燭幽明安得不為智○先難後獲人亦多看成兩層去當知一意向前幹此難事、而其有獲與否不惟不計較并無所容心唯是不忘不助以盡其所難耳、純在天理上用事此純肰處即是仁矣○總之智在寔事理會方此心之聰明不蕩於玄虛仁從虛衷涵養方見心不着於誘慕以心論總可以見仁智

黄貞父曰聰明只管在正經道理上用越用越精明故曰可謂知矣工夫只管在心体上陶洗越陶洗越尝净故曰可謂仁矣

續遺 雑着巳雑克乱雑滚天理中之人欲雑除人情中之天理雑認雑是雑事

摘粹

樂水

樂是他心無挂碍處壽是他元神貞固處不是苦于排遣爲樂亦不是挽回氣數必至長生爲壽只是心体圓暢立命培根便是樂與壽矣樂壽亦互見不必太分

稽古

至道云着宣王大于不窮于家朱于王戚不僭于國

莊曰此知仁分作兩様人看否周曰否當就一人言自其心之凝然寂然一真自如則謂之仁自其心豁然油然萬物皆通則謂之知須知仁知性之德也樂者性與情會也動是活潑之意居多靜是寧謐之意居多活潑則樂矣寧謐則壽矣究竟只一般生意那有兩様

黃貞父曰仁智一道而仁者智者各有所主非有枝葉相生反覆申解如世俗所謂也

齊變

周曰此夫子振魯也亦崇王也莊曰兩變字同不周曰不同齊之變須易功利詐僞之習必大爲更張魯之變不過將信義禮教再整頓耳非另有一番工夫也

黃貞甫曰余看齊魯受病已深一旦欲變更其俗不是尋常舉措

芳兼鐵年米糜于廟井田助法不偃于郊危騎既酏之風特雍逆衡之治于今吾觀

作用莫有沉船破釜精神若但改頭換面小小補塞罅漏下不濟一變字且如齊人雄其富強逞其変詐方自謂得計乃欲反而入於義理非脫胎換骨不可若魯有先王遺風似不甚費力不知魯人玩愒偷惰已成須重新整頓一番直有洗腸滌胃的意思故皆謂之一変初無難易之分周君以爲何如

觚哉

莊曰春秋之世已有破觚爲圓者其事雖小而輕変古制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之漸

黃貞父曰此全要言外歎嘆息與存餼羊惜繁纓俱一樣意思當云觚其小者也天地亦方員之象也有如此觚則天地易位矣君臣亦方員之体也有如此觚則君臣雖次矣夫子表而出之以戒

續遺

有作宰我借此以動夫子手援天下之意夫子嘿示以不容枉道狥人之心此意亦好或大結用之可也本題切不可露

夫天下之名存寔亡者

仁者

周曰、近說仁者雖切於愛人而尤明於自愛然則自愛其身從井有人而不救之乎、莊曰、此條只辨一從字之非。謂愛己便置井中之人於不顧的說話下面許多話、只根一從字說去、若從便人己兩失。不知君子可逝、但可往井邊救人、不可陷、言從井而自陷則不可、若是者何也、蓋以君子臨事用愛全憑一理。故每以理之所有者而不欺也。必不以理之所無而受罔也。如從井救人、亦理所無、非理所有也。可得而陷乎。末二句只是申斷不可陷一句。以應其從也句。

博學

莊曰、文有單指詩書六藝說是否、周曰、非也、道之散見者謂之文、凡用事物之間視聽言動之顯皆是。博學于文、目前隨事体認、仰觀俯察、莫非學。却不使他散漫無統。即反約于吾心以歸之天則。至當恰好處、則日用常行之間。莫非大中至正之則。更何悖畔之有。畔、謂畔于道也。莊曰、本文原無道字。只以禮字作主。禮即吾心之理。此理自條自理散見日用事物。凡視聽言動與夫天地間形色象貌燦然井然即是文。即是吾心之理。原不是兩件事。君子一邊博。即一邊約。則耳目聰明之用。俱會為心餘之寔。得而豈至畔于禮哉。如此說更徑何如、周曰、然、

黃貞父曰陽明以約礼為主意博文為工夫甚得旨總是一以貫之

南子

稽古

王陽明曰子見南子如何子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好笑之而已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若依子路認個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等苦心處誰能識得

周曰此章書有說夫子欲行道說者有說夫子欲全其子母之息說者、二說何如、莊曰、此俱是時文口嘴看來依註自是穩當、南子求見原是把小君之禮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後見之以禮之所在○見不可以重絕○即待陽貨之類處時之權也而亦古有見小君之禮○權不離正也○子路不悅、非恐其見夫子○乃恐辱夫子○若曰彼何人哉○何足以屈大聖之一見也○此子路未為不是但其詞氣粗豪○故夫子說我不當見而見○若有否處天必厭絕我也○此矢之之意令其自知自悟耳○

黄貞父曰要知子路不悅全從夫子非弥子來意謂既曰有命矣緣何又見南子

中庸

摘粹

仁之根骨在中節二巳字仁之血脉在中節二欲字仁之滋根骨而運動那血脉在末節之譬若不以己之欲通之人而乃博施以濟乎人則筋節勞悴血脉枯竭而且有疲瘦不運之處尚何以

莊曰、中庸就是德、不作兩層、此與中庸一樣意、但鮮能處不用智過賢、不肖、更妙○

博施

周曰子貢以遠論仁、語遠而遺近○夫子以心論仁○以近而該遠○蓋立人達人、仁者之心○固不取必于博施濟衆○亦包得博施濟衆言近指遠○所以為聖人之言○學者全要識此趣○

莊曰、博施濟衆時說平對何如、周曰非也、觀一能字、還是串說濟衆比博施又進一步○若我雖施、而彼無濟、亦未為難、何如可謂仁乎、子貢尚疑未足以盡仁○莊曰、何事于仁註解何止于仁是否、周曰、事字雖不解做止字、而其意則是何止于仁之意○滋註為妥○若作何必滋事于此而後為仁○則與必也聖乎不相斗應、必也聖乎向活看、乃是

成得仁

續遺

欲立欲達雖就心上說然不是空存此心便了但隨其地位皆可盡仁不必博而甬

引起堯舜猶病句、註曰、病字就那裡說、周曰就心上說、正其一念慶
思無窮之仁處。若自以為足。而無此病之心。則便非聖人矣。

立人

註曰、立達尓教養否。周曰、立是植立不顛仆達是通達不壅塞只就
字意虛說。多尓教養已欲立便去立人。已欲達便去達人。成已非先
成物非後。無等待無間隔渾然大同之仁矣。安在博濟哉。註曰、能近
取譬下、據註當補推其所欲以及人意是否。周曰、若說到推上便又
在施濟上論了。只是言取譬一念。惻怛慈祥油然而生即此是仁。便
是仁之方也。註曰、說得直截

黃貞父曰求仁於事而不求仁於心雖堯舜也不能句故能近取
譬一語是子貢頂門上一針也說能便見子貢不能說近便見子

稽古

老彭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仲子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左右脇而出者六人其三曰老彭封于韓大彭之墟即彭城也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故曰老彭云少好恬靜惟以养神治生為事及為

貢求之於遠下一方字々見子貢所言不是求仁之方

述而

周曰、盡說此章是夫子謙詞何如、莊曰、此是夫子寔事非謙也。周曰
應以信而好古、為述而不作的緣故、是否、莊曰、此多了。一層只一直
說下、如云天下古今、惟是一理。凡當作者古人已做了。我只合述。不
必作、溪信其理之可傳。而孜孜然好之而已。雖欲成一家言。不可得
也。竊比句輕。老彭好古傳述、夫子亦好古傳述。究其寔老彭當商道
大明之日、夫子當周道既湮之後、其述自有不同處

黃貞父曰莊君說古人已做了後聖似不容大創作愚以為不然
日月終古不易終古當新時謂今之日月即昨之日月而一瞬歇
則萬古長夜矣

大夫称疾不与政事好观覧古籍以政教大夫以官教士以技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高誘呂氏春秋彭祖註亦曰論語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也

默識

莊曰時說此看三句作三平何如周曰既如此學不厭誨不倦一對子貢、一對公西華、夫子亦嘗自任矣、此又云何有於我何為哉正是默識兩字貫下去方見無言之學無言之誨為難然則不事口耳誦讀只中心默默理會莊曰理會些甚麼、周曰天命於穆聲臭俱無乃吾心本然之体總着口耳莫体欲顯而反晦潛會淵微機緘不露而自惺這個是神境化境以此為學誨便是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之妙時行物生之機故曰何有於我此向不是空嘆其無能乃汲汲不容自已之意不必以夫子寔事填塞

黄貞甫曰默識是心悟不厭是心學不倦是心傳以一心相貫相遞便見大意

不脩

莊曰此章須是四段却歸重德上為是德即明德之德下俱是脩德事講習以求明此德徙義以崇此德改善以新此德憂者憂勤惕勵以求全脩德之功重吾字盖德為吾德憂為吾憂也須知吾字存是在夫子自家身上說吾對人言見得人人有個吾人人當完自家的本等而安可自暴自棄為也周曰重脩德句自是正大又有重講學一句者、其曰德之不脩由學之不講盖脩德不過改過迁善兩者而已然是兩者必待學而後明苟學一不講則孰知其為義而從之孰知其為不善而改之而德無從脩矣莊曰徐解元曾亦依此說、但不十分透徹

黄貞父曰李者不識自家德性未免向外馳逐義是德性本來安

掊粹

聖人神存則其夢治他人思慮紛擾則其夢亦亂

中必須撥居故曰徙不善是德性錯走路途必須走轉故曰改

燕居

周曰此狀夫子中和之氣象也、燕居、只對朝廟言、如洙泗講學優游自如、即是燕居、豈必坐于暗室屋漏哉。莊曰、申〻夭〻、對怠惰放肆說否、周曰、非也、只對嚴肅歛慎說、申〻不脩容、而容舒布、夭〻不作色而色和愉。莊曰、有不入容色者何如、周曰、亦渾融

黃貞父曰此要認聖人容貌之妙程子說不盡之語最可玩味

吾衰

莊曰、有以衰字作志之衰者、此說何如、周曰、衰字畢竟以血氣言。若志則無時而衰。莊曰、然則夫子夢周公、此志將何為。周曰、此無非欲興魯室杜私門的念頭。惜其志之不得行耳

黃貞父曰類測然聖人觀之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天意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又要曉得孔子夢周公与覺時光景一樣寤寐豈如俗人作夢耶

志道

周曰此章四平看何如、莊曰、四平看無味、當以志字貫據者、守此志也、依者要此志也、游者遊此志也。首節單講中二節對末節又單講。

黃貞父曰這章不但要体貼道德仁藝四字亦要体貼志據依游四字未得而求曰志既得而守曰據據而化之与之為一曰依優而游之涵泳自然曰游游藝在依仁之後便不是淺淺工夫君子終日理會心性志道據德依仁豈都空空兀坐必有工程事幹如

稽古

檀弓云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境中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匪酒一壺脩一案

讀書綦文及乜六藝之屬都不能無何必到依仁後從去習藝但未依仁前工夫見藝与道循是二件從非狗物喪心正是以心造技這工夫便當不得游字游是依仁後到此地位即仁即藝即藝即仁觸目得心得心忘象信手拈来都是道妙所謂仁体物而無不在是也

束脩

周曰近說以束脩作飲束脩持看者且曰脩者潔也作潔心求道此說何如莊曰束脩還是作贄礼言只要識得上進見也如言自行贄礼上見則向道之心誠矣故吾未嘗非而不教

黄貞父曰所重在礼意不在物故雖礼之極薄我只取其向道之誠心而已不消說厚的一邊

爲束脩之礼則束脩作礼物明矣

不憤

周曰三段開說憤悱在未教之先反復在已教之後三隅借言推類不是曉得道之全體如曉得全體何容再復憤悱皆從心如待他心裡求通未得正是憑關閉與之一闢便有豁然之勢待他心裡欲言却又滿口吐不出當斷時而啟之方有益又去教者只宜引而不發徵舉其端示之使學者自反自悟彼不知反而復告之是瀆蒙也后人不知此義始也不待其憤悱而告既也又不待其能反而復使學者類以口耳承當而不復有自得之學誰之過歟莊曰復字還是如何復周曰復者復以三隅復告非別有一番道理他不能反即一隅尚未曉得何必更以三隅告乎

黄貞父曰教人之法最忌說盡依我作解障彼悟門此大病也吾

稽古

朱子曰閑時已自思量都是了到臨事

不待他自悟自求安能當下解脫

子食

周曰、以食旨不甘之心為心故不飽以閒樂不樂之心為心故不歌

用行

莊曰、此章議論紛紜當何所定讞周曰、總見應世與濟變惟養定者可與也首節雖以出處之時與顏子下二節雖以徒勇抑子路然出處時中便見涵養之純自有義理之勇所謂雖千萬人吾往者正可與行三軍者也更非兩件事

莊曰、行藏作仕隱看否周曰、行藏以道言不比仕隱以身看用之則行是未用時絕無求進之心無必于行也舍之則藏是人不我用就卷而懷之無眷戀之意不離於藏也二則字有進退脫洒無一毫係累之意莊曰、臨事好謀還統行軍說周曰、須統平時說懼不是怯懦乃持重謹畏之心所以為慮者周也好謀而成乃周悉萬全之謂既好謀而又能成其謀不徒空籌計只是一意不必以成字為決斷子路所不足者非斷也

又曰當一番庖丁解牛神妙然每到族處心必怵然為之一動心動便是懼處

黃貞文曰先而无悔只立心自擬如此

富而

周曰註中命字義理字入講否莊曰、命字不必添入聖人不動心于命也亦不必以義理字貼好字只虛空說為雖如不可味如字乃轉語非疑詞也所好上着一吾字極親切有味吾者故吾也能自好則適得其故吾矣舉世熙攘吾自恬愉舉世奔逐吾自寧息此吾自好吾亦吾自適吾大不比執鞭之適人也周曰發得玲瓏妙妙

黄貞父曰此只夫子設言以警人求富非可以執鞭等作實看也

玩雖字可見

所慎

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不謹之時不操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耳

周曰聖心之慎、與別人不同齋非專在變食遷坐上、直是湛然純一寔合神明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也戰非在制勝必克上直不欲無故起兵端戕民命如不對問陳之類是也、疾非只在湯藥調攝上宜是順天地之宜而飲食有節起居有度如丘之禱久矣是也、此俱是理當如此勿說到利害禍福上

聞韶

周曰、此章雖是契韶之深、先要知夫子一段想慕之意、故一聞而悅然相契若此也、莊曰、三月上學之二字可用否、周曰、不必用、主月言其久、不知肉味、見其契之深不啻句乃深幸之辭、如云韶之樂吾嘗想而像之意其情文之盛也自今觀之不啻其盛之至於斯真可以致神人之協和真有如天地之覆載也有口不容言之妙不是前此不信今方信之不是前日但得其彷彿今日却得其真也

衛君

南子是宋女通于宋子朝一月蒯聵過宋野宋人見而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豭即比宋朝也蒯聵病之遂歸此孔文子設殺南子南子譖之灵

莊曰、時說冉有子貢之疑、俱惑于嫡孫當立之說、是否、周曰、非也、既拒親父、何論嫡孫但當時蒯聵得罪於父衛人不以為君而公子郢又不肯受使輒不立則衛之社稷不祀矣國家為重或者父子為輕頓悟如子貢而未能決況衷齋之談亦以國聽之仲子、此時未暇急及國之存亡事久之後徐思前日之談幾成此國大亹能無怨悔故有怨乎一問不知先人世守之土雖重然必先論父子兄弟之倫今

公靈公大怒蒯聵遂奔宋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不敢當故衛人援周礼無遂子則立遂孫之說以輒為君是為出公〇豭猪毌猪也豭豭公猪也

摘粹

此章見聖……此心對

伯夷遵父命是求子道之仁逃而去之是為完子道之仁於情甚愜於心甚安、又何怨也。叔齊以天倫為重是求完弟道之仁逃而去之是得完弟道之仁於情甚愜、於心甚安、又何怨也。於是子貢乃悟曰君臣父子之間、非通權之地。土地人民与君臣父子非並重之理。而衛輒不得援存國之義以贖逆天之罪矣。故曰夫子不為也。〇賢人只就諫國說、勿兼諫伐、怨是怨悔、不是怨恨、子貢問怨乎。若使夷齊猶怨則衛輒可恕。

飯疏

周曰、此章見聖人之天定也、莊曰、首二句作夫子寔事否。周曰、此是夫子設言處窮之境、非寔事也。莊曰樂字与賞而樂、不改其樂之樂字、俱看何處看。周曰樂、總是天理本然於心体吾心体潑潑活潑閙

胸情自肯自芳懷此心行安行鴻流水章見聖人以世情付此心此心自順適世情自浮華

稽古

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

然自適、不是待境而生、亦不是借境而適、有莫知所以然而然者、故曰在中。中字亦要活看、不必指定在心中、亦不指定在首二句之中。莊、富貴何以曰浮雲。周曰、浮字最說得妙、正對着我字看、盖我為真、物為浮、我為寔境、物為幻境、寔境之樂無在而無不在也。幻境之浮、屬物而不屬我也。雲之浮者、不能以障太空、物之浮者、又安見室礙于吾心。

黃貞父曰、此只要就本文字義翻來、若挿入貧賤字面、人不堪憂等語、便墮惡道。不義句非薄富貴也、薄不義也、若富貴而義、夫子亦何嘗惡而逃之哉。

數年

周曰、時以加我數年、謂聖人望天加我壽算以終學易之功。何如。莊

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

曰、耽予味之、數年亦不必作彝箕此不似聖人口中語須以加數年之工夫、說便好、周曰、學易、亦知時人居則觀象玩詞動則觀爻玩占之說否莊曰、非也、須知聖人之學易即在身心日用上、理會船行如語求其成爻默求其成象凝神羲文之際以前晚挍悔吝之虞此則學易無大過之意也蓋易有隨時變易以從道之義能隨時變易以從道尚何過之有夫子之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而為聖之時者正其深乎易者也而以上明天道下審人事乎說者、殆未安

黃貞父曰此夫子自省意其實夫子渾身都是易

雅言

周曰、雅字訓常字有對牢言不語看者何如、莊曰、非也、常言分明是經常之言即大雅之議論對異端曲學者下面詩書執禮正應一常字此經典之常垂著非隱怪也理亘古而不磨言大雅亦非誕此亦之為好異者之徵周曰、莊先生以經為常道而雅言則易春秋、独非常道乎、莊曰、易与春秋本是常道但易道精微春秋紀變夫子不常言也

黃貞父曰詩可以興觀群怨以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礼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于日用常行之寔故常言之

葉公

莊曰、子路不答葉公之問還重聖人之德未易名言但子路不對益重葉公之疑、故夫子說個為人二字、不明亦無以異于人也周曰為人在那裡說、莊曰為人在將其為心處、心爲有不容已之功故憤發而忘食、心体有不容已之趣故樂至以忘憂心体到老有不容已之

精粋

圣人一头以熟学識学識皆是一头此是所好所求

處故曰不知老之將至但細看來憤樂二句、要重憤字、憤是樂的跟脚、不可平看、憤非忿憤之謂、奮迅急敏進〻無窮的大槪括下面樂与不知老、皆一氣承來、工夫全在憤上、

黃貞父曰重為人字發憤處便是為夫子無處不憤便無處不樂食忘了憂忘了老之將至而忘了不要說憤樂相循环只是常憤樂修身于道之意

生知

周曰、好古敏求註謂礼樂名物之數、陽明謂專求此心之理。二說何居、莊曰、其寔二者都兼該得去、聖人未嘗為一偏之學也、但要得此章口氣、二之字指理言、知謂我非生來便知此理但好古敏以求此理者也。吾時說謂我非生而知此理但好古敏求以知此理者、則夫子以有知自任矣、非是

之知與所生之知渾而為一但聖人論本体不居多居一論工夫不居生居求

稽古

楊升菴曰問有所不必答不答是也答之非也而鬼論日孔子不答其事有無不可知傳之者正以見聖人存而不論也

不語

周曰、此不宜四平、以神字另諱德中式、怪力亂、俱非理之正、神雖正理却未易言也。莊曰、夫子于春秋紀灾異戰伐簒乱、于易論鬼神、此却云不語者、何也、周曰、平時語不及此也。

三人

莊曰、師在人上看出來、還是自家心上討得、周曰、心為嚴師。此節只重一個擇字。擇其善惡分途。又擇其善中之惡、〻中之善。又擇其似善之善。似惡之惡既擇了、又須從又須改此三字俱從心上着寔下工夫。嚴切淬勵。方見是師。

黃貞父曰此節說話甚活如兩人皆善則皆當從皆惡則當皆改

稽古

夫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拔其樹夫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夫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

續道

吾無隱乎爾非夫子不隱道自下龍也何也大道明白顯露昭然見在人面前二三子自不醒却說有隱

便是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當從其善而改其惡是與一人行亦有師若說定二人之中一善一惡則難通矣

天生

莊曰夫子一生所恃惟天曰知我天天何言哉獲罪於天天未喪斯文故天字極重天生德于予桓魋人耳其如天何

無隱

周曰有說無行不與作無徃不與者又有謂通章只重吾爾兩個字冉求說夫子之道是道作夫子的不是自家的不知我之道即爾之道各人自有各人自發露烏是瞞昧不得欺隱不得的我就今日所行的即爾所當行的爾奈何認丘為丘而不認爾之即為丘哉二說何如莊曰首一說是正經話第二說亦清空有趣俱可從但愚意不如重本文行字更妥何也二三子以言語觀聖人故夫子言語不及處便疑其有隱夫子此處是提醒他戒與二三子不專在言語無行而不是與也不明提出行字對他言語說見体道貴在身心實實落落用工夫若言語上求此是口耳此與天何言哉時行物生之意同

周曰人有駮此說者細看來果穩

黃貞父曰二三子極力尋個仲尼只在口角上尋便當面蹉過夫子把自家指點與他說道這總是丘喚轉路徑令他當下便見鄉黨一篇門人處處用心果尋著仲尼所在其得於無隱之教深矣

四教

莊曰理只一件人之根器不齊宜從知識處入則教以文宜從踐履處入則教以行宜從盡己處入則教以忠宜從孚物處入則教以信

續遺

章內誂列聖人君子善人有恒四樣品格然一心字可夬聖人者心之神明不測也君子心純是聖人之体而變化之矜尚離言之

猶造化之甄陶萬類，而隨物賦形。如此，周曰、忠信依愚見不必分盡己乎物，說俱屬存心說，只在盡己之心為忠，以實之謂信，上分別須知盡己是不遺餘力之義，心無一毫之不盡，以實是不容纖偽之義，心無一毫之不實也。如此体認方明白。

黄貞父曰此出聖門人所見言非聖人有此四科之設也

聖人

周曰、夫子此章書都是為道統計也。聖人是主張道統的人，君子善人、是羽翼道統的人，有恒去聖人已遠，但據此一念恒心，是道脉攸係處，故直把去頂聖人。莊曰、恒字，時把做久字看，是否。周曰、把恒做久看，便是真心不息，聖人地位了。恒字還做常字看，老子所謂得其常心，孟子所云有恒心，書所云若有恒性是也。本來常心如此，人能

夫善人是資質上性淂有聖人之靈粹而不能入於聖人之室學未到也若有恒則彫間不及君子資質不及善人而其一念純純常常無虛偽反覆之救則原頭天賦的本心仍在守此心即是聖人的根基矣此心即是聖人的地位夫子之思見君子善人而固

有此常心，充拓去便可做聖人。莊曰、講而吾不得見可今氣運衰微否。周曰、此不似聖人勉人意，講聖人不得見，只當云既無性之者之無反之者，講善人不得見，只當云或天斬欣美，或人喪欣美，而斯可矣、俱是望其由此進乎聖人，非與其終于此也。莊曰、有說亡而為有三句、作心体上看，吾心無一物，而却以為有，本湛然至虛，而却為實、本要約不多，而却為太，天下惟本体可久，而虛偽增飾，如何可久，故曰難乎有恒，此說何如。周曰、亦欤，但看来原說更要亡虛約，還是不好字面，須重一為字，把真心欺掩一居裝飾出来，許多光景，正是機心機事，欺己欺人，無所不至，故曰難乎有恒，此句不是不能保守有盈太之常，畢竟以猖狂自恣，喪其恒心上發，大抵恒是真心，為是偽心，恒是初心，為是矯心，安得為有恒哉。

及于有恒正其思見聖人之心也

子釣

莊曰此章有說夫子爲黍祭而釣弋又有說夫子仁魚鳥而不盡取二說何居周曰若說爲黍祭則聖人有心乎故物也陋也若說仁魚鳥則聖人有心於當物也私也殊不知心之動機與魚俱泳心之寂機與鳥俱宿此即聖心之天洞一任鳶魚飛躍其中而已無容心焉眞是虛游景象不爲物使而并不爲藝後也莊曰然

黃貞父曰此章總見聖人出於無意明是成湯解網之心所爲歉爲者爲歉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釣與弋皆取其不用命者也釣則魚來就餌弋則鳥來遇機聖人何意眞有天空海濶任其魚躍鳶飛氣象

而作

周曰時以行字代作字何如莊曰非也此一部書乃述而不作一句之跡也何也此夫子不欲自居於作者之聖作者之謂聖則知之上不俟聞見自可以洩先天之朕述者之謂明則知之次而止是由聞而擇由見而識與作者自出聰明以垂世教自是不同若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脩春秋皆是從所聞所見上來擇之識之此是知之次的事而不敢以上智之作者自居

黃貞父曰多聞兩句便是致良知工夫要說得細入乎耳者無窮故待擇入乎目者有限故可總識也

互鄉

莊曰此節只是不爲已甚須重一潔字不潔也雖造就他潔而不知進也雖誘掖他故人潔己以進一篇大頭腦夫子之與童子者以此

周曰此正好點化機栝大凡習氣習心最能壊事成人真心已喪習染已深從千般啟論又何所益此章緊要全在童子二字正秉其天真尚完惡習未錮而開導之夫子善誘人處

黄貞父曰玩人潔已以進一人字則知聖人待天下之人皆是這等平恕之心非止特一互鄉童子如此也夫子与進互鄉童子式者緣子弟以悟其父兄欲化互鄉而成仁里之意

仁遠

周曰欲仁ゝ至欲自何起仁自何来莊曰有是人即有是仁ゝ是人的心体只為私欲一間此仁便喪失了幾一覺悟本体即為之旋復故曰欲仁ゝ至欲即是此心之覺ゝ即是此心之仁ゝ果遠乎哉

黄貞父曰乎哉二字只喝起之詞猶言仁果遠乎哉若央言不遠

稽古

古者男子稱氏亦其族也女子称姓原其別也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

下便雅說

司敗

周曰此見夫子盡臣子之道非是有心諱君之過也司敗之問出於有心而夫子之荅出於無心且魯君素以知禮稱而臣子於君亦不敢竊議其過是以因問而荅亦曰知禮也司敗有心把娶呉一事来試夫子故因夫子之言遂曰國人稱君知礼固同護失真矣乃君子如夫子亦為此黨不以直道明公評乎黨只是匿人之非ゝ黨顯之黨莊曰謂之時說是昭公謂之也上告宗廟下示臣民是否周曰余按春秋書孟子卒不書呉疑謂之孟子者魯人諱之而謂之孟子者當時訕諷之詞也孰不知礼下文云君不知礼而孔子以為知礼誠哉是黨矣

有過

周曰巫馬期以告是不能決其是非而有過字還宜虛泛說余看來為尊者諱為親者諱本非過也聖人乘曲委蓄故直任其為過而以見知自幸如時說謂聞于人而可改于己則今日謂君為知礼明日便謂君不知礼而改此過耶豈聖人忠臣孝子之本心哉若就可改上為幸大謬大謬

黄貞文曰夫子受以為過則昭公不得為知礼可知隱諱者臣子之分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荅司敗与期可謂兩盡其旨矣

人歌

莊曰必使反之二句註中作一氣一與意是否麗曰此章与大舜舍己從人同是一個機局總是聖人曲盡取善之道也不必依註

文莫

周曰此章總是欲人尚行也文雖是言乃言之斐然成章者莫字只作或者二字看莊曰船行君子還是怎麼看法周曰此是渾成語就言船行此文之君子非謂船行君子之道則吾未之有得猶言吾未得為船行君子不可說船行乃君子之道惟君子能之而我則未能如此則君子二字别作一人看矣莊曰真

若聖

莊曰此夫子不居仁聖之寔夫子一生心事只知得去為知得去誨只是個無厭心無倦心而曷見是仁聖自門人觀夫子尉見此不厭不倦成己成物正是仁人聖人之用心蓋唯聖与仁至誠無息斯能不厭唯聖与仁太公無我斯能不倦此正弟子不能學也弟子從言

稽古

按成湯翦髮代牲而禱周公植璧秉珪而禱前聖固未嘗廢禱也夫子何爰拒由哉蓋湯之禱為民也周公之禱為君也為己而禱聖人不為也按誄與讄同

非西華自指、周曰、仁聖時說兩平謂大而化之謂聖心德渾全謂仁是否、莊曰、看來亦大分不得聖則仁之熟、而至於化矣聖非出於仁之外也、

請禱

周曰、時說俱病一請字、然乎莊曰、總說個禱、便見夫子有不好處當遷改了、請固不通禱亦不宜施之夫子、夫子平日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予所否天厭之何必禱又何必請此雖子路一點切迫至情夫子妖辭不二脩身俟死何以禱為哉此節一篇俱見不必禱以拒子路有諸者暗拒以不必禱禱〻久者明拒以不必禱周曰丘之禱久矣是甚麼口氣、莊曰、要說得渾融、須知聖人平日兢兢業業唯恐得罪於天地有負於神明夫禱不過此心而此心之存非一日矣故曰丘之

上者卿大夫没則君命有司累其功德為文以哀之曰誄

禱久矣君曰未嘗有過無善可遷是自恃其聖以抗神明也

黃貞父曰聖人素履無愧少壯迨老無非對越神明之時所謂不禱之禱也

奢則

莊曰、往說平較奢儉的利害但牛春字作極言奢之害以維持世道何如、周曰、此意極當、大凡以中救弊不若就弊救弊春秋僭踰已極漸不可長把不孫二字以警省人心、看二則字、不落兩層奢即不孫了儉即固了、即儉形奢、全重不孫上、去與其不遜也寧固、非取大固也寬固之愆所以甚不遜之罪也

坦蕩

周曰、君子蕩蕩何以曰坦、莊曰、坦平也人之心只是不平故不寬廣

棓粹

圣人道全德偹故其所發見无非輝光精采儼然春生秋殺岳峙川流夫子其天也

君子於一切處放任平懷隨緣自在不立崖岸亦不設藩籬俯仰天地間更不見纖毫障礙故曰坦蕩〻周曰小人戚〻何以曰長戚曰小人終日營〻無一刻之停有事則逐感憂勞無事則懸空役想他襟怀無放不下故曰長戚〻

黄貞父曰去了長戚〻之心便是坦然之境欲盡則理還也

子温

周曰此三句時說作兩件相濟是否莊曰非也須以温威恭三字作主厲不猛安就在其中如云和易近人何其温也自有不可犯者而厲矣体度外肅何其威也自有可親者不猛矣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何其恭也毫無勉強拘迫一適于自然之安中和之氣象乃如此

黄貞父曰此与温良恭倹讓一例看只是一個夫子門人見得他

棓粹

伯遜于吳裹示若之先文淡于天人交戰之公為伯易而為文難文以一身守周緒而顯謙天命伯以数世晋宮脉而陰遜天意為文易而為伯難然要之皆以其心存此一段綱常于天地之間而均非若後世之矯讓以名

像似如此又却如此這方模擬只是形容不尽

泰伯

周曰至德〻字用植綱常維名節等語暗切下文請莊曰三讓怎麽看周曰只重註中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數語便明可取不取之謂讓是時天下商家之天下也不取商家之天下便是以天下讓之于商當其時泰伯讓國人得見其迹其讓天下人莫知其心故民無得而稱非至德而何

黄貞父曰泰伯采藥荆蛮而人翕然歸之遂成吳国使其襲周之盛而為之豈不足以有天下故夫子斷之曰以天下讓也

一無礼

莊曰礼与恭等分看否周曰非也恭之大過即是無礼處非是又有

也夫子所以並稱全德也

一層無礼無禮即無欝了非無礼之外又有一様無欝四句俱以太過一邊言總見美德不可無礼即在美德中自條自理處須看得渾融勞者傴僂是恭之謂葸者畏首畏尾之謂乱者犯上作乱之謂狡者無些含容如証父攘羊之謂

貞父曰四者不約之天理上来不中夫理之恰好處恭便勞慎便葸勇便乱直便絞不是無礼了方流而為勞葸乱絞之弊也

篤親

周曰君子主為人上者言二則字當重看感之即應眞有捷于桴鼓者此見人心同此天理處親兼一本九族故舊如舊臣舊友或有德于我者皆是

有族

讀遺

而今二字畧讀而後吾知免夫一氣讀而今將死時也而後方得也不肰死後何知

莊曰此章見曾子全歸之孝故子足二句示以所保之全引詩示以所保之難而今二句雖是自幸得保保之全亦有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意呼小子者望門人亦如已保身也周曰余看曾子平日三省其身致嚴于十目十手之交此在獨知之内毫無愧作尚何至有令人不可見之處故啟手啟足之説特借今日保身以明保心辭猶是耳非區區手足而已着只在形辭上論肰則彼剖心碎首褁身者皆為虧辭辱親之人而碌碌老死牖下者反為存順沒寧即莊曰肰

黄貞父曰戰戰兢兢乃吾性體流行沒些子放鬆處非有所憂患恐懼之謂也

敬子

莊曰只重末節上二節引起耳周曰註人窮反本故言善用得不蹉

曰大凡人有生時節一片物欲橫發于胸中所言未必合理死則氣
定欲消故言善非人窮反本之說君子指在位者言道誥得廣此言
所貴者三是就中擇其要緊言之耳周曰動正出時說無工夫工夫
在下一句是否莊曰須知三段在心上着功亦在動字正字出字上
着心安得謂無工夫乎如云容貌之動必精其心以動之斯無暴必
較其心以動之斯無慢辭氣之出必以菁華之心出之斯不鄙必以
純粹之心出之斯不倍顏色之正必正其心以正之斯為信若于動
處不謹即涉暴慢于出處不預即入鄙倍徒欲正而不求正于心即
是不信暴慢倍是吾心所本無者故云遠信是吾心所本有者故云
近此三者乃脩身之要立政之本也若夫籩豆之事則宗工祝史之
所司者也豈君子之所貴哉事字內有陳設之儀執持之節意

補註 顏子之不改性然是以自寔者徇視天下之旁通類子之犯而不校是以虛舟飄瓦視天下之順逆

以能

周曰湛來有若無二句作推原看惟有若無所以能問不能惟實若
虛所以多問寡看來不如直下為快問不能問寡不專靠問上說總
是心不自有其能與多也能不有能便是若無多不有多便是若虛
犯而不校亦是心體虛無處此心之中空空洞洞了無障隔絕不見
有些毫形骸爾我總能如此惟多寡有無渾然兩忘所以順逆得失
付之無心總都是虛心境界莊曰湛事是着力字面否周曰謂湛此
經過猶云能事非用工夫之謂也

黃貞父曰此五句總是一個忘字忘能忘多忘有忘實忘犯能不
能以學之所造言多寡以學之所有言

託孤

續遺

本文節字與註節字不同不可奪亦限定死只是不易所守

莊曰此章時以才節兩平看然否周曰本文並無才字只是重節之意須一氣說下重在臨大節而不可奪上臨大節與託孤寄命是一套事而寄命又是託孤中事莊曰託孤時說左右匡扶輔幼主而置之安有保身成德二意是否周曰亦是但看來託者還是先君臨終時遺詔以孤子屬我而我身任之也莊曰寄命怎麼解周曰寄命如經綸籌度攝國政而登之理則一國命脉寄于一人之身而寄字亦與託字共一意義大節猶云大關節也只是大變故意如云中外危疑奸謀四起于此處見得分明持得堅定託孤寄命如故此必其養完諳到非君子不足以與此也故曰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此二句總是賛美之詞不是上句疑詞下句決詞也

弘毅

續遺

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于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遺非弘而何啟手啟足兢戰兢而不已易簀之際得正而斃非毅而何此所以卒任傳道之責也

周曰此章責士體仁之學也人之心真得于天者本全體不息全體處是弘不息處是毅全體處自是不息是弘之毅故此弘毅二字斷不可平覩下文任重而道遠着一而字則知道遠便在任重內豈有毅不在弘内乎須知心體本自弘毅但為私欲蔽之累之便狭小而間斷了不可以不字有深責備士去袪私欲而復本体意任与道是借来的字眼莊曰仁以為己任說者但謂以心任仁是否周曰此又分仁與心為二等閑說去了須知仁即是心之本體自己默默認取這本體必自承當而克全了此更不在外逺論只在本心上論也為己任之云者蓋謂事屬之人者則人可以分任便不見得甚重若為仁由己此在己之默脩默證人所不及致力之地所以見其任之重也必至死而後已更無可已之時矣此以見其道之遠

黄貞父曰下節須一串看是任此仁而直至死者此章須逆頭串
至末方合旨亦者大非

興詩

莊曰此章游藝之學興立成數是吾心固有自能的但不感觸則不
能奮發不約束則不能堅固不陶鎔則不能純粹故教人學詩禮樂
以為涵養良心之助凡興立成俱要先講後貼詩礼樂字不厭是詩
可以興芬意了周曰有只作心上看者能興處即是詩非謂興必由
於詩也云云何如莊曰此太偏不可從

黄貞父曰註中三必字此而浮之不可用謂之必者則未聞詩礼
樂之前果一無所興立成乎必不厭矣

可由

稽古

公卿大夫當知国体以蔡確奸邪褄之死地何足惜然既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遺風知国体者也故欲薄確之罪劾摰王巖叟

周曰此章見化民者主因不主強也大意云只可使民由于彝倫日
用之常率其性之所固有者不可使知其神化性命之微強其所難
知者二之字俱以理言莊曰此說還是正大若作王民皥皥治总其
治說話終未妥

好勇

莊曰總戒人之生亂上亂字自疾貧上生下亂字在已甚上生詞雖
平而意都歸重下二句周曰近有一說一直看蓋好勇疾貧乃為亂
之兆也此乃不仁之人矣能撫養之以無失其所則庶幾可以全消
其逆志若疾之已甚則有以發其大難之端又何免為亂之首也莊
曰更妙

周公

巽齋劉安世忠宜有餘、然疾惡已甚、遂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

摘粹

君子無希世之心、犹不絕用世之想、此真學也、不然如曳龜之莊、嚇鼠之惠、洗耳沉淵之流、國家亦安用此不至穀者乎、非聖人用

莊曰、古聖人言多才多藝者、莫如周公、然皆自虛灵中流出之緒餘爾。使驕且吝、則不虛不灵、既喪周公之本、僅存周公之餘、又何足觀。

驕是自負其才、吝是惟恐人有是才

黃貞父曰、聖人論才不離心、蜂心如太虛、若病犯驕吝則多才多藝、總是盖世之才也沒用了

三年

周曰、不易得是怎麼說、莊曰、此嘆詞、只是贊詞、只甚言純心之難耳。

黃貞父曰、不忘於穀非獨利祿不入、三年積學、仍可應世、此際最易技痒、而罟不動心、然却不是枯槁忘世

篤信

莊曰、舊說首節見學守無全、次節見學守的作用、總他天地間大貫、

貴矣

稽古

陳桐之子許衍非不篤信、曰好學則未也、苟怠之死矣、齊居忽之死子斜非不守死、曰善道則未也

吾以大識見照之、自可不昧其幾、吾以大操守持之、自可不易其則、故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末節只申上意耳、全就去就出處上顯出個學守不可缺一、此說何如、周曰、此說學守並重、固是、但看來其寔重在好學以明此道、而善其所守也、然須以篤信之心去好學、則道無不明、非徒有一定之守、而必能善其所守之道也、故守此道於去就、則在學之時、已明得所居所入之理、斯能危不入、亂不居、而去就之道善也、守此道於出處、則在學之時、已明得此時隱時見之理、斯能治則見、亂則隱、而出處之道善也、若使世治而不能有為、世亂而不能養高、則於出處之道一無能善、亦以其學之未至、而道之未明也、可恥孰甚焉、然則處世者、非道無以免恥、非學無以明道、好學之功、所以不容已也、所云出處去就俱是說善道意、而根好學以明

稽古

梅福以一尉而上書宋雲以一令而言事則出位而譏朱爲非也又如馬周一介草茅言天下事明習匡章者素官耽即与之譏政寡不可乎

道來○

黄貞父曰邦有道而貧賤邦无道而富貴皆爲可恥者如此論則无道之世賢人皆隱遯國无其人誰与共理潤知者邦無道而能汲々于濟世則豈可以徒富貴者目之我所謂可恥者謂夫邦無道而徒富貴者後世揚袁馮道之流耳

其位

周曰此戒有位干政者乎、戒無位干政者乎、莊曰此戒有位而出位者發○令明爲春秋時、大夫諆諸侯之政○故言此以示安分之意也○但湞空々以侵官越職○代庖越俎意發之○

黄貞父曰謀有干預之意与空々叙論者不同

師摯

莊曰關雎爲詩之首○爲樂之終○無非○爲文○王后○妃始基王業○故始終○追述之○

狂而

周曰、此章是夫子維人心狂者多疎宕坦率無擁飾、合下常個直來○狂而不直○是失其心矣吾不知其何以爲之狂也○下二句做此○大槩虚舍說、而不可入道意在言外○蓋此等或是因習喪了本來面目○或本非狂侗悾々故意假托來的○故曰吾不知之矣

黄貞父曰侗是昏愚不董的人畢竟該循塗守轍不愿便作聰明逞智慧放縱不檢無所不至悾々是質朴無爲胸中無些子運量的人畢竟該純一無僞不信便機械变作狙詐萬端不可叵測胥向狂入于罔次向藏詭于愚三句隱詐于拙真心既喪面目已非

失非得失之失猶恐相失在後趕他不上

稽古　尸子曰堯以天下与舜頳色不変舜受天下於堯亦頳色不変知天下无損益于己也

吾何以知之

學如

莊曰、此二句分上句為功、下向為心肰否、周曰、非也、此須一直下去總是孜孜不已的心。不可分兩件看。如不及正恐失之之心。一面追趕上去。一面又恐退後來。終身無可竟之功。而日夜無息肩之念矣。

巍巍

周曰、此章時謂二聖輕富貴而不與、又有謂二聖憂勤而不与、二說何居、莊曰、輕富貴說得不是、憂勤意亦自用得。但不是正訓。此總在心體上說。舜禹只在完此心體。故有天下于心體上無加。有之亦与無一般。是之謂不與。

黃貞甫曰有天下不与譬如太虛未雲遺天地萬物而寔無一物

之留也纔着情識便与矣孔子無意必固我神明獨契故[illegible]

之人嫌此意似莊周逃虛之言不知不以位為樂政紫陽分常[illegible]

理處

大哉

莊曰此章夫子贊堯之大、只在則天上以著其大而與乎成功、而[illegible]

其則天之高處煥乎文章止謂其則天之明處成功文章皆堯之[illegible]

以為君處而即与天之高明相則如此則信乎大哉堯之為君也若

蠢說謂德不可名、可見者功業文章耳、說得不是周曰、肰、

黃貞父曰吾人終日在天中祇見天之為類森肰而已竟不知天

之所為是天大處堯之民祇見其成功則巍肰文章則煥肰而其

為巍為煥者亦竟不知誰所為是堯大處有可見而終無可名益

讀遺

末節主德武之所以未盡善也三分有二言人心大半歸文王以天下大勢言之已有三分之二云爾非真盡地而分也

見得堯之大

猶有

周曰此章九人分上是與周之才嘆其維見得機亂之臣固無遜于唐虞下是存殷之德嘆其至見得恭順之德亦不讓美于堯舜之揖讓上下總是揄揚昭代之意何如莊曰意極正大但有說以我周人才之盛由于文王有德所培植者漫首節于舜用一治字一節於武用一亂字便寓帝王時勢不同非降之異唐虞之際言當唐虞交會之際得五人之帝佐而斯盛於我周則我周之才真継唐虞為盛矣然十人之中猶有婦人則信乎人才之難也然人才作於主德以我周之德而論當文王之時三分有二矣猶然以服周之國舉之而事殷是唯知臣道之主敬而不知天命之有帰也是德為至德美所以人才薫陶於菁莪棫樸之化而其盛也有由矣向非文以作人則武何由用之耶可見人才必本於主德矣周曰此說極員

無間

莊曰註中豈儉適宜用得不周曰此章只主贊禹儉德之無可議也禹一生自荒度土功以至為帝只躬自節儉人所知也而尽其所為享神者尽其所為治民者儉乎己而不儉于神民此儉何等得宜此何處可得訾議故曰無間然豈儉得宜之說還不確

黄貞父曰時以禹為德衰此帝王升降之會故表白他一點無私的心事見得胼胝之後易於便安而玄圭告成百神咸享之日多萌懈怠禹獨不然吾安得而間之無間者不得間其純心也不止述上看

續遺　命与仁總是一個理但以天道人道分言之則有命与仁之別耳

罕言

莊曰利命仁夫子何嘗罕言但不並口而言盖天理人欲雖同訓也周曰莊先生說得圓好但愚意夫子因當時卑者談功利高者侈玄虛而道術愈晦故以罕言謹其微也盖利者附於義之中既以正助傷純白出於義之外又以微倖恣貪饕至於命與仁潛於冲漠寓於神明象數不能拘意想不能到無容言也須臾離之不能觸處辟之即是無俟言也是以皆罕之

黃貞父曰利不止是多寡有無嗜慾之類須看得細凡有所為而為即是私心即是利了

達巷

周曰時說以大畜之以無名惜之夫子寔欲執御以成名余甚鄙

摘粹　夫子執御之意蓋謂即下學即上達即一御即全體无所揀擇心无求多心无名心

此章還是怎麼看莊曰首節總是稱夫子之大二句一直下來博學句正形容一大字達聖道一貫何所事博大道無述何事于名夫子本要破他此句姑以一執字隱諷黨人明示以學不宜執定以博而反言以動之曰據黨人博學之說疑吾之有所執乎自吾論之道堅執則病道學堅執則病學吾何所執也意者執御乎意者執射乎吾以執而論吾其執御矣御其可執乎哉而吾又何執乎哉此皆口氣是否周曰正是這等似執非執口氣以諷悟他方得合

黃貞父曰黨人知孔子之大而不知其大而有本不在徒博上乃此意又雖顯言故將執字來抵當他博字言黨人謂我博學無所成名則必有所執而後可然吾何執乎無可執也如欲專執除非是射御而更求其易只得執御而已隱然見大德不官大道不器

稽古

冕冠上板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别號按胡氏云八十縷為一升〻登也登成也饒氏亦云周布二尺二寸只有今一尺二寸却用二千四百縷為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难成可知

吾學無執看而亦烏所事傳為

麻冕

莊曰時說上下位相串意緇冠自諸侯以至庶人通通者提出儉字來隱然有上下皆尚儉之意亂生於僭〻生於侈滛儉之意即滛下之意故曰奢則不孫与其不孫也寧固此意何如周曰新徵可味但此章總是慎礼之防周末文勝競趋靡麗麻冕一事發乎有反朴之意故聖人滛之亦滛先進意也拜上則尊卑之分已亂安得同俗共趋我上是人心反古故可滛下是人心潰防故不可從雖兩平亦側下重太一邊方得總關係世道之最大者非以小形大之說○儉以工夫省約言非省財用

黄貞父曰亂忽之几漸不可長聖人之防貴于未然拜上不已必至窮國窮国不已必至不奪不饜而後極夫子逆知其弊將必至此故借冕服以申明耳

意必固我四者非常人之心乃賢人之心也常人之心千迷百障不止于四賢人之心千迴万轉不離于四聖人之心一真自如万境皆空不見有四

絶四

莊曰註中相為始終之意事前事後之說用得不周曰此總見聖人心體之妙也蓋人心本體原只是一個虗靈何嘗有個意必固我也夫子完其心體則渾然一個虗靈是何等瑩淨何等光潔須想像聖心真無境界只就字義發揮便好毋意者空〻洞〻純是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也毋必者圓〻轉〻大人惟義所在機括也毋固者活〻潑〻與時偕行妙用也毋我者變〻化〻廓然太公襟怀也不分事前事後事後亦是無意必事前亦是無固我亦不用始終循環之意○

續遺

孔子以已附于文王蓋有憲章文武與復東周之思

黃貞父曰有心之謂意知識之謂意必者期必其一〻如此也固者固執而不化也我者自家作主張也夫子無可無不可便是無意必固我矣此意必固我乃道理上有執着所謂夷之清惠之和是也豈常人可語哉

子畏

莊曰時說文以經天緯地言不作禮樂制度看是否且文與道何所分別乎周曰文即道之燦然者豈有分別即夫子損益四代之禮樂消息百王之憲章便說禮樂制度文為何妨況經天緯地等何所關切故看此章書重天之未喪斯文以斷二三子非俱匡人也未喪雖承得與斯文來意要斷六見得文運與天運相為始終吾身繼往開來斯文絶續所係天未喪斯文則將斯文一線之緒壽之萬世無

續遺

太宰知我乎不要添出豈字也只要添真字只泛〻說太宰其知我多能之故乎要像個知我中不知我方得口氣

窮而豈處自身絶乎故曰匡人其如予何

太宰

莊曰聖人之道一以貫之而已一則沖然淡然而何有於能一則至易至簡而何有於多能有得於聖人之一則聰明耳目可以不用智名勇功可以不試此顏之愚參之魯所以為知聖人也太宰以多能為聖不必言矣子貢謂天縱又多能亦未脫然於多能之外猶多學而識之習也故夫子以君子不多也曉之語曰君子不器又曰君子不可小知蓋君子之所能者即夫婦之可与能而君子之不能者即聖人之有所不能也君子不貴多能況聖人哉引牢之言特提出一執字以証多能非以不試証少賤也

黃貞父曰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為盡夫子以多能不

摘詮

此章合上章皆是聖人自究其心体上章云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吾不試故藝此章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以此观之圣人惟因不試于時故習于藝謂之无能可也而以能窮圣人者陋矣圣人惟因人來問故悉于告而以

可偉人故言君子不多說個君子只要回避個聖字

有知

莊曰、此章大旨見聖心虛而應也。聖心空洞洞無一物。那得有知。就是鄙夫來問、我亦就彼空〻中所自有之兩端叩而竭之耳。到得竭時。夫子不曾有分毫知識增鄙夫自家心體亦不曾有分毫知識添入。故曰無知也。兩端、猶言頭尾。竭者、把道理頭徹尾言之、無所不盡也、周曰、依莊先此說則時以空〻就夫子言、叩字不作夫子發動其所問之理一切宜刪。莊曰、是、

黃貞久曰夫婦之可以與知惟其愚也。鄙夫之可以與言惟其空也。○此與舜居深山一般光景。

出圖

知夫聖人者淺矣無知无能圣人之心体一天也

周曰、夫子思聖王而不得。又不可以明言。故托鳳鳥河圖以寓意云

齊衰

莊曰、遇可哀而哀。遇當尊而尊。遇可矜而矜。一作無適無非天則。周曰、亦言之雖有哀尊矜之別合之以一敬字作主亦無妨見之是夫子在此而三等人過其前也。過之是三等人在彼而夫子過其前也

少字宜作年少

高堅

周曰、此章有主歸功夫子說者、有主始終嘆道之難說者、何如。莊曰、二說俱滯、余看來此總是嘆聖道之妙也。大意顏子于末由之後、發嘆原前聖道高妙、尚無從力。一得夫子之教便去着力之盡。又有着力不得處。如之何不喟然嘆也。總見仰鑽瞻忽此道。卓爾此道。末由

……皆我心所
……有者故夫
子為之指点

處言之乃是承上文一直來的說話而俗乃以為道雖見其立卓特可見而不可從則又是一轉身的說話不思顏子欲從正是上不能罷的意思而末由者則以才既竭而無能為也周曰此可以破俗之憒〻

為臣

莊曰子路使門人為臣蓋以過礼尊其師也不知君子自處〻人只要合禮誠過則生前不淂安死後不淂安有尊之而適以卑尊之而適以薄者孔子只是這意思

黄貞父曰臣之手二三子之手語極有味有臣無臣俱不足為夫子榮奪此与奪簽顏子是一個念頭

美玉

續遺 此要認得人字及我字明白不曰善誘我而曰善誘人見教是公共之教不曰博以文約以礼而曰博我約我見得文

處亦此道〻何妙也周曰看節有以仰鑽瞻忽為用功說是否莊曰否須知此節是立卓之境寫出欲從末由的景象來也是悟後談述覺餘述夢的語頭高是道之峻極堅是道之渾淪在前在後道之神化仰是志趣上達道彌高而不可及鑽是極深研幾道彌堅而不可入瞻是凝神定處道若在前而忽焉又在後不可把捉道蓋妙矣哉周曰循〻註訓有次序果以先博後約為次序乎莊曰非也博約之功乃並進而非截然先後者此只是從容有漸之意耳須知道在我心以我心散現之理言謂之文以我心之理截然歸一處謂之礼惟夫子善誘故博我以文約我以礼隨博隨約則我之機神奮發而欲罷不能斯時也功力深而真體現恍然有所卓立孰知亦奮中之精神自為象耳若欲從之亦末由也已從之而末由者正從如有卓立

摘粹

求字待字俱要看得好求非卑辱之求也就出就之際而稍有委曲是亦求也待非膠固之待也酌出處之宜而相機以應乃為待也

莊曰向来謂子貢疑孔子有道不仕故以求賈棵之是否周曰非也異乎他人之求彼嘗舉以折子禽豈有子貢而顧夫子求者看来洛嗟感慨有忿激的意思看曰天生夫子當為世用今明王不作而藏之不可求之又不可豈我適其終窮耶乃聖人意氣甚乎第曰沽哉沽哉我待賈者用之即行不行即待聖賢氣象自別一篇在上請正意在言外

九夷

周曰夫子憤激時事言反不如居九夷蠻即夷狄且有君話頭而又雜以語戲人故何陋之云德非寬語人卻寔寔去揣摩他筆

黄貞父曰君子居之四字極活先輩謂當問其居不居不當問其陋不陋寂為得之何陋之有更不說到所居則化處

反魯

周曰詩與樂乎重否莊曰此只重正樂上雅頌即樂章乃被之管絃者。周曰雅頌各得其所只是頌不溷雅雅不溷頌之謂乎莊曰看一各字不特雅不溷乎頌即雅之歌於王庭歌於廣庭歌於家庭而小大正變各造其類不特頌不溷乎雅即頌之用於七廟用於五廟用於三廟而周頌及商各得其序方謂之得所

黄貞父曰雅頌各得其所就是樂正翕純皦繹以奏之即奏而言此不主鄭奏王殺詩之被於樂者言三家以雍徹則不得其所矣舊以得所為殘缺有補失次有序說与此稍異

出則

莊曰此章雖皆庸行而寔至理所寓故夫子曰何有于我哉出入字

標注：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空缺處逝者如斯是道理無息間斷處

只是內外字。不在出處

黃貞父曰此夫子止在日用處自家檢点非譏也

川上

莊曰此章有指定嘆道機者、又有指定嘆水者、二說何居、周曰、依愚見道字水字俱不必入、只是以逝者二字還他、大意云天地間其流行者乃有如斯乎之晝夜不舍也。自一日言、則隨日月以升沉。自古今言、則偕乾坤以明晦。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止。其有機緘而自不能已耶。

好德

周曰德之滋淡色之味濃、濃淡原自相形故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莊曰、色專指女色言、周曰、凡紛華靡麗皆是、

續遺：此要見領子

為山

莊曰、此章有就為學說者。有泛以事為說者。其說何居。周曰此還是決為學之機。在乎吾不可止、不可不進的意思。看譬如二字、兩個一貫、見機決于幾希。而便係成虧之大關鍵。為學者安可不於幾微處用工夫而頓乃息肩于未路。不勵精於入門也。故譬如上面把止意十分講透了。方於講末點題面為淂體。看曰人不可以積累功深而自怠為也。怠則一弛百弛、前功盡矣。此皆自家之懈惰致之。豈容諉之於人。即為山之止於一簣。而為吾自止一般。下段照轉便是。

黃貞父曰先說止後說進絕訣鼓舞

不惰

周曰、他人行之而不惰。惟回語之而不惰。只就心裏說

平日潛心夫子所語適解其天故不惰

摘粹

人心如秋種必培之植之又時時灌溉之而後漸生漸充飽化機于深造之後若不在根本上加培則始雖萌但不得結穗即秀直日靠矣到不

黃貞父曰顏子聽得夫子說話自然精神醒發實在心上体會略無怠惰意思若他人聽過了半信半疑若存若亡安得不惰

惜乎

莊曰、吾見其進〻字易解、未見其止〻字急應解、周曰、顏子未到那成就結果處、故曰未見其止。莊曰、然、

苗而

周曰、此重學必期於成。不分始學發達成就三項說。不秀不實專重人力未到。不兼天時言。止意須補在起繳。

黃貞父曰此與五谷者種之美一節合看即爲仁亦在乎熟之〻意

後生

渴飲然而不亦〻而不覺其可盡也

續遺

依夫子此語然則人生過了四十五十遂已而不為也曰聖人亦特以其時而激人之進耳人苟悅年悔悟則精進亦何往蘧瑗之五十而知非衛武之九十而壽聖蓋皆于末路得之也古云頑壹

莊曰、此章書如朱夫子所解、是否、周曰、但子細玩、首可畏末斯亦不是畏語意似宜云今人勿謂後生之可恃也。年邁富而息是不可輕留之年。力雖強而息是不可常保之力。其勢不可恃。而有可畏也。其在今日固如是之年富力強。爲能必得來者之何如也。不轉盼間四十到矣。五十又到矣。四十五十而無聞則先時之年富力強安在。思及於無聞之際。則斯後生之時。不亦足畏也哉。如此看方。似夫子儆人意〻。及時自勉之意。莊曰、然、

法語

莊曰、此章貴以心受言也、法律森嚴難犯、故詞嚴義正之言、謂之法言、巽者、順而不遽、十分委曲、遠〻說來、或泛論他人、及古今事、與之類者、若與彼不相干預者、是謂巽言、〻若明白、何須尋繹、止謂意

能從小兒於呂望能令老人奮嗚呼人生固無時不當勉也

義溪長必繹之乃知耳。從而不改終是執拗的人。悅而不繹終是昏鈍的人無術可施矣、周曰、末如之何、不重吾說之窮。全重彼不可救止。稅回上。

黃貞父曰須識法言必遵巽言必悅以自進言善處說与聽者無干

三軍

周曰、志與意有分別否、莊曰、有別、志公而意私、守得定是志守不定為人搖奪但只可言意尔。李家曰、勇奪毋志非也。若其志如共美可奪乎。匹夫、猶云一人、對上三軍看、非微賤之謂。志非必定是合道。如終身成仁、舍生取義、固是志、如必信必果、硜硜自持、亦是志不專就生死言、周曰、依愚見志還從好一邊看、

摘粹

大凡學者於入門必須論志一毫塵俗用不得論究竟必須着實用功一毫滿心用不得

黃貞父曰志氣之帥也故以為喻

衣敝

莊曰此章時說作子路善處貧富之道是否、周曰此全不相干、須知此總是進子路于臧也要員活體認、不可著寔看、節不是子路。的寔。事看。子路學幾升堂、高明的品格、假使極貧極富相形、彼必不恥是模寫他做人超脫處去、得進備的根腳堅固、故以不忮不求美之、此兩段全重不恥二字、他心髒無些子挂碍無情欲世態牽累由此進之、何用不臧、我此用字有許多工夫、方到得臧、非即此為臧也。子路終身之誦、亦不是自賢滿足、只認此二語、以為學問必宜以此為的、耳不知超脫勢外。不萌忮求之心固好、若知此是好處。終日把此念頭桂在胸中。便有粘帶執著。不是洒脫圓暢。空空洞洞的心髒、故曰

是不忮不求之道也何足以臧此見得道理窮此未足以盡之耳足字宜玩

歲寒

莊曰、此章人只曉表士節、不知要只重一知字。蓋時恬熙、君子方且韜光歛采、有才德藏而不露。反不若一才一技者之輕試而可知。惟當歲寒、則蒲柳春華、望秋先零。安能有傲霜勁骨。耐歲清標。此時方知不与春華爭艷者、正於冬寒建奇也。而松栢之操、遂茲識矣。不可作比喻。只作影語講為是。

黄貞父曰有國家者慎元以歲寒知君子君子亦何樂以歲寒受知也然後知三字重看後凋者不凋也

知者

周曰、註中此學之序句、用得不、莊曰、非也此總是個以成德望人形容心醉之妙。不是因三者字、作三樣人看、只是隨在而指其心体如此耳。全德之君子、其心体之明覺處曰智。湛一處曰仁。鎮定處曰勇。臨之以事、而明覺湛一鎮定者自如。故曰不惑。不憂不懼。非有兩個心也。

共學

摘粹　卓吾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若未可与立而即曰能權者是亦小人之無忌憚也

莊曰學道立權四字何所歸重、周曰歸重一權字、見得人求道者當漸進于權也。但節中句句以道字貫、如志已定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恐其有道外之馳也。可與適道、未可与立者、恐其有道中之畫也。可与立、未可與權者。恐其有道中之執着。而不能有道中之圓神也。蓋權乃時中之妙用。必湛容涵養。然後得之。非謂立不可至權。只是立時未可與權耳則人之求道自當漸進。莊曰權与立亦兩事否、

周曰權即立之中員變處非兩事

黃貞父曰可与共學是知求正道而未能行者若說未見學之正否是邪正不分之人共學恐亦不可須知可与共為此事肰只重彼能為此事耳恩不說我与他如此學有真得不眩他岐方可与適道常守此道不為動搖方可与立員融處通不执一定方可与權々對立字說不對经字看立是执守權是変通并兊待處変而後須權則変不常遭天下之用權者亦少矣

唐棣

周曰彼詩所謂遠畢竟還是未思耳天下我曾有遠而不可致我曾有遠而不可必得者故曰夫何遠之有只翻弄不遠的意思而所以不遠則勿道破令人深思而自得之莊曰如此虛活不明說出理字來便是周先生高處

黃貞父曰思曰睿々作聖睿者靈明之透露也思則一點灵明透露出來雖千萬里之遠一注想即到千百世之上一念及即徹故曰何遠之有

鄉黨

莊曰此章註言貌二字並重否周曰此章只重言不重貌如云鄉党乃用處之地孔子一味信寔似一個不能言者宗庙乃禮法之所廟廷乃政事之所夫子人却便々言須知似不能言于恂々內見之唯謹于便々內見之非兩層

續讀

便々于廟与每事問同意即有與祭非礼一段意便々於朝亦有一変至道意須說得濶大无非一件維畧的忠誠非泛々空言已也

朝與

周曰朝字骨接下事上看以君視之即上大夫亦下也時孔子仕魯

朝与佚擯二
节与下次入
公門執圭而
鞠躬如維持
容室事君尽
礼之節其在
朝必上下咸
宜其為擯始
終尽敬至於
出入之必度
公私之尽礼
一重本国一
擯隣国無非
一片敬字貫
到底皆著為
司敕時言

莊曰、此要曉得揖的緣故、明白、周曰、請言之、莊曰、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相見、夫子亦為次擯、揖所與立、是揖同為擯者、左是末擯、右是上擯、或傳君命之出也○揖左人則左其手、不敢背君也、或傳賓命而入也○揖右人則右其手、不敢背賓也、然手雖分左右、而衣之前後却襜然齊整、是手動而身不動也、須知左右人所同、而襜如則夫子所獨、故重襜如也、及主人已延賓而入、為擯者俱從其後而趨入、凡人疾趨則手易散、臂易掉、翼如者是臂不掉而開張、手不向下而高拱、此孔子之所獨也、賓退是就館時、非辭歸其國也、此時主君佇立之餘、其敬猶存、夫子曰賓不顧、是寬解君敬、恐致瞻望之久也

摘粹

亦為下大夫、侃々誾々、主商確政事說、莊曰、誾々註訓和悅而諍、意思何如、周曰、和悅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自家義理之正○踧踖二字皆從足、蓋心惧而立不寧也、與々註訓威儀中適、中適二字要看得好、言得中而不為已甚之恭、安適而絕無拘迫之態、

黃貞父曰、踧踖與々、是一個氣象

君召

莊曰、色勃是躩被命之初也○揖與趨進、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君召夫子為擯、使他接待他國使臣、當斯時也、君命一臨、常容頓改○勃如、顏色之變、躩如、容止之変○心敬於中、則容変於外、自然之符也○

揖左

公門

周曰、此章在末節斷上是由入門而過位而升堂漸近于君而敬以漸加、下是由出降、而後階而復位漸遠于君而敬不懈出入二字對看。莊曰、余看大意雖是如此板〻但作文亦要員活。周曰、是周曰鞠躬二句一串說下句形容上句耳門自高大心自卑小也。莊曰、立行說甚麼時候看周曰就入門時說侯朝必立于門入門必過于閾註中棖闑之間要看得明白凡君門兩扇合處中閒有闑即以此木碍門者棖是門兩旁之木立不中者、不當棖闑之間恐立之以當尊也行履閾則不恪故不履閾位在門屏之閒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相似所謂外朝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君立於門屏之閒以便聽政、此時暴君在內朝故此位為虛位但夫子見君之位如見

稽古

圭如舜典五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諸侯入朝則自執之以合符于天子皆九寸謂之桓圭七寸謂之信圭五寸謂之躬圭

君。故色容莊。足容重聲容靜。此皆從心之敬來。○鼻息出入、人之所不能無也、但心敬則氣肅、其息微細、自不覺其出入一似不息者也○出字是自堂而出、不是出公門逞顏色、不是放縱、只是畧舒展耳、復其位是復堂下朝班之位、

執圭

莊曰上節執圭主于敬下二節享覿主于和、執圭、是諸侯始封天子所命之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還則納之于君、非獻之于鄰君也。下節享禮用圭璧卻是獻之鄰君者、与此不同、此執字亦是至彼國將接見時方執之耳、非受命在途時、鞠躬二句、以身容言、下句形容上句耳、上如揖二句、以手容言見得不高不低手与心齊動如戰色、變其常容也。足蹜〻句以足容言舉足促狹不敢放步亦

手中有圭、不得揖讓、亦防顛仆耳、
黃貞父曰一圭之重能有幾豈有不勝之理但敬謹之至宋儒一
似不勝耳

續遺 註中圭璧及琮璜宝玉之類庭實是皮幣乘馬皆陳于庭故曰庭實

享禮
荘曰此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享禮之禮乃禮物也此是公献于隣君者有容色是和所以通君之情也私覿是公事已畢而又私禮見于隣君者愉〻是又和所以通己之情也周曰時説愉〻作和有加于前者又有作如前之和者何如荘曰從後説者更多

紺緅
周曰此章時説首二節為謹服色三四節順時宜裘裘四節精制度羔裘二節別利用作四大段何如荘曰此亦正大但看來此記夫子衣服之制須重一制字見因制以別邪正而亦不失寒暑之宜因制以別公私而亦不違常変之用一衣服而正大之情忠孝之節天時人事之宜具見之矣此議論最為冠冕混之
荘曰紺即今之鴉青以飾斋服取幽遠之義緅即今之水紅三年之喪既期用緅以飾練服取節哀順変之義不以為常服飾者恐嫌于喪祭也周曰飾註訓領緣作一件看荘曰領是今之護領緣是今之緣邊一般作兩件看但此總不重紅紫只重間色不止不重近於婦人之服舉褻服可該朝祭當暑節衫絺綌人所同表而出之夫子所獨冬服全重內外相称意羔裘服以朝覲取比面之義而尚黑麑裘服以聘享取潔素之義而尚白狐裘服以蜡祭取報土功之義而尚黃褻裘無定制但非長不煖故可長右袂所以作事故可短此見聖

續遺

佩有德佩所以明德也有事佩所以備用也

人裁制之妙以意而起寢衣節如連上節出題則講在此不必入齋意不然則解在下明衣之下亦好周曰寢衣之制註中其半盖以覆足是否莊曰此說不通只是說比此身一半長耳如今之睡被子一般周曰是

狐貉

莊曰居不猒温故取其厚以為燕服若出則以輕裘為便周曰狐貉之厚以居非就於晏安也正欲保養天和完精固神使風寒不能入而節宣吾身之寒暑亦順天時賛化育之一端莊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鐫能决疑者佩玦故孔子去喪無所不佩周曰非帷裳必殺時說從儉是否莊曰此還重有别于公服也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為小故以要之兩旁為襞積即今衣摺也若非帷裳則以布六幅斜裁為十二幅三分之一在上三分之二在下要狹齊闊要不用襞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殺謂要殺於齊者一半也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之于吉故不以弔致仕之臣多不朝即朝容有不朝服者朝服二字最重

黄貞父曰此以前紀夫子之容貌此後紀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之

明衣

莊曰明衣以潔其體齊食以潔其口遷坐以潔其心周曰看來潔體潔口亦是潔心重一心字更好

猒精

稽古

古醬有芥醬有卵醬醢醬之殊卵讀為鯤乃魚子也

莊曰此記夫子飲食之節節字極重不多食以上是飲食之節祭于公以下則以飲食之類而併記之總之飲食之節制周曰此章雖是飲食之節却見夫子一飲食之間無非運用天理非必矯拂人情而為之如老莊之書必曰五味令人口爽則幾於不近人情矣莊曰食之精膾之細膏粱者所深嗜而特不厭無口腹之欲也食之餲臭之餒餧渴者所不擇而必不食無口腹之害也周曰饐餲註訓已明臭謂之餒肉謂之敗何也莊曰臭爛自內發如腹之餒肉腐自外入如兵之敗周曰色惡臭惡失飪註亦明但不時果是如註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乎莊曰固是但看來膾亦在內如未長成之牲亦是不時周曰割不正註訓割不方正是否莊曰割還是宰割之割而曰不正者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而殺者不正也周曰不得醬似亦羅得如何不食莊曰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其物則用其醬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之非特不備亦必有害其字指所食物而言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便滯穀氣而元氣亦滯須知元氣充盈者壽不使肉勝穀者養生之理當然也唯字承上說来言肉固不使勝食惟酒以合歡不為限量以尽賓主之情又曰沽酒市脯不食衛生之嚴也不撤薑食養生之周也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唯理是從所欲不存也

黄貞父曰姜性辛得天地之義性々温得天地之和故通人神明去人穢惡不多食須看出猶何如

如食魚膾用芥醬食濡魚用卵醬食麋腥濡雞濡鼈用醢醬不得者謂不得所宜之醬也

祭公

莊曰此節註訓詳矣出三日不食之矣是解所以不出三日之故周

曰、食不語節、舊云食之不語、犹夫寢之不言、蓋以章旨重食也何如
莊曰、看来平說亦正大、即不平亦不可用犹字食、謂正含哺時、非謂
終食都不語、礼云長者有問、口有物則吐之、是也、語由人先發、言由
己先發、不語雖人說起且不与語、不言、雖有人同室、亦不自發言、此
皆聖心純一○而養生亦在其中○夫子每食雖蔬食菜羹、必祭以報先
代始制飲食之人、不忘本也○必致其誠敬齋肅者、無所不敬也、周曰
近說瓜字、不作必字、瓜祭即是用瓜以祭○乃隨時荐新之意、考之詩
經有云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
祜、此說斷然可從○况菜羹可祭○瓜獨不可祭乎○菜与瓜正是一類之
物○正見得聖人薄物必祭之意、莊曰、然
黄貞文曰此上節見聖人雖尋常飲食間而心思意念与天地祖

稽古

古者歲有三儺季春命国人儺以畢春氣仲秋則天子儺以達秋氣季冬天子命有司令鄉人大儺以逐疫以達陽氣儺消陰管方

宗相流通自無徃非仁人孝子之誠報本反始之念也

不坐

莊曰此記夫子心安于正不正而坐便與心不相合故不坐周曰此依註固是但有說此節重正名上看如尊卑上下不得其宜則不坐何如莊曰亦對覓可從

鄉人

周曰鄉黨尚齒故其出視老者以為節尊高年也儺非大祭常人多忽孔子以鄉人為我儺我至人也可不敬乎於是朝服立于阼階阼階主人之位朝服敬也

問人

莊曰此章以交道為主上重拜送下重拜受及直言謹疾只帯說

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以索室毆疫

黃貞父曰此只是一個至誠

廄焚

注曰此要在倉卒不及計較之時看君斟酌於貴人賤畜何異說夢

黃貞父曰家語以為國廄則路馬亦重矣此还是夫子家廄因其

退朝而知

君賜

周曰此章以禮字作主首節承君賜之禮次節侍君食之礼三節承

君顧之禮末節奉君召之礼首節以敬君賜榮君賜仁君賜主意而

餘當須賜及孝先處物俱是餘意不重次節不以客禮自處而以先

食自居須知古人平時寢亦東首非因君視疾而然不重東首只重

加朝服拖紳四節歎于應召君召意輕不俟駕意重

稽古

波此同志者少送肰交若多者一要周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之這般所在自分明知交友称其信執友稱其仁自有許多様又知于師吾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哭于野恩又自有許多節

黃貞父曰聖人非求合于礼惟心之所安即是礼要在平常中見

得是聖人事

我殯

注曰朋友以義合義所當為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

黃貞父曰君子不以死生二其心故死無所歸則殯非不得不殯

也不以貨財加於礼故非祭肉不拜非視他人之祖考同於己親

也

寢不

周曰此記夫子容貌之變首節處己中三節處人末節敬天句句要

見變意聖人不自覺其變不過以理順應之而已寢所以休息易至

于放肆夫子未嘗肆也何尸居則無事于儀容夫子未嘗拘何容在

摘粹

中天之運其時之泰乎而堯舜則與天地同其泰春秋之世其時之否乎而孔子則与天地同其否

而不字見他容貌之變○狎是素相熟若褻非公庭礼法之地是舊容頓改錫衰之也以貌則又加敬矣狎若知是非狎若可知褻若如是公庭可知○凶服二句以在車時言兩式字見容貌之變○主人之禮意見于饌盛饌則礼意厚矣故變以敬之若不敢當也○雷天之義氣風天之游氣常也迅雷風烈乃天變之異常夫子之變所以敬天之怒也變者只是與坐間改易常度以致敬非驚惧失次也

黃貞父曰聖人之精神命脉其絡將流通于天地而無間者乎故常而同其常也変而同其変也至于聖人之心則有真常者存焉豈其烈風雷雨將而迷我余于是而知聖人之心常了也変亦常也

升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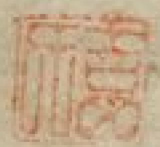
續遺

色斯二句雖當說馬然吾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无道則隱其斟酌权変之宜皆句无此兩句之中又

莊曰此記夫子升車之容背御是升車之初敬形于佇立次御是升車之後敬形于言動○升車將升車時也立是立于車後若已升車何用執綏周曰綏是轡否莊曰轡者馭馬索也是御車之僕執之綏是乗居者挽以上車之索故車有二綏正綏主者升車所挽副綏僕者升車所挽此重正立不重執綏蓋立是暫時亦造次不離于正意○車中已升車時也内顧回頭而顧則頭容不直疾言急遽而言則口容不静親指妄有所指則手容不恭此俱重失容惑人意輕

黃貞父曰聖人心安於正之秘莫可形容故特假不内顧疾言親指以形容之若寔說他日容端口容靜手容恭只說得聖人如泥塑人相似而不得其神非記者立言本旨

色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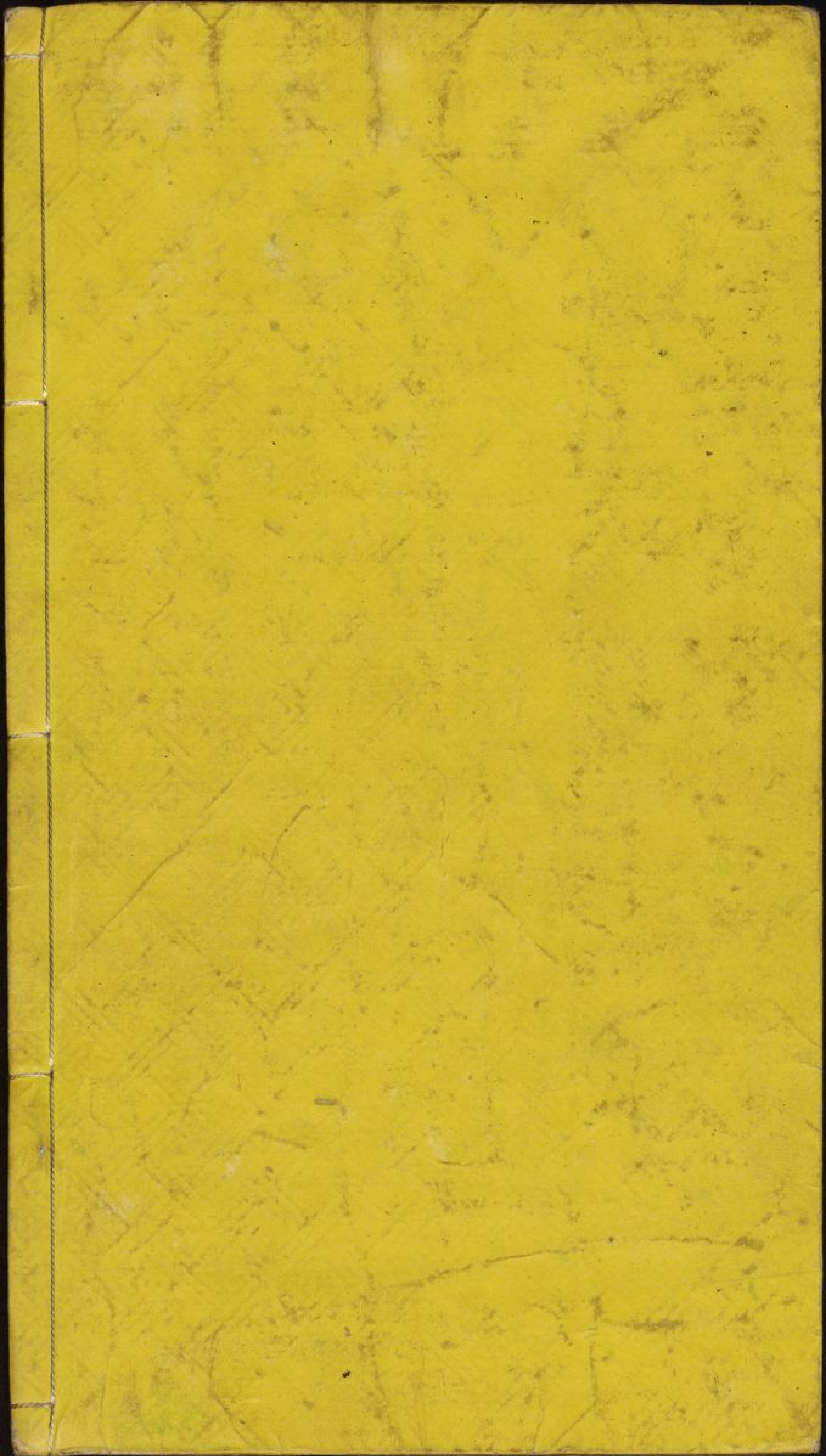


見淂天地間只是一個時字時者机之所值又只是一個机字子路之共此人心之殺机也雉鳥之作此物性之生机也殺机方動于此而生机薾覓于彼此處正可以見人心与外面相應全不爽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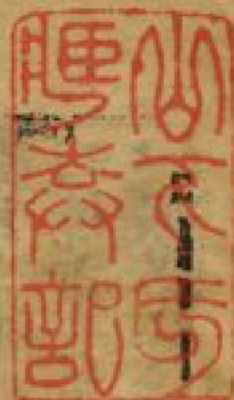
周曰、首言鳥有見幾之智。知止之明。而雌雉止於山梁便有翔集意子路共之。徵於色也。三嗅而作知所舉矣。故特引以爲証三嗅斷淺鼂說。共么非拱執也只是色向之盖指顧之意耳。莊曰時哉舊指飲啄淂時言是否周曰看来還以時止時飛講更應淂首節舉集字面恰當

○黄貞父曰首叙夫子自居鄉而立朝而出使其容色言動之間莫不有箇恰好的天則而次以衣服飲食居處之節与事君事神交友處衆敬天之宜雖其纖悉委曲處毫不待安排而渋容自中有不期然而然而么不自知其所以然是夫子之行分明一箇時中而記者又不敢自作賛語乃就夫子平日感時自嘆者而以雌雉終焉記者之用心么良苦矣

上論四卷終



四書周莊合解 論語下




新鐫黃貞父訂補四書周莊合解下論五卷

補　虎林黃汝亨貞父先生　著

狀元周延儒玉繩先生

榜眼莊奇顯見微先生

先進

周曰此章重以質挽文勝之弊不徒自審從違已也上節只據時論而述之且勿斷他不是須得渾厚口氣如云先進于禮樂豈不彬彬然質有其文也由時人之論言之則見以為野人也後進于禮樂豈不麤麤然文過其質哉由時人之論言之則見以為君子也如此發揮何如莊曰此極委婉但余想當時未必有是言只就當時看來意句如此不點出時論字更妙禮樂凡言動威儀起居酬酢皆有君子只就儀文儒雅上看野人只就朴實處言註郊外之民賢士大夫之

續遺

進字只作趋字看如云先時所進趋下禮樂云云若未說硬以進字粘定先後字而釋之曰先輩後輩拙矣

稿粹

聖門之賢不盡于四科而四科亦不足以限諸賢如

訓忞死煞○周曰如用之不是該或用之蓋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無時不用也如字頂上來註曰夫子嘗言吾從周此言從先進着何也周曰蓋先進文質得宜正指周初時說非與從周意相悖也從先進便有移風易俗挽當世道意

黃貞父曰章首明是子曰如何爲時人之言孔子不欲遽言時輩故言舉世尚文也視先進恰像箇野人他視後進恰像箇君子雖然如吾用之寧野可也傷今思古之意宛然

陳蔡

註曰夫子與弟子相從患難仍然有一段不能恝然處皆不及門或死或仕或散之四方○註曰德行鄭只重記人上不重品第其所長周曰是已但看來還要見當陳蔡困阨時與賢畢集如論德行便有

稽古

長府之對閔子之言語也賢才之問仲弓之政事也一貫之傳子貢之德行也弦歌之教文學之政事也

子游師孔子南方之學得其英華蘇州人伯牛仲弓冉有季路俱兗州人

德行一班人如論言語政事文學便有言語等這一班人那時那一箇不在側思之不覺惻然全要模寫在陳蔡的光景

黃貞父曰德行表裡如一此資質學力俱優言語政事文學則各從資質發出矣文是詩書六藝之文學是博學于文的學

非助

周曰註其辭若有憾焉二句是否註曰夫子原無憾意此總是贊美顏子之心悟也此節須一串說不得着一何也作轉語無所不悅要看得好蓋有默悟于言之中者也有超悟于言之外者也尤有潛悟于言之先者也即一言而相悅之意已寓無窮之解助非補助之助只是彼此辯論發一番精神意周曰真

黃貞父曰以上句想像下句非以下句回護上句使回果助我〻

幾無以知國矣若以别人能助者形之便是與有助焉何異說壹

續遺　夫子只說孝集註兼言友者蓋昆弟称其孝言

稽古

閔子

註曰、時說重人不間三字、謂父母昆弟情多私昵、惟人不間于父母昆弟之言、方見其孝、周曰、此非所以論閔子○閔子處繼母之變彼之父母昆弟○豈肯以私故称其孝耶○須知閔子全是一段純孝真心薰蒸透徹○所以能使一家感化○是幾于舜之事親○故獨称其孝○此可見閔子之難○于父母昆弟之称為孝耳○

黄貞父曰即如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之言父聞之何等愴但母聞之何等感動其称孝信非偶然但夫子口氣中當自含蓄

白圭

周曰、南容三復白圭是甚麼意思、註曰、意在謹言、周曰謹言固是在

剗言所以富爲非下交公夫子曰子不恥悪貧之為愈也客因之而施散及從夫子至周問老聃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办安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私者也遂三復白圭

意○但細心理會○則南容所守者意○而非徒守口也○所治者心○而非徒治詩也○此意不可不知○

黄貞父曰三復有口誦心維之意止白圭之詩者衛武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防其玷讀白圭之詩者南容亦時三為之復以自治其玷妻之者只取其賢非以其榮妻保子也

好學

註曰、聖門學者甚衆、夫子豈誠埋沒諸賢、第諸賢猶是知之者○未是好之者○此好學只空說○勿入不遷不貳語○

黄貞父曰好者心誠求之之謂欲罷不能既竭吾才請事斯語這而不止及門一人而已

為椁

稽古

註：挽驂。禮記檀弓云：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脫驂以賻之。脫驂，解旁邊一馬也。

周曰：路之請車，亦以夫子于回恩義兼盡，意其無所靳也，是其溺于愛而蔽于義，不善用愛者耳。○莊曰：才不才泛說，下補回鯉出來。吾不徒行數句，俱說處鯉，而所以處回者，却在言外。語意言我可以葬鯉，則女亦可以葬所，于拒之之中陰寓諷之之意。

黄貞父曰：不可徒行，却輕貧而學塗，即不徒行亦不可也。

天喪

周曰：夫子之身，乃斯道之身；回又夫子之道之身也。回死則道亡，夫子亦亡矣，故曰喪予。註下一希字，便失夫子懺切之意。

黄貞父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閔之傳，則曰天喪予。

子慟

稽古

曾子臨終，啓手足，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聖賢處死生之際，皆是如此。

莊曰：子慟矣，言回固當哭，然至于慟，似過于哀矣。子以回之死，欲淵他人之可比，故哭之慟，亦非他人之可同也。見慟亦非過意。周曰：回乃道之興喪所關，非慟回也，乃慟道也。

黄貞父曰：有慟乎，以前渾然未發之中，非夫人之慟而誰爲之慟，順帝之則。

學葬

周曰：聖賢于道理，徹始徹終，不論生死，直是要無毫髮遺恨。夫子止門人之厚葬，盖傷之甚焉。門人，回之門人。○莊曰：視予猶父，還就那裡說。周曰：全在明道義事夫子上說，若謂有事則趋，有難則赴，則與不得視猶子不類。非我也二句，是事淺追悔之詞。

黄貞父曰：把平日所以待已與今日所以待回說一番，正見不可

續遺 子路仕季氏而任三家之僭妄、正緣未知事人也、與日孔悝之難、正緣其未知生也、即是可以會此章之旨

意

季路

註曰、註識敬原始蹤等之語、可用否、周曰不必用、註曰若事鬼神問死亾、學者切己事、夫子豈容不告。周曰、然、統鬼神而求事、便渉窈冥、就死而求知、便渉恍惚、不若因人以事神、因知生以知死、寔若可據、隨處理會、皆吾寔孟、故言人能盡綱常倫理之道以事人、則事神必致其來格矣。人能全性命之理以善吾生、則必能善吾死、而不至徒死矣。故曰未能焉能、未知爲知、分明說不必能不必知也。註曰、是是

黃貞父曰、事人則神不必祷、知生則死不當輕、故夫子曰子未能事人而求以事鬼、非有愧乎神明、獲罪乎天地、而尚奚事鬼之云、子未能知所以爲生、尚安能以善處其死、而知所全歸無歉之

義此全是箴子路意

續遺 閔子是剛中有柔而剛不露、侃侃之剛直也、有才之人其得回回不柔懦、行行則剛大著矣、全部遂以剛爲主

侍側

註曰、時主剛是任道說、然頼之愚、參之魯、未聞以剛称、只要見群賢多任道之器、而涵養中和、閔閔其上也、行行而勇銳、侃侃而英直、其器皆磊落不群、故夫子爲吾道幸耳、故樂。周曰、通部不入剛字、亦濟空有味、但看來道脉重大、非剛毅壁立、有英發的氣象、不能擔當負荷。以剛作主無妨。又要曉得閔閔侃侃行行、皆是有疑、无閔有侃无此、無有遮蔽蓋藏之意、子樂是記者于教育上模寫出聖心來、若由也句、是門人類記之、不可點行行字、行行是將一邊、夫子只因子路平日好勇之過、故危詞以戒之、然亦不是面語。

黃貞父曰、二公以子樂爲傳道、自是正論、但即閔閔侃侃行行見

稽古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于長府即此長府也取作之事經傳不載史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博矣

續遺

閔子本不列言語之科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尊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

稽古

家語辯樂篇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孔子聞之謂冉有曰夫南者生育之

門人為夫子之具体即樂字見夫子與門人交暢之全体一堂之上有千載之契合故樂

長府

周曰此章見聖賢維魯之意魯人指司國柄者言貨財出于民而藏于國魯自周公以来有舊章矣今改作之正欲小前人制度廢不但廢先公藏財之法恐改先公取財之制所関甚大故閔子激于當時之柄政者不言故因而説之仍舊貫三句一串説下如云長府之制其来久矣仍舊有何不可而何必改作以勞民傷財也此總斷他決不可為非始而商量繼而確然也

有中

莊曰不言有指平日説者何如周曰看来不如就長府言夫人謂事不関國体則持重不亂説至此改作一事而言其當仍舊貫便中囯章利病之理有関民瘼國計之道使魯人聽之寧非魯之福也莊曰如此説更瞭峭

黄貞父曰魯人作丘乘初税畝周公之制変更多矣至是又為長府便有聚歛之謀了故閔子止渾渾以仍舊貫諷之而夫子称其言之有中語各有含蓄正欲魯人悟更制之非而寝其謀也非獨為一長府發也

由瑟

周曰由之瑟不足于中和特其氣質之偏銷融未盡爾莊曰人必養得心醉純粹然後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多矯強不得莫看鼓瑟是細事

鄙北者殺伐之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故其興也勃焉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匹夫之徒又習大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冉子以告子路子路曰

黃貞父曰時說由之瑟乃殺伐之聲丘之門乃中和之教如此說是夫子直斥由於門牆之外矣殊欠渾融須知夫子此語雖是箴子路之剛勇然却隱隱躍躍不甚明露欲子路自思瑟音何為遂與夫子不相投洪此退自存省翻然變其平日之氣習故學者只于由字丘字上味出夫子發言之旨便妙

升堂

周曰堂室是借字形容升堂者是子路所造已到于正大高明之域即斐然成章意未入于室者特未入于邃之精微之奧耳升堂句重講未入室句輕些莊曰不入于室說者皆做不入于聖人之室何如周曰所云室者大約指精微蘊奧之地言又何必指定為聖域也莊曰然

由之瑟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過矣

稽古

夫子嘗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

黃貞父曰有說上下文只是一意上云瑟音之不和正淺其未入室處箴之下節乃因門人之未達故表出而言之謂由之所就已高而此和順之不足處特其未入于室也極是○子路一生為氣質所累夫子每每不滿蓋病其剛之過也然終是剛的人見大体有擔當如聞過則喜惟恐有聞縕袍不恥宿諾不留何等高明正大則其升堂可知直中和不足精微未窺如迂正名事衛輒是未入室之一驗也

問師

莊曰就賢之問子貢是甚麼意思周曰還是慕子張之才高卑子夏之狹隘也夫子說個師也過商也不及分明以一中字點化子貢只不曾說出故子貢一聞過不及之言遂曰然則師果愈于商與此要

損商也好與賢己者游賜也悅不若己者處由此觀之夫子且品商於賜之上矣况師安得愈也

得疑難口氣若說子貢真把師愈于商大差莊曰真

過猶

周曰此節是甚麼口氣莊曰宜順口氣倒說不可平說不可粘着二子說亦不可重在過一邊言過者亢而高之猶夫不及者論而卑之也其失都一般

黃貞父曰章內不添出中字只把過不及翻矣便是高手又要曉得師固其賢知之過商之不及只是拘繩守墨欠活動變通不敢放開一步實與愚不肖不能知不能行大不同用語須有斟酌

續遺 季氏之富如都鄙之強半

季氏

莊曰此章大意還是怎樣周曰人只曉得是夫子責冉求黨惡害民之罪而不知此正夫子扶周公之意蓋魯本周公之後宜享有周公之

於公室田賦之八甲於三家之謂

國乃季氏以大夫而富過之是侵削周公之田賦以自肥其家罪正不容于周公者冉求既為夫子之徒宜用夫子節用愛人之訓贊襄窾周公之志以抑私室而扶周公可也胡乃甘為季氏附益乎竊恐季氏益而魯國損矣魯國損而周公其衰矣故夫子責其非吾徒又曰鳴鼓而攻之非徒攻冉求乃所以攻季氏乃所以扶周公也此意何如莊曰千古以來大議論

黃貞父曰周公豈是富於財貨者但不欲正言季氏富于魯侯故言富于周公耳地方百里公車千乘此周公之富也附益非是法外加賦當看註中急賦稅意只是急急要征完也此全不知催科中之撫字耳此冉有只緣他學術未純纔仕季氏便以政事之才施之為之處置調度以為職分當如此不知季氏富魯益貧雖不

稽古 子羔遭衛亂之難出而門閉或曰此有徑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徑曰此有竇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竇有頃使者至門啓而出

續遺 曾子魯鈍惟曉只是他不肯放過渠得

富于周公亦况不可附益非吾徒與鳴鼓二氣説勿用師嚴而友
親作轉語

周曰、柴也

周曰凡人病痛多不自知性偏者或一向護短不能變化氣質故夫子直指出提醒他愚者拘拿而不通変魯者見事不快人得之速我得之遲辟者少誠實威儀員轉不照喭者粗鄙不細膩四者俱是氣質上帶来病痛要自識其病之所在而先變之

黄貞父曰四子不可十分説壞他愚者眞樸未散稍知變通明亦就在愚中翻出魯者立志堅確極力磨礱敏亦就在魯中得來而辟與喭者能去華就實由粗入細又何病之有

庶乎

亦敏方住不似別人只畧見得些小了便休

續遺 于庶乎下添出近道字似就是只一直下註近道又就安貧似作兩截了

稽古 左傳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

周曰子貢儘聰明但往往從外面做工夫故夫子屢把顔子與比勘欲其反求諸内而學顔子之學也不專在分別弟子短長上○莊曰近説夫子全是空類子克己復禮故屢空心体一物不累如謂回也其庶乎屢空哉住一句讀是否周曰殊不是屢空只是貧安貧在屢空上見亦不能是近道然非近道者不能莊曰子貢貨殖亦如世人稜稜否周曰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于貨利哉特以豊約之間不能不畱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畱情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屢中以事之成敗利鈍言正是賜也達處

黄貞父曰二公辯雖極悉但看一命字分明是窮通之命貨殖分明是貨財生殖安得如時説单就心体上説且吾人學問得力處全要打破貧富関頭推回也居易以俟命君賜不受命而貨殖不

容俯子貢曰以礼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夏五月壬申公薨哀公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

續遺

此但就善人一時造詣說非謂他究竟不能入室也要想是答問的口氣不是評論他

免晋情于豊約但聰明才辨高出常人有此屢中之識能勘破貧富關頭又何人情之不化為道情也

善人

周曰、子張所問者善人之道、非問其人品也、迹室二字都就道上看、不踐迹不拘〻于規矩繩墨而未嘗軼出規矩繩墨之外、若夫道之闔奧惟涵養得到者能入之善人不踐迹畢境心体上欠渾化如何入得幽深神妙處此二句作一串說迹者所由入于室之路也迹之不踐焉能凌空而入室乎不分質美未學看莊曰此室字與前來入于室〻字同義否周曰前室字對堂字是廣大精微之義也此室字對迹字是已然自然之義也

質貞父曰註質美而未學是畫出一個善人來但非夫子口中語

續遺

而乎字有且信且疑未可定其取與之意

不入為僅余嘗論以循繩蹈檢之士律善人見常人勞而善人逸以精義入神之士律善人見至人深而善人淺

論篤

莊曰、論篤〻字要看、巧言易辯、唯有論得篤實的真真切切、像個君子却也難辯、若因而與之不知真與能言能行之君子乎抑行不逮言之色莊乎昔之小人在論篤之外而與君子異也今之小人在論篤之中而與君子似也人情之巧彌甚矣

黃貞父曰君子者有德必有言也色莊者有言不必有德也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謂之色莊是莊重正與篤近

問聞

周曰、聞義必為自是常理然於聞亦須裁度已合便當果行裁度之

續遺 兼人猶言加倍于人非勝人之說

稽古 聖人之道有權有經則畏匡之時若不

特斷無不謀于父兄者子路剛勇正欠裁度故以父兄纔之冉求問斯行夫子也是要他行但可行則行不要停待若再躊躇一番便至靡格矣故夫子乘其初聞銳意方新而鼓之也遂曰聞斯行之莊曰聖人一進一退註謂約之于義理之中是否周曰進退總在行上說一是鼓其退怯之氣而使之決意於行一是抑其銳進之心而使之詳審而行不必添出箇中字裁成激勵來纏擾

黃貞父曰夫子總是要他行然于躊躇還要斟酌冉有不宜停待後進之退之全要看他點化處

子畏

莊曰此見無故之變聖賢央有善處周曰此尤見聖賢重道之心但為死句非是相慰正核其見地何如而則以子在對若正識天意未

泣歸夫子之存亡未可知也孔子必在言死者哉子得免其非理或有之淵所後夫子意其為死者此亦說在圍時說若解了圍後夫子亦不憂其無故而死矣

稽古 子然季孫意知之子意如遂非公者也子欲習見父之所為極無

喪斯文而文在夫子不待見夫子而知夫子在也知夫子在而回於道為重又何敢於死也此可以識其平時所見之明臨事所審之定其有得於夫子之道者深矣

黃貞父曰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勿謂死處便是也顏子眷履純粹學問細藏死生處大有斟酌

大臣

周曰季氏僭竊無君之心漸不可長夫子欲抑之久矣故因季子然由求之問而言二子非大臣不得倚之以為重二子非從逆不得藉之以濟其私彼從謀不執其能濟乎通章總是陰折季氏不臣之心要得此意在主莊曰季耿大臣之問是甚麼意思周曰子然嚴然以君自處以相處二子發問開不覺僭竊真情發露矣故夫子已窺其

君之心久矣公爲宰二子之至可陳以事而錫公室故矜而問之

摘粹

言以古之大臣望二子二子則能以道事己倘能內守己之道以感爲事君之道則必求脫跡于私室而不可則止

微說下面深析之，曾由與求之問不是要把二子說壞了。抑二子正所以抑季氏也。

以道

蒙引曰絕句曰以道事君謂當以[illegible]之道事君是責難之義[illegible]成之道而不容苟[illegible]之所[illegible]不可則止[illegible]道也

周曰、大臣就那裡說，莊曰、大臣以人品論，不以位論，重一道字，違俾雖位在一命，不失為大臣；違道雖位在三公，不免為具臣。以道事君謂能格君心之非，而非道不敢陳也。勿說做諫臣模樣，不可，猶云不、合、止即致其臣而去。周曰、此二句書有作一氣講者，如云以道事君凡君有不合夫道，則力諫匡止其欲，毫無委靡承順意也。何如莊曰、更詳之。周曰、具臣、註訓備臣數是具否、莊曰、具、如完具之具，言由也果求也藝，于從政乎何有，彼亦做得一個臣，完全與委靡食祿者不同，此可謂之具臣，特不可謂之大臣耳，須如此發揮。周曰、是、

從之

莊曰、從之、是從甚麽、周曰、子然意二子既非大臣，則事君無所可否，必從君之所為，從之二字，便萌不軌的意思。夫子于此明目張胆言二子大義素明，若弑父與君這大関節所在，亦不肯從，明其必不助亂而黨叛也。詞義凜然，直令子然胆落。

黄貞父曰、不可則止，正是以道事君處，道者規矩準繩方嚴之物，以道事君，必有行不去處，則以去決之，蓋以去誑悟其君，身可去而道不可辱，是大臣骼段。人臣事君死于禍患易，死于不可奪之節難，弑父與君不從，正君臣之義明處，味一亦字，二子所從者多矣，如伐顓臾，如聚斂，如任丘甲之類，二子不能挽回，所以為具臣

費宰

按戍八有其元弱而不爲哀者閔子羔將爲成宰遂爲哀羔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叛雖治故特舉之

續遺

治民事神皆人生中爲學

莊曰子路使子羔為費宰是甚麼意思周曰亦非別有意思只是說子羔厚重足以服民也殊不知費乃夫子所欲墮之邑閔子所欲辭之邑夫子曰賊夫人之子非謂仕有妨於學實不欲其宰費以附權臣是費邑之宰非有益於子羔乃陷身於權門誠有害於子羔也子路不察夫子之心而以民人社稷皆學為對是於理亦通但子路使子羔初意原不是為理神民只因夫子之言而飾此以自解不顧其初心之何如近于佞矣故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須知惡佞之說無非欲止其宰費之舉但惡佞豆棋閒話說為長佞與別處佞不同要得不即不離之法為妙

黃貞父曰費強邑也而子羔愚者也以拘攣局曲之資而處強私弱公之地潰事隳功為害必矣故夫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豈欲

皆善用處但說到所以為學稍差

子羔以政學但理屈詞窮姑借此人民社稷之說以應耳民人以經言社稷以駿命祈報言玩何必讀書四字隱然有學求頓悟不假誦讀意但非其使子羔初心耳不但啟人不學之弊亦開人仕權臣之門故夫子斥之曰是故惡夫佞者

侍坐言志

周曰時說俱以三子是用世曾點是樂天截然分作兩段何如莊曰此說不是須玩夫子始有何以之問未有為邦之許則聖人之志本重有為于天下但若拘拘于事功上着意則心體未免于牽係惟據日用以行其素則真体不係於用自存三子格局更定曾點機括更員三子擬定他日做曾點便據今日行三子擇地來顯設曾點隨地去卷舒說者只宜以三子為志于用曾點為不拘于用作主意便自

恰當如用世樂天之說分隱顯殊致然則夫子之所與者果以清曠隱居為樂耶斷非然也周曰是

侍坐

周曰四子侍坐正言志之候以吾一日二句是誘他忘分盡言耳莊曰此處就露出志字來否周曰露出亦無妨若不露出更渾融居則曰不吾知也不重只引起下句耳莊曰不吾知也有說我有可知之具而世無知我之人云云何如周曰此便涉怨人之意了殊欠溫和只宜云當平居時猶是人莫知也如或知爾則爾將何所設施以應人之知耶莊曰有設只用學術以應人之知不說設施二字周曰設施亦從學術中來不必拘

率爾

【續】古者三年考績故二子皆以三年為言

【摘】勇者不諱得夫子一哂而剛心躁氣坐銷于談笑之中

莊曰本節時勢乎看何如周曰玩本文語意千乘大國而又攝乎大國之間則動相掣肘不得自由是勢鄰師旅猝起而又饑饉相仍則兵荒疊至莫可支吾是時難然他說個千乘之國便見得難了下又一節難似一節時勢原不平為之二字不輕有善政以作其氣善教以結其心有勇本善政來知方本善教來正夫子所謂可使治其賦者也夫子哂之亦無言動說但要含蓄些以下而有何哂由之問在也

黃貞父曰子路堂堂的做去與伯者作內政寄軍令氣象自不同但其舉動輕躁而言志亦太激昂只將曾點鼓瑟希處反照便見不耽爭先諸子自應首對何率爾之有

足民領學

續遺
礼樂字不指典章器物說、只是于綱常倫理之間、教之使秩然有序處便是礼、藹然雍和處便是樂

稽古
古者諸侯有四時之朝、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會則非時而見、不以常期也。王十二年不巡狩、六服一齊來

周曰、求雖以子路見哂、而謙任小國、然其才調亦只做得如此。為之以務本節用言、足民是財源、以開財用不竭意、如禮以節民情、樂以和民心、教化大行、必待履中蹈和之君子而後可。莊曰、此可使字與上節可使字同義否。周曰不同、可使有勇之使屬民、可使足民之使屬求。○非曰能之、承冉有來、蓋求以礼樂歸君子、若發然謙之便是以君子自居了、故只得曰非曰能之、願學焉。莊曰、宗廟二句、是諸侯之事、但不可露出諸侯字。當云宗廟之事、所以有事于親者、會同之事、所以有事于君者。正是學禮樂處。赤于此服玄端之服、冠章甫之冠、以居小相之末、則雍容禮樂之間、必有可以增重于王國者、相不是贊君之擯、如言願處邦君之後云。

點爾

[illegible]司○端取其正、衣袂皆二尺二寸、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甫者丈夫之美稱、章甫取表明丈夫之義。

續遺
此節最忌樂字、儒者開口便說曾點以此為樂、則杏壇而誰竹林蘭亭矣、不知點非有擇于

莊曰、夫子與點、或以為樂天、或以為素位、或以為不用之用。此三說何如。周曰、夫不用之用、莊生之譚、聖人不道也。夫子急於用世、何嘗不欲諸子仕。如謂所問在人知、而所與在樂天、則聖人欺人矣。即素位之說、終與知爾有礙。看來曾點之志、不曾着國家上、其實為國大道理都不外此。純是德性用事、不靠氣力才調、撰揮自然、有不迫不驟的氣象。而三子事功、都在他範圍中。夫子正與其從容自得、與禮意合、可以出而應世、非與其流連光景、無意於用也。

黃貞父曰、曾晳未嘗無用世之念、但不取必于人知、就目前情境隨處皆適、用舍行藏、聽其自至。蓋竊慕夫子之無意無必、而自中洒落自如者也、與我待賈者也、念頭正同

三子

莫春想上當
莫春時候故
特言之宋儒
堯舜氣象鳳
凰千仞等語
大覺誇張

補釋

為國道以寸
用事而用事
之際却要有
一段謙沖退
遜之氣以黙
運其中功效
峻而氣欲平
績自高而心
自下由之不
謙常有峻而
不平之氣為

莊曰此亦各言其志句與上節一句同否周曰不同上節是令點言
已志此指三子各言已志有許之之意上與點者使三子有眼空天
下的識見此與三子着使點有脚踏實地的工夫○莊曰為國以禮
有直作子路之能說者周曰此句還泛說但此禮在設施上言莊曰
禮有作禮之寔說者周曰非也此不讓在言論上看說一言字便見
小須若說讓者禮之寔則全不以禮讓為國矣如何為許其能乎由
惟不讓因以見哂如求豈不是為邦乎却未嘗不讓何從哂之赤之
宗庙會同豈不是為邦乎然亦未嘗不讓又何從哂之何點不悟而
又有非邦之問不知求之足民着實利賴蒼生補裨百姓正濟世經
邦之寬用也安得以蝸地褊小而為其非邦乎此句中寓有與之之
意在要看得宗庙會同二句就着為邦意識言赤志于宗庙志於會

常句對而不
下之詞為其
高一世之勇
如君子嘉其
才之為世用
其高一世之
氣宇超乎矣
其心之為才
用此其所以
可哂也

同則其所任者非諸侯之事而何彼不曰願為邦而曰願為小相
竊詞耳小相句大字不是指諸侯只言赤也為之小又孰能優於禮
樂出於其右而為之大乎

黄貞父曰曾點之志似虛而實三子之志似寔而虛有勇知方足
民小相皆寔用也而不能無待待之未至則我之目前皆成空闕
矣曾點莫春可樂不擇待也童冠可與不擇人也浴沂風雩可為
不擇地也彼豈有所待哉此三子之虛不如曾點之寔也夫子云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皙何以不對其問也曰此正對之也如有用
我孰此以往學術即經綸也故世之言理者悉歸之吏事而聖門
之作用隱矣

克己

續遺

无家卓識之謂克歸地之謂復克了恐賊便自復了士字○克有廊清歸除之養譬如塵垢去則鏡自明飛蝶歸則室自寧

周曰此聖賢心學也須以心字貫爲仁工夫只在克復上非禮四句不過克復之條目乃其下手處此章要識一仁字一己字一禮字仁是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欲擧天地萬物之理皆在我度内是謂仁己是私欲莊曰不曰私欲而曰己者何也周曰私欲附形骸而起者也禮者即渾然天理大中至正之則也人之不能仁者因爲己之私欲所撓奪而失其天然之則也是以必克去己之私欲而復還天則之餘所以爲仁也莊曰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否周曰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一日二字要認不是平日積累周工至其日成功之謂此夫子只自一日上决吾心体來復之機莊曰如此說一日以前顔子並無工夫了周曰不是但其克己比別人却易故特以一日言也天下云者有此禮之散見處言歸字

即復禮之復字如下節視聽言動之間莫非吾心体之散見而運用於天下處於此而能克其己私則從此心應酬之境而收此心本原之真便覺得天地萬物大公之流完全在此本然之心上是吾心之散見于天下者皆還歸而爲吾之仁也爲仁由己只在上面克己復禮内看出來蓋禮而曰復决有所由復而由於克己可見禮是己身上所固有的而已乃己身上所以爲累的故由己身上去克而復之也看來由己即是下面四勿工夫以其在至隱至微之地人不得而與故曰不由人若只泛泛云爲仁由己不干別人事便淡粗浮莊曰然

黃貞父曰克己復禮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個復禮工夫也禮復即是仁非復禮後方爲個仁並無先後漸次禮是自家本有的物克

續遺

夫子平日多與講論皆且博之以文此四勿正是約之以礼

淂一分人欲去復淂一分天理来方寸中渾是天理融成併我ム非我有合天合地合人合物而渾為一大身故曰天下歸仁非天下皆許其仁如言天下之仁皆歸為精神血脉流通貫徹自頂至踵無一處不知痛癢合天下為一人者天下歸仁之謂也周君之說此余見可參

四勿

周曰顏淵聞夫子言遂請問其目緣他理欲之分素明故一點即化夫子言所謂克己者即就此視聽言動之己而克之也註曰四勿字在那裡做工夫周向是心上工夫非禮只是前動處微覺有不協乎本心之天則者此勿字只是提醒這點念頭不為非幾所眩非謂心知其非而禁止吾耳目口體勿去視聽言動也此中之意極精極微內註訓勿為禁止外註制外養中之說似於本義隔一塵請学者語正是一刀兩段工夫此雖頂四勿来而上斷ム在內

黃貞父曰克己之己對禮言內己之己對人言本文原自明白非禮不視等克己也請事斯語由己也君時說以我字易己字便添一註腳矣

出門 [illegible]

莊曰首四句以敬恕分對何如周曰玩白文原非平對語只好以敬恕作眼不可以敬恕硬分兩平須知仁乃本然之体無動無静無人無己也惟其無動無静故不特閒居獨處惕慄戒懼以完其真体即極之一出門如見大賓也一使民如承大祭也此心欽ム無少間斷可也至于人己之交私意易隔又要太公平情不欲勿施况如此斯

稽古

注乾道坤道蓋克復是仁之全体天地萬物渾然一体生生不息也故曰乾道主敬行恕則順承之不拂乎仁而已矣

坤之順承乎天也故曰坤道○仲弓請事斯語與顏子不同顏子有徑捷要約之意把四勿工夫一氣提上做去不令回頭反顧一般仲弓有積累積絫之意言從此整頓心思收攝念慮求得一步是一步進得一級是一級常使見賓承祭等語儼如心目過之不

真体流通舉斯世皆真機浹洽矣。莊曰在邦二句有寔作效言謂家邦人無怨于我是否周曰非也不怨不尤原是聖人為已之寔學此即君子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之心也如云在邦在家必常存此敬恕之心以感孚于邦家之人若有不合亦盡其在我吾心毫無怨悔方是做為仁工夫盡頭處請事者盡敬恕而無怨也

黄貞父曰夫子教雍緣何都在應事接物時說蓋以心未発時凡未動稍知操持猶不放失惟一遇應接稍不加察則易為昏蔽牽物而動所不免者故學者須要曉得聖人論仁雖是存心却但寔寔在于日用事物上存此心如告樊遲居處執事与人之說告顏子視聽言動之說告司馬牛為難訒言之說告子張恭寬信敏恵之說俱在事物上存心如謂空空操存則流于禪寂矣覌此則知

補遺

出門使民不欲勿施邦家無怨總是在心上應用時論為仁之功也至于說功不說效乃聖人先難後易之本旨若以無怨及上章歸仁作效其餘遂何以不及效乎若以效言之者非也

訒言

莊曰其言也訒只是訥言意否周曰訥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遠訒是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来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裡先商量了方說的模樣但心字不宜露出此要得仁者言自然訒不是說仁者去訒言的口氣

黄貞父曰仁者亦不是全然寡言即多而能當亦是訒如便便唯謹是也

為難

为雖便是心存非心存故为雖朱註勿泥

摘粹

君子對青天而惧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惧俱

註曰、為雖指為仁說何如、周曰、不指仁者說只是言今人之不訒言、只為不思量到為之處耳○思量到為之雖敢易其言乎○充養完粹的人意常收歛○自然持重不輕發○為作事為之為便明○

黄貞父曰為之雖言之得無訒不是慮行不顧言而訒也雖字是其雖其慎之意心存于事不敢苟且去為又敢苟且去言乎人只一個心既难于行事便自雖于言若說借訒言以收攝此心語便顛倒

不憂

周曰、不憂不惧、司馬牛將謂其塊然碩然○不必憂惧○不知夫子說什內省不疚○自然不憂惧○註曰憂惧分患之已至未至否○周曰不憂分、憂是愁苦無聊之情○惧是倉皇莫措之情○○註曰內省有主成功言

[illegible]省中得来

稽古

牛之兄弟向雖簇宋公又欲簇孔子其弟子頃子卓亦與同惡此牛所以憂也○憂曰是舍愁而言

不是方用功去省、何如、周曰、不然內省正是慎獨工夫○不疚者是純乎天理而無私欲也○探鍊得心体寧定○方纔有動搖不得的光景○須知何憂何惧非無可憂可惧之事○事事自有而心自無也○強制云乎哉○

黄貞甫曰內省不疚是事事平鄧時時當理只養得個心体快活若險處惶惑原是易處錯過

兄弟

周曰、時皆以子夏此章之論乃是寬牛之憂、是否、莊曰、此雖是寬牛之憂○其實欲牛之自循以感動乎○兄弟之意也○何也、司馬牛憂兄弟為亂而死○此固天也命也○却緣牛自家有未盡道處故子夏欲其自盡恭敬○以感悟其兄弟○原不是欲牛把自己兄弟拋撇了○認別人做兄弟也○意謂君子能盡個恭敬○雖四海之內○都可做兄弟了○踈者尚

可親何患乎至親之間不可以理諭不可以心感而遂無兄弟也則知此句書須從自巳兄弟看不當從四海句看若說子夏意員語滯却把子夏之言看差了周曰真

黃貞父曰司馬牛為人想亦不無疢病處故子夏規之與夫子內省不疚之意合

摘粹

君子之耳目不能到小人之心思或能到焉小人之心思或能到君子之精誠又能到焉不謂之明遠不

問明

周曰子張問明或者騖乎高遠而於人情反不察故告以此譖是譖人是不干巳底事若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梈放那裹說來令人不覺愬是愬切巳底事繞說緩慢人便不當做事須說得緊切乃能觸動人莊曰不行就譖愬之人說是否周曰畢竟不就人說還是我不行他譖愬也明就在不行處見得是乃先覺之明而非德逆者比矣須知下段只疊上文以致叮嚀之意言明至此盡矣註可謂之遠矣盖就明而贊其至非謂明不足以盡也子張原問明不問遠莊曰今人論遠謂積于歲月之久謀于千里之外者皆能察之此說何如周曰此只說得譖愬遠不是心遠、還以心言惟吾心空洞無分毫遮蔽便是弘深廣遠的識見故曰遠註云二者難察而能察之正以難上見其遠也

黃貞父曰惟日有云遠在明之內非明之外又有遠也此遠不是窮物情上得來是胸中原無情識種子從性体上得來也極為透首○要知此譖愬本自無行可毀無究可愬若本有可毀可愬而一縣置之不行未謂之明遠

考古

足食

食足而無信則倉廩之儲未有不為大盜積者隋之洛口是也兵足而無信則器械之利未有不為大盜用者晋之武庫是也温公曰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覇者不欺四鄰善為国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

周曰、此章無纏羅〇意只重信上。而中末節將兵食剔出信不可去。後將信重發一番。莊曰、首節是三平話。周曰、看來三者只是一事。食足而民信。則民固皆兵也。

黄貞父曰是時兵食尚在民倉廩武倫皆指民間言非如後世富強之術信貫乎兵食之中全在教化中眞心寛意感孚使民有父母孔迩之懐而不忍携二也

去兵

莊曰、去字是用力字否、周曰、去字無力、猶云少那一件耳。若說任我去之則當事変之際即欲去兵而存食去食而存信。此只言信決不可去耳。莊曰、不立就民說、周曰雖說民自不立但民不立則國亦不能立蓋相欺相詐而臣棄其君子棄其父矣。

黄貞父曰民無信根上無信以結民来

棘子

莊曰、玩註末段胥失之語、是貶二子、何如、周曰、二子不可貶。總是維世之意。但子成有激之言不覺稍過耳。不知入如何離得文。故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不是說惜乎夫子之論。到是君子之言。其如言已出何。君子正與上君子相對。通章只重君子。觀下虎豹二句可見。又是說君子口氣惜乎夫子之論君子也。只是質而已矣。不知質之不可無文猶文之不可無質也。不是文亦重只是文質兩下再。少不得一件。子貢之說。正文質彬彬之意。

黄貞父曰子成欲去之文甚周末之文乎文如周末夫可也子貢等質之文其自然之文乎文果自然等可也合二子之說而存之

考古
哀公九月螽十二月螽又連年用兵于是民乏所謂年飢疑即此時與

于世豈無補云

年饑

周曰此章見為國先根本哀公問意始終在足國有若答意始終在足民此聖賢大根本之論與一切權宜小補若不同○莊曰首節註謂哀公欲加賦于是用是否周曰魯自宣公稅畝已加賦了豈有更加賦之理只是年饑民苦不能出賦用有不足故問有若以有委曲婉轉之處權宜通變之術乎

盍徹

周曰盍字要看昔也徹行而足今也徹廢而不足則權之徹不徹之間何莫行徹乎徹只重君得其一民取其九不重畫井分疆意何哀公不曉得藏富于民道理故曰吾十而取二猶且不足乃十而取一

補遺
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豊公庾不及編氓

補遺
主忠信是創腳處徙義是

如何行得此全不知君民一體之意

百姓

莊曰百姓足不足要本徹法行不行來周曰真但此四句要講得一體意出君無私富民富則富君無私貧民貧則貧富通均為一即所謂徹也民間倉廩俱實何必積之府庫而後為已充民間室如懸罄何必奪之君上而後為己匱君民一一足則俱足故足國莫如節用節用又莫如行徹

黄貞父曰二与字極說得直見得君之足不足自己主張不得全憑百姓操其權以為君之盈縮如此叚君民一体何等痛快

崇德

周曰主忠信徙義有分心與事說者何如莊曰分心與事亦明白但

余細心想來忠信之外非另有個義義即忠信之化裁合宜處從義
非于忠信上有所增添只這點寔心渾全無缺是不減即是增有日
積而不自知者
黄貞父曰忠信是根本更不可移易故曰主義是圓活的不可先
定主意故曰徙
欲生
周曰時以上二句重兩欲字下二句重既又二字作兩層意是否莊
曰既字又字只要形容他惑亂意非有兩層此只重上二句下二句
只是疊上語耳愛欲其生惡欲其死猶進人欲加諸膝退人欲墜諸
淵的模樣總是言其愛惡之甚也只是一個人本無甚可愛當其愛
時乃愛之甚至欲其生本無甚可惡一旦惡他乃惡之深至欲其死

稽古

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諸大夫恐其爲嗣迺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于是公老矣惡言嗣事迺立荼爲太子而置群公子于萊景公卒陳乞召公子陽生

如此倏愛倏惡後先靡定看來都是心爲昏惑私情用事以故模[illegible]
至此耳辨惑只是要心體清明
黄貞父曰惑以心體言與干造化生死之權無預
君君
周曰景公問政不是本心蓋亦患陳氏也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正暗指時事以箴之景公便自覺得時事不好一聞其言不覺凜然
感動莊曰君臣父子四平看何如周曰焉有政出自君父而聖人又
以槩任于臣子也當云君必求其可以爲臣之君而爲之臣者亦爲
之臣而無忝也父必求其可以爲子之父而爲之子者亦爲父之
子而無愧也
黄貞父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未便直說出盡道字宜云君成個

而立之是爲悼公而與朱毛弑其君荼陳乞爲相其子陳恒又弑悼公此皆由于失君父之道故至此

君權不旁落而臣又循其矩矱之分父成個父恩不偏廢而子又安于世及之序須如此抑揚說方得

善哉

周曰、景公果善此言則當思端其君父以倡其臣子而君不君數語、全無獨任主倡之意則身自不君而安得臣之爲吾臣身自不父而安得子之爲吾子也

續遺 以言折獄非可取辨于言也所以养其言之所自發者必有其素而人之信行已在未言之

折獄

注曰片言如何折斷得獄周曰、折字當作折服之折不可作折斷之折若是折斷如何言未畢而遂斷得曲直也片言折獄者謂一出言而訟者之獄遂有以折服之無人敢爭飾以求逞者此是平日忠信明決片言不欺處始能以折服得人如此故下引子路無宿諾以見

也

說苑 子路治蒲三年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是由之忠信明決夫子嘗以偁稱之

續遺 人情有初鮮能始終如

之于踐諾見忠信于急踐諾見明決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敢欺

黃貞父曰忠信明決畢竟到末節方可用出

聽訟

周曰、此見爲治者當探其本也使字有工夫全是道德齊禮化其爭訟非法制禁令以驅使之也有潛消默化之耳

黃貞父曰聽訟是民上去治民使民無訟則即我身上去治民聽訟是明察之官公忠之長按牘而理使民無訟是王者以其養人能服天下

無倦

周曰夫子何以無倦告子張子路云注曰子路勇于行慮其不能繼

一重在終字常情外然内未然故表重如一重在裏字

守張多浮於寛易于始勤終怠故俱以無倦告之居之無倦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放倒事〻都嘗擔得去行之以忠是事〻要着實謂心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

黃貞父曰此兩句總是論治原寧於心蓋政自其所行處而言行兄主於所居無倦即忠之所存而本無倦心行出來即是忠若泛泛說個行本於心而不須着無倦來不知無倦之外又何以為忠也忠者盡心之謂爲一有倦心便是心之未盡而不得為忠

摘粹　夫國家用一君子不止獨得其人之利而其或施天下之善為利

成人

莊曰成人不止誘掖獎勸說周曰如何莊曰誘掖獎勸是成裏面的事不可就當成說成人即如今助着那人提好事就是人未幹成我待他幹成也是成處一點心腸只是要成人一件事俱罷至于人之

更無方用一小人不止徒被其人之害而其敗壞天下之事爲害更無窮

惡惟恐怕到不好的去處方且百計挽回委曲遏止他不暇如何成他總來是無人無我的心腸若小人另是一點忌刻心腸惟有善不成且易善而無惡矣

黃貞父曰上二句只重成美不成惡不過反言之耳對說者非正也

補遺　夫政也者明於齊令非示威也固欽科其嚴厲匡具矣側令確弼在野截然一歸于正此政入也

稽古

周曰政者正也的是甚麼口氣莊曰此是解政字之義且虛說不可太正也意言凡事一稟于正毫無所偕踰毫無所偏頗有做個樣子的意思子帥句着實在康子身上說就正綱紀肅名分講方切就敢者有德成惟長意

黃貞父曰書云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矣

患盗

季氏以百乘之家猶患貧寡、四分公室、未以是且納莒濮諸叛人、使曲阜之下幾為盜藪、臧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彼小人貪而不勝其欲、以至于竊盜、無怪其然也

補遺　子為政三字不虛、即主張在乎意、子欲善欲字猶云

莊曰、賞民為竊、有是理否、周曰、上人安有賞民使為盜之理、只當以殺之使不為盜相形看、蓋季康子患盜、其意只在欲殺、然觀其所為、竊柄於國、國之盜也、奪嫡於家、家之盜也、此便是大盜、何以責民之為盜、故如康子之欲、雖殺之亦為盜、苟能不欲、即此一點念頭、民皆風之、雖賞之亦不為竊矣、

黃貞父曰、上有欲心、明是教國人以竊、此盜之原也、苟清其源、何患不化、只凌空說意、方見渾融、賞之者、假借之言耳

欲殺

周曰、康子殺無道以就有道、是為惡人妨害善人、故欲殺之乎、莊曰、否、此謂人情怕殺、庶幾懲一警百、使民趨就有道耳、但說一殺字、便傷了多少元氣、故夫子善字代之、欲善民善、言子只自家欲善、而民自

[illegible]此與上章不欲字俱就躬行上說

補遺　是聞也二句重在聞、同非達、只帶言、亦不必裝出所

感乎正形容從欲之妙、不假驅率也、君子三句、又以上下感應之[illegible]緊緊是上、還重感一邊、

黃貞父曰、欲善民善、此中着就得太寬、則看在教令上去、不似欲字之旨、此欲善即善、攏括全在下德字上發之、蓋欲善而民善者、一德之所通耳、善乃上下所同德之理、君子先得是理、而渴為鼓舞、是即風、小人不能外君子之所得以為德、惟隨君子之所得以為德、是即草、草從風而偃、民又焉有不欲善而善、此正夫子以德易刑之旨

聞達

莊曰、子張認聞為達、路徑已差、夫子要在真假上別、故深嚴聞達之辨、周曰、然、達者、朴實自處、小心謹畏、須想像他不為炫耀意、聞者、點

以非達恐
辟下文註誠
偽字不可說
出

補遺

察言觀色非
畀恐吾言行
不悅于人若
時時處防於
人人而悅之
又是子張徇
外之旨矣此
察觀字即就
有道而正正
字是取正于
有道者之言

粧彩飾、全無忌憚、須想像他炫耀欺人意、聞者自外有聞也、逆耳邊
來達者自此達彼也、由心中出達者本體豁然大通、天下無隔閡之
處、若世故有窒叫不得本體大通闢的人也、有許多精神只是都用
之于世故上、有一點周旋世故之心、其窒塞已多矣、

質直

註曰、質直二字、有從兩平看者、有以直為質幹者、何如、周曰、質直只是
一個實實的真心看來、此二句、總渾渾形容篤實近裡氣象、如云以
此真實之心、求盡乎天理、而所行皆欲合宜、又察言觀色、惟恐已所
行之未當、此即是念慮之下人也、所以下一個以字、非是察言觀色
淺、又念慮下人也、不必分別名色、如何立心、如何制行、如何待人接
物、在家二句、此亦大槩論理之為達、非看定取必于世也、

色以實心之
是非以為自
反之地耳

摘評

味一個慮以
下人的慮字
味一個居之
不疑的疑字
慮則生疑、
其恐有不是
處方能求至
于是不疑則
不慮不慮則
纔已之全是
亦見滿而招
損知其是為
似是者即抱
之此慮淺質
直一點念頭

黄貞父曰、通章只重質直句、察言二句、皆是質直好象之心做到
頭的事、○好字全根著質直之心來、慮字正是質直之心所注處、

色取

註曰、色取仁而行違、註訓善顔色以取于仁、而行實背之、是否、周曰、
若說所行實背、一家且不可欺、况邦人乎、蓋違乃違心之違、外貌取
個仁的模樣、而所行實違背了本心、此與質直反、居之不疑之字、指
仁、蓋欲人信其仁、故坦然自任、不欲人看破他、須知此居之不疑、亦
在色上做出的模樣、非于色取之外、又說個居之不疑的像子、此輩
粧飾、亦可哄動邦家而致聲聞耳、

黄貞父曰、居之不疑、即久假不歸、惡知非有、連自家也不覺認假
為真了、何况别人、若使其心中稍不自安、其務實之心猶未盡喪、

要切〻實〻做到底的意思此居從色上一味襲取不許令人知的意思卒之處人者能過人而居之不疑者不是真是

補遺　做崇德的不去便是事真能崇德便是得

也惟以仁自居不疑決無轉頭的日子

從遊

周曰、通章重一心字、德本心之理、惑者心之蔽、慝者心之惡、崇德有以存吾心之固有、脩慝辨惑有以去吾心之本無。莊曰、善哉問只是善其治心之學、周曰、此還要從舞雩生来口氣說、當遊玩之際而猶不忘養心之理也、故善之。

先事

周曰、後得者、非以後為得、直是脩身盡性、以先為事、隨其後之所得、而不計、故德日積而自崇、慝惡之匿於心者、若是大段顯然過惡也、易掃除、惟是心曲隱微之惡、千頭萬緒、似有似無、一向不去理會他、那頭緒渾不見、若真理會時、吾見前念方息後念又起、此方按伏彼

又跳梁、欲左支右吾、則如大石壓草、欲一刀兩段、又帶固根深、難欲攻人、其淂暇乎、一朝之忿、不必說到利害大處、只是一時偶觸于心、而不及懲、則蕩吾性、鑿吾情、是不知有身也、身之辱即親辱、不脩身而可為孝子乎、末要補出辨惑来。

黄貞又曰、崇德雖是三項事、其寔一個心、先事總是一個勤心、攻惡總是一個自責心、一朝之忿總是一個忿心、勤則綿密無時可懈、自責不暇、何暇以管人之惡、夫義理養心、忿心自然消了、就先事後得之中、畧見人有一毫不如我、便就是攻人了、就脩慝家有一毫不平之事、便說忿了

問仁

周曰、此章大意、還是怎麼、莊曰、此只要認得樊遲未達句明白便淂

補遺　未卽子夏亦偶然意會到此未必實實猜着盡仁而言

旨矣周曰何如莊曰未達者只是疑知之有妨於仁樊遲之意以為仁人無不愛知未免有分別了如何用得愛舉直卽明白是仁智合一了但語意渾融切不可如註明說舉直句為知能使句為仁故下文樊遲只問何也吾見夫子而問知何謂也單問能使枉者直句子夏只就夫子之言嘆其富也舉皐陶伊尹分明是舉直錯枉而說不仁者遠分明是使枉者直但子夏初不曉得夫子答遲之言也不曉得遲先問乎仁只宜說出智字明白而仁字只好含糊作猜度口氣方妙

黃貞父曰當遲問仁知時他已認定仁自仁智自智有此先入之見于胸中故須夫子之說纔然是個智以成仁而到底不解直自子夏言不仁者遠然後知其盡仁智而言

節旨　忠告善道如彼有所蔽而我不[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言[illegible]彼有所[illegible]不敢以[illegible]而又以緩[illegible]情

忠告　[illegible]

註曰此章要得口氣須知交友之道惟到忠告善道的去處不可繼止耳若不能忠告善道如何止得忠告盡己之心以告友于道理絕無一毫虛假寔寔露露為他的意思而且告之言旁引曲喻委曲引誘以歸于正道

黃貞父曰不可則止非失之也諒其人不可告則止而不言若數則不惟重友之過且使友以得罪見絕無可望矣始終是欲成就之

輔仁

周曰此章重在那裡莊曰重輔仁上二句須串說下文正是仁之散見處上句卽博之以文下句卽約之以禮君子曰與朋友講論文而

續遺　先勞不但在身上做工夫俱要根心裡說無倦亦只

即以輔吾心之仁

黃貞父曰君子之會友不徒燕僻而廢學固必以文矣然非徒以文正將取以輔吾仁耳不然誇多鬪靡無益身心豈君子會友初意哉見文藝其所輕而進德其所重也須看不曰以友論文而曰以文會友可見是假文藝菁華以會合那友之精神志慮也如泥說以文為招聚之資則粗矣不曰以文輔仁而曰以友輔仁可見從友之精神會合中得養心之助也如泥專收所論之文為益則落一乘矣

先之

周曰此兩節總是一意上雖云政本諸身下雖言政要諸久須知常常先勞便是無倦是不求之益也莊曰先勞亦教養不周曰玩註一

其心

允字不必分先之對自怨言勞之對自後言莊曰勇者喜于有為如何又易得倦周曰喜于有為只是個意氣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須要無所喜無所厭只平平常常幹得去纔是無倦要知請益在先勞之外無倦在先勞之中

黃貞父曰此總是論政在自勵于身起頭說個先勞便已包得無倦意在下特因子路之請而表出無倦來謂之曰先必無一息自後於民方可以語先若一有倦心則便是自處於後而不得謂先之矣謂之曰勞必其無一息自逸于上方可以語勞若一有倦心則便是自處于逸而不得謂勞之矣必先勞始足以為政必無倦始為先勞不然則所謂先者只是起一個頭而已所謂勞者只是任一番事而已豈所以語政

補遺

先有司三乎首是正旋有以下二句皆存先有司而言亦時秧套了歲北京元魁墨卷多三乎

有司

莊曰、說者謂此章是一個行簡的意思何如、周曰、本文明〻說先有云云何必揷入簡字呀只是一個持大体而已先有司者為政怕煩擾凡事俱責成於有司、教他先去料理、我後方可考其成功、小過不赦則人苦于法網但小字循得活無心之過雖大亦小有心之罪雖小亦大莊曰、舉賢才有限定舉佐有司者周曰還是舉而進之於朝如古鄉舉里選是也

焉知

莊曰從來說者謂仲弓慮無以盡知天下的賢才是否、周曰、若此間、則仲弓為極呆之人矣須知仲弓此間見得世人大奸似智大佞似忠乃是慮賢才難識何以真知得那个才可用而舉之也夫子說爾所舉者必其為爾所宜知得的方可若是爾所不知得的人將有不能舍者爾毋得縣以為知而浮慕博攬之名以開倖進之門也此全是教以慎於用人之意

黃貞父曰周君重知上看發出慎于用人之意是千古卓識但余看舉賢才的事我與天下渾合公同做去不問我不問人要期賢才之登用而已須認定大公不私意說又其舍諸非謂存之于我也即人引人得之意故姚承菴云論政者貴識体先有司三句是政之大体舉爾所知而所不知者付之他人亦舉賢才之大体世人好市恩賢才必要自舉不知公其政事公其人才何必舉出於已夫子告仲弓便是唐虞濟〻相讓氣象若有意植桃李雖公亦私一萌此意縱〻知人舉已必媢疾矣

〔續遺〕言事礼樂刑罰本講俱指父子祖孫言看來只借此做一个話頭作文仍宜寬說以綱常倫紀點之便妙

〔稽古〕隋文以姦獄滑國以苛酷行事不仁甚矣如礼樂何哉故其刑罰之紕謬也盜一錢者棄市

正名

周曰、夫子正名是甚麽意思蔭曰當時設使夫子執衛之政其所以正名者必自有說後世若胡文定之主郢朱晦翁之避父及近世陽明所謂感化非不為衛處分然終以已度聖人神化莫測恐未必然也周曰余想正名的事、是决做不來的夫子何故必欲正名并曰必欲正名非但不與輒為即明示以不欲仕衛之心也子路氣粗的人不曾思量到此故迂之野哉只是粗浮不精細遽以遊容耳闕如者蓋不敢輕議天下事也蔭曰、名是名色言是称呼父也名之為禰祖也名之為父於理通乎故曰言不順說出來既不順依他這等做把父做個禰與兵拒他把祖來做個父承甚國豈成個事體故曰事不成既不成則倫理之間顛倒無序而禮不興乖戾不和而樂不

三人共盜一瓜者死而流因來歸者延賜宴而赦之刑罰安能中耶

興禮樂刑罰皆由名分而起如喚作父則行父子之禮喚作祖則行祖孫之禮犯禮者有刑刑準乎禮者也如今犯父與犯祖罪不同科苟名色不正至論刑之際欲從犯父律乎欲從犯祖律乎孰有罪之子而以孫罪當之出入輕重俱失其平而民疑惑駭愕何所措手足

黃貞父曰名一不正以下一步緊一步五者流弊一齊都到非有先後次序總見正名自關為政如此

名之

周曰、諸家于此節上下文意俱用添裡何如蔭曰、此節一氣說下中間不容添裡故字頂上來必字下要加思字故君子名之必思可以稽中外而無遺議可以奉神靈而無愧辭言之必思可以行之於朝庭而分義正可以行之於家庭而倫序明所以君子於此稱名之言也尚

補遺　此小人與無為小人儒經〻然小人皆是居子之流不可太說壞

豈容苟哉務為碩名以立言而植可行之紀也重此句苟字蓋衛輒只縁有一點苟且得國之心故父子祖孫之名俱在不恤在衛君苟畜之在衛人苟安之故夫子惓〻以正名為先者正不欲此苟且之心也子路以正名為迂毋乃有苟且之心乎為此一苟字壞了許多人故此章書雖名正為重而苟字不輕

黄貞父曰名可言〻可行是斷然折不開的須一般說方子言無所苟不煩饒舌在君重苟字發揮有趣

稼圃

莊曰樊遲請學稼圃是甚麽見識周曰志不可說壞樊遲當時樊遲見夫子志在四方終不得民而治不如遜世為高所謂不得於朝則畎畝意也不知聖人心存天下安肯事農圃以沒世故而拒之下言

補遺　樊遲志在衣世夫子志在用世此節上字可玩

吾儒之學自有經濟天下的大道理正是達而在上的事業只以大人之事壓倒小人故曰焉用稼

黄貞父曰兩不如〻字見吾所學有在不似老農老圃之所業也小人正與在上之大人不用此小人不是志趣之卑只是謂一人一夫之事無與天下國家之事也

上好

莊曰三上字對上小人看好禮好義好信對上學圃學稼看俱有工夫在内周曰工夫在那裡說莊曰俱要根着心裏說到躬行設施上去蓋以出乎身而加乎民者言也若單就治民上說便偏了須知禮可以整齊民義可以裁制民信可以固結民自然莫敢不敬服用情也此敬服民情即民心之禮義信也此豈儀文度數法制禁令簿書

不達只是說不變通的意思政有宜古而不宜今者他也只管依古本子行事如王安石之行田井是也

期會上討得來的須真好始得夫如是頂上數句來四方之民亦哉敬服用情之民也襁負而至亦哉敬服用情之驗也若以上民字指近民此民字指遠民看非是周曰肰焉用稼不必說代耕有人只哉自有大道可用以收拾民心稼圃非惟不屑為亦自不用為矣

黃貞父曰禮義信須空講為雋

誦詩

莊曰窮經將以致用誦詩三百如何不達不能專對周曰此只緣平日于詩隨口誦過無躬行体驗工夫故無發揮之用耳不達就行上說謂其不能隨方而措置也非特不通曉而已不能專對必待介紹協贊不能自家以理折服人亦不說到強取禍柔取辱上末句非言詩無用只是言徒誦者之無用也

黃貞父曰誦詩貴有心得達者心通事变不膠旧章專對通義理識時執不拘君命不執成規而能獨對也此皆從心有所得來不達不能專對病根在一誦字盡日誦詩而無心得耳

身正

周曰上欲使令行禁止全靠自家一身做標準初不在禁令上余看做官衙門前滿壁貼告示決然是不會做官的

黃貞父曰夫子兩提其身二字便有法有本末

魯衛

莊曰魯衛本兄弟之國今就其紀綱紊亂法度廢弛政甚相似故夫子嘆之有振起魯衛之意周曰此說得是但有謂魯秉禮之國而衛素淫亂今衰亂下同于衛故夫子嘆之須重魯一邊何如莊曰亦好

稽古

宋史李沆傳家人劝治居第未嘗答弟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寵賜計囊裝亦可治第但念内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完滿如意自求稱足

居室

周曰註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可用否莊曰不消用得此總是素位而行隨分做將去苟合不是尚未至于盡合到此處已合了但他人處此不自知其合而不以為合公子荊便說我已合了是于見前看得極足再沒分外願慕意夫子此言見得當時皆驕奢之習故加一

公子荊三曰字只形容他心裏的口氣三苟字猶俗云將就歇的話頭須知聖人非取他這段居室之能取他這段居室之心神意念也

黃貞父曰公子荊之富自是其本分應有的假如欲獻而逃之如陳仲子矯節甘貧却又未善知是一念只淺了在居室上說了凡謂公子荊胸中泰然是入道之本其美子荊覺過

適衛

補遺

朞月如何三年如何一成如医人用藥計時取效中間妙劑

周曰此聖人老安少懷之心特因衛而發不粘着衛民上富教二字總是保其庶只不去浚削他元氣從壞他本心即所以加之也

黃貞父曰能庶則庶之民幸可以相生徒富則庶之民尚難以愛故富之未已而又而教之

用我

莊曰救亂世如調理久病之人豈有旦夕健旺之理可者興衰起廢革故鼎新大綱小紀次第举了若至三年則治定功成化行俗美所謂至于道也○周曰紀綱布方是僅可非謂紀綱僅可也

黃貞父曰當時亦有用夫子者惜不能久故云苟有用我朞月便已可了然特僅可耳必至三年庶幾有成蓋恨不得終三年淹也此要見聖人致治之易不是施為次第的說話

稽古

自三代以下至漢文帝宋真宗庶几刑措至于勝殘果何代能之信非堯舜禹湯其餘百年不可矣

善人

莊曰善人百年二意俱重周曰然善人存心豈弟又相繼百年涵濡漸漬之久故可以勝殘去殺矣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惟能勝殘所以可去殺謂之亦可者盖善人力量只湊到此地位

黄貞父曰古語所云善人之治盡在心上論浸淹之化不在迹上論操切之功治從心運故以心卜治其言有可信也

王者

周曰此見王道無近功也仁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盖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須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四海之内無一人不歸於善如人百骸無些痿痺相似莊曰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使不至死仁則如人元氣渾全而自無疾者也

黄貞父曰此題會墨俱可傳惟錢鶴陽公更奇更勝

補遺

此夫子正名于魯

苟正

周曰當時政在大夫壊法亂紀殊甚故發此言從政内有正人意在正人爲無君民言何如周曰據前康子問政幾章正人還指民説為是

退朝

莊曰夫子既致仕如何又與問國政周曰意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必與共謀盖詢黄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爾莊曰此分明見公家之政久已旁落特其事而已何有政乎但雖説得含蓄吾其與聞便有獻可替否有裨魯政意在周曰極是

黃貞父曰此節口氣只宜如二公渾渾說去其事也不必說出季氏來此節始終全無季氏字若說是季氏之私事便與季氏作個對頭了便非夫子口中語冉子退朝此句是記者語夫子問他如何這等晏他對說有政夫子說或者其事也若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言外便有個說季氏當時專權不議之公廷而議之私室意思了聖人口氣自是有含蓄的何必說出季氏來蓋政一也議于朝則為政議于私室則為事

稽古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者也夕陽亭一言而召五胡之禍一言之喪邦者也

興邦

周曰此章要看幾字莊曰幾字還是怎樣看周曰大凡幾便有介乎彼此之間如知為君之難句不知為君之難則已如知為君之難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如字與不幾乎字正相應此中便含有不如此則興邦者未必不喪邦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如字與不幾乎字正相應此中便含有不如此則喪邦者未必不興邦也興喪之源分于此而興喪之機亦介于此夫子數言真為政之藥石也莊曰如此看幾字極醒

黃貞父曰此只是個為君難後面予言莫違便不知為君難處興喪總由于此

葉公

莊曰近悅遠來作效說否周曰此言為政者當使民如此却不是效然使之如此必有致之者矣被澤聞風在言外聞非聞近者之悅乃是聞為政之風

黃貞父曰葉公問政意在服遠夫子告之欲遠者之來當自近始

明感動之妙不自外来也須重近者悅句𠁧好

摘粹 王道濬泊原無意欲王道渾噩原無意俱見

莒父

周曰子夏規模狭小故夫子以王道之遠大告之全要知欲字見字俱就心上說欲速的人心上忙促得緊凡事急遽無次序事䖏必定爭張起来如何可以達將去見小利的人把這小利放在心上心中止限定這個式樣了如何往得那大處去莊曰余看欲速見小雖是兩項事其寔只是一件事如今欲速的人一時行不將去自是畧有所就便看在心上了盖欲速者所見自小也周曰然

黄貞父曰遲速大小之間是為政第一緊關處一不慎至于見小欲速則必不達而大事峯不可成流弊可勝言哉下只申上意非推原口氣

講旨 以朱葉向子之証父先有証父之曲不必問其所証之事也弟之紾兄先有紾兄之曲不必問其所紾之事也

攘羊

莊曰看葉公說直而曰躬是在外面說直而不本其直之心說故講直躬要像外邊語父隱子則慈子隱父則孝父子之間本當如是當然之謂直矣周曰葉公以無隱為直在天理人情之外夫子以有隱為直在天理人情之中

黄貞父曰人之生也直〻者不過求安于心父子相隱心下自是相安的便純是直

處恭

看夫子告樊遲俱就外邊說向心上去較之顔子大不同矣恭敬忠總是一個心只在居處上叫做恭在執事上叫做敬在與人上叫做忠雖之夷狄即造次必于二句之意

補遺　言必信行必果只為不肯無恥

摘粹　以硜硜晋天也之心以小人藏君子之脉故不徒曰小人而必曰硜硜然小人

黄貞父曰合恭敬忠是工夫之全雖夷狄不去是工夫之密必至
此然後心存理得為仁

行已

周曰此章大意還重那一句註曰重在行已有恥句連使於四方二
句也是從行已處出来的宗族二句與言必信二句俱是行已有恥
處小人句也是好的一邊此句正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大人相
對孟子說大人者一節正從此處套出硜硜正是言必信行必果之
心硜硜然其堅確也今之從政節不是子貢屢問屢下子貢見得如
今從政的人外面有才根本處皆已斲喪子貢起初問士胸中便見
今之從政者都是尚才不尚恥的及聞夫子之言遂云今之從政者
其實胸中也有不足今之從政者的主意到此為之一詆耳斗筲主

補遺　狂猖各有過不及于過處裁抑于不及處激励則皆近道矣

器量容受說他胸中所容受者止有世味更無道德故以斗筲僃言
此雖是有才大本已虧其餘不足觀也已
黄貞父曰春秋人材亦極一時之盛只是行已有虧作用處出之
無本耳夫子曰斗筲即譏管仲器小之意勿謂聖門所去便爾一
筆塗抹也

中行

註曰註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猖者知未及而守有餘可用否周曰
此是聖人真見狂猖好處只好用志極高守有餘若行不掩知未及
不過倫觧其為人耳到末繳激励裁抑處方可用註曰進取是進而
取法乎古人否周曰此只是超然獨往之意非進而取法古人之謂
也有所不為是心上有所不屑丰骨稜稜不潦倒塵俗者此兩㨾人

摘粹 恒字左從立心右從一日通立心如一日也

品俱是私欲分數少者一造就裁成便能擔當斯道故夫子思之

黃貞父曰狂者有志𤞑狷者有筋骨然論其規模狷者終在狂者範之內

南人

周曰此章時說以下即明有節是引易以証南人之言何如莊曰此却不然須知此章是借南人之言以引起下無恒之取羞意不可把易與方言並重周曰是

莊曰恒々心也蓋一念恒心乃原自天地不貳之真而為生人立命之原若將此心雕琢盡喪其真常則根本原頭並無個主張即巫醫且為不得一巫醫賤役而不可為則覺得何等可羞此南人之言若與易相發明所以為善但南人專自作事上論詞意尚淺而易見若易則直刺其起羞之心以動之謂不恒其德人縱不我責備而衾影抱慚自覺愧天怍人此其羞真有難對人言者無以承羞任外招羞辱之事非是

不占

周曰占註就易上說是否莊曰或承之羞既號羞愧之心論則即此一點羞愧之心便是良心萌動而恒之机也乃人顧有寘然任其無恒而多之羞者則多未嘗自占驗于良心本原之地也如此說却好

周曰真好

黃貞父曰南人有言不恒其德二句就夫子的口氣說南人有言人而無恒就巫醫也做不得善夫者信乎一件事也做不得即緊接云人若不恒其德就承之羞了如何可做得事此言非是瞭說

稽古

罷富弼歐敎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卒未失和氣王吕章蔡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無不至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也

乃易經上原有的但不曾把兩句話重〻的在自己心上體驗一番占謂体之于身心切實處

和而

註曰和同與周比同否周曰和同統君子小人與人心相合處說與周比統用處說者不同但君子與人心合處是合以理小人與人心合處是合以私

黄貞父曰夫子以太公望天下的意思不是說君子和矣而又不同不必用此一轉只是說君子是和的不是同的小人是同的不是和的和者調和之意彼此相準是非相參如衆人識見參差不齊異同不害君子調和將來自有個極平極公的道理何常偏于一邊而為同至小人或趨勢趨利或任情任私便偏于一隅去了

精粹

今人只見一二人說他不好便群然為吠聲之大矣子貢亦深知鄉人眼孔未可些論天下士也

稽古

丁謂與寇準拂鬚準曰參政国之大臣迺为宰相拂

謂之同則可謂之和則非矣此君子小人之别

鄉人

周曰子貢但稽其好惡之同夫子却稽其好惡之類二何如皆疑其為賢二未可皆謂未足以定其賢末二句要合看方見得人之賢處只就一人說不如二字貫至末善者好善以善與己同也不善者惡善以其善與己異也以善者之好合于不善者之惡則善足以取信于君子不苟同于小人而其人品之賢始定矣

黄貞父曰不善之惡却是私心却君子採之以觀人便成在我之公

易事

註曰君子持己甚嚴而行人甚恕小人持己甚寬而責人甚刻君子

賢卽孝悅之不以道不悅也子路曰君人官人如工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合抱之有尺寸之朽良工不棄是使人器之也趙師睪作犬吠以媚韓侂胄侂胄大咲是悅之不以道亦悅也魏侯以二卵弃干城之將是使人求備也

悅人之順理小人悅人之順己君子隨才器使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而卒至無可用之人周曰不悅處不是欲阻奔競與他心裡自然不投器使處不是欲開貸路他心裡自然樂取莊曰然

黃貞父曰此章以君子作主須重一道字君子不求順己而求順道故我不為天下用而善用天下君不以道而悅是開倖門使人不以道又塞賢路此豈居人上之体小人只拖說

泰而

周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盈而氣盛雖促氣象上別而其根蒂則在心觀君子者不可以安舒為縱肆觀小人者不可以縱肆為安舒莊曰看驕泰以失之疑泰與驕類周曰卻只在有心無心上分別

卽役又取刻薄而取忠厚

稽古

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而往見

奮忠義而知方效死不亡可哉只以論理可以如此非限定七年

不教

莊曰民豈生而習于戰所謂訓練之而因以生養之者端在教〻則怯可使勇〻可使忠若用不教之民去戰則耳目素與旌旗不相習手足亡與干戈不相練而忠義更不可知是謂棄民于死地也

黃貞父曰以不教民戰想亦無善人故至此

問恥

莊曰原憲為人極謹守的邦有道無道俱統不能為上說蓋因原憲謹守的人故激之以有為何如周曰若說有道無道皆要有為則只云徒穀恥也足矣多着有道無道字何為畢竟註說為穩當須抑揚重有道邊講如云斯二者豈特無守于亂邦為可恥治有尸瘝之誚

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之曰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服之麗憲不忍爲也

摘粹

如曰克伐怨慾不生焉是聖人之無意無必如大空無雲安仁者也如曰克伐怨慾不留焉是賢人之不

與亂有爲祿之訓均之雖遜請議也必如此說方得夫子激勵裁抑
原憲處
黃貞父曰憲之狷介徒知不能有守之爲恥而不知不能有爲之
爲恥故夫子示以通用之學

克伐

周曰此章見無私之謂仁也仁人心也論私之忘不忘不論私之行
不行也克伐因己所有而生其氣盈就人己相形言怨欲因己所無
而生其氣歉就得失相形言不行是制伏他使不得行也玩可以爲
仁矣一矣字原憲已九分信是仁了莊曰克伐怨欲雖是四樣看來
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
欲則怨恨周曰如此說得是

遷不貳如紅爐點雪成仁者也但曰克伐怨慾不行爲是恒情之隨起隨伏如沸止火存又如薙零幹在仁則吾不知也

爲難

莊曰不行與四勿不同四勿只于理欲上覺察一點便化不行是人
欲已萌之後如湍流已決而隄防之又如以石壓草石去復生曰難
者猶今人言好喫力工夫此是不足之辭不待乘間竊萌然後來仁
即此藏蓄于胸中而未化已非仁者渾然之境矣周曰依愚見可以
爲難句還往許之之詞如云四者之欲易動難制今能制之不行豈
不是難但曰不行則四者根株猶在防檢少疎不覺盡露出來豈得
爲仁必須拔去欲根方纔純乎天理方可爲仁
黃貞父曰二公意見俱是但余想來原憲何等篤實肯自瞞本心
他不行處亦是除欲不留根所以不得爲仁者只是欠頭腦苦苦
在四者上要一切掃除別求一個淸淨心來流行運用如何可得

故曰雖聖人之學易簡不做難事

懷居

周曰齊姜語公子曰懷與安實敗名正是此意莊曰女流且有此識見況為衣冠表表者乎呼為士者可以鑑矣

黃貞父曰有趣有趣

危言

莊曰邦主人臣說何如周曰否此正論君子處世之道須重行一邊說夫子見當今無道之世士皆鼓方危合不特其言之阿諛而行檢盡喪可恥孰甚故云士處有道固當言與行而俱危即無道之世行亦危而不變所孫者特言語之間必有檢晦以自保耳

黃貞父曰君子原無高姿擭樣只是不失其正在常人視之則以

【評】切切是德性中有一段懇切至到處偲偲是德性中有一段詳細

小人縱着意強制畢竟不是自然而然

黃貞父曰泰是從容自在底意思驕便是私意欺蔑他

剛毅

周曰剛毅正與令色相反不屈不撓心體中全無些子沾滯罣礙木訥正與巧言相反把聰明才辯都收在內邊了朴朴寔寔機智不鑿二者雖未必即是仁然一個心体正直一個心体忠厚可以近仁矣

黃貞父曰近仁二字要活看只是渾與剛毅木訥之意

切切

莊曰此章書本闕諸諱俱把切偲怡怡分心言色三項又以朋友二句恐其混于兩施云云俱未得解周先生以為何如周曰此是夫子教子路文之以禮樂處子路行行不足于中和士人須涵養德性以

欵曲處怡〻是德性中有一段溫柔和悦處

【摘粹】上未有不結士心而能得士力民未有不元氣固而神氣肅者故夫子論教民

變化其氣質不激于粗踈而常有切偲模樣不迹于暴戾而常有怡怡模樣方是中和融液而德性純全可以謂士矣士之德性既養得中和不偏自然時出之妙爲朋友自爾其切〻然偲〻然也爲兄弟自爾其怡〻然也朋友兄弟當作自身所爲言非身所接之人也切偲怡自此身時出之妙亦不自覺非是接一樣人而別一樣施也

黄貞父曰朋友非無恩也而義居多兄弟非無義也而恩居多須要善看而本講朋友兄弟作自身所爲言尤爲新奇

善人

周曰善人天性慈祥與兵家尚威武相左然能消民囂凌鷙悍之氣于肌髓之間非武徒吏所能辦莊曰教民是教以即戎否周曰不单教即戎只是平時教誨他如註云〻一旦有事驅之行陣則請節制

花之才就者無定之有言者似之鳥之奮鷙者不仁有勇者似之

【補遺】盗跖之禽狗類之厄亦氣

爲危耳

有德

周曰此章是夫子見當時重佞重力唯其重佞貴有言夫子以爲只要貴有德蓋有德必有言是積中發外之自然也若有言者不必要有德是剽華竊藻之可能也何爲徒貴有言而不貴有德且世又貴有勇矣不知只要貴有仁蓋仁者必有勇是理直氣壯之必然也若有勇者不必要有仁是任氣作爲之可假也則何爲徒貴有勇而不貴有仁乎或以此爲覘人之法殊未詳認

黄貞父曰兩必字是决詞兩不必字是疑詞註兩或字須玩

南宮适

莊曰南宮适崇德絀力有何奇特而夫子賛之且又如何不答周曰

數之不可必者夫子恐長奸雄僥倖之心啟豪杰将傾之志所以付之不答

他說羿奡不言其篡逆而言其善射盪舟說禹稷不言其有大功德于民而言其躬稼此正精神注射處夫自古以詐力取天下者多以他人為矛爪且或以長世而羿奡自負絕世之技力無論保天下以之自保有餘矣而乃不得其死躬稼者雖竭力耕田而或餒在其中以謀一身且不足豈膺籙受符之具哉而乃至有天下可見成敗利鈍一毫不由人安排惟有反身脩德而已此已將禍福一筆掃除不是以無德亡有德王示勸戒也夫子不答非傷時尊已之謂尚力者亡尚德者昌理有固然不必答也是以适去不必問而出夫子又統适而賛之曰君子哉此人尚德哉此人惟君子能尚德惟尚德者足以為君子二句一直看為是喜之深不覺称之辭再耳

黃貞父曰周居緣論足醒長途時有以适言禹稷比孔子以夫子不答是夫子不自任恐傷時然弟子愛師何至越分以天下專夫子夫子何心而以有天下自待也此書看得全不是又以君子二句分看以君子句屬行以尚德句屬心然未有無此心而可以成此行者又有以君子二句推開看以為安得君子哉若此人也此亦蛇足

不仁

周曰仁心體也君子偶然檢點不及猶有不仁之時小人心体全然是私無根之善雖以驟長久擴之惡雖以頓拔未有能仁者也莊曰君子明見其不仁故其仁自在小人掩護其不仁則仁之存焉者寡矣

黃貞父曰鄙惟因云君子之心如青天間有浮雲過往小人之心

補遺
誨不是諫諫者小臣之失誨者大臣之道滋味誨字自有滋味

稽古
左傳北宮文子言于衛侯曰鄭有礼其數世之福也

如黄河少有澄清之日此喻良是
　愛之
莊曰忠愛以心言勞誨以事言味能勿字便見理勢之必然處周曰勞即是愛誨即是忠勞非在撫摩之外別為一術以苦他正撫摩之真心所踌躇而出之者忠非在悃款之外別開一路以煩他正悃款之真心所委曲引之者非迹相反而實相成之説
　黄貞父曰自古聖帝明王多成于弼亮英雄豪杰多敗于優游所以用愛用忠者不可不窮其所必至
　為命
周曰鄭以一小國介于晋楚兵力不足禦侮財賦不足事大所恃者區〻辭令之善是以無召釁而已故特稱之為命是作講信脩睦之

補遺
見左十[illegible]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又實為辭令裨諶能謀〻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

補遺
子產應對時象子產惠存易見他如難答修宗恭儉

辭命以達于隣國者草創是起藁規模間架已立討論是又披尋要故講論義理及典故已合義理都當只恐詞未停當脩是去其冗繁飾是添其太簡又恐文采或未可觀潤色則化陳使新易俚使雅更其句字使燦然可觀莊曰當時子産執政亦見他集思廣益能盡諸子之長来句另講何如周曰另講有趣
　黄貞父曰四子各擅所見既不嫌于見己之長裁定于人又不以為形己之短同心共濟實心為國惟知有君而已獨辭命之善乎哉
　　或問
周曰此夫子以心術論人品也子産政尚嚴猛而其心則主于寬故以惠人與之子西楚之名卿而不入聖人之門則彼之彼對此言天

作封洫鑄刑書其事雖嚴不過歎豊財以足用禁奸以保民而其心卒歸于愛也故曰惠人
○彼哉彼哉猶借語所謂那樣人竟不致褒貶以為不足褒貶也註中俱不必入講

下以王室為尊。在中國只有此一路綱常。在儒者只有此一端崇尚子西心知有楚。而不知有王。是為彼而不為此。若使子西能率楚以尊王則何彼之不為此也。莊曰、愚看此僭王意宜渾然不露為妙。周曰、其人也、不作有功之人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莊曰、管仲之功、不惟人也二字內、不可實填入、即奪邑無怨言內、亦未嘗明露有功意、當自言外見之、奪騈邑的事、未必是桓公奪以予管仲、或者只是管仲秉政時、予奪之柄在手、乃奪去伯氏之邑、而伯氏其為其所奪。終無怨言。此見仲之深有當於伯氏之心者。於此可以想見其人也。如此講不露出功字來為妙。

黃貞父曰、此章當以人品論、看惠人與人也二人字可見外之者只是人不足稱若主內夏外夷說、管不得子產

摘粹

補遺

此分明是說魯失官人之道借公綽來說耳

無怨

莊曰、聖賢世味渾忘、視貧富如一。惟泛常情上論無驕猶可強制無怨實是難耳。此只論理勿渉工夫上說

黃貞父曰、須重上句見得人的學問全在此時磨鍊

公綽

周曰、公綽廉靜寡欲、而短于才、坐鎮雅俗則有餘。若使做家老、即趙魏尚優、況其小者乎、理煩治劇則不足。若使他做大夫、即小國亦不、可、況其大者乎。莊曰、此聖人分明是說孟公綽不可為魯大夫、卻不直說、而說滕薛、且不說他短、先覓他長處。

黃貞父曰、畢竟做得家老做不得大夫綽只好優游泰重註大家勢重與國小政煩一邊俱宜輕說

天地生人原具有中和不雜之氣亦稟有真醇不武之心苟涵养之純而徒矜其智廉勇藝則吾未見偏倚駁雜之人而可以言成也苟直醇已琢而濟言禮陶樂淑則吾未見澆漓巧偽之人而可以言成也故上成人對着武仲公綽等人而言見彼以偏雜而未

成人、

註曰、時說俱以上節為古之成人下節為今之成人何如、周曰古字說不着、須知上是因子路所不足而勉之。下又是就其所能而進之。見所重不在材猷而在德性。所先不在文飾而在真心盡忠信是箇根本。歎其從此立基以進于禮樂也。周曰、上節重禮樂子路兼人數乎所長其實是他容易的、夫子所以斟酌他說成人者、即如臧武仲諸人、都當不得、必竟要文之以禮而有所節、文之以樂、而有所順遣。這纔亦可以為成人矣。全是要子路涵养的意思。註曰白文字、與註文見乎外文字、同否、周曰、不同、白文文字只當個鄉黨陶鎔字義、此文字虛而註文字實、惟文之以禮樂故文見乎外也、

黄貞父曰成人是完全之人須有完全之善故必悉有衆善代武

成此則以渾全而為成下成人對着今時貪污苟且之人而言見今時以敗壞而未成此則以嚴固而為成上其成人以成性之學下是濟藏者旬成也之源

可然衆善輳泊未必都無痕迹故須文之以禮樂然礼樂亦亦完得倫衆善內事非另一項如此做人在八地間也儘彀做得過了故曰亦可為成人余獨怪學者于此節兩口云兼衆長夫衆長乃生成所定的如何兼得玩若字之有甚〻蓋云若此等人的所長而能文之以礼樂亦可以為成人也謂成人不在於斗新節只要養完此中和本體也

今之

周曰、今之成人對今之人言、非對古言、就對不好一邊說言今之人見利必忘義的見危必竟是不授命的久〻要必竟是忘平生之言的故所以說今之成人者即未能知廉勇藝而文以禮樂但能思義授命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成人矣。註曰、久要句極難看須知言字、

補遺

非言無笑義取此非有心又非无心非着意亦能又着意不得在想像摸擬上說則文子之未必能自見

不作與人狀諸之詞、只是平日所自期許的意思要字、亦不必訓住約、乃是要之于久之意平生亦不必泥平日只當將終身二字之義

周曰是

黃貞父曰此節要得維世意爲妙

不言

莊曰、時以不言不笑不取是奇異之行不可信時言樂笑義取是時中之行尤難信。是否周曰、本文止有時然後言句則安得以一時字貫三項。而中字尤說不着。須知。聖人只在人情上。求人。如不言不笑不取非情之正則不可信。故前問曰信乎。乃不信之意也如時言樂笑義取適情之宜隱未必然故末曰、其然豈其然乎、乃不然之意也此本人情以斷文子。不必以爲異行中行云()其然二句要聯看、如云文子其如此乎。豈文子其果能如此乎

黃貞父曰時方巧令成風貪胃不忌太子傷之意文子當有其事僅可風世乃責曰以時言樂笑義取更加人一等矣夫子亦不意當世有此等人故曰其然豈其然若曰文子之賢一至此乎夫亦鶩愕歎賞爲耳若送料甚不能殊非聖人之度

稽古

武仲名紇文仲之孫宣叔之子短以多智詩號爲聖人被左傳孟孫思臧孫紇孟孫卒臧氏將爲亂季孫命攻臧孫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已而如防使來告曰紇非敢私

臧武

周曰、武仲請後不在得罪奔邾之時。而在自邾如防之日意以請而得立則防猶武仲之防也。請而不得立則將據邑以叛防非彔之有也。計彔之君臣必不與校是要之以必從、故曰要君。

黃貞父曰以字最重夫子誅他全在以字上

晉文

請尚守先祀
死廢二勳敢
不辟邑司立
其弟臧為武
仲遂致防奔
齊

補遺

管仲相桓雖
有一匡九合
之功然實可
以死而使仲
當時亦死不
死大節已壞
仲有大功亦
不足贖小白
子糾俱襄公
庶弟非有嫡
長之義又是

莊曰、此題俱把實事入講者、何如、周曰、只空空發揮、更妙、此二句俱從心。不正來。一是不正中之不正、一是不正中之正

黃貞父曰正譎是論其事不是論其心夫子有此斷案在胸中所以作春秋每予與齊桓而劣晉文又子詩錄衛武而唐風不錄晉文亦此意

子糾

周曰、子路說他不死為未仁夫子舍了他不死只是言他的功九合全重尊周攘夷、亦不是空空九合不以兵車只以大義大信去服他此雖是桓公取威定伯之功實管仲內謀外斷之力也莊曰、如其仁是甚麼口氣周曰、朱註原不以管仲做仁看只為仲有許大功恭卽仁者之功亦不過是故云誰如得他底仁非淺許之意

附從出奔違
子糾自年先而
又非有先君
受立之命又
仲與召忽事
糾與叔事小
白亦不過以
己意分事非
奉襄公命而
後相之與主
憂臣辱主辱
臣死者不同
何又死何必
不死哉且判
之曰豈若匹
夫匹婦之諒
自經溝瀆而
莫之知以尊
周攘夷功不
必死則王魏

黃貞父曰子路以一身死為仁夫子以萬民之生為仁就大就小

又相

周曰、子路只責他不死子貢責他又相便寬了一步夫子就緊接翊桓成許多大事恭當時周室不尊戎狄不攘、桓公管仲起而尊攘之正是相桓的好處須重一匡天下句民到于今句承此句來微管仲二句反言以見其功微管仲不是管仲若死之說言此時全虧他若非仲之相桓誰能維持得這宇宙且將舉天下變為左衽安能尚有今日莊曰、此說得妙、周曰、豈若節緊緊承上節來謂管仲不死一匡之功如此、豈若匹夫匹婦云云豈若貫到底莫之知只見得死而無益不重穀名上

黃貞父曰人知此二章夫子盛稱管仲之功而不知其語意有多

與仲年烈矣

稽古

按礼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靈公曰昔者衛国凶饑夫子為粥與国之餓者不亦恵乎衛国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听衛国之

少推度在中前章子路問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夫子若說管仲不該死則召忽之死為未當後来人誰肯忠于所事所以只称管仲之功而不討其當死與否後章子貢問不能死又相之夫子若不說管仲可以無死則大節已虧之人縱饒立得功業亦何足取所以稱仲之功而又言不為匹夫之諒便是管仲一生案斷毋只明管仲可以無死初非以是擬召忽也

公叔

莊曰、曰大夫僎、詖後称其賢。曰文子之臣、遊前叙其私。曰與之同升、見、能忌私荐賢也。可以為文。註訓順理成章、是否周同終不、曉暢須知文進心生。此要在文子心上說。為爱、如云文子薦賢一事。見得國家倚重于才。吾為國家舉才。思天地生才可惜、吾為天地惜才。休休

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謚貞恵文子初不以其荐撰而得謚也但荐僎一事亦可以為文如宋韓魏公荐歐陽脩居翰林漢曰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即此意也

有古大臣風度此等心腸何等光明俊偉故曰可以為文莊曰、果然

黄貞父曰人心光明無私經緯之所由涵也文王以純心為德經緯天地公叔以純心為國經綸国家固知一点純心乃人之所以為文

衛靈

周曰無道指彝倫失序、紀綱不張說治賓客得人則無失禮于隣國而不至起釁召禍治軍旅得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伺治宗廟得人、則籩豆静嘉神人胥悅尤繫属人心之本。

黄貞父曰總見有才當用〻才各當意如祝鮀王孫賈俱是不好的人任之當其才則各〻所長自足励勣如數子尚是有用况賢于數子者乎以衛灵之無道尚如此况賢于衛灵者乎可見才之

稽古

按哀公四十年西狩獲麟請討在是年之夏春秋絕筆于此不復書陳恒之事益有感傷焉

當用而使之貴盡其才也

不怍

周曰、士君子惟醞釀深沉○含蓄不露者○始能斡旋宇宙○經濟民物○做出宦際事業○若長自擔當○覆無疑愧○即啟口之時○已占其無不為之心○為之○不亦○難乎○莊曰、為難、即在不怍時知之○極是

黄貞父曰全要在不怍二字上着精神

陳恒

莊曰、夫子而說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是甚麼意思周曰夫子之意蓋以告老之臣、且不敢不告、况為君而秉乾綱為臣而當鈞軸者○可坐視而不討耶○君令臣共○君如何而可不令之臣○臣如何而可不共君之令耶○此等語不激不阿○隱然扶綱常○正名分○使萬世知

亦行事不可好矣

君臣大義其關係不小○玩告夫三子句、則知魯國君弱臣強景象、

莊曰、三子曰不可、果是言陳恒不當討意○周曰、非也、只是言齊國之逆非魯國之所急也此正所以自為耳○

黄貞父曰人以為此哀公之極無為予以為此哀公之極有見哀公見三子為陳氏一類人幸夫子以討賊之義來請于朝意曰是可藉動三子之一機也意又曰是可假聖人之語以為強臣惧也意又曰三子即不行而討之一字已刺入其心也夫子便知君此意而一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再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分明謂君命我從大夫後者我且不敢逆而居大夫位者當何如此即作春秋明乱賊之意也

勿欺

稽古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

摘粹 語曰從善如登上達是也從惡如崩下達是也

周曰此章正是言臣事君以心也蓋子路勇者也不難在犯而難在不欺莊曰不欺則諫時言周曰不欺包得廣不專指在諫時蓋子路原是問事君豈單在問諫君且不欺是臣道徹始徹終之事必其平日精誠足以盟天地貫日月由是遇君有缺失不避逆耳以犯顏要皆精誠之發越也以此事君斯稱純臣矣子夏所謂信而後諫亦得此意

黃貞父曰只要此心信得過何畏乎雷霆之威是謂事君以心非直事君以言

上達

莊曰此以身心造詣言不以人品言周曰總是一念在理上便達于上一念不在理便漸于下流

補遺 身過易遣心過難除伯玉檢點工夫愈精愈密体驗得心地間種種私意難除愈寡而愈不

黃貞父曰舜跖之分只在一念

爲己

周曰兩爲字在那裡分別莊曰俱在心上分别古今爲學問也但古人真心在己今人真心在人爲己則天地萬物皆屬之己爲人則形骸耳目俱屬之人此古今之學術升降之別

黃貞父曰今之學者大柢多是好事未必有切己之志

伯玉

莊曰此章見聖賢之以心學相契處伯玉之使人也非徒以通問訊正將欲以治心之學質正于夫子夫子之問使非徒以詢起居正將審心學之功於伯玉及未而有使乎之嘆也亦非徒以贊使者正贊伯玉之切於治心而幸得知心之士以通之也周曰大意了了矣

足此其所以為賢也

摘粹　在止而不思則念滅便是禪學思而不止則位亂便是俗學

黃貞父曰欲寡其過而未能只在心上用功過字不可以身過言
過貼說

思不

周曰此位字與不在其位ㄑ字同不莊曰不同此言心之神明固有常合不逐物而遷是其位也思者神明之運當思而思ㄑ而渡乎無思是謂思不出其位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途百慮而一致

天下何思何慮

黃貞父曰此題訣把艮止之義來發揮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艮止也其象為山盡身動物也惟背為止艮其背則止于所當止也止于所當止則不隨其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雖行于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盖艮其背而不獲其身止而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為所以為无咎也

恥言

莊曰此章舊依註訓作言行交脩意而平看是否周曰只看白文一而字便是一串話頭總是言過其行君子所恥也過浮也

黃貞父曰言而過其行是誕言也君子恥之猶云恥躬之不逮也

自道

摘粹　孔子絕粮畏匡弦歌不輟是仁者之不憂商辛謚寔解物先知是

周曰仁智勇不必做三個人正指君子身上言盖以君子之心只一無私便了其無私之純處謂仁明覺處謂知浩然處謂勇三者一而已矣不惑不憂不懼心體原如此莊曰夫子自道舊作自謙者本昔不是又有謂夫子說君子道者三乃天子自家說自家盖歸美之意

知者之不惑却萊缶墮三都是勇者之不惧

補遺　學者喜較異同卻錯過了自家工夫就便較勘甚明于我何益譬如鄉第子收人力百萬稅粮盡在伊腹中依舊是條

何如、周曰、此亦小巧但細心會來還是謂夫子曰、我無能焉寔ゝ在是無能的蓋常人仁自成仁、知勇自成知勇夫子一理渾化全無仁知勇的迹像故其自言如此耳

黄貞父曰聖人之心不自知其已至故每說何有于我則吾豈敢吾未之有得等語皆寔以為歉非謙巳以誨人也

方人

莊曰、註褒之而疑其詞复自貶以深抑之二句、是否、周曰、此夫子明明譏他、何褒何貶賜也賢乎哉句要重發此處正好把暇字剔上来講、見得他惟其暇纔以方人為賢若我則不暇ゝ字是學者大病痛處聖人之學兢ゝ業ゝ下學上達精神力量常自照顧有推目不足矣何得暇来

氣以為銳子借用

摘粹　覺如覺痛覺癢覺饑覺寒感而自應觸而自知不由

黄貞父曰須知子貢好方人亦与拖情不同世人不是好臧否便是勝心所使子貢原把作學問內事耿如此為學畢竟無得於身心

不患

周曰、學之弗能弗措吾儒為巳之學只求巳之能而巳故不患巳有能而人不知惟患巳之不能而無以當人知當一氣說不能二字要看、夫能非分外是巳所自有如微而道德性命顯而禮樂文章處而明道淑人出而經世酬物苟萬分中有一分之不盡不可謂能

逆詐

莊曰、楊氏誠明之說用得不、周曰、用不得如待誠而後明其為覺也後矣不逆不億只主虛言大凡有個逆人詐的意思自巳先詐了有

念慮不經思索者也○月暈則風礎潤則雨先覺之義昭然矣

個億不信的念頭自已先不信了如此則心中遮蔽便不能虛明如何照得物惟不逆詐不億不信而自然先覺便為可貴不逆億處正是先覺者待信逆便後人一着了若有詐與不信而億逆則是覺在詐與不信之後矣

黃貞父曰三句一串說重先覺上唯不逆不億的人胸中自然無物所以先覺云云便是良知究得良知本体是賢

棲棲

莊曰此章見聖人心于濟世故達權以通之栖栖只是周流不定之意孔子固是栖栖但不是佞佞亦不全是口給寔有依阿求合意在疾固非疾固執之人只泛說事說言說若不去周流便執一不通了我以此為疾耳

黃貞父曰聖人做人極是圓活的若膠固不通延其所深惡者故云疾固寔是聖人自道本色非直微微生已也



士先德器而後才能焉先調良而後千里

驥不

周曰驥非無力而不以力称君子非無才而不以才称

黃貞父曰人中之君子猶馬中之驥也

報德

周曰或人以德報怨雖是激于當時報怨之薄畢竟是一已私情矯枉過偏者也夫子說何以報德此是駁他一句便是不當以德以報怨也莊曰以直報怨只依註愛憎取舍一于至公而無私之說乎周曰否須知不枉天理是直一般是怨有怨之小者理直當忘之不報可也有怨之大者如不共戴天不與共國之仇理直當報之即報之

可也若有德于我者自是忘不得不當德報之即力不能報存報之心可也莊曰真

黄貞父曰說人意雖厚却有一怨字未消有一報字未化聖人以直報怨正是抹倒他怨字报字所謂廓然太公者也報怨報德具施知造化之因物付物栽培傾覆豈有計較其間哉物來順應何報之有

下學

周曰此章時說有因人莫己知而嘆者有作世人求知于詭異夫子懼粗知于下學以破人索恠之見者何如莊曰皆非也此總是欲人實在心上求妙悟以直契於天之意全重下學上達四字首句莫我知也夫是以我字知字喚醒人賣教其深思而自得之也守字何爲其莫知子也分明又求知于人矣故夫子曰不怨天是不求天知不尤人是不求人知惟于下學處便有上達之妙周曰註中漸進意用得不莊曰用不得須知下學即上達之用功處上達即下學之會悟處凡未達處皆是學即皆是下凡既學處皆是達即皆上矣非學是一境達又是一境也知我其天須領下學上達意來學者學天之理達者於天理有得既有得於天理此心覺有當于天而無遠背不相通之意此所謂天之知我也若住窮蒼之天有以知我大不通此必須自家心上理言方得若俗儒與天合德與天爲徒等語俱是不通書旨之過

黄貞父曰下學即庸言庸德大凡淺近寓深遠粗俗寓精微糟粕煨燼莫非至教故得其下者自然會其上者原非兩層學者知得

[illegible]

不怨不尤此是從心体上打疊得空淨無些怨尤之累正聖人盡道于天人處天人有上下而天人之理无上下人事既盡天載可通所体驗在此所洞徹亦在此與天實然之契合隱隱見人不及知之妙

續遺　天生賢才本為世用至于辟則世道可知夫子所以嘆之不重賢

五十而知天命之旨便可以會知我其天之旨

伯寮

莊曰一子路耳夫子何故有吾道興廢之說周曰季氏為公室之蠹夫子無日不欲裁抑其僭踰而勇於承命以出藏甲墮郈費者子路也故寮之愬阻子路亦所以阻夫子故以興廢決之於命之與力字對見景伯恃權力欲與命爭衡分明是尤乎人而不知命有冥宰非人所能與也豈可不順乎天哉道之將行四句重廢一邊須泛看

辟世

莊曰往以四句作隱遯看何如周曰非也辟字正對行字此總見賢者欲行其道而不肯貶道徇人故委蛇於世此所遇之不同耳非為人品有優劣也總見他不得已之心非樂於避如此而慨世之意在

上八貢載而往

稽古　皇甫謐高士傳石門頌曰石門〻者閽闕是司仲路宵投延詢其

言外

黃貞父曰此要見夫子不忍辟世之意觀其關沮溺自可想見

作者

周曰作與辟同不莊曰不同避是遠避之避不是斷然不出的意作是奮然遠舉不在人間即所謂石隱也舉作者以慨世道之窮不為七人惜為當世之無道惜

黃貞父曰味其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

石門

莊曰知其不可一句時說不作說意玩者與是稱孔子的話其說何如周曰還作說看說其昧於見幾也知字為字遠重浮海居夷已知人事不可鳳隱圖沒已知天道不可而猶夢寐東周想念於三年春

師吾尼入耳強仕致譏聞光輝彩百世所希其譏夫子何淺矣

月環轍於齊魯陳蔡何其栖栖一至於此子之所為孔氏其斯人與一片是諷語而不知夫子固無可無不可者也

擊磬

周曰夫子居衛擊磬是甚麼意思莊曰有感富庶而思正名的念頭一腔心事不可對人言故寄之磬況磬以止樂是欲止亂以憂君磬屬角是欲救亂以憂民荷蕢擊磬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那人儘高但只曉得夫子不肯羅的心更不曉得夫子憂世之意思若曉得下面無譏詞了硜硜是就磬聲中聽出他堅確的意思深厲淺揭只借来作自家語言涉水者尚知淺深之宜用世者何不自度量勿以淺深分配治亂說周曰果哉句時說作嘆荷蕢之果是否莊曰非也此是夫子只明自家心事並不嘗譏刺人若彼但要如此果于忘世

聞冢宰不幸如莽操之奸豈不可慮雙峰曰使嗣君剛明必能易而置之如甚不能雖不總己以聽亦何益且天下事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常

這也不難只是天下忘不得吾亦欲為世用爾

諒陰

莊曰何謂也然有意思此究所以得不言之由正應下百官事煩舉國聽命一時不可何況三年下節見得人主寄權於宰輔已得以盡孝於先王是相道所以代君道而君道所以善子道此章雖是明居喪之禮見乎日擇相不可不審君字註中雖兼諸侯但看来不宜點天子諸侯字面只宜泛言周曰總已註訓總攝已職是否還是百官將自己衙門大小官員事體都總束上来一聽冢宰之處分也聽字重看見得冢宰秉國之均故以黜陟殿最聽之三年中無曠職無曠政皆由於此正應何謂二字

好禮

周曰好主心言禮字寬說躬範於禮而又推爲制度以範民俱是好
禮內事禮達而分定民之從于上者以爲理所當然不爲勢所迫也
此見得上下一體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故曰易使莊曰有說上好
禮以齊民則民易使于爲善何如周曰脩之

脩己

莊曰此章脩字己字敬字須如何看周曰要認得真脩有二義天真
不足則用脩以補之氣質有餘則用脩以治之己字即天地萬物爲
一己之己字己易于昏昧放逸敬則極精明極收斂戒慎不睹恐懼
不聞爲能補之之缺失故曰脩己以敬莊曰安人安百姓有推己
及人者有任脩己效驗者二說何如周曰皆非須知安人安百姓皆
脩己內事勿任兩層本文不曰脩己而安人而曰脩己以安人不曰
脩己而安百姓而曰脩己以安百姓此二以字與脩己以敬的以字
一例則知是論脩己之功非是論脩己之效也則知是於民物內脩
己非脩己而及民物也觀之堯舜猶病全是一念反己之心何嘗是
以治效爲歉知得堯舜猶病之心則可以知得脩己以敬之功

黃貞父曰此章全是一點敬心運用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
三句已盡一章之大旨

稽古　原壤母死而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蓋形容棺之美也夫子爲弗聞

原壤闕黨

周曰此二章看法何如莊曰上節夫子愛人以德下節夫子教人以
禮夷俟見故人不必拘禮節是所爲忘形骸之交也幼而不孫弟三
句重長而無述賊字總承三句來大抵少年不孫已不足責至於壯
年不能勤脩老而不知悔悟前非晚蓋是即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

也若子路曰可以絕交矣孔子曰吾聞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

悲之意故以杖叩其脛耳須知學者氣不相下最是病根不可與入道夫子使童子將命不特要他事長習禮其微意在消磨其客氣变化其氣質不然是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者也便老又何益哉未緊

補註中給使令之後數句以應上將命二字

黄貞父曰童子欲至成人是不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志亦可愛可敬者豈若安人輩詐無所得而抗禮先生者乎但長幼之節不循終非求益夫子欲其循序而漸進耳

下論五卷終

續道

子路縕袍不耻豈以絕粮慍見哉蓋以君子抱道宜所遇皆通而窮塞如此豈亦在我者未盡乎正與不悦公山之往相似

新刻四書周莊合解下論卷之六

衛靈

周曰孔子至衛衛方將與齊伐晉故靈公一見了而問行伍之法夫子嘗却萊兵墮三都風釆凜然且句謂我戰則克豈直未學軍旅哉特以靈公時方惑袵席而繼嗣不定夫婦父子之禮棼然亂矣至於侵鄰之事在可已者故夫子抑其不當問而啓其所當問也俎豆乃孔子之借言耳明日遂行以其不能用是以決于去耳病莫能興一氣讀下謂病斯道不能興起于時也莊曰君子固窮時說竟作固守其窮是否周曰非也此即貧者士之常意至于困守其窮在此句下作過語以起濫字來莊曰濫字有說只是有所溢情而妄求不必依註說到為非上何如周曰固好但看來此亦猶小人說原不說壞子

搭粹

須知聖人不倚學識以為知亦不離學知以為知其多聞而擇處多見而識處皆是一而貫處故常人之學識也全憑聞見以資吾心聖人之學識也則虛心体以統事物此常人之心所以窒而聖人之心所以通

路人品依註說亦無妨、

多學

莊曰、子貢一生病痛、大祗在多字上馳求。故夫子以一貫點醒他。周曰、女以予為句、是甚麼口氣、莊曰、學惟從博、然後到約。不是起初就不要多。故云女以予為專在多學而識否。語須有斟酌。子貢到此、亦曉得件件求識。不免煩、苦。故方信忽疑夫子必因子貢之疑迎其機而決之曰、予一以貫之、盖以吾心之瑩然一者、貫而通之、則多學非徒博矣。就有所識。亦是默識之識。正是由博反約。大關鍵、若虛々泛說。與曾子處無別了。曾子之一貫以行言、此以知言、然否、莊曰、知行原不可分、況一貫只何嘗有知行字面、只為曾子篤實在力行中入一。子貢穎悟、在研窮中入一。故隨其所入以點、化他。非同是一貫而分知行也。

黃貞父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書亦曰人求多聞即聖人亦非全不用博者。但子貢博學者也。夫子則博而約者也。

須識得

知德

周曰、註中慍見意用得不莊曰、此重一知字、即誨汝知之意。須渾渾說。不必粘帶慍見來。須知謂之德、非可以情識參。謂之知非可以揣摩與。故獨見獨鮮。有妙悟為自脩自証。有真得為。此等人豈易得哉。故曰鮮、

黃貞父曰、失要看德字分明。德者本來生人之理。所謂分定一物不加一物不損。到知德之日。便是無加損之日。了了一生的事。即

稽古

璿璣玉衡封山濬川敷教明刑等事何嘗一日無為欽若昊天因其度耳敬授人時因其宜耳敬敷五教因其性耳兢兢業業一日萬幾因其情耳何嘗以有為與之耶如徒羨聖人無為之治而不得聖人恭己之心則亦居簡行簡而已

死生無與于己況窮通耶

無為

莊曰無為而治、豈真空坐廟堂一無事事者乎。周曰、否此舜只是順其自然。如孟子行其所無事。雖為而不見為之迹也。註中給堯得人意俱不必入、夫何為哉、雖是喝過語。亦要根無為講。如云舜何所強為以與天下相拂戾也、莊曰恭己句從容上說、是否。周曰、他恭己、正是憂勤惕厲兢業自持、所為處。其中自有明目達聰。好問用中等事。註中敬德字可玩。是居敬行簡之心。不在容上看。但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雍熙。故人只見其恭己之容。與夫南面之正。而終不得以有為目之也。不然恭己只是容止上看、如泥塑木偶、天下事毫不經心。聖人豈專居南面以修容已乎。

摘粹

人心即是天理豈另有個

問行

周曰、時以言忠信節作存誠之功、中節作存誠之條、何如、莊曰、非也首節是說知此則行。如此則不行。只論箇理次節說知得此理便用工夫存存不忘。則言無不忠信。行無不篤敬而行矣。非豫養之說也。非求之至近之謂也。既曰忠信篤敬。豈有認做高遠的意思。但恐子張未必實落就此用功。故特叮嚀提醒之耳。周曰是。莊曰、忠信篤敬、不可硬分作四樣。須知忠是真心。信是以此真心、而徹內徹外。斯謂之忠信。敬是此心不放逸處。篤是以此敬心而載出載入。斯謂之篤敬。總是一點誠心也。至誠動物。以心孚心、何論蠻貊哉。言不忠信、三句、不過反言以決誠心之不可無耳。不可平對。蓋子張專是求行於外、故啟以求行於己、又進之以求行於心也。周曰、参前倚衡、果、挹定

理着到心上來又豈有于心上見有個理如顔誤明命顔子之卓尒孟子之躍知子思之鳶飛魚躍皆自其心之精爽可會之妙處言此此說参前倚衡當亦作是观

立與在輿時見之如此莊曰此只模寫他一點勿忘勿助惺惺靈靈的念頭見得無時無處不常存忠信篤敬之心非真有所見亦非真有所行亦非泥定在立時與在輿時也夫然後行不重行只重存此心方能行不然其何以行哉是行字重在自家身上不是行於人亦不是人為我感孚而行也此章全重言忠篤二句此二句又重兩見字子張書紳正是參前倚衡之心欲以存此心於不忘耳周曰有說書紳畢竟是務外的舊習何如莊曰此意只好做結語

黄貞父曰全要他實地做起子張多馳騖夫子說前一節令他遠近盡然下一節要轟其馳逞之心禁歸腔子裡此對症藥子張亦能省得

如矢

稽古

按家語史魚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礼我死汝置尸于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而問焉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曰是寡人之過也于是進蘧伯玉退彌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諫

莊曰此二人分優劣否周曰此總是稱許二人無評其優劣之意直者不失節是有守也君子不矯節是有養也兩節都重邦無道一邊見人能以氣節相推挽處須知衛靈時不見得有道須淺淺看如矢兼言行說蓋言不詘行不阿皆直也莊曰君子舊訓做時中何知周曰恐伯玉未易到此只作有卷懷惟進有可出而行之則退有可卷而懷之可字有意味若邦無道而退則易易爾不必伯玉也

黄貞父曰請伯玉須識本領伯玉欲寡其過正說心克己之學也顔子惟克己而無私累故不貳過便能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伯玉惟克己而無私累故欲寡過便能有道則仕無道則卷若夫子渾然無私之心則意必固我之盡絕自然仕止久速之當可

與言

者死而已矣未有若史魚以尸諫者

周曰、此章有主施教者說、何如、莊曰、還是泛說爲長、周曰、言與人盖重否、莊曰、須重知人、不與之言、不知其人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人不可與言也、知者胸中自有藻鑑、人之可否、一見自知、故其用言有妙處、皆乘机而投之、觀此章、見其用工不在於語默、而在於知人耳。末二句須一串說、失言亦根不知人來、故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也、何至于人已兩病哉。

志士

莊曰、志士仁人、舊分說有志之士、成德之人、何如、周曰、看来不平更好、如云有志之士、欲爲仁人者、盖自古死忠死孝者、非志不立、而究竟欲全此心、無媿於天地耳。故曰志士仁人、觀下文只說一仁字、可見仁是天理之在吾心者、寔見得是處、天理重而一死生輕矣、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何等看得明、何等處得決、此方是志士仁人

黄貞甫曰、仁不專於死、有求生而成仁者矣、芸爪避根曰何敢死是也、有殺身而害仁者矣、結纓之雖是也、只審是與不是處、是處方爲仁、故王觀濤曰、害仁成仁、只重理當死上、若理不當死、不貴徒死

利器

周曰、此章欲字㝡重、心欲善事、必先利器、心欲爲仁、然後大夫之賢、士之仁者、始得爲吾輔、賢以事業言、仁以德行言、但看来事業亦德之發者、嚴憚、切磋、分貼無妨、寧則有所嚴憚、時時嘗攝此心也、友則有所切磋、時時調養此心也、嘗攝則心体不走作、調養則心体漸消鎔、是爲仁的實法。夫子以子貢悅不若已者處、故箴之如此

稽古

夫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李安遠送士大夫從苟勝己

必傾心交之王珪少孤貧母嘗曰兒必貴第未知所與游者何人會房玄齡杜如晦等過其家母大驚曰二客公輔才貴無疑也

續遺

易治歷明時言天時也書敬授人時言農時也此行夏之時乃王者定歲首頒正朔之時

黃貞甫曰學者謙沖退讓自然獲益故大夫曰事士曰友不敢有毫先人之心始得

為邦

莊曰此章以禮樂立說者以法戒立說者其旨何如周曰此章分明是夫子與東周的手段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是其夙心故於此斟酌其機宜去一時文勝之弊而挽於文質之中悲武之未盡善而振韶之樂又思周轍之東皆由於君心變衰奴任佞人一時淫聲麗色蠱蕩已甚故又曰放鄭聲遠佞人而歸本於正主德如有用我三年有成句句隱藏此意不必以禮樂法戒對說莊曰開口說一個時字便是帝王敬天勤民乘時任事獨此為首務周曰註中時正令善意用得不莊曰正是此意如商正建丑改歲之義未明則時不正周正建子生物之功未著是令不善一歲以春為首春以寅為首三陽開泰萬物蕃生故曰令之善令即節令之令取夏時者以此非重改正朔之謂也至於頒制度定章服如周末之靡麗必須痛革須是殷之輅周之冕文質得中可以救一時文勝之弊故為可用而其餘可類推矣此乘時制作經緯之家大者至於治定功成象成昭德樂不可少樂又莫善於韶舞由韶之舞思舜之德皆此規模体統必不可無者而大要又在於君心鄭聲靡靡足以淫蕩君心佞人之心危殆險巧足以潛奪君心其為害不小所以當放之遠之不可為其移惑也是正治本也

搘粹

夫子他日曰惡鄭聲之乱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之者放之遠之也

黃貞甫曰此非徒摹做舊制須從帝王之制上會帝王之精蓋典禮樂定制度決非小儒易辨而放鄭聲遠佞人宛然典謨訓誡為

綏保泰之微旨乃知聖賢相與經濟一世而爭規所成就者夫豈苟然也

遠慮

莊曰遠慮果是取遠者而慮之乎周曰非也只是經畫可保百年無事故謂之遠不然守一隅之見而不顧萬全之策濟一時之便而不思久大之規又有意外之虞不測之憂動於旦夕耳目之近而不及備者矣

黄貞甫曰遠近以時言不以地言

好德

莊曰德無形無象必于不睹不聞求之方見真好周曰好德是道心好色是人心道心㝡微人心㝡易滋故好德不如好色已矣乎三字

精言

公孫弘相而汲黯淮南矣李林甫相而杜璡下獄矣王安石相而蘇軾諸人別用矣自古權臣之娼嫉非獨量之不私實持位保祿之心使也唐盧懷慎人皆謂之伴食宰相然每事推姚崇不有其

雖絕望之詞亦有激勵之意

竊位

周曰舊以竊位在形已之短又云恐賢者見用不免於逼已故不與立其說何如莊曰其意俱通不如貼註中稱位與無愧於心上講為當蓋薦賢為國人臣之位始稱而心可無愧文仲將國家之位為已私既知惠之賢又不與立便不能薦賢為國便不當居位矣而於此居之豈非竊位乎

躬厚

莊曰玩此章口氣君子只自身上事不可輕放過若待人決不要十分責備他須重處世不重修已故躬自厚只帶下說何如周曰脩已亦重看來此正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修已待人當然之

能因自可取

續遺 兩個如之何是心口相商量之詞

理也。非為求遠怨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

黃貞甫曰。遠怨只在自家身上責備。夫子告仲弓以敬恕。亦以邦家無怨為至。則怨之有無。亦吾人自修之一証也

如何

莊曰。以下句為聖人不能參其謀是否。周曰。時說以上句為人之昧於事。只宜云吾人之處事。必須熟思審處。方可以成其事。若事到面前。只管冥然悍然竟意去做。初不曰如之何如之何。以定其計。以審其機。則吾將如其事何也。昧於計者。則必以不察而敗矣。昧於機者。則必以不明而錯矣。天下事豈如是之可圖也。此言事必竟要熟思審處之意

黃貞甫曰。夫子來世不轉念的人。畢竟萬事難成

續旨 如云行陀雜之滿談深于胷上。是言不及義。如逢古籍書之彼墨聚于唐。亦是好行小慧

群居

周曰。言行並重否。莊曰。須重一象字。言不二句。當串下。象者持身之善物。終日所言。曾不一及于義。且好行小慧。任己私智偏見。全迷大德。其害不小。故曰難矣哉。周曰。有說德害字不入講。只空空講個難字。如言難以度歲月爾。只好作冷語。莊曰。寂妙

為質

周曰。此章原說就應事上說。三之字。皆就義說。件件集于一事之中。一時俱有。並行而無先後也。此甚妥當。但近說謂君子之所以為君子。只是此心而已。合義禮孫信。總以全個心体。總以成就個君子。象是人本心直方之良。即人之本質也。若傷殘此義。則雖有運用。非其質矣。君子所以為本質者。是義以為之也。而此心原有無過不及之節文

若自以為能則不足以為君子如云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夫子豈真無能者

則君子之惟行處以之也。此心原有一段雍和之氣味，則君子之時出處以之也。此心原自有真精主宰，則君子之成立處以之也。析觀雖有許多條目，合之渾然君子。故曰君子哉，謂其心体完也，妙也。此說何如。莊曰、就應事上、使于初學、此說精于理學、能者從之、

病無

莊曰能不能在己。不可付之度外。知不知在人。不可置之胸中。此所以一病一不病也

沒世

周曰、此章書須善看、疾自疾也。恐其沒而名不稱。故當其未沒。而汲汲為疾已之無實也。若既沒世了。如何疾得

黃貞甫曰君子不矜能也不諱能不干名也不辭名聖人之言自

若有心為矜便必爭且爭不勝而合衆以相攻是又黨之媒也有心以為群便必黨且黨既多而意見將紛出是又爭之端也自古

是乎等

求己

莊曰、求諸己、即孟子自反之說、凡行有不得者、皆求諸己耳、小人反是、不可以為己為人看、周曰、是

矜而

周曰、矜是莊嚴、然循理修特。無心於立異。故不爭。群是和同、然順理周旋。無心於徇物。故不黨。二句平平的何如。莊曰、依愚見二句交互相足。見君子所養純粹。處己處人。皆順理而無私心也。莊以持己。若修廉隅。然是是非非。必自處以理。無心於立異也。何爭之有。不爭便是群處。和以處衆。若無邊幅。然是是非非。不肯從人。無心于尚同也。何黨之有。不黨便是矜處

小人害國皆坐此弊即有君子或犯其中而不自覺

黃貞甫曰矜群還非好字面

舉人

周曰此節是廣言踈意以公字作主此兩句都就言善而人未善言

黃貞甫曰陳眉公云朝廷以德行取士使小人不得已而勉為君子以科舉取士使君子不自覺而流為小人

一言

莊曰恕者如心之謂也欲令人如吾心則維而欲吾如人心則甚易欲人〻如其心則維而欲自如吾心則甚易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病痒疾痛通而藩籬畛域撤又何往而不可行

黃貞甫曰一言即恕之一字也不欲二句不但解恕字之義正解所以終身可行已字內包有心字在人同此心又即終身可行的

根本

誰毀

周曰誰毀誰譽與無毀無譽有別否莊曰本等有別此言吾之於人毀淂那個譽淂那個正與斯民也三句相應如有二句正見無譽下補無毀意周曰其有所試說者言驗于將来是否莊曰否註言常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是試已在先矣人三代直道而行當就君說

黃貞甫曰此夫子仕春秋志也聖人惟無所毀譽故有所是非而萬世且視為華衮為鈇鉞故曰春秋以天自處也

闕文

周曰朝有信史此直道也野有淳風此厚道也據此一事而是非賞罰之明於上信義禮教之崇於下俱可槩見而今亡矣故夫子傷之

稽古

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王荊公亦云一言一動毫髮不忍遂至數年立脚不定呂東萊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

莊曰、在猶及二字上看出時之益偷來。

黃貞甫曰首二句須寫他一段太公無私渾樸的光景俱重人心上看

巧言

莊曰、時以巧言作自己之巧言、何如周曰非也、畢竟是人之言、亂德是亂自家之德分明是聽巧言如簧。而持守不定若作巧言為己之言。則自己之心術已壞豈止亂德已哉。小不忍、忍字有二義、一則忍耐之忍、應匹夫之勇、一則割忍之忍、應婦人之仁、總是一個忍字、書曰必有忍乃克有濟、若是血氣不能自持、不是輕為取敗便重貽後功。謀何以成。

黃貞甫曰看来亂德亂大謀都是自家心裡亂自家平素無知[illegible]工夫心自搖惑見得不精守得不固故巧言得而亂他[illegible]無養氣工夫心為氣使不能當幾而斷需時而待故小不忍得而亂他已亂之道在定心心定則理明巧言不能亂矣心定則氣平小不忍不能亂矣

必察

周曰兩察字在察衆言否、莊曰察其本人可好可惡之實。非察衆言也。病根在衆字生来、善惡如黑白之易辨、此不必於察。即好惡本於仁人亦不消察。唯有隱於心迹。而衆人吠聲。是羣情所易惑處。為君子所必察

弘道

莊曰、二句須一直說下、大凡參天地盡人物、都是道。究而言之。裁成

續遺

過者無心之失也安于過而不改則謂之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其辨也

輔相人也彌綸參贊人也人固能弘其道而道豈能自裁成輔相彌綸參贊乎故曰非道弘人

黄貞甫曰莊君之論極正大但愚意聖人即人言道此在人之心精上論道不在人之應跡上論道蓋應迹其粗也聖人以弘道責人此在心体廓淨上論弘非在作用恢張上論弘蓋作用可假也

過而

周曰過者一不改便真真叫做過矣口氣甚急正要人急改非謂能改遂不妨於過也

以思

莊曰不如學竟思可廢否周曰否此只言徒思無益不如思而又學方有益耳蓋思是虛境學是實境思是頓法學是漸法卑在虛靈境界空想玄馳茫茫渺渺又何實據不如學與思並進便有滔通蹊介的妙趣形見出來故註勞心以必求二句宜玩

黄貞甫曰末句要善發如云不如以日夜之時兼持循于學以寢食之心漸体驗于學方見思學不可偏廢

稽古

王勃所至請托為文人謂舌耕而衣筆耕而食賈逵門徒不遠千里獻粟盈倉或云逵非力耕所謂舌耕王韶家貧執卷不輟家人謂其不王韶

謀道

周曰通章是表君子謀道之專耕也以下乃發明謀道不謀食之意人之謀食為憂貧也乃耕中有餒而學中有祿道固自無貧矣故君子惟憂道之不得耳豈憂貧哉不憂貧而何以謀食為也憂道句緊承上文一順說下莊曰如此更覺直截若依時說以謀屬事以憂屬心惟其憂道所以謀道反把聖人的旨意說得不圓活了

知及

曰我自目耕此亦禄在其中之義

摘粹

問所見與所守二者孰難無垢曰所見雖或曰会學者有所見而不能守則倚其所見而喪之曰不然只見不到故爾

周曰此論學之全功只要完全一個心体而完全心体只是一個仁守在知及時已洞見此心体之妙處但就要此心体守得完全如守此心以臨蒞則必其心為齋莊之心如守此心以動作則必其心為禮節之心如此方完全得個心体而向之所知及而洞見其妙者於此方是有實体不必把莊與仁分內外亦不必以禮與莊分体用總是完此心體耳莊曰知及之是及何事仁守之是守何事周曰心体之中包涵無盡凡出身加民的道理皆由此出人惟為私心蔽塞則不能見此道理之全或能見得這個道理而又為私心間斷則必不能從心体上徹頭徹尾做去而道理終是有歉處知及云者擴一念之虛明而凡由內及外的道理見識已及到而知其當如此以守之矣但須要心中不為私所間斷而守之以臨民也是這個仁之欽翼

詩悄解而家錦繡玩而論之者多矣徒見画虎而畏者久則狎之一日遇其真則喪膽失魄終身不敢入山林其理可見

續遺

守之以動民也是這個仁之鼓舞方是守到那知之所及處而無德遺歉玩及字守字守之義大有可味諸名家知重仁守上看而不知知及句乃是全體之吊脈處此吳因之所以獨得其宗也莊曰動之不以禮動字有就本身動容言是否周曰既至于位蒞地位豈動容又不以禮乎畢竟在動民看禮字要說得細如條教號令之間緩急疾徐稍不中節亦仁守之工夫未純處故曰未善

黄貞甫曰陸象山云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學者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小知

莊曰此章小知大受孟重否周曰還當以大受做主言大受豈人所

夫子此言一以見君子小人之各適于用是取人之恕一以見君子小人之不可乘于用是論材之精須知小人亦非奸惡只是瑣瑣之輩

易能惟君子不可以小者知而可以大者受若小人何可以大受但可小知耳何敢比君子哉○

黄貞甫曰何如不可小知君子不器難道委瑣細務豈不能辨只是小事不足以盡君子所以知君子者正不在此也還當在大處知他若夫小人材德淺隘偶遇大事便有敗負覆餗之虞不可大受即一才一藝已可以窮小人之伎倆矣君子豈其然哉見小人與君子迥别而用人安可不審也

於仁

莊曰時說以上二句就内外緩急較之而見仁為甚末二句以利害較而見仁尤甚從兩截看何如周曰還須一直下去以下二句發明一甚字見仁之不可不蹈也民之於仁下個民字便見仁之為人之都有○不獨一人為然○須知仁即人之生理與生俱生者也水火于人人所賴以生者也所賴以生者不可一日無與生俱生者不可一息無○試看水火至切○然不可蹈蹈之便死仁則投足即是率履皆真所為安身立命○不朽不滅之理○尚安有蹈仁而死者乎仁與水火孰甚

黄貞甫曰未見蹈仁而死據常理言若殺身成仁雖死猶生又當别論

摘粹 當字大有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去請事斯語顏子當之矣仁為己任曾子當之

當仁

周曰當字怎麼看莊曰就是仁以為己任的任字以担當言不讓於師甚言當仁之當勇無前無上之意若有些兒退避便不可為當了○師字不必泥

黄貞甫曰仁是重物須用力當之向前上去猶程子謂不可將第

矣

續遺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貞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此諒也

一等事讓與別人做

貞而

莊曰時以貞性守正不諒作能變通何如周曰此章總言君子所守之正不諒即貞處見之非兩樣亦非兩時貞者見得道理是如此便只恁地做去諒者不擇是非必要如此做故貞與諒皆是固守之義但貞者歷萬變而不失其正正而固者也諒則固守而不知變固而未必正者也是惟貞然後見君子惟不諒然後見君子之貞

事君

周曰敬事後食全是忘己忘己者大忠孔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近之矣

有教

周曰此是說有教化開導之功則善者可善惡者亦可變而之善無復等級群類之別甚言教化之功大也若說君子教不擇族類者非

相謀

周曰說者俱作謀事上看謂事之共謀必在於同道之人如道有不同則不足與計議而成事矣何如莊曰此還是夫子一道術以端人心之意當知天下原只是一個道使人皆由這一個道上走則心術一學術亦一何彼此之有不相通惟夫源本一也而流派之理本純也而說雜之於是吾道之外有分道而馳與吾之道不同者則吾方以如是為道彼又以如彼為道彼之意見議論尚安能與吾之意見議論相為謀乎而道術從此裂矣人心從此亂矣此專就邪之害正一邊言始得夫子明道之旨

摘粹　王弇州曰夫意有淺言之而不達深言之而乃達者詳言之而不達略言之而乃達者正言之而不達旁言之而乃達者俚言之而不達雅言之而乃達者若以淺深為達是烏知達哉

辭達

莊曰此見天地元氣不宜宣洩太盡如今風雲月露競華炫采何為者哉故曰辭達有行乎其所當行意而已矣字有止乎其所當止意辭字泛言凡著述訓誥皆是

黃貞甫曰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東坡曰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

師冕

周曰此章還是怎麼看莊曰要于題內尋意于題外生意方妙周曰請言之莊曰道体渾全于聖人之身心之觸處即道機心之用處即道妙心之周處即道量道者當然之理理之所當相即便相非私以恤一人也亦非因古有是道而始行也率一點不容已之心行一種不容矯之心直是于天地有憾處補其生成之化育直是于堯舜從痛處流其立達之精神

黃貞甫曰此道之隨處具足聖人遂還其固然冕之來自有相促夫子哀矜素心有不能自已者故歷歷親告之即文王不侮鰥寡帝堯不虐無告之心

顓臾

莊曰此章分截照應何如周曰首伐顓臾句是一冒下雖分何以伐為明言季氏所伐之非是誰之過與見二子有過之實丘也以下見季氏所憂之失但所重在患寡患貧句蓋伐顓臾不過以益其寡益其貧耳此季氏着一貧寡之患是以不當伐而伐二子狃於貧寡之患是以分當救而不救惟以安患貧寡之季氏無以無匡救之二子

頂旨

孔子為魯司寇、使仲由墮費、而求乃謀伐顓臾以益費。是孔子方弱三家以強公室、而冉求不然、故孔子深責之

是以日厚蕭墻之禍而不知。故夫子因其問直指顓臾之邦不可伐、直指二子之過不可諉。直指季氏之憂不在遠。此夫子所為闡封制。明臣道建國計。無不在矣。莊曰是、

周曰首記季氏將伐顓臾是誅心之詞、下記曰將有事于顓臾是護過之詞。將有事是將有兵戈之事於顓臾、毋乃句言無乃求不能匡救之過與、莊曰此單責冉求者何也、周曰富國欲強兵求為季氏聚歛、先已為之地矣、此夫子直窺見病根處、莊曰先王三句有單重在邦域句是否、周曰、三句還並看為是、為東蒙主句舉祖宗之舊制而言、且在邦域之中、舉封疆之定典而言。是社稷之臣舉國家之世爵而言。筆體如此。季氏以何者為兵端而伐之、註中不可伐以理言、不必伐以勢言、非季氏所當伐以分言、

欲之

周曰皆不欲者、已亦謂不可伐、不必伐、不當伐也、此節正應毋乃句。見非己之過是為自家解說、其于人臣相君之道亦甚昧了、故夫子呼而責之、陳力節皆用任之言、陳力二句明臣道、危而三句是以相師之道影臣道、末要補二子不能陳力、不能止、則又何用爾為臣意。

下節言爾即不欲、亦難免其過也、莊曰兩過字有別否、周曰、有別、爾言過矣過字、就其以不欲自解說是誰之過與過字、就上典守說。龜可以卜。故亦為寶。此與上節相承看。上言季氏之顛且危、此節見季氏之惡從肆而無忌。皆求之與謀也。至此冉有知責不容逃、又變其說為季氏解。因以自解也。夫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是為孫勍之敵。近則在我有侵凌之虞。是為腹心之疾。後世子孫必有受其害者。見

續遺　無貧寡是賦稅統屬各有分限所當得者故不貧寡

顓臾不得不伐即季氏伐之不為無見在已亦不足深責也夫子因其餙詞又呼而責之君子節三字一氣讀勿斷疾字貫到為之辭季氏伐顓臾本貪其土地人民而餙為子孫憂之詞以文其過何等可疾蓋欲起于貪覬覦之私不可長也而諱成于矯餙之情尤可惡也此節深責冉求也

丘也

周曰此節言內治之脩在均安不在貧寡下節言服遠之道在文德不在勤兵上節言自爾言季氏欲伐顓臾為子孫憂也自我觀之特患寡與貧耳故以所聞告之有國二句言寡與貧之不必患均無貧三句是解其所以不必患也莊曰此三句有散々說者有重均說者何如周曰重均說者更多均是得其分惟各得其分之所當

稽古　唐鄧素使高麗還請戍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

得而均如君得其十臣得其一則各隨其所得者以輸吾之賦先王所以貽之分土者未始貽之以不足也何貧之有惟均則情相洽而和和則吾因其所隸者以供吾之役先王所以畀之分民者未始畀之以不給也何寡之有惟均而和便上下相安疑忌不生釁孽不作而君保其國臣保其家可無傾覆之患此有國家者所以不患貧寡而惟不均不安之為患也夫如是指均和安也遠人亦吾人安有不服是公道原足以服他了就使不服亦不消勤兵於遠只修文德以來之文德即上均和安此外如文告之令威讓之辭之類都是來則安之依舊使為附庸為不侵不叛之臣足矣而土地人民毫無所利焉不計較其前失不阻絕其新踏是也

今由

【續遺】分崩離析言分崩之中又離析也四分公家是分崩家臣屢叛是離析四分公室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取其一家臣屢叛如陽虎囚桓子弗

周曰顓史為魯附庸所臣服者魯耳當時季氏四分公室顓史猶知有魯怎肯服季氏看夫子不均不安之論正說顓史所以不服的緣故使季氏先勿借魯顓史自然歸命公家就使不服以魯之文告招徠之可矣夫子非欲季氏自家服且來之也其曰相夫子正應上相字不能來不能使季氏歸政公室以均和安招徠他不能守去根均和安來不能止季氏之據竊以均和安守國蕭墻言其近見季氏憂不在顓史以益其貧寡且憂在目前之不能保其所有也舊注季氏當自憂不暇何暇為子孫憂也但前冉求說為子孫憂而夫子已疾其托辭彼又豈自言為子孫憂耶不是

黃貞父曰前以顓史在邦域之中後又以顓史為遠人何也蓋自其地勢之相連而言故曰邦域之中自其嘗轄之不相及而言故曰遠人

有道

【摘粹】此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之春秋以前時即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

擅以費叛皆是

莊曰此章自有道說到無道自無道說到有道所重何在周曰須重無道以慨時事首尾不過以有道作起結以致反覆感歎之意云耳大凡天下之權出於一則窺伺潛消人心貼服五禮六樂以敷文八征九伐以振武此大政所係天子得以永守之不然逆理愈甚其失愈速諸侯可僭大夫亦可僭陪臣亦可僭只是久暫不同要有不失者哉莊曰以禮樂征伐改為國命者何也周曰蓋對諸侯出只為侯國之事非復天子之舊矣此皆由諸侯之上陵實本天子之下替只緣無道以至於此不然若天下有道綱紀明而無敢作威作福政豈在大夫乎則陪臣可知王化行而庶人遵德頌化敢有武議者乎則

續選

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

諸侯大夫可知。畢竟到庶人不議。方見有道之極
黄貞甫曰此章書是夫子表已作春秋以維天下之意也夫春秋之作是庶人而議政者也然豈庶人之敢於議正孫天下無道政在大夫上乘諸侯之替落下起陪臣之放尤朝廷無有攬柄之天子以議討議罰故一任其通操而通失夫子不得已欲以庶人而收天子所久遺之權故於春秋之書議時事之失乃倡萬世之公議以救一時之極亂者也非思治而民無私議意

公室

周曰、子孫微、有在已然看者、有在未然看者、何如、莊曰、此承前章自大夫一段而專言魯事。蓋此時在定公之時、陽貨已執桓子。玩本文故夫二字。畢竟在已然說。五世四世、蓋因父子相繼長短不齊耳、大

祿去公室賦稅盡入于私家也政逮大夫賞罰專決于私門也

稽古

此子他日有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與之俱化

凡祿去於此、則政必逮彼、二句串下五文相因、蓋魯事日非、三桓僭妄、祿去公室、而政逮大夫、已非一日、則五世希不失、本為定理。竊人者人亦竊之。奪人者人恒奪之。子孫之微。不亦宜哉。蓋為三家快、實為公室傷也

三友

莊曰、本文益損雖平作、文宜流水、重益一邊、不可板板平對、周曰、時說八個友字俱是我去友人作活字看是否、莊曰、不然、首兩个友字自人言、下六個友字、纔是我去友他、直與諒不同、直者是非無所回護、而折人過失者也、諒、則渾樸篤實的人、此三句泛泛論個友字。至於益字內方補註中聞過誠明井意。便辟者、專在威儀上便習、便佞者、專在口辭上便習、善柔則一味柔媚、委曲取人悅處、此三句、只散

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正此益矣損矣之意

【續遺】禮樂二字即中和二字節字即中庸發而中節之節字吾性体原有一個中和之節即在樂節礼樂也假礼樂之一途以歸到中和的本体去故曰節礼樂

識形容他不好損字內正是不好處

黃貞父曰益有薰陶漸染日進而不自知意損有浸淫漸漬日退而不自知意漢人有曰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長磨礲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虧此可見損益之義

三樂

周曰樂是此心之真好有嗜而甘之意有融而化之意所以損益各有三樣莊曰樂節禮樂就那裡樂周曰就心上說禮樂在心為中正和平之理在外為制度聲容之節本自有節樂節之者謂此心易流而懲窒嚴肅節之以中此心易戾而雍容悅豫節之以和非如今人好儀文悅歌舞也莊曰樂道人善要專在稱揚美德乎周曰否只是見賢思齊故樂道之賢友兼直諒多聞驕樂以驕為樂對謙謹看佚遊是流蕩不檢的氣習宴樂是志在宴安不思憂勤沈湎於酒一則遨遊自適而失之荒者一則偷安朝夕而失之亡者時以佚宴飲上看者非此三段亦不必枝枝節節應只撒撒形容他一片縱欲不檢的情況便是

黃貞甫曰余看來此兩章書三損益兩邊乃各言非對言也若必一益對一損則只言一益而已足是即損矣不必更言損也如不諒便佞字而只云無聞見之實不諒佚遊字而只云惰慢而惡聞善此都牽強反不像本題面目故一一反上者大謬大謬

三愆

莊曰此章人皆以時字貫看以躁是先時而發隱是後時而發瞽則不知所為時也何如周曰是舊套子須知此夫子見得侍從之下語

續遺

未及者問意有尊否語次有長幼及之及此看未見顏色不尊是顏色或意有他在或心不樂聞皆是

嘿之中皆吾人心學之關欲人省過之意也君子語嘿得宜故能持己之淂足以認人之失此君子兼德位看無妨未及而言是此心不沉潛雍容若迫而不自制其愆曰躁及而不言是此心不洞達負通若晦而不自白其愆曰隱未見而言是此心不精察明哲若務而不自覺其愆曰瞽三愆如此可見吾人即一侍從語嘿中而心學不可懈矣

三戒

莊曰戒字作絕字看是否周曰非絕之也只是以理御情以道制欲使血氣不為用耳莊曰此三者自少至老件件染著時時當戒乎此三時者何也周曰此特指其甚者言也色非止女色之色凡靡麗紛華皆色也鬬非止爭鬬之鬬凡好勝人而求前求上所謂傲物睥睨不能降者皆鬬也得不專是貨財凡一切欲完事業欲張名譽日暮途窮為身後與子孫計者皆淂也

黃貞甫曰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此戒鬬之說也秦檜主和議使人諷晏敦復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此知戒淂者乎

摘粹

三戒所以窒惟危之人心

三畏

周曰此章註中以天命為主是否莊曰然天命亦可散散看尤佳天命是天命之性仁義禮智之理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一點幾希為聖為賢的根脚故畏之者即顧諟天之明命戒慎恐懼不愧屋漏之意此中有踐形盡性尊德性之工夫不是空畏之已也須知畏大人畏聖言俱是我自家心上工夫所見者大人而吾胸中嚴憚之心

而使之安也三畏所以涵性微之道心而使之著也

自因人而翼〻所聞者聖言而吾胸中嚴憚之心自因言而凛〻若徒曰欽承被服則泛然在外邊作念非此章之旨君子之三畏皆是提醒一點良知無非是身体力行思希天希聖表〻為一世之大人意若小人則良知為私意所昏蔽了此心昏昧便放逸無所忌憚故不知天命一句須重看狎則不尊侮則不信皆與上文相反見小人之所以與君子異者全在於此敬畏之心可或肆乎哉

生知 南軒曰中庸言及其知之一者言其終之同也此有三等之分者其始初進之異者也

周曰此章須重學上莊曰上與次近說不作氣質看何必以畢竟作氣質總見天能限人以質而不能限人以功以學補造化之偏還良知之体則何人無知何下非上是學問所以変化氣質斷不可自諉三之字俱指理言理具於有生不學不慮原是良知的本体生而

續遺 說句困而不學民斯為下則知除是不不使罷若學雖下愚亦可生知

知是即堯舜性之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誠者從容中道之意一段靈通虛應不損壞不添入畢竟是根器稟得好渾宇宙的正氣而然者故曰一學知便於良知有所障蔽而尚俟於磨刮研究之工夫興生知者少間了困知是本來一段光明心体為昏濁所埋沒直待困心衡慮事理思量不通然後奮發而去學工夫雖多而本体則一安見困之不可為通迷之不可為悟若是困而不學是昏而重昏愚而復惰然後為下矣人可以困自安哉此二句我上之意不甚重

黄貞甫曰今人都說生知不待學不知生知未嘗不學如孔子好古敏求忘食忘憂自志學而不惑而耳順皆學也但聖人之工夫與學知不同其通達萬變處須多聞而擇多見而識而其本原含得去子純一之知則是一以貫之耳學而知困而知者是本体良

摘粹　五下一心隨處檢點猶一火燃于燈那裡照得不到

知爲物欲所蔽而失却原頭之靈明故必假學問磨練工夫以去求開心体則心体漸濬到那生来之良知故次于生知豈甚相遠要知此學亦是階開見稽考以濬心体不是禪學虛無之說

九思

莊曰九思有作臨時檢點者有作視聽言動之前預爲戒慎者甚有何知周曰須知思心之動機也而視聽等皆心体發竅處性靈本然之妙原自有一個至當不易之天理在其間君子之思只是本原處提醒天理使其心常明常覺在天理上隨處發見自然中則若是臨事而思便覺照當費力即先事而思又先有期必之心多了一層意見分之爲九思合之爲惺惺一念耳莊曰思明思聰果在耳目上用功乎周曰否耳目皆以虛爲体思明思聰不在耳目上着功養其心之虛以通竅于耳目者若在耳目上着功則實矣目實則蔽矣耳實則塞矣那得明聰色思溫所謂溫然如玉也貌思恭謂惰慢之氣不設于身體也思忠是心口如一思敬是主一無適思問是辨問求明莊曰難字舊作禍難言即忘身及親之謂是否周曰非也蓋易發而難制者怒也中間有理之是非必須遲疑留難不宜輕發以至蕩其情性須如此活看莊曰然

見善

周曰此章要見感嘆屬望之意抑揚重下節語氣相承見人品不以潔身爲高而以濟世爲大蓋好惡之誠只說得個成已之一事若出處合一則明德新民德業俱備乃大人成已之全功莊曰好惡就那裡說周曰俱就已身上說見善唯恐已後有是善如追趕不及一樣

【續遺】不為不隱。不遂宦情。此等人縱實有用。造物少他不得。春秋之世未見甚人。

見不善。唯恐已之染着是惡。如探熱湯一樣。此其分別善惡甚明。與同流合污者異矣。此自修之學。尤可望之耿介之士也。可以這樣人與吾所聞古語有相合矣。又有一等經世之大人。不為隱居而喪志。凡致君澤民之道。藉潛養以尋求。不為大行而變塞。凡君民事物之道。乘崇過以達行。此蓋以大涵養為大設施。聖賢豪傑此其人矣。我聞古有此語。而今實未見其人也。俯仰古今。權衡人物。吾不能無慨於斯矣。春秋之時。不惟無伊尹太公。便是有伊尹太公。亦自無由武也。孔子一生轍環而老于洙泗可見矣。故曰求志達道二者合一。未見其人。自是寔話。

黃貞甫曰。仕以行居臣之義。行義即出仕也。對隱居說。志與道要看得合一。隱居時便志在經世。而豫求其所以經世者。這便是道。及行義時即達此道。而見之為事業也。

有馬

【稽古】□先英華曰。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

莊曰。此章緣何以國君餓夫並較呢。因此只為當時崇富貴而輕節義而蔑、全重一德字。蓋景公君臣、父子多有缺失。故千駟不足稱。夷齊遜國以全父子之倫、諫伐以正君臣之義、一段凜凜節槩。輝映千古。至今猶有生氣。何論於貧富哉。此制行之異。誠不在富也。異者非異常之異、乃卓異之異。清風高節。超出尋常。則所重信在德矣。

黃貞甫曰。富貴一身之浮華。仁義萬世之好爵。

異聞

周曰、此章總見聖心大公之心、蓋聖人教子與門人各因其所至而語之。初非有心。亢以為有異聞者、是有心厚之也。曰遠其子者、是有心薄之也。總之私意窺聖人。此章要看獨立與他日過庭三字。正是可異聞之時。須重看此二段。莊曰、又要識得聖人之學。止有此心詩

稽古　夫人夫者扶也統內助以扶助其君也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之温柔敦厚、禮之恭儉莊敬皆所以養此心者。故夫子以學詩學禮教伯魚。心體調養得好。便事理通達。辭氣和平而能言。便德性堅定。品節詳明而能立。能立能言。雖從詩禮來。實從心體發出來也。不然徒勤詩禮之糟粕而已。何以便能言能立耶。鯉退而學詩。鯉退而學禮。此二句不可等閑看了。見得伯魚承當得夫子之訓。

邦君

莊曰當時邦君之妻、或不得正其位號而姬妾反僭夫人之稱者有之。又其時諸侯有僭稱王者、則諸侯之妻僭王后之稱亦有之。又其時諸侯既僭天子、則大夫亦僭諸侯、而大夫之妻冒稱夫人者亦有之。故夫子表著邦君之妻之稱號所以定名而正分也。此章做一頭兩腳式、妻字重看、見得妻以繼宗廟承宗祧、君既正名於上。自然邦人之公論允協。安得不稱為夫人。即異邦之公論亦協。又安得不為夫人。此非勢位相爭可得而強也。夫人自稱與稱異邦俱輕

陽貨

周曰看孔子處陽貨之事。何等委曲。其答貨之言。何等從容。真可為處惡人之法。莊曰、孔子不見時說從陽貨處孔子不見是否、周曰非也、還從孔子不肯見上看為是、莊曰、時其亡有說歟與貨相稱是否。周曰只是適當其時。不做瞯亡亦得。然即做瞯亡亦是怕墮小人之計而處之以權乃曲遂其不肯見之心耳。若說欲與小人相稱則不可。遇諸塗、亦暫遇于一時聖人亦因之耳

黄貞甫曰味時其亡時字渾然天機真是孔子氣象

來子

續遺

陽貨以不仁不智刦聖人聖人應淂甚閒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戕聖人則詞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耶

摘粹

性如源泉何處不清河之溪海之鹹井之井苦土脉

周曰首二句見淂陽貨倨慢之狀見乎詞矣須知不仁不智之譏只宜隨問隨荅虚〻摸寫他不與辨說的光景兩不可不是直認自已為不仁不知只據理如此須泛言末句將字甚有味言只相時而動必不輕進即上文不見之意

黄貞甫曰陽貨之問着在孔子身上来孔子之荅不認作自家身上去庶荅如響全不與較

相近

周曰此性字不作氣質之性相遠弟重悪一邊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承之者性天以繼善之理命之人何嘗私厚一個人私薄一個人分明是相近至人生以後習染不同大凡善者雖造到堯舜於本性無加毫末惟悪者日趍而日遠此聖賢含歎上達下遠不嘗什百倍蓰故曰相遠人可不慎所習哉此意何如莊曰此說極不纏繞但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天地之性無氣質安頓在何處故朱子用一兼字〻下浔好

黄貞甫曰近字是實言同此一善但聖人口氣渾融非如孟子直曰性善周君之說為長

雖氣使然也又曰点字之生無有五方其声一也性之相近如之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習之相遠如之

上智

莊曰常說此章足上章未盡之意言性固相近而相遠者係於習矣然〻有不可以習移者其上智下愚之性乎是否周曰此是聖人激勵學者之詞非是說性不可移只是說不肯移見浔天下惟上智能執性不染于習是以不肯移之而愚惟下愚是染習而自溺于性是以不肯移之而智㠯見人當慎習的意思

稽古

馮厚齋曰城以武名乃嚴險用武之地習俗尚武子游能以禮樂變其甲胄之俗曰其善治也

黃貞甫曰本文雖說不移其主張却重在可移上使上智而自恃其智也且為罔念之狂矣為得智使下愚而不安于愚也且為克念之聖矣為得愚誠觀前篇必困而不學者民斯為下則知所謂下愚者乃民之任其所習自棄于下性固無所謂下而實相近也

絃歌

周曰、此章以禮樂貫到底者、何如、莊曰、禮樂道中一事。絃歌又禮樂中一事。只以道字貫、使得旨、周曰、割雞句、註言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是否、莊曰此正言小邑不能展施其大道猶云割雞何以用得此牛刀。若加不必二字。即非旨矣。君子小人亦泛泛說武城事不必入講、君子學道、則義理以養其不忍人之心。則能愛人。小人學道。則教化以平其難馭之氣。故易役使。周曰有說易使、是被服道化使之為善也輕的意思。何如、莊曰、亦好但此二句不平、須上句講方有條[illegible]之言是非謂我誠有是言也、是其治不可無道。所謂學道而愛人易使之言。誠有當於治體經國之訏謨遠猷。亦不出此之意前言戲之耳便見偃之行為正。便見道不可須臾離隨試而可用。如一身一家一邑一國天下。皆所不能外者

黃貞甫曰上世以道教民故里有謠邑有歌末世以法把持天下雖是教化不行而太古之聲息矣子游宜令四野間和氣充滿故得絃歌不輟

稽古

[illegible]

公山

莊曰、費是魯之費、不是季氏之費、自季桓子專魯、植費自封、而公室衰弱、夫子仕魯、墮三都、必先墮費、以大聖人無時不欲費邑還之公

桓子行如不加敬與仲懷而仲懷又不敬弗擾弗擾怒遂激虎囚桓子逐仲懷諸人時虎北奔弗擾據邑以叛

室則費之有無係魯之興衰明矣公山弗擾據費以叛此非叛季氏也叛其叛魯者也夫子欲往意思亦明是不深罪他叛謂此一番行直可使弗擾把這費送還與魯私門從此可弱公室從此可張真是做出旋乾轉坤手段不但魯國即寰宇間又是一番氣象故曰吾其為東周乎

黃貞甫曰時周室東遷政曰東周非是使魯為天子實之作興周說以文武之法度整攝名分自然君尊臣卑無敢僭逼干其間者此其所以欲往召也

能行

莊曰子張一生病痛在務外夫子教他為仁緣何又在行處周曰須知子張惟其務外則於行處每馳騖之而失其心体不仁從此滋也

摘粹

夫子示子張須在能行二字上着力蓋必黜其邦家必聞之怨忝後能隨天下以收拾此心必致其參倚不匱之誠意後能容此心以運量天下未絶夷狄不衆工夫不能行未到天下歸仁田地就是不能行

故夫子教之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蓋以仁人心也能默運於心與天下人相流通使之無所隔礙則一腔內自是活潑生機以還心体以淩非仁而何莊曰恭寬信敏惠合說着只就心上言何如周曰若只就心上說余想心之一字是个大圈套何處放他不得斷從天下處說來方于行是五者行字相關如云恭與天下人相接而欽翼寬與天下人相與而弘裕信而真實以待天下之人敏而勤勵以理天下之事惠而慈愛以周恤乎天下莊曰寬則得衆五句有位效看者是否周曰此五句總是說能行于天下處勉子張不可不行之意不重效上說如云恭行于天下而天下不侮自消寬行于天下而天下之衆自得信行于天下而天下之人自任敏行于天下而天下之功自立惠行于天下而天下之人自易使見得天下何地非吾心之

稽古

按史記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置鼎于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至

所行處吾心尚何有一念遠隔于天下而行不到處此正合天下以存心而成其為仁也故曰為仁

黄貞甫曰要知仁只是一個天理為有五者之名只是自其心之與天下相運用時見其有恭寬信敏惠也故不曰以五者行于天下而曰行五者于天下

佛肸

莊曰說者疑聖人于公山便思為東周于佛肸而止言其不能浼已果遂無行道之志耶周曰須知公山據費此可乘以張魯之机而佛肸之畔未審何志乎䟽似亦見得公山畔得是但疑未必用夫子于佛肸則直指其親身為不善矣夫子見得人之不善不足為浼而恃已之善又足以轉不善則已之可為人用不比匏瓜為人所不食其

于邑人田里曰義死不避斧鑕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君子曰吾于田里見守身之家焉于孔子見体道之权焉

稽粹

此重一學字不學則積想而成局積局而成暗審則

曰焉能繫而不食言焉能執而不用也此即與用而為東周意所出豈是無行與周之想而輕恃不浼之操以往哉

黄貞父曰不磷不緇亦自夫子言之耳君子寧不自見堅白決不可試於磨涅之地蓋砥之使平墨之近黑亦自然之理匏苦瓠也註以匏為瓠非也繫而不食以苦故耳匏經霜葉落但可繫以渡水而不可食國語叔向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註中乃責匏瓜以飲食實未然

女聞

周曰仁知信直勇剛皆是美德然皆根於心體心體之光明洞達全是學問得來學亦不徒讀書記誦之末只是心體上日日澄徹日日洗滌自得心體光明洞達然後六者之德從光明洞達中流出何有

破局中之暗而昭想外之局不學則境轉而神弗融神行而迯弗化李則融外來之迯于神內而妙本來之神于迯外故六者無學則自認之真處皆其認理之妄處所以有六言即有六蔽

於蔽蔽處只緣心体上鶻突理不明白故耳莊曰蔽字怎麼看周曰蔽字須打成一片不可作為愚蔽看蔽而為愚若是這等說蔽之外有愚與蔽便作兩層了如云好仁而不好學以明仁之理便有愚之蔽方是下五句做此愚如入井救人蕩如荒唐[illegible]恠賊者執小信只要自家信不顧利害如尾生之信信而害已荀息之信々而害人絞者渥無隱之為是而攻發人之陰私如証父攘羊之類勇是果敢有為亂者犯上作乱也剛是本体堅勁而奮發狂則無忌憚矣

黃貞甫曰六言六蔽重蔽一边六言本是極好的都有六蔽在若稍々認之不真則雖以美德而反以滋獘者往々有之正見不可不仔細耳此非泛發問之辭乃詰其以未也対如見他粗率不沉

潛齋

學詩

周曰外註以此章為學詩之法人皆從之是否莊曰此章還是論學詩之益不是言學詩之法也但不先謂學詩則可以興可以觀云云只是言詩之為教可以之為感發之資可以之為考証之地可以之束流蕩之想可以之平憤恨之氣至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非言讀詩而可以事父可以事君只是言近之事父的道理皆於詩上得之遠之事君的道理皆於詩上得之至多識鳥獸草木亦非言讀詩而遂多識之也只是言鳥獸草木之名從詩上而多識之也未要重發當學意學即諷詠以昌之涵濡以体之也周曰時誦俱點美如關雎卷耳刺如桑間濮上群如鹿鳴伐木怨如谷風小弁孝如蓼莪篇忠如

續遺 周召皆岐周故地文王既遷豐乃分岐周為周公旦召公奭采邑周南召南見化始岐周而

皇華篇說得不莊曰細心看來若如此以求詩之益其益亦有限矣要在學者引詩觸類以自得可也安得拘泥篇章以求之乎周曰真

黃貞甫曰六經皆稽古待虗之言茍讀詩者有所感發則與觀群怨事父事君隨所玩習皆可有得奚必讀陟岵而後可以言事父讀四牡而後可以言事君也如王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晨風鹿鳴豈亦父子兄弟之詩耶

周南

周曰首句是訓意不可作問的口氣為字全要求其理而身體力行不徒講誦二南本是齊家事却本修身來故曰修身齊家之事其猶句重行一邊知不得便行不得一串看來末句正見當為意

禮云

公南方諸侯之国也

莊曰註中嶽而將之二句用得不周曰須如本文虗虗講不說出和敬來令人深思自得便有無窮意味

黃貞甫曰是時禮樂廢壞皆僭竊其文而不知其本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則無序矣征伐相尋國異政家殊俗則不和矣夫子亦有為而發也

擠粹 羊質而虎皮見豹而戰見草而伏未有不至敗露者色厲內荏者亦然

色厲

周曰往說竊劉方之名而畏人知是否莊曰荏與厲俱是不好字面緣他內荏所以做出色厲須把內荏意重發在前而以色厲字裝點他畏人知的光景方得穿窬竊人之物而畏人知彼亦是貪黷染汙有盜行而畏人知不為衣冠之盜扎非是竊劉方之名而畏人知也

黃貞甫曰婦不潔者多佞舌吏不潔者多倨傲揚揚出入悻悻自

續遺　一鄉皆稱愿人便非真愿者若士君子稱其愿有何不可

負以欺人之莫知然惟恐有人瞧破故夫子以穿窬譬之噫吾于
斯人汗背矣

鄉愿

莊曰、言鄉見非公論所在。言鄉愿便見他同流合汙。似德非德、故曰
德之賊忠信廉潔是孟子語、不宜混入周曰、然、

黃貞父曰鄉愿一生多當分明要學聖人然全体精神盡向世界
陪奉與聖人用心不同

道聽

周曰、此總望人蓄德也、有心于進德者。聞一善言。則在身心上受用。
沉潛嘿會。踐履躬行。不專在口耳。故借道塗二字、以形容浮輕淺露之
狀。非眞是得於前途、洩於來路也、棄字、即在上句內見。不另外一層

稽古　蘇軾告神宗曰臣始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以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数其惡則誤德宗之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

黃貞甫曰蚌惟含珠石惟內藏所以為珠玉之房德之棄者皆失
其房者也

鄙夫

莊曰此章全是窮鄙夫心術之所至。見人臣立心不可不端舉此以
為戒。非是真重其事君也。故鄙夫雖以人品言。下面三患字。與無所
不至字。俱在。心上。形出。一個。鄙夫來。疊疊重到末句去

三疾

莊曰、此見人心之益偷意、肆廉直、不是狂矜愚之實、乃狂矜愚合下
帶來的、就是他真狂真矜直愚、受病之本痣處、周曰、肆不拘小節、正
見他志願太高、蕩則踰名檢越大閑了、豈得為狂。廉稜角峭厲、全不
與世同混濁。正是他持守太嚴、忿戾專與人爭長競短、以氣加人矣

摘粹

聖門之資乎狷近狂乎愚近矜高柴近愚得夫子陶育之功竟底速肖可見去疾之藥存乎學問而已

豈得為矜直徑行自遂任意率情正見他昏昧不明詐則便生機械以拙濟奸了豈得為愚蓋本症既去又反為別症此全是氣習之壞人然亦可驗世風之澆薄夫子惄然感慨

黃貞甫曰古之疾是氣質之偏不可以言疾今之疾是氣習之染則謂之惡不謂之疾矣

惡紫

周曰此章時作惡似而非是否莊曰此不是惡似而非還是惡邪之勝正也此三句是詩人之興体上二句不過引起末句專重嚴利口之防而發

無言

周曰時說夫子不言是以天自況欲人求端于天又有謂天不言我

續道

道不在言伏羲一畫天地之妙盡洩矣

亦不言之說何如莊曰此要與無行不與章參看須知夫子說个予欲無言豈真終日不出一言舉日用應對而廢之耶寔傚二三子反而深思体認力行為心悟之學也況道不以有言而顯無言而藏何待于言哉子貢何述之問亦有行的意思但猶不能默識而猶滯言詮上討求夫子即天以明之如云天不言而時行物生自然昭著而可述便見道不待言而顯所以予欲無言也固不是援天自況之意亦不是天不言我亦不言之謂也周曰然

黃貞甫曰當時夫子說予欲無言決不是子貢一人在面前但顏曾自能述不必問其餘不知述不能問子貢有意於述而未離於言故有此問却不知有言是性與天道無言亦是性與天道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終未

稽古
晉武帝三日除喪然猶素冠蔬食羣臣請易服膳詔曰每念不得終苴絰之禮

雜言之一字故夫子說天何言哉云云全是点化子貢

孺悲

周曰悟孺悲在歌上還在疾上莊曰全在辭疾上辭疾而不使之聞彼猶不悟也故機括又在取瑟而歌總是感悟他使之改過故曰不屑之教誨

問喪

莊曰本旨何如周曰全是喚醒他不忍之心以明喪之不可短說到三年之愛於父母見得終天罔極之懷固非三年之所能報故此心不忍忘唯不忍故不安唯不安故不敢衣錦食稻而為期之喪也本文內安字與不仁字愛字血脈相貫總之是一點仁愛的真心真心不容自安故齊衰之服餰粥之食正是真禮真樂所在不然本心既

以為沉痛况食稻衣錦乎

亡既無天理何以言禮一團乖張的念頭何以言樂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

周曰宰我所說禮樂極粗只在儀文聲容上壞不全崩不舉也禮壞樂崩只在衰絰之中曠日多也不知喪禮正禮之不壞處哀而中節正樂不崩處舊穀二句重在升沒字見食物之變鑽燧句重在改字見用物之變期可已者謂物既舍舊啚新則喪亦當除亦變吉豈知觸物興思感時興痛正人心不忍忘親處莊曰古人居喪不從樂而又蔬食水飲寢苫枕塊原無食旨聞樂居處之事而夫子言之何也周曰此只是甚言其不忍之心非真至於食旨聞樂而後不肯不旨不樂也須活看若說得死然則是君子之居喪亦有時而食旨聞樂了誤矣須知人心不安處即是仁欲短親喪而自以為安此天性

子也有三年之愛句猶言肅瑀不生于空桑夫非盡人之子與言其何無情也

之眞愛已薄乃予之不仁處也仁主於愛愛莫切於愛親不必作推原看予生以下又原情以感動之蓋天下之人誰無父母誰無三年懷抱之恩故三年之喪爲天下之通喪貴賤所通行也有三年至愛而不爲三年之喪以報予非不仁而何○要知父母之恩昊天罔極○而曰有三年之愛○只就懷抱之至切者以喚醒之耳○而喪之不可短自見於言外

飽食

周曰此章不過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非教人博奕也難矣哉要發得玲瓏蓋言以千古不昧之靈臺○而頑貿貿然寘之無何有之鄉○竊恐難乎其爲心以終身難竟之宇宙○而且蕤蕤然委之爲不屬心之所竊恐難乎其爲人如是讀何如莊曰果好故群居終日鄭之所云

擇粹

義存決斷則尚決斷即舉之無上直之無前不爲強而自張義在舒徐則尚舒徐即摧剛爲柔藏張于弛不爲怯而自阻此皆義以爲尚者也

雖亦未必指定是入德免患之意

黃貞甫曰心神物也無所用便放心放便無所不爲曰難矣哉所包甚廣○朱子曰天地春生夏長固是不息乃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尚勇

莊曰夫子以義字換他一勇字然則義中無勇乎周曰勇單是血氣唯尚乎義則時屈時伸○時奮時怯○必所以成就乎勇○非是兩樣截然也○君子有勇二句總是徒勇之害三君子一樣看不必以上一個指德下一個指位

有惡

周曰君子之惡與子貢之惡有別否莊曰有別君子之惡是惡其悖

續遺 稱人惡者非也若居言賤或操用人之柄則不在此論訕上者非也若言及時事編從絆緣亦不可無

德、子貢之惡是惡其亂德有君子之惡、則縱音任情顯叛于理之外
者有兩德○有子貢之惡則扶數任私○陽附于理之內者無所托此等
用惡皆維世之深意○稱人惡者、為其薄、下訕上者為其逆勇無禮者
為其凌犯、果敢窒者、為其不論是非而率然敢為此○須知果敢是志
之決、就性質上說窒是不明事理在心上說賜也亦有惡乎對上君
子說、下三句要形容得相似處、方得亂德可惡、知者自然之明覺若
伺候窺察人之情偽、卻自以為能燭人情而知○便自明覺自然似知○
非知害于知○勇者天下之奮迅不讓卑遜順、好去凌犯上人、自以為
强禦不避而勇○便非義理之勇○似勇非勇害于勇○直者是非之公道、
若發揚攻訐人陰私、自以為真道而行、便非順理無私、似直非直○害
于直○三者字指人言○

難養
莊曰、二項人如何難養、周曰、他不以詩書禮義養其心、而一惟个、權、
固寵希其念○故養之難○下二句須串看方為難養○不遜是狎恩恃愛、
怨是離心離德、君子於此輩人、全要寬嚴相濟、恩威得中、在不遠不
近之間、方可杜釁消萌、自不至不遜而怨、非真以為難而委之於無
可奈何也
黄貞父曰予嘗謂養女子小人者當自恭其心始如養得自家心
体潔白純粹無一毫私意之累則有時用此輩處非近也彼不得
乘吾私而不遜有時斥此輩處非遠也彼亦不得窺吾私而生怨
四十
周曰、余看四十二字極重、其終也已四字極切、令人一字一淚可不

撘粹

微箕心乃王室始終無貳則宜終身不由周室而洪範之陳受周之封彼何為者西山有餓死之夫而宗臣獨飽周澤也乎不知微箕與夷齊不同也夷齊特商之孤臣一死可以明節

反時奮發乎哉若夫伯玉五十而知非、武公九十而自儆老當益壯又當別論。

微子

莊曰、仁字何處見之周曰、人只曉得比干殺身者為成仁遂疑去為忘君奴為全身。而不知微箕之忠愛不减比干、故跡雖不同而其心未嘗不一。故曰殷有三仁、俱重忠君愛國之念。三人之忠愛俱以感悟君心為主須重在微箕上

萬貞甫曰有謂去者依人以存祀奴者待主以圖存死者剖心以悟主此似乎三子各自揀擇一個去幹一件便是私心矣當知其去其奴其死皆由紂而不由三子當時紂不殺微箕微箕難說我一定要死紂既要殺比干比干難說我要去要因三子未嘗有心

二子乃商孫也成湯武丁以來是庇食而係武康不足以嗣統二子又效首陽之義殷祀其如何哉故知邈周粟之輕十載有二義繫商禹之重萬古有三仁

一如何做只是隨其事勢而盡我一點為商之心其心同故其同也

士師

周曰、三黜、是常常見黜乎未可以去諷其去也莊曰、直道枉道指刑獄否周曰、不必指只是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意惠之意只謂直道無所不黜枉道何所不容吾道必不可枉則父母之邦。自不必去而和厚介特之意自見于言表

齊景

莊曰以季孟句不是斟酌待聖人之禮、蓋自尔其所可能者耳。通節要把能字看得重言待孔子如季氏雖不能季孟之間也是能得的只是吾年老不能復用。只索干休罷了。老不能用畏聖太難意

稽古

究子去魯乃任倚蘭操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雖以卒歲繼又知不致膰遂行桓子喟然嘆曰孔子罪我以群婢也

黃貞甫曰不能用只為王道無近功即晏嬰所云當年不能殫其蘊累世不能究其學意

女樂

莊曰、定公晚年、桓子當國、孔子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國大治、故齊人忌之、遂用犁鉏之計。女子八十人衣文衣而舞康樂以歸之。所以間孔子也。齊人何其巧。而魯之受何其愚。三日不朝、蓋君不臨朝、臣。不往朝、是君臣昏溺、不足有為。故孔子去之〇。桓子之受、即君受、以桓子執政、故云季桓子受之

楚狂

周曰、此章首節接輿欲夫子之隱、末節接輿不欲聞夫子之言、鳳兮二句、譏其不隱往者四句、譏其當隱殆、指識患言、莊曰、余脊乘聯之。

稽古

莊子載楚狂名陸通嘗躬耕而食昭王聞其賢遣使齎金聘之笑而不荅使者去其妻自市婦曰吾聞士不為貧易操不為賤改行妾事夫子躬耕以食其樂足矣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改行也乃変易姓名莫知所之

以鳳而譏其德之衰。諷之以去、猶惧其禍之及、蓋亦賢矣。聽其歌楚狂之見亦是。殆非所以論夫子。但要曉得通節只渾然說鳳、而自寓識孔子之意。不必說鳳又說孔子。今之從政句作冷語拖說、若曰茲鳳也、亦知今之從政者殆乎、欲與之言者、欲告以出處之意也、不得與之言、何夫子有心于楚狂、而楚狂無心于夫子、其知鳳耶。其不知鳳耶

黃貞甫曰楚狂以鳳擬孔子亦可謂知孔子矣盍孔子覌于獲麟泣曰吾之于人猶麟之于獸出而死其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之世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即孔子亦自嘆也〇

欲與之言亦只是鏡中看花未知其所言者何事

長沮

莊曰、只耦耕二字、便見二人同心長往不顧之意、孔子使子路問津、時皆謂是汲引以共濟天下之意、是否、周曰、不然、孔子與子路、方奔走窮途迷其津處、偶見耕者就而問之、初何知其爲隱士也者、而若謂欲挽二人相與濟世、乃故意使子路問津、不免附會、莊曰、計其時、津且不告、何從得其姓名而書之、周曰、先儒謂沮者止而不出、溺者沉而不返、或者述魯論者、欲紀其事而特加其名者耶、莊曰、長沮不問子路、而先問孰輿、何也、周曰、畢竟是車中之人是個主、故欲得其人而諷之、溺既知孰輿之爲孔丘、所以纔問子路爲誰、滔滔以下、雖是溺之言、亦卻沮之意、言上無可與之君、下無可與之民、又將誰易哉、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亦兼君臣、止應此句、辟人者辟此人、就此人、猶冀有善人可遇也、避世者、視一世皆無善人、絕人逃世而已、須知從辟世之士、只是言不如隱、非是欲子路從己、耰而不輟、示以辟世所樂之事、而津付之于不聞、鳥獸二句、見天下不可絕、應辟人二句、末二句、見天下之責不容辭、應滔滔句、夫子之言、雖應桀溺而應長沮亦在其中、聖人與天地同體、萬物爲度、沮溺不免不私自利、果哉其忘世矣、

黃貞父曰、鄒惟同有云、天下有道則不用變易、如人無病時則元氣完足精神强旺、何用醫治、惟人有病如疥癬之疾則用醫以治其外、如腹心之疾則用醫以治其內、若今天下滔滔、正是人病卧在牀、僅存皮骨之時、安得不汲汲皇皇以治之乎、若沮溺之流、自己既無手段醫人、又不欲人去醫人、忍矣哉

丈人

摘粹

仕以行義句義莫大于君臣春秋之世上替下陵強臣叛其君邪臣竊其君倿臣竊其君具臣涸其君而山林高潔之士忘其君則此義几廢于天地之間而莫之行矣故夫子不徒曰行其道而曰行其義蓋謂之曰行道則己之志謂之行義則方是似乎求以伸揭以顯世之倫且无論浮位之後胡戴天王方為行義即如夫子轍歷列国陳

周曰、以素不識面之人、當岐路相逢之際、而卒然問曰子見夫子乎、子路之問亦聽矣、弟謂夫子威儀動盪、向異常人。或不難識、誰意丈人責他。乃持論甚峻。直謂惰其四支、不辨菽麥、非僅曰不務農已也。夫丈人而果荷蓧之夫耶。丈人殺鷄為黍。正見他田壁的氣味。見其二子、又見他父子嘻嘻的光景。無非動子路之隱也。如此議論、如此欵接、賢而有禮、天下歸此老農矣、夫子知其隱者、便有惜其終隱意。使反見以挽回之。莊曰、至則行矣、註謂丈人逆知子路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是否、周曰、余看来只是偶爾出外去了、不必泥、不仕無義是一節之大指、長幼五句、是攻彼之非、君子四句、是明我之意、行義與行道不同、道有時而不行、義無時而可廢、故雖當道之不合、而猶必皇皇求一遇者、為行義也、莊曰、仕與行義作兩層否、周曰、非也、出仕便是行義。不仕便是廢義。不是拘行字遂作兩層。君臣有義、無臣。成何宇宙。人人避世。誰扶綱常。故委曲仕進。乃天理人心之必不容已者。這便是義。

黄貞父曰、列接輿以下三章于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而去、亦嘗恝然忘勢也、然此四子者律以聖人之中道、誠不為無病然、咏其言以想見其為人、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欽慕彼于聖人猶有不滿其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与、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扶起沮溺等人

逸民

莊曰、此章大意何如、周曰、說者謂逸民守節、聖人達權、此見偏全通滯之分、有不同處、然聖人曷嘗以己之圓通、形人之固執。只是其行

說理道委曲下諸侯大夫之間孰非示此暴之不可廢至于道不行而脩春秋以誅亂賊則義行萬世矣故其義則曰丘竊取云

道濟世之思無一時不在念不欲為逸民區區植節于一已故謂逸民俱各有高致而我自覺其有異但自學者觀之則逸民是何心以成其高夫子是無心以達其變

莊曰逸字時說單指隱逸之逸言是否周曰非也不知未居位而隱固是逸已居位而黜志不得自伸亦曰逸莊曰又有謂此逸字乃飄逸之逸蓋以其心論而舉世之富貴功名脫然無累其塵襟何等閒逸縱有祿位不為所染亦與無祿位同故總謂之民此說何如周曰亦可子曰以下又是記者記夫子稱謂之言志與身相表裡是一串事不降即高亢激昂不少卑屈之謂不辱即瑩淨潔清不少點污之謂志不降身便不辱如夷齊兩人居北海而餓首陽其志其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降志降身句輕以惠連稱有委曲也重在言行上倫

稽古

按人物考夷民逸名乃夷詭諸之裔也族人夷仲年為齊大夫夷射姑為鄭大夫独逸隱居不仕輕世肆志或勸之仕曰吾辟則牛也寧服軛以耕于野豈忍被繡入廟而為犧乎困學紀聞云朱張行与孔子同故不復論荀卿曰彼大儒

以義理之次第言中倫是發必中理中慮是所行合人心其斯而已矣應上降志辱身句凡世之降志辱身者一向潦倒不知名節道義為何物二子雖降志辱身而言行必依名節道義中倫中慮是亦尚志潔身之流也所稱逸民其在斯乎不必說外此無他善隱居放言句輕重中清中權上隱居乃以隱為高放言乃言不合乎經總是不能中倫中慮意獨善自廢乃自隱居放言中推出他那意思如此不可說隱居就是獨善放言就是自廢世亦有隱居而非獨善放言而非自廢者中清中權謂道雖以致用為貴然時不可出故獨善其身而特立于污濁之世道雖以正言為當然經不可守故言詞若詭正而不失乎用晦之宜豈與夫亂倫以為潔越理而以為通者埒乎哉

若雖隱于窮屋无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其言有類其行有礼其舉事无悔其持險應变曲當与時迁徙与世偃仰千舉萬变其道一也通則一天下窮則独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仲尼子弓是也朱張字子弓

黄貞父曰中權說得太好便似時中了盖言本宜謹不宜放然二子之放言恍洋自恣使言揚之典不裁及而得以自廢于濁世是亦權宜之一節

無可

莊曰、說者謂夷齊仲逸是以隱為可、以仕為不可。惠連是以仕為可、以隱為不可、夫子則仕隱之無可無不可、是否、周曰非也、無可無不可者、其意甚圓。其詞甚活。而肩〻然分貼仕隱。大非本旨。須知夫子見逸民自世之衰、各主于逸以成其高。已則有不敢遺棄天下之意。而自處于逸者。故平〻各叙諸人。所以為逸之意。而自表其無可無不可。為與於逸民也。此全是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視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而変通不拘。因時行道之志。蓋與疾固之旨相近。故知夫子之疾固。斯知夫子之無可無不可矣。

黄貞父曰時偕以夷齊是清而逸惠連是和而逸仲逸是权而逸但看来清和二字自孟子始發之而中倫中慮亦非和字之意至于仲逸之权乃合于一節之权非時中変易之权且以清字属夷齊則奏了身中清之清况仲逸本節無說清权乃又阜以為权而逸獨何與則知只就本文說去不必添揑為是

太師

周曰、此記樂官之去亂、以見魯之衰根。夫子之正樂来。蓋樂為魯公設、不為三桓設、自三桓僭樂。群公皆為私家備役。及夫子正樂。群公各媿其職而相率以去。故首提太師句、另作個綱領、見與魯樂固惟太師為之長。而合魯國、亦惟太師為之倡。下四適、去亂。適治。避地也。

稽古

班孟堅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魯蓋宜三飯今無一飯

者乃夫子正樂而去一矣

三人離群索居避世也因國故曰適因地因曰入

魯公

莊曰親〻賢〻周道備矣魯公之所以治魯即文武周公之所以治天下也通節作四平看何如周曰愚見須把不施其親一句作頭下三句作三段乃是不施其親如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是也大臣自當信用不是怕他怨方信用他故舊之家先世有功德者除是惡逆大故不得已而弃之不然國家自有議故之典寵榮終其身爵祿貽其後而不棄也全才雖得故有寸長必收有片善必錄故曰無求備

黃貞父曰此皆立國忠厚之道誠君子言貌有會在言外

八士

稽古

堯舜之世高陽氏高辛氏皆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八愷至周則有八士夫子謂唐虞之際于斯為盛信乎八士八元足以成唐虞有周之治而八俊八及死以數漢室桓靈之衰可見人才顯晦亦係人君用舍

周曰本節所重何在莊曰重周有二字見貞元會于宇宙而蕃衍盛于祖宗故惟周有之且八士已難八士而同母全母而四乳一門濟濟會聚一門非周何以致此蓋記當初之盛以慨今日之衰也下八人俱要雖兄雖弟先前耀後意達者明于義理也适者包括之意作度量能容物者突取直突不羈有御難之才忽即治忽之忽有撥理治亂之才夜取柔順不迫懼闇習於光明夏取剛明不阿振陽春而長物隨者隨事順應煩劇不為之限也騧者比德良驥調良空乎群也周曰總一句用此意一節無暇及此

黃貞父曰三仁去而殷墟八士生而周室熾此固見商周廢興之故也亦見得三仁值其衰而八士際其盛也上以魯物之事叙於魯衰之後此又以盛周之事叙于衰周之時亦皆傷今思古之意

見危

周曰、士人當以綱常風敎自閑、若一點眞心損壞、大節已虧、人道何顏。致命見忠臣之槩、思義昭廉士之標、思敬思哀又見仁人孝子根本。湛合之誠、能是四者、則人生大節無虧、又何忝于士乎。莊曰、其可已矣、註庶乎二字、用得否。周曰、此是深許之詞、註不必泥。黃貞父曰、須知喪祭皆言思、而見危獨不言思者、蓋死生急迫之際、須有激昂慷慨之氣、方能致命、一有徘徊顧念之心、則不能矣。

所以着不浮思字

執德

周曰、德與道有別否。莊曰、沒分別、道德總是一理。自所執言、謂德即所浮而持據之也。自所信言、謂道即向往之路也。執德之弘者、是全躰此理也。信道之篤者、是實見此理也。不然、則所執只是一邊缺陷處多矣。不篤、則所信只在一時、出入處多矣。故曰、焉能爲有無。只就道德上說、如若存若亡之謂。周曰、眞。

問交

周曰、二子論交、一重拒字、一重不可拒、孰爲當否。莊曰、子夏可者與之二句、是愼交正理、只一拒字便用了一層意。似彼來交我、而我固絕之、不免立己乎峻。所以子張不滿。君子二句、乃夫子泛論君子處人、有乾父坤母之量、萬物一體之懷、此恰是本等道理、非過高也。但子張以此論交、却認差了些。故朱註甚是完全、但不可十分貶壞了。二子稱之大賢、以下是子張以己意破子夏不可者拒之之說。

小道

尊是致礼而容特包涵之意、嘉是稱揚而矜則憐恤之矣

莊曰小道註訓農圃醫卜是否周曰非也農圃醫卜藝耳不可謂道且何處見他致遠而泥此只是區々意見一偏之學亦有可觀處但比之聖人盡性全能參贊位育大人明德新民運量無外者終是拘方一曲所以推行不通是以君子為其遠者大者只從身心性情上用以弘經綸參贊之畧豈肯為此小道也

黃貞父曰致推而極之也是推極于天下國家之遠便窒塞行不去非不能相通意

日知

莊曰二句分知行不周曰本文原以亡字對能字以知字對無忘字孟未以知對能說何必有知行之拘也的是致良知說為長須知良知本體未嘗不存只為私欲蔽了便存着亡矣故必日加省察之功

續遺　日知所亡全是提醒此心在腔子內月無忘即日々當提此心念々不忘不謂之好學乎

擴充之學以知其所亡此知新也亡者既已得之便謂之能々者其知空徹萬里明透之謂也能者不存養又恐其亡故又加保守之功時習之學勿忘勿助使無忘其所能此無忘者溫故也總是一個致知之學日新不已使此心無昏昧放逸之處何等敏勉何等造詣時時體驗在心而毫無障碍又何等綿密故曰可謂好學

黃貞父曰須識得此月之功即在日上積起來無忘之意即日知不倦之意豈是工夫做倒三十日滿然後來無忘也此俱偏心學時習不已的工夫故曰好學若此在外面聞見上說日知無忘便是初學每日記誦新文每月溫習舊章一般樣豈是聖門所謂學哉

博學

周曰、註中未及力行句、用得否、莊曰、此節只是形容存心便是仁。不必用致知不及力行等語。周曰、有謂博學而篤志二句、是內外合一之學、博學切問、是就事物上用功、而其實不外心、篤志近思、是就心體上用功、而其實不離乎事物、二句平看、是否、莊曰、亦是、但愚意只以博學二字作一頭、博學是事事學、存天理、其立志又精專、所問所思、又切近乎身心、不務妄蕩過虛之習。此俱是勉勉循循、實落工夫。學者如此用功。吾心本體自是完全、常在腔子裏。豈非仁在其中乎。中者中心也、對外面看、不是學問思辨之中、蓋心體渾融無間處便是仁、盡其完心之功、心完而仁在矣。不作兩層。以操則存、舍則亡、貼在字為安、

黃貞父曰、莊君以博學另看、以下疊疊說去、固新、但看兩而字、只甚重篤志近思、緣是真學問、如此說更妥、

摘粹

人皆知致道的致字、是猛力詣極之意、不知致字有二義、為道有不能以自致者、則在勇往精進之學以致之也、道有不容以強致者、則在涵泳從容之學以致之也、

百工

周曰、時說俱講了居肆、而又講必成其事、講了學、而又講必致其道。是本一意而看作兩層事矣、是否、莊曰、不能成事、即居肆中所務者。豈是先居肆而又務以成其事也。致道正學所圖者、豈是先務學而又必以致其道也。若非成其事、則居肆何為、若非致其道、則學又何為、須順口氣一直講、乃為得當、但上句輕、不過興起下句耳、

黃貞父曰、只順語氣直講、而評中所謂二說相須之意自備、不必曰不學則如何、不致道則又如何也、如此則子夏當曰君子學而致其道耳、著以字不得、

以文

稽古

程子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渾是一團和氣亦是此等氣象

莊曰、此小人之文過全是心地上不明白若謂文過可以掩人之耳目云耳○

黃貞父曰過時只一個心入出一個文過心兩心便成惡矣

三變

周曰、君子一心備中和之理○其容貌詞氣之常○皆是心粹流行○自觀者見其各中其節○故言變○其實君子只是不失吾常而已○非因時而轉變也○莊曰、儼者貌莊而禮恭○溫者心平而氣和○厲者義精而詞確○蓋儼與溫別○溫與厲別○一時俱有○非儼變而溫溫變而厲也○

黃貞父曰三者當然而然亦時然而然盛德之符自是如此

信而

莊曰、近有不作誠意交孚謂君民上下之分懸隔、如何交孚得周曰

摘粹

子夏當局時當其未悟時只在小德上點檢必信必果硜〻小

此說得不是當知人心共此一理○我心上有一段惻怛真誠○[illegible]信得過、即人亦信得過所謂誠意交孚也○故勞民處不怨○諫君處得行○不然則以為厲己謗己也、須知此二句、只是足上之語、見不可不信意○

黃貞父曰聖人時論道理必如此然後盡善亦有民未信而不容不勞者子產為政民欲殺之是也亦有君未信而不容不諫者箕子比干是也

大德

莊曰、此章怎麽看、周曰、還是先立乎大、則不計乎小之意、須一氣說謂大節即既是了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若徒拘〻于小廉曲謹○而臨大節則顛倒錯亂者無足觀也○子夏之言本無弊○得其意可也○若說

家當故夫子以小人儒箴之及其悟也遂大悳二點移而千変万化皆昇先立乎其六

續遺 二孰字在教者心上說蓋教有先后之分而心無先後之異兩君子之道相應

出入做不拘了膠定嗵時変通看子夏之意未必如此當依註看為妥

黃貞父曰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巳則不可觀人且看他大節大節既立而小節目或有出入未可瑣屑議之若律己一毫[illegible]不可放過不然細行不矜終累大德

洒掃

莊曰首節以本末論教下面即代以始終先後字何如周曰此亞子夏見道分明處聖人一貫之道小學大學一而已矣不曾把此學分作兩樣孰以為先而必傳孰以為後而倦教但學者之所至不同則聖人之教自別如所至已深則以大學先之而小學不傳如所至尚淺則以小學先之而大學在後者不頓學者之所當先孰宗何者在

俱就教人言

所先而強先之不頓學者之所當後孰定何者在所后而強後之則誣之而巳蓋道無終始本以一貫而學有淺深雖一而齊若即始而即見終一時頓悟萬理見解是聖人聰明天縱者能之天下有幾個聖人而可責之門人小子也是必不能以頓悟而當循序漸進也抵見巳教人之有序

仕優

周曰此章仕學平看否莊曰愚意還重學一邊二則字有分別謂仕優后不可不學ㄑ優後乃可以仕也又要曉得仕優是政事少閒暇時學優是道明德立之時若以仕學平看者只是言一心不可分為二用意

黃貞父曰學問原不分千出處只要得此意真實圓滿流通于事

事物ゝ之間即僻處深山一主一僮分量不爲少廣土衆民志得道行分量不爲增故事之優處即學ゝ之優處即仕初非有二道也今世學者以隱處爲不足仕者以幹理爲勞功是皆不見眞性命而自爲拘ゝ于所遇之時局耳

喪志

周曰當時必有臨喪不哀者故有此言此子游探本之論耳

吾友

續遺 此章不可作訊數上看蓋是責善朋友之道也即後數章亦是此意見聖門交相責善如此

周曰雖能與未仁作兩層看否莊曰非也仁是心體友之即是何等容易惟恃聰明才調尚在雖能處炫燿人聽觀誇詡己才能本來易簡之眞體相去遠矣故曰未仁未仁即在難能之內不作兩件

堂ゝ

莊曰堂ゝ不是貶辭乃惜之也仁心德也人必潛心內養則與之並處不蒙他琢磨之益則可施吾琢磨之功未有不相須以成仁者堂堂乎容貌之盛務外自高則雖欲輔之爲仁終不能使之有辭語容察之功雖欲輔人之仁亦必無切偲箴規之益彼此均病故曰難與並爲仁人己二意不今方發得並字出

自致

莊曰此重在要人自識其眞心上致者至其足而無不盡之意致字自字俱重看大都凡人之情非眞切識懇不可言致即有致者或由于人爲非中心之所發不可言自致惟親喪則父母根于天性非有待于外悲哀痛切之念殯歛葬祭之誠都是自然的至情而非文飾人爲是則人之所自致者也此而不用其情焉乎用其情乎字有感

稽古

不改臣即羹父之賢仍為車右豈點之謀仍為御騶是也不改政即孝言之謀即聘宋之家法伐邾之舉即報鄭之遺風是也

動人底意思、事親莫大于死、生之際、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若說入ミ能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乎無味。

孟莊

周曰、難能之孝、在用人行政上看、然乎、莊曰、只重不改字、全在不忍之心上看。人政意輕、大凡孝之可能者迹、而其不可能者心、其心思慕、見其人與政、猶見吾之親、其不改之心何如、故曰難能。○可能以生盡禮、死盡哀言、難能以不忍死親之心言、

黃貞父曰、二能字俱就莊子身上說、不必推開、此亦是父臣父政之善者、不改方為孝耳、若皆不善、則又以善改為孝矣

陽膚

纘選

民之父子兄弟各自一心情義不相聯合此之謂散

周曰、此章見君子當端本以仁民也。曾子直究民之得罪根原由上失其道、惟失道故民散、民散故犯法、其罪不在民、其情太可憐憫推得此情、將有明不忍囑法不能施者。哀矜勿喜、莫是欽恤好生之心。若保赤子之念也。莊曰、司牧者不可一日忘此四字。

黃貞父曰、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萬生之本未始不流行乎其間、為士師者當識此意

紂之

周曰、玩此章口氣、若為紂分辯、是否、莊曰、否、只重君子二句、見得積當時加儆惕、不可一置身下流、以衆天下之惡也。大意謂紂惡貫盈不善極矣、然其初為不善、未便至如是之甚也、但其心一死、便至積惡而不顧、迷而不悟、沉而不返、則為天下之極惡耳、是以君子重以

為戒惡以其身居下流而為衆惡之所歸也下流借字義對天理高
明看、惡是若子自惡非惡人也、
黄貞父曰子貢非欲人監于紂而后知惡之不可為只借紂來徵
個樣子註中惡名々字不必泥

過也

莊曰、此章聖人之改過、首二句虛、下一過一改正見其如日月之食
君子之心光明正大、方其有過、本體未嘗損壞、炯然明白而無掩覆
故人皆見之、及其速改、原復光明、本體昭然瑩徹而無瑕疵、故人皆
仰之、皆見皆仰、單就君子處過上看、如日月之食、只言外補之、周曰、
依愚見首二句重發、如云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暫蔽即開、晦而復
明、下四句不過足上意耳、須一直說下、重更也句、熊先生以為何如、曰

是、
黄貞父曰君子心不掩護時就有更意在了

爲學

莊曰、此章依舊說、謂無常師、則不見道在夫子、依時說作夫子無所
師、則于爲不學有得、且又無以破當日問禮問官之實事、故予細看
来兼二說、方盡子貢之意、周曰、何以要兼二意、莊曰、公孫朝問夫子
特就夫子之博物上問、而子貢乃曰、文武之道々字分明是言夫子
非特博物之學也、夫子之學、直接文武之真傳者也、但此時還未明
言出此意、在人者就是未墜、以賢不賢者、尚可識大識小、言外有况
天縱之聖人乎、為不學也、要指問禮訪樂之類、以破當時之俗見、然
後轉言要之、其心自有文武也、則即心是學、即學是師也、謂文武之

道即夫子之心可也而夫子之心即文武之道亦可也是亦何常師之有周曰如此講真可尊聖人真亦可辭群議妙々

黄貞父曰學不是學于賢不賢要見衆人各以偏詣而夫子獨以全收有淂其一隅觪其全体意在無常師非謂此亦是他師彼亦是他師但師其道不師其人抵之只是無師耳味一亦字尽輕々帶說語意仍帰結在爲不學上

宮墻

周曰此章見聖道不可測也首節今上是武叔輕議夫子下是子貢喻聖道之雖知因斥武叔不知夫子也○賢子貢于仲尼在知識才辨上說譬之宮墻句且虛以下句々要影道德講註曰宮墻乎重否周曰須重墻邊如云賜墻及肩而中之所有易淂窺測故見室家之好夫子墻高數仞而窺測最難故富美不淂而見須知室家之好與宗廟百官只是借言形容以著賜與夫子之所有耳美字就道德光輝上摸寫富字就道德充實上模寫余看子貢設為此說特對武叔粗淺言之耳淂其門句從說下方補出武叔盖武叔未嘗入門不曾見所謂富美者就其所見而云然無足恠者宜有賢于仲尼之說

黄貞父曰武叔識見甚低故子貢粗々說你道我好似夫子夫子裡面却有許多好處在你不曾見淂故敢輕言正是對武叔的說話

日月

續遺 無以為也不是教他不要毀言毀亦沒幹仲尼之圣

註曰可踰無淂而踰着何處看周曰可踰與不可踰畢竟在他人與仲尼上看俱以道德之所造言此四句須一氣滚下仲尼去日月重

豈是人毀得的他也高得極了憑你自毀亦說他不着

一高字不可蕪明高則莫踰則不可毀而預欲以毀絕之是不能揣量聖人可毀不可毀也多見其不知量矣舊以多量言者不醒

子禽

莊曰舊以上不可及作德不可及下如之何可及作化不可及遂令兩截何如周曰非也通章只重夫子不可及其得邦家等語不過就中闡抽出言之因子禽識見淺故指功業可見者示之不可將德業平看

周曰為恭謂曲為推遜也即指宮墻日月之說言之賢以道德言莊曰知不知時說就較量人物言是非不爽知也是非混淆不知也一字重看知不知係一言間安可不慎責子禽失言意在言外如此說何如周曰此亦說得是但愚意不就較量人物言只見他不可胡亂

稽古

坡子貢嘗適吳見太宰嚭々問曰孔子何如對曰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太山不益其高且為不智又齊景公問子貢曰仲尼賢乎對曰聖人也豈

說的意思言夫子為人是何等樣的人你可胡亂說他子禽之言原不足重輕亦算不得是個評品莊曰若子貢只不可非之說在形跡上說否周曰不在形跡之高上說蓋天原是一個太虛之氣無安梯處故不可非夫子之德妙入無形所以如之前註日月喻其至高此云化不可為語自有辨

邦家

周曰此節自所謂至也哀是現成語立是養道是教綏就所立而更加撫安承立字來動就所道而更加鼓舞承道字來斯立是養無不贍斯行是教無不達來是歸附恐後和是雍熙無迹四個斯字見皆有自然而然者生則有尊親之戴何榮也死則有考妣之悲何哀也如之何其可及正所謂不可階而升一天而已此乃聖人之大業然

直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其推尊夫子如此

大業知本盛德來莊曰立道綏動近說不分數築與已欲立二句所過
遍者化二句相類何如周曰此說固好但余看來分數養亦無悖乎
理

黄貞父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全在至德功業其緒餘也原不在
得邦家不得邦家但聖心之妙不可形容且陳亢粗鄙雖說聖心
斷然不曉只索在功業上再形容一番耳

堯曰

周曰通章時以中字貫到底者何如莊曰此章是歷叙帝王之治以
明道統之傳在八節分上詳述帝王之事末節總言帝王之道況末
節既有寬公信敏四字又何必通章以中字貫乎只散散做去便妙
周曰眞

莊曰首節咨帶上看曆數在躬以德與功當天心也周曰中字有單
指心言者何如莊曰聖賢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時
之理其氣象如此也時中云若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者也此曰允
執其中蓋以其理之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
四海二句戒以不中之弊蓋中則心法與治法相合然後可以保四
海亦可以保天命而曆數永不中則心法與治法不相合不惟四海
困窮而天祿亦將永絶矣可無戒哉舜之命禹亦以執中為主其間
雖有危微精一之訓弗詢弗庸之詞總是發明此旨非有加也亦字
宜玩

帝臣

莊曰此章通是告諸侯之詞首六句不過追述其誓師之詞非作兩

對也此節雖滾下重歸過于己有罪指夏桀也帝臣二句串看舊以簡在帝心兼天命天討近時單承用賢亦可摠是承帝命以用賢推明所以不敢蔽之心也末四句重罪在朕躬蓋萬方之罪是萬方之失所耳此以不能遷善改過言朕躬之罪是朕躬之不能伐暴救民也故曰罪在朕躬

大賚

註曰大賚是溥濟天下窮民富善人是加厚天下良民聖人自有分別若只及善人則窮民無告聖人又豈能恝然周曰近有說賚者錫予善人之名此處宜就封建之典言蓋謂大封建以賞賚善人而善人遂以之蒙富也此說何如註曰亦可六賚在既伐殷後周親節又在初伐紂時記者乃錯舉耳紂之至親離心離德周之仁人同心同德所謂不如者以此々二句見伐商有必克之理百姓有過八字作一句讀如言百姓有過責予一人也此見伐商有不容已之勢上下記事此節記言也紂不道所用以取民者权量必過其則故謹之此是平其在官者紂不道越理敗度而法度廢墜多矣故審之審有二意審于法之所設渡審于法之所変有斟酌在廢官或缺人或失職故脩之脩者非人則去之缺人則補之也周曰政行作效說否註曰不作效言只是言商之弊既革周之新政沛然行于四方矣紂不道嘗滅人之國絶人之後賢才遺棄於下多不猒人心人心安得不攜貳乎惟武王看有子孫而國已久滅者為之開封而起之看有爵土而世系則絶着為之別覓旁支以継之若賢才遺逸于下位者則涎而峯之須知滅國絶世其先皆有功德于民々皆欲存其后逸民有

續遺

謹权量等事綱紀何等嚴肅森然是一統規模興滅國等事恩澤何等浩大藹然是太和氣象

才有德、民皆欲其顯揚、今皆有以遂其欲、故天下之民歸心也、所重
民、二句、以食字作主、中包田里樹畜等事、故民以樂利之風、喪祭相
對、是養生送死最關民心、故于此為獨重、是于上面謹權量等事中、
尤為切切不忘者

黃貞父曰、自周有節至喪祭、或摘其辭、或舉其歌、湊成武王一段
揔是救民水火之中、無非一仁而已、

寬得、

莊曰、此節重寬信敏公、不重得衆等效、四者存之于心、便為天德、措
之于治、便為王道、寬如覆載、信如四時、敏如乾健、公如造化無心、千
聖相承、正在乎此、

黃貞父曰、帝王施為不同、而其道則寬信敏公盡之矣、記者以此

盡帝王之道、而人又尋一中字以揔寬信敏公、反生支節

從政

周曰、此章當自王道上看、帝王相傳、只是一個道心、然道心惟微、是
以尊之者、所以擴其惟微之體、人心惟危、屏之者、正祛其惟危之栽、
莊曰、尊屏兩句平看否、周曰、雖是平、但崇理所以清欲之源、則尊之
中有屏、絕欲所以養理之正、則屏之斯所以成其尊、非判然兩事、兩
心也、一尊一屏、則吾之設施注厝者、皆吾心之良法美意、而毫無恣
肆於其間、故曰斯可以從政矣、惠而五句、且虛看、爲五美之目、下節
乃發明之

因民、

周曰、利民妙在一因字、民之利、如天時地利、田里樹畜、皆民所自有

續遺　五美之中不貪尤要爲存一貪饕之念則于惠必吝施于政必驕猛而民無息肩之日矣貪之爲弊可勝道哉

的一為之規画料理民便受無方之益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也何費之有勞民鈔在一择字吾之主意原不要劳民但三農之隙此時之可劳者也而一劳永逸此事之不得不劳者也以此劳民又且諒吾不得已之心何怨之有莊曰欲仁句時說謂吾欲成仁覆之治而仁恩遂遍及于民是謂之得仁謂之不貪是否周曰就政治上說仁雖切但余以政治論則堯舜且病傳濟之難亦安得謂之欲而隨得也還在心髒論更妥此欲與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之欲同其欲也心體之萌動而愛慕處也其得也即此萌動愛慕而覺得此心髒上天機自是油然眞遏生意自是藹然無窮覺得滿腔皆立達之念而無有歉然不足之處此其所得亦以遂得其本心之欲而其所欲從本心而生亦從其本心而協欲且忘其為欲矣而安所為貪

續遺　朱子曰吝只是戒人遲疑不决着當賞便用賞當做

君子無衆寡二段泰與威看一分要去做他便是驕便是猛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其泰也有主之後自然從容而暇預初非輕慠世故以自適也何驕之有君子正衣冠尊瞻視斯其威也德威之畏出于衆志之自肅初非凌厲聲色以震世也何猛之有只是無心于泰而自泰故為不驕之泰無心于威而自威故為不猛之威

四惡

莊曰時以上三件為是剛惡末一件為是柔惡是否周曰只是並舉四惡原無剛柔之分不教初不教他為善等他為惡就去殺他何等殘酷不仁故曰虐此以卒教言不戒是未嘗令他而責他成功是急遽無序故曰暴此以作事言以無心而害民者慢令是故意緩其令而刻期以候其民而致之刑是有心害民者故曰賊此以出令言其

便用做若溢滿斬惜便悞事矣如李泽勑唐憲宗速賞魏博将士謂若待其来請而后賞之則恩不帰上矣正是此意

實亦在作事上看循之與人揔是訣與他而出此納彼之際欲獨不決、是有司主守財之所為在他不將自當則可若為政者安可若此、此等為害最大故以惡言之見不可不戒答曰出納之吝如何就謂之惡周曰與人不果決則有功者急無功者阻雖後面與人人亦不蒙其惠所以使官之懈怠事之廢弛坐此故也豈不為惡。

黄貞父曰上章寬信敏公與夫子告子張為仁之語相類疑記論語者不以能行五者章接帝王之統說而以此章繼之何邪及玩五美之意正有合于四者至四惡則與四者相反之意尤著如不教而殺之虐便是寬之反也不戒視成之暴便是敏之反也慢令致期之賊便是信之反也吝于予人之有司便是公之反也寬信敏公是心之善處故治亦善暴虐賊吝是心之惡處故政亦惡治法俱本自心法故治統即是道統

續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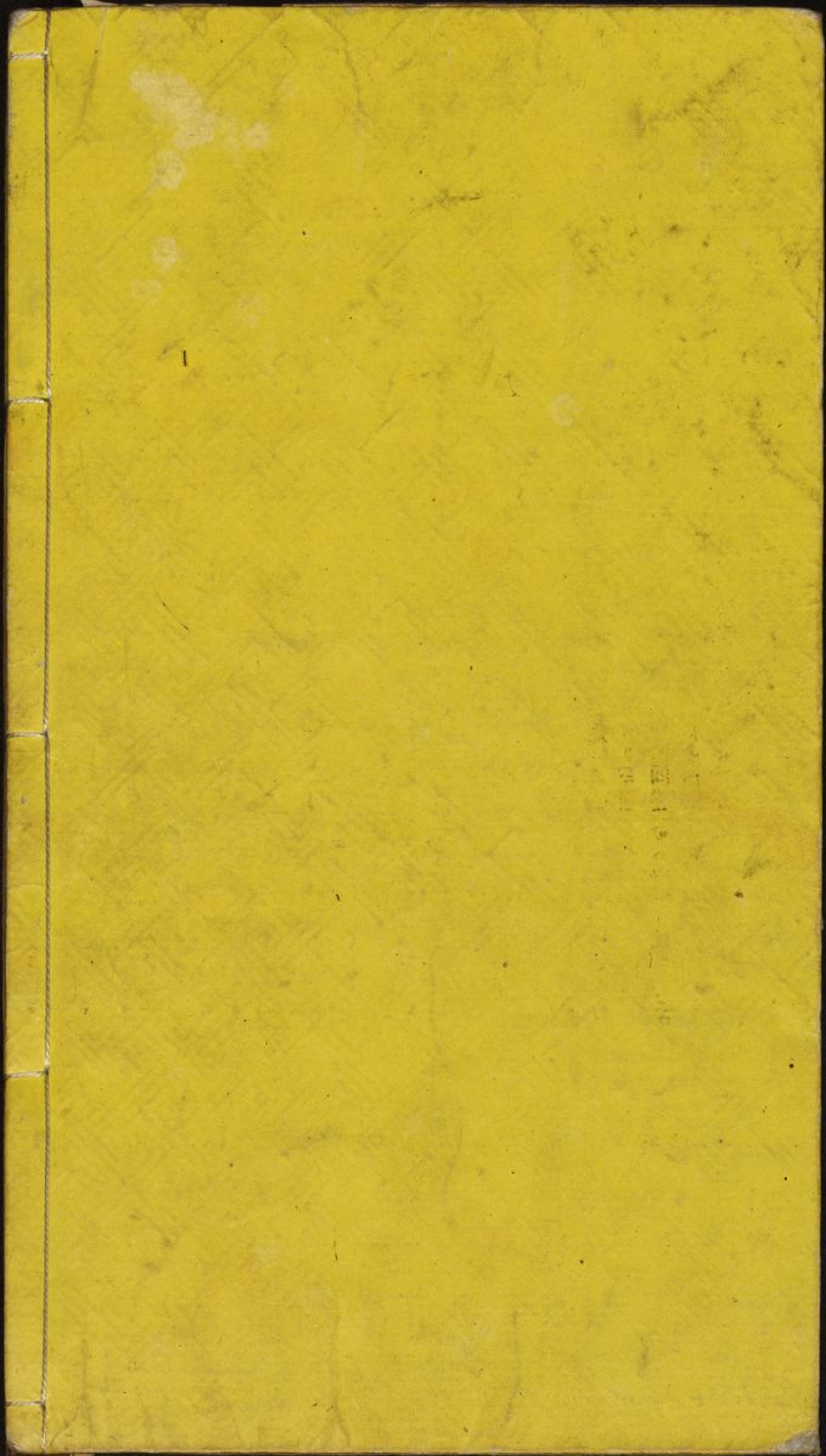
朱子曰論語首云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無以為君子也此有深意蓋學以學乎君子若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

知命

周曰、此章正是以明德勉君子。三個知字極重。莊曰命字時作氣數之命是否。周曰、若氣數之命于君子何關。安在不知就無以為君子耶。此命字的主天命之命。着惟天命之命付在人身上。知則所以求完此性體。必提醒罔敢失墜。保惟無使虧欠。所謂道德明立之君子也。然又何要知禮。〻者大中至正之則。即夫子所謂矩立即不踰之意也。惟一存想。一注眉範圍于準則。斯卓然有所持循矣。莊曰、言指時人之言否。周曰、言即詩書典籍所言。若如稽康誥、觀太甲、遡帝典。則知古人之為人。然後方知吾人所為之楷範矣。若在時人上看、亦要聽言而觀行、方知其人。夫子嘗有論篤色莊之戒可証矣

黃貞父曰不知言周君巢就知古人之言是已但余看言亦不同矣如佛老有言楊墨有言至許行亦有為神農之言亦有詖淫邪遁之言孔孟之徒有仁義道德之言有〻德之言有〻言之言有君子色莊之言不知言學術心術從何而辨故曰無以知人知人不重人正是因人以考己者三節以首節為主禮以立己言以證己然后命不流于虛而知省有以考其實合之為君子成德之事也





四書周莊合解

孟子上

摘粹

義利二字某治道學術大關節明此則純王謀伯君子小人皆一時勘破大學之書以此而終七篇之論以此而始

新鍥黄貞父先生訂補四書周莊合解上孟卷之七

補　虎林汝亨黄貞　先生　著

狀元玉繩周延儒先生

杉眼見微莊奇顯先生

梁惠

周曰還章利與仁義乎對否莊曰只重仁義二字若以求利之害仁義之利兩下相形便非正旨國危一節以為求利之害還說得而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乃大緊論理如此那曾即以此為利也如說一利字便得孟子說仁義本意況朱夫子云仁義未嘗不利亦自說得活潑更不必泥此為妙

莊曰戰國專尚功利之習一時風俗皆為君心不端所壞故孟子見梁王非為禮幣也正欲大展正君之畧以挽回積弊之風此其所見

不淺而惠王開口即以利為言故孟子即以仁義壓倒他又把弑奪
國危之禍懾服他既又以親〻尊〻之效歆動他無非欲陶洗君心
以善閉邪圖治者不可不汲〻也周曰利吾國利字詳訓富國強兵
用出否莊曰本是富強之意不說出更好孟子利曰何必有斷乎不
可言之意亦有仁義有字極妙仁義吾心所固有非從外得者曰而
已見此外別無可言也

黄貞父曰仁義固當言却有身心体驗而當行意在內孟子開口
便欲去他一利字所謂格君心之非

何以

莊曰首一句最重要另講王乃大夫士庶人的表率利國乃利家利
身的樣子何以二字是一點謀利的心思利國必取之于臣民利家
利身亦必取之于君此就是上下交征利了一人之身豈能勝千萬
人之欲不至僨危其國不止以下正是國危處弑萬必千弑千必百
相近之勢言千乘是諸侯之國對萬乘即為家矣萬取千千取百只
以君卜卿祿言之非分君之有以為臣之有也後義先利雖說臣下
卻要根君上好利来单以義言與利對也不必肩〻補仁字周曰時
以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俱領着人君躬行仁義以率其民說是否莊
曰看来只是泛論個仁義之理性所固有而發於心則為愛親為敬
君皆自一念真切惻怛中流出勉人君躬行之意在言外須云仁人
必為孝子義士必為忠臣此是仁義之在人心自不容已處特在上
之人知所以倡之耳故下遂接王亦曰云〻

沼上

稽古

文王為臺沼時既有勿亟之令又掘得死者骨葬之民曰澤及枯骨矣以故子來而成之不日

周曰此章見人君當恤民也首節惠王慚所樂之不正下孟子詳示以樂之公私莊曰通章重那一句周曰只重賢者而後樂此一句方見孟氏引君公樂之意說不賢者雖有此不樂正見惟賢者而後樂此若泥一引詩一引書一說文一說桀校〻兩扇相對便失旨矣須知惠王賢者亦樂此乎之問極難對告以憂民則拂其意告以當樂則縱其意孟子但迎其機而引之賢者而後二句要串說言惟賢者之君先天下之憂而憂斯能後天下之樂而樂其中之活潑愷豫宜何如若彼不賢者憂每生於意之所快禍常伏于身之所安雖有此不能樂也此不縱他欲亦不拂他欲惟即樂之得失以寓勸戒之意善引君者也此賢不賢內便含有公所樂私所樂意但未可露出莊曰古之人與民偕樂時說我有臺池便所田里等語用得否周曰私

必用只是古人見得一辭處分明心中無有一毫障蔽間礙方寸瑩帰有不苑囿而登民于春臺有共飛躍而游民於華胥者上下所合便是中和位育鳶飛魚躍意趣是以為之民者既幸其樂之遂於己又願其樂之有于君故君得以享其樂也若獨樂不恤民其民而欲與之偕亡人主使人情至此自是心下不樂不能晏然自快于臺池鳥獸之間也不必說到寢亡之禍方為不樂也

黄貞父曰文王以民力為臺以下數語只就上詩詞中摘出其意至與民偕樂方是孟子議論

寡人

莊曰此章人固知移民移粟乃呴〻之恩而王道則因天時秉地利遂其生遂其性也但多以不違節為王道之始以五畝節為王道之

盡心為耳矣便是梁惠王的病根假如不違農時兩條自有許多設施措置法制禁令今全無施為只是個盡心便

終何如周曰二節俱是王道但王道之始〻字指無憾上者王道以收拾民心為本得民心之無憾此乃王道之始也而所以成就此王道則在遂其生淩其性也末節不知檢不知發正是養生有憾饑莩在途正是送死有憾既無以養其生又無以送其死安得漫言為盡心而至疑於民不加多其致疑處正是意在于罪歲若無罪歲則必反躬責己而行王道王道可以得民心而又何患民之不至乎

周曰惠王所移者民間之粟所就者不凶之地幸而河內河東一凶一熟固可移民移粟假如兩地俱凶將何以處之况移民移粟中間費稍不得宜民之輾轉而死者又將何限乃自負盡心而望民之加尚過乎須知加少加多加字不必泥只是宜少宜多便了莊曰何也二字是甚麼口氣周曰便是歸罪歲凶謂歲凶所為人力猶

是打北門無其政與宣王不忍一牛之心一歉

撫如之何也而平日虐政殺人與不發倉廩之意毫不自反故孟子直以戰喻以截其明見得常勝之家恥言其敗而不論功於奔走之間純王之治莫知其恩而不徼惠於轉移之際呼惠王移民移粟五十步之走也望民加多是以五十步之咲百步也可乎

黃貞父曰移粟比移民更重言我心為民既移之河東就食而此心更惘此不堪移之老稚復粟以就之益見盡心處

不違

莊曰農時與農隙同不周曰不同田以講武則四時皆可伺農隙以役民凡有興作決須至冬恐妨其耕耘收穫之事也洿池兩樣洿是地勢自然下者池是人所鑿者高者為山平而多草木為林數罟不入斧斤時入皆自上禁之不可勝食勝用且說其多至養生喪死無

憾方是食用此時法制未備且就目前安養其民使生計稍立然後徐為之區許衞所謂紀綱法度施行有度正此意也故曰王道之始

五畝節承上生計既遂即教養之全而言之莊曰教養兩乎不周曰須重養一邊古者一夫受田百畝勿奪其時与不違農時之字同皆耕耘收穫之時庠序指鄉學非國學也下個謹字甚妙蓋人心風化所關天下治化源頭皆出於此稍

學術不正必致天下大亂故謹之須一出于天命人心之正而世須夾襍不可孝弟乃良心真切之地雖稟之天性而不能不移於習染不申之則以物累而荒申之則以講明而着申字註訓叮嚀反復四字極切當

黃貞父曰當時民方糜爛於干戈若一旦盡地不用創制立法則非惟不能治且從而擾之矣故必養生送死無憾而後為之制田

里教樹畜為聖賢設施措置其有序如此

狗彘



周曰此節不是再起一頭上二節陳王道是正說此則反言以收拾之狗彘句言其平日視民輕于物既有以致民之死塗有句言其今日視倉廩重于民又無以救民之死是人死分明是我不是歲了而曰非我也歲也此自何也上生出此意來兵也下要點兵豈能殺人而殺人者乃操兵者之罪則知歲凶豈能致民于死而致民死者乃失政者之罪耳此二段只輕輕遞過歸重王無罪歲無罪歲有自責自脩意把平日不知檢者檢之不知發者發之舉先生之教養一一盡心而行則不獨坐撫兩河之赤子且將熏致海內之黎元天下之民至為何但加多鄰國而已哉天下對隣國言至對多言此正見王

道之作用不小与小惠逈別焉〻矣莊曰、余看梁王病根止在狗彘食人食覩下章庖有肥肉可見肰既不知檢更須有便宜方法乃不知從倉廩徒移民間之粟畢竟濟甚事語意須重發一邊從中竅周曰眞

黃貞父曰人死則曰非我也又死二字中消耗了許多百姓所以民不加多歲也二字正与河内河東凶相立須知人君愛民當于平時求樽節愛养之方極栽成輔相之道令民衣食自足凶荒有備礼義興而天下何徙見王道之所當盡心者此之不務而徒于倉卒時支吾救衛可謂盡心乎

承教

莊曰此章只從前章狗彘食人一節意而申言以重儆之皆欲其除

補注 先儒有言無以政事殺人民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學術殺天下萬世三語名言

虐政而更施以仁政此即所以救之也須知中間提爲民四字以感動之淒慘無[illegible]字以儆惕之凡人至愚不肖莫不有思利及子孫者於此感動儆惕視民飢而死與同號殺於梃及自不忍恣肆以供一已之欲而令若此矣王道其有興乎此孟子極善闡透處

黃貞父曰凡人心刻薄其氣脉多不長故謂其當無後

晉國

周曰、此章時說以首節惠王志于報怨以下孟子詳示以興王之大効此說固然但所重何在莊曰通章全重一仁字而緊要在省刑罰二句蓋戰國時陷溺其民專是嚴刑厚斂故此真示以省刑薄斂而可王也

莊曰、天下莫強叙先世之盛東敗于齊四句叙在已之辱寡人恥之

是寡人貽先人之耻非自耻也如之何則可恐喪敗之後不能洗振當用何等計策則可雪耻以酧先人于地下而使晋國復強于天下也此問計亦窮矣地方節是一章骨子周曰可以王註行仁政句用出否莊曰歷歷說不可用出此二句只見得不必隘視夫梁而雖視天王也

省刑

莊曰此節正是百里可王處仁政說得廣省刑薄斂乃其中大事摘出來說正規當時嚴刑厚歛之失二句甚重下深耕易耨孝弟忠信俱本此來刑罰稅斂一日不可廢須于不可廢處調停之省之者寧失不經也薄謂什一後二而用一之中又有分數也君惟省刑罰而民不困於囹圄薄稅斂而民不苦于征求所以得深耕易耨而有暇

日此暇日雖是耕耨之暇却是君刑賦所寬之日也如煩刑橫歛民皆重足而立安得從容閒暇之時此可想見休養生息氣象所謂化國之日舒以長也孝弟是真切良心百行之始忠信是一誠寔心事貫乎百行也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且是修處不可以脩為講明也惟既修了孝弟忠信的道理則無事之時入以是理事已之父兄一遇有事之時而為君國出力則出即以是孝弟忠信来親其上死其長而可使之制梃以撻其堅甲利兵矣可使制梃以撻秦楚急領出以事其長上意来蓋以忠信為甲胄以孝弟為干櫓衛長上猶父兄故兵甲須堅利而制梃自可以達之若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為緊指乎日民間之事則此長上豈不與父兄溷而出入何為分也試觀鄒與魯閧章有疾視長上之句則知此長上的指國事言而年接可

使制梃句無疑矣周曰真

黄貞父曰可使制梃句亦要活看只是形容他平日一點尊君親
上樂於効死之心不可托定在戰鬭上看

彼奪

莊曰此二節一氣看彼陷溺其民所彼奪其民時一節意總是不施
仁政而嚴刑厚歛也夫誰與王敵見民命殘而民心失惧有望仁之
思自不与我作對彼民即吾民此所以制梃可撻也可見兵甲之勝
勝於有形有形者可以形制仁者之勝勝于無形無形者不待力而
行仁者真是無敵知仁者之無敵則知百里之可王矣勿疑者勿疑
百里可王之言勿疑殺仁者無敵之說也

梁襄

摘粹

當時戰国之君其虐政皆殺也其虐意皆嗜也其所以槁天下之生命者皆是為民呈虺者也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非徒謂天下之勢能混一于不嗜殺之一人乃真見天下之命皆總一于不嗜之一念

莊曰定字一字與字何所分別周曰定以大勢言對干戈擾攘爭城
爭野說一以兵政言天下之政出於一自有統攝有定制權無大小
政無多門勢自歸於定而干戈自息矣非若時說定于一人之謂也
定字屬國一字屬君與字又以民心上看上而定於一者泛論一個
理至孰能一之方着君說見得勢均力敵孰能合天下而一之也非
是地醜德齊之說孰能與之又着民說了見封疆山谿各有限嚴刑
峻罰名有制孰使之歸往哉此定與一三字之義也大抵此章重一
個仁字與時字故不嗜殺人一句為一章大綱領而天下莫不与節
正是時使之也蓋兩仁相勝則感德不深而兩暴相形其歸往不疾
只是戰國以酷烈相尚民生久困于憔悴如七八月之旱夫是旱極
則甘霖一沛而苗遂勃然困極則仁澤一施而民遂翕然所以引領

而望所以趍赴而来皆根於未有不嗜殺人而有不嗜殺人來故曰天下莫不與也上莫能禦之以苗生之不容遏言未誰能禦之以民歸之速言不嗜殺人着君心上言如省刑薄歛之類

黃貞父曰孟子一見襄王觀其容貌詞氣輕躁便有嗜殺的景象故說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見得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歆動襄王也又說一句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正是當時諸侯對症之藥警戒襄王也

牽牛

周曰此章大旨舊分六段看固是究竟一章之血脈何如莊曰此章心法在王全是善推其所為一句盡之蓋王道在于保民此是個大頭腦下文不忍觳觫之心是保民之根柢也而老老幼幼制產施仁是保民之規模也保民二字是括盡許多說話下面段段推出來保民在是心是以王是心又用察識故以百姓以王爲愛四節承之察識又用擴充故以王說曰五節承之察識擴充以行老老幼幼之政又當反本以行仁故以抑王興甲兵四節發明之反本行仁又當制產故以吾惛不能進六節終之此皆所以終保民而王之意而總由不忍之心善推其所爲者也

稽古

註田氏本陳公子完之後初以陳爲氏至田和始篡齊而有之辟彊和之曾孫是爲宣王

齊桓

莊曰此二節宣王之問桓文慕其功欲爲其事故以其事爲問孟子集霸伯功而謂仲尼之徒所不道見吾學術相傳更有正大事業道傳聞三字相承有所道方傳有所傳方聞孟子非真有所未聞特不欲以詐力之事聞之宣王耳周曰無以二字依註作言之而不止是

吾註曰不須知以用也言無用此則惟有王天下之道耳是禹湯文文武之君所以致太平禹皐周呂之臣乃所以襄盛治者也桓文何足道哉

保民

註曰余看齊王以德何如為問彼亦知得权謀詐力非所以致王此正可開導處故孟子就曰保民而王何等緊切須是保民即是德匆云德是以保民也但此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二句極重下面許多說話無非照應回顧此二語如百姓如老幼如士農商旅皆是民如推恩如數政施仁制產皆是保民如保四海闢土地之類皆是王如曰足以曰運掌曰孰能禦皆是莫禦但此講中只宜渾融說王坐堂上自是臨御之常從牽牛者何以過堂下豈釁鐘正典古有告殺之禮

續遺 郭惟同曰是心足王莫說惟此心去愛民若謂推之愛民又倒竹是施矣只為有這念頭便含個王的端倪在只形容是心隱隱勃發有大然泉達的光景方請三字喜

釁本釁隙是死宰今曰釁鐘是因鐘之有釁而釁之作話字看不忍其觳觫此不忍二字極重孟子全執二字百計千方開導周曰若無罪句有指人言是吾註曰還是指牛之觳觫言不必謂若人之無罪也若字不必泥以羊易之非齊王私自易之是使牽牛者易之是心即不忍殺牛之心是心何以足王要玩足以二字有充足飽滿之意便包擴充意在內但未可顯言之只云是心雖加于一物而實有兼容四海之規以之保民而興王業直易易耳其實致王工夫全要擴充始可齊王一向蔽錮不忍觳觫之心不過一時之感發故孟子以愛字剔發之愛是吝心人欲之私也知有我不知有他不忍是良心天理之公也愛則非不忍不忍則非愛矣以此相形使王自疑自信尋討自家心事

周曰註惻隱等語用出否莊曰若用出惻隱後又何用反求若用出擴充後又何用後說推恩此朱子只是要說得明白故揄后意故在此耳說書者須自識得

編小

莊曰然謂百姓以為愛夫子以為不忍其言是也誠有百姓者三句承愛字來即不忍三句承臣固知王一句來觀齊王此處不過把孟子之言串說一番畧不見有察識意故下設言以雞之牛羊之大小易知而乃以小易大牛羊之無罪何擇而乃隱于牛而不隱于羊此二句是孟子一步緊一步提醒他令反來而得其所以不忍處齊王竟求而不得而曰是誠何心謂為愛為不忍我真自不識其為何心也周曰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此句有兩樣口氣一是作認真說

摘釋

齊王不忍觳牛此與孺子入井同個念頭但是乍觸天机非生于安排計較故充其心均可以保四海孟子諒其心見牛未見羊也子惜其心見

話如謂我真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但以小易大其迹似吝宜乎百姓云云一是作猜疑說話如謂我若非愛其財而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我自行之我自味之固宜百姓云云二說就滕莊曰還是后說方像齊王為孟子所難無以自解的口氣周曰無傷也有作以羊易牛羊雖死初無傷於王之仁故曰行王之巧法此說何如莊曰還依註百姓之言無傷于王之仁為妥周曰時說以仁術為牛既得全鐘又不廢兩平言何如莊曰仁術不重不廢禮一邊只重全牛一邊蓋不忍觳觫之心已發動出來然鐘不得不釁牛便不得不殺此時如拘拘膠定個牛便無脫手處此心如何得遂仁便至于窮了但牛是王所已見的羊是王所未見的以未見之羊易已見之牛則此一點不忍觳觫之心不以釁鐘之故塞遏而不行豈不是為仁的巧法

物不見民也牛觳觫于臨豈民戰栗于臨陣其情景一也牛之生可以羊易之而民之生獨不思所以易之乎所以易民之主若只在易此心與構之計以為仁之施而已

看來齊王見牛未見羊一時獨發于牛之可隱而於羊之就死觳觫全不想到故把此來易以了一念一刻之仁其實此時若再想起羊之觳觫來不但牛可隱而羊亦可隱于牛有生意而於羊動殺機是此心之仁畢竟有未圓滿處卻不如君子遠庖廚為足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註中預養字廣字要精細體貼遠庖廚非為其死不見而肉可食正是欲圓滿此心之仁耳物不能無生死只是見之則有觸有傷不見之則無觸無妨庖廚既遠物之生死無到吾眼前吾心渾然一太和便有萬物得所之懷何等完完全全活活潑潑那得有殺機之動此仁何見有所及有所不及豈不足預養此心而廣為仁之術乎

黄貞父曰看來仁術兩字乃通章之大樞紐其仁也正合得天地

稽古

齊宣王不忍一牛而功不至百姓兩言閔牛觳而小

萬物之体其術也正可以妙天地萬物之施下文所言發之政而皆此仁之施則其術顯矣但齊王能暗合此術而不能明用此術此仁之所以易窮而王不可幾也

王說

莊曰此下四節因王不能擴充而欲其擴充王因孟子之言有得于心而悅夫我乃行之指以羊易牛言不得吾心指無解牛羊何擇之難夫子言之指見牛未見羊之言戚戚見心動而有所慘傷意此句是能察識此心不從外得實是不忍之心了又問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是猶未知擴充此心也有淺節上半截是孟子設問以開其本心之明今恩以下是因事以辨其保民之蔽看三個不用字見得人人皆有力有明有恩但有不用耳有恩不用亦能之而不為非

民相殺傷乃不知閒均失輕重之衡

為之而不能也余看齊王心裡豈不欲王但看得遠大了不敢担當故一聞孟子說他是不為非不能便心攘了遂閙不為不能之形々模樣也挾泰山二段是不能不為之形故王二段方着齊王言王之形不類于彼而類于此可見只是不肯用恩故下節正裁以推恩也

周曰老吾老節頭緒儘多還是甚麼主意莊曰老吾老二句意在五畝之宅一節此處須渾講此三句是推恩之易詩云五句不過以心推心見推恩之所以易也故推恩二句見恩之不可不推古之三句見恩之當善推今恩足以三句又究其所以不推恩之故也周曰老吾老二句有不露心字只把老幼及字翻衍何如莊曰固好但上已有是心足王心字此心所以合于王心字說出心字亦無妨周曰有以舉斯心加彼為槩言舉此心以加寡妻等肖爾和且治也又有謂

續遺 此章大要只二句欲其察識此心于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王欲其擴充此心于已發之後故曰善推所為

舉刑寡妻宜兄第之心以加于家邦以照上舉吾老吾幼之心以及於人老幼之意耳影下文不推恩則寡妻亦不能及之意二說何如莊曰後說甚有意思但以予詳之上文有曰是心足以王矣有曰此心之合於王者皆指一念不忍之心為言則此處所云舉斯心正自此不忍之心言也周曰斯心自不忍之心言方中上老幼下推恩皆參極是

莊曰故推恩以下方着人君說以勉齊王故推恩緊承舉斯心来言能推此惻隱之心而四海之老幼皆在吾容保中矣保四海便是致王意此正見是心之足以王而保民而王之所以莫之能禦也不推恩句不過反言以決之耳古之人善推所為謂親々以仁民矣而后及于愛物須暗影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乃僅若把親々仁民愛

物三乎講便不浮肓周曰不說善推其恩而曰善推其所為何也莊
曰為是獸為之為即恩也切不可說善推其所為恩也大過人以功
業言已上答是心所以合于王意已盡了又把他功不至於百姓處
而重詰之直究他的病痛根源來註中則必有故ㄋ字即下與兵三
者之故

黄貞夕曰今恩足以及禽獸凡二見是章内緊要喚醒語前獨何
與是詰其何故此獨何與詰其必有故一步緊一步皆動其反本
意耳

權然

莊曰此承上節齊王乎禽獸百姓倒行逆施由不知所以度之耳故
請王度之權三句輕只引起心為甚一句度即稱量也物皆然言不

稽古 人之欲心最不可長況人君乎漢武只因欲得西域

特一物為然凡物皆然皆不可不度也心為甚當以應物之心言心
為應事主宰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本然之權度在焉此之不度則萬
事顛倒不止一物之失故曰甚不必云心無形物有迹王請度之非
度其孰輕孰重孰長孰短也上文恩及禽獸而功不加于百姓已說
出長短輕重失其序之故了此但使之度其所以重且長者何故所
以輕且短者何故而抑王以下則承此意而言之者也興甲兵危士
臣構怨於諸侯是一串事重在危士臣上正見其不保民而功不至
於百姓快于心三字極妙正照前不忍字于牛且不忍其觳觫於民
則忍驅之鋒鏑之下而以快其心以此自度王必惻然動念而功加
於百姓不至倒行而逆施矣吾何快于是却是不忍之良心而曰將
以求吾所大欲君謂不浮己而為之非眞快于是畢竟為此一點欲

善馬甘心表師不悔及貳師再奉僅得馬数十疋而逐是以数十疋馬易数万之命也原其介只由一念之差耳

心扯住了○此正是齊王受病根源處、平日不能推恩百姓○正坐此耳○故下文孟子又探其所欲而斷其不可得○不免後災、欲以反其本而反政施仁也○咲而不言者、以所欲之大難以語人也、肥甘五句、非疑之也、正以明其决非此欲、故遂言王豈為是哉○曰否者、言吾之所欲不在此○吾不為是言○吾誠不為是而興兵構怨也○周曰、辟土地四句平看何如、蔡曰亦說得、但看來只重在辟土地上更好○如云必闢辟土地○然后朝得秦楚、然后中國俱吾所蒞四夷于我乎撫矣○周曰、如此說便脫洒不校○可從、莊曰、所為是興兵結怨之事、所欲是闢土地等欲○此大欲、正是王天下事、但所求非所為、猶緣木求魚、萬無可得之理○緣木求魚亦要活看、若添一個木在山、魚在水、便贅矣、若是其甚、此一語有怪而拂之之意、了甚、指緣木求魚、殆有甚、比緣木求魚更

孚阜吾曰合天下之欲方是大欲

進一步、后寔正見有甚處、盡心力句、乃速禍之端也、然則二字是轉語、盖因鄒楚而槩論天下、㨨與圖則有大小、較士臣則有衆寡、選甲兵則有強弱、勢固然也、試以齊與海內比權絜力、則齊處其一、海內處其九、以孤齊而抗海內、則小者寡者弱者在齊○合海內而制一齊則大者衆者強者在海內○鄒不能勝楚、而齊其能勝天下乎○所謂后寔正在此、盖亦反其本、反字當玩、謂反其平日興兵構怨者倒轉在根本上用功也○發政節、正是反本之謂○發政施仁一直看、當云政之所施者皆仁也、使天下使字活看、仁澤施則仁聞彰、自能使之耳、貫下五項、仕指仕宦者言、仕者願為仁君之臣、農者願為仁君之民、商賈利其不廛之仁、行旅利其不征之仁、赴愬者望其吊伐之仁、五個欲俱就心言、宋向方是歸○

續遺

孟子累道几句便能使王咲又能使王悅再道几句王却咲而不言又曰吾惛不能進此皆其精神鼓弄處亦一篇中之机關也

吾惛

莊曰、王因孟子上面說大欲不可力求而教以反本語甚痛快便懽然請嘗試之、此又是不忍之心萌動處。周曰、但看嘗試二字、齊王就有不力行的意了。莊曰、無恒產節、見恒產之當制、言士以起凡民不重士上、放始遠於道、辟則浸淫、邪以成其悪、後則益肆矣、放辟邪侈無所不為、一氣說下、非既放僻邪侈、而后無所不為。故辟邪侈、必犯朝廷法度、故曰陷罪、罔者欺民不知而取之也。周曰、如何叫做罔民莊曰、謂不制產、而致民入于刑、非罔民而何、是故節、緊接上條、恒產所係之大、來明君即仁人在位。制字重看、制產且就度民之地計口授田產說、必使天下四句有經畫分授之周詳意。俯仰二句、是制產周於老幼、樂凶二句、是制產豁于豐荒。驅而之善、驅即是教、非以刑驅之也、善即民所恒有之善心、從之者輕、有所賴藉而為善也。今也直指今時之君言、與上節反看、今也亦云制民之產者、非不制產也第分授無法、而失古人之意、甚則以意加減、瘠民肥己、其弊使民至于仰不足事、俯不足育、豐凶俱困、此則與無產同、救死二句、見雖驅而之善、亦不能從意、王欲行之是欲發政施仁也。周曰、盍亦反其本與上反其本、亦當有辨。一以發政施仁為王天下之本、此以制民恒產、為發政施仁之本。莊曰、反本如此分別、固是、但予謂不忍一念、乃齊王之本心、故前數節註內、朱夫子迭用有本心字、若為大欲所誘不得已而用兵戰民、使恩虧百姓、則非本心矣、故須挽此念以反到本心上來、使發之政事者、皆是此本心之仁、所施則便能保民而感及于天下之衆。然此感民之仁政、在何處施行、先於制民恒產而已。

摘粹

齊王志向恒文力求大欲是其病根于民瘼不知痛痒教他如何保民先須念針襟轉他矣

窮始可下手不忍觳觫之中是其見處可感處既放之後術之令頭脈之后漸：開者然后數以推恩數以裝政施仁教以制産彼其病根同其生意孟子真國手也奈何齊王病在膏肓終弗藥也

故欲發政施仁亦惟反其不忍之本心以來制民之産庶幾能及人之老幼以保民而王也兩個反本俱從不忍之本心上說方協得用恩推恩之大旨俱作一樣看五畝一節重在制産上裝意即上明君節而指實言之五畝百畝正應制産衣帛食肉無飢正應仰事四句庠序四句正應驅而之善二句然謹庠序之教叙于制田里教樹畜之後分明是先使民有恒産然后得有恒心重在養一邊分以教養平看老者衣帛食肉是老老之恩以制産而推黎民不飢不寒是幼幼之恩以制産而推而教化又從此而興則天下同有恒産之願犖夫誰不興歸往之心此正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矣是心信足以王矣區區伯功何足為王道之

好樂

續遺

與人與衆如何爲樂之甚曰滿堂歡咲一人向隅而悲滿堂之人必慘然不樂矣樂不甚矣故滿堂歡笑而無向隅之悲然后滿堂之樂甚百姓皆樂而無愁嘆之声然后君心之樂甚

周曰此章重在何句莊曰只重好樂甚一句蓋樂有所局而未舒限而未暢即是不甚甚若懽欣悅豫貫徹流通和氣所洽蕩為雍熙齊國庶幾治矣則古之樂所以象治今之樂亦所以象治也但就樂情一說不可在文上論如先王之樂只以世俗之情好之凡鼓樂田獵私為己有之樂則雖古而亦今矣如今之樂能以先王之心好之凡鼓樂田獵以為共有之心則雖今而亦古矣所以要從此好樂之情上充周和暢而與民同之又何不王天下乎

黃貞父曰今王鼓樂二節俱是設兩個景象如此非齊宣之實事然樂一也憂者聞之而悲樂者聞之則喜此皆常情必然故人君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始得

續遺
民利其麋鹿而同以歡樂是以囿為阱以麋鹿為餌也

文囿

莊曰孟子言文王由百里興如何有七十里之囿周曰言文囿七十里據古書有此說亦未必其然也孟子只將錯就錯引他到公利上去須知孟子將一個七十里之囿說却小了文將一個四十里之囿說做大了然却有個理在以一國之民而共七十里之囿民雖恐其囿之不大也於一國之中而設四十里之阱民惟恐其避之不遠也以之為大不亦宜乎

黄貞父曰與民同之分明天地氣象囿中所有草木欣欣然禽獸喁喁然純是一團生意無限民以為小亦只是這意思不是媚他小只是不覺得大蓋若已有之併其大亦忘之也若說囿之所出有限民之所取無窮便見利不見義矣

交鄰

周曰時說在保之分止是因問交鄰而示以交隣之道欲其為仁智之君下是因言好勇而示以大勇之効欲其法文武之勇作兩截看何如莊曰此說沿習已久看來還要得貫串意為妙如六戰國之君動輙忿小國之不恭而不能仁以恤之忌大國之侵凌而不能智以奉之遂致日尋甲兵而交構為亂又何能勇以安之不知仁以相恤智以相守勇以相濟總是欲天下相安于無事前後均是為安天下非有兩也通章安天下三字是主

莊曰齊宣問交隣之道此有息爭求寧之意有字且虚周曰大事小小事大二事字如何分莊曰事小之事以撫字言仁者見理而不見勢故不計大小強弱直將他大度包容他未嘗念其不恭而加伐焉

稽古 湯事葛如徐祀是供文王事昆夷如茂疾不殄太王事獯鬻如大之章〔〕〔〕之奉句踐事吳如臣妾之請是

所以為仁、事大之事、以奉事言。智者明理而識勢。安弱小之分。料斂他。不過直將處恭去承順他。未嘗念其侵凌而抗衡焉。所以為智。此仁智意俱重、下各引古人以証之、周曰、文王事昆夷、太王事獯鬻、以章而事夷、不幾為中國羞乎、註曰、須知聖人非事夷也、乃其專心于內治。不與夷人相校以寧息吾民、拜慰之乎是安天下之心也。夫豈若后世之內治不脩、而南兄比弟。称臣納貢以屈其身于犬羊者比哉、

樂天

周曰、樂天畏天如何看、註曰、註中理字、兼得勢字、亦必用勢形容理字、方發得出、蓋事大事小、皆理當然天也、仁者但知有理。而忘其勢之在我乃誠心字小大非有為而為者。故曰樂天、知者知大國為理之當畏而順其勢之在人。乃安分守理。而不敢違理者。故曰畏天。周曰、保天下、保一國、說着却不作效看、即在氣象規模上說、皆謂天之為理、據之可以包涵宇宙。斂之可以維持社稷。心誠樂天則方寸之中有併包無外的氣象。心誠畏天。則心體之內有整飭無假的規模。如此發是否、註曰、余看孟子論道理多帶個效說。以勉時君。此當作效言。如云惟其樂天也、故包覆所及。而無不容之。小諸凡有國各得其所。絕無交爭作亂之端。豈不是保天下。惟是畏天也。故循理而動。而無不事之大。自不至戕釁召禍。而可以保守一國。此說更勝。周曰、然、引詩作証畏天保國之事、而樂天保天下、自可類推、是否、註曰、此從來之定說也。只是但予看來、此詩本為周天子作也、不必專ゞ為畏天保之証。只是言天之當畏。見樂天者、非遂弛其明威之畏。于時

保之、當就保天下說、何如、周曰、亦妙、

黄貞父曰袁了凡云以理釋天字不是正訓天字即詩畏天之威天字分明指上天說自然合理亦發樂天不透天無不覆幬仁者樂此兼覆之量坦然与造化游衍而一毫形迹絶不介于胸中此是至仁與人相忘處非樂天而何此說能是錄之

好勇

註曰、王以好勇爲疾、是徒知小勇之發、不能善交鄰。而不知大勇之發。是以安天下、故孟子又從好勇處引證將去。夫撫一段輕叙過。只重王請大之一句、引詩書二段、見文武之勇所以爲大、引詩主伐密、言密衆侵周、乃侵阮也、文王爲方伯、得專征伐、而密人敢擅興師旅以侵阮、則不惟周祜不篤、而民之受於荼毒者多矣、天下仰望之謂

阮国名徂往也共阮国之地名其旅周師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故註中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

何、故文王興師以伐之、此則文王之勇也、此文王之勇、不必貼大字、安天下之民、即所謂答天下之心、蓋密一遏、而天下之爲密者損阮一敵、而天下之爲阮者定天下之民衆安、則文王之一怒貽之也、此句方見其大勇。引書主伐紂言、首五句推上天立君師之意、有罪無罪二句、言已必盡君師之道、君以養言、師以教言、天以形体言、帝以主宰言、有罪無罪、泛指諸侯、一人二句、則孟子因書詞而推之、所謂一人、當指紂說、橫行不循道而行也。亦字泥文王生来安天下、指天下見越志之亂、無橫行之禍也、大勇亦在此句見、周曰、如平々說去亦妥、但余想此二節書重安天下三字。而安天下之旨。就在詩書所稱内得来夫赫然整旅遏密。此文王之勇也。而曰以對于天下則是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憤越志而敵其罪。此武王之勇也。而曰天

下曷敢有越厥志而衛行則是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上節宜提出以對於天下句來說下節宜提出一人衡行二句來說方中錄莊曰貟末節亦宗承文武來此節當作安周之天下言蓋天下之民即周文武之民也當時戰國强淩弱衆暴寡亦如寇之侵旣紂之横行以一怒勉齊王者欲其効文武之大勇以聾罪致討而安周天下之民也民惟恐王句正見王當好大勇以安天下何必以勇為疾哉斯知聖人當無事時則養天下以和平之福即更人可以事是全用仁而不用勇所以保天下也當有事時則亦天下以震肅之威即寇人不可容是以勇濟其仁所以安天下也說仁智就能保國保天下說勇之大就能安天下之民此交鄰之所以有道也

雪宮

稽古 雪宮乃居室之外別宮也故曰離宮如漢之甘泉唐之九成之類

周曰此章見人君當恤民也從未之有也以上是廣其同樂之情以下欲齊王用其言而舉齊之故典以為法也莊曰此大意亦是雪宮套子通章所重何在周曰此章好君是孟子的本心孟子以公樂之情啓齊王獨樂之情正與晏子以為民之觀啓景公為樂之觀原出於一樣下段所引晏子景公處語之要與上段相關應而末好君也一句正是孟子醒勵齊王之大旨非徒為景公晏子終樂詩也莊曰是

莊曰舊以見孟子於雪宮蓋旣館之後而就見之賢者亦有此樂是自誇待賢之隆故孟子把賢者有此樂引向與民同樂上去何如周曰雖說得看來只依近說更妙如云齊王居雪宮以見孟子不作就見孟子于雪宮賢者亦有此樂作人君上看與前篇賢者亦樂此乎

〔續遺〕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兩非字不同非上之非是非議非也之非是非理

同例不作賢人身上何如、孟子曰有若、謂賢君方有此樂也與前篇賢者而后樂此同意、人不得則非其上緊頂上說、謂賢君有此樂當公之於民發政施仁使民各得其所可也、不然高上有高臺美謝以為娛、而令人不得聚廬託處則情必不甘、有望闕廷為怨府指壯麗為厲階、相率而非其上矣、此非字作非議說、不得二句語平意串、言民不可不安、而君亦不可不恤民也、要歸責君上、見其當与民樂之意。

黄貞父曰不得而非其上者雖是不是然撫后雪他亦怪他不得其罪輕天之立君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故為民上而不与民同樂者其責重

樂民

〔續遺〕補不足是發倉廩以賑貧

莊曰、樂民四句、意果兩層、周曰、此四句總是一意、能樂民即能憂民、憂在樂中見出、不作兩層、樂以天下二句、正說為君者身上、本要看以字、天下二字對己說、言君之憂樂不以一己之私、而以天下也、正與上文不與民同樂相反、此真有天地同流萬物熙皥氣象、故曰可王、須知王意稍輕、若謂快其天下歸心而業成一統、則便著像、莊曰、真、

察景

周曰、吾欲觀轉附朝儛三句、不作覽山川之勝、正是省方觀民以繼太公表東海之意、此勵精圖治之思也、故下文以何修二字緊承之、下即補助字面、正應一修字、莊曰、天子節舊以為事為民平看、何如、周曰、非也、須一氣滚下、打成一團看、巡狩述職之事皆是為民之事、

之也助不給如豫處以周之是助或触粗亦是助游与豫一意自遊者而行謂之游自暇逸而出謂之豫休与助一意自上有所与謂之助自下被其恵謂之休然豫樂不出于遊而休息实由于助二句疊言詠歎之体耳

揔是爲民須重省耕二句俱兼天子諸侯夏諺一段不過証補助以見非無事湯遊者耳不甚重註曰爲諸侯度與爲諸侯憂二諸侯何辨周曰上面諸侯是大諸侯對天子看下面是縣邑之長乃有司供給者耳莊曰今也不然二節與上節對看否周曰非也須重上節此二節不過舉相反者以見其當戒耳師行而糧食見他清道而馳屬車相望揺々旆旌所至有供给之煩故飢者弗食有夫征之擾故勞者弗息胥讒二句串看又根弗食二句来此正是虐民二字方命三句推出方命来以見貽害不淺与爲諸侯度的本意正相反也從流下節不過解上流連荒亡之義只重忘反無猒四字不是另外一層莊曰流下流上註訓放舟隨水云々用得否周曰粗惡可猒須知此要活看未必指定人君身上事說也如云情蕩而無節故曰流樂久

稽古

敬仲奔斉宣尼忘味韶之在斉久矣太師蓋用旧樂

而不厭絶晝夜相續故曰連縱佚則荒廢多端故謂之荒樂酒則昏沉而亡失故謂之亡流連荒亡之意義蓋如此而今之所以雷民而爲諸侯憂者大率此之類也莊曰有以惟君所行也謂先王之法今時之弊儘随君之所行是否周曰爲有晏子以先王望君而頌與其君作兩可商量之詞大無是理玩本文語氣上兩句從先王說来惟君所行也即急領着先王言之言先王不以時俗爲樂不殉時俗爲行是惟在君之决意行之也○此王應轉阿修比先王觀也因極

是

大戒

周曰景公悦々字極重大戒出舍之令興發補助之政君臣相悦之樂皆從悦中来○其曰君臣相說有明良契合上下兩忘之意唐虞賡

而被以新聲也宮為君商為臣旣謂君臣相悅何不被以宮商之聲而同徵招角招此見景公晏子為事為民的實意

歆喜起之風更不必分别何處為景公之悅何處為晏子之悅也畜君何尤是指其樂章中之一句言之好君句雖是解樂意却孟子影影說到自己身上來見其畜宣王之樂而欲與民同若無非忠愛之至欲其致於王道耳莊曰如此看便有介節

黄貞父曰孟子借客規諷亦即以客收局文字大奇

明堂

莊曰此章見人君當同民心以行政也明堂為王政而設故二節孟子截王以行王政三節舉文王之政以告之四五節因其自諉舉公劉太王之事以櫝之但要曉得文王治岐之政即是同民以出治下兩與百姓同之亦領着此意而所於王何有則打着王者之政句耳周曰古之行王政者多矣必引文王者何也莊曰正是由諸侯而為

【續補】明堂王者之堂非謂齊王不知只要起行王政意但王政就平時大政說非指居明堂時出政令等事須知明堂之制矩度做井田方位随四時

政於天下的樣子耕者九一五句是王政之見於平民也老而至煢獨是王政之見於窮民也發政施仁通督耕者九一到鰥寡孤獨處必先非眞有先後只是於無所不仁之中尤加意于此而不遺耳或以此段為急先務錯認先字引詩重下句見窮民之可哀此文王所以必先之也文王之仁心流動充滿必如是而後匹夫匹婦各得其所而后王政始全周曰善哉言乎善字有謂善孟子居明堂以行王政之言又有謂是賛岐王政之善二說何如莊曰俱無意味此善字極要看得好盖齊王不忍堂下之牛原是有惻隱之心的見孟子述文王治岐之政說到鰥寡孤獨可惻可傷處深見其言之有味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為著故曰善哉言乎何其自諉一則曰好貨則取民無制一則曰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于稅斂必厚

待士必薄商賈必征澤梁必禁窮民必不能加恤故不能行王政然孟子却又委曲開引一則曰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何王之不為公劉也一則曰太王好色與百姓同之何王之不為太王也須知與百姓同之要廣說一步便有文王之政次第舉行意不然何以便至王也周曰時有謂公劉太王亦好貨好色但能推以同民即可以開王基而興王業又謂公劉太王其迹近于貨也其源頭主意却在為國為民上孟子提出他心事來欲齊王正其源頭也此二句當否莊曰皆非也看来公劉之遷邠在平定之后故以完積聚為先太王之迁岐在流離播散之際故以完家室為務公劉非好貨太王亦非好色也本詩原無此意孟子欲借之以撲轉齊王故坐公劉太王以好貨好色之名太意謂王之好貨何妨昔者公劉亦好貨但據詩所稱公劉非好寶玉財賄也好百姓之有蓄藏故一旦戒行徙遷於邠居有倉積之富行有聚糧之資耳公劉不好貨能有此乎王之好貨亦能如是不以斂藏為富而以閭閻之家給人足為富則於王何有王之好色何妨昔者太王亦好色但據詩所稱太王非好其柔曼艷冶也好百姓之無怨曠太王避狄人之難及姜女以走不與敵人爭鋒故百姓皆胥相以居內無有怨之女外無有曠之夫耳令大王不好色能有此乎王之好色亦如是不有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則於王何有

黄貞父曰宣三好色好貨一一指陳出來譬之受病人不自忌諱便有可用藥處所以孟子惓惓不能忘情

託妻

周曰人開口便說上二節齊宣明於責人末節昧於處己是矣但上

稽古

士師与士要看得明白按周礼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掌一縣之獄而士師為之長也君惟聽士之所為刑罰失宜而不去掌冒他便是不能治士

二節何故以友之負托臣之失職為言乎莊曰此興辭也以上二節興末節不治二字蓋四境之內不治皆緣厚斂繁刑來惟厚斂故妻子凍餓故以妻子凍餒起之此為厚斂的引子惟繁刑故刑罰失中故以不能治士起之此為嚴刑的引子皆為不治二字埋伏脚跟至於棄者對交而言義當絶也與已字作王罷其職者不同周曰王顧左右句時說俱云顧左右為飾己之慚言他事以亂其詞分兩截看何如莊曰非也只一直說下搃是惡聞己過之意耳○託之謂以衣食之事託之非寄妻子于其家也

黄貞父曰此章孟子有心而問齊王無心而荅及漸〻說着他身上去但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亦只大槩冷〻諷他若直說王之四境則無味王顧左右而言他是旨慚的光景此儘見他朴实

稽古

親臣如堯舜之于禹皋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冨說武王之于周

足用為善處

故國

莊曰此章論故國而說用賢如不得已是已而又說到殺人又說到為民父母何也周曰大意只重豫養毋臣為故國增重刑殺邊只帶帶言之須知如不得已不獨以踰尊戚之故正以國君為民之父母合當如此○固結人心○培植國脈○以成故國全在此處關係利害豈其微哉

莊曰故國三句有兩個之謂字說者遂云故國之得名以此不以彼然否周曰此實自國脈所係之軽重上論○非徒論故國之得名也○莊曰世臣親臣之辨何如周曰世臣如開國元勳輔導數世者固是若功子孫有世篤忠貞之賢者亦是親臣不是人君親幸之臣必若虞

台又如漢高之于蕭何光武之于鄧禹唐太宗之于房杜宋太祖之于趙普皆謂之親臣

稽古

漢没一時丞相吏皆与黜同列或尊用过之顯見上言臣陛下用人如積薪后來者居上亦踰尊踰戚之意

廷之股肱、周室之承弼、布腹心而與聞家議者、不知其亡、蓋指宣王輕棄大臣而言、吾何節、不足追言前日亡去之人要豫識後日再進之臣也

進賢

周曰、進賢非不得已事、乃如不得已者、見其持重謙遜、君意不欲進、而不得不進者、然謹之至也、玩一將字、正是欲進未進之際將使而下、是就慎重時模寫其關係之重、有不得不然、不是推原如不得已的緣故、莊曰、踰尊踰戚、時說紛紛、有謂今日所進或未必賢、後日必更進疏遠之賢而用之、將使新進、庸老戚廢棄了、國家體統、所以當慎、又有把尊戚作往日所用者、卑疏即今日所進者、蓋今日之進一人、將使此人之卑者、以代去那尊者、將使此人之疏者、以代去那戚者、此亦係國家體統、更換一嗣、如之何不慎、又有說此二句、只宜就所用之人說、人之始進本卑也、今日用之、便欲他日倚之為元老、是將使卑者踰至尊處也、疏遠做此、正應為親臣世臣所關係之始、不不不慎耳、踰字即今日陞官的陞字、三說何從、周曰、後說獨勝的宜從之

左右

周曰、此節正是慎之之實、重在參國人之公論上、若不參眾見而斷之、便是任己意、曰賢曰不可、總是進賢一時事、非退在位者也、蓋進賢之始不進、便是退矣、四個然后字兩個見字俱重、莊曰、刑殺節與上節平對、不周曰、不平、與上節有主客、當云如不得已之意、無如殺人一件、故原其致罪之由、尋其可生之路、三翻五覆、必情狀盼然萬

續遺

然后可為民父母與大學絜矩不同彼重能同民心此要得他統了常体恤百姓意思犯与上慎字相閞

無可從然后議殺是其殺也以一人之定法而參衆人之公議蓋與衆棄之也故曰非人君殺之乃國人殺之也當進賢時亦如此用心謹慎可謂不得已之至矣莊曰如此節時以用賢之愼為体民心之好用刑之愼為體民心之惡又有用之處為體民心之好去之殺之處為體民心之惡說得是否周曰此皆不通之論要把用刑帶在進賢上說方中竅如云進退人才以至用刑各致其謹如此是有權不自用而抑其心以為民用故好惡不拂乎民心此便父母天下之王道矣君而至於可以為民父母則世臣由此而得故國亦由此而成矣須如此面碩故國方有情莊曰真

黃貞父曰然後可以為民父母然後二字要說得重言如此而進賢如不得已無異用刑之謹審然后可為民父母曰可為民父母

續遺

成之罪重殘之罪輕此何也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有处賊仁則大倫大法虧處了便是殺人的一人般義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宜便是傷義似乎是二損傷一敵所傷者小不可以補

止惕以進賢不可不慎意

放桀

周曰弑君與誅一夫其首何如莊曰戰國口實於湯武便有無君之心孟子把乙個夫字換一君字誅字換一弑字極妙極得法見得君必桀紂之殘賊方是一夫可誅不然未便是可弑臣必如湯武之盡仁義方可誅此一夫不然安可遽行放伐哉此章維綱常寢叛逆所係最大

黃貞父曰虞夏以前未聞放伐之事而湯我行之夫子以文為至德武未盡善未聞有殘賊之論而孟子言之湯武直是敢做孟子直是敢說

巨室

摘釋

愛國不如愛玉是上節之格不任賢必不能治國家是下節之骨

莊曰、舊以任賢不如任木、愛國不如愛玉、乎猶何如、周曰此章總重舍所學而從我一句。兩節雖是兩為之喻。其實上節小於用賢即是不愛其國。故以愛玉一段形之。見其拙于用愛須一串下不宜平此章只要看得教玉人雕琢玉句明白、莊曰、請言之、周曰、夫治玉必付之玉人、治國則不任賢者、何故反不同于使玉人雕琢玉哉。如此說則以異言其不同也、又有一說、教作教訓之教、如云至於治國家則不付之賢者、而乃教賢人從我、則與自己教玉人雕琢玉何異、不知治玉不付之能者、而自教之雕琢、鮮不壞玉。治國不付之賢者而自教其從我。鮮有不壞國家矣。王不恐壞玉。而恐壞國。真是愛國不如愛玉也。莊曰、此說亦好、

黄貞父曰要知幼學不是就要壯行、如此則心不純而非心事矣

稽古

斤蘇秦弟代可亦以游說見于朱矣燕相子之与蘇代婚欲得燕於蘇代使于齊而還燕王會問曰齊王其伯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对曰不信其臣于是王屬国于子之

當觀壯而欲行之乃是及至壯時則必欲行吾幼學之道所謂有道不變塞也此是孟子有任處何以異三字只怪異的數口乃極言他不愛國若以任玉人不任賢又兩相較一重便差

伐燕

周曰、此章見取國當順民心。齊王之問、雖有取不取二項、然曰不取必有天殃、主意全在取一邊、緊要在五句而衆之一句。不知天意無形難知。民心有據易見、孟子之對、專以民之悅不悅為據、正所以矯其托天之說也。似不宜又把民心纏到天意上、末節正破他五句之說、見不可假托于天也、莊曰、說者謂民不悅則當如文王、民悅則當如武王、若然則是文王欲取商、因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而遂取之也、其說是否、周曰、不然、文王之不取、是自然不取者。原不

燕国大乱齐取之醢子之殺噲王会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

為民不悅之故武王之取是不得不取者亦不為民盡悅之故孟子因齊王欲取燕故此姑為兩說以喚醒他要他反已以順民心也究來文王未曾臨商而商民亦未曾見其不悅也須活看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明是以暴失人心此時雖未有殺父兄繫子弟之事而孟子已窺見其微燕人之叛蓋原於此矣

取之

周曰此章關鍵何在莊曰在信地不行仁政句見動兵在不仁而止兵當勉乎仁不仁則不足以取信于天下而兵發速於行仁則吾心無所利于天下而兵止故天下信之一信字極妙此信不在臨時實平日發政施仁此心昭昭百姓都信得過天下畏齊之強與動天下之兵只是平素信齊不過耳末節正是止兵之策應何以待之一句須重看及其旄倪三句作不得仁政是亦仁政之一端故可以及止未發而止之也待者待於既發之後而止者止于未發之先若既發而遏之燎原破竹勢將奚及哉故湯一征二節是原動兵之由末節是弭兵之策全重在以仁政信天下不在區區修兵甲以相抗衡為也

黃貞父曰末節須要發得真活如云父兄之已殺者不可復續矣猶幸有子弟之係累者可反也宗廟之已毀者不可復完矣猶幸有重器之未遷者可止也諸侯之謀我者不能禁矣猶幸有燕衆之可謀以立君也此是失卻第一着猶有第二着

魯閧

莊曰此章書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也章內穆公之言全是責人

稽古

賈太傅曰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今与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

孟子之言全是責己段〻相反如之何則可是問處置其民之策此全是罪民而不知反己也故穆公說有司死者三十三人孟子以死者幾千人應之穆公說疾視其死而不救孟子以有司莫以告應之無非警戒穆公意周曰時謂倉廩實二句有厚歛獨富意是君之慢也莫以告是有司之慢也是否莊曰看上下文則此上字但不必兼君言單指有司說更好周曰是

黄貞父曰出爾反爾之言聯而觀之但乎大過其實撫后虐仇叙施之理有不得不然者

君行

莊曰行政是己不求富而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不厚歛於民以倡有司則有司必體君之心以愛民故民必親其上死其長矣此長上俱指有司言親之死之皆在危難之時說親是一心衛難死是一心捍難

黄貞父曰余看次節是無怨不讐末節是無德不報極說得利害說得痛快是一篇民情疏

滕小

莊曰文公為齊楚所逼情亦切矣而首一章孟子箴之死守築薛章箴之遷都竭力事大國章又通兼上章之意以守與遷欲其擇之其意與文公之意相左果何說乎周曰此三章雖分守遷二字其實重一死守意大抵勸文公之遷畢竟如太王時節有岐下可徙有歸市之民心可依故可議遷都一事不然不如死守不失國亡與亡之義乃為上策故首節重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蓋欲其以恩義結民

續述

霍林曰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註說為可繼續而行恐迂固前存的

也須知與民守之、是未有事時、效死指君致死以守國言。而民弗去是民感君平日之恩而樂為之死守不去也。是有事時此蓋自立不在城池而在人心則是可為也此句正與是謀句相應見外此皆不可為築薛章重為善二字、強為善、與可繼、苟為善俱在平日修德行仁以愛民上說不可以遷都就作為善。當云太王之遷於岐下人君皆據後世之王。以為擇而取之。不知太王志在安民流離播越何及此。只是不得已耳。後來之興王、卻緣平日之修德行仁信乎在德不在險也然則人主苟能愛民。而修德。以為善。后世豈有不王者哉而要知君子之心不如是也。只欲把修德行仁一念垂統於后使之可繼而已。莊曰創業垂統雖就脩德行仁說還是怎麼發揮周曰蓋謂君子之創業者、而必以為善之統緒垂之於後者正謂此善道則

忠恩一時忙次也不暇及計後迹可行與否揔君子艱難迂固創業垂統謂可萬一迹得如綫之脉不令斬絕自家耳此說亦好

世世可行。所修之德政。世可修也。所施之仁恩。世可施也。為可繼急領垂統來而所垂之統。乃指所為之善也。王與不王成功在天胡能必之。王亦惟修德以為善。若太王可矣。此節雖承太王之遷都來、其實不重遷徙上、只重為善上、至於下章亦不重太王、只重世守節、蓋當時無岐可遷。而滕之民未必如太王之歸市。故末句請擇於二者。非是遷與守並擇也。欲其心上瞭想、何地可遷、若無岐山之下、只有與國俱斃的一條道跡。且何民願附。若又無歸市之民。只宜堅壁效死以報先人于地下之為安。况滕國雖小。尚有池可據。有城可負。有民可以為善。而激之忠義則一當百十當千。幸則藉祖宗之靈。而不幸亦不失為孝子仁君。故擇于二者、決之以死也、激之以義也、總是無已則有一為之意

稽古

按廣文嘆平公與齊宣王会于見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于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願季孔子其德輔世長民其道救政猶仁君何為不見乎公因許之見

黃貞父曰創業二字中亦帶有迁而立國之意揔之不必以迁意重講盖迁國非修德行仁不可故只重為善上論之如太王之迁岐意思非擇取正是以成功聽之于天而只曉得修德行仁以培養此國家精神命脈而已太王只是擂為善故勉滕君亦只彊為善

平公

周曰此章行止着人君身上看否且大旨所重何在莊曰此章全重一天字平公將出止天啟其機而沮於臧倉者天又塞其會也至于樂正子不朗天意而尤乎人故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即道之將行命也之意但行與止俱宜在道上看不在人主上看而不遇字須看得深如諫行言聽斯道太行王如用予天下舉安方謂之遇非止一見已也若以見賢為遇則梁齊諸君豈不見孟子乎而乃曰不遇何也天以一時氣数言與命字有別

黃貞父曰臧倉一譖而果能沮吾道之行則樂克数言何竟不能挽乎公之轍信知此中自有命在

續遺

齊宣既慕桓文丑後慕管晏盖伯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故不惟時君慕而學者亦慕之也

公孫

莊曰章内時字勢字德字三項平重否周曰全重一個德字且時勢二字亦不宜平看當重一時字而勢則伴說之盖當時所慕管晏者惟功耳功則僅僅經營伯業既勝一時而至于生民憔悴仰慕飢渴之思誰能仁政沃之故孟子把德字去壓倒他的功字而德之所乘者時時在文王則難在當今則易故下文惟今時與惟此時未有甚于此時既於此時都形容時可易為而勢字一邊較輕盖地方百里

可王與王不待大可見無此畋聚畋闕之勢掀揭事業亦做得來況
有此萬乘之勢而當易於飲食之時因人心以運仁政轉盻即究隨
施見恩故不必百年亦不必繼世而事半功倍時為之也亦人心之
想慕為之也人心易感故時易為時易為故德易布而齊易于王齊
王反手下以是哉而奈何慕君伯君顯之功為
莊曰當路註訓居要地是否周曰是蓋言往来者必由之路故操柄
者為當路可復許乎看一乎字尚有不敢必孟子之能為管晏而不
知其不屑為也子誠齊人言只是齊國人品也知管晏句正見為齊
人處玩而已矣三字見此外有聖賢作用皆所不知也莊曰或問節
兩段平看不周曰不平看須重下段看二訖賢俱就人品言非事功
也得君專在獨任上見行政久在四十餘年上見功烈卑在所就伯

稽古

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李于此可考註訓曾西曾子之孫恐未然〇晏子相景公景公任之或用者耕者畝之言而吳從或用其雜賤偏𦾔之言而寬刑或增其室或更其室此

功上見分認一匡九合處為卑一匡九合儘不卑所少者是正大光
明氣味故卑之耳曾西不為二句不必抑曾西只說與曾西同一源
流同一學術看得是
黃貞父曰看来功烈之卑向帶上二句意方粘蓋古来功烈有不
至于大就者多以得君不專秉政不久仲專且久矣猶如是其
其本根上差故其所就亦只僅僅如此見得聖門先仁義後詐力
處

君霸

周曰伯以業言如申五禁以明王法攘夷狄以尊周室使其君九合
諸矦一匡天下是也顯以名言如陳德政以荅天譴述古法以勸民
事使其君聞當時傳后世是也二以字重看謂能左右之也盛稱管

皆賢君所爲
視他諸侯爲
獨顯、

晏。正見其足爲、以申可渡許之意、故孟子把王字壓他伯顯字、以齊
王、以字就頂上二以字說來、言管晏以其君伯顯、未能以其君而致
王、我則以齊王之甚易、不特君伯君顯而已、此正見其爲也、若是指
致王之易、惑滋甚者、言薄管晏惑也、今言齊王叉手、則惑滋甚、莊曰、
文王之德、字指那裡說、周曰、以及人者言、故天下未洽、言大行、皆
不在心上說、耳字有味、即無論其化意、文之德既盛、歷之百年又久、
其德猶未洽、天下。及武王周公繼之、纘緒集統、制禮作樂、然後德
化大行、其難如此、今言王若易、然則非惟管晏不足爲。即文王之德。
猶不足法、與此正見惑之甚意。丑此段說話、專在德上論、不在時勢
上論、

文王

〖續遺〗
自成湯以至
武丁中閒如
太甲克終允
德大戊治民
祇懼祖乙恪
謹天命盤根
底綏四方皆
賢聖之君也

莊曰、此節書時以當湯至失之也、見時在商、尺地在句、見勢在商、是
以難撼承時勢言、是否、周曰、亦須重一時字、由湯至久而後失。之撼
是世澤之遠。以見時之難。至於尺地三句、亦永世澤之遠來、就在時
中見出一統之盛。非另外一層也。末句是以難撼言其難王也、故家
句、以在下言、謂下有舊臣之家、而舊民之借、又甚是涵厚、流風句、以
在上言、謂修齊之風化極美、紀綱法度之政極善、此皆是聯屬天下、
維持人心之具、況又有賢人相與輔相。更足以維持主德。挽回風化。
故民久而後失之也。尺地二句、言商家一統之甚、兩其字指紂言、文
王猶方百里起、此百里亦是商辛之地與民也、起字如起家之起、言
方以此起。尚未能涵一也。

齊人

周曰此節承上起下意須知齊人立言原是以待時譬乘勢但此處引來則時字更重今時則易然也只以時字還之含着勢字之意便妙莊曰若如此說則夏后殷周二節時勢亦不可平看周曰本等不可平此二節須一氣滾下重到兩個易字去見得廣土衆民固易為力而况乘憔悴之餘不必深仁厚澤此須小惠人心不勝懽洽而行仁致王安見其難也至於德之流行一節亦不可與上二節平看盖時為饑渴之時而况德行尤速則其澤尤易究矣此節又更進一步滾滾重下斷不可以時勢德三字平看也末節即承上三節總收搶下來以見時之易為應上齊王反手見功過於文王業超于今古何以區區管晏為也

黄貞父曰自文王何可當以後只是時勢兩字中間却不要摻入

摘粹

浩然一章孔子兩句尽之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齊人有言節點出時勢而前後却暗藏不露出此文字[illegible]濃踏實處

浩然

周曰孟子一生得力處在知言養氣而本之願學孔子來通章在必從吾言矣分止是以不動心自任而極論夫知言養氣之學以下是願學孔子而推尊其道德事功之盛莊曰若如此不截不凡前後兩開乎周曰否其學孔子者乃所以不動心之原而知言養氣乃所以學孔子之道非有二也

周曰自我四十不動心至曾子守約也為第一段言已不動心只畧露其端盖舉黝舍之勇便見告子之不動心者有道舉曾子之勇便見已之不動心有道但未詳言其所以不動心耳須知此公孫丑問

【續遺】黄貞父曰大子過孟賁遠矣与告子先我不動心赊看似仒細看来却是一章常手說了一個孟賁后面却数出北宮黝孟施舍一須人来說了一個告子后面却数出宰予子貢冉牛閔子顏淵子夏子張子游伯夷伊尹孔子一項人来前面総之以曾子畧見夲問源頭然終非其所願夲后面終之以孔子而加之以顏夲則孟子隱然以孔子之道自任矣

意承前章来由此ゝ字指得位行道丑以管晏不足為齊王由反手
故曰成王伯○不異動心否乎、非謂孟子以卿相動心、謂王伯事大恐
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孟子曰否言心不動也四十字
不閑、心不堅定、雅與擔當乎艱大、養不前定、未可力制于倉卒、哉之
不動心、素養自四十已然矣、此孟子全是平生學力已到、天下之理、
都爛熟在胸中○使其得位行道○掀揭事功隨手應去直做到底更無
屈餒退縮○何動心之有○此中便包有知言養氣學問○但未露出耳○丑
見孟子勇於擔當、故借孟賁以贊不動心之雜、而曰過遠矣、蓋以孟
賁僅荷一物之重○而孟子能任一世之重也○孟子欲明己之不動心
全由涵養得来○異於粗豪強制其心者之為、故曰不雜、又曰告子先
我不動心、不動心本雜也、曰不雜者、是不論其所以不動而但據其

心之不動者言之也、莊曰、先我先字、果先後之先乎、周曰、非也、乃謂
較捷於我也、
莊曰、不動心有道乎、是指定問孟子否、周曰、還是大槩問○非專問孟
子也、曰有道者、亦是虛ゝ應答他、有字內就說有至意、謂必有所以
主之○而後能不動、誰謂無其道哉○莊曰、此全字如何看、周曰、蓋道為
之主也、若主於道、即有所執着矣
黄貞父曰是不雜不是懸虛說言希得個訣竅這不動心亦自不
雜丑因問名這等說起來不動心其果有道乎此亦不是空ゝ發
問

宮黝

莊曰、此二節書如何看、周曰俱是形容話頭○非實按當時事迹○寔迹

當時口語註曰、不膚撓二句時皆直說膚被刺而不屈撓目被刺而不逃避、是否、周曰、若如此說、反不得必勝為主的意了、乃是言不肯使膚至於被刺而撓屈也、目逃亦然、視刺萬乘若刺褐夫、亦非此時就刺了、只是意在必勝、視之若無難耳、須看一視字、此正渺視諸侯處、故遂接以無嚴諸侯、云孟施節是想像他無懼為主而代為口說如此、非舍集有此言也、量敵三句、雖是訊別人、然摠是表已無懼意、末二句是道自已、乃自解其視不勝猶勝之意、大率勇悍之士、矜誇張大口氣、必然如此、究竟無懼、亦終歸于必勝、非有兩等能無懼能字不可放過、量敵是量其虛實強弱、慮勝是算計勝負、必勝算在我也、進字要活看、不專指進戰、或進而攻之、拒之、皆是、夫二子節、不重較二子優劣、只作上下節一過文、註曰、註云、子夏篤信聖人句、用得否、周曰、篤信聖人、是子夏好處、敵人何以侶之、蓋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〻在外者也、黝務敵人、〻在外者也、若說篤信聖人、曾子非不篤信聖人也、舍黝本非曾子子夏等倫、只以兩個已字、兩個人字說他氣象相似、二子之勇、俱是血氣、故未知孰賢、但黝務敵人、猱許多心與人角、未必人〻皆勝、便是博而寡要處、不如舍之所守務如是不勝亦如是、只在於已、更得自由、註曰、守約二字、還是怎麼看、周曰、守約者、不是守這約言、所守得其約也、須知舍之所守、固視黝為約矣、然要之只在氣上做工夫、而不在理上做工夫、故擧曾子之所聞大勇言之、褐寬博而豈不惴之者、理曲而氣不伸也、千萬人而往之者、理直而氣自壯也、此則不待主其必勝無懼之氣、而一味以反身循理為主、曾子不動心之道、蓋如此、註曰、如何守氣不如曾子之約

續遺
衜是賤服寬大之衣、如何知為賤、蓋以其貼身衣、必又不以時澣濯、整擢自然虛歎而寬博也

周曰理爲氣主氣不得理則有時而餒而心失所依理以御氣則無往不利而心不能動也

黄貞父曰舍之守氣亦是心上守但所守者心之氣而非心之理也氣原震憾得動雖着力把持多不關經何如以心順理隨理所之而氣無與焉故曰尤約

敢問

注曰不得於言四句時以作外面看不作自家身上看何如周曰俗未爲妥蓋不得於言畢竟是自家説得不通達被人一兩句折倒了此揔由心中不明白來他一味強制恐去捜索研究以動其心故聽其不順暢而不思所以反求其理故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應事接物道理差失自家心裡不快則當謝愆改過以補其失而求其助于

續遺

气体之充固是气流行于体之中須知大凡人生作用事業孰非气之所充滿發用者

氣被恐檢點以動其心故順其差失而不求此皆制心捷徑法故孟子畧而言之有可不可之分究竟之乖離亦偶皆不可矣夫志以下句々破他勿求于氣之説要抑揚重氣一邊變心言志者志是心之動而有所向處也志氣之帥見得志爲一身之主宰注曰氣體二字如何分周曰自手至足都是體氣則行乎體之中體無氣則不能運動故曰氣之充也註曰持志養氣工夫果有二乎周曰非有二也持志則養氣在其中養氣即所以持志也持志者戒懼謹獨存養此心此心常在天理上則一切血氣自消自歇安得横暴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丑不知孟子言次乃即次之次認作等次之次爲在所緩遂疑氣暴亦何傷不知志氣有互動之機所以當交養也志一二句重下句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爲之動而從其後使矣苟氣之所在

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而遂以放逆氣之動志不止蹶趍凡視聽言動氣用事到勝處皆能動志蹶趍二句不過舉易見者爲例耳

黃貞父曰觀氣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説亦未爲盡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

知言

周曰丑問孟子惡乎長承上告子不動之失來註何所長而能然ゝ字指自然不動言知言養氣且虛看然恐不碍下再問意二我字對告子言謂告子如彼而我之所長如此也長全在知與善養上須含下意渾ゝ發之方妙莊曰知言養氣平看否周曰不必兩平須一串下知字根盡心知性來會理之言易知當時處士橫議便是而非者難辨○宜重那與非一邊觀詖辭可見氣本浩然善養者即直養以完其本

摘粹

平旦之氣浩然之氣的種子所萌芽處浩然之氣是平旦之氣的幹植所梃發處

然之初而已非有所加也此節爲不動心之根原莊曰氣如何難言且下文又言剛大又言配道義則又是可言的且往説以剛大節作本體配道義節作功用截然不看其旨當否周曰難言非是不可言謂須真實自得如下文集義的工夫到頭方見得此氣充滿認得真識得破若自家少了工夫認得此氣爲甚麽故曰難言者正謂其難養亦可以言也且其爲氣二節須一直説下㮣是説氣的體段規模原非是體用之體安得分上即爲體下即爲用且至大是際天蟠地無一處不包故曰初無限量至剛是死生利害無一可壓倒他故曰不可屈撓莊曰直養無害怎麽看周曰直养便是無害非直養了又須無害須知直對枉看氣之生機本直順其生機做出勿加以私意便是直養惟直養之後不至消鑠其剛大本體則一身之中自覺得高

摘粹

氣既充之後則能配義氣未充之先則當集義平素能集義方臨時能配義所謂人有不為也而后可以有為曾子反身循理正集義工夫而千

乾廣坤之內惟吾之所運量卷舒而無處可以限我無處可以屈我非此至大至剛者有以塞天地之闊乎試觀有一毫心虧理屈之人其在天地間不勝局蹐縮手縮足而不敢動皆氣不壯也此可以反照塞天地之意矣但惟氣之浩然剛大方可以塞天地亦必其直養而後塞天地然后見其浩然剛大也註曰註以配義與道配字是合而有助之意二者少一個不得謂氣與道義一滚出来乃相合而相助也其說是否周曰看來還該重氣之能翼道義上蓋道義是個死的氣是活的以活的合到那死的上頭便張大無所不達奮迅激昂自然充拓若無是氣天下雖有道義當為的事便委靡退縮矣須知配道義正是塞天地之實在處非是塞天地之外又有所謂配道義也故此兩節平分不得莊曰時以此二節為說浩然之氣集義所生以

方吾從則配義氣餒孟子勿正勿忘勿助所以集之也止當久集而不動心則其配之也

下方說善養之功何如周曰看来本文塞天地配道義皆是氣之生處而必本於直養無害来便有養氣工夫了是集義兩節不過發明直養而無害一句之義莊曰集義註訓事〻皆合於義居得不周曰仔細看来還未妥要曉得義是心髒集義乃是事〻求慊于心從本髒上做工夫故心髒明淨無所愧怍而此氣便自浩然而塞天地配道義所以謂之生〻自裡面生出来襲義是事求合于義不求自反未充有違心之行此等人都是軟脚跡不定久之未有不餒作者行有不慊句申集義句以其外句申義襲句莊曰告子外義從何見得周曰據他不得於心勿求于氣便不顧心之慊不慊義之妥不妥一味勿求是不曉義為心中宜合處故見其外義也此節總重一個集義必有事兩句總以集義為主只是常〻存心一於義不要期必不

獨言宋人者緣告子是個宋人亦是訊他

要放懶不要加看意思如此是純一不已的工夫義方能集ゝ義自然生氣不必于氣上理會也纔着意在氣上理會便是正便自忘便自助、私意夾雜心便不純安得謂之集義氣何由生到宋人重苗槁意下而又害之、與此正相應惘卽正字倔卽助字、助便該正之不得故助也舍之是丟了有事功夫不復求充然雖不充只是畏縮不敢勇往若再集義充養起來剛大本体依舊還在雖曰無益未爲害也助長是氣未能充、只管矯揉造作凡事猛進向前全無畏懦然事未合理必至事勢窮蹙便沮挫屈抑把氣都消喪了一到消喪再充養不起故不詩無益而又有害之也蓋助之爲害起于正而甚于忘如此知助長之爲害則養氣者當有事集義以爲功矣

誠解

續道　連蔽詖淫邪遁者見憑他十般說話皆不能逃吾之鑑且又窮究到底直知他根源又直知流弊故生于其心以下又正中明上意

莊曰註中相因意用得不周曰相因意只就各句上看如詖與蔽相因云ゝ不必牽連諸句莊曰生心六句時以爲即始以見終是否周曰非也當時異端邪說紛起誣民皆其心術不正心術亦不正則發於其言便詖淫邪遁發於其政事便害事害政夫爲得有始終之論也孟子之知言乃所以息邪說正人心故必窮究其人心之所害處然後可以息其害而正其心至于云俟聖人乎不惑則隱然閉先聖之道之意而明孔子之道於無窮也

黃貞父曰言之詖者猶在正路上只說得這邊不顧那邊如隄之捍水只捍得這一邊此緣他心有所蔽只見得一邊淫如水之汎溢四出蓋漸ゝ出于正路雖未顯然自外而若肆然無忌者然緣他心上蔽錮已久遂陷入深處故也邪則其心已全然離却正道

矣遁者別生支節如亡子出奔彼此躲閃惟恐人之得其踪跡也
乃心之離而至于窮則困于其理不能自伸如旅人離其鄉里遂
終年飄泊窮而無所歸矣政事不是有位的政事有位無位皆有
政事欧即大綱事即小紀如有子所云大事小事一献聖人渡起
二句只得生于其心四句不必連帶上四知字来生于其心是蔽
陷離窮之生于心也此為心術壞故百行皆壞上四句是邪說下
四句是詖行都重到心上去四個知字是根知性工夫其根源即
下文學不厭之知字

宰我

註曰宰我子貢至末重顧學孔子是矣下面許多問荅血脉何如周
曰許多說話都要歸在學不厭之知教不倦之仁上去盖既聖二節

善言德行即有德必有言也

是擬之聖而不敢居竊聞之三節是擬之大賢擬之一偏之聖而不
敢居所願學者惟孔子而已學孔子不是學其仕止久速之行事學
在心術上論孔子之心髓會千聖百王萬古之道統全在知仁二字
下面賢堯舜遠百王出類萃皆不越此故學不厭二句須重看丑聞
養氣知言之說遂以聖擬孟子引聖門諸賢只借来分項孟子知言
養氣原非品第諸賢不可分析善言意輕德行意重兼之項上二件
辭命〻字即為命之命不必分文辭命令夫子既聖矣乎是丑推尊
之詞多說疑其過於自任觀下節引言意可見孟子云〻是明孔子
雖既聖而猶不自聖以見己之尤不敢當也註曰時以學不厭為由
于智教不倦為由於仁此但仁智在教學上一層又有以為因學不
厭纔見其智因教不倦纔見其仁此似仁智在教學下一層二說何

續遺 子貢擬夫子所自言以体貼夫子所具之心体善窺子人者

如、周曰、以予觀學不厭處正其聖心之智教不倦處正其聖心之仁蓋始終易惰工夫最易厭其不厭也乃其胸中真見此道之精有不容罷手處人已易隔教誨每至于倦其不倦也乃其胸中廓然萬物一體欲其同歸於道處仁智合一存乎聖此子貢不知聖不待稽考濾跡而已洞悉孔子心體之妙矣竊聞節須知聖人之道渾然全體而子張得其威儀游夏得其文學已不是小可具體是全有聖人體段但未能變化無方耳微字則輕帶說若孟子則欲造于聖人之全體故曰姑舍是莊曰、顏子地位儘高孟子曰、姑舍是果不足顏子乎、周曰、亦非是不足顏子、但前輩云、總遜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棄、古人之志大率如此莊曰、不同道是甚麼口氣、周曰、亦不要見外之〻詞、只渾〻言三聖之道、與吾道各有一種非其君以下、雖以夷

孔孟相承脈絡正于此可認

尹孔子並言、而意則歸重孔子皆〻古聖人也、還是說伯夷伊尹孔子要皆行造其極事無所勉也乃所願句、不把夷尹來形容只問〻說個願學如云人各有學亦各有願乃所願則學孔子而已推尊孔子優劣二子自在言外莊曰、願學孔子果在仕止久速上學乎、周曰、非也、只在心上做工夫如云心之精神即是聖孟子惟直養而無害將這點精神養得完〻全〻斂而守之是學孔子之學術處倘當緒而建立則孔子之事功未始不可以次第而見信乎善學孔子者無如孟子也

生民

周曰自此下皆推尊孔子以明願學意、丑只泥皆古聖人一句意而不理會不同道之意、故有若是班乎、之問、自生民以來、不是說凡民

民中未有孔子、言自天地生民以来聖諸代與未有若孔子者也此處須兼道德事功說方盡。然則有同之間。因以上文有皆古聖人之說孟子之答亦就皆古聖之上、而指其可以同者有此耳有字活看、言或有一二之可同非謂皆可同也、下正詳其有同、莊曰、百里二句言德之盛行一不義二句。言心之正可平看否周曰意實相承言其德足以得天下而其心又不肯爲得也得天下即上朝諸侯有天下意毋又以孔子之于夷尹既有同矣敢問其所異者何在所以異ゝ字、承自生民一句来、汙對智字、智足以知聖人、分明是智識高了、縱使汙下、必不至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此决其言之可信也須知此句、乃假設之言孟子欲引三子之言以見孔子之異于夷尹、故先明三子之言之可信如此、莊曰、宰我賢夫子于堯舜、當就那裡說、周曰、宦

稽古

當修孺文宣王廟碑曰前聖之遺風將絶夫子不得不生中古之彝訓將具夫子不得不作

云精一執中之統雖肇於堯舜夫子則推明精一執中之傳以垂之萬世、是以一時之治功與萬世之治功較不排賢之、而且賢之遠矣昔人云天不生尧舜一時無極功天不生孔子萬古如長夜信哉莊曰、子貢節常說由孔子之禮樂以見孔子之德政其說當否周曰非也不知夫子之德政乃子貢所親見者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便是德立之道之綏来動和便是政此夫子之德政亘古莫及此言我從禮樂中見百王德政皆不能及也如依常說便不見親炙孔子的毅口須知德政與其人俱往而礼樂則常在故必據礼樂以推如見禮有煩簡知政有質文聞樂有美疵知德有性反豈惟民哉一句喚起同類意麒麟四句不帶類也出題當自類中之異上說若作同說便講了類字聖人之于民亦類也就形同性同言、出類拔萃就踐形盡

類以平生言
萃以共處言

孔仲達曰伯者把也把持王政之謂

性言。此二句言聖人皆異于衆人。末二句見孔子出於群聖之類。後
於群聖之萃。何等絶盛。此生民句、只就幾形盡性言。不必入道德事
功。莊曰、有説出乎其類至末、作一氣讀、須説向孔子身上去。知云聖
人固斯民中之麟鳳山海也。雖不同于凡民、然与民亦自爲一類。但
求其出類拔萃之聖。則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之盛。去也。此説何
如、周曰、更直捷可從。

以力

周曰此章王伯並重不莊曰、只重王者以誠服天下、見非伯之所及
也、全在心術上看、感之以心、應之以心、故曰無思不服。此德力之所
以分。真偽之所以雖。大抵服人全在于仁、這個仁本於精神心術。爲
德。由於威強勢力。爲力。伯者不是真心、只是假托一個救人的模樣。

續遺

貫德就心上説尊士就外面任用的礼貌説賢者二句

故人服之者、亦不出于真心、第力不贍耳。王者一段真心寔意。被民
水火。解民倒懸。這個念頭處。即是小人向慕處。此心中之誠。皆自心
思中流出來。此詩之所謂無思不服也。
黄貞父曰。獨譬以七十子之服孔子。若孔子布衣耳。初非勢力驅
迫。七十子亦無些毫勉強。且極流離困苦。尤不忍去。服何誠哉。引
詩即証王者心悦誠服之説。蓋武王就是行王道而得民心之悦
服者。原無兩意。與他處引証不同

仁榮

莊曰、仁不仁、心術上看、還着政事上看、周曰、仁不仁、須兼君心之
政事上看、首二句須串下、重仁則榮一句、次二節應仁則榮、不可以
賢能爲仁之輔。政刑爲仁之施。拔〻平對。宜一直重到明其政刑而

及是時三字為此節之大關鍵正是兢兢業業不敢一時放恣之心此行仁的緊要機括即是圖治之預也引詩不過来証一個預字不是至下節方緫推出一個預来遂作兩層看也般樂怠敖節與上二節正相反故下文即以已字承之末節引詩應禍福自已求言念也配合也命天理也多福多福之盛大也引書應禍自已求天作孽如水火盜賊之災自作孽如放辟邪侈之類此之謂此字指禍福自已求之言而証其說見其不可忽也言外見世主能鑒詩書之所稱引誦周孔之所咏贊尚其強仁以去恥則國不期榮而自榮矣

黄貞父曰國家閑暇可謂無事了然須存備有事的心康節以太平時為飲酒酩酊開花離披時矣晦菴以為這處去危亡只是一間要兢兢如捧盤水方保得此時

尊賢

周曰舊說上五條只是備舉王道末節方着當時方說民歸是否莊曰其實不是上五節已說王道可以得民末節是申結其可以致王以致可寧之意耳須知人主所以撫綏四方經營王業惟在得天下士故首及之尊賢使能二句一氣直講尊是隆礼使是授任賢是有德者能是有才者賢能皆秀出等彙故曰俊傑尊之使之便是俊傑在位此正賢路清明多士彈冠之日天下未策名之士孰不興效用之思而願立尊使之朝哉玩則字有不待招納延訪旁及於天下之意下三則字亦然

市廛

莊曰市字徵讀市是統言之廛是市中列肆乃官為之以居商者作

稽古

国都如井田様画為九區中一區君之宮室々々前一區為外朝後一區為市々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宗廟右社稷其制如此

活字看、與下廛無夫里廛字異、須知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如今人賃舖面相似、更不征其所貨之物、逐末者少、則但治以法、而併其廛又征其貨、而商人不堪命矣、故天下之商皆悅云々、關譏即是待旅之政、關所以峻出入之防、恐異言異服來為暴者、故譏察之、而商人之貨所往來、則不征、在市曰商、在途曰旅、耕者即是待農之政、耕者二字微讀、助者、各出力以助耕公田、不稅者、不稅其私田之入以病民也、

夫里

周曰、或摘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一句、以為里字來歷、又摘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一句、以為夫字來歷、則是夫與里分為兩項矣、是否、莊曰、本文只曰夫里之布、初未嘗曰夫里征布也、又或將里字認

續遺

氓字從亡從民、謂流亡之民也、蓋去其本土而占籍于他国

作五鄰為里之里、將夫字認作一夫受田百畝與一夫之家之夫、則又無粟稅與力征在內、不思本文只曰夫里之布、原無夫里布粟力征之文也、周禮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粟稅、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宅即五畝之宅、里若五畝之宅也、即所制之里、一夫所受者也、孟子謂之夫里之布、乃一夫所受五畝之宅應辦布縷之征也、以其不曾種桑養蠶、不曾織得布縷仍要他辦、謂罰也、即是一夫五畝之宅應出之布也、初非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也、若作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則本文夫字在上、如何粘帶也、若以夫是另出粟稅力征者、則本文只有布字、下原無粟稅力征之云也、況于一家而令出辦二十五家之布、其法不亦太酷耶、周曰、剖析極明、

信斷

莊曰承上言王政之行各有其應如此特患今之君莫之舉行耳信
能行三字重看謂寔寔落落行之不徒虛文粉飾也民兼士農商旅
言仰之若父母即願立願為等意子弟亦就仰之若父母上看出率
字屬鄰國之君言濟為成其事率子弟以攻父母如何有濟如此只
承率其子弟四句來天吏奉行天命就征伐上說天下有播其賢能
橫征商旅農民者皆奉天以討之而天下莫有不泥者既奉行天命
而無敵於天下則將待天理物居位凝命而為天下王所必然矣末
句是反言以決其必然也

不忍

周曰此章勉人君擴充仁心以行政也二節分上言仁心之同矣惟
聖人能充其量以下言人心之同具而勉人當充其量也通章大旨
重在擴充上莊曰不忍的真心完完全全何消擴充且擴在那裡做
工夫周曰擴充不專在心上用功便有許多政事出來故曰天下可
運掌上足以保四海云

周曰首節人字包聖凡不忍人之心照下怵惕惻隱看天地之大德
曰生吾人得此天地好生之心則腔中便含得宇宙民物無限的生
意一遇民物中有顛連失所便有目不忍視耳不忍聽身不忍接的
意思皆字說得廣指人心之初那時私欲未起本體尚惺所以不論
先王不論衆人皆有是不忍人之心也但人有是心不過一時感觸
及交於物欲便至障蔽怎能發之于政惟先王全醉此心私欲不錮
有這心便有這政有字斯字緊相應凡政皆心不消擴充以仁心流
出仁政則經之堂皇布之九州老有終幼有養四海各得其所矣治

天下豈不運之掌上。是先王不過滿此心之量耳。非此心之外別有增益也。

莊曰、天下可運於掌、時只說其易、當否、周曰、余看天下亦大矣治天下亦難矣、而孟子云天下可運之掌者、非言其易也、蓋言天下之治而本吾一念之不忍者以運之。則天下可運之於我一掬中也。是謂天下心上運量。不必他求之意。夫豈是易之云云。即首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之掌。亦是此意。蓋謂人之老幼而本之吾老吾幼者以運之。則天下亦只在吾心上一掬運量不必他求也。莊曰、眞

乍見

周曰、此節只重乍見二字、見卒然勃然之頃。智不及謀。勇不及斷。機心机事。一些參和不得。故內交三句。總是形容一個眞字。眞心不容遏。渾然一段天理。更無己私。皆有不可驗乎。但此皆有之心。自乍見觸之。即自乍見驗之。但先王則能常如其乍。以寔心而滋爲寔政之施。今人乍渡其常。於無心處。而驗有心之實。由是觀之、是字指乍見事而言、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字止與有人皆人的人字相照。首言人皆有是心。此言若無是心。即非人。此極關應得。緊切至於論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着其爲仁義禮智之端者。恭人義禮智是人性。人那個不有性。則心之從性上而發爲端倪者。又那個不有的。故遂承言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也。此俱是發明皆有之意。莊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與別處比喻同否、周曰不同。此見得有形便有性。有物便有則。又要把下文不能二字來理會。方見有

補遺

黃貞父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是不忍之別名。總是一個不忍。不是有四個心。不忍是心之生、處處生生、方纔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見。若一心死了豈更有不忍若須以此句爲王

四端與有四體相似有此仁之端便是能惻隱便能無不惻隱如手之能持與足之能行一般如此於下文自賊〻君相貫不能者謂不不能如先王之有是心斯有是政也兩個賊字在積壞其心上看

黃貞父曰此譬甚有意來孟有此四端即有此作用猶有此四体即有此運用故四体喻四端非徒以起上皆有之意實乃起下能充之机

火然

莊曰此節舊以知皆擴而充之為始時用功充之有如此為能充之為又泥火然泉達處而後用功之極充之有如此其說當不周曰此說大差天下爲有善端既充至於火然泉達而又待于後充者乎又爲有善端已火然泉達矣而不足以事父母者乎須知上數句只是

稽古

齊宣不忍一牛而忍士民之危梁武不忍一牲而忍宗支之戮二君者豈無不忍之心豈充火燃泉達之於惟不能擴充故得不忍于物而非不忍于人也

槩論一個擴充之理其不容遏者有如此下句能充之方責到人身上去非火然泉達後又有一徧充之也若上重知字擴字下重能推字是分知皆之充與能充之充為二矣大意言人有四端於己而知擴而充之則此端之漸明漸著而不可揜抑處就有如火之始然此端之漸通漸流而不可止息處就有如泉之始達火之充而其机便至於若此〻便有騐〻必及天下民物之勢矣故人特患不能充此心耳苟能充之則四海何難保也治如運掌更復何疑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正見其不可不充也莊曰擴與充有辨否周曰有擴者即其一念而推之以及於念〻充者滿其本然之量也

黃貞父曰擴充之義人皆有所不忍章盡之火有種嘘之即然泉有源濬之即達四端根于性充之即生焉可已看這始然始達却

續遺
尊爵即天之所以宅人處安宅即是人之可據以常尊處以其宅之自天而錫非人貴可予故曰尊爵

不得涎中僕戚壅塞四端既漸〻引動出来卻不得傾刻間斷其功方至于充滿而溢盈也

矢人

周曰、此章大旨如何、莊曰、全是擇術不可不慎而決為仁之機於已。蓋肴節重不仁一邉借曲藝以形術之當擇。見矢匠之不仁。異于巫函者。術使之也。擇術句推開廣說。不嵩在曲藝看。此節何以見術之當擇。為其仁包萬善為至尊。仁無私累為至安。故不擇乎仁。即不明此術之當擇如此。倘不擇術。人役其能免哉。不仁節決言術之不可不擇。上面不仁由于不知。然既不仁則心為私蔽。不仁必至於不智。而禮義盡喪皆不仁之所致也。既不仁安得不出人之下。而為人役。既為人役。必不免於役。欲免於役。而可不擇術以為仁乎。故來即以為仁挽决之。仁者如射節、只講一個仁者盡之。下面反求諸已。正對人役看。為人之役。不當尤人。正宜怨已。而反已。完其尊且安之本體。這個方是為仁。這個全決之已。如射之不怨人而反已一般。正意都在仁者。講完末以射者。一找足則得之矣。然則術可不擇乎哉。周曰、通章大旨已明。請問尊爵、註解為得之最先、用得不、莊曰、大差、余想天之賦性。仁義禮智的道理。一齊付在人身上來。天豈有先付以惻隱之心。然後徐而予之以義禮智乎。但謂人曰元善、元者善之長也。此說得有理。蓋仁之一端。包得羞惡辭讓是非之三端。而數人身上道理。動必以仁為首。故講尊爵處、只是個元善。不必說得之最先。周曰、然、

子路

稽古

懸鍾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矣而猶必拜之語曰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禹之下拜真百谷王矣

莊曰此章書余亦曉得是總說聖賢樂善之誠不必別其分量大小。但細心看来本文說一句大舜有大爲便有軒輊了周曰須知一善一拜總是樂善之誠但喜從告來拜從聞来終於又已上累有分别莊曰大舜有大爲還是如何看周曰要見由禹已是大了舜又另有一種廓落處且大字在舜與人無干正與後莫大乎與人爲善相照看若謂大於禹與子路語便似較量又要知舜之大全在與人同上舍已以下都說個與人同且舍已不是見已有未善方去舍如此便是子路不是舜從人不見人有善方去從如此是禹不是舜家要看得渾融舜不是見善屬在已不自有其善便是舍已不見善屬在人人有善便直當做已善故能從人樂取諸人不是惟忻鼓舞去取他他心裡洞洞徹徹包括一世直見天壤間更無有形骸爾我善是公

物有善是公共不曾着意去取自然有虛受無強納故曰樂取人以爲善不要添一個已字云取以爲已之善只與上文善與人同下文與人爲善做一樣會意看大抵舍已從人二句只是發明一個同字要說到無跡的地位方是與子路大禹有分別耳耕稼節不是另作一意只形他樂取人爲善之心徹始徹終無時無處此心体不間歇見自一生以來已然末即是賛其大見他取善的純心豈但是恥他正是與他正是善与人同處與人爲善不是許他爲善亦不是助他爲善這個善取將来他固是激發鼓舞益勸於爲善了人勸於爲善不是人爲善分明是我與他的善我既與他的善是至誠盡已然而盡人盡物之妙處把人我本來一團渾合的天機如銅鐵入在大冶那見爲銅那見爲鐵融液無痕而本然公共的分量擴充無外江河

伯夷節要得一節深一節意不立深于不事不言深于不友鄉人之冠不正亦少礼亦未必

續遺

同決天地同流其大也孰加之大是渾融我的性爺也此之謂善與人同而舜之大可見

黃貞父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註中激勸為善之說本等宜刪但周先生之說亦未甚穩看來君子與人為善只言善與天下共為之渾合公同做此善不分爾我藩籬則稱大耳此大字正打轉有大的大字不是又深一層

伯夷

莊曰、此章或曰不由其清和、或曰不由其隘與不恭不由何在周曰、此章全看不屑就、不屑去二句是孔子仕止久速俱無誠心此為君子之時中他一個執着不事不友之心到底雖鄉人也不與立諸侯辭命也不肯受他看得世界無一個好人無一處可就夫是甘首陽避北海攢眉局促舉無可容是居已太清視天下太濁以就為不潔而一於清這樣遂有隘的病柳下惠執着一點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之心一味不自失憑他們袒裼裸裎不論他污君卑職任他遺佚阨窮把世界當做個玩弄的戲具一般夫是以援我便止游々蕩々睥睨自如故不以去為潔而必于去夫是以遂有不恭的病二子各成一家一個太認真一個不認真皆由去就兩字看破他的心事概盡他生平或者他處衰周衰世不得不然但是君子入門欲正立心欲圓自有無可無不可當法彼隘與不恭畢竟是清和之弊不是只由清和而不由隘與不恭也君子不由承去就二字來發揮為得

惡也而亦去之諸侯之善辭命無少失礼矣而亦不受推惡惡之推孟子推之也鄉人之思伯夷自思也孟子本其心而形容之如此

黃貞父曰周先生議論最確但學者須識得此章只宜平叙伯夷下惠之行不可以清和立論蓋清和至下孟方斷出來但末節不

可說壞了二人不由槩項隘與不恭字來非謂伯夷柳下惠全不可由也

新刻周莊合解上孟七卷終

稽古

按楚有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然卒為佗人殺秦踐華山為城因河為池從方又之城臨

新鐫黃貞父訂補周莊合解上孟卷之八

天時

周曰此章大旨、時說俱在用兵上看、方當否、莊曰非也、此章總是欲人君以道而得民、不是示人用兵之道。首節一章總冐、天時地利歷歷推下、只重在人和上。須知首以用兵虗虗引起、如云當時之談兵者、不曰占候以趨時、則曰據險而趨利、而人和置之不講、不知天時特或然之數耳。且人與我共之者也。孰若形利勢便、尤寔而足憑也。地利直有形之險耳。必人與我守之者也。孰若人心之戴、尤壯而足恃。兩不如要含蓄說、勿涉下去、三里節申天時不如地利、城非節、申地利不如人和、上節就戰言、以得時者利於戰也。下節就守言、以據險者便於守也。故各就其所重處言之。域民二節承上意見人和獨重。故

不測之淵恃身死人手爲天下笑地利豈足重耶〻奔晉陽沉灶産蛙城不浸者三版而民無叛意尹鐸保障之恩也此非地利重于人和耶

曰二字是承接之辭。域民三句。不指地利言。只要起得道者多助句。封疆可以限民之形。而不可以限民之心。山谿可以壯國之勢。而不可以立國之本。兵革可以耀武於天下。而不可以無敵於天下。利字該得堅字。得道者多助。此句最重。得道不外以德行仁。多助寡助是論其理。下四句。是究其極多助爲至於天下順之。正是人和處。以天下二句。只是以我攻彼意。天下既順便不用戰了。而曰戰必勝者只是無與爲敵意。此見人和乃保國之道。致王之機。奈何不以爲重。

將朝

周曰。此章文義煩瑣。所重在何處。莊曰。總是重一德字。德者仁義也致君堯舜湯武。大有爲之根本。孟子得統於曾子伊尹。而羞比管仲者。全在此。只爲齊王不知重德。而托疾以名。故孟子因以德自重。而

續遺

王托疾以召孟〻亦托疾以辭致其辭也與孔子調之意同

托疾以辭。其詳與景丑蘘明者。無非是德必不可輕而已。心不可召也。周曰。時有謂齊王不合托疾。是否。莊曰。未論托疾。只是說他不合來召。召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須知孟子將朝禮也。聞王托疾而不往。義也。明日出弔。欲王深惟其故。使仲子知孟子之心。則告之出弔。豈不正大。而何必爲是紛紛哉。於是不得已而於景丑氏宿焉。周曰。不得已因人要之之故乎。莊曰。全是爲托疾本意不得達於王。故不得已而宿於景丑氏。庶幾因景丑以達其意於王。蓋即前日出弔之心也。丑借父子伴君臣。重君臣邊。君臣主敬。重臣敬君邊。是譏孟子本意。大倫以自然之尊卑倫類言。恩敬以相交接之道言。二主字要提醒。父子非無敬也。而所主在恩。君臣非無恩也。而所主在敬。丑之敬子泥就平日說。未見所以敬王。以下面照之。則謂不應召耳。但

未見所以敬王、孟子亦明知景子是指不應名、乃佯為不知也者、而姑以非堯舜不陳應他、此其議論緊處

語尚含蓄、惡是何言、指未見敬王言、是何足以言仁義句、是說齊人心上如此鄙薄其君也、故曰不敬莫大乎是、堯舜之道、即仁義非有他也、以是陳於王前、直是以聖明望之、何等樣敬、不敢字亦要簽擇、齊人以仁義不足與言。孟子非仁義不敢言、不足与不敢之心。見敬不敬之別。

周曰、否非此之謂、如何剖析、莊曰、否者、言不是非此之謂者、言我之謂子不敬王者、非不以仁義告王為敬王、斯謂也。但以君臣之禮有未盡耳、此與下六節、總是景子以人臣應名之常律孟子。孟子不以人臣應名自律、意景丑責孟子不應名。孟子不說己之當應名。只詳明察王不可名己。而我之不當應名。無待言

稽古

晦翁与黄端明書言三達尊講施于朝廷者則不及

矣。此處正好得賓師意出、豈謂是的是字、指景子所言之禮、謂我之意豈如子之所言、我則以吾不可名、而王不當名我耳、曾子以下正說不當名之意、晉楚之富、富字該爵字在內、富者厚于利、仁統四端兼萬善、於理無所不備。爵者操予奪義有裁制、决取舍、亦操宰物之權。此四句辭雖平、而意重仁義邊。夫豈不義二句、只因景子俗人恐他不信、故深明曾子之言為可信也、世俗皆以富與爵為尊、而曾子獨以仁義為尊、故曰別有一種道理、下面發明所言一道之意、爵一齒一德一、列達尊之目、且空說朝廷三句、正申三達尊之意、不必添出隨在致隆之意、周曰輔世長民時以扶持世道、表率斯民說、何如莊曰看來此語分明是孟子表其德之有益於主上之治意、輔世者輔佐世主也、長民者謂佐世主以長育民生也、此正是致君澤民之

于鄉党施于鄉党則不及于朝廷惟德也者充于身刑于家施于鄉党而達于朝廷此論齒人所未倫者

意。下面大有為之謀。湯桓之業正在此輔世長民四字中。周曰惡得有其一二句、時說齊王僅有其爵耳、而齒德二者皆在我、齊王惡得以其一、慢我齒德之二哉、此說是否。莊曰大露圭角須說得渾融如云爵雖尊也、亦惟尊之上爲、烏得自有其一惟以爵爲尊、而慢其二視齒与德皆其下哉、此只據齒德尊同論道理不復拘朝廷鄉黨与輔世長民矣

黄貞父曰須知此節非是論王有富貴我有仁義王有爵我有齒德祇當他的話頭須承前堯舜敬君賤後大有爲之君孟子意思正謂王有爵亦須要我仁義之士輔世長民纔能句做到堯舜地何反來慢我

大有

稽古

古不召之臣自伊管而下得一諸葛亮為劉備欵徐庶與亮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往駕頓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

莊曰、故將以下、又言齊王之自用、盡足以有為、大有為、即興道致治必有所不召之臣、猶云必有所尊禮之臣耳、就君心上說謀、大有為之謀也、有謀則就、正是不召臣處。正是尊德樂道處。仁義一也存之則為德、發之則為道、尊德有尊崇不輕意、樂道有愛慕不忘意。不足與有為、了字雖就君說、還作賢者斷其如此、方合旨。周曰兩箇學為而後臣之、或泥註解作先從受學、後任為臣、是否。莊曰若然不其先尊而後果乎、謂只重學意、而臣字特帶言之、宜云湯桓之於賢也非徒臣之也、乃是學為而後臣之、學處正是就問其謀。而任其謀以出、則是臣之了意、是意思不在臣上、而全在學上。周曰德齊德字、與前節輔世長民之德同不、莊曰、不同、此德字指行事言、有皆尚功利意。此二句與不勞二句相反、好臣二句與學焉後臣相反、好臣其所

續遺 此章人咸处孟子往来于列国全為行道計豈在于餽但諸侯之交以道接以礼者未嘗不

教以其順已也不好臣其所受教以其咈已也湯之於伊尹三句輕只是申上以起下末二句正是說已不可召而即管仲以甚言之且猶不可召重桓公不召管仲上非謂管仲不可屈而召也不為管仲便是抱堯舜仁義之道輔世長民之德而志伊尹之志者又可以召致之乎且循而況四字一氣呼應我不可召亦只於言外補之

於齊

莊曰臻以迄上論辭受孟子以理上論辭受毋亦套語畢竟緊要何在周曰此章總是發明皆是二字故看一處字有處便有辭無處便無辭此宋薛可受而齊不可受也全章問答全為齊而發特借宋薛以形之耳須要明賓主之辨莊曰皆是也註訓皆適於義也用出不

周曰是字還對上非字看不必用義字出來須抑揚重齊一邊不可扯平亦不可交互方中款莊曰為有君子句時說人主之待賢不可以無名之貨羅致乎君子云云是否周曰如此說取字覺費力矛則謂取字即上三節受字之義受之即是取之也上文宋薛餽得有名則非徒貨故取之無妨若齊之無處而餽是則貨之而已在常人見貨則動故妄而受之君子素知身與貨孰重又豈有於貨而輒取也莊曰真

黃貞父曰學者苟于辭受終必苟于出處衰氣節何所不爲○戰國時各有封疆之界一出薛關則薛之令行不得故薛君只得以兵餽之

平陸

周曰此章見君臣皆當恤民前二節諷距心而臣知罪後一節諷齊

按蕭望之不欲外補而況顯不願爲准

稽古

王而君知罪諷距心處見責不容辭非諷之去諷王處直欲其行興廢之大政以濟溝壑離散之民非徒使之自悟其罪而已惜齊之君臣皆悅而不繹也須知夫伍失牧總是一意不可平對莊曰爲都註訓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是否周曰此左傳文也須知王之爲都當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周禮曰縣爲都不然豈五處皆立宗廟耶自難通矣

黃貞父曰屢說凶年饑歲見孟子註意處

蚳鼃

周曰此章見守官守道之不同也須知士師之職本在邑守下肆靈丘而請士師非辭尊居卑謂職在外雖以伸其忠士師則近王耆也似也句虛所以近似有理就下可以言見之可以言者刑罰係民命

熊大宇云曰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过拾遺臣之願也皆辭尊立而請士師之意

士師得以言其得失也莊曰未可與言與時說俱云豈王之刑罰皆中而未可以言與其說何如周曰此惟今既數月矣全不接此句正應爲其可以言而緊跟既數月意來當云今爲士師既數月矣聞王刑罰之得失不爲不熟矣而猶未可以言與何其宜言而久不言也莊曰孟子此言是激其去乎周曰只是激鼃盡言非激其去也至於齊人之譏方重去一邊耳但是去有幾樣爲官則爲職所拘而義不可不速不爲官而爲道則不爲職所縛而義不必于大速當時孟子不受齊祿不過一客卿耳可以去可以不速於去爲蚳鼃故善而自爲未始不善也故曰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黃貞父曰古者封疆之臣或守一郡或守一邑各有土地人民之寄謂之官守朝廷之臣爲腹心耳目凡有所見皆得上聞謂之言

續遺 反于齊行道也止于嬴有餘哀未忘不

貢

為卿

莊曰齊王勞孟子出弔、特欲借以為重、允百弔禮事、都不敢相煩。故使王驩為輔行。但王驩亦非親細事者。觀下治之為有司可見行事如行弔之牲帛祝號儀文籩數、皆是

黃貞父曰或言亦何不可。但小人竊君子未有不自言始者。故孟子慎之

葬魯

周曰通章大旨何如。莊曰只重盡心二字。古者節言周公制禮因人子欲盡之心。不得節、承上文禮制得為。何為不自盡其心。且此節言我之用木美正為全其親於久遠。而自盡其心。末節則引言以結之。

稽古 史記齊伐燕有二事。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即梁惠王孟子書所載

既遂前之意

見必賴天下而重而親。方為盡其心也。周曰木若以美然竟虞是甚麼意思。莊子之父、激公宜先喪、母仉氏後喪、克虞之所為美分明是後喪喻前喪之意。但下面有觀美二字相應。則木若以美然、作為觀美而然不妨、而太美意已在其中、不必依註專作太美也。故孟子以觀美承下去、而緊緊以盡心應之、

沈同

周曰、燕可伐、而以燕伐燕則不可勸。故上節就燕論燕、下節就齊論齊、各自開看。齊欲伐燕利其土地人民。又恐為賢者所不與、故沈同以私問亦或齊王陰使之、不得與、不得受全重王命。觀下文不告於王而私與之、亦無王命而私受之可見。次節沈同問燕可伐三句是正言在巳未嘗有勸齊伐燕之語、天吏以下是明言、在巳不勸齊

問吾称斉宣王者也孟子作于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称斉湣王也後又伐燕；；王嘗以為与子之斉下燕七十城是卽此所載沈同問燕可伐与者也此又串也止称斉王若時湣王尚在未有謚可称

伐燕之意。同之所問無一言及齊。吾應之曰可、見時據理以應之。亦未有一言及齊、彼字兼君臣而言、然信其可而遽伐之、再不為致詳也。不知吾所謂可者。固自有在。故有彼如一段說話、天吏有道士師執法、一是奉天命一是奉君命、惟天吏可以興師伐暴。猶士師可以案律殺人。權非天吏。如何擅行征伐、官非士師如何擅行誅殺。今燕固暴國。而齊亦暴國也。以齊伐燕。猶以燕伐燕。吾何為助虐而勸之

式

黃貞父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句是一篇大關鍵處燕以私齊以私伐而沈同又以私問三個私字極有味

燕畔

周曰、仁智之說、並重否、註曰、全重不知之過。須一線穿到底。燕人之畔、王之不知也、而根于不仁。來齊王之慙、其不知也。陳賈之辭解其不知也。領周公不當逆料其兄。其不知為宜。齊王可以藉端其畔、其不知為不宜。柰何不啟之更。而使之順。不徒使之順、而使之辭。賈之罪大矣。須知數箇過字、不必點不仁不知。及扯周公寺事。亦不必粘陳賈。須渾渾說去。而責賈之意。已在其中矣。

黃貞父曰不亦宜乎只言過是談有的非言其當理也當理則不得謂過矣當時孟子不知陳賈為王什嘶只見他矯誣周公以為不智甚來意必為大過而設故言君子處過之異以暗譏之此節雖若與上文不類毫誅出上文陳賈的心事首四句一言改過一言順過下古之君子至仰之又是於過則改之上添出不諱過意今之君子三句又是於過則順之下添出文過意總是即上二句

意而充拓之也意重在文過上

致臣

莊曰孟子此一歸說者因朱註義不可留雖以顯言遂不得其所以不留之故想來孟子還是怎箇意思周曰予玩章內却已自露其旨矣中引季孫節有去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分明是謂王不用已亦可已矣而豈可使子弟復受其萬鍾章句內不用兩字極大關鍵只讀者忽過而以為不得於此求得於彼之說意大不貼

周曰孟子為卿於齊本為道而非為富其不受萬鍾之祿者正以道之不見用而不肯徒受其祿也乃齊王於將去之時又不思改圖以用其道而但以萬鍾為養賢之計夫不以用道為心而但以得祿為

續補 孟子嘗曰万鍾於我何加焉而齊欲留孟子正犯其所不屑宜孟子之去也

榮則前之十萬當先受之矣又豈至今日而議萬鍾也他日二字當味猶予欲去時王不曾要留及他日見孟子未去故為此留之莊曰室與祿平看不周曰不平重在祿上故下只承萬鍾說須知此授室欲養弟子以萬鍾使國人有所矜式全是一段虛意無望道之誠大行賢豈為是虛羈耶舉季孫識子叔疑之事見已不好此之意異字虛下正明其異莊曰兩使字同不周曰不同使己使字假使之使也使其使字使令之使也獨字與孰字相應私字又從獨字生來以其人皆欲者而獨有專欲者便是私便是龍斷嗜利之心以朝端為市以爵祿為奇貨一般私龍斷直指叔疑說而龍斷之義則在下

為市

莊曰此節是什龍斷二字然又透出賤丈夫來何也周曰蓋辭十萬

〔續遺〕此留行之客想必不是无閑賤位的閑人盖得親近齊王朝夕可

而受為則亦龍斷之賤丈夫而為人所賤矣為市四句特揭古之不征商以起下以所有易所無見無專利之計有司者治之見無征商之法治之謂平其物價而息其爭訟也有賤丈夫有字須味見滑左右望而罔市利就賤丈夫心裏說言貨物一到便欲籠致之不使別滑占其利也有一綱打盡之意不然豈均在市中而物價有異同之理

宿畫

莊曰孟子見王本心分明為行道計此去齊而乃宿於畫却有惓ゝ屬望意容欸為王留賢雖是羨意然必先於齊王之前著寬移道孟子之賢使改其失寬懷懇ゝ之意然後頌王命伺侯道達其意於賢者之側庶所留不虛而可挽其轍耳客也不稱道孟子於王前又非

進言者故孟子以銷持調設責之

承王命而致慇懃於孟子留之將何安頓孟子所以不加禮貌不應二句是不欲聞其言又不欲接其人以其失留賢之道也不止為坐言之故曰齋戒見誠曰越宿見積誠曰卧而不聽便見絕人之甚周曰昔者二段兩平不莊曰覩求節單承子思宜重子思邊方有理繆公無留子思以公自使人道達已之誠意於子思子思方鑒其誠而留泄柳申詳之留于曾以有善類在繆公之側常ゝ稱道二子之賢而欲繆公以重道之意不然二子亦不苟容何以安其身於魯此一段因子思而併及之周曰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果植此留行一節說莊曰非也予看繆公之留子思臨去時留之蓋平日留之也此還是責其平日也周曰子絕長者二句有說兩字字活看令其自悟意何如莊曰也通看來呂照註更直截勿認作兩詰之詞

續遺　王由足用為善以天資朴寔耳好勇好貨等半不必用此不善事但不以自諱正是他好處一点渾朴不積滚可引而之于王道的天机括故下二用字就字

尹士

莊曰、尹士之諷孟子、不明干澤濡滯果三項平重乎、周曰、非也、尹士王意見孟子今日既然要去。當時為何而來。當時既來不是。今日何為去之不速。只歸重濡滯一邊。尹士慈知三節正對尹士說話看千里見王是予所欲、即迹涉于澤、予皆不計、至於不遇故去、予不得已則心誠不忍速去、敢以濡滯為嫌、且王由足用為善、用予則天下舉安、是王寔可為湯武、而亦非不明矣、小丈夫節對前反看、見得予之既去惓〻望王何等忠厚、小丈夫一諫不受輒怒〻輒去〻輒窮日之力何等淺薄。此尹士所以自謂小人也。

黄貞父曰說者泥註中王之所當改者不知在何事然已自說出三知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觀此則知王之所當改者正改其不用賢之失也孟子之所以望王改者正望改其不用而為用以成安民療世之業也又何必他考哉

用字內有許多挽回斡旋工夫

續遺　兩个必字極重見得自古明良遇合有一定之期以開手治天下就有數字時字在內數五

充虞

周曰、註中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二語周得、不莊曰憂世樂天与此絕不相干、通章總是發明孟子始終無怨尤也。但時論彼此句、則曰彼不怨不尤之時、是自道一腔生平心事、無不豫處、此一時若有不豫色者、乃時事之可悲、夫豈是怨已之不得於天而尤人之不吾合也、如此雖不諱有怨尤、亦有不豫了、則與下面吾何為不豫句相反、當云予以為彼一時言不怨不尤。是為無不豫、此一時去齊。若有不豫而有怨尤乎。不知原無不豫。以分彼此。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以五百年之數言則過矣。

百之期七百
則过数矣時
有為之時此
二句不平过
字奉其过非
根其过也堂
乱極之時正
人心思治之
日以為可以
有為合数与
時而觀見得
王者當與而
已堂為名世
之意竝不可
于此二句之
下發一段憂
思話頭

以其時考則必名世可展用之娇也。夫天欲未欲平治天下則已矣。
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又安能舍我哉。則我何為以去齊為不豫
也。始終是言無一箇不豫的心。周曰、時說吾何為不豫哉。是孟子必
其見用、而乘且喜樂是否。莊曰、予謂此句、正是表已生平不怨天不
尤人之意。語意甚說得渾活。若謂有必其見用之心。則生希異便非
泰然常適之境。宜云治平之天已至。則可起而應。未至則可徐而待。
吾亦何嘗有或怨。任用名世之人已興。則吾以慶於人。未興則吾以
信於己。吾亦何嘗有或尤。子以不豫疑我。豈知吾之心哉。須如此答
纔好。周曰、真。

居休

周曰、此章總見孟子不受祿之故、不欲變是既見之後又必有不合
處。若復受其祿。是苟祿也。時說謂受其祿。則為其所羈維以求去殊
欠斟酌。久於齊非我志、即所謂不欲變其去志也。二節總是答其不
受祿之意。或以未節作不去齊之故非是。

世子

莊曰、此章獨直指性體、而言善者何也。周曰、滕文為世子其習染未
甚、況過宋而見賢為急。則天性好善、是即性善也。是即可言性善也。
莊曰、稱堯舜者、果是言堯舜同此性乎。周曰、若言一同字、則下不必
說一了。只是稱此性就可為堯舜。所以見性善也。莊曰、時說復見是
世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是否。周曰、非也、此只是惑於當時性有三
品之說。未必人人皆善而可為堯舜。孟子曰性體之善、藏於洞黑雖
不可見。然率性之為道。古今智愚全此性。則全此道。道一即性一也。

摘粹　齊景公三段見古人之為至賢也其擔當處甚大其認取處甚真其畢竟是認取得真然後担当得大

如此講方明白不牽強稽之古聖賢之言而歷歷可証矣聖賢之道與我一吾能盡道則亦丈夫又何畏彼舜之道與我一吾能有為則即是舜又何可不及文王之道與我一周公可師我亦可師又豈所以欺我三子真窺見性命源頭矣今滕節方打在他身上去絶長補短猶今俗語云牽扯看耳勿着相不可便以五十里為說國小觀一將字分明言雖小亦不甚小尚自有可乘之勢也如此說方接得猶可字莊曰善國可專在治道上說否周曰只善字全在性善上得来蓋是性也根於繼善之初貞於至善之極反之則善吾身克之則善吾國然須要在可以為的為字上著力為之云者正指盡性之功也若不能有為則將有如不瞑眩之藥

黄貞父曰率性之謂道堯舜如此途人也如此豈有二哉成覸節

續遺　黄貞父曰惟性太善故孟子說到懇惻處足以動世子世子行到懇惻處足以動当時之人心緊要只在

曰何畏曰有為曰我師句句當仁不讓的話頭末著一為字何等鼓舞下二章俱是為的所在

定公

周曰此章在三節分上是世子因問欲行喪禮而見阻於人下是世子既定乎喪禮力行之而感化人莊曰世子兩問一是不忘性善之心一是不能自性之心但不自信正是性善處周曰於心終不忘謂終不能忘情便隱然有盡性希聖之想故欲問孟子而行事問之者意謂喪禮當何如乃為順人之情而合聖人之道耳此一問何等関係人心世道善其問者善其於喪禮久廢之時獨能以此為問親喪固所自盡一句是章內緊要語曰盡見不可一毫不慊於心曰自盡見一毫不可外求於人曰固所自盡見寔在獨斷而不可畧為人所

親喪固所自盡上後不可他求是在世子是誠在我句句与此應

搖阻也。然且決說未看世子身上引曾子一段只重箇禮字以起下盡心在盡禮方是孝莊曰時說天子句見貴賤通行則諸侯在其中三代句見古今通行則在今日可知其說當否周曰亦是但看来此二句只一串說更妙如謂此喪禮貴賤之同自三代而已然矣。然友反命此命字屬在世子定者定議也世子欲行三年之喪則父兄百官亦當行故皆不欲因舉滕魯之故以沮之滕與魯皆姬姓而魯素称秉禮姬姓皆宗之故称宗國魯先君莫之行當是魯文公宣公始不行此禮耳滕先君亦滕後世之君俱父兄百官不知来歷誤認為周公之法如此不可言不可反也喪祭從先祖是志之言下句又是父兄百官謬釋其意莊曰有說指先祖言謂志之意以為喪祭從先祖蓋為吾先祖所行之禮有所傳受於前雖或不同不可改也如此說是否周曰吾字還當作父兄百官說猶云即志言觀之則今日之喪吾亦有所受於先祖也。

黄貞父曰魯先君只空々說不必坐定那一個君更好志言先祖乃是始初立法之先祖父兄百官錯認志意而以先祖屬壞法之人

然友

周曰世子聞言全不說父兄百官不是却自家悼其素行不足取信而復問於孟子。又曰恐其不能盡於大事恐是世子自恐其格於衆論而終不能盡心於喪禮也。孟子曰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以他求言不當於衆人上取決只當求之於己自盡其心而已此是因其疑惑而贊決之。引孔子之言見求之于己彼將無不應者是在世

稽古

按三傳天子七月而葬同

朝覲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為差因為葬節○按禮記喪大記父母之喪居以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倚廬者于中門外中墻下倚木為廬也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飾之也寢苫卧于苫也枕凷

子、言世子在上、君子也、能自盡其哀、則父兄百官莫敢不哀、是在世子之自盡而已、豈可以他求哉、然是誠在我、是因其不可以求他也、是誠在我、而直任之也、有斷然獨行意、五月四句、是未葬時能自盡而感近人、及至葬五句、是葬時能自盡而感遠人、居廬不言即孔子君薨聽於冢宰之禮也、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即孔子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之禮也。可謂曰知者、皆謂世子之知禮也、四方來觀者、葢聞世子行古葬禮而来觀之也與弔者自是兩項人

爲國

周曰、此章重民事不可緩、固是大頭腦、而許多煩辭、何由貫串、莊曰、民事之不可緩、乃不可緩乎助耳、通篇重一助字、而歸到方里四句、新子之國以上、勉君以行助也、畢戰以下、勉臣以輔君行助也。而仁

枕去凷也

致必自經界一句總括盡之、切不可截然以問為國問井地作兩截說話、

莊曰、問為國為字、亦從孟子許其可以為善國為字来、民事、即國事、恒心由此而保、貢賦由此而出、學校由此而興、田祿由此而制、帝王治民遂生復性、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其原皆始於此、周曰引七月之詩是甚麼意思、莊曰、只是見周公急于民事。然詩言亟於乘屋、乃其亟於備穀之計。民之自亟其事如此。而君安得以為緩耶。

恒產

莊曰、開口說恒產恒心。便隱含庠序學校在內、為有仁人在位句。與發文公不忍人之心。周曰、禮下有制、以恭儉分屬。莊曰、不必分屬、不以爵祿傲天下之士者。必不以侵剝傷天下之財。皆恭儉寔德所施

續遺　本重取民有制而兼言礼下者盖設官亦是為民養賢正欲抚字且礼下有定祿而不至多取其意亦帰于孚民

及於人者也若無恭儉之心便是徒法不能以自行為富不仁為仁不富、陽貨恐仁兼不得富、孟子引来却說取民有制、則君民両利、仁可兼富：不可兼仁、在所為之者何如耳、周曰、夏后節是甚麽意思莊曰只䟽下之猷上而上之所取為什一、非以五十七十百畝為制產。以貢助徹為制賦也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殷而後廣而大備又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靡文而用廣故受田随時而有加、其寔皆什一句、重君未嘗多取意、徹者徹也、均其力、均其財、取均通之義助者籍也、借其私耕其公、取借助之義、非徒釋其字而已正欲溪著助民有制以見良法之中有美意寓焉

龍子

周曰、或以徹者徹也、助者籍也二句有解、而貢獨無解、以自下貢上之義易明故也、又有以貢為當時所仍行、不必再解是否莊曰非也乎詳玩龍子一節之意則貢之說正在此節解之也第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此法先王決有個善處之意在中如所言稱貸取盈以致民之展轉此必後世所仍之貢竊先王之名而失其意故致如此若徹之徹助之籍雖仍之百世而徹與籍之義自是可循而兼利者決無此弊此治地莫善于助也但世祿助法相為表裏夫世祿滕固行之矣既一固字、隱然見只未行助耳、固所已行復所未行又何君子小人不各得其所乎周曰、雖周亦助、或云欲滕以法祖之意是否莊曰非也只是言盡制莫如周也而亦不能外助法以法地、可見助之為善而可以未久不易之意當時疆界不存典籍亦不可見止詩可以証耳

稽古

問鄉斈如何朱子曰皆是農隙而斈曰孰与教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教之

庠序

莊曰、庠取養老、校取教民、序取習射、都是大有關係、三代迭相治、豈更有出於三者外、故夏則曰校、殷則曰序、周則曰庠、夏承唐虞揖遜之後、欲與天下相安於禮讓之內、則亦教之六德六行而已、故曰校。殷當革命之後、欲備天下干戈之習、則亦教之習射觀德而已、故曰序。周道尊尊而親親、欲與天下共囿於尊親之化、則亦教之養老尚齒而已、故曰庠。庠者、養也、三句內便隱隱是明倫意了、非徒空空蓺明其義而已、要認得註養老、養國老與庶老也、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及庶人在官者。養國老者為大學、養庶老者為小學。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見三代各異其名。與下國學無異名若相對、此上只是叙三代建學之制耳。所以明人倫三句、方是學校關民風、而人君不可不設意。須知此節雖論教、却要根行助法來。周曰、時說為王者師節、乃以勢廢之、而期以師天下之效、新子之國、乃以理廢之、而期以君天之效、當否。莊曰、為王者節、只是言簡治法斟酌得宜、即後王不能易。見三代為滕之師、滕亦為後之師。此滕之治法、乃王道之可以世承者也。至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則正以卷其為國之問。國何以新、蓋國依於民、民既得所、國勢然後觀所謂肇基王迹者也。周曰、新子之國、或平入教養二意、何如。莊曰、起頭說民事不可緩也。中間叙助法養民意獨詳、則知重在養邊。文王何以新舊邦。觀其治岐之法、以耕者九一為首、益知此節之勉滕君處、屬意在力行助治也。下使畢戰問井地、則滕君之所志、亦在助矣。

畢戰

續遺

直者為經橫為緯只奉經字有儒在其中滑々泌之類塗道塗封土堠植種木為界

莊曰、滕文聞孟子之言、即使畢戰問井地、不但能問、且得其要領、是真可與言治者、故孟子勉其盡心、而示以所當先、勉字是使字來、益任之專、則必要副其任也、周曰、仁政必自經界始、有以經界不正句為主、而以井地不均穀祿不平分、領經界不正來、一為分田之制壞、一為制祿之制壞是否、莊曰此寔未然也、以予論之、穀祿不平領著井地不均。領着經界不正。言經界既混而不正、則公私中外之田。皆無晝一的界限。井中之田地。何由得以均平。井中田地既不均平、則小民所入之穀。君子所入之祿多寡。皆不可稽考。而又何以平也。穀穀祿兩字分則君子小人更妥。周曰夫滕節、註中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用得不、莊曰、本等是但不可而平。却重在分田上。請野節亦重、在行助法上。而貢法只帶言之。須知當時廢助已久。一時未能驟

滕國今滕縣北之地四望皆平行有何山陵材麓包絡在內孟子告畢戰謂惟国中行不去處始用貢法即如今附郭民居稠密雜有空地難晝井田而國中之地式何發為井田者什九不為井田者什一非以国中野外中分之也

復。故孤子論其施為之漸、謂於野外、平地可畫井田者、就行九一而國中民居稠密、暫且什一以待徐行耳。蓋助者多、而行貢者少、地勢使然也、圭田是祿外之祿、所以厚其臣餘夫之田、是田外之田。所以厚其民。五十畝者、準百畝而中分之也。二十五畝者準百畝、而四分之也。皆起於井田之制也。亦要曉得圭田是卿大夫既有、而使其子孫奉祭祀之田、若當其身、則祿足以供祭。何必更與圭田耶。但其子孫之受圭田者。世次亦必有差等。祭貴於潔、故以祭為圭田、

死徙

莊曰、此節乃言井田可以善民俗。而寓教化可興之意。周曰、死徙、註訓死葬徙居、是否、莊曰、亦是但近俱謂只是民有定業、無復轉徙流離於外。與下鄉田同井。是一套事。鄉田同井言一鄉之田同為一井

也。下四句從共井來。出入相友。處常而作息同也。守望相助。處變而防禦同也。疾病相扶持。處患而憂恤同也。比閭族黨藹然有一家仁讓之風。此正是親睦處。其於井田有賴焉。周曰、方里節註訓詳言井田形體之制當否。莊曰、此雖是言井田形體之制、但細玩此意、已在前請野九一而助裏面事。此處不是為形體詳也。重在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三句。見得上下之辨。民志之定。都在於此。百畝之中而助法之善。一至于此。別野人句。只是別野人之分。宜養君子。若以君子小人並言非是。

黄貞父曰、方里規為一井。一井合為九區矣。却又就其中而細分之。則其中為公田。為而穠然環拱者。則外之百家也。八家各私百畝矣。而協力同養者。則中之公田也。非公事既畢。必不敢憚及私事。其辨別于先後之間。若此甚明者。正所以別野人也。

補粹 孟子于喪礼雖曰未嘗李亦自有喪礼根本在胷中井田雖曰此其大畧亦自有經畧規模在胷中故然反畢戰之問亦能以識其大者應之如有用我孰此以往大国五年小国七年

大畧

周曰、此節是結斷口氣否。莊曰、看來還是勉勵之詞。蓋文公使畢戰問井田、不徒問其形體。必欲詳問其運用之方法。孟子論治法、而併其用法、必如是。亦該答他井地之問。始無餘旨耳。此其二字通承仁政、必自經界以下來。勿專指上節。大畧猶言大槩也。潤澤非文飾之意、所謂善用法也。潤柔而不硬也。澤緩而不迫也。蓋上之所言者、只是硬局子、必因時化裁。斟酌通融。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不滯於先王之迹。而能行先王之意。則在主之者君。輔之者子。而加之意耳。豈吾言能所盡哉

神農

必為政于天下

莊曰、此章甚煩碎、而中間堯舜、周孔与治水、教養字面須重看、周曰、此章只重治天下不可耕且為句。以破並耕之說把堯舜来破神農字、把周孔来形容陳良所學之正、把治水教養等說来形容大人之事、勞心之所當務者。莊曰並耕饔飱對看否周曰饔飱一段。不過是陳相贅語遁詞耳。非與並耕對待語也。蓋全篇病根、只把一並字来破孟子別野人之別字、故剏神農之言者、假托上古無所考究者。以簧鼓當世。乃其術之巧所以陳相一見而信之。不知並耕而治。在匠夫尚不能兼其工。而況人主豈能兼乎小人之事。故許多說話、只據到治天下節、把勞心勞力一段以闢他一厲字、自堯舜以来、或治水、或稼穡、或教民這樣勞心這樣孜孜為治、自家大人之事且照管不暇、而暇為小人之事也。堯舜只用心於治、不同心於耕。而謂神農之世

摘粹

神農時事簡民淳君民一躰忘尊貴以親民事宜或有之但不至漫無君子小人之別耳

有此乎。此不通之義從何得来、而奈何倍師而從之也、曾子不肯師其所師孔子者、而頓乃從其非先王者、是周公所必膺而以夷變夏何變之不善至此也、至於齊價之說、其不通益甚、若從許子之說、其平物價則拂情不通。是亂天下。並耕拂於義不通是病天下。通篇屬字害於耕字、勞字与下文殺字不善變字、偽字、俱緊要字面、不可畧、莊曰、時說開口便說神農始為耒耜以教天下耕、未嘗身為之耕、始為耒耜以教人貿易、未嘗齊其市價、其說當否、周曰非也此處不宜以市價並提蓋許行只激於孟子分別野人之說、欲陰壞之、以為非神農氏不能凌駕在堯舜周孔之上。故托其說以至滕。記者看個為字、見其學之非義理、而所言者本非神農之言也。仁政指井田言、廛非市宅乃耕民所居者欲受廛為氓便有躬耕種粟之意。与之處受

處以居之也。觀其徒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都要自食其力、這等作
事便已露孟耕饔飧之意。陳良之徒陳相一句、便為下倍師一段張
本、曰陳良之徒、便見所學者正與為神農之言者不同、負耒耜、便見
歸滕之誠、欲親濡於同井之中意、原相兄弟之歸、究為感化而來、非
有陰壞之計、但郭說易以惑人、故陳相一見許行而大悅、盡弃其學
于陳良者而學焉、故見孟子而道許行之言、賢君談々說個有志慕
古、慨然力行欲以惠民意。若以行井曰為賢、則無下面說話矣、莊曰
道指神農致治之道言是否、周曰不露神農字更渾融、賢者以下詳
其未聞道也、並耕而食言不敢之於民也、滕有倉廩府庫、則已取之
於民矣且不消說起分田制祿。只此一件便是厲民。大都許行只要
將耕與治併在人君身上去。使君子小人混然無別。

稽古

蘇東坡曰事愈大則身愈佚而責愈重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君

許子

周曰、此節歷詰其耕之不可兼者、以為闢之之地、種粟農家本業、孟
子豈不知之而必以是詰之者、特以起下文之難耳。當以首白然一
段截、下以衣冠相對、而釜甑鐵也、以粟易械器四句見農工之相
濟、且許子以下見農工之相兼、中間兩箇厲字、正應前厲民字言、彼
此不相厲。則滕君非厲民可見矣。且許子四句文頓跌他一下、總欵
句代不可耕且為之言、以為辯拆他耳、而相果曰百工之事固不可
耕且為則治天下之不可耕且為也。可一辭折矣。莊曰大人節時說
路也、以上見上下之離兼、以下証其有相濟之義。其說何如周曰、非
也、須知孟子於上篇分有君子為、有小人為、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
人莫養君子、此一篇云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又云勞心者治人

亦不以為愧
者所耻大也

治人者食於人勞力者食人者治於人此以申明上篇君子治野人野人養君子之意深切著明矣若拘〻作相辯看不惟以粟易械器四句重複而於分別大旨略不相關豈立言初意耶莊曰此說極是

當堯

周曰此以下五節總見堯舜諸人只汲〻級〻去幹治人事更不急着食人事正為大人之事而不復小人之事者也要見是引証或勞心數語意須知草木得水便暢茂禽獸得草木便繁殖草木禽獸是妨害五穀者故五穀不登五穀不登則人民稀而禽獸衆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矣然總之因洪水汎濫來道路梗塞雖神禹無所施功水土未平雖后稷安所樹藝民方艱食即契又何以興化故舜之

稽古

按禹治水通与益共謀凡山川脉理禽獸昆虫殊方異域皆使益記之為山海經故禹曰非禹能成亦大費為輔大費者益之〻名也舜亦曰洛汝費贊禹功

歎治先使益掌火次使禹治水次使稷教稼次使契明倫看聖人施為緩急是何等有次第禹疏九河二段總是一分一合疏瀹排決分不使壅也注海注江合之不使其散溢也上句是西北大水下句是東南大水總是治水之有方莊曰三過不入禹是甚麽心思周曰只是禹做那疏瀹決排的事十分忙迫雖家且不暇顧也不入只是勢不得入不重聖人之心自不欲入說者多不解此雖欲耕得乎得字宜玩見家且顧不得那有工夫去耕此句单須禹說后稷節分兩段是一養一教養民稼穡然後可得而食句來亦要提舜使意初種曰稼斂曰穡教稼穡如示以耕耘收穫高下早晚之宜樹藝即教民事育生全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下面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即人字親義序別信即道字五有字即應此一有字飽食

自詩云者圣人特設條款

煖衣承人民育来、逸居屬在無教上、不可以飽食煖衣逸居相連、作三件、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惟此性道、逸居無教、則不知有其道、或出於倫理之外、故近於禽獸、莊曰聖人有憂之、此聖人單指舜言否、周曰、此聖人兼堯舜說、蓋堯為天子、舜為相臣、堯之憂、即舜之憂、故舜之使即堯之使也、教以人倫至有信、是命契有立教之道、勞来是振德、又是命契以敷教之方、勞之六句須繚說、民之於人倫有趨之者矣、有背之者矣、有趨之而猶虞其悖者也、故已向於人倫者、慰安而勞之、方向于人倫者、誘掖而來之、以私邪斁我人倫者、匡之使勿納於邪。以回譎亂我人倫者。直之使不終於枉。有志于人倫、而其[illegible]易搖者、維持而使之定。有趨於人倫、而其行易弛者。提挈而使之前。既勞且来、匡且直、輔且翼、委曲化誨、不過使之自得其本來之性而

以[illegible]之到下[illegible]意在人自用功耳

已。振德是常常勞来匡直輔翼、便是恐民有怠倦之心、故去提撕警覺之耳、何以謂之德、蓋勞来匡直與輔翼、即是德惠也、放勲命契之意如此、總見堯舜聖人之於民、水土方平、即憂無所養、而命稷以治之、康食甫奏、又憂其無教、而命契以教之、所以憂民者如此其心之勞也、而暇于耕乎哉。莊曰、此憂字雖兼教養言、但今要看出題何如方有照應、周曰憂不得人、即上舉舜使益等意、但至此總露耳、憂字最好思索。人惟自己身上有疾痛、便憂、骨肉至親有疾痛、便憂、其視天下之民。稍與己不相關。何憂之有。堯舜不以天下為天下。而以天下為己。不得舜禹皋陶。是為天下憂也。而却以為己憂、其餘非己所憂也。若農夫則有見於吾分在百畝。吾能治百畝。則吾之分已畢。而吾之憂可解矣。故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其餘非己所憂也。堯舜為

續遺　孟子初闢辯析如士師斷獄窮其情辭入堯舜段是比例孔子之言是斷案便反指不得然只了得許行案未及陳相之案以下又責相倍師之罪

已何等大。農夫為已何等小。出百畝字。正斥他並耕之說。分人財、教人善非無愛民之寔心。然其所及有限、故止曰惠、曰忠、用兩個人字、便見人已相對之意。規模窄小。此二句特引起為天下句。見得人全是為天下。而非為已、莊曰、仁就那裡說、周曰、仁亦不出惠忠之外。只是為天下得了人、則天下皆足於財。天下皆入於善。容保無疆。教思無窮。聖心之仁。盎然周流於天下。而無一處不貫矣。仁在得人、得人誠要矣。然豈易得哉。莊曰以天下与人二句、有寔指堯舜說者。有泛說者、何如、周曰還是泛說為妥、莊曰、孔子節所重何在、周曰、只是取他蕩蕩無能名、是忘言之化、有天下不与是無心之治、似皆無所用心者。以反起用心之語耳。豈無二字要還他若只說有所用心、亦不妙、用心亦上憂字、即勞心之謂、

續遺　有言悅周公仲尼之道而皆若節与仲尼遵魯頌節与闢只應且許子楚人陳良用夏要更印呆楚產周

說貞文曰當時孔子說大哉堯君哉舜本無不用于耕意孟子將

無作有正其文章妙訣

用夏

周曰、此下五節是反覆責陳相倍師之失、但責倍師廢名是闢並耕、前後只是一意、用夏二句且虛、乃先立斷案以為格擬之本、陳良楚產六句、不重揄揚陳良之為人、只見陳良不可倍也、子之兄弟三句、只渾渾說他不善變、下面方詳責其倍師學許行之非。孔子節須看三年之外句、此甚有意、見得陳相遂倍其師於方死之後、而孔門追慕其師於三年之外、何不同也。此節雖分四段、但看來總見得孔子之門人不倍師、也曾子曰不可者、言不可以事孔子事有若也、江漢三句發明不可之意、莊曰舊以江漢句、分貼註中明著字。秋陽句、分

公剥舒是懲亦足楚事此又字中之一者也

貼註中光輝字、又有以江漢濯之為潔、秋陽暴之為擬聖道之白、二說何如、周曰若如此說、予不知明著光輝、何所分別、且潔白二字、是註中訓皜皜之義、而以此二字分貼、吾不知夫子之道德、如何樣說潔白了。此二句、乃是曾子直窺夫子心體見其心體境界一真渾涵萬里明淨。故形容之如此。宜云濯以江漢者、謂其心體淨瑩、而無半點之雜。見非出於尋常淘注之力。暴以秋陽、謂其心體朗徹。而無半毫之翳。見非出于尋常表著之功、此正曾子傳一貫後方能見得夫子之心體有如此。不似衆人以容貌擬聖人也。南蠻節、非先王之道、謂反諸夏禮義之教也、近作非鮮古聖人之妙、夫有若猶似聖人、曾子尚不肯事、況許子反聖道、而與吾師相悖者、使曾子處此、將絕之不暇、相乃倍師而學之、真與曾子大相遠矣、故曰、亦異吾

摘註

許行始托神農君民並耕之說是混人倫於無別欲以齐人也不

闡二節是斥陳相變之非、詩出幽遷喬、未聞下喬入幽、陳良學周孔之道光明正大、喬木也、許行為異端之教、悖謬邪僻、幽谷也、棄此學彼。豈不是下喬木、入幽谷、但據孟子語意、只是影說、遍讀中就出谷遷喬言。而相之棄此學彼。自在言外、方催戎狄二句是詩、周公一句是孟子申詩之意、以起下責之之詞、須知孟子責相倍師。只是說他變得不好了、一句括盡。故此以一為不善變一句結斷之。

市價

周曰、陳良被孟子攻擊、又托言許子之道、有可從、以見己之所學之是、市價不貳此句重看、下無偽不欺、但從此來、蓋物價不低昂、則民之奸偽所緣以萌、而或相欺者有矣、惟市價一定而不二、故國中無飾價之偽、而五尺之童適市、亦不得而欺之、則價相若等句、如長者

知人有大小心力之殊用者不可以相兼既於神市價不二之說是混物理于無別欲以齊物也不知物有精粗美惡之殊情决不可以相同許行所引神農處而莫稽欲謬托以惑世孔子所引堯舜周孔定而可徵故力力以破邪不有聖賢之論人心物理哉何

多着重者大者俱一樣價、短者少者輕者小者俱一樣價、不是長与短同價、餘倣此、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情字要認、叅布帛長短、麻縷絲絮輕重、五穀多寡、屨大小、此就物之形上論、若其中之精粗美惡、則就物之情上論、物之形、度量權衡、可以齊之、物之情、則非度量權衡之所能齊也、此須在因物制宜、决不可以齊價、必欲比而同之、令無二價、是失稱物之宜、而貽天下以亂也、亂即下為偽處、便是巨屨以下申明其意、莊曰、巨屨與小屨同價、與上屨大小同、則價相若、同不周曰不同、上言大者與大者同價、小者與小者同價、此是以大喻精、以小喻粗、因上文借一件為喻、益因明以通其蔽也、要得分曉。

墨者

莊曰、夷之學於墨、而求見吾儒、其心必不安於彼、而求慕乎此、便有

續遺

夷子葬其親厚一段、多是許他是仁人孝心之用心、故意以所賤事親、雖他歟、其日悟

反正之漸了、孟子不輕見之、而託疾以觀其誠否、重吾道也、夷子不來、是孟子令夷子不必自來也、他日又求見、仍是因徐子、吾今則可以見、鑒其誠也、再不又粘病說、當時楊墨之言盈天下、不直言以攻彼之非、則吾儒之道不著、我且直之、且字極有味、謂未即見之、而且直言以相正也、吾聞七句、正是直之、而見儒道處、然孟子非真謂夷子以所賤事親也、厚葬其親、乃天理不容泯滅、而夷子之可教處、故孟子先把這一着打透他、而以厚葬為是、則學於墨者何為、如以學墨為是、則厚葬者何為、使之反求自得其本心、則至道不難入之矣、墨者一向講大同之道、每々牽引吾儒之近似者以為解、故夷子誤認吾儒之言、而誤辭之、謂吾儒之道有若保赤子之語、此言果是何謂之、則二句、乃夷子自解書詞、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只一氣活

說、初非援墨入儒、推墨附儒之說、施由親始一句、還是故孟子不辯愛無差等一句則非。故孟子獸辯之。亦不必以援儒入墨二句相照應、上世節此明一本只到反虆裡而掩之住、掩之誠是三句、則又因上文而推廣之然亦須根一太意来見上古掩親着、情動於一本如此、則仁人孝子獨切一本之愛。必以厚為道矣。既明一本之意。又復及仁孝云云若正欲見厚葬乃仁孝之所為而以此進夷子耳、命之矣須要模寫悵然悔悟而深以孟子之言為然意但直說教我云云便不得憮然景界、

黃貞父曰余看孟子之与夷子只憑徐辟說来說去終不与見儒道自是尊重如此

陳代

稽古

秋刻潜夫訕、揚子雲詩云、熱戟浮沉計、赤暌無端著、論美新都區、匡所得能多

周曰往以首節為作以虞人之不往召、對王良之不狗㱿奚以不待招而往何哉、對枉道而從彼何也、作兩脚、何如。莊曰、景公至末、雖在首節截作兩段看斷不可兩平、蓋虞人王良、不過引證語。不甚重。所重在不待招而往。便是枉己了。枉己何以直人哉。故次節以義論。斷不可往見。且夫枉尺直尋三節以利論。斷不可往見。故枉己亦有能直人。作一篇大關鍵。而枉道之道字。作一篇血脉。

周曰、陳代欲孟子往見諸侯、是甚麼意思、莊曰、亦是欲孟子急於濟世。非若後世貪慕富貴之為。但於枉己直人處看得欠分曉。故把往見為小。王霸為大。不知從来無有尚合而可以建功業者。故孟子下文詳辯之。周曰景公節、時只說破今一見之句。未暇論及枉尺直尋之非、是否、莊曰、非也、曰不至。不忘。則有。不枉之意。矣。不至將殺之、虞

少枉被人書恭大夫〻名義所在豈計豐約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惡名為恨是亦枉尺直尋之見也

人有守死不往意、周曰志士二句、註訓用得不、莊曰、不可用、須知志士勇士皆是守道者、不忘者。只是念〻在道上。雖在溝壑喪元。而此心不忘也。若註常念死無棺槨、弃溝壑而不恨。只是一心要尋死的話頭。成何學問。此勇士亦不是常念戰鬪而輕生者、即守道而為君所殺。亦是喪元、何必戰鬪也。非其招不往五字連看、屬虞人取字屬孔子。非其招尚有招也、不待其招則全無幣聘之加何哉二字有令入醒惕意且夫節是究狗利之弊、以利言非謂志之所言以利言也。乃謂陳代引此。是以利計之也。大都尚義者、不計終之直與不直。雖論始之枉與不枉若枉尺直尋、便在利上較了。一有計利之心豈但枉尺直尋、即枉尋直尺亦為之矣、枉尋直尺而大壞名節。而小就功名之意周曰亦不可為與是甚麽口氣、莊曰、還是不義而不可為。非

續遺

按易王用三驅失前禽九獵是前面驅来我驅車迎而射之馳驅者自有正法禽獸之来不皆我正或左或右在射者頭射而射之

不利而不可為也。人多以得不償失言、非是

黄貞父曰枉尺直尋亦就其言反之耳枉已豈止於枉尋若不能直人何直尺之有讀孟子文須看進一步緊一步處

趙簡

莊曰王良之屈法以狗人全在請辭上見須看範我馳驅我字、何等自家把持得正。況士君子豈可斁維易轍而詭遇人世哉。祇是為王良羞矣。御者且羞四句緊〻帶上說、比而二句推其羞與比之心、比、謂舍馳驅正法而阿比之也、曰若丘陵、從一朝獲十而充拓言之也、枉道從彼、即是比字意、枉已承上枉尺說來。直人承上直尋說來。枉已即是枉道。〻一枉。則萬事瓦裂。絕不濟事。欲、成王霸之業、斷無是理

耳奚不善射必會數當頭方能射故終日不獲一說遇是固能不能左右迴射合驅車正法驅車左右以與禽獸遇而使之射也

續遺　往送之門就自己之門說婦人不出閨門往是于婦之時情不忍

景春

周曰、時說此章見大丈夫大於性不大於勢也說得不、莊曰亦說得但看來儀衍亦無甚權勢不過竊取人之權勢故孟子鄙之為妾婦

周曰、一怒二句、還是如何看、莊曰、要看得好、蓋謂二子一怒則諸侯懼、使其安居則天下熄、蓋二子不出誰把利害之言恐喝天下、天下决不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要在上句中看出此意、不然二子本遊說之士、那肯安居、是為得為大丈夫、是字指一怒二句、引禮處全重女子一邊、丈夫之冠特帶言耳、父命如棄爾幼志、順爾成德等語、母命如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等語、戒之又在命之外、禮至無違夫子止、周曰、以順二句、從來說是孟子斷女子之嫁、而言外補儀衍意、當否、莊曰、此二句即斥指儀衍說為是、謂二子揣摩世主之意而竊取權勢以嚇人、不知其阿諛苟容之態、却為君子看破、斥之為妾婦之道者、所以深鄙之

黄貞父曰昏夜乞哀以驕人于白日孟子所謂乞墦也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以惧諸侯孟子所謂妾婦者其人品則一也

續遺　君天下三句總是充歎工

廣居

周曰、時以上三句作盡性、得志五句作貞遇何如、莊曰、貞遇即所以盡性、不可分析、總是一個盡性盡之、且廣居三句不作三樣工夫、亦不必點仁禮義、總是一個理、一個居廣居中、件ゝ色ゝ、已備了、蓋此性萬善包羅、四端咸備、度量足以胞與民物、覆載八荒、居何廣也、居則一私不容、念ゝ宅於此為居、且性中ゝ正之觧、檢押甚嚴、軌度甚飭、端方整肅、曰正位、性中通達之觧、不落旁蹊、不踰險側、光明正大

夫不為世累故入世而出世何物得以狹小我哉尊德樂義何奇窮之亦此意

曰大道立者不屈也。行者不阻也。周曰得志与民由之時說是必与斯民共居廣居、共立正位、共行大道、當否莊曰看来只是推其所居以涵育天下、推其立以範圍天下。推其所行以化栽天下。即是与民由之〻意。不得志而獨行其道。亦雖說是拘〻守為吾之居、吾之位、吾之道、然雖不涉於天下。而天下之理。自該欽天地萬物之精以為吾分内之事。大丈夫以其身獨收天下之妙用者固如此。此所以加之富貴而不淫。困之貧賤而不移。惧之威武而不屈。此三句又從得志不得志内而打破三箇大關頭如此。始信其居之果廣。位之果正。行之果大。何等根基。何等受用。浩然天地之間。直與聖賢為伍。稱之大丈夫無忝也。若儀衍輩真妾婦而已。何足算也。

黃貞曰不淫不移不屈言任是翻天覆地再恐嚇他不動蓋特著其確然不易之守正与以順為正相照看得志五句即在居廣居当正位行大道内非有兩層

續遺 首四節要模寫他汲〻欲仕的意思末節要模寫他確然定守的意思

周霄

莊曰此章全重又惡不由其道以道而仕果何如、周曰六禮不備貞女不行。故鑽穴隙者為苟合。孟子以此為自卑求售之况。正見贄幣而進隆禮而來。此仕之道也。中間失祭而弔。載贄而行。雖君子孝親忠君之念。總是形容欲仕之急。不甚重。急於仕而又難於仕。正見守身着處子。始進不可不端。不然大丈夫名節一隳。萬事瓦裂。朝闕暮壁。冶容誨淫。枉己者豈有能直人者哉。莊曰、大意了然矣

黃貞父曰不由其道〻字要看得透若实作賢人所抱之道覺未是道者所由以適于仕之路也由道正与鑽穴隙踰墻照看君子

之仕也必由正路出正路安在如近則因君之就見而与之謀遠
則因君之幣聘而為之應方是正經當由的大道理若不由此道
而出縱使立得功業亦是枉尺直尋以利言也

后車

莊曰、此章大意何如、周曰、孟子在當時守先王之道、以繼往開來。其
功甚遠。特其跡甚隱。惟遠之隱。故入有議其無事而食。惟功之遠。故
雖傳食而何太。彭更以為太。暗指無功說。至無事而食云〻、則意已
盡露矣。孟子以為非泰。暗指有功說、至入孝出弟云云。則意已盡露
矣。然彭更復以為論其功。雖不容掩。論其志、本不在食。要亦不必食
也。總是不欲食士意。孟子則以為但宜論其功。不宜論其志。安得以
志而掩功也。總是不可、不食意。須知末二節即申士無事而節意。非

續遺　彭更盡浸旧以為病狂喪心之人則也

判然而層要之通章大旨。只是士有大功。而不可不食之以報其功。
一言以蔽之矣。

黄貞父曰当時楊墨充塞仁義。惟于此橫流之日有人焉起而担
當世教乃見其功之大也

宋小

莊曰、此章要知萬章問王政、只就行師上言、故通章只言征伐首節
萬章疑宋行政、而受制于人、中五節言湯武行王政自無敵於天下、
當輕〻叙過全重末節。斥言宋之不能行王政也。藉令宋行王政。如
湯吊民于大旱之後。如武救民於水火之中。四海之内其人心有不
歸湯武者。而歸宋乎。亦將有徯后之仰。玄黄之迎矣。齊楚雖大反為
吾俟。又何畏焉。須知孟子平素未嘗在征伐上論王政。此特就宋言

稽古　按史記偃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西敗魏君此都呈徼倖取勝後驕淫無道酗酒射天當時以為

舜故孟子曰不行王政云耳

之耳。

黄貞父曰同一興師同一動衆用之以除殘去暴則為王藉此以凌轢列国争衡天下則為霸宋原以欲伯不曾欲王孟子初不与他分別只極言王政之無敵而末点不行王政云尔一語便本旨了然

稽古

戴不勝謂薛居州曰陳善閑邪惟善士

薛居

周曰、此章見人臣正君、當廣於進賢也、宋王行多不善、不勝柄、宋有心于善王者。故孟子語之、欲王之善、嗜就他進賢之心上說有楚大夫一段皆輕、齊語平生喻善、楚語倣喻不善一齊人傳之四句、瞻喻下節末段。引而二句、暗喻下節首段。俱虛就學語者說、予謂薛居州三句、正不勝欲王之善處。在於王所二段抑揚進過長幼尊卑言

為師之子善上也独不師善王哉居州曰子不聞乎君猶素也臣猶染也染于青則青染于黄則黄今白沙在涅將染而黑矣子其奈之何哉

尊卑以位言、在君之前後左右者、無非正人端士、於以薰陶漸染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誰與他為不善。此與字就君子說。不然而王所皆非居州、即欲為善、而鼓惑引誘之者衆矣、誰與他為善。此與字就小人說。一薛居州緊根上譬喻意重發揮、要看一字、獨字、與上一齊衆楚相關、方有味、獨如宋王何、言孤忠無以悟主也。所謂一傳衆咻。曰撻而求其齊不可得。同此類耳。此可見君心向善、在賢人衆多處得力。孟子所以廣不勝者如此。

不見

莊曰、往說以大過大中不及、作三項板看、何如周曰、此章全旨總個不為臣不見、不可分泄柳節是大過。孔子節是得中。末節是不及。語意若謂如文侯穆公求見之迫。斯可以見、耳不然如陽貨先加以禮、

而豈得不見若未曾先以禮未曾見之迫而乃往見則犯子路曾子之所識矣豈知君子養重自高素不苟小之矜于嚬咲大之嚴于出處小之謹于言論大之端于進退而豈肯屈己以見諸侯也如此發揮方中竅莊曰君子之所養有指定曾子々踏身上說者是否周曰看來曾子大節不奪子路剛明之學其高風昭々在人耳目豈必待其言而後知其養決然是孟子由二賢之言而說自家之意只還他一箇君子字便是

黃貞父曰由是二字最有意味當初枉尺直尋之人只為看得區區名義不甚緊要即如色咲假人未同而言都是應世小節何害通融乃二賢或比之夏畦或病其赧々則是吾身有必不可踐之塵隅世路有必不可由之徑竇故曰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太不曰所守而曰所養何也守或着意養則卓然自見得定拿得住非以氣節為高者也不惟愧死脅肩諂笑之徒且破鄙陋于泄柳二人之病

【續遺】君子之道以义言一介不取乃為君子故曰非君子

戴盈

莊曰此章見革弊當勇也什一則復先王井田之法舍去今時厚歛之政意去關市之征則革今時關市之弊舍復先王譏察之政意此見良是但說待之一字則有猶豫不果之意此是盈之病根處故有攘雞之喻須知攘雞盜行也小人之所為也故曰非君子之道曰攘即攘征暴歛之喻月攘即未能請損之喻待來年即已於來年之喻非義直指厚歛與征商言知字速字俱重天下之弊始患不知々患不改々患不速如知其非義猶曰以待來年是輒政者而操攘雞之

心矣可乎
黄貞父義利爲有兩存之理若知義不可而猶有吝惜之意則亦終歸于悠〻必不能自拔而日新矣

好辯

莊曰此章書要看得諸聖賢遭時之變合行其道真有旋乾轉坤之功、周曰請言之、莊曰、自堯舜以後、一変而爲洪水、又一變而爲夷狄猛獸又一變而爲弑君弑父、又一變而爲楊朱墨翟世變若江河、然有愈趨而愈下者。何則洪水之灾、此猶是氣化俱多。至於暴君代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則是人事俱失。不止於氣化矣。但此雖人事盡失、猶是上邊人去虐下邊人至於臣弑君子弑父、則是下之逆上、不止於上之虐下矣。然臣弑其君是無君者止於亂臣也子弑其父是無父者止於賊子也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使天下皆爲楊爲墨、則天下皆無父無君。不止於亂賊之人矣。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又生出一等率獸食人的人来、使人將相食、則視夫前之所謂鳥獸害人、及禽獸至者、不大相懸絶哉。然槩而論之不特世变如此、聖賢之所以救之者。亦一節難似一節。堯之時有聖君在上、有諸賢夾輔、又是洪水一件、禹只行所無事、便能成萬世永頼之功。周公相武王既要去誅動干戈。又是個以臣伐君、多少難處。所以周公便難似禹。然周公猶有權柄在手。所以易做。至於孔子則無權柄在手。却欲以空言維世之衰。所以孔子又難似周公。然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是孔子猶以一人之力。挽回一世之亂。而能使之至於懼也。至於孟子時又無權柄。又人不信他。連書也作不成。只是口說所以一人之力。

挽回不來。又去望於一世之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則是孟子之所處。豈不尤難於孔子哉。周曰通章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平對不莊曰、平對不得允人事得失即是氣化盛衰。聖人挽回氣化無非脩人事以回天意。此皆不得已者也。知得不已之意。則知孟氏子非好辯也。只要曉得此章孟子不解不是辯。只解不是好辯。

莊曰、當戰國時處士橫議、人心幾於熾息是治亂一大關鎖。孟子力爲之辯、蓋爲世道人心計、往聖來學計、而非好爲之者。時人却以好辯疑之何也、問其好辯之故。是不諒其撥亂爲治之心。大不得已而然也。故孟子特明之。凡人有言得已而不得已。謂之好辯若予豈其然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二句、正是不得已處。下皆發明此二句意、周曰治亂平不、莊曰詞雖平而意定重亂邊堯時洪水、是洪荒之初氣化使然。堯不諉於氣化、而曰儆予聖人遇災而懼如此。然堯所咨之洚水。即舜所憂之洪水。一水而君相同憂。非警予之堯。則無以使禹非掘地之禹無以承堯聖世地平天成之烈。夫豈偶然哉。海者水之所居、掘地注海者、分而合之也、江之治自岷山始。淮之治自桐柏始。河之治自積石始。漢之治自嶓家始。四水皆天地開闢所有者。但壅塞多故不遵道而行耳。禹尋其故道。而去其壅塞則水皆由此地中而行。可見古來治水。只主開不主塞。

經道 江漢南條之水河淮北條之水味是也二字是指今日安流者以見當時禹功蛇龍鳥獸俱帶說

黃貞父曰洚水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爲天警懼己不敢以爲非己之責而自寬也

既沒

莊曰堯舜既沒二句、是一源頭聖人即堯舜、道即仁民育物之道、自

稽古

殷奄國在淮夷之北飛廉善走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伐紂併殺之

暴君至又作、人之為生民害也。及紂之身、夷狄益横、猛獸益逼、而天下又大亂矣、非一亂而何、周公相武王一句是大旨、誅紂以下五事、通指相武王伐奄連下三年讀、此皆周公相武王以成其烈。而終文王之謨者。引書不過証之耳。不可謂大悅以上、是治功大慰乎當時、引書以下是治法永垂于後世。謨以創業之謀言、烈以致治之功言、謨烈所包者廣、不止勘亂一節、咸字晋下二意言文謨武烈。所以啟佑我後人者。無一事不正大無一事不周密也。斷非周公輔相所致哉。周曰此節以人害物害平對、不莊曰不平須重紂邊說。

黄貞父曰文王始謀迹用故美其謀武王功成業就故美其業

世衰

莊曰邪說暴行有作、即是道微、邪正不兩立也。正道既微世道亦愈趨愈下非世衰而何臣弑二句兩箇有之宜玩、周曰是甚麼意思、莊曰見得前面尚未有亦見當時不多有之意、周曰、說者俱云春秋天子之事、為孔子假借天子之權、是否莊曰非也。蓋以法而賞罰天子權也、以道而是非天下事也、孔子之作春秋、有是非而未嘗行賞罰。賞善罰惡。惟天子之權得以行之。若是非之事。凡秉公心持公論者。皆得以行之。周曰、若然則人何以作春秋罪孔子也、莊曰此亂臣賊子。惡其是非之公大明、則已不得陰行其篡逆之事、故罪之也若知我者正謂孔子以是非明天子之言乃所以防人心之亂賊而歸之正也大約知與罪兩下平言重罪我一邊。後言亂臣賊子懼。正是罪我者之惧憚處也。周曰聖王不作三句、平看不、莊曰須重聖王一直滚

續遺　說孔子以前的禍說都在人身上說孔子以後的禍說都在人心上故孟子曰作于其心政正人心都要從他根本上拔除得盡

下去、此互承相說文法、率獸食人、指楊墨之㨿人言、人將相食、正是盈天下而為楊墨。又是人人自悞也。為禍之大如此。閑先聖之道閑字、如大德不踰閑ゝ字、須承好辯來、距楊墨三句一直滾下、邪說不得、作去不可三平。正所以閑先聖之道也。生於其心、是邪說之生于心也。事以事君父之條欵言。正以君臣父子之大綱言。不專上人看是人人同有者。周曰說者以禹抑洪水三段、作申叙三聖之功、以起下承三聖之意、當否、莊曰不看下而以承三聖者、乃是承其撥亂維世之道。夫豈承其平天下齊百姓俱亂賊之功也。故上抑洪水三段乃申看其不得已而有為之意、言洪水之平、非禹之幸也、乃禹之不得已而為天下也。夷狄之兼猛獸之驅。非周公之盛也。乃周公之不得已而為百姓也。亂賊之懼非孔子之慶也。乃孔子之不得已而為

天下之君臣父子也。三聖撥亂維世之志有如此。矧今日無父無君之禽獸。正是周公兼狄夷中之所必膺者。而吾又能自已哉。故亦欲正人心、須云天地非人無以為天地。人非此心。無以為人。古來生民之乱、害及於人類者固大。害及於人心者尤深。當今天下雖歸楊歸墨。然吾心之不楊不墨者自在也。即人心之不楊不墨者。亦自在也。正之者。去其不正。使人心復如前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心。而後已。然人心之不正。関於邪說之行。止息邪說。息其惑人心者也。距詖行。距其蔽人心者也。放淫辭。放其蕩人心者也。以承三聖。當粘上一氣說。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于洪水猛獸之災。慘于夷狄簒弑之禍。而吾之反邪歸正。反乱為治。於以上繼周公大禹之勛。而明孔子之教于不墜者。此吾之所以不免於多言也。然則予豈好辯哉。其憂

摘粹

能言二字極有力或吾言所未及処而能立言以排之或吾言所已及処而能長言以續之此即是距之放之之說

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予誠有大不得已者存矣。周曰時以孟子惧自己之勢孤、不能以勝楊墨之盛、故以能言距楊墨望人之助是否莊曰、非是、夫孟子浩然正氣洞觀詖淫邪遁之弊、許大力量許大識見許大議論楊墨當遇之而披靡矣。豈慮二家之難勝。而又借人之口舌以勝之。必不然矣。其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正引天下之人心皆為聖人之徒。而莫為二氏之徒也。蓋無非是欲正人心之意

仲子

周曰此章重一義字、而斷仲子之惡能廉全在廢倫為不義上看、周是舊旨、然所謂蚓字伯夷字亦有說乎、莊曰、此亦距詖行一端上章指楊墨為禽獸。此章指仲子為丘蚓見得伯夷遜國、采薇首陽、他尊父命、重天倫、為倫而苦節、正是合義處、陳仲子有母有兄孝弟當盡世祿之胄同居皆食何義如之、而何必不居不食、為此不情之行也矯情苦節、使人〻必弃倫以為高。何以為剛哉。如此全重仲子惡能廉句。蓋由於不能充其類耳。巨擘是先揚後抑之詞不盡

新刊周莊合解上孟八卷終

四書周莊合解　孟子下

5



稽古

按離婁一名朱孟子門人明察秋毫而幽室之中能辨五色横邪曲直一見不爽絲髮也○公輸子即魯班嘗為母作木人為御机関一發其車

新刻黄貞父訂補四書周莊合解下孟九卷

補　虎林黄汝亨貞父先生　著

狀元周延儒玉繩先生
榜眼莊奇顯見微先生

離婁

周曰此章書頭緒極多所重在何處而血脈照應何如莊曰此章只重明仁政之當行在可謂智乎分上論為治心法不可偏廢而意歸重治法○以下勉君臣當各任其責也周曰君臣平看何如莊曰全章總是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盡之而歸到君身上去臣則所以輔君行仁者不宜與君平對也

莊曰離婁節首二段輕〻敘過是即制器作樂者不可無法度以例治天下當行仁政也須重末段看周曰堯舜之道〻字還是虛說否

遂行又為木鳶令之自飛嘗為楚設陳作百丈雲梯以攻宋○師曠晉平公樂師嘗歌南風而知中国之不競考鐘声而識天地之虛盈

莊曰虛說固好但明指心言亦顯仁政禮樂法度是也平治天下謂以仁政平治天下、勿作治功。莊曰今字下連個有字、見得無而僅有之意。周曰仁心仁聞可分看否莊曰不可分看、有是仁愛之心溢而為仁愛之譽。澤法二句亦不平無澤於民故不可法於後。先王之道〻字即仁政與堯舜之道〻字不同周曰故曰節重那一句莊曰重徒善句蓋有仁心而無仁政雖善亦徒矣。故曰徒善不足為政猶之徒法不能以自行也。可見先王之法所當遵而行矣。能遵行必不至法不垂世而可忘。能遵行必不致民不被澤而有愆故引詩結言遵行先王必無愆忘以起先王所以當遵之故

目力

莊曰、此節上二段輕只起心思一段所云聖人是自古創制立法者

續貫

竭心思作懸空思之而已如說仁得仁說字俱有寔事工夫在

輸曠不過用法者耳。心思所以經畫治天下者、仁政所以流布治天下者、聖人之心萬物一體、渾是至仁其心思所竭無一念不到無一處不及。乃盡吾心之分量非有加也。繼字本既字来繼之者、言既竭了心思即從心思竭處引續出来有是心即有是政原無一毫阻隔不費一毫氣力。則政之所在即聖人之政所流而覆被無方。不可勝用矣。周曰不可勝用、仁覆天下、就那裡說莊曰只就見成的說不必說到待人取法了、然後利及天下。為高節緊〻承上来。兩必字重、不因先王之道便有作聰明以亂舊章、而徒勞罔功矣。不指謂不明治體也。政字只當治字看。道即仁政也。

黃貞父曰以上四節要得聯絡之法夫惟徒善不足以為政此過之所以不免也右遵古法而寧有過乎且看聖人既竭心思此只

是善而又継之以政便非徒善所以仁覆天下自足以為政于以見今之為政者自當因之為政二字分明照前為政

高位

周曰宜在高位時説宜君宜王履帝位而不疚是否莊曰非也蓋謂仁政所行可以澤當世傳後世而光被於臣民之衆無愆忘之過而可以継仁覆之治也反照下播悪於衆來看便得其旨矣夫不仁則悪矣而以播于衆正是愆忘之過而不能平治也周曰播悪註訓貽患二字用得否莊曰貽患二字不盡播悪之義患就事上言悪従心上流出其害無窮播字従高位生來下文由君而臣由朝而國由臣而民即播悪於衆之意道揆道字即是先王之道之字法守法字即是先王之法之字但自人君以先王之道來因度宜則為道揆自人

偵生下来看然使賊君則君愈不仁而必不可四方蹶之天矣

即其足以為政也此真堯舜之罪人

規矩

註曰前二節是法堯舜後三節監幽厲果兩爭否周曰不然此章以道二句為一個搭子以上見得仁即可以為堯舜下見不仁即流於幽厲意幽厲之監正所以堅其法堯舜之心也註曰規矩二句上句興起下句世間惟規矩可為方員方員之理盡於規矩而無以復加故曰方員之至人倫是吾性自然的條理聖人全體此心寔盡乎人倫之中經之綸之自各極其至而無毫髮之虧欠故曰人倫之至至即極字俱就見成說不作工夫周曰人倫兼五倫言註曰雖兼五倫但照下只重君臣為是次節欲字與盡字一氣讀下言欲為君而盡

其道也不可以欲為君句斷盡字本上二至字来周曰法堯舜是如
何法他莊曰不是沿其故迹要以仁心為主有此仁心自然事々皆
出於仁雖其通変之不窮亦皆堯舜之妙用也舜之事堯四句見不
法堯舜便入慢君賊民一路去此就是出此入彼意了故一引孔子
云々証之此以理欲相乘之機警人而見其當法堯舜

暴民

周曰甚不甚以暴民言是否莊曰差矣既謂之暴總是不仁了那有
甚不甚只是言我之甚不甚也上三句是生前之禍名之曰幽厲三
句是沒後之禍幽厲不是指幽王厲王是刺其暗與酷而然也須虛
看把放効重華来形之方為有情引詩正言今之君所鑒不遠延在
幽厲之謂也君何為不法而為不仁耶

稽古

仁知兩之府事脩治湯之克寬克仁文之惠鮮怪保武之救民水火不仁如桀之戚德作威紂之毒痡四海幽厉之昏虐無道

黄貞父曰通章一逓說下如云欲盡君臣之道者須取法堯舜若
不法堯舜便流入於不仁一流于不仁則其禍便不可勝言尚可
不惕然知所法乎

三代

莊曰時以首節為天下之得失由於仁不仁二節為國之廢興存亡
由於仁不仁三四節則歷推不仁之禍為雖免此說是否周曰予謂
非此之謂也孟子前後此數章書皆是儆勵當時之人主則此一章
當重在論天子諸侯上說首節三代之失天下以不仁是天子不仁
不保四海矣二節國之廢亡亦以不仁是諸侯不仁不保社稷矣即
下至於卿大夫之有家者士庶人之有身者且雖以不仁而自保矧
天子諸侯也乎哉則信乎欲免禍者在於亟去不仁也不然則與惡

摘辨　此章當看人已二字明主常見非之在已闇主常見非之在人

醉強酒者類耳三代亦安能徼祖宗之靈以常得而國又安必其永
興且存哉此歸重論天子諸侯而且泛上面失字廢字亡字而得所
以不保之意極得孟子立言之旨

愛人

註曰此章總是端主術在反求諸其身也一節泛言自反道理當如
是二節始責到人主身上愛人治人禮人即仁智敬所發以恩惠
撫摩言治以條教禁令言禮如幣聘之餘誠欸之切三個人字俱指
天下之人反不是空々反有益盡所未盡而仁愈敦知愈精敬愈虔
意周曰愛人禮人爲易識得若治人與智何涉註曰條教號令以整
人叫做治人畢竟知之明方能處之當如利當因獎當革審時酌勢
守經達權若非胸中把天下人情一々透底照燭得明安能人人入

於範圍內乎此智之當反也周曰行有不得者有作推開說有實
指上節說者何如註曰不得與反求雖是上節事亦不必把定實講
須渾々發之爲長大凡天下與已不屬分外而不得人心者即泛人
心求之則愈不得矣不得人心之歸而又從于吾心諉之則愈不得
矣畢竟從人心收拾本心內來又從本心收拾處々合於人心來方
謂之反々者約也密也點檢精密身有不正而人心豈復有不我附
者乎故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周曰天下歸是歸往之歸否註曰非
也須知人心同此理能盡其在我故可必其歸凡聖賢取必處皆取
必於心之理也周曰末節有入天人感應之說是否註曰不是此專
重自求兩字以見反求之功不容緩也如言天之降福在永言配命
以自求之然則人之歸心豈不在正身而反求諸已哉非如時說硬

以配命証反己以多福証天下歸也

黄貞父曰通章己字身字自字皆根反字来即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重極言其效只吾一身而可以脅擁天下深明其不必外求耳自求多福非泛言多福之自集也正謂永言配命乃所以自求其福耳必以我身作主乃見引詩本意

恒言

莊曰註中序字用得不周曰須知身是天下國家之根本孟子欲别出此本以示人故㪯恒言推及之不是兼說恒言不知其序

黄貞父曰本只是一個本所謂修身為本是也上二本字只是末中之本、了字兼治亂在內要重治邊些

巨室

巨室能先朝心巨如周召畢宗章修身二字是此章骨

周曰通章重德教二字言教不以政而以德即蘇處者猶心服而況世篤忠貞者乎慕即慕其德見非懾於威而詘於勢也國人天下之慕亦不是以巨室為轉移仍在吾德教上但教行自近從巨室始耳故必無得罪於國人天下方謂之無得罪于巨室莊曰身修則人人皆服獨言巨室者何也周曰世臣大家雖以力服其為心服尤明也

黄貞父曰巨室之慕只從吾身之正而無可取怨怨来何等簡易若修身之外别求不得罪于巨室則政柄反為巨室所操非孟子立言之旨

有道

周曰此章舊作齊景公獨能順無道之天是否莊曰非也須作不能而天上看首節論天之當順而下則反覆明天之可畏以概景公之

不能回天而深望當時之好仁也周詢舊以大德大賢為天子小德小賢為諸侯是否莊曰否俱稍諸侯說德以所蘊言賢以其人言如能修此德即為大賢耳須知仁即心之德也小大以上地言強弱以甲兵言有道無道不並重上在挽世以尚德尚賢進無道而為有道之風也周曰天也天字註兼理勢言用得不莊曰理則屬天勢則屬人了況無道之世日以勢力相加豈得謂理之當然者来天字只可作天運氣數上說言有道之尚德乃造化之泰道方開而氣數盛也是天之治平天下也無道之尚力乃造化之否運相逼而氣數阨也是天之未欲治平天下也當此時能修德自賢以回天可也不然順天者僅足以苟存若逆天者且致以滅亡矣不惟逆天者孟子所不取即徒順天者亦孟子所不滿也若教人徒順天豈孟子勉時君自強之意矣。

涕出

涕是鼻中流涕之淚者何也蓋以更秋為合也而竟不免如于吴將何也甘于入後而不欲自恨也

景公

莊曰引景公正謂其不能自強涕出曾恥以受人役也然則受人役者何嘗無恥心特不能修德自賢而師大國之般樂怠傲也是猶句決言恥所不免如恥之是激發他當以文王為師意師者師其德兼發政施仁等事五年七年入泰之時勢是聖賢之論量不苟處雖時勢有難易總是言其速也為政於天下即無敵于天下而存不足以盡之發師文王則大德大賢任我而可以役天下之小德小賢彼大小強弱之勢不在所論矣引詩是言文王為政于天下之事以見其可師也商之孫子六句言商之孫子皆為周之臣般事二句言商之臣亦皆為周之臣而助祭於周之京仁不可為眾言文王之仁則天

續遺

天國君好仁此三句同文三從言之旧以此為俱作孔子語未是

必命之衆其能違天乎雖衆亦做不得衆故不可為衆猶言失其衆也此句且論理下二句方着國君身上無敵言天下無一人為敵也天下之人雖衆仁則不可為衆其誰与為敵此三句更是一章緊要激詖語今也衆上決言不仁必竟不可以無敵而勉時君以強仁庶幾文王可師而受命之耻可免也

黄貞父曰通章總要一認熟字上向大与強字及衆字皆盛其氣燄以薰灼當時而當時文手熱心不得不為之役此所以陸景公之涕而顏天之無從也不知熟者勢也仁者理也欲熄強大之焔畢竟從清涼一念以沃之若文王發政施仁即商子孫之衆尚不能違而如微之虐焰熄段句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而奈何當時之不然信熟而不以濯矣

稽古

接武當縣有滄浪洲其水曰滄浪水古者冕有纓今朝冕無其制

不仁

註曰此章首節推言不仁之必有其禍下皆發明不仁之自取其禍也可與言我謂雖告之忠言必不見信也緣他心上沉溺於私欲利害不能曉所以忠言不入而以危為安以菑為利只所以致亡之道為樂恬然不以為怪也正是不可与言而必致敗亡處孺子節借以起自取意滄浪四句只閒閒模寫天趣然可以字亦有味下面斯字正從可以字生出清斯二句當体貼二斯字一矣字串下或於清斯句亦添一矣字以與下句對講殊不知趣清有濯纓之理濁有濯足之理濯足者在人致其可纓可足者在我非自取而何言外便要補出人來夫人節緊承上說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這侮也是自取下二句倒此故太甲說個天作孽等句見得自取其我可

摘粹

孟子此處云所欲所惡極体貼民心云敺魚敺爵極見得事勢云七年之病極察得當時的病根云三年之艾極決得救時的良方前篇執熱之喻謂天下之燔灼已甚非仁爲之洗濯

見安危利災畢竟是自取敗亡的

桀紂

周曰此章全爲今之欲王節說緊要在所欲二句下邊仁字即此二句意乎天下也不外這個好惡兩字註曰所欲與二句與民之所好二句作文同否周曰不同此二句好惡亦不關根得心來亦也字當玩止見亦不開的意思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仁矣下文緊接民之歸仁也三句水就下獸走壙見容易意夫民之歸仁即不待毆之而自起況又有所以毆之乎桀紂句正與桀紂之失天下句相照今天下之毆者衆矣但患無個好仁之君出來如有好仁者則諸侯都爲他所毆矣如此自然是三的雖欲無王得乎今之君但只是不肯仁所以接個今之欲王者一定是要仁就像三年的病一定要七年

不能滌除前於重新此篇求艾之喻謂天下之困病已久非仁爲之薰炙不能起生靈於既槁

的艾由是畜之則猶可以爲用就如今之欲王者要亟亟的修仁去若不志於仁終身再無了下落又引詩以見不修身之必死亡

黄貞父曰志仁志字最好玩味謂其念念在此則仁心不肯息仁政必有終民之好惡自然曉得去聚勿施便有致王之理此三字極要緊若無此志則心便不仁民之欲惡全不動念便有陷於死亡之理

自暴

周曰天下自暴自棄的人不知他是什麼見識看来仁義至美而無可非又自有而必能爲者而自舍之自曠之真是可哀蓋論仁義正以重暴棄之罪莊曰上孟說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此乃遺却尊爵而獨言安宅何也周曰上孟要喚起下人之役果故標尊爵以

為言。此則領首節居仁的居字言之。故單云安宅。莊曰此處云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而後又云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是何辭之各異也。周曰仁本是人心自其宅心處覺得此中有泰然寂然之妙。故又曰安宅。義爲人心所率由之理本是人路。而此理乃無偏無曲。萬世可以率由而不易。故又曰正路。

道爾

莊曰時有重天下乎着此意何如。周曰非也此指孝弟爲仁義之良發明率性之道。總重道在爾三字事亦道中之事。即是体此道者道在爾而事豈雜乎哉。此亦一串看不可平對。況此處不是論治術只爲舍仁義之良而索隱行怪者發。故以庸德庸言貼之。極得旨親〻長〻正乎天下之寔跡處。非是親〻長〻後而天下方平也。此何其近且易乎。可見性之外無餘道。率性之外無餘事。

黃貞父曰乎字要認益乎此心之謂也天下人都趨詭異奇怪之爲正往良知良能的道理不肯從事即此反側偏陂心便不平若令人人都從孩提知能從事遂其固有還真醇人心無此險怪傾側道德一風俗同天下豈不平

下位

周曰此章與中庸有別不。莊曰有別。中庸意重誠之者段〻推出一個前定此則來重誠者邊誠之就誠了這個誠即人心同有的。豈有不動物之理。不誠句正打轉誠必動物處。

新遺

犇一東海一
北海見人心

避紂

莊曰此章與後面倒看何如。周曰盡心章重養老。此重發政施仁。而

有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不欲歸文王之意

老亦在其中。此合為諸侯有行文王之政節說見得文王之感動人心如此。如今一行文王之政、即為政於天下矣。二老當時極有重望。文王一行政就可以動得他來歸。其子焉往。見得二老就是父。而天下皆子也。總見係天下之望處。

黄貞父曰文王之德循百年而未洽而今可放於七年文王之化僅怙冒於西土而今可為政於天下正所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者也惟此時為然

求也

周曰、此總見善戰者之罪為甚的意。引孔子翻案見聚歛者且棄于孔子。況於為之善戰而殺人至於盈城盈野。所以罪不容死。何也。一人之死、不足以贖萬人之命、縱死猶不容他。正以盈城盈野之禍為

慘耳、故善戰者服上刑、即連諸侯者不至親殺人、辟草萊者亦不至於殺人、故罪為次、字兩次字俱次於上刑耳、

黄貞父曰唐詩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讀此詩則負雄心猛氣者化為氷霰矣

眸子

莊曰、此章有作著觀人之法、謂觀人當觀眸子是否、周曰若如此則不必有稽行之法不必有原心之論。只從人眼目上看人便足以盡人矣。斷乎不可依論觀人之法乃是言人之胸中其善惡邪正原有自不容匿藏處打頭不曰存乎觀人者莫良於眸子。而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繼之曰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便瞭。胸中一不正則眸子便眊。人於聽言之時而觀我的瞭眊則我之胸中此子

屋藏不淨。安可不淨掃其胸中以歸於正也。此孟子勉人正心之意。最爲警切。豈是爲觀人者言。故吳無障曰。舉世以爲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不知䏻人身論。自有眸子。把好反多献出与人看。萬不失一。良即良知良䏻之良。不須轉念。心纔動。眸子便見。

恭儉

稽古

世以唐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矣遼。絕此說非也。只是一個見識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已即不用。何至焚之殿文以必于殿前以好名之敝也。好名之心衆。則其奢侈必甚。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弊。

周曰。此節只重一個爲字。恭儉不不爲。自有自然之寔念在。故不侮不奪。此恭儉之真心然也。恭儉是名。不侮奪是寔。不管人之順不順。而一點無䏻侮無横取的念頭。寔寔落落。不在形迹上做工夫。故恭儉歸爲耳。不然以聲音笑貌爲恭儉。惟恐人之不順所欲。此中之敖慢貪縱爲何如。而奈何虚冒其名也。本相畢竟露出来。而聲音笑貌安可裝點得。故曰恭儉豈可以聲云云。總見恭儉不可偽爲。而當寔

辭

授受

莊曰。此章見孟子重道之心。所以爲天下也。蓋有道方可以濟天下。若舍道則既無其所援之具。又安䏻援天下。天下之溺也。但孟子所謂權者。禮中之權。道所宜然。髡所謂權者。出於道外。所不當權者。如天下之溺。千萬人之溺也。援之之具必以道。而淳若嫂溺。乃一人之变也。其援之一手而自足。倘舍道用權。則既失其具。幺將以手援天下乎。使天下而可以手援。吾固不爲。天下重此身。使天下而必以道援。吾安得不爲天下重此道。是重道亦所以重天下也。

黄貞父曰。首節礼也。權也二句不平。下句猶言不過權而已。若極了溺依舊是不親授受的

續選

周人寇讎之喻可以儆其君不可以諭其臣責善則離之說可以告其父不可以訓其子

不教

莊曰父子不責善而必易子而教孔子於伯魚何嘗易子而聽教於人乎周曰本旨說一個勢字極好此專為不中不才者發也道其変也不然家庭義方父豈能恝然於子而傾必易子而教我易非交易之易以己之子而寄其教於人即為易矣非必彼此交易也不親教所以全子之恩易教所以全父之道揔是一個善成其子末節責善即教以正也離即相夷不祥即惡也因上節是反說故此正論其理如此

事孰

周曰首節是揭事守之大而歸事於守次節即上節意是推明所以為大由於本來已見事親不可不守身也借曾子以成事親之則又

摘粹

當時登壟乞燔之徒失身以圖富貴多藉口為養親之計不知高有志養親即在日用酒肉上委曲承奉不拂親志便為能事其親原不在富貴崇祿以圖養親之口作為著如為養親之故以致失身於富貴崇祿之圖則未聞既失其身

杞曾元以形容曾子之孝俱不必重說因時說於事孰為大事親為大謂事君事長俱不得與事親並於守孰為大守身為大謂守家守國天下俱不得與守身較若如此說果君長是小事乎天下國家是小物乎周曰非也須知此兩大字正在二節兩本字上言之乃是謂事親守身天下之極大關係盡大体要非是泛圖非是末節事親雖庸行而實至德云道之精守身雖近取而實綱常倫物之統故謂之大正逕下面本字在內此四句分言事守並大不失其身六句一直看言必能守身乃能事親已見事守非兩事也身是親所遺親是身所出不失其身而能事親謂以善順親之心失身而不能事親謂以不善貽親之辱而拂親之心信乎事親要矣守身急焉

孰不

而能事其親者盖能守其身則菽水承順有餘惟一失其身則富貴内虧体可餘媿故心事親者即如曽子順志於飲食間亦可而何必失身求富貴反貽親之辱而傷親之志也

周曰此節標出二本字發上二大字盖千枝萬葉生於本惟事親則天倫篤而百行已基作忠作順盡包孕其中矣是事之本也守身則真修懋而萬化已立治國平天下皆根底其中矣是守之本也惟其為本所以為大也

曾晳

周曰上言事親必先守身故舉曾子養志以示事親之則大抵此二節只申明其能事親意而守身意包在內不必露出曾元一段特借來相形守身不越養志能養志則能体父母愛子之心而默全其親之所遺能養志則能通己念於本源而曲全其親之所奉唯其如是是以即一飲食而不敢拂父母之心也体親至此方謂之能事親註曰事親者若曾子句就人說就曾子說周曰若字輕還就曾子身上言盖謂曾子之事親如此方可完盡孝道見天親于此乎篤孝道于此乎盡也勸人意在言外

黄貞父曰人都把必清所与等當飲食細事看其實看數必字真是無一時于念不在親上就是一頓飯時一箸一絲亦看做親意所存總能如此々豈一時勉强做得来示聊是視于無形听于無聲不用推到臨歿傳上方見曾子能事親愛

格君

註曰本文二不足字果是言人不足去適政不足去間乎周曰非也蓋君有過誤豈不要諫諍但非所以清其源處惟君心之日非所以用仁於政之有過誤而徒適間且不勝其適間而日々適間之不足矣此正惟大人舉動光明無絲髮而且其一段至誠懇切意思又溢

摘粹
丈夫矢志脩行自謂豈容不毀慈母猶信然投杼

於舉動之外間一開陳啟沃聽者不覺神𢛳益其轉移化導之机全
在德望之聳動精神之感孚君心之非自然潛默奪此之謂格々停
格也大人不去格君心之非君心亦不自知如何停格了此全是大
人之正己物正處莊曰莫不仁義且正等字就用人於政說否周曰
且從心上說君心之非格日就光明正大仁便是仁更無有不仁者
義正做此國定內方入用人行政

黃貞父曰上章言事親養志此章言事君格心古之大孝大忠皆
于本原之地加意如此

不虞

周曰毀譽已是失真况其間容有不虞求全者兩有字宜活看譽而
不虞如無源之水涸可立待毀而求全如指玉為石久當自明故無

摘粹
[illegible]前席所成于三人之吝鄙肆占錯鍊亦之悲矣

脩之口脩已觀人者不可憑也莊曰依愚見脩已觀人不可乎重還
重脩已一邊更好

黃貞父曰浮譽雖不足惜亦可以恐懼脩省是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也

無責

莊曰無責註出無嘗遭責是否周曰終于本文字意不貼大抵天下
事不容以易言也人往々輕易於言者以無身任之責耳若身任其
責則知其為之維艱豈敢輕易皆說哉

為師

周曰此不重論為師之道重戒人之自滿病痛全在一好字患字正
從好字生來好為人師非必真去師人也只存一自滿之心祇見我

摘粹
好為人師是上人之心論人不倦是愛人之心

可以師人而足已不問如此則終身學問不復長進矣故言之為患

正子

莊曰樂正子初意只欲來齊見孟子依王驩來省粮食之費視為無緊要事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將來王驩或荐引之那時去就便愈難了故孟者責其不見長者責其徒餔啜皆是此意

不孝

周曰通章專為舜言先言無後為大正為下論舜張本耳不是為一不孝品題也此之者都不是尋常不孝蓋奉順孝也但阿意陷親不義則不可非其道不仕舞也但家貧親老不為祿仕則不可告而後娶孝也但告則不得娶以至絕嗣則不可皆是正路上差了脚步如此照起下意却欲莊曰須知告而娶者承親命以延親之祀不告娶者又善體親心以延親百世之祀是舜須不告干親而實舉此心以告之宗廟矣告不告從之為親故曰猶告因不告以通其告之權正鑒不孝以全其孝之大也

仁實

莊曰此章往說謂愛親則天下之愛皆從此推故事親為仁之實敬兄則天下之敬皆從此推故從兄為義之實至論智禮樂處亦皆謂天下之知皆從知孝弟而出天下之節文皆從節文孝弟而起天下之和樂皆從樂孝弟而生何如周曰如此說話是以孝弟為本而天下之道皆以孝弟為始大不似實字之義實之云者謂其為良心真實之精也實字對着華字言仁之從愛者特其華而惟愛親乃愛之真實處也義之廣敬者特其華而惟敬兄乃敬之真實處也智之周

無足蹈形之辭所謂

心和則氣和
氣和則形和
者便是無声
之樂

知者特其華而惟知此孝弟而勿去乃良知之真實不容昧處也禮之度數特其華而惟節文此孝弟使愛敬之行者無過無不及乃天秩天叙之真實不容差越處也樂之聲容節奏特其華惟樂此孝弟使愛敬之心和順從容生不容已而至於形神俱化手舞足蹈乃太和之真實流行處也如此講方于實字有体貼莊曰然

黄貞父曰知斯二者知字是挾提時即帶来的弗去乃所以為知莫說知了又須弗去是也節文二字要看得透須知事親從兄之間其愛敬之行處有心欲如此行又若有個規矩法則叙定了秩定了不容不如此行此是天然自有的節文非外面緣飾的品節文章也故為礼之精實者若說家庭之間恐任情則無節故須有以節之恐率真則無文故須有以文之剜有假於外来之礼以去節文那本来之愛敬矣大不其然中庸曰親〻之殺尊賢之等礼所生也可見禮乃其中自生之節文

大悅

周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節與輕富貴無干即是後章天下之事多之者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之意莊曰天下悅而歸之是何故周曰直是以舜為仁人為孝子故如此悅而且歸而舜之心却不能把此自寬解但自家見已不是不能得親順親不可為人不可為子就是人盡歸我當不得甚事看視天下歸猶草芥正是舜之不見已為仁孝處莊曰舜盡事親之道何處見得盡周曰只此不得乎親二句便是舜之盡道舜終身負罪隱慝無幾微見瞽瞍不是看他于田號泣只是自怨自責求盡為人為子之道耳所以畢竟能感悟得

稽古

按舜替瞍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言舜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不至大為姦惡

他註云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止解此章之意道是為人為子之道順親於道亦是此道須是瞽瞍順於道方見舜之盡道亦須舜之盡道方能得瞽瞍之順於道天下化是天下之為子者見舜事瞽瞍如此各人亦自見父母無不是底各化而為孝所以父亦各化而為慈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矣此之謂大孝直曾到上文大孝不在化天下上而在視天下歸猶草芥上看起舜之順親不是有意要感動從親心上討順只曾自家所為一一與道合親心自然順舜何曾見瞽瞍有未合道處此心直到終身不忘怎曉得天下歸已故謂之大孝

黃貞父曰舜非瞽瞍孝子乃天下萬世之孝子也

諸馮

莊曰此章說者皆以為舉舜文之同道以槩凡聖人之道無不同是吾周曰意固不差但說舜文處云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說群聖處云其揆一也通張未曾說出一個道字固知得志行乎中國自其所行上見其志之相通其揆一也則志之通徹首流者處又無論行不行矣此寔在心源意緒妙合無間全不為時勢所拘只是說志之同不必添出道字來講自好首二節雖以地言而舜文從虞周之世說則時亦在其中同生曰遷曰卒見始終經歷之地盡於此矣東夷西夷亦在中國邊荒之地非夷狄之夷也重東西二字以與中國相形看

黃貞父曰通章周君不說出道字極高但愚意說出亦無妨何也道亘古今如一日歷千聖如一心獨言舜文者舉以例其餘也蓋堯舜文武非不同也畢竟一個是同堂的君臣一個是继体的父

子其他聖人又其地其時都不若是久遠不見所以同的妙處惟舜文之生一箇極東一箇極西而行乎中國若合符節非以其道之同乎其揆一也亦是申其若合符節之故先聖是舜文以先者後聖是舜文以後者千聖一心萬古一道任是許多事業發揮皆從心辟中流出先聖此心後聖亦此心〻體本一此其所以行之中國無不同也揆是聖賢所用以揆度而宰制天下者即心之謂故曰一

子產

周曰子產亦是無心之濟原非邀惠於民而孟子譏之何也莊曰此亦恐以小惠結民者託之子產故借此以示王道之當行須重乎其政三字而惠而不知為政是一篇大綱十一月二句雖是政但亦非指此就為王政承子產濟涉而言蓋以民若病涉只消造此足耳要其政即濟人亦在其中而博施濟眾無肥瘠之偏無遐邇內外輕重之別故曰平如因民之所利老安少懷萬物各得其所則恩布何妨於用威辟除行人亦居尊之大体奚必煦〻以恩結人也為得句宜指秉輿濟人言一則辟人亦可一則濟人亦不可正見政之當平也故為政節故字緊承上為得句來此為政是泛論不專指子產每人而悅之亦不止濟涉一事須推開說周曰日亦不足註人多日少如何莊曰日字當作活看言日〻以恩惠悅人其恩惠亦不足也不是人多日少之謂

摘粹：天地之大也風雨寒暑尚不免有偏所謂人猶有憾也人之分量有限而心之願望無窮若欲每人而悅之非惟力有所不給而勢亦有所不周矣

視臣

周曰通章重君之施一邊只是儆人君使厚待其臣若忠臣之自處

又當別論莊曰君之視臣在那裡見周曰即於接待之際刑賞之間見之手足腹心之喻孟子體貼君臣情誼最親切處如手足有痛痒腹心必為之先覺腹心有未安寧手足遂覺無所措手足必不肯使腹心之坐而受病腹心必不忍使手足之動而毀傷此其相關真有一脈之貫徹一氣之伸縮絕無一毫勉強假合之意故說手足腹心之視須知是心相視非形相視也故曰一體犬馬則食而弗敬矣土芥則所辱而刑戮矣國人則不相關矣寇仇則幸灾樂禍矣總見臣之厚薄其君始於君之厚薄其臣也

王曰

周曰王引禮為問意以去國者尚為之服不應在國者而有寇仇之視也但此意須含蓄不露諫行二句是在國之時有故以下是去國之後重有故以下一段應舊君也諫以害民者言言以利民者言行之聽之則臣之膏澤下於民心孚意契其道浮行真猶腹心之於手足一氣相通無間自不必去矣有故不必大故是一時有事故也當此去國之時主上猶戀戀不舍用情極厚慮其間關險阻也則使人導之出疆慮其莫為先容也又先称其賢於所往之國及其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則前此猶冀其歸也三有禮承導之先之三年尤望其來莊曰有說三有禮內不必數着三項只是重重疊疊有如無已之意何如周曰更好如此二字繫根此之謂三有禮言蓋所曰舊君有服者服以此也下節與上互看

續遺

然後收其田里極有味蓋三年之內而後則以未收之田里與之即三年之外而後則以既收之田里與之故曰然後收無非惓惓舊主之意也

稽古

鸞先風而翔

無罪

周曰須看無罪兩字刑殺人主之操柄安可濫戮及無辜人人自危

環先濟而徙發先寒而開君子見威于早豈待殺士戮民而去徙我故醴酒不設穆生已先去楚覺事未發袁宏已潛土室矣

安可不去不徙哉此見幾之智不可無也莊曰去是投簪解組致為臣而去徙是鴻冥鳳舉擇地而徙

君仁

莊曰此與前篇正君不同兩莫字俱看天下國家感化上看見化民之道人主所當慎也

非禮

周曰時有以古為禮義而今為非禮義者註又以時事不貼禮義者何如莊曰非礼之禮非義之義此却是豪厘處辨不是與礼義大爭差只於精微處欠分曉遂失禮義中正做去便與禮義相背似是而非其害禮義甚大人察理至精至微其所為者皆禮義之大中至正而不狃於迹似之迹彼似是而非之禮義曾得而搖惑之哉須知

培粹

養者正身以率之弘度以容之多方以啟之循序以進之

此重在精微處辨别不在膠常變通上看

黄貞父曰至非無是者易見似是中之非難明鮮不誤認而誤執之所重在察理精上

中也

莊曰養字與教字何所分别周曰教者有責備意養者涵育薰陶俟其自化如養花木一般栽培之灌溉之則天全之性得矣與字正從養字來有欲々向榮之意若急迫求之則為子弟者惟見其苦艱難而不覺融洽條暢安能樂哉棄非絶不教他但或急迫求之而不順其安至於責効之不遂乃遽絶之而不終其教此即棄之矣其間不能以寸謂子弟固為不肖而父兄亦不得為賢父兄與有責焉

黄貞父曰中是德性温良少是英氣發露父兄在家庭之間觀感

稽古
伊川子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言人之短者則曰汝且取他長處眞長者之言也

最近故人于父兄處最得力

不爲

周曰時說有以窮養達施不看着何如莊曰非也此全是有張主的人不輕舉妄動鎮以持其躁愼以去其妄故能當大事而不驚處大疑而立斷皆由老成明瑩得來故曰可以有爲也

黃貞父曰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天地之情

後患

周曰隱惡忠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莊曰若當官者有姦慝當言又不可顧後患而緘默也

黃貞父曰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君子於言之出不可不愼

摘粹
見義必爲則不必於信果

仲尼

周曰常說以仲尼只是率性而動易知簡能無有高遠難爲之事此意是否莊曰亦是但說得來全須要知孔子一生平易近人如公山可往佛肸可往陽貨可見南子可見委吏可爲乘田可爲鄙夫可教互鄉童子可教絕無一毫峻厲不近人情處須知聖人非故下其心以狥人蓋天下的道理原是如此平坦原是如此直易故理本自平仲尼能勿峻之耳理本自易仲尼能勿難之耳

黃貞父曰觀論語唯何甚疾之已甚及孟子是皆已甚似從就處世上說不在學術上

大人

莊曰此是大人無心順理之學信果之失在必字有個必的意思便

而自無不信果蓋我無必信必果之心而惟聽諸信宜果之理便于性分無傷於應物無礙

是拘泥膠常要如此做此泥言行上討信果大人却不如此大人豈言都無信行都無果但無意必信必果耳惟義所在者無執着之心而有隨世順應之妙也大人祗為大人只是無個必字

赤子

周曰大人赤子作兩人分莊曰否大人者只是不識其當初赤子之心者也周曰時以擴充解不失字何如莊曰否以擴充解不失是從作用上論大人不從本體上論大人非旨須知不失中只有操存涵養工夫何也赤子生而未涉世這一念顓蒙之中包涵得無盡的生機大人知雖足以窮神然不離良知之体也能濟足以達化然不離良能之體也惟其不失此良知良能之體所以無不知無不能也蓋赤子純是個天地之心大人全了赤子之心即是全了天地之心尚豈有不成其大

養生

周曰養生若今日不及明日猶可補惟送死一不到為終身之恨他日欲為不可得矣故曰是以當大事

深造

周曰此章有添出心字理字說者以道字作進為之方看者謂君子之學極精極微是何等深造且進為之方不緩不驟優游涵泳欲自然得此於心也故此心淵然在中而無搖蕩之失謂之安此中蘊蓄無窮而可藉為應用之資謂之資深原者吾心原頭靈明不昧之真左右字勿泥只是無往不宜之意此說何如莊曰常說俱是如此但鄙惟因云通章只重一道字道者吾性之所固有君子深造不以他

而以道正是還其性中固有欲其自得夫道也居安是道鉢貞固不搖資深是道俗靜深有本逢原是道鉢應用不窮此自得之妙如此故君子欲深造自得之也此說更徑直周曰然

博學

周曰兩個說字同不莊曰同須知博學是博學天下道理詳說是詳說所學之理然萬事萬物總是一個理是為至約詳說將萬事萬物詳了來說盡將以反說到至一之理上是博以約收反之者原是一理散於萬殊今以萬殊說歸一理此為反也

黃貞父曰學問若不詳說萬無反說約之理故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以善

稽古 朱子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對無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唯恐人不入于善如湯於葛遺之牛羊又使人往為之耕是也

莊曰善原人所共有的已可為人亦可為以善去服人即有相形相忌之意僅此善亦不是了如何能服得人養則不知善在我不善在人涵育薰陶唯恐此並生者不得同歸於善此方是父母天地之心故可以服天下一邊說未有能服人一邊說天下心服而王桓文湯武之別正在於此

不祥

周曰蔽賢之言何以為不祥莊曰賢人不得展其致用之才則君民何賴而衰亂其非不祥而何

水哉

莊曰通章俱就水說至末方說人不必於是之取爾下補出人有實行來 ○檢討曰原泉作一段下文作三項說不舍晝夜是不已盈科而後進是漸進放乎四海是以至於極通章 長彥徵曰使源有絶流子遂不取乎況又四不能絶也吾子節

黄貞父曰飄風不終日驟雨不終朝無寔之名其名易敗

幾希四章

周曰此四章從幾希之心源說起以見古今道統有所自來如舜之明察由行所謂自然完其幾希者下禹湯文武周公皆遏欲存理憂勤惕厲以完此幾希者至孔子作春秋直培此幾希使人心不淪於禽獸而孟子私淑其道驅楊墨之禽獸俾人心幾希一脈不至薄蝕殆盡其所云私淑者乃其公此道以淑世而衍此仁義之聖統於無窮者也此數章書須以人心之仁義作主而列聖相聯絡貫下斯得其旨矣

幾希

周曰幾希二字人俱解作少解作不多之義皆云人得其正而靈物得其偏而蠢是否莊曰若偏全靈蠢之分則相去甚遠豈止是少而不多也只當在所以二字上看出入之異於禽獸處蓋人本異於禽獸而所以異於禽獸處其理至微而無形其機至危而無著此便有得失之端倪宜防意此幾希斷作理言若謂人之異於禽獸者原至少而不多而下列聖皆存此幾希之理然則聖人當務亦異於禽獸者不多耶此斷不通之論也莊曰庶民二句平看否周曰須抑揚重君子句二之字正指所以異處去者放逸怠惰失其性之全是去其這點幾希之理存之有戰兢惕厲不敢自逸是存這一點幾希之理莊曰孟子一書所云幾希凡四當如何看法周曰妻妾泣處之幾希宜訓作少若此章幾希及牛山章幾希深山章凡希俱要指此理之微妙處言莊曰是已但余看来牛山章幾希亦要作少之義方為妥

續遺 集註知字示人以存二之門戰兢惕厲四字示人以存ㄑ之法

稽古

倫物揔是仁義所散見但庶事至繁知當時齊七政敷土濬川及他亮采惠疇於天下物理皆為處置一通故曰明而人倫尤庶事中緊要者故独察之察比明字更精切如格瞽瞍化傲象不告而汭潙汭為天

當。

庶物

莊曰、物字、有指飛潛動植之物看、是否。周曰、非也、若於名物象数上求知。雖聖人亦不能知之盡。且此等之知。是耳目聞見之知。於此心幾希之良知。亦不相涉。須知庶物。乃槩論事物之理。而人倫則庶物中之切要。察人倫者。亦體會其物理之切實精妙者也。宜以倫物看作一理。以明察看作一知。總是幾希實源中覺照也。切物看作幾層。莊曰、明察如何看、周曰、明者使事物之理、皆了然於心也。人倫切身有許多節目條件、故須察、察者、經綸處置。使倫倫各中其序也。莊曰、仁義皆那裡說、周曰、仁是心之運於倫物。而藹然有恩處。義是心之運於倫物。而秩然有宜處。聖人心中渾然純是仁義。凡所以愛所以宜的道理無不全具。故由此心之仁義行出来。自然於庶物無有未知明而處當者。於人倫無有不精入而體驗者。夫豈待着意以行此仁義於倫物之間乎。是明察即在行處理會。而由行無非明察之妙用也。若說先明察倫物。而後以仁義行於倫物之間。則便屬勉強矣。若曰分知行之說。一槩塗抹。莊曰、真

下[illegible]四凶此皆濬哲所獨到者

黄貞父曰人心道心之辨自舜發之故叙幾希一脈之統必自舜始

禹惡

周曰、此章上數節言君天下之事、下一節言相天下之事、雖舉其事。實証其心。要見其憂勤惕厲之心。以完其幾希之脉也。莊曰、惡旨酒是遏欲、好善言是存理、二句平看否、周曰、玩本文一而字、當串說、以

稽古　按百里奚乞食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国此皆所謂吾賢無方者

為天下之理萃於吾心散於人言人言不收則於吾心不廣嗜欲不絕則於求善不切故過欲正所以存理也莊曰有以湯之執中立賢亦作行政用人兩段平看何如周曰不知執中二字正指湯之得堯舜相授之正脈蓋堯命舜舜命禹皆曰允執厥中湯於曠世之下直接其心源而執之此道統之所以屬湯也此句宜重看至立賢無方又見他善用其中處若拘方以用賢便是膠固不通而非隨時處中之義故執中者兼心之真辭也而立賢無方者又以通中之妙用也原非以立賢與執中並論而執中亦是心上精一工夫非專自行政言也莊曰文王節有以為民為道分作兩事求治之念與求道之念分作兩念是否周曰此章大旨是論聖王以心濤道宜重在道上說而視民如傷則亦望道未見中之一念也蓋聖人求道豈專在尸居

續遺　禹絕旨酒而周公時作酒誥湯立賢無方而周家大封同姓此等處皆思而得之也

淵默上求即蒞民時亦是求治道之道也玩註兩正字兩猶字𢹂是形容一個無窮之心非真有所傷非真未見也邇遠兼事與人言迩如待御僕妾食息起居遠如隱微側陋九州萬世不泄不忘𢹂是一心非是於近處一心而於遠處又一心也亦要兩下交互方妙

周公

周曰思兼二句串看施字就行邊說四事不必指上四條之事若拘定必求上四條事而施之則終身是雜合的而何處待旦以行之也須知四事云者不過蓋舉四聖所以為治之事而彷彿以施為之施字中有無窮意義不可看得太死不合者乃制度文為有時異勢殊不能盡合者事雖不合理則相同思者思其理也得者得其理也待旦是將思而得者變通以行之也莊曰但余看曰不合曰得俱在自

乘若借乘馬以形容紀載之義檮杌者因戒惡以垂

已精神理會若在事迹上求合求得終難合難得也周曰是

迹熄

莊曰此章叙孔子作春秋以継羣聖幾希之統王者之迹熄政教號令是迹不行於天下是熄但時說詩亡是朝廷無燕享而小雅亡公卿無献納而大雅亡又如黍離降爲國風之類當否周曰如此說則於作春秋正人心上全不相接子細看来詩單就國風言如云王者盛時政教號令大行於天下太史採列國之詩上於天子天子據風謠之美惡考政治之得失以賞罰於天下自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太史不復上民間之風謠而天子亦不稽政治之得失以行賞罰故孔子方作春秋定是非以寓一王之賞罰也不然晉乘楚檮杌魯春秋同一國史矣但孔子即魯史作春秋者正以王迹熄而伯功興史

懲勸之公春秋雖因魯史之旧文然寔孔子賞罰之書賞以法天之春以仁物也罰以法天之秋以肅物也故命之曰春秋非徒表手首事之說

官方倦言伯功而備載齊桓晉文之事而孰知王者之義王迹何由而明也然權行其賞罰非王者不能秉其權義存其是非則人得而昭其義但此是非乃天下之公義今丘取而自裁之故曰竊取之矣若以竊取作孔子無權不敢顯然賞罰天下故私取其義則夫子亦僭其權矣非是

五世

周曰此孟子自任續幾希之統也君子小人皆是賢而有德業者但以有位無位別言之耳幾希一脈長存宇宙之間詎可世計所云澤者乃賢哲之後世數未甚邈遠當日風流德化猶自汪濊如今人所謂手澤口澤猶存是也五世而斬亦大槩言之須知春秋時桓文假借仁義壞人心術故孔子作春秋戰國時楊墨充塞仁義人心已壞

同於禽獸故孟子闢邪說以閑先聖之道而承其作春秋之志因言
孔子之澤其所浸灌萬世不斬予也生當末造蹤不獲步趨洙泗之
門墻顧世之相去未及百年之久猶在五世之內遐想當年德澤尚
託於人而行於世予得私自經濡灌溉以善治其身而公此道於世
夫豈偶然之故也哉

黄貞父曰王者曰迹自其行於天下者言君子曰澤自其流於後
世者言孔子曰竊取則不敢當作者之聖孟子曰私淑則不敢當
述者之明

可取

註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只是事在兩可可以取亦可以無取耳若必
取之便有傷於廉矣下倣此見君子處兩可之交際寧從其潔毋寧
失之汙寧守其正毋寧失之徇處兩可之死生寧失其大毋寧失之
輕也若謂初見與否可而後深疑其不可既疑其不可又何為濫取
之與之死之乎且不可而取之與之死之豈謂之非廉非惠非勇可
也又奚啻傷而已乎三件三樣説無過猶不及之意周曰是

逢蒙

續遺 羿竄大康蒙殺羿天道好還不差毫忽始端人必無不端之報

註曰此章舊以首節擧羿不能取友之罪下節引孺子能取友免禍
兩下平看何如周曰非也全章只發明罪有罪為一句言羿之罪
不在知人之不明而在立己之不端大意只重夫尹公他端人也三
句此孟子遡流窮源之意欲使學者端身範而取友也○公明儀
宜曰無罪而曰宜若云者畢竟是有罪也故薄乎二句正發宜若二
字意潛師掠境曰侵已去而躡之曰追想子濯孺子侵衛見勢不利

稽古

西子越國美婦人也居苧蘿山若耶溪之西故曰西子採薪織紗為世絕色嘗病心而顰其里之醜父見而善之亦捧心而顰其里之富人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是其美非人之所能效也

而逐逌故衞追之庾公之斯學射四句、拆不開、言斯學於他而他學於我、一脈相傳、便有不得以我之道害我意在。觀下庾斯自言。乃悉如孺子所料。端人之說立心制行之正言道即善射之道事即追逐之事。師之道曰不忍君之事曰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君臣師友之義始全

西子

周曰、註中表善、自新之說、是否、莊曰、大非書旨、西子從不潔。其美未嘗喪。惡人縱齋戒。其惡未嘗新。着来只是重修飾之意。黄貞父曰此章供以正意發之把西子一點徃發下自新後面又以惡人一形則得本有矣不潔与齋沐須要細玩潔者心体也之與上帝合而亦人與人心通者也心上着些子微纇不淨稍涉塵垢即西子以不潔見弃者一般不然能反其不潔之心以齋心滌志則前累即去終身可原無論人心莫不見憐而天意即[illegible]矣与惡人之齋戒何異哉而人胡可不自新也

言性

莊曰、時說以此章、是孟子明性學、以示天下然否、周曰、余細玩其旨、乃是因世之用知者、矯揉穿鑿、把本性之良知先却而另出一端聰明以後此心於多事。故首節說性本自然。下二節言人惟順此不慮之良知。以應用於天下自然本性之靈明愈出而愈無盡。即為智之大。而不見可惡。此所以人當順性以為智。非惟不當鑿。而亦不必鑿也。須知此二節乃一串意。不必分屬治水治曆。莊曰此章孟子本是言智而先言性者何也。周曰、智五性之一也。猶言水而先言水之源

摘粹

人心涉世雖說無事只要無心雖說無心只要无私心一私則

也。

莊曰舊說言性則當言故言故便當言利作幾層說是否、周曰此三句口氣甚緊、如云今天下之說性也、動謂撥見者便是不如有撥見而出於人為者則非性而撥見之利順者則為本性也。莊曰有以故字作此心之故物看、然否、周曰、說謂此心之故物。則不消說個利字矣。只是說做撥見已然之迹。如故事之故、一般本、即本性之本、利字就性之本等的、指點出來非有二層。

所惡

周曰、此節承以利為本來。見用智者當順而不當鑿也。鑿者、以私意撓人。便失了本然之靈明。其用不神。所以可惡。如智者若禹二句、是舉治水一段、以為處事之例。若禹處且虛、下正詳之、無事二字、正照

事着於心而心之靈明固此而益靈惟夫未事无迎事心當事無礙事心既事无滯事心則處則本体毫無障碍所以謂大智無事在心之應上論不在事之感上論大智在体之空明上論不在用之照及上論焉當論君子无適莫孔子毋意必固我正是行所無

着利字看。禹之行所無事、雖是順水性、却是不以水患擾吾心。患雖紛紜。而吾除患之心自是寧一。勢雖衝突。而吾隨勢之心自是安閒此所以稱治水之大智也。智者行其所無事。乃是順吾性之靈明以隨感隨應。不以事而攖於心。亦不以心而着於事。此則心神不擾。可以妙應無方。其智不亦大哉。又何可惡也。

天高

莊曰、時說皆以天與星辰平說。謂天有運行之故星辰有次舍之故然否、周曰、否須知星辰附天。惟天高故星辰望之而遠、苟求天所運行之常度、星辰之次舍、即千歲已後之日至可望而推也、日至者、乃冬至日為陽至之日、夏至日為陰至之日、有訓為千歲已前之日至、如造曆之元、不知此已載定在曆書。何必煩推也。莊曰、一說苟求其

二字俱是論心体非是論應用

稽古

公行子是主班行的官盖以官為氏如司馬司寇之屬

故則自今日以至有歳千歳之上而天與星辰之度數可坐而得也不重作曆上看何如周曰更妙

公行

周曰孟子不與驩言果為禮而然乎莊曰兩重在道不在禮借理之不可違以默寓已之不輕比狎匪人非專是行禮也此章須玩不歷位而相与言首節進之就之皆是歷位不踰階向須帶言之不可平看有子之喪〻字只以喪字還之不必桓寔進門二字只帶上句進非進退之進謂揖而進之邀使就己位也就者欲躬致其敬也位是本身站立之位階是朝廷叙列班行位在階之中故有同階而異位者

存心

莊曰首節存心已盡一章之旨愛人二節泛論感應之常以起下三自反意須一氣貫下一節緊一節直提到自反之忠此正是終身之憂末節不過申上文之意非另有一層意思也

周曰有說存心二字看末節非仁無為非禮無行為也行也皆從事上論心是上論存則此存心竟作用心看何如莊曰極有見但細味之君子只是處心處與人異耳人以殘存於心君子卻以仁存心人以侮慢存于心君子卻以禮存心耳只還他存心字更渾

仁者

周曰仁者二節註訓仁禮之施仁禮之驗是否莊曰不不施與驗只是起下横逆耳須知愛人敬人人亦愛敬他此是常理横逆便不是常理了然君子未嘗變其常心亦舊是愛敬他三自反工夫無時可

【補粹】羅仲素云子弒父臣弒君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至僮僕到處可憎故毋重自見其一貼清涼散也

歟不是到禽獸何難便自以為是了反而仁反而禮為何有不忠了是仁禮之極盡處如是也愛他也敬他中間有分毫未周至或稍〻有些人己之別來能即人即我此便是未忠妄人禽獸不是絕他之詞是憫他之詞妄字對着忠字看禽獸對着人字看難字對着自反意看如云我以其忠而彼以其妄則我自忠彼自妄而借彼之妄以完吾之忠可也我自盡為人彼自失為禽獸而實彼之禽獸只成吾之為人可也此全是不校在人而惟盡在己若一有校及於人之心則便有故下於己之心〻便有不存處矣故君子不然

終身

註曰此緊接上來言君子有終身之憂總是君子存心工夫無時自足耳非仁無為非禮無行正其所以求如舜處舜當時處父頑母嚚象傲家庭之間豈不是橫逆舜何曾見他之有妄處何曾見己都是了只管自家盡仁盡禮烝〻乂而已不干及瞽瞍象之所以加己者何如此正是舜存心之極所以可法可傳如是見己都仁禮忠了只是人有妄耳這個心便是不如舜猶是鄉人意見所以君子只自家非仁無為非禮無行那得一時見仁禮有盡頭處就是己仁己禮己忠亦以為未仁未禮未忠所以憂到終身惟難盡故憂也一朝不患非其患不來也即患至而我無所以致患之道付之無何有之鄉而已到此方是存心之極

黃貞父曰天地間大槩有三等人上之為聖人下之為鄉人又下之為妄人君子仁禮存心正欲脫鄉人以至聖人而特借妄人以鍊熟其心使之心無不純而為聖人之心也故曰君子之所以異

續遺 三過不入只是禹事孟子

於人者以其存心也

禹稷

周曰舊以禹稷顔子平論謂出亦可以爲處ゝ亦可以爲出只是個聖賢無偏係之心隨感而應何如莊曰此是大段議論自有理但細味之垂重顔子邊更好何也禹稷之功業人所易知獨顔子簫然窮巷天下疑於無實用然顔子與禹稷惟其所處地位不同故隱顯異致其實顔子可以爲禹稷故孟子謂其與禹稷同道觀其獨擧禹稷民溺民飢之思正以影顔子之非此地則非此思非此急又觀末二節取譬之意亦明謂顔子居非禹稷之地故不便於救民夫豈是無救民之道而不能爲禹稷也

莊曰首二節叙事輕ゝ遞過周曰禹稷旣是當平世宜相安於無事

周禹稷可見古人文字不拘如禹稷躬稼一獻

顔子旣是當亂世宜出而撥亂矣莊曰平世亂世云者自君之明不明論也周曰禹稷顔回同道註中進則救民二句用得不莊曰此句且虛說註意而在易地皆然句用之禹思節即禹稷以形顔子二由字不與猶字同禹有治水之任思天下之溺由我之未能治水也稷邊做此四句重思字未說到救民上救民在如是其急內未要點顔子與此責則亦無所事急意周曰易地皆然註意兩平如何莊曰此全要明顔子可爲禹稷處如云禹稷拯民溺拯民饑所以仁天下也顔子克復之後心無隔碍一腔足以闔八荒胸中具有仁天下景象則溺由己溺飢由己飢之意盎然在中尙奚有與禹稷不同者故曰易地皆然同室二節正易地皆然之喩不是又另一意被髮纓冠與閉戶皆甚之之辭故下一雖字沐時不及束髮冒冠於所被之髮

結纓而往也纓字是活字周曰同室下個救之二字鄉鄰無此二字
何也莊曰可見同室之鬬無不救之理鄉鄰之鬬無必救之理此見
顏子不遇禹稷之時無有救民之任只須守已非有所欠缺而負愧
於禹稷也
黃貞父曰末二節語意亦須抑揚重下節顏子工言除是同室之
人鬬者方可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若鄉鄰鬬者亦如此則惑矣雖
閉户可也此章大意孟子直是見得顏子陋巷之大須在陋巷中
便有禹稷安天下手段非區區守道窮儒與夫子論顏子用行舍
藏之見同

不孝

莊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矣然未有察其得罪於親者又未有察其

續選 章子不养其父當時想必以此議他不知章子為父所逐是欲养而不得者与世俗不顧父母之养不同

得罪之後所以自處其身者故孟子就世俗所謂不孝者究出匡章
心事匡章責親之善原是要親好但不識感諫諭親的道理故得罪
於親及得罪後即出妻屏子寢自刻責矜不怨懟其親是匡章之所
為匡章可矜而不可絕也五不孝從輕說至重一惰而忘親二縱而
忘親三私而忘親四蕩而忘親五急而禍親周曰好貨財二句平看
否莊曰只作一件謂好以貨財私於妻子不肯濟妻子以顧父母之
養周曰從耳目之欲如何為父母戮莊曰此是荒於聲色為流蕩之
子玷辱於親故曰戮辱字註訓羞辱極是

責善

莊曰此承上言謂章子非惟無此五者而且無非欲以善望其親此
其善親之心可原而自責之念尤為可原故孟子憐而收之但責善

【稍釋】匡章稱不孝孟子卻禮他陳仲子廉孟子卻不取何也仲子之廉沉痛之疾也匡章之不孝可療之疾也

【續遺】子思雖無死難之事然冦

朋友之道用之於父子之間故得罪於父而致有賊恩之大變耳末節夫章子至不養焉是自責之事其設心二句是推其自責罰之心周曰是則罪之大者兊那裡說莊曰對責善見逐說蓋以責善而見逐於父已有罪矣若又受妻子之養則是愳然於心而為罪之大者末句正斷其為人之實正與上有一乎是爭內相應捴見其可矜無可絕也

黃貞父曰子是匡章之子毋匡章之妻出妻去其妻也屏子自家被逐在外而子在家也

武城

莊曰師道臣道乎看否周曰只重曾子邊見得賓師不與臣同曾子一生弘毅之學萬入必往豈不能着子思之赴難而顧愳然遷去師

至不去有死難之理

道有父兄之尊與臣之微者不類故不得以此例彼是地使之也是或一道也智士忠臣本同一心曾子豈不能為子思哉故通章以子思來形是為本旨

黃貞父曰上節只敘事勿便斷其是非沈猶氏另是一人非即沈猶行也此處只說知所以處沈猶即知所以處武城矣勿露賓師不與臣同

使瞷

周曰王使人瞷孟子是甚麼緣故莊曰蓋以孟子嘗以堯舜之道為王言王使瞷者亦覘其動靜日用果與其稱說之道相符否孟子引堯舜來非以謟己之無異正透出堯舜聖人也其日用動靜所躬行者皆人所共由也共是此道共是此行何有異於人乎同字不必說

摘粹

所以求三字包得有多少醜態彼黃金之築何施〻也而求以死馬之骨未復之骨何施〻也而求以函谷之鷄二部之即何施〻也而求以山莊之犬使其妻妾見之而曰良人者犬也鷄也死馬也又下乞人一等矣痛哭當何如耶

在形上亦不必說在性上只就日用率由上言周曰然

黃貞父曰果有以異於人乎連上句讀屬齊王瞯之之意非儲子問辭何以異於人要就事為上說不說到形性之同上言只平〻常〻與人絕無異處且更要說顯微無間方與瞯字相關

齊人

周曰齊人之喻於求富貴之醜態已盡往以良人出至顯者來作一段是未瞯不能無疑早起至中庭又一段是既瞯不能無媿末句總承之此說何如莊曰此是斷章法畢竟上一段重饜足二字下一段重乞字泣字饜足由於乞餘故羞而愧之即婦人女子良心不死況大丈夫乎當一氣滾到泣上去然天下之為齊人甚多寡廉鮮耻曾不自愧而由道義名節之君子視之其可恥當何如者故末即須重一羞字所以二字是一章大關鍵須透發之註中痛覆之最甚當

黃貞父曰民之羞也乞於市士之通也乞於朝齊人一段初無是事只是孟子假借齊人以形容求富貴者之醜態全在東郭墦間三句上模擬盡其奔鑽所闞搖尾乞憐恰与乞墦轉頭相似惟于此描寫徹骨則卽賤嘗世之意不言如畫矣但今之求富貴者方以為妻妾之奉而妻妾亦自謂得意絕不以為羞正為良心汩沒耳若要知他良心終不泯滅除非君子方看得透

萬章

周曰往說以解憂上應一怨字不得乎親則不勝其怨末節應一慕字既得乎親則不勝其慕又看何如莊曰怨慕二字括盡一章之旨

夫高明公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世以見不得乎親則不可恝然無欲安得不然已之不得乎親而怨慕乎親世句慕斷

稽古

呂氏春秋堯子有十八則

須一氣滚下惟一生志在順親此其所以為大孝耳不必細分應周曰首節註解怨慕字用得否莊曰此處宜虛說只當云其悲也有感其笑也有懷若顯說怨已笑親則萬章又何須再問

莊曰然則舜怨乎與則吾不知也總是疑舜不該怨親非爾所知言聖人至孝之心必有出於常情外者周曰大公高明以下數句時實指舜說何如莊曰依恩意還寬泛小議如云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然無愁蓋孝順百聚竭力耕田供爲職中一事其他欠缺處甚多但父母之不我愛不知我在那一件上得罪耶末繙句此正舜所以號泣而求者也周曰細玩本文竭力耕田四字宜指舜說無妨

帝使

莊曰此即承上節意推進一步言極天下之欲時尚猶怨慕不特往田之時然也九男句供養之備也多就依註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解使明胥字註訓相字極是言帝將以舜攝天子之事與之共視天下而終遂移以與之也不順於父母言父母之心与我有違而不我愛也如窮人句謂若窮人之無妻子可養無人心可依無富貴可樂一般怨慕迫切有不能為心之甚若天下之士悅之四段只是上節事此時舜未曾為天子富有四海不是推其心耳說者宜斟酌但段〻以人之所欲句形出舜之所憂來解憂正解窮人無所歸之憂周曰憂字當得怨字否莊曰慕不得則憂憂莫解則怨此是至孝一點純色的天理根諸其中牢不可解處人少即此借常情以贊舜之終身慕親也人少則慕父母此慕何等懇切下面三個慕字則因物有遷把慕父母之心放在一邊了周曰大孝終身句時指

九男中無用末矣二女娥皇女英也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

人悅之世又以常人相形容說不過僅贊其為大孝耳非另一意」

寔舜說何如莊曰還宜虛說下方以大舜實之說個五十而慕見舜於少艾妻子富貴皆徑歷過了此時猶慕則後來皓首終身更有何物能動他故謂之大孝 舜不得乎親所以說怨慕該常人說故只言慕而不言怨況舜平終身則有不得親之時亦有得親之時矣之只一慕而已

黃貞父曰舜一生遇起順處在得君一生遇之逆處在不得親常「人不得乎君則熱中聖人不得於親則如窮人無所歸熱中之心一人心也窮人無歸之心天心也即得君之後而常屢不得親之心則尤心之純乎天者也可見舜之於親不以君易見舜之不以人易也

娶妻

莊曰往以上二節處父母之變以權而不失其常下二節處兄弟之變以誠而不失其常可兩平看否周曰此大舜人倫之至不必板對

續遺

有問舜浚井以孔出李空同曰既入井顏安所得孔出曰若是舜何由出曰神物之也漢高

摠是一念孝友真誠惻怛更無許想閑思亂想而積慮與傲却被舜薰蒸融液換其故性所謂底豫所謂不格姦也

莊曰以懟父母如何看周曰懟父母不是我怨父母乎日不得乎親而一旦以娶妻一節告之遂取他憎嫌一場故曰懟帝亦即知重舜不重堯帝妻舜而不告非謂堯不親告於瞽瞍乃謂堯亦不令舜告其父帝亦知告焉則不娶也全重舜從父母上見堯亦體舜之心耳凡婚道父母主之父母遺言一出子便不敢君亦難強也故不令其告而即妻之可妻則妻不問舜之告不告親之知不知此堯極善處舜父子之間處莊曰捐階舊訓瞽瞍捐去其階出舊訓從匿空中旁出是否周曰捐階君說瞽瞍捐去其階則舜為廩上灰矣非也捐即捐館之捐捐階下階去也完廩已下去而瞽瞍焚之浚井已出去而

太甑破圖宋康王泥馬渡河古来真笑子怪異多矣況舜哉此等處不可知亦不可究○鬱陶謂象思之甚而氣不伸抗陶是處烟氣鬱而不散也

瞽瞍誕而揜之○蓋舜之事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於焚廩浚井○隨即捐出○而瞽瞍不知○焚之揜之○則無及矣○蓋不使父母有殺子之惡也○莊曰、舜在床琴是甚麽心思、周曰此不是排遣之說○亦不是墮其計中為幸也○只幸身之獲全○庶可以得親順親○而感化兄弟有日○故自幸無恙耳○象憂二句○重喜一邊、須串看渾看、總形容舜天性至情○無形骸間隔○故一見其来便悅○不介○何者為象之憂○舜之憂○何者為象之喜○舜之喜也○亦憂亦喜○固是愛弟○亦是他順父母處

校人

周曰、孟子引此一段事、以例舜象、極有意趣○蓋象之謨蓋、乃殺機也○而餙為鬱陶思君之言○則油然生机矣○舜惟計其生○而孰計其殺○校之烹魚○此殺机也○而詭為洋洋攸然之言○則猶然生機矣○子產惟計其生孰計其殺君子常以好心腸待人小人常以歹心腸待人故以釜中之湘魚而誇池中之活潑惟校人之偽益顯子產之誠以卑世之孫兄而得一日之順弟惟象之偽益顯舜之誠小人作偽生机不足揜其殺機君子任真殺機且渾忘於生机矣

稽古

王陽明曰昊悍之山有象祠為諸夷皆平而事之子

象曰

周曰時說次節從一封字、是仁之至末節從一放字、是義之盡此說何如、莊曰、全章總是舜之善用其仁當以仁字作主以封之也二句為綱次節言封之有庳、是親愛其弟、仁也末節言於不得虐民之中、寓親愛無已之情亦仁也首節萬章以象之殺舜為宜誅放之大輕此意只見得世情全不知聖人之用心、惟知兄弟之情為重故封之而非放之但或人緣迹而以謂放也○莊曰、書云竄三苗此曰殺者何

有庳之祠
後之人常毀
之毀於有庳
而猶盛於茲
土也胡然乎
亦知之矣君
子之愛君人
也推及於其
屋之烏而况
於聖人之弟
乎哉然則祀
者為舜非為
象也古之瘞
鷙者豈必哉
而象之祠獨
延於世又烏
知其終之不
見化於舜也

也周曰實之死地即殺之也極則拘囚困苦之耳須知萬章引此五句只是說象為不仁該誅而反封之豈非仁人之用心也殊不知仁人之於弟無可怒可怨之理故不藏不宿只有親愛之理故欲其富欲其貴此以上六句且從說以下方明言舜處弟之厚正所以全其仁也○

黃貞父曰只說不留一點怨怒於胸中語意自融何消說怨怒在弟而已不藏宿親者欲与我相聯屬也貴賤相懸不可言親愛者欲得遂其所願也貧富相去不可言愛

敢問

莊曰使吏代治象固不得惡亦是保全他的意思況無事權覊絆得以時常来朝此不但欲展親親之情亦以朝廷禮義所在政事所出欲藉此以寓薰陶之意耳不然衆不得来則親之乃所以為疎愛之乃所以為薄豈仁人無已之心哉雖然一轉見雖是愛民亦是愛弟源源上宜加使之二字方明諸侯五年一朝有其期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有其跡也惟舜見象則不待朝貢之期亦不必有政事之述即来便見了蓋惟吏代之治故猶有可暇来無政可述也勿作舜自釋其政事看

咸丘

周曰往在誠然乎哉分作一頭堯老即明其無臣君之事重堯老舜攝四字下三節辨其無臣父之理重尊養之至四字此說固自明白臣父臣君果可兩平乎莊曰文法本是錯綜何必拘泥然上下文各有源委上重不為天子下重既為天子不為天子故必無臣君之事

是二天子還是堯生定一个天子了而舜又為天子是二個天子也若謂舜為天子堯死入

既為天子故必無臣父之理

盛德

周曰旨盛德之士至岌岌乎註訓古語未否莊曰此只據其所聞如此耳非眞古語也周曰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還是怎麼說莊曰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原是為德之盛不得以臣子之常理待之此是正說時人引來以為德雖盛而君臣父子之大倫猶在也君安可當做臣父安可當作子下文南面而朝是臣其君父了此戰國亂臣賊子以舜為口實着故為此說也周曰此即重那一句莊曰只重堯老句觀此句則舜非臣堯不辨而自明矣又引堯典及孔子之言俱以發明此句見天下無二君舜嘗服堯之喪則堯在時舜未嘗為天子那有臣堯之事

以天子待堯此乃變革常事何謂二天子乎

詩云

莊曰是詩二句乃其引詩之非勞於四句原其作詩之由故說詩四句示以說詩之法如以辭六句示以泥詩之病總是破其引詩之謬耳文是詩之一字辭是詩之一句志作詩之志也意讀詩者之意也以意逆志逆字是前去追迎之意如云或置身於異代以俯仰其景槩或移事於今日而想像其情懷庶可以得其作者之志也如以詞不以志不惟北山之詩可以臣父疑即如雲漢之詩亦將謂其無遺民矣

黄貞父曰普天之下二句辭也此莫非二句志也若泥莫非王臣之辭則天子眞可臣父而失不得養父母之志矣周餘二句辭也憂旱志也若泥靡有孑遺之辭則周民眞無遺而失詩人憂旱之

維則是則其孝非則其尊養若人都要以天下養不

續遺

忘矣

孝子

莊曰此即承上過云且子謂舜之臣父者以其為天子也豈知舜之為天子正所以成其大孝耳孝子之至四句泛論中四句方指舜說孝子之至一句提起看尊親養親總見孝之至處尊親是加以鴻名顯號養親是奉以四海九州之物為天子父則天下不可復加之尊故為尊之至以天下養則天下不可復加之養故為養之至周曰尊養兩開看是否莊曰尊養雖是二事然未有尊而不養者養之至乃所以尊之至也引詩要與舜合舜之尊以天子養以天下而終身慕即永言孝思舜之尊親之至而天下化即孝思維則詩之言即舜尊養之至而為法於天下之謂也引書言聖人能化其親正明父不得

孝則越思矣此乃思立身揚名以致尊養適分自盡則家國俱可

而子之說祇敬也載為子之職事也祇載作一句讀言舜祇敬為子之職事以常時言見瞽瞍爲下二句讀言舜見瞽瞍敬謹恐懼而瞽瞍亦信而順之也以見時言引書只重瞽瞍亦允若句是字頂此句言舜不唯見化於父而反有以化其父此古語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也豈子可臣其父之謂哉

黃貞父曰為天子父四句全重由匹夫而得之上引詩言孝思維則正是武王纘緒有天下而以天子之孝刑於四海故借以贊舜為天子而以天下尊養其親斯其孝為天下取法而稱至至孝耳亦泛泛引証之詞

與舜

周曰通章之旨不出天子不能以天下以人一句下文不過反覆推

續遵

天子不能一句見當時天人兩与堯却不能有所与非是天不肯從堯所欲与而不能与之

明此意耳天子既不能以天下與人則能以天下與人者天而已矣故天與之句最重論舜有天下皆出於天而究其所以天者則在于民蓋天人一理而天寔以民為視聽也故終之以太誓云云大旨全得天字不是天人並重莊曰章內言天者三還是怎麼看周曰要一㨾看人雖說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之天乃蒼蒼主宰之天相堯二十八載天也之天乃氣數之天朝覲訟獄歸舜故曰天也之天乃民心之天不知氣數乃天定之期民心乃天戠之神一而已

莊曰天子不能句註訓非一人之私有何如周曰余玩不能二字中便含下天與之人與之在若天人不與天子亦不能與之若只說非天子所得私意味索然莊曰孟子說個天與之其說何居周曰堯由洛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孟子天與之說蓋有自來諄諄然命之中

揞揀

荐進也非如今之奏疏舉荐之也蓋天子所理之亦皆天之事也進之使介任天事便是荐之于天諸侯所理之事皆天子所命之事也任其人使介任天子所命之事便是荐之于天子大夫做此

便有天不言意在。若當真作章之疑。時余想章縱無識亦不應說這癡話。莊曰行與事如何看周曰行自我言事自反於天下着言然事雖措於天下必從行之于身者來其寔一也示之云者人之精魂靈爽常與天相通默相其行事而使順利是即隱然示以與之之意也天子能荐人於天二句是主諸侯大夫四向是客堯荐舜于天暴舜於民正是天子能荐人於天處而天受民受則便是天示以與之之意。

主祭

周曰敢問荐之暴之如何是寔受之之實也下神享民安是天受民受之實使之主祭主事二使字屬堯天之用寄在鬼神使舜主祭是荐之於天也朝廷之事凡以為民使舜主事是暴之於民也百神享

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而皆歆其祭之類百神享之是天
受之也事治如慎徽五典而克從賓四門而穆穆納百揆而時叙之
之類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二句只足上義耳不必致辭雖
以天人平言却要歸重天說見得天人交與皆造化為之而一毫已
私無與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莊曰孟子既以天受民受發明
天與其意已盡而又有舜相堯一節何也周曰此又合始末推進一
步言天之示舜不特於事神治民際舜之見與於天不止於神安民
悅之休相堯有二十八載之久為帝而至南河之南不能避非天何
以有此故上說天也末又煞之曰天也細心味之上面主祭至事治
是二十八載内相堯的事則此三句宜輕看只重朝覲訟獄謳歌
河之避一段須知南河之避非是虛崇禮讓蓋示天下以吾君之有

子終其身永為唐之臣矣避必於三年之後者蓋以前舜尚攝天
子之事也朝覲者之舜得被其賓接之禮也訟獄者之舜又被其矜
恤之仁也短舜為謳長舜為歌而謳歌舜又被其好生之仁也故曰
天也是就民心上見得天意夫然後二句雖以對朝覲訟獄謳歌之
民心實以順天意而不敢違也而居堯四句又反言以足上意堯雖
崩而堯之宮猶子猶為而舜居之則其勢相逼若曰相妨云爾不可
因纂字說得大利害末節証舜相堯一節歸重民上此之謂言舜為
民之歸即為天所與之謂也天無言而去就之柄嘗屬之民民無常
而向背之機嘗懸之天民歸天與天子安能以天下與人
黃貞父曰堯以天下與舜此問大奇這事載之典謨何須要問乃
世有依做之如之噲之流者既屬可笑況以為可得而与則亦可

摘釋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与舜固所以愛天下尤所以愛丹朱也假令以虐傲之資軽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

得而取之為可得而取則亦可得而奪而亂臣賊子且接跡矣尤屬可惧孟子說不敢二字反覆分剖非惟天子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一切奸雄亦可消却多少𤸃夢其有功於世教大矣

德泉

莊曰、天與賢則與賢二句乃一章之大旨、平重否周曰、當歸重與子一邊○昔者舜薦禹至吾君之子也言天與賢與子之事丹朱六句、言天之所以與賢或賢能四句言天之所以與子莫之為二句要點為相久近、子賢不肖在內然與賢與子雖兼子賢不肖為相久近當重在子之賢否上○匹夫以下四節、歷舉伊尹周公之不有天下者以繼世之君賢○所以推明孟子不有天下者以或之賢也○仲尼有德無薦故

考古

二年四年或依趙註說謂其立也若或亨之以延商家之祚也其死也若或奪之以决天命之歸也此說繼便作文其寔未妥常考帝王歷年甲子相繼次第外丙仲任孟未嘗即位而

不有天下、若益則有德而又有薦宜有天下矣亦不有天下者何其以繼世有啟之賢耳故與太甲成王無桀紂之惡故不特益不有天下○而伊周亦不有天下也○可見繼禹之啟猶繼湯武之太甲成王也益之相禹猶伊周之相湯武也○湯武不能違天命以與伊周禹豈能違天命以與益哉○其義一皆奉乎天命之所宜禪宜繼耳安得謂禹之德衰乎○

周曰、箕山之避與陽城一轍、都是無心留天下意○吾君之子只幸其有子象賢○而不忍背之○若說上世有功德而不忍負其子則堯舜獨無功德乎○此處時說多悮用文要莊曰、敬承二字如何看、周曰當聯讀、能敬承便能繼禹之道○敬字重看敬者聖人傳心之要禹之道以心法身法言○如精一勤儉是也○能敬承繼禹之道正是啟賢處莊曰、

孔安國邵康節司馬温公又皆謂太甲繼湯而立且放之于桐籍諒陰三年百官聽于冢宰之義也當依程子年幼之言為正但惟太甲差長之說未是其太丁雖未立而死既有子便是嫡孫當立況外丙仲壬又甚幼年故特本而立之

為與致有辨否、周曰、有、為以作為言。致以召致言。為在先。致在後。為得便致得。如為善致福、為惡致禍是也。天以造化之主宰言命以氣數之運行言。其定一也。有可營為者人也。非人之所為故謂之天。有因召致者人力也。非力之所致故謂之命。

黃貞父曰通章重論禹益上前段兼言堯舜盖以堯舜之子來形禹之子也後段兼言伊周盖以伊周遇子之賢來例益之遇子之賢也

割烹

莊曰、通章宜以樂堯舜之道為主。而正己正天下、乃訣一章之大旨、非其義數語、正尹之以堯舜正己處。湯聘四聘、詳其以是道正天下處。而吾未聞節、則亦其能正天下以決其必正己也。止己又何有不、潔之身哉、雖近湯就湯、亦特可謂其要以堯舜之道。而不得謂其割烹也。周曰、時以首二句為樂道、下數句為樂之見於行事、是否。莊曰非也。盖下之辭受取予。正是尹之樂道處。盖樂此道于辭受則樂在道不樂有非道之天下、非道之千駟也。樂此道于取予則以道為樂无樂一介之皆為道也。周曰、上句只說道而此又添出一義字、何也。莊曰、道之宜者即為義。故不可以非義非道對言。宜云非其義也。即非堯舜之道也。非道即非所樂矣。天下千駟。又何足以動心。此正伊尹從堯舜授受之意反證得來、而又精之於一介者、盖細行不矜、必累大德、必至於一介不苟。始完全得這個道義。耿此大細之不苟。亦是即其樂道之素。而推其畎畝自處之心。有如此非必定有其事也

黃貞父曰道即精一之道危微之訓凡詩書所載皆是樂以心言

稽古

先儒有云伊尹似像兩截人不知其處也正所以养其出也其出也正所以用其處也總是個樂堯舜之道何常有兩截子惟張子所謂功必覆斯民然後出此說伊尹雄進之志得之矣

有神交意契沉酣於是而不自覺意非空空浮慕誦讀已也

幣聘

周曰、時疑囂囂、似乎觀湯意之誠否、既而翻然、似乎變其初心、此等語意何如、莊曰、俱看壞了伊尹、予謂始之囂囂、也是堅已之志、猶然弗顧弗視之心。既之幡然也。是諒湯之遇。不是非道非義之比。蓋涵養既大。設施既遠。致用自是不苟。

先覺

莊曰、此節是言所以欲出而堯舜君民之意、與下俱一時語、天不忍民之無知無覺、又不能使之盡知盡覺、故以間值之氣、獨鍾於聖人、而後知後覺、賴以啟發、看天使之然也、先後二字活看、只是生人之初。聖人知覺無蔽。凡人知覺有蔽。及聖人既覺之而後蔽去。始有所

續遺

本文七個覺字打頭一個覺字及第三第六第七個俱是啟發提醒之意其餘

覺對聖人言則為後耳。周曰知覺是何物莊曰。即所性之天理各足於人、心者吾以他之天理覺之。不過覺其在已者耳非予我所有以與之亦非強彼所無而與之也。肆之寤然。寐者本有能寤之神但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我特喚醒之、耳。予天民三句、正自任之辭周曰時說俱以知為當然、覺為所以然、覺便包得知、故下句單承覺字言之是否、莊曰、以予言之日用道理可由、而不可知、即聖賢立教豈能強人心悟到所以然的田地。且所以然之深悟、亦不似覺字之義蓋知是良知、人心之本体也、覺是知之醒處。如夢覺醒覺之意也先知覺後知、是令其心復到那本體之明處。先覺覺後覺。是又從昏迷而令以徹醒尤所以復于知之體也。如此說覺勝

黃貞父曰上並言君民此專言覺民而不及君者蓋致君事業全

俱指天生本来者言

在澤民堯舜其民即所以堯舜其君也

思天

註曰、此節是即伊尹之言、而推其自任之心以及其救世之功也。思天下三句、就在上而條說話推出來。思、是伊尹自思、匹夫匹婦、與天下字相關。民不被其澤、便是無知覺之民、便是我覺民之責有未盡。故引以為己辜。必使天下無一人不得其所。是何等負荷任重要在他心上。形容見其萬物一體意。如此二字、只承思天下三句言。當時夏桀正是溝壑斯民、故就湯而說之。伐夏救民、正是使天下之民匹夫匹婦皆被其澤。而釋己內溝之恥者、是所謂正天下者也。

黄貞父曰須知伊尹覺民自任而下即繼以伐夏救民救民與覺民何与我曰覺不專是教民蓋夏桀無道堯舜之道不明於天下心昏亂已非一日伐夏以拯於塗炭正是義與道開明重朗也、又之自夢寐中、提出天曉來覺其不正以歸於正也大抵世亂則正道迷撥亂則正道醒故覺字与正字正相關也

未聞

註曰承上轉下須云伐夏救民、則正天下矣、此豈辱己者所能為哉。吾未聞二句、是泛論其理、非在伊尹身上說。枉己句輕、只是形起。況辱己句、見以夏救民之功、必非割烹者所能就也。伊尹不枉己、便知其能潔身處、故又以聖人之行斷之。聖人泛言、伊尹亦在其中。行字歸字須玩。曰行則其塗必殊。曰歸則其轍自合。遠隱于野、近仕于朝、以出處言。去是適他邦、不去是居本國、以去就言。須重近與不去、方影得伊尹來。遠者去者、以君不堯舜而高蹈、固是潔身。近者不去者

伊訓曰皇天降灾而假手于我有夏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蓋言桀不率德故天降灾假手于成湯以誅之鳴條夏所宅亳湯所宅言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于鳴條而湯德之脩德則始于亳都也

必度其君可為堯舜。度吾之身、可以堯舜其君。亦狗利而汚己。亦是潔身也。歸潔其身、正見湯辱己。決不是聖人。聖人決自不辱己。伊尹聖人也。安肯割烹要湯哉。以上辨尹無割烹之事、已極明盡了、吾聞節後、就要之一字言、見伊尹爾無所謂要也。就是要君、亦要以堯舜之道。此要亦是其字法、非眞以此道用心計要結於君、只是道在尹幕在湯。湯聘尹者以此。尹得湯者亦以此。故曰要。豈若後世獻賦獻頌。自賤其身者比哉。伊訓御記伐夏救民之事、亦須與上說得貫串蓋即其正天下之功、益信其非辱己所能為。而說烹之說誣也。此孟子之辨論有根據處。

主癰

莊曰、孔子不苟於一所主。以主顏讎由主司城貞子見之。是矣。而時說

人物考雍雎姓雎名又名渠衛靈公嬖宦靈公常与夫人同車雎為參乘欵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至戰時遂以孔子主雍雎云〇瘠姓環名瘠之寺人為景公所近狎

中二節以常變平對。末節又以觀人之法辨之、另作一層看。何以曰、非也、觀人之法、即上。主顏讎由。司城貞子。看出彌子懲承找結定法。與上一串事。而處常處變亦須一步緊一步滾下來、見處變如此。而況處常之時。有苟主之事哉。此一錯綜文法。不必强對也。全章以義命為一篇大關鍵。人只見孔子周流四方。急於行道便以自畀自小、結黨羣奸議之不知孔子義命自安。進退不苟。得之不得付之無心。而安有苟主之事哉。故孔子進以禮三句、斷盡一生行事。最宜重看。而進退亦不可平。重進一邊。唯難於進。而斷然必退。正是安命所在。不是禮義之外。另有一層命也。須打成一片為是。

黃貞父曰子路以告要看何好子路為人豈肯依附权勢者但為孔子急於行道或可從权耳想從子見南子悟来

微服

莊曰、貞子本宋賢大夫、司城本其舊爵而言、此時彼為陳侯之臣耳、周曰、時有云陳侯賢君也、貞子臣也、是以賢輔賢也、貞子賢臣也、孔子主之、是以賢從賢也、數語甚用得不、莊曰、語亦爽、但陳侯為賢君意稍輕、只重貞子之賢更妥、吾聞二句、是觀人之法、且泛論其理、以其所為主者、看他為何等人之主。以其所主者、看他主於何等人之家。註中類字極重、孔子是遠臣、癰疽瘠環是近臣、孔子大聖、不當君子、二人近狎又小人之尤者、然孔子而主二人。則所從非其類。何以為孔子。

食牛

周曰、按百里奚食牛之事、亦不可謂無、但好事者誣織之、只在一要字、孟子無可為辨、但自去虞入秦一節。反覆推詳奚非愚不肖之人、而其無干主者自見。此是無中生有議論。莊曰全章時以賢知並重、何如。周曰、玩本文說賢字、只有結語數句、而自次節至末、詳辨奚為知人、則重知可知。何也、賢知原是分不開的、而況百里奚不諫、是一章發議的根本、末節許多議論、只在此句生來、惟不諫是明于處君、豈不能哲於處已。不諫尚知璧馬之不當受。而頓受五羊皮。惟不諫尚不肯鬻國。而頓肯鬻身。且潔身以去國。而頓不能潔身而媒進乎。下文。知虞知廢、知興。皆自知。默中生來。而可顯可傳。亦唯是智者能成此大業。故賢根於智。而知字正全章大關鍵也。養牲者、是穆公嬖倖的人自鬻、以五羊之皮為之食牛、借此事盡其心、使穆公知其賢而用之、此便是要、非以五羊皮使用入秦而干之、信乎謂信如人言否也、百

稽古

按左氏荀息請以屈產云云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对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乃使之假道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後又假道奇諫曰虞虢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玩一之為甚

里奚入秦取相之事、已著可據、故但說他去虞入秦之由。以為下論斷張本。曰虞人見其始非秦相、晉人三句、乃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莊曰說百里之諫而必及宮之奇之諫者也、周曰、唯有宮之奇之諫而不聽。而後百里奚可以不諫也。諫者盡君臣之義、忠臣也、不諫者明語默之宜、智士也。固不可因百里奚之不諫而貶宮之奇之忠。而少百里奚。方起得下賢智來。可謂智乎一段、反言下三段正言、一是知嘿之智、一是知虞之智、一是知與之智、而不知食牛于主之汚、安得為明、故先將不智提起而因斷其為智、賢以所為言、就相秦有為上見、相秦三句、正言、自鬻三句、反言、莊曰、時以三置晉君、一救荊禍併國二十、拓地千里、是顯君之賢、歷景康昭悼、皆憑藉先世之威靈、是傳後之賢、此意用得否。周曰亦不可以既曰賢而自鬻于主、安得

乎諺一云公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虞公不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奚与奇曰子盡子心吾行語志乃不諫而去之後晉滅虢叛襲虞滅之執虞公

為賢故又提起奚之賢而斷其不為不賢之事、食牛與自鬻同于字與成字不同、于是求用於始進之初、成是成就于既用之後

黃貞父曰、按萬章篇中所問、大都戰國之人以聖人自便者甚不忠不孝不友、或假托于舜以國私相授受、若或鄙為為德衰而慕唐虞為盛德乞播求索之徒、或藉口于伊尹百里之干主諂諛佞幸之輩、或藉言孔子以文其奸、故孟子皆以聖賢至公之心斷之而破其說、其于舜一推其慕親愛弟之誠、其于傳賢傳子一斷之以禪繼皆天之義、其於伊尹也、明其樂道潔身、決其無要湯之事、于孔子也明其進禮退義、決其無為主之誣、于百里奚也明其為智賢而決其無鬻身之失、使聖賢之心曉然明白于千載之下學者當自得之

孟遺

大意云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皆古圣人然三子各見濡一偏而造其極孔子心体上明瑩

伯夷

周曰此章在聖之時也分前歷叙群聖而斷其異歸重孔子聖之時上後明孔子之所以異又歸重在智字上夷惠獨言風者見伊尹勳業在一代孔子制作在六經皆燦然可考若夷惠之可自見者則惟流風餘韻而已

周曰伯夷節言其行無所樵于已而有以化乎人也化人意不重言其感人之深正以見其清之極也但清字未可露出下數節做此聲色二句以人之視聽言非其君四句以世之出處言横政六句以所居所處言此數句散々說不必如上孟一節深一節聲色說得廣不止邪色淫詞横政所出以朝廷言横民所止以鄉借言當紂之時二句揔承上文紂之時大槩叔色君民政俗皆非正是濁世不辯也儒

周初方化如因時之流行初于端迹其造詣優然不同孟子敘分別言之故先敘其行实或叅其事或椽其言或推其意模寫清任和四時個樣子然後而斷之集大成二即不是比之樂以見聖之全比之射以見聖之所以全孟子此論全是發明孔子之聖之時

以守言故與立志對懦者委靡立志有操守也。故後世聞其風而化之也伊尹節言其行無所擇於世而有所責於已也、何事二句是述其言、治亂二句承其言而状其行也、天之生斯民也又是述其言思天下至重也、又即其言而推其心也。莊曰、此不言風者、何也、周曰、尹被澤生靈、不必言風耳柳下惠節、言其行之無所異於已而有以化乎人也亦不重化上、不羞六句是事上無所異與郷人處置我哉雖處衆無所異、而爾為爾四句、又是述其言以見上文與郷人處由々然之意也已上揔見惠之寛且敬處鄙以度量言、故與寛對、鄙是褊狭寛是有容也、薄以性行言、故与厚對、薄是刻核敦是篤厚也、孔子節指孔子去齊魯之事而推其速久處仕之皆當其可也在齊漬米將炊以手承水取米而行於何速也於魯因子路趣行故以遲々吾

由其上下十分見得分明所以神明裡成造詣獨到難均之謂聖獨爲聖之時不同于三子耳語意一直説下其中々字二聖之時時字

行之意上面要補太他國之道方完密仕久々速推開言却承去齊去魯來四可字最重所謂各當其可也莊曰講此四可以字爲具區云謂速而非失之急遲久而非失之濡滯處而非以隱爲高仕而非以仕爲通全要會聖人心體潔淨天理流潑不滯無私毫係着一有意必便有凝滯不是可以字意此等説話當否周曰極中肯綮余看此節是畫出個時中的樣子但時字未可露出莊曰聖之清節時皆重聖字、謂清者無一毫點污、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然不是矯激○和者無一毫立異、有與世無忤之意○然非同流合污、任者其擔當宇宙○原非勉強於一時之事功○蓋均之能造其極者也、故曰聖如此云々當否周曰、聖字固重、而分別個清任和尤重言夷尹是個聖之清○録不能兼也○尹惠亦然、惟是孔子乃是聖之時○何可槩謂之聖莊曰此

時字人都看作隨時順理與時偕行之義何如周曰若此等説是孔子有心去從時步於勉然矣須知一偏而造其極者聖而非有勉強以隨其宜者時而不聖孔子聖之時乃是聖心與元化同流在天運無心而四時行爲在聖心無爲而一以貫之此全是神明員徹無一毫凝滯已有聖智兼全意在了故下文正發之

黄貞父曰清任和譬如春夏秋冬有定之理則有一定之迹故人得以因其理而名其迹定名曰清任和孔子有一定之理而無一定之迹更不可執他迹上定得名但可就道理變通處名之曰時而已矣

大成

莊曰、時以此節、喻孔子聖智兼全、下節喻孔子聖由于智是否周曰

此二節原只是一意此舉樂之始終以明孔子會聖之全由于智下節又即射者之力始于巧以明聖智二字所以為始終之義也集大成句緊接上聖之時來言聖而且時則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大聖之事萬理畢備清任和志在胸中物物各具是群聖之大綱紀統領也此句是冒下照出樂字說中六句指樂之集大成始條理四句是言孔子猶作樂集大成總是詳明首句意金散而玉振之一滚下散振俱活字之字指衆樂須看而字包括得中間衆音凡自金而下自玉而上皆兼總之無遺方貼得集大成意明白但此句不可露出始終字條理樂中之節奏次第欵奏八音必先擊鍾而後衆音隨之是以一鍾而起衆音故曰始條理衆音既作然後擊磬以收拾衆音故曰終條理金以始衆音之條理其諸孔子智之所及心通衆理而無蔽於始者耶玉以終衆音之條理其諸孔子聖之所就從應當而無缺於終者耶旣曰此四句果如此硬局平對乎周曰須知所謂智者乃聖心一種天然靈覺融通洞徹而洞此天下之理也所謂聖者乃即聖心之靈覺融通處而順應從容以妙天下之理於實用者也此其始終亦自倫聖者窺其時中運用之精而言之其實孔子無始無終也亦不自知其始終之分也過下當云推聖之終由于智之始如此然則智譬猶人心之巧處惟巧可以合的惟智可以合時其義一也聖譬猶人之力量惟力能遠到惟聖能詣極其義亦一也射于百步之外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隱然見有巧之為妙意而特不可謂非爾力也乃爾巧也若明補此句則便索然無味矣言外見孔子之至於聖也是聖之事也所謂終條理也而孔子之能中于時也是

摘粹

智日心精朗徹于時宜的道理融而無窒也聖是心體流行於時宜的道理行而適協也其無窒處即達協其達協處即無窒分不得甚終始

智之事也所以始條理也到此則聖智始終之義益明始盡
　黄貞父曰三子惟其智之不全故其聖亦不全所以各成其清任
和之一節而為聖孔子惟其聖自全所以合清任和的道理于時
之內而成其為大聖註謂孔子聖智兼全是矣而謂三子聖有餘
智不足智既不足而惟見其偏則亦從偏處做聖又安得謂聖之
有餘也

周室

周曰此章論班爵祿之畧固然矣而必曰方千里百里七十里又曰
天子一位君一位等語何也註曰此分明申明周制以徵當時之兼
并僭竊即孔子東周之意天子一位節對天子之制六節蓋天子之
卿受地視侯五節即方千里節已盡之下文不過申明其意耳非另

續遺　一位一級也司一位者知今官制正從不同々一品級

是一層意思也總重一畧字
註曰天子一位兩段總重首句上段以天子為主公侯伯子男字
所以輔天子者下段以君為主君字兼天子公侯伯子男天子君於
畿內者公侯伯子男君於畿外者周曰按大全曰父天母地而為之
子者曰天子爵位盛矣以無為德曰公斥候扞外以衛人為德曰侯
德足以長人曰伯德足以養人曰子德足以安人曰男受命以正衆者
君知進退而通上達曰卿智足以御人曰大夫才足以任人曰仕此
等語用得否註曰亦不可少天子之制節以祿之通於天下者言對
上天子一位一段看天子之制二句提作一頭而百里七十里五十
里則歷數之而附庸意輕帶在末班祿以地言者祿出於田故以地
言方字帶下猶云正也非謂地方觀下文皆方百里句可見天子之

稽古

庸城也附庸猶之屬邑也而附庸亦有四等之不同以字稱者方三十里以名稱者方二十里以氏以人稱者方十五里

制地方千里者、天子之爵既尊則其制亦獨厚所以昭辭統也公侯伯子男、皆隨其爵之尊卑而祿亦因之隆殺附庸又四等之外者、蓋其地不能五十里則祿食之入有限覲君之費不給故朝覲會同不能自達于天子而附大國以姓名通凡公侯伯子男之國皆有附庸千里百里等字重看、見分祿有一定之差、而天下無不平之祿意丟子之卿合下五節、以祿施于國中者、言卿受地三句、提起作一頭、而大國次國小國、則歷數之、耕者節輕帶在末、對上君一位一段看視侯伯子男者、視其公田之所入也不言公者、公侯皆封百里也不言中下士者、視附庸也本條須得嘉惠三旦意蓋公侯伯子男捍禦王外天子之卿大夫士、輔弼于内其功本相等故以王官之祿比外國之君居重馭輕辭當如是耳

大國

周曰國有大小而卿以上不、加隆大夫以下不加殺者何也莊曰祿寢厚而不殺則他之所出不足以供祿寢薄而漫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周制之曲盡如此末節只發明祿足代耕甚輕上言下士與庶人同祿此只言庶人不及下士者、蓋下士代耕之祿無此五等、只等上農夫之數耳、惟庶人在官者、其祿有厚薄故又言之耕者之所獲言所得百畝之田非謂耕田之所收獲也所食有五等、以用力之勤惰而分庶人在官受祿亦有五等、以職事之煩簡而分煩者可得九人之養簡者不減五人之供大畧以上中下為差、先王之意蓋曰使以此力而用於耕、其所入亦猶是耳、所謂祿足以代其耕也

黃貞父曰前節註府史胥徒皆庶人在官者府掌藏史掌書胥掌

續有而不居之謂謙有而恃之之謂挾無而不居適其[illegible]辭非謙也[illegible]而自大乃[illegible]妄[illegible]非挾

追呼徒掌服役胥與徒不同胥吏也山谷詩云年豐村落罷追胥
是也末節註佃田治田也糞多附其力勤故下不言糞即言用不
齊

問友

周曰此章見交友不可挾首節因問示以交友之道下四節皆舉古人不挾貴以証之末節雖並舉貴貴尊賢之義須重尊賢方中不挾本旨

周曰友字活看是我去交他挾須兼有而恃之二意有者其心隱然矜於中也恃者其氣顯然盛於外也若但有而不恃又未為挾長以齒言挾己之年長而凌人貴以位言挾己之位高而慢人兄弟以權勢言不以衆多言挾己有兄弟之勢而忽人　交友要忘年忘位忘勢故不可以有挾下二句正推不挾之故德字最重益友也若所以友其德而輔吾德也德為重則年也貴也兄弟也皆其輕也如之何其可挾也然挾貴尤常情易犯故下文皆以不挾貴言之

孟獻

莊曰此節還重獻子看重五人看周曰勞頭說個孟獻子百乘之家見其貴了又說個有友便見其不挾了須重獻子看無獻子之家還是謂五人以道義自處視獻子之家若無有不把當事而欣羨之是以獻子知五人若非世味勢利中人故與之友也末二句反言以足上意莊曰如此看正見獻子不挾貴處

費惠

周曰惠公不敢踈王順長息於師友之例正是尊子思顔般處語意

稽古

孫子公之友晉居濁于舟人盍胥也盍胥曰君不好士乎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可謂不好士乎盍胥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在六翮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之飛不加高損之飛不為下君之食客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乎[illegible]上之毛腹下之毳来又晉平公遊于河而樂之曰安得賢士与之樂此也盍胥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于海玉出于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平公于是造亥唐之廬

只帶說正論不挾則至晉平公可矣與共天位等、又非止是不挾事是進一步說然終於此以下、是總一章轉關處不是獨少平公莊曰何以非王公之尊賢周曰匹夫無祿位人主有祿位惟有祿位而不與賢共便與士庶之尊賢一般○故曰非王公之尊賢也莊曰亦饗舜註訓就饗其食是否周曰只作以祿養舜○如緇衣授餐更有理迭為賓主只是禮遇之隆尭自累其君臣名分而懽然如賓主之相接不作更迭為賓看

黄貞父曰說書者須于王順長息二句及終於此一段委曲斡旋成就這二公作一鬧不挾貴的人不宜太貶以戾本旨

用下

周曰總承上文申結不挾之意自大夫以至天子皆上匹夫有德無位皆下用訓作以不必謂用下之禮以敬上只謂以下敬上也周做此人多知貴貴為重尊賢便輕了不知各有所重故曰其義一也義者宜也貴是所宜貴賢亦是所宜尊上下之械交相成也惟尊賢之義同於貴貴故貴以百乘而不挾貴以諸侯而不挾貴以天子而不挾良以義之所在故也語意通重尊賢邊方打轉得友德不挾之旨」

交際

莊曰此章書舊以辭受出處平說者固非有作交際可受而引孔子之義以明之此說何如周曰亦看得未徹此章全重在事道上孔子因道之難行而平易近人不却當時君卿大夫之交換如見可固仕即際可公養亦仕無非委曲欲行吾道○孟子正願學孔子而欲行其

道者當時已必見可之會而止有善其辭命而餽者故亦勿卻而受
之正孔子仕際可仕公養之意也若吾道既難行而於諸侯之來餽
者又以辭卻又以心卻且欲充類盡義以絕之則益重其疑畏之心
而道終無可行之兆矣豈孔子不為已甚之心故前說其交也以道
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後說有際可有公養此正前後互相發
明見賜有可受而受之々意即可仕而仕之々意也無非欲以行此
道也

黄貞父曰萬章本意全在諸侯猶禦數語而難于突然發問故先
用不義者開端自卻之不恭之疑出而孟子以為不當即自他辭
無受之說出而孟子又以為不必卻則所謂諸侯之餽不義而不
可受者似無以伸其說矣特設為禦人以甚諸侯之罪而孟子又

曰其所取之者又乎曰字謂当餽时心上竊計之詞與下節以心卻之曰々字亦心窃計之詞

原法原理以寬之故諸侯猶禦即是一章緊關處前而交際四
只虛々檃括其旨後而事道二節又只閑々旁證其說前後只一
意

周曰萬章交際何心之問道是未必好心孟子曰恭也見是一團美
意此雖發端之詞而主意已各露矣恭以致餽之人言不恭以受餽
之人言卻之為不恭從就別人說他如此以是為不恭就卻餽者自
家見得如此卻之卻之只固卻之意言尊者賜之五句須要說向心
上去見他卻之時中心必竊計其不義這點念頭來得不好故以為
不恭請無節萬章又言不以直詞明白顯然卻之而心度其不義委
曲託為他詞以卻之如此則可免不恭之嫌矣然已甚之行不可為
如此亦拘泥矣何不觀之孔子其交以道接以禮斯受之矣何必以

續遺　閔不畏死不是不畏人之死蓋殺人者死固有常刑他閔亦不畏已之死者也

心部也上節言之不當卻此節言不必卻

　黄貞父曰引孔子為一章斷案交以道者非無處而餽也接以禮
　者是餽之時又非儀不及物也

今禦

周曰萬章因孟子言受餽不當問他所從來但觀其交際之何如故設禦人一段之問無非見其不可受也受禦人者之物也孟子曰不可者言禦得之貨則不可受見得孔子所受非受禦之謂也康誥以下發明不可意殺越人于貨謂既殺其人又顛越其人之屍而取其貨閔昏而無知之意譈怨也書之所言如此則禦人之貨是不待教而誅之者如之何其受之是又不可以交道禮接者論也教字對禦得者說莊曰受夏四句的確依註作衍文看周曰若出題則

摘粹　獵較乃魯俗之不美者孟子何以之例受賜也蓋獵較是爭奪得來的物然用之祭祀則其名义便好了諸侯取民是

當從趙氏註云此不待教而誅之法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不待辭也今尚明烈則禦得之貨如之何其可受乎

猶禦

周曰今之諸侯四句乃萬章發問本意上面許多說話無非為此發端耳猶禦指暴征横斂說君子暗指孟子謂孟子當時每受諸侯之賜故疑其不可也不知諸侯雖是過取若說彼為眞盜則已甚矣故孟子辨之有王者作五句相承說去言以法論固不與盜同科惟以義而極言之乃始與盜等耳莊曰余看此五句書亦明替諸侯分解之詞周曰此只是要顯諸侯之貨與禦得之貨不同耳非有而取指定諸侯說言謂諸侯為盜者乃充不義之類直到義之至精至密處而後見其如此耳蓋論義之盡頭必是一介不取一介不取了一介便於義

禦奪得来的物能用之賜矣則其名义自好了至矣取人只論其好处不計其不好处

有害便謂之盜了若充之不盡諸侯皆真盜哉註曰孔子亦獵較果孔子親身為之乎周曰非也只是隨魯人去獵較孔子不禁止他便是

黃貞父曰平日論充义之學自無穿窬之心以充至于無受爾汝又至於無語默餂人此其於义何等論得要精而何得於諸侯之事不敢充义之盡以繩之也蓋孟子之道當時已疑其矯行而苟彼以恭來我又以盜繩則天下益苦於吾道之難近而吾亦無從以為之兆矣故君子以义而律己欲精欲嚴恐有穿窬之心即盜心也君子待人之义欲畧欲寬恐律人以禦人之行則天下皆盜行也

事道

先簿正祭器如太廟籩豆各十二辟公籩豆各八之類

稽古

周曰此節總見孔子仕魯始終一道也然則二字分明頂上獵較但宜渾渾說不然恐礙下有奚獵較語非事道者謂不以道為事之道奚獵較謂以道為事便當移風易俗乃苟從獵較是不以道二一也孟子謂孔子默寓變俗之權欲先正其本使俗自正也先字對後面變俗說簿書二句上句是端有定數言立一簿書開載合用祭器一定此數不用多也下句是物有常品言器中所用只是常物不要四方珍異以供簿書所正之器也既不用異物則不必盡取四方難繼之物獵者知其無用不久當自廢此所以不汲汲于易俗而俗卒以潛革正聖人作為妙處非事道而何奚不去也萬章謂孔子既不能革弊乃委曲陰畜如此是道不可行於義便不當留不知聖人之心欲為之兆也為非作為之為蓋天下望聖人太高而聖人又已甚

續遺

季桓子嘗御孔子仕於定寔桓子薦之故曰季桓子法々

則人以其道為雜行我且必同於俗中間寓潛消默化之術不急々更張夫人必樂其可從而自此可展其太行之略至道功化或者其兆於此此字如俗語云做個兆頭耳兆可以行而人不能行是終不能有為于是各之決而不能終三年淹矣看來末句是因魯事而發其素行見孔子之事道不輕去亦不輕留

見行

莊曰此即玩本文作三平看何如周曰此總是為道須重見行可句際可公養亦是行道之兆然際可何以為道也益知礼者亦知重吾道則道或者有可行之兆公養何以是為道也蓋知養賢者亦知敬吾道則道或有可行之兆要知際可公養即是諸侯之交際可仕公養仕即是受諸侯之賜孔子受的決是不當卻者又何必深責

續遺

把關主掌門啟閉是晝而謹其出入者擊柝卽如今敲梆子一般是夜而謹是行止者会者是總計其數計者關計其

非義嚴詞峻拒以自絶夫行道之機會乎故須以道為主

為貧

周曰仕重為貧而仕必須擇位而居如孔子委吏乘田必不可苟于處以遺貪冒之羞何如莊曰甚非本意此是孟子因見當時立朝若擁高食厚而不能行道故舉為貧之仕来說起見為貧之仕亦不可苟祿而有當盡之職即是當行之道翔立朝贋尊富者而奈何道之不行也打頭說個仕非為貧也便是為道之意即使為貧亦不可漫居尊富之位何者益尊富之位必是大行其道的而惟抱關擊柝其職更易稱些可以宜居此可見貧仕者擇易稱之職亦是恐虛人之位而必當隨位以盡道之意周曰孔子註訓為貧而仕用得否莊曰此只引以為居卑而不苟祿之則不必入為貧而仕意周曰時說只

數也茁壯長
言茁盛肥壯
而又生息滋
長也

言其職止於會計牛羊茁然職易稱也云〻是否莊曰須知曰會計當牛羊長非是取其職之易称意乃是言為委吏亦有委吏當行之道而皆不可苟祿為也周曰末節所謂出位之罪廢道之耻乎對否莊曰非也實重在責廢道者一邊言天下惟位卑斯不得言高恐貫罪耳若立朝而居高位安可以不行道知以不行道為耻則莫若辭卻尊位厚祿以謝天下可也

黄貞父曰抱關擊柝是一事關以禦暴而尤嚴于夜故易有重門擊柝之說然特以此為例不必定為此官越職故為可罪如立乎朝而不行道則虗其尊富豈不可耻今人言高則惧罪也道不行則恬然不為耻仕豈真為貧之具哉末已脫出為貧来

不托

莊曰首三節明士之自重末三節君當重士此意果乎重乎周曰須重君一邊見餽之非徒當養又常奉矣堯之於舜此其的也周曰託諸侯是寄寓而食其餼廩萬章初心疑孟子何不託食于諸侯孟子答不敢就名分上言諸侯四句正此疑不敢意而諸侯二句持引起下二句諸侯爵位本同不幸失國流寓而食其餼廩此名分足以相當固無嫌也士與諸侯尊卑懸絕若寄託而有定居焉則僭擬於諸侯越分甚矣故曰非禮〻不可越故士不敢託也章以餽即託故因其不可託者而疑其不可受豈知君餽乃周民之義與託不同士雖賢無位亦民也故君或餽之士亦可受之為民之義當然也章又以賜即周故周因之可受而疑其賜之可受豈知賜則待臣之常祿即託也必有常職者可受抱關擊柝官雖賤然有常職因職而受祿宜也

續遺 子思標使不受何以必于卒也須知前此還望繆公之悔悟卒之明見聖[illegible]之不暴處稽首再拜聖賢終是何等氣象

士未為臣無常職而受常賜是以臣禮自處何等越分故曰不恭受其餽而不受其賜益以見士之不託諸侯也

黄貞父曰此三節須先把託字餽字賜字看得分曉託是我自去託餽與賜是他來餽我賜我託者居待君之礼餽者君待民之禮賜者君待臣之禮兩不敢都作一樣看上是不敢以君自居名分所在下是不敢以臣自居賤分所在雖異而實同

繆公

周曰此下又就君餽上生出議論繆公之於子思至無餽也是述其待士之事末三句斷其待士之失亟問上要點恍子思之賢鼎肉熟肉鼎非訓熟經鼎則熟矣數問安否數餽鼎肉皆是以君命來者故子思不勝拜受之煩而不悅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標只是不納于內非逐公也此是大賢辟立千仞處所謂愛而弗敬獸畜之也之詞自是臺無餽雖是悔悟終未達繼粟繼肉之意但此意未可露悅賢悅字有尊賢實心之謂悅賢所重在乎舉不徒在乎養今繆公既不能舉矣始而亟餽終而無餽是又不能養也安可謂之悅賢國君節初以君命所以重賢後不以君命不敢勞賢此方是養君子之道三句是孟子推子思之意以見己所言為養賢之道莊曰帝使九男至之中與怨慕章何別周曰怨慕引起一個窮人來此節句句點一養字九男一女養於內者百官養于外者牛羊倉廩正是養之具與上文着之人俱重看視之繼粟繼肉者何如而且不止于此又舉而加之上位其悅賢之道視之繆公不啻霄壤矣士固不敢以託自當而君可不知所以自盡乎莊曰上位有作天子

續遺　国在野自所居言市井草莽只因国典野而得名

之位、是否、周曰只是登庸揖攸所謂共天位者

黄貞父曰引繆公帝堯来則舉古人以見例盖因繆公以示養賢之準因帝堯以示悦賢之極初不重断繆公之非與賛堯帝之盛

上

不見

莊曰往説首三節是士不可應召、繆公五節、是責君不可召士、何如

周曰、不必如此硬局、摠重在士之不可應召○而責君之不可召士也○

禮義二字是大關鍵、首言不見是禮、往見不是義、後言君子由義路、出入禮門、此前後文意照應處○

莊曰萬章問何義、孟子答之以禮、禮義果有二乎、周曰、只一意、禮之宜處即是義、義之當處即是禮、故曰上禮、下又曰不義以不守禮而

臣字猶云莫非王臣云耳其實皆庶人也

往見諸侯、即非義也、庶人即士也、以位言則曰庶人、以德言則曰士往役往見須點召之意、君召之役則待之以庶人矣、若以庶人之分臨我、我亦安庶人之分而應之、是得庶人之宜、故曰義、君召之見則隆之以士矣、若以士隆我、我不安為士之分、而輕其身以往、是失為士之宜、故曰不義、二句緜須千而意還重往上不義上

多聞

周曰且君之欲見之也、根萬章君欲見之一句、反結以欲見之意、莊曰為其多聞二句往説作孟子自為問答、是否、周曰此二句斷作萬章答語、若作孟子自為問答、則第二個曰字便贅、自胸中蘊蓄之富曰多聞、自此作用於輔世長民曰賢、莊曰或以多聞與賢分作兩様人、何如、周曰然、多聞即是賢人之學識、賢人即是其此多聞之人、為

〔稽古〕左傳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旌不進故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

其多聞也捻是為其賢也故下文又云雖見賢人而多聞意在其

繆公

周曰此節是即子思之言而見士之不可往見諸侯也繆公自多其能友士而其詞驕故子思不悅而以事字關他友字須知事之云乎一句是古語岂曰友之句正是闢繆公處岂不曰以下是推子思之意須重德一邊千乘之君以下又是孟子就上而斷之已放開一步曰况可召與則是用傾召之則不往見之意勿粘子思繆公事註曰引虞人節與子思平對否周曰此不過取他非招不往以見賢者不可應召不與子思對當得一串意方得有敢問招虞人何以萬章問虞人之不往故併問之耳以皮冠以其所有事招之也旃取其質素象庶人衣幽貞旂取其变化象士之出僭離隐旌取其文采象大夫之往綸顯說以皮冠一句已答他何以之問下三句不是併歎之講當以旌與皮冠聯絡照應而以旃以旂輕輕遞過以大夫之招二句提起以士之招二句又一斷益即虞人以例推庶人而深歎賢者不可應非禮之招也

〔摘釋〕義礼固是方正不易的亦是変通不拘的君子之由義路出入礼門固是自守而不过越亦是隨時而不膠泥如論為

義路

周曰不以其道即不賢人之招也欲其入而閉之門正喻見者不可見意夫義路也一段正說賢之所守不苟禮義非判然兩件自其以此禮辭來隨事制宜就謂之義自其秉此義而安分循理就謂之禮註曰又何以分別門路周曰益天理裁制之宜事事所當率從如舉步不能越非路如何天理中正之節動履皆有範圍出入不能外非門如何惟字宜玩君子惟多聞則以義禮上識得廣見得透惟其

士則以不往見為礼義論為庶人則又以往役為礼義論傳質為臣則又急趋君命為礼来故有如孔子之以官職應召亦各由是路而已亦各出入是門而已

賢則循〻於禮義之域而惟恐越理悖義入于不肖之途莊曰引詩舊說作證義路後補禮門是否周曰固是但近說有謂君子所履之禮義為小人所視效斷不肯踰越而往若之召也莊曰亦妙然則孔子非與果是疑孔子乎周曰非也只重在因孔子而疑士〻不往召耳若云士以不應召為是然則孔子非與孔子而無非安得不應召為是也當往有官職則非市井草莽之庶人可比以其官召之則非為其多聞與賢之召可比其不俟駕乃禮義所在耳蓋士有士之禮義臣有臣之禮義為士時則以不赴召為禮義為臣時則以赴召為礼義矣章又何疑焉

黃貞父曰凡事論到孔子方是定準孟子究然孔子家法

友善

莊曰此章時說作漸進於友善者謂友盡鄉國而後及天下云〻是否周曰若謂必友盡一鄉然後及於國及於天下則國與天下之善亦難盡得等待何時而後友古人耶須知上節雖說取友盡乎今下節雖說取善進乎古却是隨在着工夫有取善無窮之意須相連看不可兩平莊曰時依註謂必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友得一鄉之善士云〻用得否周曰若如此說倘己之善有未至則遂終不可以取友而將孤立耶且下云尚友古人亦將必先以己之善蓋古人耶必不然矣況士君子取法欲高必吾之善已蓋一鄉又何為徒友一鄉之善耶據孟子本旨只重取善以資己而註寔非也只宜云一鄉有善士便去友那一鄉〻善士而一鄉〻善皆吾善也一國有善士便去友那一國之善士而一國〻之善皆吾善也天下有善士便去友

續道

古之聖人大原頭处充有[illegible]同但所乘之世殊耳義皇[illegible][illegible]周之世[illegible][illegible]堯揖讓湯武放伐孔子以布衣設教皆所遇之世不同論古人者

友那天下之善士而天下之善皆是吾善也斯字當作即字看莊曰真

頌詩

周曰此又更進一步說到取善盡頭耳非謂由一鄉一國而漸進至此也未足者未足以盡取善之心也莊曰又尚論古之人至其論世也舊以言行乎誦是否周曰非也尚論古之人與不知其人人字是以論其世論字相照應之辭企重論人上古人行實載在詩書誦之讀之只是尋常工夫故云不知其人可乎當於誦詩讀書中須要知人所以尚論之耳○論世二字要看得不曉世字即禹稷當平世顏子當亂世之世我不徒誦讀其詩書而且究其當世之行如堯舜之世宜何如作為商周之世宜何如作為以其心想論到此處如身處其地而親見其行事一般精神意氣初無間隔而直與之俱古人之善皆我之善此之謂尚友而非止一世之士也尚友尚字即便是上古上字不必訓作進字

直論到此

稽古

微子比干之于紂是個貴

黃貞父曰善不在天下亦不在上古而在吾心同此人同此心而同此世則同此理故曰知其人論其世皆喫緊語詩書乃古人垂為不朽之世今人不會論世如何稱會讀書必論乎世方許讀虞夏之書必論亂世方許讀孔顏之書必論師世方是讀採薇之歌直道數語開卷見古人於吾心掩卷見吾心之古人幾為論世絕為

誦詩讀書

問鄉

莊曰一鄉皆重在友復字必真有一念忠君愛國之心昭昭乎可以

戚之卿的樣子伊尹之于太甲是個異姓之卿的樣子

信於天下而通于神明至於反覆之而不聽乃可以易位可以去也若其心未極于誠而諫未極其懇素行未孚而人心未信乃區區于言論以塞責其誰與之周曰是

黃貞父曰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或疑此言起簒奪之禍有則孟子嘗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續遺】告子不識性而以氣當之所以說以字為字不知仁義即性而率性謂道幾說人力便失天命本然孟子就他為字翻出戕賊字來見他說得大有破綻

新刻黃貞父訂補四書周莊合解下孟十卷

杞柳

周曰孟子與告子論性、只在理氣之間、故朱註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句最緊要。是孟子論性本旨。告子認性為氣認仁義為理認性在有生之前。認仁義在有生之後。是把性與仁義分作兩項看了。故有以人性為仁義之說告子病痛全在一為字。孟子闢之亦全闢他為字之謬。莊曰註中矯揉字說出不周曰雖貼為字、然下面戕賊、正是矯揉意、此處說出、下詰難處便不激切、還須渾融說之、至下方露為妙次節是孟子闢他誼之謬。且未說到性如何善處語意全重人性不待戕賊。應上人性為仁義之說。莊曰子能順杞柳二句是甚麼口氣周曰此二句本是決詞、恰像與他商量的口氣言飾還是能順其

性而為之也、其待戕賊必矣、不必于能上加豈字、將上加必字、如將戕賊二句、須緊〻一直下、當重看、如云杞柳未是桮棬、順其性之自然、不可以為桮棬、須待戕賊、人性就是仁義、順其性之自然、無非仁義、何待戕賊、告子看一為字、孟子換以戕賊二字、便已折倒、莊曰不曰戕賊性、而曰戕賊人者何也、周曰人之所以為人者性也、禍仁義、謂此仁義為人之禍、是顛倒文法、須看得分曉、益此言一出、人必將曰、仁義非性所有也、吾何苦戕賊吾性、傳此仁義之名、又何苦未得仁義、先受此戕賊之害、率天下謂仁義為伐性之斧斤、而不肯為者、必此言矣、

黄貞父曰、棄仁義而不為、即是仁義之禍、非為害性也、不為仁義之人、豈害性哉、

續遺　做人性決無不善叫欲不性決無不下亦卻非謂周〻人是善的條〻水是下的只就性

湍水

周曰、此章與杞柳章意同否、莊曰、此章即杞柳之意、而敷暢其說、杞柳就性無善邊說、湍水兼善不善說、說較全耳、性猶湍水、且度人性之無分二句、正見性猶湍水也、縈洄者、水勢旋轉、未有所之、決排而引之也、分字從善惡分對生來、無分於善不善、謂未嘗一定於善、一定於不善也、

水信

莊曰、人性之善兩句、口氣相連、語意歸重結束處、則在人無有不善二句、益上二句、猶只渾淪說箇善與不善耳、至下二句、則決斷其詞、而信其必善、與下也、須知人無有不善、謂人性無有一毫不善之雜、此正見性有定體、應轉告子無善無不善意、周曰、末節是甚麼意思

之本体上論

人只生出來本有知覺能

續遺

莊曰末節正駁他前二決字水既無不下矣然搏激可使過顙在山非水之性也、其勢則然也、勢是搏激之勢、〻字一得極妙。勢之使然非性之自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亦是物誘所坎擊。故其性受變至此耳。若論其本體。則渾然至善。可以水之無定流者例論哉。如此方得旨。

黃貞父曰余看告子立論處全要模想性無定體意看孟子闢他處全要模想性有定體意

生之

莊曰告子論性九杞柳湍水之喻、仁內義外之分、其根原皆從此章認生而性上來。此正是他差處。故孟子以犬牛與人例出人性之善、正是發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處。莊曰人有生、有所以生、〻是氣而

必斷故云生之謂性似不、必以生對死言

所以生是氣上所屬之理乃謂之性、故性從心從生從生者自氣上言而從心者則謂此心靈妙之理也、告子不識心字但見生字一邊是專以人心氣質為性而於氣質靈妙之理反遺却了。不知遺却了靈妙之理而專以氣質為性則非性矣必竟要從這點靈妙之理論性始見得人有此理而為性之善也。閻同曰註中人物二字用得不莊曰此是朱子因下犬牛斷意來解告子口氣原兼人物言也況所以二字則是性之理矣不可用此

猶句

莊曰孟子一闢其說已有末節一段辯意在但不得其寔無以伸其辯故先詰他句之謂句以起於之〻端句羽四句是恐他說之遁故反詰以審寔之使他窮困更無為辯也此只重同謂之句不重在質

之異白羽及白雪白玉各三字連珠不必以上白字作稱許看然則
二字緊接上面曰然来須一直說下去三性字都就他生字上說以
人對犬牛見得以生為性則犬牛猶人而無别也犬之性猶牛之性
只牽過一步以起下句如果犬牛與人同性則謂人性之不善也亦
宜然雖說個犬牛與人同也既是犬牛不得同于人則可見人性自
有靈妙于物也而其本善也又何疑

黄貞父曰性字要認得透性即心也人生而有心即有性矣而心
上仁義禮智許多運用皆是性也而何得專以氣為性耶甚矣告
子之謬也程夫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夫亦舉
氣與性並言令人易曉非是欲兼理氣以為性也此可以見專言
心而性即在也獨怪宋儒輩乃有氣質言性之說遂使遂道不明

夫性而果可以氣質言也則謂性無善無不善也可謂性可以為
善可以為不善也亦可謂性善有性不善也亦可彼無所忌憚之
徒借口氣質固然而益以甚其不肖之習氣質之說其害性豈微
哉

食色

周曰首節告子論性而外夫義中二節因告子明義外即其意而辨
之末二節因告子堅執義外因其明而通之看来告子初說食色是
性分明通在內既說從其白于外則食色又分箇內外豈成說話食
色豈不是性然有天命在焉君子不謂性也孟子辨義非外則性自
明矣義內大旨見得因時制宜制宜皆從心出吾無哄心别别安所
謂時宜耶故謂之內也嗜炙飲水之喻俱是此意周曰食色性也根

生之謂性來仁內四句又根食色性也來告子見有生者、皆甘食悅色即說是性又說甘之悅之愛也愛生於內故以仁為內可甘可悅宜也宜由乎外故以義為外不知仁兼心之德愛之理告子只認愛一邊這愛又是愛欲之愛所言已謬第內字猶近似故下文專就義外辨之何以謂仁內義外句言仁義同出一原仁既在內義何以獨在外也重在結義外一邊註曰彼長四句平看否周曰此只備白以形長耳○不可平非有長於我言非先有箇長之之心在我也此句便有、從其長于、外意從其白于外便有非有白于我意○乃互文也此長白俱指人言○白人白馬口稱其白長馬口稱其長若長人必須推吾心之敬以敬之與長馬不同此便是心之制宜也且謂二句指人言如云且子所謂義者果以彼之年長于我而以長者為義乎、抑以吾有恭敬之心而以長之者為義乎○如以長者為義是長人果無異於長馬也○如以長之為義○則長人必不同于長馬也○而義非外也明矣

吾弟

周曰告子堅執其說而不變將以我為悅者形容以長為悅者之在外、以我為悅言由我而施愛也○以長為悅、言因長而生敬也○告子只重申明義外之說○仁只是伴說○耆秦人之炙三句根長楚人之長二句來○然則耆炙句、根以長為悅二句來○二亦字重看○謂人有長與物之有炙一般○長之當敬與炙之當耆一般○夫物則亦有不擇彼此而同然耆之者○子既以長為悅○而云義在外○則人之耆炙、亦以炙為悅而謂之外與○不知長在人○長其長者在我猶炙在物○耆其炙者在我

叔在尸位則叔以与我皆是子孫故敬弟以敬祖考也鄉人在賓位則伯兄與我皆是三人故敬鄉人以敬賓也

块。正義之根。心處宜得謂之外。以耆炙此敬長象上食字來。一比甚隹。告子以食爲性。則必以耆炙爲在內。即欲淩辨義之在外亦不能矣

黄貞父曰告子始終以敬因乎人者辨義外孟子始終以敬因乎人而裁制定由乎中者明義內

孟季

莊曰孟季子是祖告子之意來、瀞爲而不反、公都子是本孟子之旨來語爲而不詳然妙在行吾敬一吾字。足破義外了。蓋季子以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則見因人爲轉移謂在外。不知所以轉移處原在吾心、孟子只以一庸字斯須字點化他。斟酌制宜原在我、季子猶然以時而敬在父叔、則敬弟於父時而敬在弟則敬弟、以敬原係在弟上看故謂之外。不知叔父何嘗呼我敬弟何嘗呼我敬。只是自心上量酌其宜耳。如湯水初非異飲。只是人自酌量。宜飲水則飲水。宜飲湯則飲湯耳。如此說。尤肖了然。行吾敬三字極透醒、敬是心之敬。猶是吾之行所敬之人。雖在外、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在我、此自孟子長之者句悟來、固曰是

黄貞父曰孟子析辨季子只要破前先酌鄉人之說而恐其不服故又設爲尸父與弟之喻。彼將曰在位故也。雖指弟言却要歸重尸父上見弟若不在尸位叔父之敬。豈有時易乎。子亦曰在位故也。雖指鄉人言亦要歸重伯兄上見鄉人若不在賓位伯兄之敬豈有易乎。庸敬斯須隨時斟酌。所敬在長非胸中謾無主張而徒因人轉移者也。義之在內昭昭矣

續遺 此章以性善爲主首四節是述衆論而究性善之旨下是驗情善以著性善之實大抵三說皆主夫氣而孟子之論則主夫理

性無

周曰人疑性無善無不善近於性相近也之旨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近於習相遠也之旨有性善有性不善近於上知下愚不移之旨何如莊曰以予論之孔子謂性相近也乃是淺善處而謂其相近若曰人性無甚爭差都是善的夫豈謂性乃混同之物無善無不善也孔子謂習相遠也乃是言人習於惡斯與原頭之善相遠夫豈謂遷徙不定之物而可以爲善又可以爲不善也孔子云唯上知下愚不移乃是謂上知下愚各任其所以爲是而卒不自移易又豈是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謂也須知孔子止曰近而孟子則曰善言善正以發明近之義也孔子止曰性而孟子申之曰情言情又正所以發明善之義也既曰情而又孟之曰才又所以解脫情之累也故讀孟子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則相近之意可識讀孟子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者也則習相遠之義可識讀孟子倍蓰無算不能盡其才者也則上知下愚不移之義可識以是知孟子之書大有功於孔子也當時論性有三說首節重箇無字謂善惡皆性所無乃癡蠢而無別者以性之渾淪言二節重箇爲字言善惡係於所習乃活動而可轉移者主性之無定軆言文武二句乃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證也三節重箇有字言善惡本於性生乃一定而不可易者以堯句是有性不善之證以瞽瞍四句是有性善之證看來爲君爲父爲兄之子等句俱不虛君尊也尊則易於振作而有感化之力父親也親則易於漸染而有移易之機以紂爲兄之子則親矣且以爲君則尊矣宜其化導之易則有微子之去比干之死則天植其性誠非化導所能

得遺

性是心之理情是性之動情之所動處定才則人之用力做工夫處是也故仁義是性見端

移易也。王子猶言公子也、今曰性善指孟子言必道性善彼指上三說玩箇與字意三說未必皆非也、正是他見未定處

黃貞父曰上三說或說性之發用附於處或說性之着于習處或說性之流弊處亦莫非性如今人說亦人性子又曰任性又曰性氣亦皆是性但非性之本體耳

乃若

莊曰此二節串看孟子於三說都置之不辨、只申明己性善之說而三說自明矣、乃若上須云。何必以性論性。或性不可見。乃若夫情則可見。在心裡未發動的為性。事物觸着便發出來的是情。這動底情是就性中發出。不是別物。然但可為善。不可為不善。因其情之善。則可知其性之本善。蓋遡流而源可知。此我之所據以為性善也。性既

續遺

此章論性何其名目之多也曰情曰才曰心曰則曰彝曰德其实總之一性也

善則才之作用自善若夫人或有濡染而為不善。蓋有所以蔽之者豈可以為才之罪。此恐人以不善歸咎夫才。未免為性之累故云然方於上諸說分解得。

惻隱

周曰或以惻隱之心四段貼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以仁也四段貼乃所謂善也。以非由外鑠我也八句貼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是否莊曰惡意此總是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著其為仁義禮智之性。而性本固有特人不能盡其才以盡其性。不必過為分貼。外鑠二句一反一正鑠字要發自外以至內意蓋因上言情發于外卻像在外來的故決言其在內也固有字要本起初降衷時說弗思上要補陷溺于物意思以心言求以力言然求字須帶思字來蓋思則

一心之所具也心所具之理有自然中正之矩則謂之則然個則乃吾人執之爲常的則謂之彝自其彝常有覓得一種天眞油然悅心處則爲懿德之好然懿德之好乃是從性上發動的情思則謂之情然情思發動而隨有運用推行處則謂之才吾人盡性工

必求〻則必本于思得者不過謂得其惻隱等之善爲耳。舍失與求得相及或相二句。指爲悉一邊言盡才二字可玩、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事無不可爲、因其性之動、而發揮之、使有善必達、正是盡其才處

詩曰

莊曰引詩及聖言、是討箇眞証據見在之所言、非杜撰也詩與聖言俱重好是懿德句、有物有則〻字極紗、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一物有一物之理。本然、停當。自然、恰好。若有規則而不易。故下之一則字。然箇則乃吾人所執以爲常者。則謂之彝。〻者常也、自其彝常中覺得有一種天眞油然、悅心處、則謂之懿、〻者美也。三者名不同總是性之理。好之便是情。詩詞不必講于孔子說詩處、即以然意發之

夫全要于才上擴充故孟子以思以求而望人之尽其才

黃貞父曰從古聖賢論性必曰帝降曰民彝曰物則總說箇善而告子卻曰無善無不善直訣打破他本體自古聖賢論學必曰求懿德曰好古敏求曰求放心而告子之一槩曰勿求直欲打破他工夫

富歲

周曰往說在首節系上是槩論天降才之同二三節即物類之同而推至人類之同四節至末、即人身之所同而推及人心之所同、總是明降才之同也、如然議論是否、莊曰亦好、但近有謂通章大旨、總是於人之同類者、而決其同、性首節推人心之失、由於陷溺、而其原性無不同麰麥二節、是引物之同類者必同性。以例起人既同類。性必皆同。下足同、口同、耳目同、正是就同類處形容。而至於心之所同然

摘粹
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大抵肌寒疾苦之迫其身其爲陷溺也逸樂紛華房靡之蕩其心其爲陷溺也深此又不可以名類多暴概之

則因同類而著其性之相同處以指出寔言之也大約麰麥一節不過引起之詞至第三節同類必同性之說乃章內喫緊處龍子以下皆以演說同類而同性之意上下文義一意相足更勝

莊曰此不是以凶富之歲論人性也只借多賴形出多暴之由于陷溺其心以明其同處多賴多暴多字須活看言不必盡然亦多有如此者周曰暴字與賴字平言否莊曰不平暴是寔事賴是虛字也宜云富歲之子弟固有所賴藉而爲善矣乃凶歲之子弟而多至於暴而不善者豈天之降才於此子弟者有兩樣蓋凶年寡資有以陷溺其心而至於爲暴也暴者理義之反惟其失所賴故至于有所暴

麰麥

莊曰此節正明上節意麰麥之地同時同自然皆熟而又有生熟之不同亦由于地利之肥磽天澤之殊養人事之勤惰耳則人之多暴異于多賴亦由陷溺其心而何周曰此不同訓作生熟不同極與富凶之歲相合舊訓所收之多寡尚不妥

同類

莊曰故字承上文麰麥之相似如此惟其同類故也故凡推開泛言天下萬物也周曰同類相似何辨莊曰同類以形言相似以性言疑是疑其性不相似而有爲善爲暴之殊也聖人與我同類只是說其同一人類也而相似之意即自見矣蓋上文已言同類者舉相似矣此只說聖人與我同類則自是相似不消復說出矣此且渾含說至末節乃明白點出心性之同來

龍子

稽古

按易牙雍人名巫牙其字也善調味能亦淄澠之水因寺人貂以見桓公〻曰吾嘗盡嘗天下味矣惟嘗嬰兒之味未嘗易牙遂烝其首子而獻之自是有寵于公仲有疾

亦下一故字分明承上聖人与我同類來而引龍子之言、又只是引起下文口耳目之同。觀末節只說口耳目不為實言屨必相似也、所以然者、以天下之人類同則足同、則屨相似也、屨之相似、是孟子釋龍子之言、周曰有以同嗜同聽同美、皆是同悅之意心之同然、即是同悅、狀理義也、何如莊曰此意固不差但悅字之義至末二句始發之須知悅字又是根着然字來、蓋惟同以為然斯同悅之也、如味之美天下同以易牙之所調為然、故同嗜之美天下同以斯曠之所和為然、故同聽之色之美天下同以子都為然故同美之理義之美、天下亦同以其恊於本心處為然故同悅之此蓋天下降才時合下自有箇理義。故一有觸悟處即以為然。皆因其固然。發於必然妙乎自然。人之於此。亦不期然而然。即聖人亦不過

公曰仲父之疾甚矣何以教寡人仲曰人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將何有見于君公疾易牙与寺人貂作亂塞宮門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曰我飢欲食我渴欲飲而不得何故對曰易牙作亂塞宮門飲食不可得矣公曰死者有知我何面目見仲父乎遂蒙

肰其不肰亦不能於聖人所肰之外而另有所肰此肰字孟子最下得極紗若此處即說悅字便不見百趣周曰註中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這兩句如何不割莊曰此要看得細物字即有物有則之物非外物也蓋物理原在心上由此理以宜之又曰義如親之理在吾為父子者心上而吾為父子者即宜于親序之理在吾為兄弟者心上而吾為兄弟者即宜于序此可見理義是渾肰一物而肰理義是渾肰一心若說肰此理又肰此義則是心有兩樣肰而又有兩樣心易是以見同肰之紗須知理為眞体而体中即具有用義為紗用而用中原不睨体周曰聖人先得向時說斯人未得之前聖人獨得其心謂之先得是否莊曰非也此只說人情待陷溺之後而復其本心聖人自降才時即便保全了此心体依原在中而隨心体之寂感無不

適与理義相協是衆人之得〻于既失之後聖人之得〻于最初之先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以不失字解先得字便明瑩

周曰真理義之悅我心乃獨例之于味之悅口而不以氣色為言何也莊曰須知耳目之悅出而外接者也口之悅入而內覺者也理義正心內覺之真者口一動便覺得芻豢之味不必問之芻豢而口之悅〻我口也心一動便覺得理義之味不必問之理義而心之悅〻我心也我則不待外矣故反身而誠萬物皆備大可想見悅之〻

缺

牛山

周曰此章論人心不可失養首二節是即山木而著人心失養之害三節申言係于所養末節引言以見其當養也山木人心段〻相照應然意重在人心而以山木形之

黃貞父曰此章緊要在三個存字存乎人者是說此心本來自存夜氣不足以存是說衆人不能存操則存是教人用力以存此心

莊曰首節是其日夜句与雨露句平看否周曰不平雨露之潤即潤其所息者莊曰日夜之所息時說作晝夜皆生息是否周曰非也當与下節夜氣一例看勿云日也生息夜也生息註中皆字謂凡物皆生非謂日夜皆生也但看早起花多開草多青又夜間多露則其夜之所息可知矣莊曰牛羊句與斧斤並看何如周曰不然須重牛羊句蓋使雖伐之以斧斤不牧之以牛羊亦何以至此彼山之性必生材〻必始於萌孽萌孽之生不加培養亦以至於終無材耳末三句決言山木必美意

良心

周曰雖存乎人者不不須山木來照牛山之木嘗美矣句看山木濯々始却未嘗不美今人之放失其心者始曷嘗無仁義之心故下一雖字存字人本有良心之存只緣攻取引誘若斧斤之于木旦々而伐之故失其美耳所以放其良心指物欲說物欲攻取其伐良心之斧斤也旦々二句指山木說玩猶字可見仁義根于人性之固有日間擾于物欲氣為之昏到夜來物欲退聽思慮寥寂停蓄良心根本生意復還若有所生息云耳平旦之氣即是夜所息之氣至于平旦未与物接此氣猶然清明不撓不亂湛然于靈瑩不昧中其好其惡与人相近者幾希好惡不是好惡在人之善惡只是吾心好善惡々之真念尚未有事也与人相近要活看大凡人心之同然者便是真

摘粹

孟子言計于方只要說明性善作見解端已極力指點出人生有幾個陡然遇着的光景有幾個垂危瀕死的景界含此更何處討惻隱羞惡本相來故又就日夜息處點出平旦時一段氣象其好惡坦然無又性善真面目

心不必指聖人此二句要玩味曰相近曰幾希所露些々正如雲霧蔽蒙暫開一綫于此方加保養漸々開朗令不復蔽庶幾此心可以復存而成其所以為人柰何旦晝之所為又牿亡之矣牿之反覆專指旦晝言全是私欲拘繫制縛不能擺脫故曰牿莊曰則其夜氣不足以存時說俱云不足以存良心是否周曰依愚意夜氣即平旦之氣不足以存謂夜之所息不足以勝其旦之所為寖微寖消故曰夜氣不足以存而良心之失已逐蓄在內了若直說夜氣不足以存良心便不見焉永之味才是心之能情是心之發人有此仁義之心即有此仁義之作用今至于若無此才者豈人之情則然哉吾之生々于夜氣之餘不能不亡其旦晝之牿故至于此耳此節重日夜之所息一段與上牛手對看孟子專欲入于既放後致養也

黃貞父曰人謂堯舜至塗人其間等級懸絶之甚乎以爲更有甚焉如人少則慕父母傒而慕少艾慕君此一人也而一生判若兩截又如放其良心者傒而好惡與人相近傒而旦晝輒已梏之此一人也而一日只判若兩截將以時一性壯時又换一性耶將平旦一性旦晝又换一性耶殆不可解也

得養

周曰、故字承上二節來、得養失養重既放既伐之後言、總合旨莊曰通節說出山木人心字來、不周曰、不必說出、只于無物字上泛泛說便是、養是保養衛護意、失養是放逸摧折意、莊曰、操存節舊說此心神明不測、作孔子贊心云耳、何如、周曰、此節還是孔子說心存亡易係守難、其機可畏、欲人存養之意。莊曰時以有以操存對舍亡以存

摘粹

道心有主而活天下之至神也是謂衆妙之門人心無主而活天下之至險也是謂衆禍之門

爲入之時、以亡爲出之時、以入爲在內之鄉、以出爲在外之鄉、俱平平分貼、何如、周曰、大意須重舍亡一邊、以見其無定時、無定鄉。蓋其操而存也。則入之時。即在一腔之內。而吾亦覺得在一腔。惟以舍而亡、斯至于入者或時而出。而莫知其所向在也、無定時無定鄉意亦一串、此四句且主說、下句方歸之心。註神明不測、神明是心之主驗不測、猶云此物拿不定者。要當力爲操存耳、非於存亡處見其神明不測也。惟心之謂與、見外此皆物而不化。安能不測若此哉

黃貞父曰操如操練操習之操非把持執定之謂

不智

周曰、時說以易生節由不智、未節作推原其所以不智、何如、莊曰、余晉來而喻只是一意、蓋見賢時少。便是信任不專、不待推原也、須知

續遺

心以体言志以心之所用言根是收斂精神作用之一事便為專致

上是即物以喻之下是學奕以喻之蓋其見君子也不若見小人之多是一暴十寒之物也其信君子也不若信小人之篤是學奕而馳於鴻鵠也反覆譬喻不過言其疏君子而親小人耳

莊曰問不智之智與智弗若之智有分別否周曰有別首一箇智以君德開明言說得廣末一智不過以所稟之靈明言耳全章只重吾見亦罕四字此不智之病根蓋見之罕即是不專心致志但此意說不盡故又把學奕以形之莊曰寒與奕與智何涉周曰此數字極下得好世事若棋盤用智若棋局戰國時王伯事業畢竟孟子之國手才可闢闔縱橫着着見效齊王欲莅中國撫四夷許大事功欲一看遂勝而頓與功利押闘之徒日與聲色貨利煎寒作熱把仁義的生機斬滅殆盡以此與大欲若弋鴻鴈于雲端之末也庸可異哉下手既差還智矣謬所信非所任智者果如此哉故曰無惑乎不智

稽古

如愛將軍之顏杲卿侍中之血顏常山之舌張許之守睢陽文山之尽燕市真能舍生取義者

魚我

莊曰此章欲人全其羞惡之心首四節反覆言人固有羞惡之心五節言此心人所同有六節驗此心人所同有末二節言人心蔽于物欲而失此心總之欲人自識其真心也此等大肯不可少周曰是莊曰魚與熊掌不重是借來引起舍生取義之意如詩興體不得無謂生介於義不義之間義介于生不生之間以二者論取舍其尤取夫義耳生對義不過生必在義內聽命于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生是形骸義是主宰與其不義而全形骸寧義而全主宰蓋人心自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周曰註熊掌尤美意用得不莊曰未可說出下文才發其意次節釋所以舍生而取義意上言舍生便是死

言所欲便見所惡、故此兩辨之。周曰三四節是一反一正意否。莊曰
否、乃是反覆申明什其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全要發揮如使由是數
字。須云設使人無秉彝義理之良心、則凡可以偷生免患、何故不用
而不為也。由是必有秉彝之良。是以偷生辟患有不用而不為耳。而
節註意宜玩

勿喪

莊曰、此節承上文而斷人皆有羞惡之心也、重人皆有上不重賢者
上。但人皆喪之。而賢者能勿喪耳。見衆人既喪之心。即賢者勿喪之
心。而賢者勿喪之心。即衆人固有之心。一簞節即義心之激發處以
驗良心為人所皆有。簞食豆羹至微見受之無害況係于死生甚大
見不屑不受蹵爾蹴爾者、非禮義極小見不必深計、曰行人曰乞人

摘粹

万鍾之欲為宮室妻妾此識欲心滔流以失此理義之正若以賑窮則貪夫之取轄而為狭士之施不犹然理義犹然為窮之心可也而欲其得我則私矣為窮乏之得我猶可也而止我所識之窮之則又私矣夫天理人欲其机最微有

則至微至賤而非士君子之倫、而乃不受為、不屑為、況非行人乞人
者乎、所謂人皆有之此足以驗矣。使其危逼如是。而宴安亦復如是
不亦可稱勵廉恥之賢者哉。胡萬鐘則不辨 云云 說箇萬鐘亦有意
祿至萬鍾、乃辭受大節所在非若簞豆微物、可以輕易而受者禮以
交際之儀言、義以事理之宜言。無禮無義、其視蹵蹴之與何如、萬鍾
身外物、視吾身之生亦何如而且靦顏受之不過為宮室計妻妾計
窮乏者得我計耳、此三句是推受萬鍾之故。以見良心由此而喪也
喪良心固不止此三者。姑舉三者他可類推。末節合上二節而推言
以斷之也。大都人之一身、惟死生為最急簞豆係死生、何其所係之
重、萬鍾于我何加、乃分外有餘之物、不切死生可有可無者也鄉于
危迫之際且不肯苟且受簞豆。今于分外有餘可有可無之物。卻為

處即是天理有爲處即是人欲

三者之故。苟且受之。真是糊塗沒有分曉。是亦不可以已乎。本心之喪盡矣。故曰此之謂失其本心。可已、的指萬鍾可已而不可受言。周曰是

黄貞父曰通章以義作主未言本心即所謂羞惡之心義之端也首四節反覆推勘此心下則明其皆有以警其失也〇萬鍾不辨句要玩一辨字萬鍾不是受不得禮義何如耳如舜受堯之天下与不受于齊而受宋薛必須辨得明白才纔可受若不顧其是非可否如此所欲所惡何禮義二字不可分捴是一箇義字

人心

周曰上二節兼說仁義下二節何以單說求仁也。莊曰、須知仁便包得義。而義之路乃是心之所率而由處。如此心一放。則心便走作便不在正路上由。而能存是心。則能由是路。此求放心之所以爲要也

續遺　千古惟此虛靈覺之精爲人身生生之元千古推此正大蕩平之宜爲人心坦坦之會

周曰仁人心也二句、兩開看何如、莊曰、兩個人字正見仁義之切于人、而即路字照心字可見義又是心之所率由處。仁義非兩開。亦非兩平。周曰仁人心也時說俱謂仁乃人心之理其說是否莊曰、如此說則人心還是一個空的、而必理以寔之方是仁非也只宜云仁就是人的心非圈外竅中而係于肝胏的心、乃是受于大虛。一點靈心不滅之心。也仁也。心也。總是一件。心之圓朗曰仁仁之虛靈曰心仁非是人心而何。由此心而措之時宜曰義而義則即人之路也蓋人一舉足動趾、便在路上。人一舉心動念便在義上路字根心字論極妙、由心而措也。即爲所行之義。據義而循之。即爲所措之心

舍路

精粹

求心之功有三未放而守之此絕學之學問凡放而防之此慎獨之學問既放而挽之此覆反之學問

莊曰舍其路二句、亦不可平開說、言舍其路而不由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哀哉哀字亦兼領放心上說爲切。鷄犬句借以警醒人又加一知字、見得心之放着。正坐于不知。指出放心的機括。以提醒之耳。然此節意却輕、不過引起下節、周曰學問之道節還是怎麼看、莊曰此是一句書。言學問之道無他、只求其放心便了。如云天下之理皆聚于心、而一求放心。則一腔有主。萬物皆備。此便是學問大得力處此學問二字。是緊要入之爲學的字眼。不可謂學問之功以去求放心亦不可謂求放心方可學問、亦不可謂學問之事多端、而以求放心爲主時義等閒便說差了

黃貞父曰有之驅牛羊之心而爲仁爲義挽鴻鵠之心而爲智固求放心也如時時提醒覺其有放之機而防之念念保全守其來

稽古

程子曰古人有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

放之宅而養之皆是求放心也數語亦精

無名

莊曰此章重不知類然乎、周曰此只重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遂心上提醒他良知出來。見心屈于物欲之下。而甘于聖賢所不敢昧。亦甚矣。即上章望人以求放心之意。伸指意輕。不過借小以形大耳。

黃貞父曰無名之指對心看屈而不信對心之汨于欲看伸其指者不遠秦楚之路對求其心者不出方寸之間

桐梓

莊曰本節身字、時以心字易之、何如、周曰只還他一箇身字就好。所以二字是一身精神弗思之甚。全在此處看出。世俗之養者。以養為養也。養其生而有盡之身也。所以養者、以不養為養也。養其生而不

以养血脉气仪以养四体今之人只有礼义以养其心又不知求甚而血脉之躯且不知养有多欲以戕之者良可哀也

宛之身也身非只是血肉之軀自有箇真身在能思身之所以為真然後能思養之所以為養若論其極豈惟小害大賤害貴為弗思彼老之長生猶為溺于養也釋之無生遂以叛于養也亦未諱于慎思而已矣

兼愛

周曰此章旨脈重在何處莊曰重在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下五節無非發明此意耳次節言體有輕重而大人小人係于所養固見得己之當自審下四節獨就不善養一邊而言益見當審輕重于己也

周曰身字包口腹心志皆在其中說出不莊曰不必說出只以身字還之愛以不忍毀傷之心說養以維持調護之事說重養字養乃所以成其愛也曰兼者見內而精神外而形骸舉在養愛周悉之中無尺寸二句正發兼字意不過見上二句耳考者審也善不善指養之得失言取諸己而審之熟為重者在所當養斯養之得而為尊生之善就為輕者在所不當養之失而為戕生之不善奚待取決于他人哉此三句為一章之綱

體有

莊曰此節申上于己取之之意體有貴賤者心為君衆體為役也有小大者心兼統衆體一職也大者不能統小反見統于小則大亦化而小了豈不是害大貴者不能役賤反受役於賤則貴亦化而賤了豈不是害貴無以二句見當審其輕重不審而養小則為小人是以人欲用事此不善徵也審而養其大則為大人是以天理用事此善徵也善否判于大小奈何不取之于己耶

續遺

飲食之人不必貌口腹之欲只是不去照管自家本性雖生天地間出不得个口腹而已就莊子所云風泣之民

黄貞父曰分有獨尊為貴聽其役使為賤权無不統為大各分一官為小心忘口腹須隱然不露

場師

今有二節、俱重則為二字、正喻養小者為小人。不專由已取之意、以起飲食之人二節。場師節是就物上比養小失大。狼疾節是就身上比養小失大。詞兩平漸〻說到切近處。然後說出口腹正意以結之肩背亦取譬之詞。非寔以肩背為大也。狼善顧疾走則不能回顧。狼疾人言有狼疾的人也。飲食二節反覆呼應上言養小者必害大。下言不害大、雖養小亦可、然主意還重在養小者。必害大見人當知所擇。而不可流入于小人

黄貞父曰恭心志豈必絕飲食而後為恭人若恭其大且貴者、則小且賤者亦不為委形即如飲食節有樽節不以口腹用事便非恭小以失大矣就是參天地贊化育的大人亦只是此口腹口腹豈是小的註以其為軀命所關却說粗了

鈞是

周曰公都子之問、承上章孟子之言來、為大人為小人、二箇為字作謂字說勿作着力看、論人生之初、何分大小、特因其體之所從有大小、而人品因之以別。從訓隨、如少隨長之隨、從其大體是大體作主、而小體從之也。從其小體、是小體反作主而大體從之也。所從者大則其人亦大。聖人所以首萬彙者也。所從者小、則其人亦小、庸夫所以為下愚者也。大體小體且空講、勿露心耳目。莊曰從與恭同不同曰不同、養以用功言、從以成功言、莊曰有謂耳目之官至引之而已

摘粹

一心也聖人于此云先得大人于此云先立大人即所以為聖人也其心之丠處乃所以能得其為心也而先之云蠢鑽□入于物故交洞之後始自醒悟此

矣。是說從其小人為小人。心之官至末是說從其大者為大人。何如

周曰此六說得但不如以耳目之官四句作耳目之為小。蓋惟其不思而以物蔽遂以物引。此只等于一物。所以為小躰也。以心之官三句作心之為大。蓋惟其能思而以思得。以不思失。此其所関係者大所以為大也。此兩段重在以耳目來形心。莊曰物交物兩物字如何分。周曰上指聲色下指耳目。引之而去。是引耳以听。引目使視。不是引心。耳目之官不思。乃耳目之本躰自不能思也。心之官則思。非計量揣摩之思。非將迎意必之思。存〻不失之謂思。〻者聖功之本。能思則官得其職。而因得夫應物之理。不能思則官失其職而遂失夫應物之理。此天之所以與我。承心說。以起下為大人之意。不兼耳目蓋人心出于大虛。一點靈妙。乃是箇天神天明交付在我身上。以為

則予合下赤子之初即有以培植而保全之其培植也則為立而保全也則為得所培植保全者皆于赤子最初之体則為洪

一心之主。誠舉其大者。而先立之於無物之前。念〻操存。時〻提醒使能思之躰常足為應用之神。舉耳目小躰不能引而奪之。此則以涵養植本躰。以天性宰形色。是謂之大人。而非小人所可比倫矣。詎非其所從得哉。莊曰有以先立是於未視未聽之先著力。是否。周曰人生終日間觸目便視。觸耳便聽。又何處去先立。若謂必在靜坐時先立定此心然後來視物聽物。決無此理。只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莊曰然

天爵

莊曰當時士人心術惟後〻于人爵之榮。無復古意。故孟子先辨爵有天人之分。下二節嘆古今人之不相及。蓋欲說士習而進于古也。周曰天人之爵平對否。莊曰天人雖是並言。却重天爵一邊。須知天

從之者我死心而彼自至要之者我有心而未必得

續選

爵、非言天與之爵。是言自然之貴。不假勢而自尊。不待人而后貴者也。人爵是使然之貴。假勢而重。待人而榮者也。周曰、仁義忠信、時皆說不要並重、蓋以仁義之外無德。忠信乃是仁義寔處。何如、莊曰、固說得是、但余看来此四字只好平平說、自心不忍爲仁。心不爲之義心不欺不偽爲忠且信。此皆天性之善。樂此善而不倦。即所謂好是懿德也。二句連珠看便是。此乃出于性之自然而可貴者。故曰天爵公卿大夫、爵之自朝廷。故曰人爵。此便見天爵可修、而人爵不可要了、脩其天爵脩字要發得古人真心寔情只見得性中固有之善汲汲然修之。便有終身安爲之意、人爵之從、如影之隨形、如響之隨聲初無心得之者、天爵與吾心相存已。人爵亦與天爵相始終。今之人脩天爵以要人爵。此脩便不是真修了。迨所要者一得。便棄前所脩而盡棄之。此皆心上道理不明。一向認錯了。[illegible]迷顛倒非惑之甚者耶。纔棄了天爵。則所爲不在天理上。有損於民。無益于君。能保其祿位者鮮人哉。蓋譽望既損、公論不容。終有必亡之理也。曰惑之甚、曰終必亡。總之提醒世人欲其如古人之修天爵也。

欲貴

莊曰、欲貴之字、隱然指人之所貴可說出否。周曰、且勿露。只云人在世間誰不要自家貴重、欲貴者人之同心也、有貴於已、含下包仁義令聞廣譽意在內弗思耳、惟弗思、則必舍其在已以慕其在人者。不知人之所貴。非良貴也。良字即好是懿德的懿字、趙孟二句、正發明非良貴之意。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或貴或賤。于柄都在別人身上討求、自家做不得一些主宰。那些見得可貴。然世人往往歆羡這

闡釋
仁義是自有之仁也而謂之飽蓋謂于心体之自有處咀嚼得真含泳得久默然得熟

貴不過謂其飫膏粱我耳。文繡我耳。却不知膏粱文繡。我身所自有故引詩云云、飽乎仁義飽字、有嗜而不厭之意。仁義之在心者、無一毫虧而不滿缺而不足之處。如飽乎仁而包含萬物無不充之體段也。飽乎義而流通萬感、無不滿之分量也施字則照上飽字得來。蓋既飽之後。發於持滿。流於既溢自不容掩也、然不曰稱于人而曰施於身、則正打着己之身爲貴於己。益知此身爲仁義所被之身。而以己之榮華。還而爲己之受用也。

黃貞父曰此是自己覺得仁義之飽津津有味朗詧之於燁燁可愛於膏粱文綉自然不起羨慕心非直厭薄富貴卑視勢利尓也若見在我重外物輕便有較量之意非發明良貴本旨而所以安只在上句中味出

續遺
仁是道心道心最微而不仁多是有種之欲有種之欲最難去故仁不能勝不仁

仁之

註曰仁之勝不仁是互相角逐俟戰勝而然乎周曰不必說到戰勝與夫角逐等語。總看此語、是不仁爲得以操其權勿。此只是論天人理欲常伸之理。自是如此。故勝字須看得員活。仁不仁總是一念上看。不是以我之仁、勝彼不仁之說。下文不仁之甚。方着別人身上說

黃貞父曰本文謂字還是自謂乃自諉之意註人遂以爲真不能勝則承我自謂而言人亦謂之以起下助不仁意與於不仁之甚當作自己說蓋既說天理勝不得人欲是使人欲愈熾而終不可撲滅天理亦愈微終不能勝也故曰必亡

五穀

註曰、時講種之美、有云上足以供國用、下足以贍民生此語是否周

稽古

善悪皆以熟言君孟子仁在乎熟溪五行志季氏之悪以熟見也佛者曰行悪見樂為悪未熟至其悪熟自見愛善行善見苦為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其言善悪之報亦名言也

曰此只說得箇利之美。而非種之美。且以例仁意思不切。須言此五穀者、一粒而涵造化之精英、一実而釀無涯之生意、盈天地之元化、包孕乎此中、以待人之自植。如此講始影得仁心如穀種意莊曰時又講夫仁亦在乎熟句謂造于天理渾全由地、何如、周曰未是本文不徒曰熟而曰熟之。可見責在人之用工求熟非。是舉其已熟之成功。而與他道較美悪也。但熟之之工夫。全在心體上涵濡。何也仁心原有一種無限的生理。一種不息之真機、即如五穀為種之美然此心的生機非可勉強一時而充。假襲一時而完。亦在乎涵泳從容。漸漸培養。漸漸滋蓄。勿忘勿助。方能全得此點的生理。保得此點的真機而成其為美也。

羿之

稽古

以礼食而 求之食

莊曰、此章是崇正學之意、兩平看乃此體也起束要剔出正意亦志乎彀、必以規矩、見此有必不可舍者。曲藝且然。况聖學乎。千聖相傳開啟後學。只是一箇定法。[illegible]者何。精一博約是也、舍此無別法。何以為教何以為學

黃貞父曰含彀以求射舍規矩以求巧固不能有成而執彀以求射之彀執規矩以求規矩之神亦非善學者也故出入變化必存乎人

任人

周曰此章舊俱以任人之重食色、是較一偏、孟子之重礼、是較大分何如、莊曰、大分一偏之說、終是打任人不破。此章書須要以天理人欲之分、看得極定。講得極破。然後俗情之障可開。夫礼天理也、食色

不親迎謂貧不能舉六禮古者固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

人欲也、以禮而食、以親迎而得妻此是天理。任人却是以難處之天理論。則天下幾無天理矣。紾兄而奪食。踰墻而摟處子、此是人欲。孟子却將以難遅之欲論。則天下不可有人欲矣。此偏是從天理人欲之難處為言。則孟子之議論。自是勝于任人。非是一偏大分之說也、

周曰是

不揣

周曰、此三節先分析任人所言、以開明屋廬子之心、然後教以往應。正孟子善辨處。不揣節、是本任人之說喻之。金重節是破任人之說喻之。莊曰此二節平看否、周曰、相承說、不可兩平、寔歸重在第三節大意謂不揣本而齊末、方寸之木豈不高于岑樓。只是理欲是這等論不得。假如較鈎金于與羽則輕者反重、重者反輕、此非所以論金羽之輕重也。今字乃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啻食重已。而安可以是論禮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啻色重而已、而安可以是論禮也。末節方教以往應之詞、大都任人所問、只在亦字及不得妻字上。曾不思紾兄臂與摟處子之犯大節處、較孟子出此二項與之平稱。則禮尤重。蓋不以禮食、未到紾兄臂之甚。不親迎未到摟處子之甚。此見得饑死雖重。不重于紾兄。故寧可無食兄臂必不可紾。不得妻雖重。不重于摟處子。故寧可無妻處子必不可摟。則禮本重于食色矣。此正所謂兩得其平者。兩平字宜玩味、正與上必以禮乎、必親迎乎兩平字相辨析

曹交

莊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一句、是主下皆發明此句、通章重在一個為

字。故云亦為之而已。弗為耳弗為也、至末節轉為字作求字。亦是為之、之意。蓋人語之以堯舜則謂其難而不敢為。語之以孝弟則忽其易而不肯為。不知堯舜之道。亦只是這孝弟。誠能於衣冠言動之間一一盡此孝弟。便是為了堯舜。此固在為而不在形也。在反求而不在求師也。

莊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此一為字是作為之為而曹交忽略不曾體貼這一為字、故有較量形骸之說孟子曰然非徒然其言也、乃然其人皆可不為也、到亦為之而已、正揭出這個為字来勉他烏獲非絶力為烏獲只在乎能勝。堯舜非絶德為堯舜只在乎能為。試觀行止之間。而遂可以得弟道。即孝弟之道。而即可以盡堯舜。則堯舜果何難為哉。周曰堯舜之道二句、時講謂堯舜之道其大如此、然要之不過孝弟而已如此說何如、莊曰、如此說則道自道、孝弟自孝弟、決了可從只當於堯舜二字畧斷、言堯舜雖大聖言其道只孝弟而已。能盡孝弟之道。則堯舜亦易為哉。

黃貞父曰徐行後長何以為之弟蓋趨步之間一念退然不敢先皆心之和順所發不謂之弟而何一疾之而為長者先則凌節不遜而不弟歸之矣

稽古 烏獲秦武王時人力能扛鼎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烏獲至大官說秦王與獲較力王臏折臏而卒

子服

莊曰、此節教以為之之道、堯舜之服與言行、皆天理所宜、所謂法服法言法行也、服其服、行其行言其言者。非必襲其故迹也。只衣冠言動皆循乎理。便是說堯該得舜。與桀對言者。見如此即堯如彼即桀此間須要審辨。又為何形骸之足云。周曰有說服堯之服三句不作

服堯之服三者全要在原頭上看原頭、今件ゝ合原頭差件ゝ差孝弟之人橫來豎去都是堯舜順笑也是身睡堯也是合處也是叉処也是只須從頭腦處探討若不善看則曹交在形骸上說孟子又在衣冠言動上說高得許多

三平須歸重行上論、方于上文所云為下文所云求、相應。如云服堯之服未已也。言堯之言未已也。而必行堯之行為。此行須在操行之心上言。何如、莊曰、有理、曹交說一箇假館受業、分明有不能假館、則不受業意。此便是求道之不誠。又何可以入堯舜之道。周曰、夫道ゝ字指那裡說。莊曰雖指得廣、但余看來事親從兄、天下之道皆原于此。專就孝弟為道亦不妨。豈難知哉。謂道只在行止疾徐言動間。何難知之有。人病不求。應前弗為耳。歸而求不是歸到家庭而求之親只是還而自驗于良心真切處。則其真愛真敬之心。觸處而形。隨事隨物隨時。愈驗認則愈無窮。蓋心之所運即合得道ゝ之所合即會得師夫師之授道只在外而提醒。如此則常在心內提醒。內之所得比外之所得則有餘矣。師之教我在覿面而時受益而此則在會心

時獲益。心之所驗面之所領較有餘矣。此正示其反諸心上以求道乃上文為之ゝ寔切處也。

小弁

莊曰小弁之怨親與凱風之不怨、可平重否、周曰、丑之意借凱風之不怨、以形小弁之不當怨非對待語也。總重親ゝ仁也句。以見仁人孝子之用心。不得以小人律之。

宋牼

周曰、以利說秦楚終致亂亡、不若以仁義說秦楚、終成致王、孟子許多言語、總是欲正其罷兵息民之號大抵當時戰國策士、縱橫押闔所談不出利害。孟子此章云云及上孟首章云ゝ、雖未倒他利字。究亦未嘗除却利害不道。但策士就利害論利害孟子則就義理論利

續遺
懷字俱在心懷利以事是懷個利心以事有所為而為之非把利去事之也懷仁义以事是懷個仁义之心以事只是看得道理当如此吾尽吾心為之初不為一己之私也

害此其所以為王霸之辨。公私之分耳。莊曰、講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以懷利以相接也上言臣懷利以事君、子弟懷利以事父兄、只合言君臣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却又添出去仁義、何也。周曰利相接處那緊要全在去仁義。人心苟未至斬絕。其于君父兄猶有一念顧戀。而不忍背之ゝ意。惟決去仁義。無復良心。而後惟利是視。不復知君父兄為何物矣。全要說得去字醒。然後懷字十分精神。下節懷仁義相接緊要處。亦全在去利。

黄貞父曰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將惟利是趋春秋弑君三十六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甚于交兵者也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

居鄒

周曰此章見孟子報施之宜、不見儲子处上是孟子處交際之異下是屋廬子得其意而發之莊曰、季任與儲子俱平看何如、周曰、一篇重儲子將之平陸、便為不成享、首節已括全章之意。亦不宜平對。須上下滚做、方得重儲子意曰居鄒曰處守、便是季子不得之鄒。曰平陸。曰為相、便見儲子得之平陸、此記者書法也、得間、為得間隙而問、非謂孟子有間隙可議處。為其為相。乃故設此問耳、非真本心疑之也。儀、禮意、物、禮文、享上着貴厚其禮意、ゝ不及其文則謂之不享、以不用志于享、是書自解不享之故ゝ、莊曰為其不成享句、舊謂孟子復以不成享、而解書不役志于享句、是否、周曰、此還是孟子荅其為相一句。言我之不見儲子者。非謂其為相之故而輕之。乃為其不成享之故而不報之。玩兩個為其字則自分曉、若舊說似不通、屋廬子

於此心上已曉得儲子得之平陸而但以幣交之故悅武問之非問
其見不見問其同一幣交何獨儲子為不成享季子不得二句須抑
揚重他儲子一邊而見其成享不成享之意出來
先名
莊曰時說髡以三路擒孟子以三路分解首二節談名寔未加之非
仁而以君子亦仁解之次二節談賢者之無益而以有益解之末二
節談孟子之無功為非賢而以不識賢解之看来殊無總扠頭腦然
則所重何在周曰只重仁賢二字而賢又歸重一箇仁蓋仁不拘于
迹亦不拘于功髡之譏只為孟子之無功于上下而去不知功之成
成於用下文虞不用與秦繆公用之及為魯司寇不用數用字極有
針線分明見已之不用於齊不得已而去反之已心無私無係這箇

便是仁即是賢髡何足以知之全章滚滚說下不宜三段平看
莊曰名寔二字分開不周曰名聲譽也寔事功也聲譽由事功而著
有事功者必有聲譽二字是相合的非分開兩項也先者以此為急
而必為也後者不以此為急而不為也為人言其志在致君救民公
于為人者也自為言其志在獨善其身私于為已者也仁字只着在
為人一邊說不可以自為竄入髡意謂孟子在三卿之中已先名寔
矣然功未加于上下而去却不曾為得人仁者固如是乎此全在事
迹上論仁不知君子之仁可以心論不可以迹論莊曰居下位三段
叙三聖人事與別處同不周曰不同此只緣他自為為人来講伯夷
不事不肖之君是自為一邊人下惠事不肖之君伊尹事其賢君又
事不肖俱是為人一邊人是三子者不同道而其趨一歸于仁道字

稽古

按公儀子奉法順理百官自正子柳言君子道行則樂其治子思請結恩百姓務礼賢豪故曾亦常敗者

輕當迹字看。趋者心之所趋向也。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三人有去有就。均之心公而理得。去非離群。就非徇俗。故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推開說、此孟子自寓。勿粘三子。此所謂仁。推查其心。只在天理上無一毫自私之念是也。何必區、于名寔之間哉

魯繆

周曰、此節見又託孟子雖不去齊未必有功于上下、看来此識比前更深一層、孟子又引百里奚事、以見奚非愚于虞。而智于秦用與不用耳、不用賢二句要推開說、見不用賢者、便致亡國之禍、欲如緣之削、不可得也。誰謂賢者無益于國。舉王豹等事、只赵有諸內三句、是故無賢句、暗指今日齊國言、意在孟子、謳殺短有曲折歇殺長、莊曰、善哭而變國俗果是訓詁變國皆能哭乎。周曰、否、只是謂二妻善哭、

于平陸淄右界而之害齊人取我汶陽棄人取我西鄙也曰削滋甚矣蓋謳言之削何可得孟子亦就其言折倒也未及詳亦也華周戰死于莒齊君欲略吊之其妻曰不幸有先君之敝廬在奉尸以吸一哭而人齊耳哭而罷布三哭而城為之圯

而國人化之皆篤於夫婦之倫。無分于死生也。然須帶悲哀盡禮說便中竅內以抱負言、外以功業言、事是已之所為、即形諸外者也。功以所為之成績言。是故二句、又承上三句說。無賢句指今日齊國、有則髡必識之、言必有功業可見知于人也。此正識孟子不得為賢故無功業可見耳。

孔子

周曰、引孔子去魯之事、以見賢者之難識也、全在用心上見識之、雖不用四句輕輕叙過、感志女樂、便是不用、不用下要補孔子心已決去、但未即去意。莊曰微罪行有說謂孔子欲自己以微罪行是否。周曰若已既已微罪去便可矣。此微字對顯字看、蓋孔子意以爲色蔽賢、君相之罪、因此去國、則顯其罪矣。故欲以微其君相之罪行。而不

以女樂去。然或無故而去、又非所以自爲也。故以膰肉不至而行。而不爲苟去。君相之失既掩于無形。而在我之行。又托于有故。總見得見幾明決。用意忠厚。二句不可分屬君子之所爲二句、推開言。凡君子所爲、固有迹如是。而其心不如是。事則然。而其功未必然。出於尋常思慮之外。而非衆人所能識也。此二句隱賍自寓言己之去齊。名自有所隱諱而曲全齊君者。但人不能知也。然則賢者固未易識矣。

柰何以識賢自負、

黄貞父曰戰国之士開口便說顯名厚実。今以名実觀人。此觀賢以迹而不覌賢以心。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說出不用字。孔子爲魯司冠不用從而祭。又說出不用字。意默謂吾名実未加者以不用故也。乃若所謂仁所謂賢當覌其心中用意何如。豈可以

續遺

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也齊桓其作俑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国之也晉楚其濫觴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国而七雄之也晉之韓趙

此觀乎武

五伯

荘曰、此章首一節、統言其得罪之細、下詳其得罪之実、當戰國時、王帝侯度蔑爲無存。其臣且逢迎以重其罪。益乎深有慨焉。故先立罪案、而斷其罪也。看來此章之旨。却爲今之諸侯。今之大夫。而發。一節重于一節。正所謂王降而伯。伯猶可言也。伯降而今。不可言也。天子至移之、固以首四句作頭、下兩段平看、此亦通套、然玩巡狩述職与入其疆等語、所重何事、荘曰無非安民計。也蓋天子設諸侯、與諸侯之辟土地、用俊傑、不過撫綏一方。不至荒淫暴虐。所巡者以此。所述者以此。〻王制之大端。三王以来分胙之本意也。周曰建國各有定制、並無餘地可封、而乃曰慶以地、此地從何来、荘曰、餘夫二十五畝之

田、乃六十歸曰之制省來歲慶以地、從六師所移之地、所滅此以與彼者、周曰、然則慶讓可平看否。莊曰、亦須倒下相形為是、是王制甚明、亦甚嚴。毫不可假借如此。天子討而不伐二句、須一串不、總是諸侯無專命之理。令五伯摟諸侯以伐諸侯、則令不出于天子、是王章之坏。〻于五伯。故曰三王之罪人、周曰、桓公如何得束牲而不必歃血、莊曰、此正是一箇盛字、是乎日之信義足以服人心也。周曰、五命五段如何立說、莊曰總是申明王禁、初命是脩身齊家。再命是尊賢育材。三命柔遠能邇。四命用舍刑殺。五命脩睦分封。須知無易樹子要重一樹字、世子必告于天子而後立、既立則豈可擅自易之。不孝是不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妾為妻、則無夫婦之別。周曰、尊賢育才二句、是兩層否、莊曰、只一意、不平言、如云于有德者當尊之以位。而有

稽古

按桓公五命自盟而自犯之、其何以服諸侯。公嬖而五公子爭立、是樹子未定也。公死如此、父在可知。安在其誅不孝乎。內嬖六人、則以妾為妻矣。亓刑伐衛、滅遂之類、皆不以告專命、不已多乎。此管仲齊之功、未有其申明

才、若則蓄養之以待用。使人、知才。不勝德。正以彰、顯有德之士也。周曰、老幼指家人說、是否。莊曰、還指國人說、為敬慈幼、即少者安之、與慈者所以使衆一例。賓旅四方遊仕者、旅則道經于國者、士無世官之士是已仕者。取士必得之士是未仕者、諸侯之大夫亦請命天子而殺、官無世恐壅人也、事無攝恐廢事也、取士必得爵人不敢濫也、無專殺大夫、刑人不敢專也。曲防有壅激二意、如利在有水、則壅之不出、激之使來、而不恤鄰國之旱。利在無水、則壅之不入、激之使去而不恤鄰國之澇。遏糴、是不恤鄰之災、皆非所以睦鄰者、封國為諸侯封邑為大夫、無專封與上無專殺、俱尊王之意。五者皆是天子之禁、桓公特申明之耳、凡我三句是既盟後叮嚀之辭。所以申固其盟也。言字是語辭、歸于好、非但言和好、有務遵約束同歸于善之意。此

之五命特假之耳

五命昭然在人耳目。今之諸侯明知之而明犯之、使桓公復起。必且為不赦之罪矣。故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

賁貞父曰天子二節總是以王道為主見天下有王則五伯之假為罪之魁天下無王則五伯之假尤為功之首故桓公一節句句要發申明天子之禁

長君

周曰、長君之惡、如何罪小、莊曰、特以逢君者視之、則為小耳、長之者、因其萌。不能救而順之、逢之者、尊其欲、逆其萌。而幸一中焉。以規其利。故其罪大、周曰、君惡就那裡說、莊曰、即是犯五禁之惡。今之諸侯明犯此五禁。皆大夫逢迎之所致。故曰今之諸侯之罪人。

賁貞父曰長對消看謂不肯諫諍以消其惡耳

增古

慎子名到嘗尚尊尚禽滑厘之術故云然註以滑厘拆慎子名非也慎子善守宗自言我不而屈人之

慎子

莊曰此章書人只知殃民六節、為責南陽之役。末節為教以事君之道。然上段所云殃民、便是不仁之意。所云違制。便是非道之意。君之非道非仁。便是慎子所以趨君之失意。欲末遂言君子之引君當道志仁。見南陽之役。非所宜以引君也。須如此融貫纔妙、周曰是、

莊曰、首記魯欲伐齊、欲者是將然未然之舉、不教民而用之節、是倂起下文口氣。要看得輕、主意全在一戰勝齊、然且不可上。此二節須一氣說、個殃民、二字就理伏一仁字。然不但殃民不可也。就使善戰。一舉勝齊。奄有南陽之地。且于義理上去不得。而有所不可耳。此分明引起下遺制意。但且含蓄勿露。天子二節以分封定制曉之、天子諸侯文乎、而意重諸侯邊。以天子為言者。見其制始于天子耳。待

晉平公已言恨王之紀遂便之伐取取南陽云何闕宋鋼之風而說之備〻以禁攻寢兵為尚是故伐齊之事旋亦中止

諸侯謂朝覲聘問、則有燕享之儀、有錫予之典、故非千里不足以待之。周曰宗廟典籍如何者、莊曰、典常制也、籍方冊也、諸侯祭祀會同之制、受之天子、載之方冊、藏之宗廟、故曰宗廟典籍。非以宗廟為祭祀、而帶言會同也。周公節開國元勳、莫如周公太公、而肇封不過百里。是王制所限。不可踰越之意。此起下節當時之違制也。今魯節明斥魯踰制之非、百里若五、則規制半天下、有王者作而明分封舊制則有損而無益明矣、取南陽之地何為者、二乎字詰之〻辭斷意在後補足、徒取節、緊承上意轉說下、夫知踰制之不可、此雖不折一兵不僇一士。徒取彼南陽之地、以益此龜蒙之封。然且仁者之人。以為損人利己。非理之所得為也。況殿無辜之赤子、啚難必之戰功。尤仁人之所隱乎

稽古

東坡云夷狄無以法勝中國以法勝夷狄不可從中國之法從中國不可從夷狄之無法也謝溪云多取則病民不取則病國二德之言與此合

一串說是君子所係甚也。余看白圭輕稅之意非不美直細見耳非國家大體。人君以天下財為天下用。盡廢其用。何以為國。故孟子以貉道闢之見其不可行于中國萬室即設喻以詰之以萬室之國喻中國之用。以一人之陶喻二十取一。正意渾渾不露。為下節作引子。器不足用。正見不可意。五穀不生二句。見所入之少。無城郭以下。見所費之省。故二十取一之可行也。城郭宮室是土木之費。宗廟祭祀是事神之費。幣帛饔飧是交際之費。百官有司是祿食之費。今居中國。要見五穀皆生而不止于黍意。人倫該得廣君子即百官有司也。去之無之。都從輕稅來。稅一輕。此等皆可輕可去矣。不知中國所以異于夷狄者。以其有人倫君子也。無之去之。其可以為國乎。陶以寡二句正申如之何其可意。二可字相應。前以陶對稅法言。此以陶對

君子言。有君子則所費若廣。二十取一何以足用。此貉道所以不可
行也。談輕二句、是欲以私意輕之重之也。大小字活看以貉治貉為
大貉、用其道為小貉。桀邉亦然。本論輕賦却將重賦形之者。見不及
與過均非中正也。須抑楊重貉邉方得旨。
黃貞父曰賦輕不可復減其寔必至復增如漢文蠲租減稅而武
帝至算及舟車此天地間乘除之故不若什一之規萬世無弊此
章書吾無末二語又為富豁者口寔矣此孟子最孟子最有斟酌
處

治水

周曰、白圭自喜其在壅泉激水上、孟子闢之只破他壅水之術。而抱
禹來對較。言禹抑洪水之災。而圭又貽洪水之害。此是他最著精妙
處前重順逆字。後重利害字。註曰、仁人指禹言、是否、周曰是但泛說
亦可、莊曰、兩箇子過矣、一樣否、周曰、本等一樣、俱是指其言而斥之、
有以謂治水之過者不是

不亮

稽古

朱子謂古無亮字故借作諒而以信字解之不知書云亮采惠疇則亮字非古所無乃朱子欠考耳

周曰、註訓亮與諒同、是否莊曰、非也、諒是拘執小信、乃不好字面。觀
論語貞而不諒、便明、須知此亮此以心之定見言。人惟心體上明了
了。自信得過方是非可否。不能搖惑而能執。但執字中、自有員融。
不滯。在與執一不同。
黃貞父曰王荆公行新法滿朝爭之不得豈不自謂有執然而君
子不謂者不亮故也故執而是則為執持執而非是則為執著不
可不辨

稽古

張覲公讀孟子以人有不

樂正

莊曰、此章說者、因孟子三個否字、遂說強知聞識皆正子所缺、其寔為政者、擔當艱大。何可無強。剖晰機宜。何可無智。明習典章。何可無聞識。第必恃其強智聞識治々自效、豈能好人之善耶。好善者、已非無強。而不以強逞也。已非無智。而不以智眩也。已非無識。而不以識用也。融三者于一善。則一己之長若不足範。三者于一好。則天下之善皆其善。為政而欲能一官、效一職則自用其所長足矣、若欲佐人主理天下、則須以天下公共之心。納天下公共之善。才校無所用之。正子好善。即從三否字討出。須看得融合。周曰、好善内、默強智聞識否、莊曰、此好善全在虛受之量上。清空插寫。不必點強智盧多聞識優于天下、且虛々說、只是形容其休々有容之量、尚未講到治天下

為也二句為七書至謝尹和靖曰不能好善緩天下為衆論然和靖就覲公所不足者箴之也

處時說多涉饒于治天下覺不透、周曰真、

黄貞父曰樂正子強乎即今人所謂才力量也

夫茍

莊曰、然二節一正一反皆所以足上節意、人能好善、則海内樂告以善則衆善咸集。衆務必舉政治經綸。自然無不善。其于治綽々有餘裕矣何止一國。周曰、人將曰訑々、予既已知之矣。時訑々者、自足之言、謂天下事我皆已知之、就把訑々為顏色、予既自為聲音、是否、莊曰、非是須知訑々與休々反。予既已知之矣、然句作善人說、言未知其人、姑徃一試可也、彼其訑々自多。不嗜善言。予業已知之矣。就之何為、如此說方順。聲音顏色、總是訑々上狀出來、距字下得極然、不是我去距人。々見其狀貌自遠去、而不就也、讒諂是問賢意、諂是媚上

續遺

時况朱註以孔子見行可際可公養三項仕解此三條此大不通此三條都是說言之君子終君子亦有將遇之不周

意。而諛是順旨意與君人居則聰明自蔽。即一國為政且難。何况望天下之治乎。惟好善之優于治。此樂正子之所以可喜也。

所就

周曰、陳子之問是疑孟子之難仕。包有去意。故孟子合去就而答之。莊曰所就三所去三時請只發出不偏于仕不偏于去意、何如、周曰、全要發明三字。蓋言君子未嘗不欲仕。故必就。然所就有三。未嘗執所就之一。而自隘其進用之途。仕而違其初心。則必去。然所去有三。未嘗執所去之一而自遂其遺世之高。合去就觀之、而其所仕可知。迎接遇也、欸以心言、禮以儀文言、迎之致敬以有禮、是為行言之地。言即道之所在。行其言即是行其道也。君子之心全為道計、既以言為就、故一以言不行而去。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為去就、致敬以有禮猶如隆吾道也、亦有行道之望。而就之。然此就已是勉強不得已故禮貌一衰便去。其下既不知用言、又不加禮貌、故下曰吾大若云云道是致君澤民之道。言是固寧納忠之言。與上節言字異、饑餓于土地、而姑受其周養其身以有待。是亦所以存吾道也。故亦云就。然曰免死而已。不久亦將去矣。此二節是事之權。

黃貞父曰看以道為去就次以礼為去就末則連禮亦無之只是日其周之之意而受是特姑就而已非仕也故不言去而去即在其中

舜發

莊曰此章時說聖賢以困而亨、中人以過而改、此是生于憂患意。國家以無儆而亡、此是死于安樂意、末節乃斷上文之意、如何、周曰、不

稽古

武丁夜夢得聖佐名曰說乃審厥象以形旁求天下說築于傅岩之野惟肖武丁與之語果聖人遂立以為相膠鬲遭紂之亂隱遯為商是文王舉之為紂臣非文為文王之臣百里奚初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或謂在市中秦穆公贖之孫叔

必如此分貼末節乃是從上文成敗之已然。而推論天下之理也。此多躭于逸樂、一遇憂患、輒以為不堪、不知一生大受用。正在此處。故孟子稱舜說諸人云云。首句另提。下以王佐伯佐分對看。舜為天子天所與也、故稱發。傅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人所任也、故稱舉。然總之由困而亨。皆是天意。故下緊承說一天字。莊曰降大任節人類以才德立說謂心性是德增益是才、如此平看是否、周曰非是聖賢之勝大任。全仗所能。而所能全又本自心性上來。心不動性不忍。河處去增益其能。然使窮困不極。又安能動其心而忍其性也。故將欲降大任、而必先如此困之者。乃所以動心忍性。而增益其所不能也。若其心志數句、正是在畎畝中所備嘗者。動心忍性亦不宜作兩平看。蓋唯困窮拂抑之遭。有以竦動其良心。斯心能強忍堅持其

敖者楚之處士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吏无姦邪盜賊不起至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使民皆樂其生

性體。而不致於異同邪曲之私。安有所搖惑。如此而聰明智慧皆由於出。才能豈不覺其日增。由是能為君。能為相。能興王。能創伯。孰非此能之運用。又孰非出于心性。又孰非得于苦餓勞乏拂亂之所成哉

黄貞父曰看来聖賢苦心志行拂乱似亦有困心衡慮之意但聖賢原非待有過而後改中人之振作警喻似亦是動心而從此增益其能之意但中人得于困衡徵發之後譬如聖賢在險路上行而能自進步中人雖在大路上行却必待跌倒而後轉步故上須玩必見二字下須玩然後二字聖賢之善處以困而日减但上之困以天謀助人謀下之困以人事合天機

恒過

摘粹 天堂常開人生人死之路乃人自為造生造死之心能境值困窮而以安樂之心處之困窮其能生否倘境值佚豫而忘以憂患之心處之佚豫

周曰恒過然後改改恒字貼後字極有意此句且虛下二段正是有過而後改作者是動而不容自已處而恒乎困心衡慮之後得之此改之之機得於已者也喻者是知而容自昧處而恒於徵色發聲之後得之此改之之機得于人者也此中見心之迷而後能動性之慾而後能忍能之損性而後能增中入雖無大任者蓋名如此出入循言內外法家是世臣執法規君者拂士是舉所不欲者拂其君與執法世家內不必作術字解敵國以外國言如越之有吳是也外患指人國言如楚有子胥之在吳魯有武仲之據防是也法家拂士敵國外患若甚不利于吾身然非是無以惕其志而保其存言亡不言存者因此以見彼也然後節總承上數節来可見沮喪拂逆人不勝其憂却是生之機禍準順利人不勝其樂却是死之兆生死活看凢成敗

民亂宛乃行乎佚豫者不憂前患者不思而自安者非安自樂者非樂

皆是也只泛論其理如此有感慨嘆息令人深省意

黄貞父曰通章不重天心仁愛聖賢只重吾人當于困窮中奮發自勵意

多術

莊曰言術便有個經畫區處在內乃故意不屑教而使之自悟是術矣不字足看勿指定作孟子言

盡心 集注天者人之所從以出之便是死心事天所當為者豈以我事爲事我事便是死心事完

周曰此章書時說紛紛朱註以首節作明理之智二節作履事之仁末節作合仁智而造其極固不妥又有以脩身二字作主者又有以心與智而平言者又有以知天事天立命平言者諸說何如莊曰俱不妥余看来只將心字作主為的要知首節統論盡心便知性知天

此有工夫了、但二節指出盡心之功。在于存養而事天。末節是盡心用功之極。大意然爲天以此性而命之吾心。終爲以吾心而完此天命之性。此命之植立于心上。是則心之盡也。如此看是以盡心立命合作一事。極爲得旨。周曰真

莊曰此節重盡心句、心者人之神明所以爲身之主宰。性者人生而有之理、渾然具于心者。心而曰盡。是把性的道理都融貫渾全在心上。而無不完之本體。無不滿之分量。必其妙融貽徹會悟此性之理于心。而無纖毫遮蔽也。知天亦在心上說。天命之謂性。而此性既會悟于心。則洞見本源。豈不是知天。蓋天之命此性者原在人心。而性之會于心者。即是知天。又奚俟別有推求以爲知天之功哉。此節以成功言統總論也。乃其喫緊功夫何在。亦曰存心養性而已。周曰時說俱云于心、則存之于性則養之、而下乎看何如。莊曰、須知心具此性之心。性心所具之性。原是一物。則存養亦是一功、且上文盡心知性處、是合一的。此處存心養性。又安得爲二耶。此二句當一直說。如云靜而存此心。而吾之性固不以靜而離。故曰存心即所以養性。存着常醒不昧之意。此便是兢兢業業。保守其所賦之理。惟恐其有違于天。故曰所以事天也。

黄貞父曰、存心正是盡心裏面的事、若一放失而不存、便有所虧欠而未盡也、若說存其所盡之心、豈盡心之時、尚有出入至此又須存之耶、此不通之論也、須知心是活物易于存亡、故着一存字、豈是急厲操切以爲存、心之涵泳処即所以養性也、所性之理生生不息、故着一養字、豈是放縱任適以爲養、性之切密處、即

後之之字殀字言

修身從物在正存深淺動後一般人卿天命吾之誰

摘粹

殀壽不貳不是任其死生之謂自有千古不老萬劫不壞者在非我不貳于殀壽乃殀壽不能貳我也到此則死生名為旦暮天地有消歇而我這個無消歇真足蔑奚造化撑持大地

所以存心也

殀壽

莊曰、此節是盡心用功之極處、須承上緊接云、存心非一念之存。一時之存已也。存要存到底。凡有學問者。于富貴窮通尚可擺脫。至于殀壽關頭。未有不動心者。今君子只一心去存心以養性。徹頭徹尾做到極處。壽亦不知。殀亦不知。至於後身而後已。故曰脩身以俟之。脩身不外心性工夫。俟是聽殀壽之自至也。如此則我心之性不受損壞。俟是天之命于我者。此其植立而無墜也。非立命如何至是。始謂盡心之極功。

黄貞父曰殀壽何以能不貳也蓋其心惟知得此心性之理是天命之屬于吾身者古今不可磨滅而形骸之身決是有盡的故視

稽古

莊曰立命昔程子舟中遇風獨正襟不動及艤終時謂弟子曰平生持敬工夫正在此處此亦殀壽不貳者

魯城門久朽欲頹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為其

天猶壽而不知貳也形骸既是有盡之身則夭壽不必掛念心性既是不可磨滅的則惟于心性上修煉此身以聽其夭壽之來如值其壽此心此性固與形而俱全即值其殀而吾身上一点天命之精若有常存于宇宙之間者非所以立命而何

順受（淺說云孟子是兼人有善處承禍而不致之發者故致求之一遂不必至必而乃成死故日至長承寶之道故日正命亦命文多看一面字意不並死而死也）

莊曰、此命與立命之命同不、周曰、同、上章所以立命便說命有氣數在我、却全以心性主張。故下箇立命。此章命字。即上命字但冠以莫非二字。見得人一生所值。隨在皆命。而要有正不正之分。吾人直須順受其正。始得耳。順者不逆之謂。受者不亂之謂。順理而行。無一毫僥倖為免意。此為順受。故下承說知命者（此則順承禍之命不可泥看）不立於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說得極妙。道是何物。率性之謂道。存心養性。修身以俟之。是謂

天之君子有至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

盡其道而死所謂順受其正順受此正命也所謂立命者立此命也若桎梏而死則與立巖墻之下者同矣可云正命乎孟子此意全是要人存心養性直至死而後已非止發末句未盡之意中庸云君子居易以俟命意正如此[illegible]

黄貞父曰此即上章立命之意今人開口便說有命委天數而不修人事不知人事不盡而不得方可言命耳故能盡道即不幸而死亦謂之正命不能盡道即幸而免亦不謂之正命乃知命之正不正皆我自為之命固無不正也須知巖墻不危于人欲桎梏莫慘于桄心狗人欲用桄閑以傷生者巖墻桎梏莫大焉存心養性修身以俟假饒而死雖有氣數吾以義理行乎其間超于氣外有不死者存此之謂正命真正命元來不死也

續道

世人有求即思得不知得須求得受當惟在我者隨求隨得否則雖求不得正將得字喚醒人

求得

莊曰在我與在外平看何如周曰此只重求在我一句此雖柳楊相形中間雖平分而首尾緊緊發在我當求為得莊曰我字時作性字點仁義禮智外字點富貴利達字面如何周曰我原是性說我就該性了何須以性代之萬物皆備之我字不必點仁義禮智以填實虛虛空發一我字為妙我字對外字極妙我字色色皆全何嘗有欠缺滲漏處求在我即是居天下之廣居一節工夫不單單是求放心已也外字亦不必點富貴利達字莊曰求之有道舊說作方法字看是否周曰不是若說有箇方法仍舊教人去求了道字畢竟即上文道理之道你要求須迗到道理上還是當求不當求故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則易曉矣此二句亦不必平對莊曰極是

萬物皆備者是真我也反身之樂是適得其我者也強恕之行則正求在我者也

黄貞父曰此當与富而可求章參看如只說你得富貴無益人必不信惟就求處說他無益緩可撥轉他的念頭

萬物

周曰、余理會此書、須重一仁字首節萬物皆備、是本心之仁。如云我之為我乾坤吾度。民吾胞。物吾與何我非物。何物非我、故曰仁、二節誠身之樂、為得此仁。而與萬物同遊。末節則勉強求完此仁于萬物應酬之間也。如此看當否、莊曰此亦說得上下相聯。可法。但余細心看来不如重一我字。上章說求在我者也、未說在我者何如。而此說萬物皆備于我。上章且未說何如以求之。此說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非以求諸我而近乎。而中間反身而誠。誠字非屬我乎。樂莫大焉不過指其求則得之〻妙處而言也。須知萬物皆備于我只宜以我字還他、不必添出性字来萬物與我原是同出于大虛。大虛之理散殊處為萬物。而萬物統會處便成我。物者即我之散而為物者也。我者即萬物之合而為我者也。註中倫物事物、總包在内、然不必用出。此句内便見此物理皆寔有于吾身的、何嘗不誠。而吾滿此身上之實理。以順施于物。何嘗不是仁。我為反之于身。而于初来所備之物理。無一不寔。則于吾身毫無欠缺。即吾心毫以遺憾。而無歉于我所備之物。即無愧于天所賦于我。樂孰有大于此。若反之于身。而有未誠處。則其心猶覺有不樂便非天理純然之仁。故必勉強將我身所備之理。一一而善推之、以應萬物。則即此推行之間漸〻我與萬物融通而無間。而可以復其皆備之真我矣。求人孰近于此哉

行之

續遺 行暫而習久者淺而察深

周曰、此章、見道、貴真知也。莊曰、此章是甚麽口氣。周曰、不可作絶望之詞、乃是望人要覩道。盖不著不察。是以由而不知。若一看察之、而可知自在也。行之二句、不作兩平、猶云行之不著、已足異矣、若其行之久而持循之熟。是行與我相習矣。而又不察。是終其身由于道之中。而不知者衆也。衆字還指人衆、不作道衆。周曰是

黄貞父曰著与察俱指本體而言著是初見本体之呈露察則見之愈真全体瑩徹矣似不必分當然所以然

無恥

莊曰、四個恥字如何別。周曰首一恥与第三恥字作羞惡之心看第二恥字、与末恥字、作恥辱之事上看總是望人完真心也、此人字要重看、既謂之人便不可無恥。

續遺 機變二字不可分以機牢籠天下人在變詐不可測識即陽施陰設之意此分明指當時捭闔縱橫之徒

恥之

周曰、此章說一個恥之於人見人原有恥。下面一個用字見有而不用耳。機變兼心與事言、機械有制伏人意。變詐有欺罔人意。巧即巧於用機變。使人墮其術中而不自覺也。此等動作亦人所深恥者。乃一向便熟于此。無所用恥爲。用字說得刻、末何若人有、人字亦不可作虛字眼、盖人之所有萬物皆備。然恥爲真心。一失則俱失。又何若人有也。

黄貞父曰機變之巧四字說人情極透人心体本平正通達有等人用盡機関極其変詐直倸以爲巧最害事只個巧字一向熟慣感觸亦不知規切亦不入如不識痛痒者然真所謂喪其良心殆盡者孟子不說其不知恥說無所用恥爲極中病根

賢王

莊曰、此節君與士並重否、周曰、此甚形容士節甚高。人主。不當輕于臣也、借古以明今。須重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一句。

黄貞父曰熟脉之餽以禮而不致敬盡全之餽致敬而不以禮致敬盡禮兩言之

好遊

周曰此章見士當重內而輕外。二節分上告以遊說之道下因問而詳言其道而微之古皆所以發明囂囂之意。首節說一句子好遊乎、好字便有不得遊說之道了。故孟子告之以囂囂、知不知以說之行不行言凡欲說人必先自己身上得失利害、一毫不動然後以之譚吐、則意氣舒展。言語得盡。一有求達之念。橫于其中。便不免隨人逸

脩身見世要發得透如樂說脩身則遺

仰。而不自得矣、故要囂囂、囂囂是從德義源頭上來、所謂自得無欲者是也。此孟子教他最自在、大受用的方法、莊曰德義如何分、周曰由賦畀言則曰德、如仁義忠信之善、原是常尊的、便宜尊崇之不褻、由日用動靜言則曰義。如進退取予不茍之謂。原是光明正大磊落可愛的。便宜嘉樂之不猒。尊之樂之都在心上做工夫註中尊之守句。極可玩自重自安。即自得也。不徇不慕。即無欲也可以二字要味。雖未必人之知不知。而在我者。則可自以其囂囂耳。

故士

周曰、窮達二字亦從知不知生來、窮言義者、以所守言、達言道者、以所行言、要之皆是個德義、緣他平日尊樂工夫已到、故窮不能移得他。達不能淫得他。○士得己民不失望就在不失不離之內不失己

世以爲身其身小矣如巢許見世則後身以爲世于世澀矣太大夫衣短褐啜菽而讀書之聲滿天下是脩身而于世自見也大丈夫清苓雜望光昭日月之表而性分無加毫末此見于世而身自脩也

便得已。不離道便民自不失望。非有兩層意思。○莊曰古之人鄙時說是詳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寔何如周曰看來還是前言士。此言古人。見得從來自得者類如此。正見其囂囂也。澤加于民是身在廊廟而澤布海宇也。脩身見于世是迹在岩穴。而名在斯世也。但此句只重脩身。不重見于世。脩身處不外尊德樂義。末二句亦申明上二句意耳。非有加也。

黄貞父曰尊德樂義此是得力處下窮不失義達不離道正得力後之事總看来豈不囂然

豪傑

周曰此章欲人能自立以豪傑自期待也。文王二字亦要活看不可死。施定用樸棫等語。須知世無文王。而文王之精在心也。即世有文王。而吾心之文王不在世也。此可見心一墮於凡想即凡民。心一作豪傑想。即豪傑。何論有文王。無文王

黄貞父曰文王原是百世以上之豪傑豪傑即是百世以下之文王

韓魏

周曰此章爲溺情外誘者發韓魏之家原是外物故曰附。附益也寄也。莊曰自視欿然時說皆謂是看這富貴之輕。而不把當事。其說當否。周曰若然是說外視而非自視矣。須知自視者如謂富貴雖附于吾身而吾自視性體上。未嘗加一物。欿然其若無也。此真有還觀大虛之體。自空自靜更無處著一點浮雲之障。是謂君子所性。雖大行而不加者也。故曰過人遠矣自視處正照著附字過人遠亦當自心

體上看

佚道

莊曰、時說謂一勞永逸纔是佚道、謂除惡保善、纔是生道、何如、周曰不必如此說。只看二道字。就上人之心言道者此心之天理也。上之人都是要佚之而不欲勞。生之而不欲殺。到不得已而勞他殺他要以此心原是欲佚而生之。就是勞且殺。皆是天理所當然。故謂之佚道生道。雖勞不怨。雖死不怨殺者不是令其無怨。然人心此天理。天理自無可怨也。重不得已三字。

黄貞父曰夫治無意而已矣虞舟之觸褊心弗怒網密詳則魚鳥驚矣是有意無意之别也

覇者

稽古

黄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于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此正是皥〻氣象故先儒謂王者之民而豁大草木也伯者之民若濼之旱旺也又曰可使天下被聖人之仁不可使天下知聖人之仁善

莊曰、首節言王民之不同于伯。中節詳其實。就是過化存神。上下同流的道理。末節是因其不怨不庸不知為之。而賛其德業之大也。須一滚看去、不作兩層、周曰首四句平看不、莊曰、不平、說覇者特引起王者耳。俱就民風說、伯者驩〻為恩。民亦感其恩忻喜歡娛。全是有心的。上求悅於下。而下亦求悅于上。故曰驩虞如也。王者以德行仁。恩深而迹不露。民被其化而忘其化。固不知已為王民。亦不知上有王者。大順大化莫知其自。故說皥〻如也。兩如字要得形容口氣。周曰殺之何以不怨也。莊曰、民自可殺則殺之。民曰衆殺之也。非上殺之也。夫何怨。周曰利之何以不庸也。周曰、教民自作而自衣食。民曰我自為衣食也。非上衣食之也。夫誰以為功。周曰民日遷善何以不知為之者也。莊曰因民之所性而還其性。民曰、吾之自性。吾自還之

于說王民矣

也。非上與之性也。不忿不利不庸。想見光景。王者真如天矣。此正其皡皡處。周曰過字註訓身所經歷之處用得不莊曰王者一身耳安能一一經歷遍過者。只一殺一養一教所及也。化則斯民便遂生復性莫知端倪。存者欲殺欲養欲教之心也。神我之心方欲如此民便如此而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化之速便是神。非判然為二。過化以成功言。存神以出治言。總是言王者事業𦒰用處不待安排布置自然而然之妙。同流不重配合意。玩註同運並行。是天之所覆王者亦覆之。地之所載王者亦載之。天地之神化流到此。王者之神化亦流到此。民以此怙之如天恃之如地矣。豈曰小補云乎哉。小補是伯功。王者大有造于民故說非小補。以應首句伯者之民

黄貞父曰謂之曰存似乎有可捉摸矣不知根于心源而寔運于

六合周于萬方而寔渺于方。故者其去遠非有非無故曰神。存者也秘萬物而為言也。其存非虛寂之存。即於政事自有存神但不着教色耳。

仁言

周曰此章說著以首二節著仁言仁聲善政善教所感之淺深。末節著政之不如教而言之不如聲者可知。何如莊曰此殊說得欠融須知仁言善政所陳之詞令也。仁聲則善教漸入之後而人歌詠之者也。從仁處見其善而入人處乃所以得民。人君安能于入人之外而又論所以得民。而入人之深正謂其入人心者深。則又豈能于得人心之外而論所為入人深者。則末節論善政善教之所得即是論仁言仁聲之所入非有二也。當以仁言句作主。以下融貫講去方妙

補遺

民畏民愛是所以得財得心之原畏則得財經制有條民不敢愛力不敢逋負也愛則得心財不待言矣切不可兩平

如云仁言不如仁聲之濡漬既久故曰仁聲入人深。但仁聲不是強結得來。不外此善教以感孚他。善教所以得民愛。得民心。視之民畏得財者。相去懸絕。豈有愛戴我而不塗歌巷舞以咏其澤者。故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周曰、當真

黃貞父曰民畏非重足而立之謂乃兢兢慄慄奉守法度也得民財非剝民奉君之謂乃生有道取有節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

不學

周曰、此章之意乃是見人之遠于求仁義而不知仁義非假于強索也。乃孩時一念愛親敬長之良心不待學慮而知能者。便是仁義。此個仁義乃是一團最初之良心。此個良心。乃達之天下人人所自有者。又安得以仁義為外物、而慓于強求也。首節不過虛〻說個知能之良。以起二節之意。二節方著孩提之愛親敬長為良心之寔。末節則直指此良心是仁義。見仁義非得於學慮之後、而本於赤子之真

補辨

羅近溪曰問孟子說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原良知良能既並言後却只言知者何也曰知者吾心之靈屬之乾故乾以易知能者心之用屬之坤故坤以簡能乾足統坤言乾而坤自在其中知足該能言之則能自在其中

人之為仁義者。亦在反求之而已矣。莊曰、良字註訓本然之善、當於周曰、本然二字下得極好。此蓋天性本然的知能。初來便是知此不待學習知慮也。次節舉孩提稍長之愛親敬兄。正覌其所為良處。孩提稍長何曾學且慮。然當孩提之時。無不知愛其親。及稍長之時。無不知敬其兄。是知且忘其為知。又安見有能之可言。故此處不必補出能字、只以知字還他。而能已在知內矣。莊曰、親〻仁也二句、有以親〻敬長為根于仁義之性而發、又有謂親〻敬長之心、可以驗性中之仁義何如、周曰此俱說差了、蓋孟子之意、因人不識仁義。故直

猶孩提之親親、敬長為仁義也。仁義愛敬共是一件、自仁之發竅于孩提者、則曰愛敬。自孩提之愛敬渾然于心體者、則曰仁義。達之天下也。只是謂達之天下。處處孩提、皆是此愛敬。即此便見其初之得于天者同。而無一毫人為以雜之。故曰良知良能。非仁義而何。

黃貞父曰乍見孺子而怵惕惻隱之与而弟受此仁義之心也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也孟子又拈出個充字辨字来即不免于學且慮矣乃其說不幾自相矛盾乎非也良知良能不學不慮天命之謂性矣孩提之無不知愛無不知敬率性之謂道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修道之謂教也如是又何矛盾之有

溪山

莊曰、此章只是形容舜心虛靈之妙。豈特決江河為形容之詞。即居

新評 舜知及以溪黑乳叔情見以化萬情故入坎知決江河之舜當知居溪山之深

溪山亦是形容他心體之凝寂處。謂木石與居者、其居心處同木石之靜也。其靜也、鹿豕與游者、其游心處同鹿豕動也。其動也。周曰、此發希如何看。莊曰、玩其所以三字、則知當自心上言也。舜之一念靈明之機、含于空洞。此其情識不生、形骸不隔、舉天下無窮之善已淵涵停蓄在此。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此淵涵者與在外之見聞適相契合、兩相融液、毫無滯礙等待、沛然若江河之決而不禦也。沛然莫禦、只是一觸而全體俱融、且未說到躬行上去、總是狀其虛靈之心耳。

黃貞父曰此章不可作當真話看然則聖入果真枕木石而侶鹿豕乎此原是借居深山以狀出聖心耳

無為

莊曰、時皆以此章為充義之學、何如。周曰、本文並無義字、不可以義字填入。只是謂不為不欲、乃吾人之本念真心。而無為無欲、而無字是力袪其妄念。不使之淆吾真心。是則真心之從此以完也、如此而已矣。只是真心已完之意。若謂盡義之道者固泥。所謂終身之學亦盡于此。而外此無餘、亦不切之論也。莊曰是、

黄貞父曰為與欲雖有内外而所以不為不欲者皆此心主之不必分屬内外

德慧

周曰德慧術知、舊分知之明處之當看。時有以串下重術知者、二說何如。莊曰、術知畢竟從德慧發出来、然德之慧是天理中自然之聰明不是私智小慧。至于處事時。把德慧運出来千思萬想、求處置得

孫戶知使晉謂臣為長沙王傅而所與齎遊世故為㑹鼓文帝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重耳如晉文公出亡在外久之而歸遂霸諸侯獎王室襄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

停當這箇知做得巧、無後憂、亦無追悔、這箇是術知。明處當四字畢竟少不得。此二句要看一存字、存對發言、人只曉得亨衢足以長人。而不知一段艱難困苦中有許多無限聰明。打這箇裏面存諸暗識、不可以困自廢也。獨字重看、蓋疢疾非一端、獨孤臣孽子、所處當易見、故舉而言之、孤臣疏遠之臣、孽子庶出之子、彼其情義隔於君親勢分制于近嫡。進之無以效其忠。退之無以明其志。操心危者戰兢惕勵、常恐有禍患之來、慮患深者、圖維思索、求為夫預防之計、希然則動忍消其妄念。而清明漸露。研審澹其靈源。而智巧日精。舉天下之窮難曉難處者、悉通達而利行。是所謂德慧術智。恒存乎疢疾。而不幸中之大幸也。故達句應轉首句。

黄貞父曰人經患難固是不幸然亦是不經事人良藥人之有小

之矣信乎操心危慮患深而後達也

稿釋 曰倖容悅已不正又以不

疢常需在身不去者是為疢疾但此處不實作疾病只是艱苦拂鬱常帶些不適意處。

容悅

周曰、此章往說、是第人臣之品。首節是志富貴者、次節是志功名者、三節是志道德者。末節是純乎道德神而化之者。其說何如、莊曰、非也。須知首節容悅之徒、此不可列之于人臣、只可說是事君人而已、二節有為社稷之慮、殆可謂之社稷臣者。三節之相時而出、此是自重其天所附畀之身。而世主尚未得以輕臣之。故但謂之天民。而安得驟以列之人臣中也。至末節之德盛化神。則吾之人吾自大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雖天亦不得以民而蓄之矣。又豈但有安社稷之功。而為人君之所得而臣哉。大約只是泛論人品之等。來

[illegible]只形心[illegible]為悅一時[illegible]要正物違可行而後行主意必要正已惟大人則正已而物正者也其正已處不問社稷何如不問天下何如而其物正處則社稷自安所謂大人正君而閑定也天下自可以達吾道所謂大人作而天下文明矣

拘拘自臣道上言也。

黃貞父曰事是君為容悅者君容之悅者君悅之而求君之寵悅者則在此人也為字有專務為此之意以安社稷為悅便拂君之欲有所不顧了天民二字極妙凡民皆天所生以其全天之所付而不小用其道故謂之天民正己物正不要顓像個木偶人去了須知此句只形容得化之神未便一無所為耳如孔子立之斯立三月而魯國大治此亦正己物正之驗畢竟誅少正卯墮三都也自有許多運量他只是做得神妙無形迹不費力令人不知其所以然即為正己物正矣

三樂

周曰、此章見其樂不與于外、王天下非指富貴崇高為言、乃下章中

天下定四海的事業也此亦是君子之樂但其樂不存此三樂內莫
也蓋三樂之樂其樂也內王天下之樂其樂也外必如此說方與下
君子樂之不相悖莊曰說得是
莊曰父母俱存享壽考康寧之福兄弟無故不專無死亡丸無不幸
事皆是莊曰俱存無故果徒徼倖于天數乎周曰不然此乃是君子
親親長長盡孝友之道于一家故太和充塞庶幾底豫之風此是第
一件樂事所謂樂斯二者是也莊曰仰不愧二句舊以仰不愧是盡
此在天之理俯不怍是盡此在人之理兩平說是否周曰亦是但看
來還要合看為妙此人不揹同類之人既已盡人道上說須知人之
所以為人的道理原自天付來為不能全此天付之理則是空付得
一箇人的形骸在世上而于人道有憾處多矣這便是怍于人君子

惟全其天之所賦操存不敢棄天敬謹不敢褻天如此乎其于天理
無愧也則我之所以為人者形非虛立而神全矣氣非委順而理貫
矣原天之所以生吾人者如是而吾之所以自成其為人者即如是
俯仰之間自有一團泮渙真趣何等可樂然君子身備天人之理物
我所同禀必聯屬萬物為一體始能于此心無遺憾天下英才是世
上資禀極好的人得此等人而教訓養育之以共適于天理之中則
有以慰吾成物之襟懷滿吾太公之分量何等可樂君子有此三樂
真體之恬愉何如其視王天下之樂豈與存于三者間哉此節申上
三節要兩意相形說

黃貞父曰三樂要說得痛快方能壓倒王天下之樂父母俱存則
得以致吾孝兄弟無故則得以致吾弟事親從兄之際真有所謂

樂斯二者樂則生矣一段光景故曰一樂俯仰天人不愧不怍如此做人在天地間乎生無未了之事心中無未了之願雖夢寐也安穩雖蓋棺也瞑目盡性君子說到此真是心暢神怡不覺手舞足蹈故曰二樂俯仰無愧是千古道學之源以身承之又必得英才而教育之則天人不愧之學而垂之不朽必如是則我之身後又有一個身而不愧之性學廣為無窮之性舍修己以外更踰于此哉故為三樂看來三樂各有一番意旨總之是盡性性總是孝弟仁義之良以之事親以之修身而復以之傳世不王侯而貴不爵祿而榮聖賢真正泒頭自古跣水曲肱鳶飛魚躍何嘗假南面王以自娛故曰王天下不與存焉

廣土

周曰此章明所性之當重也二節分上言所欲所樂而非性之所存下言所性之蘊正是言其存也本文存字極可玩味廣土衆民指一國言地廣民衆則道可行豈不欲之然所施有限道未能大行于天下故所樂不存中天下以建都立極言不必言居天地之中定四海以統馭撫安言與上句詞平而意串如云中天地為民物之主而政教所及有以平定乎四海之民則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君子民胞物與之度充滿而無遺限故樂然畢竟外面事業無與于降衷秉彝之精故曰所性不存大行正應所樂該得所欲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謂性分道理不曾加添減損了就子盡物可加可損必其初或不足或有餘也這個性自天命中分來渾然各足無一毫欠缺一定而不可移後來之窮通不能損所性也

續貫

大全云德潤身心廣體胖論語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此皆可以証根心生色之義須知仁義禮智根于心不可看作兩層心即性性即心仁義礼智根于心即是君子所性非是仁義礼智之性而又根于心也

析心

周曰、此節言所性之蘊、乃分中之所蓄也。玩根字、則其餘皆枝葉矣。莊曰、此處有工夫否。周曰、工夫皆在前面了。此則擧其現成言之也。君子平日涵養之深、培植之固、擧仁義禮智根于心、而無貳無雜、有是本根、自然生色發露出來。生色貫下三句。面之睟、色之生于面、莫非根心者之流、其充背其盎、色之生於背、莫非根心之凝其精、四體之喻、色之生于四體、莫非根心者之鼓舞而不自知。是性命道理一身體備完全全矣。到此方滿足了性之分量、真樂充足于己。在外事業可有可無、自是輕矣。曾得而加損之哉。故曰所性不存焉。

遯紂

黄貞父曰不言而喻只形容順應之妙動中天則無俟安排耳

續貫

周曰、此與前章例看否。莊曰、前兼老安少懷、此專以養老言。須重導其妻子二句。次節是養老之政、末節申其所以為善也。首節辟紂者、為其不善養也。歸文王者、謂其善養也。天下二句是勉諸侯意。仁人不必盡如伯夷太公、但抱德而幽潛者皆是。次節只在養老上說匹婦不蠶、無以衣夫老。蓄養不時、無以食夫老。一夫不耕、無以事乎老、故文王當時治岐者、皆極其周詳、而為之養之者。蓋如此。此條雖不曾說個善字、而善之意、即于此條見之。下節不過表二老所以謂其養之善也。文王養老之政、只是因民所利而利之、不費之惠也。所以謂王道。

田疇

莊曰、此為當時人主政不恤民而發。通章則重使有菽粟如水火。而

食之以時在祭祀燕享上猶節用食也用之以礼在冠昏喪祭上皆戒妄費也

所以使之如此者。即在首二節。民足則知禮義有不由他不仁者。故曰爲有不仁者乎。主意却歸重足民上。

黄貞父曰民爲有不仁即在菽粟如水火內言當此舉世充足時彼此自相親睦自得其本心豈不是仁此尚未及欽然亦有可教之地耳

東山

周曰、此章欲學者法孔子而至於其奧。首節言聖道之大。次節言聖道之大而有本。末節言君子進道必以漸也。此從來之定說。但作文則隨題立意可也。故鄙惟因常訓門人曰、作文不依講書也不好、依講書也不好。要得、不即不離之法。莊曰是、

莊曰、孔子登東山四句、以所處所見平對何如、周曰、非也此錯綜文法。須流水相承如云孔子之道包括天地、超軼古今、即其大成之集地位峻絶。就詩而論之就如孔子登東山云云而小天下一般。不是魯与天下之小東山泰山有以形之也、是其所處然也、惟所處既高、故令眼界空闊、識見廣大、舉凡百家衆技細流末議不足以當其大觀、就如觀海難爲水、遊聖門者難爲言、縱有支流百川緒言小見如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幾貽笑于大方也。聖道之大一至此哉。上二句以所處形其大、下二句以所見形其大是一、串語、不可、兩平。莊曰、時有以觀海句、形遊于聖門一句、作寔說者。何如、周曰、亦有理、莊曰、時以日月二句、亦添出一觀字來觀日月亦有術、且又拘源之有本、明之有本、是源與明之外、另有一本乎。周曰非也聖賢說話、斷不可添、只依本文流水請去。源与明。即是本非另有一本也何也聖道之大、

摘粹

成章後達涵知人心原同聖人之心則皆可達于聖人之道然惜其心之未成章耳故本者須務成章成章成其闇然日章之章謂恭德進心体洞家粹美大而已具有圣之体也故從此達于聖入化位所如蒿源以注瀾醼

而其本則在于心、故觀水之瀾、則知源之深、即日月之明、于容光必照、可以知其明之普、聖道之活水源頭。靈惺不昧之本体即是水之源。日月之明。非其所以大哉。此与上節一串事。作一件看。本在大之中、非有二也。流水節首二句是興體例起下二句志字重看。學者若志一做倒。則日退矣。莊曰成章作下學盡頭如美大田地、達是達聖道之有本處、如聖神田地。何如周曰、是但又有一說重以漸二字、如美大聖神、節節有個成章如美成章、方達于大。大成章方達于聖。只重是以通彼彼意。言外補出遠等有漸之學。乃能造到聖人大而有本處。莊曰、亦好、

黄貞父曰周君之意是已但余看通章原無大字本字不必說聖道大而有本只就山海日月字巾摸擬聖道高遠光徹莫可及處

明以衍之方不阻于登山涉海之难也

更妙

鷄鳴

莊曰、此章分別聖狂之介以醒人。夫鷄鳴者一念有覺之始。孳孳是意念萌生之義。勿泥本文為字就作為說。凡天理是善。人欲是利、不必指貨利、徒如徒黨之謂。雖未能為舜為跖、已是那邊人也、舜跖相去甚遠。而究其所以分。則在利與善之間耳。蓋意念萌動之初、順天機而動。惟有此善之一端。稍或不察。而利心或必攙入。此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境界。將此間做去一邊遂入于善、一邊遂入于利。而舜跖從此分矣。然則此鷄鳴一念。真個是莫見莫顯。差毫釐而謬千里者也。人可不嚴自警醒乎哉。

黄貞父曰此章說一個間間不是利對善為間善中有利利中有

善是爲古欧人之大㮣括出此三人彼千里毫厘這個大關都在鵠

鳴起念

續遺 楊氏為我其衣裔乎墨氏兼愛其衣裘乎子莫執中其衣單夾乎單夾酌葛裘之中而用之不足貴矣而

楊子

周曰、此章時說是闢楊子之執為我害仁墨子之執兼愛害義。子莫之執中害時中、其說何如、莊曰、非也此章總是辨明個中字、此中自唐虞相傳以来聖賢以心相承。只是有得于隨時權變。以合于時宜便是。如楊子一毛不拔是偏在為我一邊。而不知中。墨子之踵頂不惜。是偏在兼愛一邊。而不知中。子莫之兼執為我兼愛以為中是離不偏在一邊上去然此是認楊墨之中間為中。而不知以隨時變通之道為中。而中非在中間之謂也。然三子俱是不識時變者。故皆為執一皆為害道周曰、時說以舉·廢百、謂楊執一為我。而仁之百端

盛暑殘寒咸有所不利惟聖門無意無必太公而順應故暑而葛寒而裘溫凉而單夾為是之謂時中

盡廢。墨執一兼愛而義之百端廢。子莫執一中而時中之百端廢。又有謂為我害仁、而連其義亦不是了。兼愛害義、而連其仁亦不是了。子莫執中而連其所謂仁義都不是了。二說何如莊曰、皆非、須知道惟從中而起。中惟隨權而用。則隨時變化不窮。所以有百。楊墨從一邊走去。而不知此中。子莫從楊墨之中間走。而不知此中。總是執着自己一個見識。而于隨時變化。不窮之用。皆泥而不通礙而不行。故曰舉一而廢百。是一字從上執一之一字說。而百字從上中字權字內生義。

黄貞父曰吾儒雖簞瓢陋巷不嫌遺世雖过門不入不嫌趨時若時當為已却又兼一分為人時當為人却又兼一分為已便不成個斈術

饑者

莊曰、此章時說多以口腹例起人心、而有貧賤富貴之說、是否、周曰、此不玩大文之過也。大文云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心害即指在饑渴上說。原非以饑渴作比例也。然饑渴何以害心乎。孟子嘗有小害大賤害貴之說。非謂以飲食害心志者乎。然飲食害心都在未得飲食之正也上論。所云未得飲食之正。非是言口中五味之正也。飲食中自有正理。嘑蹴墦間之類。可以反推。人能于此辨其飲食之正理、無一毫苟且以害心。則神識秉持。蓋已越人數等矣。何憂其不及人耶。不及人不爲憂。只就心體之超上論不自人品之高上論

黃貞父曰識得養其大者爲大人便得不及人不爲憂之旨

三公

周曰惠惟能介、所以由〻不自失。若無此一段亭〻物表之氣象德然與世俗浮沉。何以爲聖。須知介有剛介〻特。廉介之意不止有分別此不重三公、只重不易介、註中進不隱賢、數語當細玩、

有爲

周曰有爲還指爲學者、還泛〻說、莊曰、畢竟就爲學說、首一句宜重發、如云爲學者、必須打起精神。奮發有爲。直究其底止。如掘井者必其汙及泉而止不然則爲弃井矣、下三句只例無成者以示戒不甚重

黃貞父曰水只在地中理在心中皆有源頭其斷處窮其來不遇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掘井九仞而不及泉未及水之源頭也若一歇手前功盡棄矣

續遺

顏子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便是此章樣子

性之

周曰、此章論帝王之辨、須以有字貫。有者固有也。寔有也、性之純是德性。身之求復其性。帝王。自有。真矣。五霸舍所固有。假之已耳。久假不歸。惡知所假者非所固有耶。至假之久。而不知其固有。可不哀也夫。

黃貞父曰五伯寔德不足既伏詐力以圖之恐詐力不足伏人又藉仁義以鎮之故曰假

伊尹

莊曰此章見人臣當以正君為心。上二節述聖人放君之事而疑之下節原聖人放君之志而斷也。首節予不狎句引其言下五句是述其事、大甲敗度敗禮、故曰不順義理、不狎、謂不欲習見之也、二大悅須重看伊尹身上說上是悅其能正君。下是悅其能成君也周曰未節志字註訓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二句用得不莊曰看來不十分緊切、還是說伊尹樂堯舜之道其始終所負之志只要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故太甲不順而放之無非以成就其德以安天下之民而已。須如此說方合旨。周曰然

黃貞父曰孟子此言一白當時聖人之心一杜萬世窺伺之萌極太關係

【續遺】安謂宗社寧謐富謂百姓充足尊謂百

素餐

周曰、其君用之四句平看否、莊曰、不平、孟子之在當時未曾見用于君、而有安富尊榮之績。只是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夫安富尊榮之功顯在人國更易見孝弟忠信之功、陰在人心

民共瞻荣謂中外不侮子弟亦民間之俊秀者非斉民也

更難知此公孫丑之疑其無功而食也不知君子之居人國也其君能用之固足致安富尊榮而造無窮之福矣即君不用之而其子弟從之則其德教之所薰陶道範之所表帥亦莘莘弟忠信而世道人心胥賴之以培植。豈必皆君用之而後見其功也須如此垂重子弟二句方中竅

黄貞父曰此論君子有師世之功也君師事之則功在君子弟師事之則功在民賢於耕而食者萬萬矣故曰孰大

何事

周曰、末句大人之事、與首句士何事事字正相應見得尚志備大人之事。便是士有所事。勿謂士無事而惟有志也。志字從士從心心之所欲為之謂志、尚謂高、非隱居高尚之謂、謂身雖卑微志則高大未

詞釋 士未免有空居有跡走却以仁以義貫然与人世自遠此所以為士

得行大人之道已有欲為意向。不當為小人之事以自限也莊曰、殺一無罪四句、時說皆以為士之志、有如此擬議之意、是否、周曰、豈有士當窮居時、終日將仕宦所為生殺取予的事。來擬議耶。斷非然也。此四句。應就大人之事說居惡在四句。應就士之志說。玩兩是字、領上意言、士所居何在。即此不殺之仁是士所由惡在。即此不取之義是。是故樓云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謂居仁中已備大人育天下之事。由義中已備大人正天下之事安可謂士無事而輕之也。

仲子

莊曰、仲子寔無與齊國之事、特因其平日不食不居之操。推其心而設言之。不必泥寔周曰、不受齊國、與祿以天下者弗顧者何異、而謂之小廉何也。莊曰正暗對下大倫看。人莫大焉、是說人根本所在。須

續遺

大有所受之不必說受于堯乃是本于天討制于聖人法官相傳而世守之金天子不得而

帶下讀。言人更有那一件大于亡親戚君臣上下者。亦暗藏一罪字在。今仲子辟兄離母。不食君祿。則倫皆亡之。舜入頎以其小者信以為此其大者。奚可哉。

黄貞父曰亡親戚君臣上下是仲子寔事讓齊國却是虚事以虚事形寔罪此是孟子故弄手段

秘應

周曰要知孟子此論。只形容其念頭極致處。執之而已。不可直說皋陶去執瞽瞍。舜逃之海濱。亦不可着寔看了。只模寫當日皋陶之心惟知有法。雖執法亦所不顧。模想當日舜愛親之心惟知有父。雖天下之大。亦且不暇計矣

黄貞父曰周官八議之典自有議親議貴二項皋陶終不成執天子之父舜終不成竊負而逃此只言聖人之心耳衛輒誰無此

攷 行得全錯

摘粹

居養所移華美假于人也取自外者也居廣居所移天然之華美也從內出者

自范

周曰、此章重居廣居一句、見其尤異于人是矣。而又以魯君一段到証何也。莊曰、首二節借王子勢分之居異于人、以形廣居之尤異。末一節借魯宋之居、以形居移氣。而見居廣居之尤異也。居廣居與大丈夫章例看。不必露仁字出。而一片形容居仁之妙。則得之矣居移氣二句不可平、須串下重一居字、故下文緊接大哉居與居使之然養即在居中非有二也、大哉居乎一句須後說、夫非盡人句指王子說、當緊承下節車馬宮室二句、正是夫非盡人之子。若彼者謂其氣體若彼與人不同也。其居使之然、言其尊居國儲。而奉養自別耳。

居廣居則天地萬物之襟懷。心廣體胖。睟面盎背。真迥然于尋常品伍之上者。不尤別于人矣。此非吾君二句上評詞。不是疑詞。正明知其非吾君。但評其何以恰相似耳。毅亦氣之發于体者。故氣體同而毅亦同。只就魯君身上說。周曰。如此說毅字固切。但按周制有侯人之設。凡賓且為之導。況魯君乎。此必別有呼召。而守者閽之。不必謂魯君自呼門而使之啟也。然此處只借意来說。不必深究讀孟子當會意處多。

黃貞父曰氣是氣象体是体態移非前後改移也只氣体隨居養而異耳如居尊者氣自覺軒昂養厚者氣自覺舒暢豈不是移

食而

蔣曰。首節言待君子者不貴徒食徒愛。而貴於敬。下恐人認幣帛作

續遺

戰国之十利諸侯之飲食幣帛自戕自虛亦莫之所謂恭敬者如卻行秘犍慧之飾亦何暇計其寔乎然則孟子之言乃特為諸侯而發也

敬。故又言敬貴寔而不貴虛也。食祿養也。愛用情以厚之。敬盡誠以禮之。而字有味。饔飧備矣。牢醴豐矣。似亦有禮賢之文矣。而弗愛弗敬。遂至如豕交獸畜。豈是待君子之道。待君子全在一敬字。幣帛則所以將吾心之恭敬者。恭敬在先。幣帛在後。有以恭敬而後有此幣帛。此正恭敬之有其寔也。賢者所以鑒其誠。而願留其國也。若止以幣交。而無恭敬之寔心。全是虛套也。君子豈肯為此虛套拘耶。此恭敬即上節幣帛。寔字即上節恭敬。須要有分曉。

形色

蔣曰。首句重天性。而末句即以踐形從之。然則所重在形乎。周曰。踐形正是盡性處。不作兩件事。形色就是天性。亦不作三件看。大凡五官衆體為形。知覺運量為色。這個都是良知良能流露處。故曰形色

即是天性。可見形性原分不得開。莊曰、如何是踐形、周曰、踐者履其實也、蓋聖人渾身天理周流。不為形氣所役。故可以踐其形而無歉。此重在聖人之盡性。而卻未曾露出盡性字面。學者須深味之。莊曰、色字周兄如此說固是、但愚意色即顏色之色如人之唇則紅、面則白之類、何如、周曰、妙、可以發余之覆矣。

短喪

莊曰、宣王之短喪、與王子之欲全喪、二事平看何如、周曰、全重莫之禁而弗為一句、以宣王為主。特借王子以形之。非對待語也王子有所禁而尚欲請數月、況宣王無所禁而傾教之短喪乎。故曰亦教之孝弟而已。孝弟不可分析、遂以孝字應短喪弟字應殄兄臂。蓋殄兄不過借來字面。不甚重。孝弟是人之良心。以良心動其不忍。則殄兄者尚不可為矣而況喪之短乎

黃貞父曰謂為而為則數月為多見為王子請者之是謂為而不為則朞為少見為齊王解之者非歸重弗說謂夫二字方有著落

五教

續貫

有說通章尸重私淑艾一句時雨化是心教成德二句犹是身教至于私淑艾則竊以善其身心非風教之遠不及此

莊曰首節言君子所教之異、以下詳其寔而申言之也、首一句作一冒、要味所以字、君子繼往開來、全為道計、故苟可以傳道皆君子之所以教也。時雨化重一時字、不先不後適當其可、彼將相悅以解形迹俱忘矣。此兼資學言、有天資純粹者謂之德。則因其性之近。而激勵裁抑薰陶漸染以成之。有天資明敏者謂之材則引導誘掖。推致開發以達之。答問者不過因其問而啟迪之。如鄙夫之空空。而所以

旨与君子之澤華相參見惟尊孔子意

吝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私淑艾、則地不相近。時不相值。但聞風嚮慕、私竊其傳以善其身。是亦教澤所遺。有以成就之也。總見人品不同故異其施。時地不同均被其澤。君子之教所以無棄人也。此句括上意而申之、要發君子立教之心方妙、

黄貞父曰淑艾二字不可兩平須串說玩註自得

高矣

周曰、此章見教不容貶、高美二字不平、美則因其高而贊之也。登天只形容他不可及處、曰孳孳者、言得着寔用功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欲孟子少貶其教。非貶道也何等拙。不知教有成法。曲藝且不為拙者貶之。况君子乎。引而不發就君子教人言、莊曰、此句註就射上說通得不周、曰、不必泥只是就字說君子之教人。引以學之之法。若

【精旨】按康節學于李之才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真是能著淺之也蓋道理要自己理會出來便有无窮妙処若自已未見到那地位数者就容易与他說了他便不復深思而自得之便是口耳之學

何而知若何而行至于知之真行之熟。得之之妙。不發也。不發者非不肯發也。不容發也。然非不發。而其所以發之之妙。已寓于不言之表。蓋躍而其昭著也。即此看來君子之道。豈誠不可幾及。若登天也哉。莊曰中道而立作非難非易、而中字以無過不及訓之、何如。周曰、中字正應高字登字看、人只說道之高如登天之難、不知道在當面。即真。不是高遠虛曠。凡目前境界。庸德庸言。日用飲食何處非道。即所謂立也。這箇道理覿面可親。惟能者會于引之中。而通于引之外身即與遇。何云登天哉。故中道即當道之說。不必添難易過不及等語。

黄貞父曰立字盡有味是箇決不可遷就之意正與下從字應雙如君子在中路站立听那能者跟上我却不去遷就他能者是箇

善學者識之与雖欲識之例看識則与之為一也

殉身

莊曰殉道殉身是以已為主也殉人是以人為主而依附之也已為主進退之權在我人為主榮辱之權在人

黄貞父曰殉謂以死相從猶云死縻緊定也非以道殉身則以身殉道身與道總不相離若以道殉人則道与身離矣

滕更

周曰五不挾須重挾貴挾賢然矣滕更有二果以貴賢寔之何如莊曰須隱隱說不宜直透長不必長于師恃年之大也勳勞還作有功勞于師看故謂與師有舊好

黄貞父曰人之受教全要虛心一有所挾則一段驕盈之氣先横于胸中如何能受教

所厚

莊曰時說作兩頭一尾末二句即頂上作事用情看何如周曰還作三平看為的已以處事言見該做的決已不得薄以待人言見該厚的決薄不得進以修為言見該從容的決性急不得此就人情所必至者以示戒也須知進銳退速非兩時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已衰後見也

於物

莊曰此章語氣直下須知上重愛之仁之而弗親弗仁處輕下重親親仁民而仁民愛物處輕方不重疊過文不用何也作轉語註中有序字言君子之推恩輕重各循其序毫不容混若曰先親親而後仁

續遺

羼珍者固非愛物梁武之宗廟不用犧牲亦非愛物

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無性其于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無差等、亦非仁民之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々者親民。無怪其于親反不親也。是皆倒行逆施之道

民先仁民而後愛物、則非其旨矣、

仁者

周曰此章示人仁智之當務。無不知無不愛、以仁智之全體言。急先務、急親賢、以仁智之切要言。試觀堯舜之智、古今一智也、豈不足以徧物、然而不為也、當其時憂勤于廟堂者。惟授時、分野、脩府敎兵之務。直先為急々耳。堯舜之仁萬古一仁也。豈不足以徧愛。然而不為也。當其時鍾注于寀多者、只夆相以敷治。得群有司以分治。直親之為急務耳。堯舜且然、況非堯舜者乎。莊曰不知務、還著上四句看何如、周曰、上四句、是借字法、須在用仁智者身上談。見察々之智。煦々之仁。是昧輕重大小之別。即不能三年之喪云云一般。此豈急先務與急親賢者哉。故曰不知務。

梁惠

莊曰此章孟子為當時兵爭、乃借惠王一人來喚醒戰國時君、令惕然傷心而罷戰也。周曰、首節兩及字、同不、莊曰、微不同、仁者之及是推、及有充擴意。併其所不愛者皆愛也。以仁者之及是波及、有連累意、併其所愛者皆不愛也。須知首節且勿露惠王寔事、下節方指寔言之、周曰、末句註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二句、相遞說用得不、莊曰、民字輕、所愛以子弟言。所不愛以土地言。謂以所不愛之土地、而及其所愛之弟子也。故曰不仁

黃貞父曰梁王初心原不料其敗後來太子申被擄而死、却以驅為殉一般雖說以民之故、及其子其寔梁王只貪土地、初不為民也

稽古

按齊桓召陵之戰善其尊王晉文城濮之戰善其伐楚非不僅与之然一則書遂以訊其尊一則書及以訊其意亦未以為尽合于義而詐之

春秋

周曰此章意在尊王、而因推無義戰之故、由于僭王也。春秋指聖經非就其時論、義字着力、言聖経無有義其戰者。其中有假借名義的聖人僅善之耳、畢竟是無義戰。征者上伐下也。此句是斷案的律令須知上伐下者、不必天子親伐、只是必由天子之命、使征伐自天子出。便是敵國相征則無三。故曰無義。

信書

周曰、此孟子戒好殺特借書不可盡信以起之。莊曰此章所重在那一句、周曰只是發明仁人無敵于天下一句。莊曰書指書経否、周曰書泛指古人載事之詞、不必指書経古人載事、或侈于鋪張而不計其說之誕、或曲為模擬而不核其事之真。讀者須以身處其世照

摘註

徐儆弦曰独言武成者蓋湯之伐桀猶止于放君若武王黄鉞之東太白之懸當時心事已不白于西山之二子洛邑之頑民矣而以過辭文之天下後世或疑牧野之師非應天順人之舉者未必無也故独表而出之

當時之行事、而以意會之可耳。必欲盡舉其詞而信之、則將因詞以害義、使聖人之心不明于天下。且令人得藉書為口寔、禍結而不解、毒流而不窮。曷若無書之為愈哉。故武城一書為盛世良史所取者、以仁伐暴、以寬伐虐、為生民立命、無忝上天作君之意。二三策之外、不可盡信他可知矣。仁人句泛論其理、至仁不仁、方屬武王與紂說。蓋仁人無敵于天下、此從古已然者。武王承上帝以遏亂畧、以至仁伐至不仁、綏厥士女、匪厥玄黄、迎之恐後、宜其兵不血刃者、何至為商人所敵、而血流漂杵哉。若此言可信、則有害于仁人無敵之義。信夫書不可盡信也。

黄貞父曰客有問于陶弘景註易与本草孰难、陶曰註易誤不至殺人、註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唐子西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

經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于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武成血流漂杵之辭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爲陳

莊曰佳兵不祥之器、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也。而曰我善爲之。非大罪而何。民怨湯之不來。善武王之來。皆明仁者之無敵。而不必戰也。周曰好仁專在征伐上看乎、莊曰、好仁兼平時修德行仁。不專主征伐說。革車二句、只言其不假兵威未說到無敵上。崩不是崩隆、只是垂向下之意、言其扣頭如獸角之下觸也、末節緊承湯武之事來、中明無敵之意、說一征字最妙、征字自好仁來、王者好仁、則其行師、正國暴主虐民、特用明正其罪耳、彼民也、知其來正己之國、則已得離暴虐之苦、夫誰不欲之、而又誰敵之、無敵而戰安所用乎、彼爲之強戰、而毒流生民、眞不容于湯武之世、故曰大罪也

梓匠

周曰、巧與法有二乎、莊曰、巧即在法中顧人之自悟何如耳二句緊緊一氣言正意用在起繳

飯糗

莊曰此章見聖心之天定也、周曰、註中隨遇而安四字用得不、莊曰、須知飯糗茹草、只形容他貧賤、被袗衣三句、只形容他富貴、皆是舜寔事、若將終身、固不異其後之富貴。若固有之。亦不慨乎昔之貧賤。全要就舜身。上模寫一個忘字。若隨遇而安。非所以言大舜也。

殺人

周曰、此章只說出尔反尔之理見報應甚神、以儆世之害人者、不甚緊要。

黃貞父曰此只平等報復之常乃人君糜爛其民而反中其身及其子孫皆是此理

為關

周曰、古以禦暴譏察異言異服之人、此法行則其暴也常不容於民令以為暴横征商旅之税則其暴也、反在於官、古今之相遠如此

身不

周曰當然之謂道人心個〻有的行乎身而人可以觀法令於人而人可以信從。只重身上、身不行道者在己有遺道之行、使人不以道者。令人以違道之事、不行於妻子者、無以責其盡道也、不能行於妻子者無以強其信從也、而言妻子者、是舉近以該遠。蓋妻主順。子主承。勢家易行。令家易從。尚且不可化。不可令也。况他人乎

黃貞父曰人能矯飾於外庭而不能矜持於家室故舉妻子以該之

稽古

周子德謂識到守到又氣到也識不到則昡葡或之于曹操是之守不到則敗楊雄之為莽大夫是也氣不到則懾王

周利

莊曰、上句輕〻興起下句、周於利、財之聚也、不能殺者、免于亡也、全要看箇周字、德命於天、本周足而無歉。我於此德撑之精守之固。完〻全〻。一天命之本體。雖在邪世之中、確乎其不可易。邪說流行而此心不蕩。邪行交作而此志不移。安能亂之哉。亂者亂其正念。所知所守。從此失措也。周曰邪世與亂世同不、莊曰、不同、治亂以政言、邪正以道言、邪世即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是也、

好名

周曰、此章有依傳註者、則謂人為名所牽制、便讓大利無難色、而其心寔非能輕富貴、故不覺于至小之處、遂見其真情也、有依大文看者、則謂人而好名、縱無真心、却亦有顧惜名譽之心。故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好名之人。則只管貪污取利。而無所顧忌。雖簞食豆羹。不免見於色也。三代而下、惟恐其不好名。正謂名之一字。尚足以維係其心。而不敢肆然為惡也。二說何如、莊曰、後說與前說理更為長。且于本文語意甚順、學者畧傳而从經可也、

仁賢

周曰此章論治國之要、有三平看者、又有以仁賢為主。仁賢是國之本。禮義自仁賢而出。政事自仁賢而脩也。二說孰勝、莊曰、重仁賢更好。信者任用之意、不信或內親而外疎。或始用而終疑。則賢者常廢、誰與共理。國其虛空矣乎。空虛而宋史言南朝可謂無人。不必說到賢者去國、禮義為上下常經。無禮義以為之防維。則綱常名分掃地盡矣。其何以已亂。政事為財用綱維。無政事以為之料理。則九賦九式坐是驟矣。財用安得不乏。然則信任仁賢。以維國紀。而裕國計。可不凜〻然亟畜哉。

黄貞父曰入其朝斷〻焉如有所爭其國体安在觀其國遑〻焉如不能終日其國計安在總之皆空虛之象也

得國

周曰、國與天下、總之有土地、總之係人心、但不若得天下者之全係人心耳。註騁其私智、兼愚弄人、與制服人說。天下之大、豈能人〻愚

續遺

純色曰犧全體曰牲成者肥腯之意黍稷曰粢在器曰盛以時者春祈秋報不失其祈旱乾水溢卽注所謂災害也社

得人。制得。故力雖抗千乘之主。而終難服匹夫匹婦之心。須知不仁得國此是疑詞。故曰有之二字。不仁不可以得天下。此是決詞。故曰未有之也。

爲貴

莊曰。此章重民爲貴一句次節正詳其意是矣。而末二段又申君爲輕。社稷之次。不覺得俱重乎。周曰。非也。末二段總是發明民爲貴三字。首三句一連說。天之立君凡以爲民。社稷亦爲民而立。故次于民。君特爲民守社稷耳。故又輕于民。此雖一時之依昂。寔爲萬世不易定論。下三節正發其意。得乎丘民句言天子之尊。係于民心。正見得民爲貴。得乎天子二句。不重只形容得乎丘民句。見得天子諸侯之貴不若得人心也。諸侯一虐其民。將危及社稷。則變置之。變制是更

之立以祭五土之神稷之立以祭五谷之神欲其爲民禦災捍患也

其人。非更其國也。此見君之輕于社稷。則輕於民可知。民無失禮。于社稷。乃旱溢不免。而年不順成。則变置之。改立其祀神之壇壝。以示更新之意。非改立其神也。此言社稷雖重于君。而未始不輕于民。非民爲貴而何。通章之意互相闡發。若分一節各釋首節一句意。便散緩而非孟子警君之意矣。

百世

莊曰。世未有名夷惠爲聖者。而孟子獨名以聖。全在流風之遠上看來。蓋因二子行雖一偏。而各造其極。觀其師百世有如此。則所關于世教不小。故曰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末句只帶看。不以當時後世分也。

黃貞父曰。孟子嘗病二子隘與不恭。乃一旦以百世師與之。而孔

子反不与為蠢孔子道大德宏而無迹故學者終身景仰而不足
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

仁者

周曰、時說是釋仁與道之旨何如、莊曰、如此則是分仁道為兩件了。
乎謂上下二句一氣連絡、總是明道不遠、而人只帶言之耳。世皆以
道為遠。而類求道于人之外。不知道不越于仁。而仁非他也。即是人
也。故以這仁合之於人而言之。便是當行之道。然則道豈遠人也哉
須知仁是性、而人則率之、率性之謂。道矣。

黃貞父曰人知下句說個合字不知上句即寓合字意了蓋仁即
人也已自合一不離的豈可離而言之乎故遂接云合而言之道
也看一言字只說論道當如此躰道尚在言外



孟子告貉稽之怨一則以聖人尚不免見謗況學者万不及聖人而何必介怀

去魯

莊曰、此章見聖人去國之有道遲遲而行、是孔子之言棲棲而行。去
父母國之道、去他國之道是孟子什之之詞。

陳蔡

周曰、君不用賢、臣不薦賢、而際可交際之禮全然不加此其所以在
陳絕糧。此聖人之極否也。是亦氣類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

稽大

周曰、此章雖是不以多口為加損、然要重看一士字。舉言行寬備渾
然、成箇士。則好脩者必不輕於同俗也。莊曰、理字註訓賴字、只是喫
他白虧、故言人口不足為吾賴也。何如、周曰、固是。但近說有分辨、曰
理稽為人所訕是不能分別好反于人口也。此說亦通無傷言、此不

所以慰之也一則欲其反觀內省必有孔子文王之德而後謗可以勿恤如己德未至則當自反自脩而不可尋咎之他人

足為害至白易污亦是常理德愈高則知之者亦希行愈卓則嫉之者益衆故士比常人更多訕耳但無傷二句不過一時安慰他非正論也末引莊姜太王之詩直以孔子文王當之分明是責備他為士必如孔子文王而後可耳二詩原相承不是兩平上言孔子雖至聖亦未免於見慍下言文王雖見慍亦何損於毅聞以二慍字串貫歸重不殞厥問上應前不理於口句見群小之見慍不足恤士誠勤脩毅聞且從此起為若謂孔文俱不免於多口云云則為士者將任其毀謗而無計可以自免耶

昭昭

莊曰上使字躬行以率之下使字政令以強人同一使人昭昭也而本原處不同明不只知識之明直是明明德於天下其所謂使亦是以不使使之耳周曰然

山徑

周曰山徑之蹊喻得極妙道心惟微所謂幾希也猶山徑蹊間通塞只纔須間全在時加省察克治略無間斷則光潔平坦之体可以漫究如故不然必不加功私欲潛滋暗長草莽荊棘不可勝言矣介然用之而下字字有意義末句有箇心字不是譬喻是借字義茅字當指勿欲私欲繽紛即塞心之茅也寔令他亟亟改畫意

黃貞父曰山徑至塞之矣且就山路上說正意補在此句下以起末句

禹毅

莊曰通章禹與文王平看否周曰還重禹一邊而以文王相形看莊

續遺

高子槩以声言未訪其為何樂偏考字書亦未有以非為鐘紐者追又疑当為槌言禹樂九推擊之処皆摧残欲绝有如虫丸之形也

曰末節註曰久車多時作兩開看何如周曰不然只重日久兩字曰久自然車多非可分看也論樂者當論德此毅氣之元不當論𢇁高子曾不想禹先文王千餘年而妄肆其譏評故孟子以城門之軌譬之門內門外車可散行惟門止一途岂禹馬能致其深哉日久車多之所致也而樂之意補在言外而馬一句須重日久不重車多

瘵餓

周曰士君子視人之餓猶己餓之豈恤一笑而止傾其君業已不用言之何益搏虎未可必而徒為失身不免為士所竊笑孟子之意蓋如此

黃貞父曰想初次勸王發棠王必有不樂而強從之者孟子雖若顯言故以搏虎為喻

續遺

仁之于父子為也然以聲而有賢服命安在哉故聲不委之于命必使底豫允

口之

周曰此章人皆以上性為氣質之性下性作義理之性上命作窮通之命下命作氣稟不齊之命上節是遏欲工夫下是存理工夫何如莊曰此說相沿已久亦不甚謬但兩性字兩命字還看作一樣更好如云聲色臭味安佚皆是心之靈明發竅處故云性然此性真從於穆之初賦予下來雖則附形以動淡於天及先天精粹之理寔潤源於其中豈無命在有命者謂性中有命也故君子不謂性也恬淡無營一其在天以融其在人者也仁義礼智天道屬於父子君臣賓主賢者聖人此皆是天命精微之理故云命然此命非是窮窮寘寘已曹稟受於帝降之初而具於人之心豈無性在有性者謂既命即有性也故君子不謂性也盡我秉彝返其在我而完其在天者也周

若則有性為豈不于此可驗夫者尤难識故說智之于夫者不必添出否字来天道即中庸從容中道之謂天道不遠所以說聖人之于天道

曰此發得十分剔透與時講打渾若不同妙：

黄貞父曰人之口鼻耳目四肢之欲此是人所具之性也而却有個天命至善之理就在其中如耳目便有聰明之類是也君子不謂此是人性而遂忘天命也此在耳目口鼻中表出個天性精微之理来正俾命以柳性使人不得以人欲為性而狗之也人之仁義礼智天道之理此是天命精微處而却已落在人氣禀中不離人身的如所謂降衷于下民謂具於人之衷是也君子不謂此是天命而視在性以外也此在仁義礼智中表出個承受有着落處来正以性来言命使人不得以天理為幻而空之也人惟于耳目口鼻四肢處不要看得太粗只味此中便有仁義礼智天道之妙是謂之性人性於仁義禮智天道處不要看得太玄只味此個道

理就在此形体肢骸運用之入是為知命如此看方得性命合一之旨

善人

莊曰此章時說只是因論善信而歷叙人品以要其極見為學者當造其極也何如周曰余細心看来還是孟子從性善上論起為人之根基而從此根基以日養日充遂漸底其極此堯舜可為之旨也就是至於美大聖神地位亦只是完得此善便是

莊曰何人也是問何等人品善人信人空講不可說出善信意義亦不可露善有餘信不足意只要一氣看言雖未必其終身之何如據今日之資如是學如是誠可語善亦可語信也已含有未節意可欲二句須答善信之問俱從言之周曰可欲之謂善時說其人可欲不

稽古

禮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但感物而動則欲有可者有不可者使所欲皆合理而為可欲則謂之善矣

可惡便為善人是否、莊曰、如此以論善、是含却自己之性。而反欲取証于外来之情也。須知此所謂欲、乃自己心體上覺得有天機之妙油然可嗜之眞。所謂懿德之好。義理之悅心者是也。從性善上論方得孟子之旨。即此可欲之善。着寔体備于己。不役于感通不間於作輟。而幽獨之中。自信者深矣。是謂有諸己之為信也。信字亦不是別人之信也、周曰、下充寔五句、時皆兼德業平論、何如、莊曰、亦是但看来只須善字說去、大字聖字神字、俱在心上言。勿兼德業平論更好光輝云者、只是心体之中、充滿積寔、而涵有天地之精華會有古今之文章、此是大涵蓄、大經緯大体段、故曰大。化之云者亦是心体之中充寔處自充實。光輝處自光輝。泯然無形迹之可窺。化其矯强。并化其神情。并化其本体。故曰聖。至于不可知云者即是此心体之中

既化之後、不自知其所以然。此是心之神妙不測處。故曰神。始時覺得此心之善有可欲至。此則此善渾忘於此心、而不可知可欲者此性善之眞体也。不可知者此盡性之極功也。有以化是泯其迹於己不可知是驗其端於人不知誰化不可知不可知者亦自其己之化處言之豈又自人說也須知正子天資心地俱好本是作聖根基故曰二之中但學問之功未加。未能臻美大聖神之域耳故曰四之下也

逃墨

周曰孟子一生好辯、只為楊墨而又曰與楊墨辯者、失於太嚴則何不以歸斯受之念并好辯亦忘之乎何其自為矛盾也、莊曰未歸不得不辯、好辯正欲招之使来既歸則不可復辯、復辯適以速之使去

故已未嘗不辨而又戒人之過辨也全章總是擴吾儒之量重歸斯受之一句下節辨則不能受故深以為戒耳

黄貞父曰王荆公華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此後絶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儒門淡薄收拾不住多歸釋氏耳覌此則知孟子非徒欲成就楊墨且有欲收楊墨為用意須知孟子距楊墨甚於驅猛獸而此復為放豚之說見聖賢至公之心

布縷

莊曰問三征是從古定制必不可少而曰用其二用其三即貽萬民之病然則併二與三不用可乎莊曰此節只看一緩字正是取民之仁緩者度時之不可盡取又度勢之不能兼取故美緩之以有待有次第先後在內非是一槩不用之說下文用二用三皆為一時併追故民力不繼所以殍者離者民不聊生也然則政可不緩乎哉

黄貞父曰用一緩二只大槩説

寶三

莊曰土地以立國人民以守土政事以治民故皆為諸侯之寶政事得宜便民心一而土地固矣寶珠玉者藉寇兵而齎盗粮者也寶安在耶

摘粹 凡人有小才者氣宇必驕盈無不敗衄故与其有小人之才毋寧無才孟子此

盆成

周曰此章見人不可恃才也盆成括以才見用便有取禍之理死矣二字以理斷之也小有才猶言小小才能大道謂義理之當然凡人履仁蹈義則斟酌是非可否以善用其才作用出來自是大經濟大規模何至見殺小有才而未聞道則恃才妄作行險徼倖適以買禍

言不得論益成枯寞足爲天下万世之恃才者戒

天下國家。爲其所賊不淺矣則足以殺其軀玩足以二字小有才未
聞道二意並重。

黄貞父曰滿招損天之道也

業屨

周曰此章總見得君子之與人如化工然因物付物無容心也即有
竊屨之行亦非君子之所計耳上節是計事下節是計言

黄貞父曰想此之勝是仁政不行之後君已不能用故館于上宮
非君賜之館乃自假之館耳計此一節形容道之不行不甚綮要

不忍

莊曰此章時說以首節仁也義也爲潑其骵下節仁不可勝用義不
可多勝用達其用何如周曰看來下節正以發明上節之意如何分

精旨

蘇東坡曰孟子以爲聖人之道始于不爲穿窬而穿窬之惡成于言不言人未有欲爲穿窬者雖穿窬亦不欲也自其不欲爲之心而求之則穿

得骵用。上節言不忍不爲之心下節正指出無欲害人是不忍之心
也無穿窬是不爲之心也即無害人無穿窬處而充之正是達之於
其不忍達之於其所爲也此俱是作用上擴心体故言仁義不可勝
用。即上仁也義也之意。
周曰人心止此仁義仁便有所不忍義便有所不爲乃是隨感而應
之真心只緣蔽于私欲將此不忍不爲之真心漸漸汩沒埋陷了故
要達。達者自此而通之於彼如不忍纔見于一念即此一念而達之
使凡有所忍者皆不忍念念皆此不忍而惻隱之良心究其真矣非
仁乎不爲纔見於一事即此一事而達之使凡有所爲者皆不爲事
事皆此不爲而羞惡之良心究其真矣非義乎次節即首節意但指
其實而申明之蓋所不忍者莫如害人一節所不爲者莫如穿窬一

審凡以為坐又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無聖人君子有不能充也因其不能充之過而遂之則貧人君子有時而為盜是二流皆相反而相為用

節、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允恐心之事、有類於是者、皆在所不忍、而充滿無欲害人之心、則滿腔惻怛、隨在而周流、而人不可勝用矣、人能充無穿窬之心、允恥之事、有類於是者、皆在所不為、而滿充其無穿窬之心、則滿腔羞惡、觸事而發見、而義不可勝用矣、

爾汝

莊曰、此二節是甚麼主意、周曰此二節皆是明充無穿窬之心夫所謂充無穿窬者、豈以皆盜賊的事。然後見得不可為、如以貪昧隱恐甘受爾汝。是亦穿窬之心也。又如以便佞隱默、用意探取人情、是亦穿窬之心也。充之家々至於無受爾汝。諂默咸宜、總是完得穿窬之心。而義盡矣。須知爾汝之實々字對名字說、不欲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有可爾汝之行。是能充無受爾汝之實也。如此則所為必正大光明無不可對天知對人言者此總叫做能充無穿窬之心。又爲從而不為義並穿窬以竊取人之物。以言不言為餂取以竊取人之情事不同而窺伺之心同也必盡去如此之心。然後爲能充無穿窬之心也

賁貞父曰時未可而欲且卒然問之彼必以應我者此時倉萊不及打点而彼之情露矣已可言而欲賣弄以待之彼必有以問我者此時急欲但發其隱而彼之情亦然諂一默總是有心故皆曰餂

言近

周曰、此章首二節以言道分言之而末節只曰自任者輕乃專屬修身何也、豈言自言道自道也。而言不下帶、又曰道存則言行又有道

矣看法何如莊曰道原分不開昀但言必叙近為當日彬良之徒倡譸張虛幻之談、而撰之無術者發。是致道之常、亦守必重身、為當時功利霸術專於責人、而帝脩已安人之道、明德新民之理、杳乎無聞、故為此以示守之當正。欲道之常行也。但言不下帶、是目前至近從身心性命之微、隱於庸德庸行者、言也、自身上發出議論至於守在守身、亦從身上運出經綸。言與行俱不外此身。而奈何專求之人也。故末節因上文把言道分開來。又合將來在自身上。此總收語、不可專作不務守約之病、而把言近指遠貳添贅講來不幾添足乎言近指遠四句、總是易簡而理得、指即在言內。施即在守內、不作兩層。周曰脩身而天下平、是兩層說口氣否、莊曰不然是一串事、蓋平天下者、雖有政刑禮樂等事、亦不過完脩身之分量工夫已在脩身內矣

不是脩了身方可去平天下。觀一施字。只是舉而措之天下耳。天下平不作感化說、舍其田非喻也、只作影語看、所求乎人二句、緊緊須上正意說、自任原是任天下之重。而求人重、自任輕、却顛倒决不可行

　　性者

莊曰、時說以首節分舉帝王性反之殊、二節詳堯舜性之之事三節詳湯武反之之事、是否、周曰、非也、首節著堯舜湯武一性一反、次節不雜舉睢、率性之事。末節乃著作聖者、用功之所宜然再不必惹粘堯舜湯武說

周曰、首節二句平看、謂堯舜乃性者之聖。純乎天而不假於人。湯武乃反之之聖。盡乎人以合乎天。莊曰此性者與脩字有分不周

續遺

容貌乃德之符、聖人一身渾是天理、故行出来都是理、必信不是期必、只是必然之意、性者行自正、非是正此行

曰前章雖以道言、此章以人言、但總之道所以成其人也、亦分析不得。莊曰、動容一節近說不作四平看、重動容中禮二句、而下面俱是盛德所至也。如哭死而哀是仁之盛德所至、經德不回是義之盛德所至、言語必信、是信之盛德所至云云下如、周曰、此亦時文套子看来還作四平更好、動容𤋮一身儀容言、周旋是動容的一旋轉處乃即小而見大、中禮者聖人舉動處便是禮、即由仁義行意。非禮在是而聖人中之也。盛德之至不作推由義聖人純性用事、存之而為德、獲之而為禮、無內無外、渾融合一、故曰盛德之至也。至誠之心、一見此者、便自激發、自然哀傷、乃是所性之痛悼非為生者。而盡其情也。經德庸常之德、如孝弟之類、盡其道而無邪曲之累、便是不回。德本可得祿。聖人則不未為千祿。故方去脩德。自是所性之履蹈當。不回。而不回耳。有心正行者必思言顧其行。談吐咳欬皆要照管。聖人言無不信。原非為正行故。而安排打點要信。自是所信之誠寔不期信。而自信耳。莊曰法與信何涉、行法俟命何以為反、周曰、法即性之作用處各有大中至正之則便是法度一般、行法者事事念念俱在法度中。如云身為律也。俟命只是無所為而為、吉凶禍福。絕不計較。非俟其命之我得也。

稽古

古来真正英雄皆洪戢戢巍巍中来彼游說之徒亦有能藐大人

說大

莊曰勿視其巍巍、即藐也、不是禮貌上倨傲待他大人宮室食色宴遊皆極其侈。便放縱無制了。故孟子說一句在我者皆古之制正是鞭倒大人處。周曰制字時兼謂兼聖賢之學帝王之猷、說是否、莊曰、且慢說到帝王上去、只是聖賢之成法。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

而雖其雄者要只是使氣所使耳乃孟子浩然之氣臨卒然之遇王公失其貴賁育失其勇者定是不同也

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便是言我正以斥彼言古正以果今然又要知非是拘。之以。古法自守即可。以藐大人乃是精神體驗之中。自有天則。即自我作古也

黃貞父曰道德性命心之制也禮樂文章事之制也

寡欲

周曰不曰無欲去欲而曰寡欲者何也莊曰須知此欲即註中口鼻耳目之欲、人生斷不得。但當節省得寡者、如以道制情。以理御欲是也。若作私欲之欲人心所不可有、則寡字說不去了。存不存只是心做得主。做不得主之謂。

黃貞父曰人有欲而能制之只令淡淡裡省便是寡欲不是去了七八分尚留二三分為寡也

稽古

歐陽子嘗記先人舊遊云重來不以當時與綠章紅花總是愁又得先人手書云分明筆跡如平日一字傷悲一淚珠是亦不忍食羊棗意也

羊棗

周曰須重看不忍字羊棗猶在不得趁親於九原而食之此正其不忍處丑意膾炙亦曾皙所必嗜曾子何以獨不食羊棗故孟子特揚出一獨字曉之膾炙同羊棗獨雖指曾皙說意常挽到曾子身上方見發明孝思之旨。姓名須就親說

在陳

莊曰此章從來說者謂上七節言孔子所以思狂獧之故過我門五節言孔子所以惡鄉愿之故末節示以闢邪之功。須重一道字。道者孔子所傳於堯舜之道。所謂經也。夫子思得狂獧傳之者正此經也惡鄉愿者以其害道之經也。經正而民無邪慝吾道盛則異教息孔孟之所同望于人也。此意何如、周曰此意自是正大但近有一說此

章不必以狂狷鄉愿對說全重在鄉愿一節章首說出中道二字章末說出反經二字此是孟子表明孔子之心而有寓闢異端以維人心也如此說亦醒莊曰然

莊曰不忘其初舊說謂不忘其過高之初智也近說謂初是最先第一念狂者不染世情不壞本性故能不忘其初二說何如周曰近說却有理故思其次只指狂士言與開相應何如斯可謂狂是問彙七誰可當之者何以謂之狂乃問狂者為人之實也如琴張如字有不能盡舉意提其志二字於嘐嘐之上言以其志大者形之為言大也不平看莊曰愚者其行而不掩句依註訓是貶詞當否周曰看來雖是賢之過却不可說壞了他正是他心事光明不作一些蓋藏回護此便是入道基址故孔子思狂全是與他註覺不妥莊曰上文既有琴張等此云狂者又不可得何也周曰只是難得與不可多得之意

勿以死亡離散言不屑只是不肯為之意不潔如非道非義之類言狷者是個不肯為大不潔的人又其次也其字指中行不指狂者

過門

周曰狂狷外又有一樣鄉愿故萬章只問鄉愿之為人未詳其賊德故註中似德非德不宜說明須知曰過門正照在陳彼越國而聽懷此過門而絕望何懸殊也德之賊句乃孔子自表其所以不憾之意何以是嘐嘐五句是孟子代鄉原為譏狂之言行何為踽踽涼涼句是代鄉原為譏狷之言莊曰踽踽註訓獨行不進當否周曰終不曉暢只是獨醒獨清之意涼涼只是不諧俗非刻薄也莊曰生斯世也三句舊說皆譏狷者之言何如周曰非也還是孟子推出鄉愿的心

摘粹

狂者得圣人之神狷者得圣人之骨鄉原得圣人之皮衆人以皮相故尽之圣人以神相故賊之中道亡褒之玉也狂狷有瑕之玉也鄉愿是死

眼之石似玉者也

愿末二句相連看是因其志而推鄉愿之行但見其無高遠之志無孤介之操闇然藏匿心機收斂圭角只要媚世取悅使箇了都說是好人此鄉原之行也闇然媚世四字是鄉原一箇影子下文同流合汙數語總是此意

一鄉

周曰為甚鄉愿自為說章意蓋以人若有一處原有一處不原則其原尚未可必今既一鄉都稱他原是他立身行己無適而不謹厚也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不知鄉原一生句當分明要學聖人忠信廉潔是學聖人之完行同流合汙是學聖人之包荒矯情飾偽雖在妻孥面前亦自看他不破全幹精神盡向世界陪奉與聖人用心不同莊曰同流合汙果是幹流俗之事染汙世之行乎周曰否只是不與俗相與同之而已不與世相離合之而已若自已有所汙染聖人豈得以非而刺之鄉愿忠信廉潔既是以媚君子同流合汙又是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全無滲漏堯舜之聖猶致謹於危微鄉愿卻傲然自以為是故不可入堯舜之道惡似節引孔子以明鄉愿為德之賊首一句是冒上數句輕只重末句莠似苗非苗故可惡下做此看鄉愿不狂不狷雖辨好歹似德非德孔子所以深惡之莊曰佞口利口如何分別周曰佞口好似利口佞者胸中有才智本是不義的事卻裝點出一段道理全似義一般其實不然故亂義利口者無他才智只是口舌利便所言卻似根心而出者其實非信故亂信

反經

莊曰舊以君子兼有德位者說反經兼躬行政事言當否周曰余細

摘粹

孟子如何反經如白圭欲貉天下以為仁而孟子反之以堯舜之道如陳仲子欲矯天下以為廉而孟子反之以親戚君臣上下之道如楊墨欲禽獸天下以為仁兼而孟子反之以孔子之道此皆其反經息邪之功

心看來此居子乃孟子承孔子惡鄉愿之志而自任闢邪崇正之責
也的主孟子自寓為是又安得槩指有位之君子耶莊曰不曰明經
而曰反經何也周曰人心為似是之邪慝所惑故力距其邪以反到
正上來然此亦庶民心上所自有之道君子特揭而還之人心也莊
曰庶民何以興也周曰庶民皆知此經常之道有箇真是而不為似
是之邪所惑皆奮然趨向興起於常道之中也莊曰邪慝何以無也
周曰庶民既在常道上興起則是非明白凡邪慝似是之說何所容
於世也說庶民興則興者蓋不特狂狷之士矯偏而歸於中行說斯
無邪慝則流俗化為美俗汙世轉為清世人人有忠信廉潔之寔而
共入堯舜之道又何鄉愿之為賊也

黃貞父曰經寧入於邪慝之中則以挽回為反經歸正于本然之

續遺

孟子七篇之末論狂狷以憂道統之失傳也論鄉原以供異端之害道也論堯舜禹湯文孔子以見正統之有在也皆

作則人〻秉守焉鄉愿閹然閉藏奸邪俱隱于其心故下一息字

無邪慝非真無也雖有而不能惑人有若無耳

堯舜

周曰全章歷叙見知以為聞之〻地見堯舜以來道脈已獨承之此
與私淑章相例而末句註中乃云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豈復有聞
而知之者乎則然而無有二句寔作無見知矣此說何如莊曰否全
章只重見知言自古道統相傳見知聞知兩項人接續不斷即今世
既來遠落亦甚近則洙泗之傳當必有得于見知之真者然而諦觀
斯世誰是見知若既無見知則將并那聞知亦無了雖道堯舜以來
道統歷世相傳而至今孔子以後遂中斬了不成蓋其意若曰予雖
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見知之責舍我其誰彼謂決無其

人者固非而謂其以聞知自任者亦非矣周曰真

黄貞父曰見聞要說得淺不徒見之以目聞之以耳分明有潛孚默會意盖千古相傳之道惟此一心一心無論千古以心在即道在也千古可接一心以道体即心体也則幸而躬逢道範不失爲見知幸而遠接心源不失爲聞知豈必物物謂有見知斯有聞知乎玩孟氏無有乎爾之言辛詞也亦任詞也

新刻周莊合解下孟十卷終

